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六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六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
附錄一卷

〔清〕陳萬策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提要

近道齋全集序

文以載道不名一家有以臺閣傳者有以山林傳者鋪揚德業鴻麗典重臺閣之文也棲息巖壑鏤鎪景光山林之文也工臺閣者於唐如蘇許公張燕公權文公於宋如晏元獻周益公輩結體雅馴冠絕一時工山林者於唐如孟浩然張籍賈島盧仝於宋如林逋魏野真山民輩命意清微流韻千古二者各擅其長非可強而兼亦非可貌而襲也以予觀前宮詹晉江對初陳先生所撰近道齋詩文並館閣詩文諸集

則又嘆兼之者之更爲難能而可貴也晉江爲閩泉首邑其山則齊雲寶蓋紫帽岝崿奇秀其水則彭湖浯洲洛陽江渺瀰清泚山川鍾異代產碩儒而太邱又其右姓先生稟受夙慧胚胎前徽經史百家無不窮討根柢弱冠即有聲藝林後遊安溪李文貞公門於濂洛關閩之書親承指授益探窔奧旁及詩古文淹洽該博山林著作早推絕特康熙戊戌成進士授庶吉士距癸酉京兆試則已二十六年矣心志專一朝夕續學不懈而益進於古又十年游歷宮端凡殿

廷制誥廟堂碑版朝奉勅而午奏御捷若飈馳湯若泉注迺復肅栝工瞻舉他人撚吟髭含腐豪鍵戶覃精積旬日而始就若先生如成誦在胸借書於手高文典册上埒馬枚一時後進翕然宗之則又推先生爲臺閣鉅手矣予爲諸生時與先生忘年友善先生館選後三年予亦濫厠詞苑同撰應制文章叨先生教獨深記同直西清聯袂接席先生每有著作必出以相示且屬爲序後先生抱病邸第自知不起顧申前請今又十年矣先生當釋褐前詩文稿多不自收

拾戊戌後所撰葢富往往散列史館未定卷帙令嗣孝廉晃世始爲詮次將付之剞劂會謁選來京師索踐前諾因綴數語使讀先生文者知臺閣山林體撰雖殊思致則一彼區區焉抱類標門又何能測先生之底蘊哉是爲序

乾隆八年四月朔嘉興侍生錢陳群頓首拜題

近道齋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

劄子

表

頌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題跋

記

卷之四

傳

銘

贊

附

近道齋文集卷之一

晉江陳萬策 謙季甫著

疏

請編輯大禮記注疏

臣等謹

奏為

聖孝純誠禮儀隆備允宜編輯記載以立人倫之極事欽

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亶事

聖祖仁皇帝寢門侍疾則親嘗湯藥不止問安視膳之儀內

殿承歡則養志晨昏實備愉色婉容之德自

先帝龍馭遐升

聖母鸞輿永逝我

皇上受付託之重繼述維虔懷顧復之勤哀思倍切隆冬

盛暑不釋於攀號春露秋霜時殷於孺慕念

遺嶶而隕涕感動臣隣撫

手澤以含悽思深梧棬至誠盡性行人子之所難行

大孝尊

備史書之所未備固歲時之屢易瞻戀逾深竭心力以黽

遺纖毫無憾

膺旨所降則經綸懇惻動天地而格鬼神大禮所垂則詳

悉精微考前王而教後世至於用人行政之際尤深

紹聞衣德之思纘成憲以彌光酌舊章而盡善是以

兩間昭應庶彙呈祥瑞烏飛繞於階除蓍草叢生於

陵阜

誧筵每設雪花披縞素於千林

靈域初爲雲氣見光華於五采惟

仁孝冠古今而首出故徵符與上下而同流臣等日侍

軒墀欽瞻儀典竊惟自昔聖人之行具在於孝經惇史

所書適之爲禮教我

皇上至性彰於言動敷皇極之訓行精意著爲典章立人

倫之規矩理應簡擇詞臣詳爲編輯以昭示子孫永

垂法則配六經而並耀縣萬祀以流芬臣等選得光

祿寺少卿杭宜祿原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南泰爲滿

文纂脩官左僉都御史吳隆元中允陳萬策編脩汪

德容吏部主事劉吳龍爲漢文纂脩官恭候

[illegible]遵行編輯其餘應行事宜臣等另行
奏請爲此謹
奏

覆庶吉士在館廩餼等疏

臣等謹
奏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弘闢四門興賢拔俊隆施異數有加無已
靡一事之不[illegible]布靚自通邑大都逮至陬
壤窮鄉[illegible]下帷之士莫不感[illegible]興起願奮發於[illegible]

時茲以新科庶吉士[illegible]教習
特頒諭旨屬望諄切冀其學殖有成文堪致用而且
睿慮詳密籌及廩餼
聖恩優渥千載難逢臣等敢不謹遵
諭旨悉心經畫謹查得翰林院堪住房屋僅有二十二間
今科庶吉士人數衆多勢不能容臣等再四思維就
於切近踩訪得翰林院衙門之南地名東江米巷有
空曠官房一所通共一百幾十幾間若給與庶吉士
甚屬寬裕其門户窗槅及椅棹器皿應用之物恭候

命下之日臣等移咨工部脩理製造又議得舊例庶吉士
在館肄業者每日有酒肉鹽炭之給因歷科俱各安
邸寓並未在館故此例停給已久今酌議得在館肄
業之庶吉士每月加增給銀幾兩臣等再有請者諸
庶吉士草茅寒素家鮮藏書長途跋涉亦難攜帶今
即思購置拮据實難恭懇
聖恩將武英殿等處所有
[illegible]祖皇帝刊刻書籍俯賜臣等開列書目各檢一部並新刊
上諭滿漢文各一部俱行頒發到館伊等既起居有地廩

餼有資無復求安求飽之患以攖累其懷而又獲覽
藝林之大觀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志念專壹耳目廓
開臣等鑿竭蕪陋不時策勵自必沈潛講習不敢因
循玩愒庶幾所學日進將來稍有成就以仰副
皇上樂育人材之盛心矣臣等愚昧之見未知是否伏乞
聖明指示遵行謹
奏

劄子

條奏湖南事宜劄子

臣謹
奏臣奉
命典試湖南恭遵
諭旨將所見聞條列具
奏
一湖南雨澤已足秋田必豐一路二麥收成湖北河南皆十分河北及直隸之大名廣平七八九分不等順德正定保定皆十分秋苗亦已布野民間含哺鼓腹歌咏
聖澤倘蒙
皇恩敕諭撫臣告戒小民敦尚儉樸禁止花費則家家蓄積有餘裕矣
一湖廣食鹽每包之價長沙至一錢七八分武昌一錢五分德安至二錢以上因鹽船來漢口者無多買鹽殊不易得致價直浮於原定之數民間甚苦淡食僻遠去處尤甚似應速爲設法多行鹽船以給小民日用之需
一湖南當吳三桂竊踞時有內地居民不肯從逆且

避其虐政遂逃入苗猺籍內者今聞此等多有求歸民籍似宜令地方官察實聽其改籍爲民因加撫恤則來歸者必衆當日守義之民復胥遊光天化日之下矣
一熟苗熟猺原有就試入學之例但當時嚮學者尚少所議之處未廣
聖朝德化翔洽近年讀書者已多聞有屢求就試而地方官以原議未及不敢代爲上請似宜一體收羅並准應試以弘
國家懷遠敷文之化
一洞庭湖爲楚南要地臣回時由舟行以觀其形勢湖面寬濶極目無際中間並無島嶼盤互可以藏匿之所現今湖無伏莽舟楫穩行臣查得洞庭入口之處東自長沙西自常德其出口之處北在岳州此三處俱在洞庭咽喉常德岳州既俱設有水師守備其長沙之湘陰地方似應調撥附近弁兵添設水師一營以資鎮防此三處均令時駕小船往來巡查如遇風濤兼可作救生船似於地方有益

以上數條係臣見聞所及伏乞
聖鑒謹
奏
謝補詹事劄子
臣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切臣閩海末學才識踈淺幸際
聖時
皇上龍飛御極臣於詞臣之中首被

召見
鴻恩優逮雍正元年十二月恭膺
簡命典試湖南二年閏四月回京
召見養心殿
天顏温霽顧問移時七月蒙
恩擢授左中允三年三月蒙
恩擢授侍講六月蒙
恩擢補侍讀九月蒙
恩擢授侍講學士未效涓涘之報本月二十二日蒙
恩署理蒙
日講官起居注官兹又奉
特旨陳萬策補授詹事府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欽
此伏念臣由忝列編脩在衙門撰擬文字仰荷
聖學高深垂賜教誨臣不勝感激誠服又荷
天恩屢加拔擢未及二年遂登三品自昔詞臣遭遇之隆
未有如臣者臣感戴之情銘刻肺腑非言詞所能達
非筆墨所能宣惟有罄竭愚陋殫心所職冀仰酬
高厚之萬一耳爲此具摺叩

謝臣謹
奏
陳教士實效劄子
臣謹
奏爲遵
旨密陳事臣伏覩我
皇上旰食宵衣以審官求賢爲務皆堯舜之用心也今日
之賢才既切於搜求將來之賢才宜預於教育其在
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先之以教育而後收得人之效也教士之道在乎務
實學敦本行訓之六經所以務實學也迪之五倫所
以敦本行也經明行脩斯可以爲士矣今試士以四
書五經而沿襲已久士子所習止於時文未能篤志
覃思以講求精蘊而欲望其明體達用宜其鮮也竊
以爲宜令學臣於考試時有能諷誦經文講解其義
者若文字通順生員即與補廩童生即與入學有通
二經三經者更加獎勵果係博洽通儒許其上疏特
薦以備

聖明采擇如是則競勸於學古而不但以呫畢時文爲事
必有明體達用之士出於其中矣且國家所求乎士
者非以文詞爲尚欲其脩身蹈道得之于心者皆見
之所行也今鄉舉里選之法久廢但以塲屋文字爲
去取雖言爲心聲其理相應然於表章實行之典尚
爲有闕竊以爲宜令學臣於按臨所至察訪士子中
有克敦孝弟謹飭言行者加意獎勵其行誼尤篤擧
望最著者歲科兩試每次咨送一人到吏部恭候
皇上臨軒召見量材器使如是則競勸於實行而不但以
文詞浮靡相詡必有脩身蹈道之士出於其中矣夫
上之化下捷若影響使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知經明
行脩之貴則務實學敦本行者比肩相望於以收濟
濟多士之效夫豈遠乎臣迂陋之見不審當否輕塵
睿覽不勝惶恐戰越之至臣謹
奏

謝教習庶吉士劄子

臣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十日奉
旨鄂爾奇阿山任蘭枝方苞著教習庶吉士陳萬策亦著
協同教習欽此同日奉
旨陳萬策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欽此切臣學業荒疏性
姿輕率幸生
盛時叨蒙
知遇歷來仰荷
皇上矜宥包容教誨成就之
鴻恩皆曠古未有之際會今且一

皇綸玉署華資已爲忝竊至於三品以下之員而叅預教
習斯實
皇上格外隆施稽之往日從所未聞夢寐之中亦不到此
豈意臣之菲材得膺自昔詞臣未膺之榮寵臣萬分
慚惶萬分感激非筆墨所能寫其誠非口舌所能宣
其悃惟有罄竭愚庸追隨諸臣之後殫心勉力庶效
涓涘酬報
高厚于萬一而已爲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鑒臣謹
奏
表
擬
上加意遠方會試中額查照各省到部人數取中謝
表戊戌會試
伏以
皇朝敷教倬雲漢于重霄
聖世宏文樹風聲于四極音傳梧樹窮山[illegible]紹羽皆鳴浪
漲桃花荒澗之纖鱗亦奮士林有喜盛典希聞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之心無外包六
合以爲家聖人之道至公闢四門而求俊鄉閭之選
既大備于周官郡國之徵亦長行于漢代隋尚賦詩
之體而相沿于唐家宋更制義之科而復詳于明室
顧惟上林春早長傾葉以迎暉乃若黍谷寒多誰吹
聲而迴暖一枝先達僅傳助教之詩百軸爭奇莫問
拾遺之句遂使槐花黃處蕭條遠客之心杏蘂紅時
惆悵長途之駕未有廣開鐵網式昭樂育之恩大振

金鏞用定均平之制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凝圖肅穆
受命溥將
永言孝思虞舜之必得其壽
迪茲彝教周文之遐不作人固已萬里車書共菁莪之
雨露六經義例揭竹素于日星矣猶
念校士雖分南北之區而題名未必邇遐之徧藍田日暖

則瓊琚爭獻于階前合浦川逸則珠玥尚沈于水底
家園萬里驚夢蝶之翩翻橫樹千重羨騫翰之浩蕩
況工師求大木多深山窮壑之中如貢使有奇珍在
朔雪炎風之界稽其人數職司南省之官酌以大中
欽定東堂之制蓋古人之里選原不廢於窮鄉若貢士自
諸侯亦何分於遠服大宛産馬都爲天廄之良空谷
生蘭堪伴禁園之卉從此遐陬僻壤不少吟哦白屋
青燈盡成講誦
恩光及遠仰日月之照臨

文運彌開慶風雲之際會臣等技媿雕蟲才非養豹難
聲茅店曾經道里之艱馬跡槐街幸列班聯之貴霞
絲鎖棘覩
鳳詔之頒來雷擊枯株喜龍門之化去敢不共思報效
益矢貞堅伏願
乾行不息
離照長懸
文彌煥于堯階兆占奎府
澤永均于禹甸瑞正台符則影映朝陽咏周詩之藹吉

光生復旦賡虞陛之明良爲鳳爲麟皆
聖主得賢之應如山如阜頌
皇王備福之徵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進大禮記注表

伏以
皇王建極道光百行之原
聖主作師禮立萬年之則愼徽五典溥
至德於寰區佐佑六經紀
鴻聲於册府是關治化宜勒簡編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受乾坤降中之性惟人獨得其純酬父
母罔極之恩惟聖克全乎孝肇興書契攸敘彝倫美
天質之神靈必推本行語帝功之巍煥爰始家庭由
近而推堯化乃流於光被雖潛必耀舜名用至于升

闕岐土序歡虞朝夕寢門之節鎬京膺命定春秋祖
廟之儀莫不刋竹素以埀徽示禋瀛而表範自三年
之制漸泯於東周之衰而易月之文遂閩於西漢之
陋非無令主或拘牽群下之言豈乏英君多因襲前
朝之舊式遵古禮實在
盛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唐虞
統宗洙泗

仰承
昊天之眷命亶聰亶明
夙奉
聖祖之傳心惟精惟一問膳羞於
宮禁必著歡愉侍湯藥於
庭闈備彰敬慎逮乎
先皇龍馭痛極遐升
聖妣鸞驂悲深永往居廬寢苫想在日之
音容薦酒陳牲追平生之嗜好臣僚入覲每道舊以汍瀾器
物具陳輒傷懷而悽慘
壽皇殿內瞻
遺像之如存昌瑞山前念重扃之永閟哀思之意信感泣於
鬼神號哭之聲殆震動於山谷尊諡載加於
列祖善體
孝思隆儀上配於
郊壇式揚
盛業簡賢育俊無非
錫類之恩寬賦緩刑盡是
推恩之典齋居素服屆祥禫以爲期僾見愾聞閱歲時

而增篤虞帝終身之慕默致精誠周王繼志之猷彰
施政事考舊章於歷代二千年之所未徵稽至行於
生民十七史之所未備神明幽贊茁靈草於
陵闕物類潛孚翔慈烏於
宮砌鷹縋將設飛縞雪以沈陰復土既成現黃雲而煥
爛至若合雙輪於營室厥爲宗廟之區聯五緯於陬
訾是號天門之位蓋
聖人之德至於孝而無加故

乾象之祥因其時而有應表休徵於曠世既星辰日月之
同占迓諸福於
皇躬自祿位名壽之必得臣等幸依
軒陛切近
光華當盡倫盡制之時叨記動記言之職敢辭庸陋用
竭悃忱共效力於丹鉛遂告成於卷帙輯歷年之典
實事匪傳聞示奕葉之法程義垂久遠高文鉅筆雖
多遜於前脩地察天明乃親逢於
景運蓋尼山之至聖行實在於孝經若周室之郁文書

不全於儀禮纘孝經之精理於古則同補儀禮之闕
篇自今已備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擬闕里聖廟告成慶雲現瑞
特恩加鄉會試中額謝表 庚戌會試擬作

伏以
道優聖域接金聲玉振之傳
德感乾文煥霞蔚雲蒸之瑞棟楹壯麗悉符
五位之精虡傌人蔚興胥望四門而踊躍臣僚志慶海寓
騰懽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浮馬象
肇開金簡之源庭吐玉書佑啟水精之兆紀二龍之
繞室遙見祥雲進五老之降庭先占淑氣生知好古
道貫三才天縱多能名高兩曜至美至富峻千仞之
宮墻先覺先知立萬年之師表歷四方而友教就學

者三千講六藝以誨人升堂者七十是以廟堂崇祀
長歆俎豆之馨頖壁澄瀾競喜魚龍之奮興廉舉孝
本淵騫德行之科操槧懷鉛擬游夏文華之選未有
倣天家之規度弘敞聖居感雲物之祺祥大開賢路
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中和建極
參贊成能

內聖外王兼君師而作則
豐功盛德爛雲日以揚輝固已德邁皇初猶且心儀
先聖王封追乎五代
宸翰揭於兩楹敬名諱之形聲謹誕生之月日自
廟堂之重建準宮闕以作程
特命大臣董司其事規模更定俱經
睿慮之經營圖繪先呈盡奉
聖明之指授將升画棟選卜良辰群覩御雲正披晴晝芝
英紛郁映洙泗以霏煙車蓋輪囷倚尼防而結綵鬱

南發耀煥大地之文明自午麗光協中天之運會斯
則至誠上感
先師降鑒以昭祥加之大化旁流多士澡身而服教
神庥宜答詣
文廟以薦馨士習既端頌
皇綸而擢俊梧岡苹野符杏壇樂育之心辟府奎垣應雲
漢章明之象臣等志存觀海識愧窺天丹艧重新賦
如鳥如翬之狀青霄載現翹非煙非霧之容想慶代
之作歌親進

睿覽
彝德彌華
奎文益煥
表董經籍揭日月於高衢
廣厲學宮闡風雲之盛會則鄧林櫟棟同檜楷以欣榮
黌舍鼓鐘叶金絲而並奏矣臣等云云
頌

萬年寶歷頌

天命我

皇臨御寰寓作君作師乃文乃武
聖皇之學同符東魯天縱多能生知好古治本於道運應
三古六十年來和風甘雨八埏九垓各得其所生民
率育光溢囷庾蠲租億萬不可計數六經既明大啟
文府豈弟作人璧泮鐘鼓刑措不試罔麗于罟民洽
好生恩澤洋溥仰惟
廟筭執神之機既芟三蘖海外心歸
親率熊虎羽林佽飛有嘉折首朔漠來威極西之域自古
莫綏罙入其阻若馳康逵崑崙星宿近在藩籬萬國

尊親內向天扉永奠四極開太平基上稽古籍神農
軒后栽及伊耆享國最久天啟
皇祚諸福咸受鳳巘于囿麟遊在藪戢土含生黃童白叟
歌咏
聖朝家爲春酒會是簪裾拜手稽首恭頌
聖皇高明博厚億萬斯年與天齊壽

策問

甲辰科湖南鄉試策問

問通經者士之素業也易之傳於漢者非一何以王
弼之注出而諸家盡廢孤行且數百年也邵子因圖
以明象程子玩辭以窮理朱子推本卜筮則和一之

道四其備矣各有精義微言可得而述之歟書有今
文古文然爲伏勝之學者泯焉而孔傳獨傳於世其
書序果可信乎朱子以爲類晉宋間文章何以辨之
蔡傳自二典禹謨而外果能盡得朱子之意乎詩之
小序朱子以前未有非之者也朱傳既出疑信相參
馬端臨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論之詳矣然
則詩傳可以勿作而平日所與東萊呂氏反復辨難
者爲可以已乎至如劉杜之崇左氏啖趙之重[illegible]
三家之傳得聖人之意者孰多焉陸淳采三家之善
參以啖趙之說晁氏以爲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若
自啖氏始其信然耶前代胡張並行厥後廢張[illegible]之
書而獨從胡氏傳何也古之爲注疏者於禮則無以
加矣今通經之士闕而不講其何以知禮陳澔集說
欲以坦明之論啟悟初學然而名物度數考之未詳
豈能遂見其縕奧哉漢氏以來解經者衆矣其可與
傳注並存者凡有幾家可得而歷數之歟我

皇上躬聖不之德愛育人材
特命設試闈於楚南所以嘉惠爾多士者至渥矣明經稽
古所以逢時也爾多士之於經學或博而能該不厭
其悉也或專而能精不必其備也其各條所見著于
篇

問作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編年之法最古而
紀傳所載則惟於一人之本末爲詳自司馬遷創改
春秋之例爲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後人因之皆以
便於披閱而號爲正史矣漢以後代各有史或煩冗

蕪纖絶駁相糸昔人之譏彰彰於耳目間者姑不具
論擧其一二爲人所誦習者如史記一書爽潔鄭氏
謂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而或者猶有疎略淺陋之譏
何議論之相懸乎此鄭翅固著漢書洪氏稱其制作
之工比於英莖咸韶而李方叔以爲雖善叙事殊失
春秋之旨豈無所見而云然也後世及三國志皆稱
良史才而一則謂其贊詞失之佻巧一則謂其少文
義緣飾皆可得詳歟歐陽公五代史褒貶謹嚴最
得春秋之法而議者猶惜其不爲韓記立傳以其時

考之其果有遺憾焉否也溫公資治通鑑積十九年
而成編年繫日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如指諸掌
偉哉書乎紫陽因其書以爲綱目綱如經目如傳表
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
言法戒昭然直接麟經之筆削其史學之津梁而史
家之極軌歟我
皇上聖由天縱生知好古博綜典籍近因脩輯明史
特命廷臣訪擧通儒此績學知遇之時也爾諸生具三長
然後可以言著述而備天祿石渠之選其詳言之以
爲先資之獻

問山海之儲民生之利用存焉自夏商有歷山莊山
之鑄太公因之立圜法而錢幣興自管子煮東海立
鹽禁而後世榷鹽之議宗之漢唐以降言鹽筴則有
官民商煮之不一言錢幣則有輕重大小之不齊孰
得孰失可得而指陳歟我
聖朝幅幀之廣生聚之衆爲前古未有鹽錢二者皆關乎
小民日給之用者也以楚南計之湖南之鹽由湖北
轉運湖北之價稍貴則湖南之價倍增說者謂商人

於額鹽之外向借耗鹽名色多帶餘鹽其利廣故其
價平今則掣摯秤盤依引目數利薄則商不欲多販
鹽少則民不得價輕信斯言也豈批驗之間可以少
弛其禁歟抑自有權宜損益之方使之兩全而永遠
無累也辰永郴靖之區去鹽愈遠貧窶小民安保無
淡食之慮昔劉晏於鹽遠處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
則減價以糶而人不知貴其法可隨地通變而行之
否歟至於錢之爲言泉也取其流通而無不達也而
界隣滇粤僻在山谿者每以制錢缺少榆莢鵝眼之

類雜以古錢亦皆攙用何道而使制錢流布遠近歸於畫一歟王澄有云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小大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其即此意利民足用之道而無庸變計歟諸生學期適用諒於當世之務久已留心而講明之其切言之毋泛詞也

問古之為治者因風氣之異而設教焉無不可率而從化也五方之俗美惡並著而不相掩如湖湘之間力田勤穡米穀常贍於他邦而食用儉樸不以華靡相耀可謂美矣然其信巫尚鬼傳流自古至有竭產

傾貲以為禱祀雖貧窮而不悔者邊遠之區以其與苗猺居相錯也干矛刀戟之器居以為守行以為衛憤則用是以相尋剽悍之習未忘也其居憂慼之中有相率為之鼓樂歌舞以勸釋之者主人困於酒食之供而不暇自治其事若此之類皆習俗之敝也夫彼土之民豈盡以此為是而安然行之哉其積習之久雖甚苦焉而不能獨返也豈無有變而化之術歟昔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民多怨讐至韓延壽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故董子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潁川之俗倐焉三變此其明效也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者奉

命以來茲采風詢俗亦輶軒之事也然而教化之宜惟鄉

問之秀者深知之而能言其意焉諸生服詩書而秉禮義慨俚俗之未變久矣果遵何道而因其勤儉之美俗以導之使之知人神之別尚敬讓之風吉凶之禮各得其正其詳之復之毋有所隱亦以覘異日理

民之方也

問天地之間其耳目口體同類者嗜好識知不甚相遠其樂生慕義之心凡有血氣者則一也湖南之地西接於黔南界於兩粵若辰沅兩府郴靖二州臨於苗猺之壤以為治范石湖桂海虞衡志所謂其地山溪高深緜亘數千里椎髻衣斑斕布褐各自以遠近為伍者我

國家深仁厚澤無遠弗屆其稱為熟苗熟猺者共貢賦服教化歟斯太平之日久矣惟生苗生猺僻居深菁

建溪灘歌 初五日

建溪灘險春怒濤兩山夾束歸長槽巨石[illegible]塞牟[illegible]
豪鋒鍔尖銳快如刀厥像猙獰蟠根牢或潛波底[illegible]
鯨鰲雖有斧鑿莫爬搔老虎當道耗鼠嗥龍迴狗跳
聲嗚號鹿牙羊角形桀鰲雞公鴨子狀嗷嗷彌陀羅
漢石柱高七里下隨牽索絢大黎叢碎排巖嶅茶洋
箭港急潑洶黟淡浮浪簸輕舠雙門溜響寒風饕老虎
以下皆灘名 如此等類多蝟毛大抵兇惡礙行艚長年媚
熟賴爾曹頭棹尾舵工所操凝慮瞪目觀滔滔左斡
右運手力勞勢欲澀遲前支篙彩鷁客與鳧鴈翺乘
流直騖飛江皐駿馬電逝蛟魚逃旅人踞坐生煎熬
舟石擊撞差釐毫屏息收視精氣韜得意疾轉環周
遭中流超忽捷猿猱神怡心愜良所褒我行安然靈
惠叨神明喜靜惛煩囂慎哉行子勿慢慆清晨無為
語嘈嘈

水口

水南水北勢迴環浪息東西兩岸閒賈客園亭圍綠
篠居人屋舍架乎[illegible]晴時鷗

影閒此去川平二百里掛帆明日抵江灣

生講論切磋之友浙人爲多其聞見地之與同浙學之淺深可一一而論之歟有宋而後逮於元明浙江學者稱盛蓋朱子之流風遺澤存焉故金華四子衍其正脈是謹守朱子家法者此都人士也及明之中葉姚江王氏始倡異論是顯悖朱子家法者亦此都人士也當朱子之世象山陸氏實姚江之先聲然浙江學徒未聞趨向自是厥後朱子之書家傳戶誦越三百餘年而姚江出豈微言漸遠而大義頓乖歟姚江既出浙江學徒附和而揚其波者孰爲最甚昌言

而攻其謬者孰爲卓然夫姚江才氣之盛功烈之高亦近代豪傑之士也然其邪說披猖公然不怍其弊使學者蔑棄經籍縱意自恣則其學術之敝生心害政必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可得而指陳之歟爾多士篤志下帷遭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日辨義理之精微擇徑路之邪正其講之有日矣盍著于篇

問浙省東距大海而介於吳閩之間實東南要區也自鯨氛既息商舶大通閩粵之貨達於吳會北極天津遼左充羨宇宙而北方之貨亦得致於嶺外皆海道所運要必經於浙省

國家德威廣被滄波不揚然爲久遠之計則有宜思戒備者凡南風漸作則海洋匪類潛駕輕舟以伺商船顧其下海必有處所何道以防遏之歟風信稍變不能泛於大洋必就島嶼而棲泊若熟於海者必知今日何風賊舟當艤其處掩而捕之其可歟倘其獲恣所欲必有爲之接應以售貨物者何道以稽察之歟北風已起勢不久存必挾其所有登岸而歸三五爲

群時聚時散道路蹤跡自與尋常行旅有異若地方文武官員捕役汛兵留心盤詰鑑貌察言寧有不得者歟夫海道安泰則商船上下若履康莊百貨之通比於陸致難易互相百也民生日用於是取資其所關甚鉅故浙省設總兵官者四而其三與提督皆濱於海然則防海之略固有志經濟者所素講也爾多士其悉所知以對

問風俗之茂守其淳樸而興於禮讓無爭競之心焉方今

聖明御宇德厚恩溥期於四海之内無一人不得其所此
吾民安生樂業歌咏太平之時也乃閩浙省故俗頗
喜爭訟或本屬細故而張大其詞或僅有影響而鑿
空造作艱窶之家倘被穿窬則失帳之珠寶充箱輕
生之命思報宿怨則平地之風波頓起自下而上控
理不休貽累無辜積年未解及乎究情昭雪家已耗
矣如此之類所在多有夫民非盡無良也守令之聽
斷非盡不明也然而刁風未革其故安在豈積習而
莫知其非耶抑匪人播弄其間者莫之治耶今將革其

澆而返之淳其道安施將寬柔和緩以誘之歟抑嚴
厲威猛以服之歟將爲之懸象讀法而使惕然知畏
刑章歟抑教之任卹睦婣而使藹然思崇古誼歟夫
理民之道若醫術然知其證候所由起故治之也易
爾多士讀書自愛慨然於薄俗久矣詩不云乎載馳
載驅周爰咨諏采風問俗亦使者之事也願諏詢其
故知易俗之方焉

問取士之制鄉舉里選難以復行而變爲科目之程
試行之千有餘年矣聲律駢儷患其浮華而易爲經
書之制義行之四五百年矣夫聲律之不如制義其
理易知也然語聲律則唐室爲工論制義則明朝稱
盛若較其得人之效明之於唐有不及之而無以過
也其故何耶慮制義之膚泛將使博引先儒之說而
斷以己意其說當矣竊恐行之既久必有此等講章
刊布海内是亦未免於相沿剽竊果能久而不敝耶
限年通經之議無以踰也竊恐資性不齊寧可人人
以五經之該洽耶夫子病誦詩三百而不能達國政
使四方者是苟能學詩則内可以從政外可以奉使

一經寧不足用耶蓋所求乎士者俾之撫人民理政
事故非讀書稽古無以濟時務也而士有迂而寡效
者今欲令士皆實學而不至盜虛聲才有實用而不
徒事空言無改於今之制而可以招致賢俊其謀之
何術歟其求之何道歟我
皇上弘闢四門搜羅讀書稽古之士雖微能寸長咸在收
錄此千載一時之嘉會也爾多士得無有講究於此
而可以獻
明廷者請深思而揚論之

論

心性論

自心性之説不明於天下於是學者之私見雜出而不窮是不可以不論也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則知性不可以義理窺不可以聲臭求其可見者心而已竊聞性者無極也心者太極也情者陰陽五行也近代學者多以太極爲性不知太極有動靜靜而生陰動而生陽無毫髮之間今謂性有動靜靜

即性也動則情也而以謂太極其可乎今以心爲太極當其靜也冲然漠然而通乎性所謂太極本無極也當其動也浩然沛然而達諸情所謂太極生二氣五行也易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狀心之體莫切於此故自古以來有治心之法與治性之方心苟治矣則方寸湛定而有以涵萬理之源智慧光明而有以照萬象之變而定性養性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中西算法異同論

古今之爲算學者自隷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説又有出於中法之外者其異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言異乘同除而西法總謂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爲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內大要多同借衰疊借之法蓋衰分盈朒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謂之鈎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于西法者則八線表立成是也剖全圜而爲半周又剖爲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線以成正方角何

嘗非鈎股與弦哉其所以妙于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璣衡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圜方者測地而圜者并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絶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于平方立方與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未有也至于古法之爲祘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而已西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雜見錯

出而均合于度數之自然視中法爲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于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緒鮮克尋究而西土以爲六學之一焉業于是者終其身竭精殫慮以相尚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丁先生以來若六經之尊貴可以考其用心宜其爭衡于中法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歆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曾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割圓八線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藝也而進乎道矣

近道齋文集卷之二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序

湖南鄉試錄後序

恭惟

皇上躬仁聖之德纘膺寶命日月之明無幽不燭雨露之潤無遠不霑軫念湖南士子就試武昌涉歷洞庭之艱

特命禮臣議設貢院於長沙而中分取士之名數賓興屆期於湖南爲開科之始禮臣以正副考上請仰荷

恩旨俾臣萬策貳刑部郎中臣清度典湖南試事伏念臣瀕海下士學術淺陋幸際文明自爲舉人時即蒙

聖祖仁皇帝欽點易經詩經兩館分脩建成進士拔置庶常

旋預武英殿纂脩甫授職又蒙

召至熱河珥筆直廬

皇上登極之初臣首被

名見至于再三

恩命優重希有等倫而臣適當沈緜莫效涓埃

聖度天覆曲予包容以臣當
聖祖時供職翰墨
特賜以
聖祖遺翰五件臣於翰林院撰擬文字進呈頻奉
天語褒獎
特賜內府緞疋均出異數茲復
簡畀衡文之任拜命之下慚惶感激思惟我
皇上沛歷代未施之恩建萬年不刊之典所以嘉意於湖南士子者至厚也湖南士子踴躍趨赴延首顒望之會而臣等持皇華之使節以司文柄湖南考試官自臣等始至榮也戒道星馳及期而至則觀光之士近九千人蓋自昔之就於武昌者無過三千人今則數幾三倍惟我
皇上肇茲殊典鼓舞而作興之故雖深山荒谷之中從未一望棘闈與皓首一經久輟意於名場者莫不翻然而至如百川之歸巨壑也三試既畢窮三十餘日之力得士四十九人刋錄以進臣得綴言簡末臣聞爲主司之道公與明是已拒請託屏賄賂所以爲公也

選俊才登績學所以爲明也然而公可勉而能明不可強其所未至臣等
陛辭之日
皇上示之以簡擇慎重之至意信臣等之必能公而已矣臣等今日竊自信者亦惟公而已矣至於衡鑒之明未敢果於自信也臣於每科觀各省鄉墨常以爲楚士之文才氣橫溢及來湖南乃知此風在於湖北而湖南之文平實者爲多臣等鎖院之內晝夜搜閱期得英發之士議論高卓詞采超邁可以振厲浮靡者其次則欲得清切不浮詞自己出不汩溺於俗尚者庶可以風示此都人士使之開拓其聰明而嚮於古學此臣等區區之心求以仰副
皇上作人之厚澤者也既揭曉貢於雍與餼於庠者一榜之中過半或者以是寬其不明之眚而臣等方懼愧不暇夫鄧林之大必有遺材閬風之高必有餘寶自昔唐宋之間以鉅公宿望知貢舉而其時之士有所蘊負而嗟於不逢者尚不可勝數況於臣等之愚闇哉臣等硜硜之操可以自白者

近道齋集　卷之二　三

皇上之所垂察也若其學之不逮鑑之不精不敢以自信
者惟
皇上之所垂諒也臣等于茲役竊有厚幸者開榜以來旦
聞湖南士子感
皇上非常之恩自今以往去波濤之險得風雲之便方將
奮勵濯磨以應昌隆之運將來衡麓湘涘戶誦家吟
尋周張之遺緒續屈賈之鴻詞文道大行人才輩出
以茲半壁爭衡大邦論者考設科之所自而溯初爲
主司之人以爲風氣之開由茲日始則臣等雖弇鄙
無似猶將藉以不腐斯乃湖南司衡之命獨有光榮
寶臣等千載一時之厚幸也夫

浙江鄉試錄序

我
皇上御極之四年道化薫蒸文風彬郁賓興屆期禮部以
考官上請
特命臣萬策偕中書臣有堂典浙江試事伏念臣海濱下
士忝列詞林
龍飛之初首蒙

召見撰擬文字屢承
溫獎賜賚載頒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
命臣爲副考官回京復蒙
召見天語溫霽垂問移時自是頻叨
寵擢洊歷華資未及二年驟登三品備員講幄珥筆記注
茲又荷
新綸衡文兩浙前後三年再司文柄恭請
聖訓之日兼奉
特旨以浙闈壤接
賜臣以畫錦之榮自昔詞臣遭時之盛受
恩之厚未有如臣者也撫心循省喜愧交并星馳即路如
期而至維時臣萬策有堂等同矢公慎殫力蒐羅棼
膏繼晷撤棘如額得士一百四人貢成均者二十三
人謹錄文二十二篇以獻臣得颺言簡端臣聞士君
子之願求者仕而仕之難遇者時也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道高德峻契堯舜之心傳接洙泗之道統脩明
經學以惠膠庠開鄉會試者二十有二科壽考作人
之澤於古莫倫我

皇上躬聖神文武之德承乂道化成之盛
御極以來嘉意科目搜揚明理致用之才故上感天象則
璧合珠聯下啟人文則雲蒸霞起逮茲四載賓興三
舉信所謂千載一時不易逢之嘉會也而臣幸際
昌期恭膺
簡命校士浙闈覆人才之淵藪可不謂厚幸焉夫鳳凰因
時而鳴景星因時而見莫匪自然之理故臣之所自
信者公也不敢自信者明也然臣雖闒陋而窮蒐力
索之下固必有端人正士出乎其中何者以其時決

之也臣用是進多士而告之曰爾多士讀書稽古溯
唐虞三代之風不嘗深思遐想慨歎於難遇乎今則
聖明在上所謂於吾身親見之矣夫上所求乎士非苟榮
其名士所以應上之求亦非苟自榮其身固將資其
識用其才以經緯時務也有其識與才而必先以行
誼之篤操守之廉所以立其本也今於風簷寸晷之
文而欲決定其生平豈可得哉然觀爾多士之文其
理醇正其氣清和知端人正士之應運而興也多士
生於今日慨然以端人正士自命惟有篤於行而非
禮勿由廉于守而非義勿取其本立矣於是乎脩其
素業而加懋勉焉使其識足以通古今之故才足以
濟當世之事由是而雋於禮部策於大廷內則當王
署紛逗之選外則受民人社稷之寄其行已能卓然
不媿於古人而職業之所當為者績效顯明可以紀
諸竹帛而聲華爛然於當代此雖不敢盡期望於爾
多士然苟自思夫榮名之不可以倖得而熙運之不
可以虛生凡有志者皆可勉而至也且士亦徒患志
之不堅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古之所謂名臣循吏

者豈有異於人耶夫一科之中而有人焉立身則有
端人正士之稱當官則列名臣循吏之傳後之人追
論衡鑒之主司以為庶乎知人能得士者則奉使節
於
盛時其差無負也夫既以告多士因濡筆而紀之

詩所後序

隴西公詩所八卷始於康熙丁酉之冬而脫藁於戊
戌之春恭惟
聖祖皇帝崇道稽古表章經籍脩明四府以惠教萬世公首

奉
詔編輯周易折中比成而
予假歸里及還
朝則書詩春秋三館所脩傳說彙纂先後告竣
聖祖並命公重加看定其時公著此書垂就因以為經學之
傳章解句釋義理微密必逐條討論然後進退群言
惟允將復繹古文今字之訓求屬辭比事之指於尚
書裁得七篇而絕筆於洪範三經彙纂雖欽承
上命而不克終竟大業猶幸此書之既成而已公之身後

聖祖嘉重鉅宿有
旨總萃平生述著上獻
御覽此書並經緯本恭進藏於秘府雍正丁未秋公之孫清
植與景州魏君璧先生刻板于邸策獲效校對越次
年夏工訖公嘗論亭林顧氏音學妙契古先故畧吳
氏叶韻而載顧氏詩本音者本公素志也

史緯序

康熙六十年夏五月策甫散館除編脩恭蒙
聖祖仁皇帝召至熱河珥筆直廬命以撰述之事其秋七月
今刑部尚書靜海勵公廷儀方為閣學以書籍上獻
時有
旨并進本朝人所著書勵公進故平湖令宗老壺齋公所脩
史緯有頃命中使取季漢一函以入良久悉取入藏
秘府蓋有當
聖意也策常於宗老家獲覩點竄諸史原本殆於朽爛不知
披尋若干遍手澤浸漬非可以歲月計算其用心之
專且久如是不得踐玉署司芸局以良史才鳴於當
代老於邑令以終識者嘆之然其書卒能上際

聖明留充乙夜之覽晦於始而耀於終不必逮其身也雍正
四年冬策承
心歸里因敘其事俾興寧令九皐族祖載之簡端所以紀
聖祖仁皇帝右文好學搜羅典籍無幽不發之至意且使海
內學士有所勉而興焉而無患於目前之未遇著書
立說者要諸久遠而已矣

孝昌涂先生靜用堂書序

昔昌黎韓氏髙孟子闢楊墨之功以為於大禹無讓
蓋祖述孟子告公都子好辯之意比異端之害於洪

水而已承其烈也然七篇之中闢楊墨不若闢告子之詳其爲害有小大焉楊氏知有義而不知有仁墨氏知有仁而不知有義猶遺其一而守其一未敢以仁義爲非性也杞柳湍水之喩而乃以性無仁義爲說是其爲詖邪之尤者宜孟子之汲汲也至論不動心之指尤中告子之病而公都子公孫丑之徒未有能講明其師之學以衛正道障狂瀾者故不旋踵而莊列之說熾浸淫大盛於六代之間而佛氏乃自外而入與相附會華人之譎者文之以莊列之辭推波助瀾混爲一區數百年間正道荆榛蓋佛氏之教直指心體面壁坐禪而以語言文字爲支離者實即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說人徒知佛氏出入於莊列而不知冥合於告子也周程勃興辭而闢之殆於廓如矣及宋之南象山陸氏與朱子同時而陰襲告子之詖邪以背周程故陸子之終也朱子以告子惜之是陸氏爲宋代之告子也朱子之後殆於家無異說明之將衰姚江王氏復申陸氏之說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即告子性無善不善之論是王氏爲明代

之告子也夫性者五常具焉而非知不行非明不誠故夫子之誘顔子先之以博文其傳曾子先之以致知格物先儒論爲學之要既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必曰致知以啓其端而後能力行以踐其實若是乎窮理讀書之不可以已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以爲吾之學求心而已心有不定以心定之而言非心也凡儒者之孳孳於學問思辨而不知求心之本體者皆騖於外也佛氏不立文字立地見道其指則一夫文所以載道六經之言莫非聖人之至理知言者即窮理之謂也今以爲無所事於知言是不必知理也而可乎人莫不樂爲聖賢而必讀書窮理以爲適道之路則非旦夕之可致苟不讀書不窮理而可爲聖賢其名甚美其取徑甚便宜士之好名而不悅學者群然趨之也明之末葉士無實學人才殫盡誰爲之厲階者可不謂詖邪害正之明驗乎哉程子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其明性故也孟子與告子辨性詳矣一言以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不知義者不知性也謂義非性故外義外義

故不求精義不能集義而寘然無覺以不動其心再傳而莊列宗之佛氏以禪勝儒陸王氏以禪爲儒其爲禍之烈浮於楊墨數等矣孟子之辨又惡可以已乎雖然告子之時則有孟子矣陸氏之時則有朱子矣自王氏良知說熾之日無大賢碩儒廓清而摧陷之者故其波未息後之君子宜有責焉予讀孝昌涂先生靜用堂書十卷其學辨一篇尤所欽歎始序周程張朱正學之傳以糾告子佛氏陸氏王氏之失條理具備至謂明人攻朱樹陸王之幟陽儒而陰釋者

尤有味乎言之可以知先生所見之卓而用力於是者非一日之積也故竊以其所聞者質正於先生而遂以爲此編之序冀附於知先生者世之讀先生之書者足以亮予心也

文與也詩集序

長洲處士文與也先生待詔徵仲先生之五世孫前相國文肅公之孫幼而敏惠能吟會丁明季閩中原流寇剗亂避地山居與松石爲侶遠

皇朝撫運寰宇大定則先生之棄應舉業久矣不能追逐名場而獨好爲詩其朝夕所對澗壑烟雲林卉之狀無非比興之具所與酬唱者皆采藥垂綸之客故其爲詩風調高潔超然塵壒之外蓋山澤之癯之所爲與夫儷華鬭葉以干時名者不同日而語也先生嘗涉江淮踰河洛游嵩岱遂至于京師與當世賢大夫士游所爲詩益工以富卷帙既積藏之且久其孫今故城令其謀鋟梨棗令君嘗同事編摩于武英殿以夙昔之雅請敘其端先生詩藁凡若干首舊有選本輒復稍爲增損比舊藁十得二三而已昔先相國李

文貞公有言柳子厚南居十餘年所存不過百五十首使人恨其少白樂天之集蒐羅不遺至有數千首乃使人恨其多盍子厚之詩非其自刪則夢得之徒爲之刪也使樂天痛刪而後存之其格則高而名當益盛然則先生之詩之選而後剞劂之也其不亦卓矣

武進趙公治楚官書序

雍正二年春湖南肇立貢院策奉

命爲試官自武昌馳驛千餘里至長沙既撤棘駐長沙越

二旬自道路所經與城市閭閻間耳所熟聞謳思故巡撫武進趙公萬口如一既歎公惠下之澤深入於人心維繫固結歷歲久遠而不可忘又嘉楚南之民直道顯行也何君祖桂自攸縣來謁曰某趙公故椽吏也收拾公遺稿靡所失墜謀彫梨棗以傳于後策嘉其志而未知其成否越八年春君至京師攜所刻公自治官書見遺自奏疏之上達咨文之平行牌檄批詳讞斷之下逮合藝文以下都二十四卷凡公之手蹟畧無遺者嗚虖惟公以完節令名爲

本朝碩臣績業之茂當與湘水衡山較其清峻此書之不泯沒於後無疑也何君之汲汲於茲歷數載而終成厥志可謂賢哉彼其朝夕操簿案以事公非心悦而誠服之則安能勤勤裒錄以成斯帙其嚮慕大人君子之專且篤將自託以不腐信乎超埃壒之上皭然而不滓者也夫公之所以治楚南者奉宣

九重德意也使楚南之人追舊中丞爲政之美而上感

聖朝天覆之恩遵道路以樂皡熙則何君斯舉亦且大有裨於梓桑矣公策之座主也於是乎書

學使高公德政詩序代

庚寅之春吾閩人士追慕督學使者高公之德群爲詩以美之而屬予序之予思夫詩也者思也其爲道則興其美刺而公論繫焉人情近則思遠則斁至於贊美其上也去官則否自公之去閩二十餘年矣事久而公論定此其時矣而人士思慕之誠歷遠不忘視夫當官之日衆爲諛詞者不可同日而論以是見公之德入人之深也方公視學之日值當事者懲士風之敝大革其習然公之意則又恐搏擊之秋波及善類所以擁護保全之者無所不至而方且教誨之使歸正此公之大有造于吾閩也至於潔清之操皭然不滓公之立身自有本末二十餘年以來春秋兩闈之雋多出於公之門濟濟乎洋洋乎何其盛也又足以見公之知人能得士宜乎歷久而思慕不忘既俎豆而祀之矣又申之以歌詩也是篇之集殆風人之旨而有關於公論者昔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功德被於八州越四十餘年而人懷之杜牧爲之撰遺愛碑予之文不足以方杜牧若高公之德視丹何讓

二十餘年間哉雖百世可也

晉江劉邑侯德政詩序

劉侯德政凡爲詩若干首雕棗適畢而侯以計典不及去侯逡巡謝諸人士咸曰詩不可以不傳也夫餙官蠹吏道存乎上慕德懷恩義存乎下有各當焉何相妨之有侯之爲吾邑其催科信拙矣雖然吾邑一府之會承平休養户口益蕃歲收常不足以供口食故多貧人侯閔其如茲追呼之聲不至於村落敲朴之具不陳於庭階坐是課不登盖侯之撫人也過於

慈其治事也過於慎邑之訟者譸張其詞少有情實侯常恐有所枉濫即蒲鞭之罰輒依違不忍決因是不能無所鴃閣罷官之故實由於此顧吾邑之民之被其寬澤者百里之内家受之矣解篆之日百姓迎侯於通衢爭舁之擁集至萬餘人旅不行賈不市呼聲動地舁侯以入上官之門叩首乞留如是者三日彼雖蚩蚩之民非不知勢之不留也而不如是終無以解於心況吾徒其可已乎予聞之曰玉之爲物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故君子比德焉侯之德其玉歟夫圭璋之器薦於朝爲國寶韞於櫝爲席珍出處顯晦之迹侯又何憾至今日所爲歌功頌德之詞大率訣於當官之時雖遷秩以去者猶將漠然而侯獨能使吾邑人士不以升沈變其志有古人之道是足以見侯之德有俾人不可忘者體仲於用而才有不逮者歟諸君子所謂義各有當而不相妨者則是篇其可傳也已

筍江陳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舊矣魏書載封偉伯撰封氏本錄而晉書

摯虞傳云撰族姓昭穆隋書經籍志有韋傳謝楊數家之譜蓋古者用門第官人原其所始以地望分別宗派寒庶之品不得與膏腴齒故不唯家有其書且上之於朝而官爲掌之如此其重也吾鄉獨吾宗最蕃而未審厥初語近者曰節度使洪進然洪進舉家歸汴京溯而上之有觀察使巖廟在福州有太傅忠廟在漳州有行軍總管元光元光世爲郡刺史然隋書陳寶應傳稱爲閩中四大姓之一則其源蓋遠疑起於晉氏南渡之時而屢經戈革諸家舊籍罕存吾

鄉族譜大抵肇端元代而已筍江一派始祖實菴公當元仁宗時以明經官溧水教諭厥後分爲兩房仕宦不乏而成進士自次房訒菴公始在嘉靖元二之歲至

今上龍飛二年長房裔孫字筍潏復以五經發第筍潏之祖曰確園公當桑梓未靖人多窘饑散米施粥全活甚衆以陰德裕後昆筍潏示予族譜請書簡端譜之脩創自前景泰添閏公至正德間訒菴公繼之近歲續脩以成茲帙上下四五百年世數昭穆井然不紊

以譜故也歷葉久遠而族衆栽百餘筍潏常以爲念余謂之曰物之衰盛蓋有其時能弘道者人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爾祖以韋布之身施挹注之澤而其食報若是今子綰臨漳之綬地廣而民衆其官與民最親本豈弟之心以奉宣

聖天子德意夫不亦所潤者溥而所培者厚乎詩曰俾爾熾而昌張子曰子孫賢族將大能爲循吏則國之賢臣家之賢子孫也熾而昌決矣於戲積善流慶天人之理微而顯吾宗長幼皆可以興也

仙跡黃氏宗譜序

譜牒之興其源自古晉摯虞以漢末已來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是則三代遠矣兩漢間若鄧氏官譜錄族世家大抵具有編載自是厥後南北分區然用人均重門第進膏粱而畀寒素舊姓高自標別辨此稱號曰通材北魏封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南齊賈淵世傳譜學十八州士族譜該究精悉撰氏族要狀行於世隋書經籍志有京兆韋氏北地傅氏及謝氏楊氏蘇氏

諸家之譜而唐書藝文志譜牒自成一類有四十部二千卷則公私纂錄並紀史官矣夫族必有譜公家以之銓敘流品其在大夫士也以之追遠報本睦族廣恩蓋人者天地之心靈於萬物物知母知父唯人爲能知祖且由祖而上之以至族望之始皆一氣之續呼噏可通所謂追遠報本者也孝於父則篤於昆弟孝於祖則篤於從父昆弟溯之彌遙推之彌廣雖族姓蕃衍體吾初祖慈愛無窮之心皆手足之相資華蕚之相扶所謂睦族廣恩者也內兄黃澹園先生

示予宗譜其先相傳長者守恭公惠安派也有居晉江者其鄉曰仙跡代數緜邈簡牘不存世次中闕故今斷自仙跡始至先生九世枝分幹合井然可考先生行誼篤厚同祖而下合以共居室無私財廚無異烟風義藹然爲吾郡所欽東明之治者幼謳思則其施于有政也宗譜既脩且將構祠宇置祭器講儒先之禮以時行焉其廣恩也既如彼其報本也又將如此玆譜之作爲不徒然矣於戲門緒之振莫不由於敦倫循禮吾邑隴西相國文貞公自其贍公當訌亂

苦辛之際汲汲然以輯族巢營家廟爲事毋傳而大以至于今衣冠之盛甲于吾閩此近事有徵者也然則仙跡之昌可計期而俟材賢輩出紫緋相望賡而續之則玆譜也不唯私家之錄可以獻而藏于冊府俾表世系者有稽焉後之君子必以我爲知言矣

榆村程氏族譜序

古者族姓之譜脩之家而獻之朝通行於上下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夏官司士掌卿大夫庶子之數史記所據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之名號統緒漢有鄧氏官譜應劭之氏族王符之姓氏晉摯虞撰族姓昭穆十卷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闕宋劉諶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其時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令史之職皆具元魏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譜次第爲選舉格名曰方司格其差定閥閱首膏粱次華腴又次爲甲乙丙丁四姓凡六等隋書經籍志有韋傳謝楊之譜唐書之志則七略之外譜牒自成一類至宋代以後若歐蘇之譜出成

於私家而官無其書夫行於上者所以明嫡庶別門第官人之法寓焉行於下者所以敘源流辨親疏睦族之恩推焉榆村程氏之譜始於宋朝議公晟歷元至正明正統景泰崇禎間代有賢裔嗣其編纂

皇朝康熙十七年又重脩之距今五十餘載名夢珪者朝議之二十一世孫也以代葉之邈宗枝之茂慨然有志於玆綜前人所脩而增續之專心一力期於大備可謂善繼善述報本追遠者已夫官人之法自宋以來單庶與膏粱並驅不拘門第故譜不上於官至於

睦族之恩本乎天經則古今無二道焉中庸言順父母在和兄弟體父母之意以篤吾愛也知有祖則能愛從祖兄弟知有曾祖則能愛從曾祖兄弟溯之彌遠推之彌廣念及初祖則凡族屬之內皆氣脈之通吾初祖之所愛吾所當敦睦而無閒者也故族譜之成匪以侈觀美披尋之下則孝子慈孫之意悠然而生矣自昔書傳所紀一家孝友而昌熾應之况合一族之蕃衍而薰以太和其豐膴貴盛豈有涯哉後之史臣援唐書之例以立表則獻於官而列其世系可

也予因門人戴君請而爲之序以嘉夢珪之志且以勸程之族人云

陰隲文序

書言惠迪吉從逆凶謂善惡之報即及其身也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謂禍福之應幷及其子孫也經籍所載史傳所紀詳且著矣陰隲文者相傳爲帝君作之以垂教誡其說近而易曉蓋經史止明於士大夫將欲使野叟村媪共通其義則玆文之用爲廣吾鄉四郡人士之編刻是書也有一夫於此覽聽而感發於心從善嚮義則德及一夫推而及於百千萬人所施彌繁所積彌厚此四郡人士之美意也予甚嘉焉爲題其簡端

培荆堂序

余家與金墩黃氏累締姻好其最先者故嘉定尹青甫君先大夫高弟而伯氏之姻也歷五六十年久而親愛兩家事無不深相知者青甫有弟達甫篤於行誼爲宗族所稱相國李文貞公贈之額曰紫荆風謫達甫君之嗣孫德克紹前光余竊取文貞公之意題

其堂曰培荆培之義有二培其枝所以繼父志也培其根所以繩祖緒也昔先大夫道乃祖贈公之壯俠日治酒食以待客至坐常滿當山海訌擾之際糾率家僮扞衛鄉里所保全甚衆慷慨自期然諾必踐遠近聞其名莫不傾心歸嚮允乎古人之風烈揆諸定理宜餘慶昌後而青甫僅宦縣尹殆未足酬其高義其有待於後決也孫德夙慧能文余識之嘉定縣署既遊京師文貞公亟加延接丁酉之春偕余從文貞公還

朝同舟晨夕縱意而譚其明達解悟了然心口之間求之沉輩固不易得其秋試京兆同考翰林張匠門給事宋蘭揮兩先生賞其文力薦未遇至今尚躓場屋丙午冬余蒙
恩歸里迓至榕城丁未春送至劍津孫德少余十歲余感其意歎其淹思有以廣之夫淹與遇亦何常之有天下之淹者莫如余然終幸而遇此十年間事孫德所親見余用推培字之義以爲臨別之贈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行者立身之基君子先之若文者

應時之用主司之衡鑒士子之揣摩皆是物也其事不可以不豫故又有培之之道焉沈潛乎遺籍若壅之沃土濬發乎覃思若溉之清泉如是則根深而枝葉盛十年之間干霄之勢可俟矣記曰栽者培之自培者天所培也是爲序

清峰施君壽序

靖海將軍侯襄壯公實多哲嗣皆有文武才具枋用於時旌棨相望其四爲清峰先生年纔逾冠則已懷負瓌奇侍襄壯公樓船中贊決大計以功授四部主事改秩郡丞出佐嚴州有豪家奪民産歷數官不能決先生毅然以歸之民聲聞大振今大司農張公於時巡撫兩浙深歎異焉越年署金華府事又明年署嚴州府事均著殊績益爲張公所重比再出張公適總督河道奏請爲寮佐灑沈澹災一以諮諏迄有成効遂表用佐兗州秩滿遷廉州太守興明學校以教僻壤戢降人和屬部之內咸得其理論者以比漢之吳公今
天子方優錄勲勞之裔以茂喬木而先生又以才能政理

自表著其必至於大用無疑也歲在庚寅年始登艾季春既望日是懸弧賓友親串遝上南山之杯徵辭庸陋予惟天人之際應答如響蓬戶專室之夫一言行之善而足以引其年況於得志行道所施遠而惠於人者大乎先生允備忠孝宣國家愛育之化弘家庭錫類之恩自歷官與署事凡四府四府之人戶口以數百萬計蒙茠食德者衆矣或謳思其舊日或歌舞於方今天高聽卑聽自我民福命之隆其有涯乎先生深於詩者四始五際是其權輿也請歌既醉以

叶笙琴善頌善禱庶不鄙於君子

江陰楊公壽序

康熙五十八年冬江陰先生方伯
命作藩于黔季月下瀚實惟懸弧之辰幹支相乘歲序一周時俗通禮謂之大慶廣平太守率九邑之屬願效祝釐而屬策序之策追陪最久又忝爲後進顧先生立身有本末爲學有淵源慮非淺末之所能道也先生壯歲登第受知於吾邑相公李文貞公公平居常歎息相告以爲任道之器也於時公方爲貳卿退

食之暇日以著述爲事尤喜學者質問疑義益發明所得開示後生先生執卷而前不求造次之悟往復問難必至於條理分明而後止辨之明而行之篤故其德器凝重得之性者彌成於學又能合內外之道通達於當世之務不徒爲章句訓詁而已公自直隷督學就改巡撫教養之澤咸在畿甸其後先生繼視學政凡所以脩己教人者一惟公之步趨論者以爲前後之政殆庶幾焉已改官外臺亦在南畿尊聞行知益勤不懈清脩苦節無殊其舊初政數月舉向來繫滯者咸與決遣自是牘亦稍簡以矜恤爲心息事寧人爲務故不干赫赫之名而千里之內莫不蒙惠
帝嘉其績用擢爲方伯以表示臣寮先生之立身居官可謂不忝師承者也先生之心顧以爲受
天子特達之知無毫髮報稱又凜凜焉念晚節末路之難夙夜兢戒如恐不及此策之所深知者蓋書之言謙受益也有而不居則日進無疆矣易之言恐致福也懼以終始則自求多福矣策用是信先生之進德脩業汲汲孳孳方與年而俱進而其受祿于天者亦申

錫而未艾也文貞公釋求福不回之義曰福之在人未必皆正也惟君子以豈弟之心求之則正而無邪蓋脩諸已者本無願外之心而盡其性者自有得天之理是公平日之所以立訓而惟先生能允蹈之者也

青陽吳公壽序

康熙五十有八年策初以庶常就館課今內閣學士青陽吳公以編脩分任教習所以獎借甚厚明年秋復從公後充武英殿編纂懷鉛槧筆出入肩隨又明

年夏甫授職即與公同奉
聖祖仁皇帝恩命召至熱河隨直南書房同寓於
行宮之南凡閱四月晨夕追陪有所奉
旨撰擬時公伸紙濡翰泉飛霞蔚陵厲古之作者旣覩哲匠
之矩繩又面受開導之益至短檠對坐公爲敘述平
生艱困之景無所遺隱故前後輩中惟策知公爲深
自是館閣翰墨之事吾兩人必預焉逮
聖天子紹緒之初並以文字進
御賞

九重特達之知被沐
恩華此策之竊附於公在熱河時嘗爲公譚祿命之說曰
公之降神其幹在巳土以毓珞爲德是月也律中大
呂斗柄指坎艮之交百珞之所藏也自此一年之後
履於坤兌之交與建爲衡大啟厥錀若良貨賄之發
於玉府光氣競勝公其大亨乎時未之信今則驗矣
且公之生也日在下春朏之次夕太陰昏見升危之
座太白先之躔于營室衛分也熒惑居東井秦分也
相去五宮或導或拱以助夜明焯然懸霄此公之所
以麗顯位享盛名也徵壽考者曰納音曰令星皆壽
星也踐於大火以煦其泛孔固且厚以臻大年又何
疑乎公之盛德足以名致百順而稽諸五行適相符
會是理與數相應者也凡理之與數或應或否關乎
氣運抱才之士自古希有達者難其時也惟公遭值
聖明之世故翕聚而闢畜積而通斯非得天之厚祿命逢
吉之徵歟策嘗承
聖祖皇帝命纂祿命書蒐討之廣略窺其門戶以周旋之素
知愛之深故異乎世之祝釐而貢其說云爾

徐任可先生六十壽序

昔先宮相與德清司空徐公同登第選館爲道義之
交最厚兩家子弟通往來予每至徐家則司空撫接
之若親子弟任可至吾家亦然故予與任可若親弟
兄逮予受知於少宗伯蘋邨先生之門加之以恩地
予與任可益相親愛任可益祗敏而篤志工於經文其
視科第可俯拾顧潦倒鄉闈不沾一名予亦久阨公
車歷二十年覿面相慰藉而已予志猶未息而任可
不能待遂以貲廕入仕予嘗以其不遇爲恨及令子

階五咸名而後稍釋然於懷也予與任可年相若歲月荏苒予鬚皓然而任可亦居然耆英矣舊歲之十有一月下浣六十大慶之辰也以讀禮未畢不啟賓筵今歲階五兄弟始追行稱觴之儀請予言以祝耋予與任可爲道義之交世載其美則不可以儕於世俗其義當以規爲頌任可事先師少宗伯及司空公繼母楊夫人盡其孝待象求無逸諸弟盡其友不以同異母有差等内行之孅親知皆能道之予所獻於任可者蓋古之君子年彌高而志逾勵衛武公年九

十而神明不衰箴戒之詩徵于二雅此古今之模範也老有勝少者讀書至於老然後親切而有味行已至於老然後練熟而愈堅任可既耽於林泉恬憺息機家富遺書勿虛曠景光温故知新益求精進其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比之年少必有倍焉可以自喻也家居則子姪羅列賓至則所接者多後生晚進衣冠瞻視即不欲儼爾焉不可年少輕宕之習無所用之任可夙有端凝之度竟日相對未嘗見其有惰容不懈益勤謹於威儀動作之節以定命也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兄弟相期以無忝所生之義予願與任可共勗之夫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精力強固不惟君子之道當爾而自求多福壽考康寧固在其中矣遂以爲祝耋之詞

王和夫七十壽序

王君和夫世居堯陽與余同爲安溪之崇信里人先高祖既喬木郡城王氏亦後時出谷初宅于邑繼卜于郡以其先同里而後又同也世世相往來至余與君又客余齒未及壯即與君相識逾二十載相愛敬彌

篤先大夫懸車以後余中輟計偕侍養里居七年於君過從爲頻籩豆既潔饌肴孔嘉每爲款留竟日歸或侵夜君前歲購宅葺理而丹雘之堂宇宏豁窓櫺昭朗余尤樂焉三夏之月常於前榮敷籐簟欹枕而相與劇譚一日謂君言以茲堂之可以肆筵娛賓過此三歲君年七十吾將宴於是十日以飫君之厨君曰計此時正當爲翰林耳其占爲不家食斯堂安足淹君子之駕哉余曰若然則惟爲文以壽君今余既幸荷

志蹟先大夫之武讀書芸署君大慶之辰不獲預於稱觴昔者之語若前知然余之諾於文者其烏可以勿踐盖余平日恒與賓友言交知中最宜稱壽者莫如王君客閣其徵余約而述之凡有數端其神采内藏容貌藹樸其於言無所戲於行必有終其洒掃庭内夙夜不怠其克勤小物無所毀棄皆使完好其措置器物各有定所取用之後必復其故處若是者世人之所忽而好德者備焉事則日用之常理則性命之通自余為兒童時先祖贈公告之以保固祿壽之基

罔不符契稍長習見鄉閭長老率由玆道登于大耋故余以是決之于君君又步履輕便視聽不衰才如五十許人其稟於氣者厚故得於數者多列昇平之瑞而表厥宅里食昌熾之報而賁之絲綸君之受福殆未艾也余他日得請於朝歸省林壑永言舊好載展歡宴四月維夏月在下弦君其戒中饋具十日之饌以待余無忘曩約焉使鄉里稱而傳之亦友道之美譚也是為序

徐君瑞章六十壽序

史家自西漢而後越及典午之代始標孝友以立傳其序云孝之為德道貫三靈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又云因彼孝慈而生友悌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頹荊枝性合則華承棣蕚誠以人倫之本固玆攸尚徵而必彰動而必應者也若武林徐君瑞章其篤行尤異焉君自早歲為月生君後循陔采蘭蒸蒸色養朝夕不離於親側月生君晚乃舉子而以君之孝也篤愛之情如出於毛裏逮乎桑榆半景伏枕三年弟尚

穉弱君虔侍左右藥石甘苦必經於心目外廕既傾君善奉北堂且撫敎幼弟備歷艱困以俾有成立至于今皆皓髮矣同居共産豐約共之一門之内雍雍如也君耽於雅素伏迹林園然而宗族鄉黨稱之無異辭是足以徵

皇朝道化洋溢中林之士咸知慕義惇倫所以休徵之降雜沓總萃而又知君之致玆景福方盛而未艾也歲在己酉其月君六十初度諸賓串謀所以壽君者余惟晉書所載若何萬倫之至性顏比都之因心均以

令德亶大年紀湘素而流塵蹋君之篤行於古無讓斯所謂德之攸居有感必徵史氏之贊可謂允矣是爲序

徐君潛昭五十壽序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夫言福則先於壽筭疇之所衍也言德則孝悌爲彝倫之根本而可以通乎神明言行爲君子之樞機而可以動夫天地天地感而神明鑒受兹介福若珪璋之合取攜之易也徐君潛昭幼而孤露不逮於養其居里閈誦莪蒿而

僉劬勞其游京師又望松楸而生顧戀於是繪川原林澗之景堂楹几案之象名之曰追遠圖歲月時節展而瞻拜以伸其永慕之思至于今五十而不懈可謂孝矣君之生也晚伯兄瑞章爲嗣君少失怙賴伯兄撫育教誨而克有成君事兄甚謹事無鉅細必諮而後行室無私財竈無異烟既歷四十年以義門爲武林所推可謂悌矣君儀貌恂恂神志恬靖審於言而後發擇於義而後蹈與周旋終日語不違節而體無惰容可謂能謹言慎行矣

聖朝搜訪遺逸且欲得孝友端方者懸其格以羅之如君宜蒙
恩綸表厥宅里而方抑然深藏不欲以名自彰雖然嗚呼而聞天必將自上祐之不匱而錫類因心而篤慶脩身而致福其於感應之道昭昭矣天人之際何遠哉仲夏下浣君懸弧之辰因以爲祝釐之詞云

族兄永年八十壽序

劉向曰仁者何以樂山也夫山巃嵸纍嵬萬人之所瞻仰育群物而不倦四方並取而不限是仁者所以

樂山也其說異于朱子包咸曰仁者之性好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朱子稱其內劉氏美其外包說兼之然則仁者必壽曷爲舉內而遺外吾謂舉內可以立德不遺外可以勸善立德之理微而勸善之功著吾兄封中憲大夫永年君志於仁者也幼而孤露僅繼母在堂長值山海交訌之際性且豪宕不屑事家人生產乂之不自聊乃激厲折節屏少年之游往來吳楚間奔馳服賈以養其親以立其家中身以後仲子既長而才能佐助其勤涓涓之積漸

有餘波矣當落拓時常慨然多藏者之不施而緩急莫之卹也曰他日必矯茲及是則孳孳爲行其善嘗值邑中旱饑度囷庾所儲足供長幼饘粥餘悉以惠族戚鄰里之空乏者罄盡乃止遠鄉則竭力捐貲以奉官之賑給其平日觸目而動心者知之無不爲啟齒而汗顏者叩之則必應蓋不忘其素志也伯子長孫俱有名諸生閑叔季二子同歲成進士

天子簡署環衛近日月之光遂荷綸封以爵章服降祥之理捷於響報爲善者可以勸矣慶其大耋酌以大斗

屬予祝釐之詞予聞莊辛之對楚君也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能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皆欲其壽樂此君子之富也夫富不朔於陶猗謝於好施隨力所及以行仁者之方皆人之所願天之所福也兄視聽不衰步履輕舉至今尚握家政夙興夜寐精力如少壯時既秉自然之安固而鄉黨歸仁莫不瞻仰焉指南山以爲期詩人之取喻允矣是爲序

大宗伯蔚州李公壽詩序代

國家肇開景祚寧濟寰瀛光岳之神必有所寓以其鍾於太和之運於是有淳德正氣之臣應時而出允膺備福耀于朝野以余所見則蔚州尚書李公其人也公之大父篤行長者爲遠近所歸仰逮及賢尊擢第南宮含香農部世載其懿流祉于今公誕於

皇朝定鼎之六年襲是家慶實當聖期故大司寇環溪魏公公之姑壻學絡儒宗行爲人表陳談執法以正直之聲聞於天下巍然有斗岱之望公幼而受業凡一言一行咸奉以步趨唯謹自爲諸生儕輩莫不敬異

知其學行有淵源也通籍底于宦成閱歲四十始由舍人改給事內升爲兩寺卿由副都御史爲三部侍郎公性度凝重未嘗汲汲於榮路安己率素不邀當時之譽然而貞吉升階從容以登竟乃躋于九列位冠貳卿其從宦也達矣守道甚篤執志不移居大廷集議之班與理諸曹章奏簿書事方其中不圓其外意所謂不可者持之堅確不可以詞說動然而安然屈伸之感周旋元吉未始涉於悔吝其保身也泰矣今

天子御極之初以年及懸車求歸田里
天子重公德望晉秩尚書賜額曰衡平耆碩暨衣幣珍藥
備荷恩華以光林澗完節令名若蒼松之不凋白璧
之無玷嗣音魏公可謂不忝師門者長公南屏先生
旋自少司農擢掌邦禮既
聖心簡在亦所以垂眷宿舊採棟梁於喬木之家俾濟其
美而引勿替也歲之季秋中浣公齒登八秩春官列
曹以予嘗與公同佐天官又於宗伯有通家之好請
祝嘏之言余聞公既遂初服神志愈朗視聽不衰其

壽考殆未艾說者謂天之與人理義氣數紛糅而不
齊嘗有豐於德而嗇於遇者惟公德音是茂而得氣
之厚取數之多行業彰于朝著冠蓋盛于家門保定
孔固自上佑之然則語天人之交信乎壎唱而篪和
璋判而圭合用能遭逢堯舜仁壽之世以受諸多福
也是爲序

高太翁壽序代

雍正八年夏兵科給事中歷城高君山被
命巡察臺灣是行也兼周禮司諫司牧與小行人之職而
臺灣之選尤重高君二親在堂白髮偕老自通籍來
違侍色養于今八年君命不宿古之義也然而皇華
使節驛程所經去家四十里而近於恭請
聖訓之日稽首陳情乞便道省覲
天子允其奏且賜五日之期君稽首奏謝以出朝之士大
夫莫不爲君之父母榮而嘉君陳情之孝其歸也所
謂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若此者也詩不云乎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傳又曰士有善本諸父母於是山
左之士大夫賢高君而推原義方之訓追媺其所生

蓋太翁敏公先生敦於本行事母李太君深愛發於
容色視膳之旨否問衣之燠寒飲食動止無不適也
兄弟和樂以順其親今俱老矣藹然無幾微之間其
本行如此則和氣之充鍾于令子不亦宜乎其居鄉
也以厚道自將謙其不逮以盡厥心焉濟其不足則
殫厥力焉族黨戚屬之間翕然以邴王相擬使得時
而駕必將籌畫有裨于世用德惠有暨乎生人蘊而
不彰則涵蓄之厚發于令子不亦宜乎歲之十月太
翁懸弧之辰其齒則禮所謂老而傳者寮寀賓串登

堂稱觴請予爲祝釐之詞予聞至孝之道安親爲上

高君以風節之茂遭際

聖明樹聲績於海外而又克盡孝道陳情於毋懷靡及之

日可謂能安其親矣心安則身安身安則視聽不衰

保定孔固况乎內篤本行而外彰厚德該是二者以

迓吉祥允乎璋圭之合而取攜之易享斯大年登于

期頤不亦宜乎高君予癸卯榜所取士也故不讓而

爲之序

葛玉璽壽序代

事有千載而一遇者生於太平熙皞之世則風淳氣

厚朝多純德之臣鄉有不貳之老運會所鍾非偶然

也我玉璽葛翁生於

本朝定鼎之初恭遇

先皇帝歷服綿長久道成化薄海內外咸躋仁壽之域翁稟

性樸茂又能謹身勵行以迪厥躬抱德之懿與氣數

相值當康熙五十二年

先皇帝六旬大慶聖節遐邇士庶龐耇皓首者奔走趨附致

華封人之祝先一日自暢春園設金鹵簿

儀輦回宮翁與諸耆耄跪迎道左次日又得叩首闕下旋復

賜宴賜金便蕃異數翁之際遇何多幸也行年八十

而耳目聰明強固不衰子姓成立門戶漸興今

皇帝紹堯致治建用皇極歛時五福以敷錫兆人翁且年

高而德逾劭足以導迎福祉其登于期頤上聞天庭

而表之爲昇平人瑞如圭璋之合取攜之易矣歲之

五月下浣翁誕降之辰也吾同里賓串謀祝釐之詞

故於是乎書

趙母關太夫人壽序

自昔名家盛族文武忠孝世載其美家聲之茂與國

運同其休明豈獨祖考之勛伐與其子孫多材賢而

已必將有閨壼徽音履婦道脩母儀躬葛覃之德以

成喬木之陰史乘所紀可得而稱焉若趙母關太夫

人殆其人歟太夫人幼時其尊人臨陣奮身殉節戎

行已能以大義慰安母氏朝夕盡孝逮歸于侍衛公

從容之節協於珩璜婉娩之性同於蘋藻宗黨遠近

咸以爲無愧女宗也征南大將軍鎮守江南奉命討

逆太夫人事祖姑與姑敬視起居食飲不懈孟虔及

將星隕落盡室旋京侍衛公銜恤承家思篤前烈太夫人相助夫子循彼南陔祇奉北堂幽憂勤苦未嘗一問外事而井然就理侍衛公早辭蟬冕年命匪遐太夫人黽勉餘生事姑嫜撫孤幼賢明之聲自內外尊卑莫不歎異每念代葉中微將紹門緒不遏前人之光非有賢後罔由興起故所以督教諸孫使之就師友成學業有文武材用未嘗一刻而釋於懷也由是珠樹競爽皆蜚英聲騰茂實趙氏之世復振長公布君以叅領特授吏部文選郎旋用才能廷議薦舉

命爲通州坐糧廳太夫人每聞
恩命必告誡曰若等未有樹立於時也直以家世忠孝
聖天子篤念舊臣澤及後裔夫家之廢興豈不在人繼序不忘孝也夙夜匪懈忠也汝行勉之矣長公將迎養於官署太夫人愀然曰吾事汝祖母數十年來未離左右今春秋高且善病不能乘車輿勢不獲偕往吾忍就汝之養而闕吾養耶長公請以時迎太夫人可之然偶一至署不數日即歸定省曰吾念汝等則知老姑之念吾吾安得久於此遽命車去六月中浣距設帨之辰歷年六十其同官吳君某有登堂之誼請余言以爲稱觴祝釐之詞余惟周詩道揚先代必言內助至於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用集景福以迓天休非偶然也蓋其德之幽靜心之專一雖蓽廬草茅而可以感動天地況乎貴顯之家其所爲者不益光且大乎太夫人之神氣方強其受福殆未艾而律以恒年不稱老之文猶將孺子慕者人既以太夫人之有令子爲榮而又以太夫人之養老姑爲盛也朂哉布君勉堅嘉績以揚光輝其勤思孝經之義毋怠焉是

爲序

楊母暹太孺人八十壽序

自昔世德之緒髦彥輩興溯其所由則中壼之佐助與先業之積累功勤而效等其在詩曰釐爾女士鄭氏云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配也又曰從以孫子鄭氏云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謂傳世也天之祓祿莫大於是然則女之有士行與士之篤行其傳世裕後何異哉即墨楊氏之賢母曰暹太孺人孝廉某君之母而編

脩其君之祖母也嫻於七誡克脩四德曹大家所謂
清閑貞靜擇辭而說盥洗鮮潔專紡績而議酒食者
殆造次不違也既歸于楊氏事君舅君姑謹衣燠寒
視食滑甘無不與君子偕族戚稱其孝焉專心正色
以祇所天閨門稱其順焉處娣妹之閒依義以篤好
崇恩以結分故舅姑矜善而夫子嘉美焉逮近中年
獨操家政端坐北堂脩明慈訓鑿具留賓延譽當代
湛母之高行也侵夜授書學成名立宋宣文君之賢
明也婦道母儀兼之而無闕允乎與士行爭光施于

孫子而先後貴達不亦宜乎歲十一月既望太孺人
設帨之辰也壽及八十賓串稱觴者冠蓋相望編脩
君請予祝釐之辭予聞太孺人年既耋矣家既貴矣
然猶濯澣不辭於身親紝綴不離於手製質明而先
盥漱以率厲于壼幃中宵而聽講誦以督課其幼穉
夫天之畀美於是也德行之厚并其精神血氣之厚
而畀之斯豈獨太孺人之追媲敬姜劬躬不懈蓋備
福之基永年之符也易不云乎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歷覽史傳所紀簪裾之盛逮見再世者希矣今太孺
人方克勤以享遐年而編脩君又克孝以受介福德
盛而令名昭于圖頌位顯而恩命渙于縑緗由是言
之楊氏之慶澤可謂源深而流遠矣是爲序

吳太君七十壽序

自昔正家之道難於雍睦而尤難於君娣之閒易著
家人之卦反對爲睽其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然則同居而志同豈不爲家人之吉昌後之徵乎
吾兄敬軒爲諸生擅名於時年三十七而未有子嫂
林太君訪于舊族女納諸簉室是爲吳太君入門以

後閨閤藹然情若親姊妹於族戚殆無閒言越歲而
舉男子是爲雍正二年進士字筍潽筍潽甫産則林
太君親提抱養育之其飲食非林太君哺不咽其啼
號非林太君拊不止族戚往來者莫知筍潽爲吳出
自是吳太君復連舉三男子林太君意益喜視諸子
均一然以筍潽幼而慧故情愛尤鍾茂是母儀殷懃
慈誨以至于有成立是豈獨林太君寬慈之德行于
門内而吳太君所以善事女君婉娩承順能得其歡
心者不待於表潛闡幽而後可知也詩二南述人倫

之始語其君之逮下有樛木之驗焉語其婦之安分
有慧星之譬焉至於江沱之咏始暌而終悔猶載之
篇章而稱美之況於志意之同始終如一者耶是則
聖朝道化之盛追邁二南而吾兄家門雍睦之美可以傳
風什而叶工歌亦有燿於在昔也笥渚將赴臨漳以
吳太君年躋七十思所以爲親榮爲親壽者余告之
曰人子有善歸之於親人子致福亦歸之於親子爲
臨漳有績業於國則
聖天子推恩以逮其所生而錫之象服斯足以爲親榮矣

有惠澤於民則躋堂稱觥者咸溯其所自若頌魯侯
而祝其壽母斯足以爲親壽矣忠孝之道相資而相
成可不勉歟余職在著作有善得書故濡筆而序之
匪唯以祝耋爲義雖抗吾言而賡續於劉杜其可也

徐母陳太孺人六十壽序

善乎劉中壘之秉彤管也八篇之目以母儀冠賢明
仁智貞順之首蓋閨壼之德有三其事舅姑婦道也
相夫子妻道也教子母道也人倫攸始則貴妻道之
順家庭統尊則重婦道之孝至於有子而能教其事
最後而劉氏先之何耶夫在室能事父母則能事舅
姑不忘父母之命則能無違夫子獨至於教子之道
父嚴而母慈故常以姑息之愛妨義方之訓是則言
德於閨壼以母儀爲難同署徐晉叔先生門緒鼎盛
棣蕚相輝吾於其賢母徵焉晉叔尊人性度高曠不
治產業日以著書賦詩自娛家事鉅細悉委之陳太
孺人夙夜綜理井然有序治家嚴整乳媪竈婢一約
以矩法至於訓導晉叔兄弟進退出入非禮不由稍
長就傅歸自塾必稽其日課而續以夜誦短檠朗照

端坐而聽之其所以辛勤責望期於樹立者義方之
訓無加焉在易家人之卦父母並稱嚴君不其信歟
雍正七年秋晉叔奉
命典試江右拔擢皆髦彥前矛多雋於春官人皆謂晉叔
能孝張子所謂育英才頓封人之錫類者也八年中
冬下浣太孺人六旬大慶季夏晉叔得請於
朝歸而稱觴其弟書年余丙午所得士也奉元兄之命請
祝耋之詞余聞禮法之家必興嚴靜之人必壽太孺
人白首相莊方以遐齡偕老而晉叔兄弟齒髮正新

約己勉躬以奉高堂之教戒則顯親揚名之道茂矣他日有以彤管圖而頌之列於母儀雖與崔韋爭耀可也是爲序

張母胡孺人壽序

昔劉向著傳繪圖握彤管以揚閨壼之懿其目首標母儀蓋婦人之德孝於尊章而敬其夫子此草茅庶賤之所與知與能也至於善教其子不姑息以爲愛則非知大義者不能況乎閨壼之懿潛而不耀故范遠稱陶士行之母湛氏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觀於其

子而其母之賢可知也吾友於滙徐君潛昭亟稱道昌化張君巨川之爲人也性至孝始年十七則能刲股以療父病年二十餘而母胡孺人病君又刲而羹以進前後療皆有效而肌膚無痛楚若有神焉相之其行誼端謹士也予曰若是者其母教善乎徐君曰母胡孺人爲其賢尊龍君繼室入門而前人之子僅遺孫在孺人撫之甚有恩張君慷慨重然諾座客常滿孺人勤中饋議酒食無失禮者十載以來孀居教子常使親善士遠匪人謹飭言行巨川奉之以無失墜其爲母教不亦善乎歲之某月孺人年躋五十巨川介徐君來謁求祝釐之詞予謂德之致福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孺人享有大年以膺繁祉其所固有也若徵歷代史例則孺人登於賢母巨川列於孝子允矣雖然孝之爲道無有限量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使巨川益懋其行有所表見則母氏之賢名益彰巨川勉之矣是爲序

曾母陳太君壽序

予讀戴記内則篇感而歎曰立教之指遠矣蓋孝經

言男子之事而未及於閨閤家人卦明正位之道而未溯於行本觀於禮則具矣夫婦人之孝舅姑比父母爲難故一家之中而有慈姑如母孝婦如女者謂之福祥之門曾君伯超偕予四子旭世壯遊京師寓予邸舍逾兩月稔其家事伯超之考曰子佐君幼而偏露田業毀於兵革賴其先妣呂孺人辛勤鞠養以成立子佐君既冠而娶陳太君母子婦姑藹然相依呂孺人既以愛子之心愛婦太君能以敬夫之義敬姑凡所謂雞鳴盥櫛以適姑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

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承以旨甘者髟歷歲月不懈益勤奄棄孝養子佐君勤求宅兆十年未得凋謝旅次伯超之兄肇球相與奔走陟降又二十年然後得之太君爰自始事念釋在茲朔望減餐默禱於神凡三十年二子勤請而不言其事後復乃知之予聞憔悴之後必有榮華感之以誠必迎之以和氣動於此而應於彼之道也太君之孝紀於彤管圖而頌之焯有光耀矣今肇球行年六十而能傚孺子慕爲老萊子之容以娛其親伯超樹立績

效敘秩司闈以榮其親前有慈姑後有孝子孫曾羅列若珣琪之柯照映庭階鬱爲將來之琁非所謂塞極而通壽臧熾昌之時乎歲之五月太君年躋八十伯超告歸予故序述家門行誼之茂原於禮經爲吉之先見以祝太君之耋且以爲賢婦能孝事其姑者之勸凡賓串之登堂稱觴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

方母仰孺人七十壽序

天下有禮之所未聞律令之所不載而動乎性情之至雖傷戕肌膚而不遑自恤者刲股之事是也其發於女子婦人者尤專且切吾於方母仰孺人有感焉孺人之爲女也刲股以療其母爲妻也刲股以療其夫爲婦也刲股以療其姑刲股而至於三有效有不效是其有命要其志之誠則一也二十有四而寡上事其姑下教其子內外稱焉孺人之於爲女爲妻爲婦爲母無遺憾矣雍正癸丑十月年躋七十其族子國賓請祝耋之詞余惟孺人專切誠篤之意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然則延年致福之方不必外求而稱觴祝耋之言亦無所煩於他引識者當以余爲知言

也

鄭母陳太君壽序

蓋聞坤貞易繫效大地之無疆壽母頌歌獲自天之純嘏誰家姆教堪同孟氏芳鄰懿此女宗直續班姑史筆北堂萱草映樛木以長春西岳蓮花共蟠桃而不老良由備柔嘉之婦德故爾極昌熾于高門恭惟鄭母陳太君通德名家潁川華胄星輝五夜爭知邑宰之賢聲重三台共識尚書之履儒風久振祖父則弓冶相承經學餘芬昆友則芝蘭並茂太君幼即端

莊長而淑慎熟嫺内則既鷄鳴盥漱之無愆練習女
儀亦箴管紉裳之必飭其于歸我鄭太翁也鏘鏘鳳
卜克配名流翺翺鸞聲早稱佳婦事庭幃以孝養脩
瀡必親接姻婭以周旋乾餱罔失機絲札札相夫子
以成家筐葉遲遲共家人而習苦閨中椎髻桓少君
遂此風規廡下齊眉梁德曜方斯妙躅矧乃恪脩閨
範寧矜新婦之賢以爲賢仰體慈顔即視高堂之愛
以爲愛篤嘗羹之情好何啻友于咏鼓瑟之風詩洵
如兄弟迨夫紫芝人遠黃鵠歌沈太君則育此鷄雛
養成鳳翮晝荻厭而成字豈憚勤劬肩熊膽以和九
方期努力仲君才推陸海學號潘江爾日方膺

才華已並龔黃他年典領名邦政績應同卓魯況乎
海上之光的皪盡是王珠階前之色璘瑞無非謝玉
太君版輿就養斑衣繞膝以承歡鶴髮含飴孫竹褰
裳而博笑茲當三夏令日適居六袠華辰露浥池荷
百歲進延齡之酒香傳雪藕千秋賡介壽之章珠履
交輝金觴四奏柳太君精神愈健坐列曾元郗夫人
視聽不衰年逾耋耄長日正舒於蕙壼恩綸佇錫于

楓宸然而雋氏母儀美行須垂于青竹陶家慈訓賢
聲乃藉于金蘭用以儷詞彰茲盛事使緗枚授簡揚
彤管之芳芬夔曠升歌奏瑤笙而諧叶則仲君可以
攄情燮景酬德春暉祗奉怡顔宜其遐福矣是爲序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題跋

大禮記注恭跋

臣等謹案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禮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在昔聖帝哲王未有不以孝治天下者也而盡倫立極篤於天性本源之地樹蒸民之範者則惟至聖能之欽惟我
皇上盡至誠之性躬大孝之德昔在藩邸晨省昏定之虔問安視膳之謹愉色婉容先意承志深得
聖祖仁皇帝歡心及
聖祖仁皇帝龍馭上賓
皇上攀號哀切毀瘠逾甚慘戚之誠臣工瞻覩皆肝腸摧裂凡大典所在永懷慎考盡制備物極詳且慤初奉
梓宮於乾清宮正寢奉移之處不忍遠離
特命奉安於
壽皇殿朝夕饋奠必

親詣行禮恭上
尊謚
廟號
特命文武廷臣集議
聖以表大成
祖以彰弘烈
仁以象至德獻議僉同
天心允愜乃
親刺指血點定
謚號册寶
親閱視于太和門哀感盡禮
景陵碑匾皆
親灑宸翰
陵名亦刺血點定以昭誠敬恭寫
御容供奉于
壽皇殿陳設凡案圖書器具朔望展謁歲時薦新凡遇祭祀之辰皆
躬親奠獻思慕思哀宛然事生之節

聖祖仁皇帝宮中服御之物皆令敬謹珍藏不忍服用撫時
追念觸緒增哀
諱偶睹而涕零言偶及而淚下孝思深至無所不用其極伏
奉
孝恭仁皇后委曲承
顏哀戚之中屢懷
慈體晨夕問視迨遘
升遐哀毀一如
先帝大事更復曲體
仁慈敬承
謙德
諮諭所及聞者感動
聖祖仁皇帝禫除祫祭
太廟之後群臣懇請即吉
皇上以帝后之禮雖殊父母之恩則一仍於養心殿素服
齋居居禫除而後致祭
奉先殿昭告成禮
身服兼喪哀慕罔間盡倫立極度越古今臣等伏睹

皇上亮陰大禮自古帝王未有能行之者當初喪之時擗
踊呼號水漿不御者累日席地寢苫不顧祁寒盛暑
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每日三上食備極哀敬
致祭之日凡樽罍粢盛躬自進獻致愛致慤儼
音容之如在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臣等歷考前史希
聞親送梓宮之事我
皇上於雍正九年三月親送
聖祖仁皇帝梓宮八月又親送
孝恭仁皇后梓宮道途之間趨承
蘆殿朝夕奠獻致敬盡哀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歷代
山陵之事大抵以山陵使主之而已嗣主不聞親臨
皇上於
梓宮大葬之日躬詣
靈域先期設祭恭閉
元宮之日感動號哭扈從臣僚莫不悲痛失聲震動山谷暨
兩次謁
陵備盡愴慕行禮既畢尚顧望
殿門不忍回蹕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居倚廬二十七

日而後
移居於養心殿元年正旦群臣再三請
升殿受賀
皇上不允至五月之朔日而後
御乾清門五日而後
御太和殿當
登極之日
聖心哀感涕泗不能自已至二年正旦
升殿受朝聞讀表之聲不勝酸楚至於

孝恭仁皇后禮除之後群臣奉觴稱
萬歲
皇上尚愴慘垂淚思慕無已此自古帝王所未能行者也
乃若三年之內雖
郊
廟
社稷之祭勉從廷議以時舉行宮禁之中齋居素服想象
音容時時灑淚歷二十四月之久
聖情肫篤懇摯始終未嘗稍懈此尤自古帝王所不能行

者也至若
臨御以來加禮舊臣
皇上必含淚垂諭曰此仰體
聖祖仁皇帝之恩數施仁政
皇上必丁寧誥告曰此繼紹
聖祖仁皇帝之志至于
天錫嘉祥人歌樂利
皇上必宣示臣民曰此
聖祖仁皇帝父道化成之所感召深仁厚澤之所留貽

皇上一舉一動無非陟降庭止之思而凡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群臣歎服以爲萬不可及而
皇上方謂哀忱之未盡展也群臣仰感以爲行之至難而
皇上方謂第盡吾所當行也無一毫矯飾之心無一毫勉
强之意至誠惻怛洋溢于言辭容貌之間而周徹于
政事治功之大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
曰大孝終身慕父母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皇上大孝允乎媲隆於虞周是以

孝陵靈芝叢生一尋
宮庭慈烏飛繞七日草木鳥獸皆感
皇上之大孝而況於人乎薦醴之辰則飄揚縞雲因山之
會則靉靆祥雲其最異者當
聖祖禫除祫祭之月日月合璧於清廟之宿五星聯珠於乾
卦之宮以數千年一覯之殊祥彰
皇上亘古莫倫之大孝孝經感應之道所謂明天察地而
通神明光四海者豈不信哉臣等忝列禁近職司記
注謹稽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以逮于雍正四年

五月
孝恭仁皇后三周年之期逐時編次名曰大禮記注凡成九
卷冀以敘述
聖德昭示久遠建人倫之標準垂萬年之憲章昔宋臣曾
鞏有言唐虞之德爲二典者推而明之豈獨其迹哉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以臣等之愚陋僅紀事迹
尚多闕遺況於
皇上孝敬純誠之心蘊於性而發於情纏綿深厚而不可
以言語文字宣者猶夫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莫能繪
畫臣等雖盡智竭慮豈足以發明萬一伏增戰汗而
已臣等謹跋

讀劉蛻禹書上

劉蛻作禹書大意以爲鯀不當配夏郊然功雖不就
猶可謂勤民勤家者則姑可以配之云爾夫父子之
道一體無二有人於此負人之債其親戚友朋代償
之無以掩其負心之迹若其子償焉則眞如己之償
之而索者無所置其喙也今鯀績用弗成負鉅責於
朝廷禹竭力而成之至於地平天成雖謂鯀之績敗

於唐而成於虞可也克蓋前人之愆以奏其效禹爲
聖人矣若鯀之自爲之而無負責焉亦可以爲聖人
矣聖人之配於郊也無憾而不知父子之一體曲爲
之說者其示亦陋矣乎

北海亭跋

史記著游俠傳艷稱其人而漢書傳贊譏之蓋其人
椎埋之雄者耳畀不足道非能有裨於國事有增於
士氣者也定興鹿太公當明季姦璫黨赫之時海内
正人胥罹其禍太公感國事之非傷士氣之[illegible]減留

其子弟爲之奔走營救所全甚多北海亭即其梗槩
之所是眞以義俠者使班氏遇此則褒揚詠歎之不
暇而何四公子罪人之云哉亭之名蓋取文舉坐上
尊中之意然文舉意廣才疎豈若太公者容不徒留
酒不徒設有深心厚誼以扶植善類比諸文舉當日
爲有光矣太公裔孫庶吉士邁祖以圖見示因題其
後云

跋文簡黄公傳後

前禮部尚書黄文簡公傳華亭王公撰其書已經奏

進藏在史館策得其藁伏而讀之公立身本末卓卓
如此古大臣風烈何以尚茲鄉里後生顧未得具聞
其詳又不知與其家傳同異公之曾孫璞園先生策
姻也歷官至陝西洮岷道副使素節清剛所至有聲
高年劭德爲邑人望允乎繩其祖武者故書以貽之
高曾規矩既有水源木本之思前輩典型實增北斗
岱山之仰并識其後云爾謹跋

跋咫亭詹公行狀奏疏

前刑部侍郎咫亭詹公行狀一篇作者姓名已闕蓋
古者惟達官而後有行狀非其子孫所自爲必託於
世之能文者以其行誼功業請謚于朝如韓退之之
爲董晉行狀李習之所云我撰兄行下于太常者是
也今年秋潘生鼎珪自故鄉來從其裔孫擕此篇及
奏疏二册以屬策鈔錄於僅存多所譌誤輙爲校訂
俾歸詹氏彫諸梨棗焉潘氏與策家皆世居安溪之
崇信竊附於公爲同里而策家與公家介佛耳山之
前後二十里而近烟火相望世爲婚媾公父子皆以
乙丑登第而先大夫成進士亦以康熙乙丑公父子

爲御史而策忝嗣先緒亦官翰林斯可異也康熙又
壬寅初冬謹識

跋咫亭詹公奏疏

前刑部侍郎咫亭詹公奏疏九篇前四篇爲御史時
所上後五篇爲僉都御史時所上也其條奏巡按事
宜一篇已闕所載者蓋都察院之覆本舊稿離爲二
又誤以其中條件十四爲目錄今爲刊正訖可繕刻
康熙又壬寅初冬謹識

跋温敬齋書

温敬齋先生書法逼肖松雪幾不可辨良由天姿秀媚而臨摹之功又專且久也字學之妙吾鄉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論者或譏其依倣太過未能變化在我卓然自成一家然古人學書皆有門戶迺由此通彼今欲踰越門戶而馳騁康莊是不識塗而妄奔走者耳到此地位談何容易予温家壻也求先生眞蹟有年寥寥不可得此本迺先生書其王父誌銘及譜系一頁蓋皆家譜中所載惜不善藏摺痕磨滅稽其年二百餘矣而墨皆精故留至于今固知當日亦自信其可傳矣康熙四十有九年秋七月謹跋

書朱貞女傳後

劉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則有行將至猶可以返請期未遠於禮何愆貞女之行比迹衛姜可謂爲其難而過乎中矣然其專壹之操誓死靡他誠止乎禮義者也至乃畢志夫家克脩婦道十有餘年之間始之以貞終之以孝其不亦愈難乎向此傳列宋恭伯姬之後貞女之行蓋兼而有之婉順於庭幃之際而堅定於死生之頃以是知尚書之家訓而貞女之好讀書通大義爲不虛矣梁村先生以古文辭名天下斯傳之作折衷春秋之義例以定其指辭與事尤相稱其必傳於後無疑者竊書其後云

書方禹功傳後

予讀方禹功傳深歎

皇朝道化之盛雖草野布衣之士以行節自勵見財而不

苟得遇色而不苟求若周南所詠中林之夫有君子之行者茲非其人歟禹功有孫曰琦予丙午典浙江試所得士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禹功之善行今紀於家傳云爾若其孫之賢且貴則人將追溯其鍾慶之由而大發其幽光孝經之義顯親揚名試念及此則束身勵志以光于前人者琦也可不勉諸

書魯仲連遺燕將書後

魯仲連於戰國號爲矯矯者如此書教燕將以降齊

是使人失忠義之心也其可乎燕將盜齊爲樗反▢無君命盡節於一城理之正也仲連二策皆失之則亦捭闔之習論而未有以高於世俗

題呂紀画

郭若虛論黃徐體異謂黃家富貴徐熙野逸荃父子並爲待詔給事禁中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翎毛骨氣尚豐滿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翎毛骨氣貴輕秀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此卷染色淺淡無艷麗之態而

翎毛骨氣亦自豐足殆酌二家之妙而得其中者歟徐與唐希陸皆有孫著名呂紀之蹟生意藹然爲画家所宗健可謂克紹門風矣

題画

画譜言書画本出一體蟲魚鳥迹之書皆画也夏鼎商彝尚及見其典型若王子敬之與陸探微皆作一筆吳道子之於張長史是即本師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画盡意在像應神全滕昌祐爲蟬蝶草蟲謂之點画唐希陸學李後主金錯刀書得一筆三過之法變而爲画顫掣三過處書法存焉三過筆與中鋒爲書法三昧點畫波磔皆用之此卷用筆無側而泯起止之迹具得書法之妙是丹青家上品信可珤也

題仙姑廟

先祖贈侍講公之誕也蓋祈於賜恩山夫人故小名曰賜官既彌月則託名於斯廟仙姑以爲子及先祖舉於鄉累上春官嘗泊舟黃河之岸舟中人皆睡熟罅漏莫之知先祖夢兩女神並列而坐呼曰賜官速醒汝舟漏矣先祖問何神其一曰我汝生母也其一

曰我汝養母也夢中見女神紅襲浮泛波上驚而寤呼燭視之則河水滲入浸淫所穿朱履在牀前已浮矣亟呼舟子移就淺處塞治之僅得濟於戲世俗所謂求嗣託名者迂濶之士勿信也庸知其果有徵而非誣耶故題之于廟俾鄉人虔於崇奉焉

記

潞河書院記

通州密近都城依日月之光耀

聖天子壽考作人大闡經術以惠教海內無遠不被而近

於咫尺戶庭之間其鄕學尤宜最先戶部侍郎儀封張公持節督鹺場公以伊洛淵原爲正道標準執卷之士咸所宗仰州之學者益蒸蒸焉庚子初冬張徵君雲亭將歸江南取道潞河坐糧廳吏部郎中布公瞻刑部郎中吳公節民勉留之爲學者師維時副使李公繼謨知州朱公英忻然同志購屋於舊城通流閘之旁以爲講肄之所堂室更新前臨清溪有下帷之地得觀水之樂萃其英髦示之模範期年之間知好古者衆矣初建時諸公捐貲至千餘金皆出自清

俸之積慮不可繼歲之二月吳公既有池州之
命與布公集漕司之胥吏運役倡而率之其家多有子弟肄業者咸樂於從命歲計得金二百餘兩稍益以清俸其於脩脯膳蔬膏火之資充然具足庶乎茲院之立可以經久夫君子之仕將欲脩職業而宣
德意固莫若養賢育材之爲大然學者之自勵與君子之勸學非爲之不息則莫能要於成是故非始之難而繼之爲難也今既謀其恒久使來者可繼師弟子之道不懈而益脩若培木於山畜鱗於澤遲之歲紀其必有干霄之材興雲之雷出乎其中焉決也然不可以後來之盛而忘始事者之用心則諸公錫類之意可謂深且遠矣吳公行有日屬予紀其事予嘗至其地而悉建事之始末故遂爲之記

泉州會館碑記

聖天子既定海外鯨波永恬市舶大通吾閩之物產群萃於吳閶風帆往來無虛月日自閶門外之南濠率皆枌榆之客衣冠濟楚比屋相望而吾郡尤盛已越二紀吾郡人思立一館以爲會聚講禮之所且以海舶

南北上下利涉以安實惟天后之庥芘其弗可以忘乃購地於南濠之南曰雁宕村而經營焉其鳩財也先各施其願力又就其貨之售直而百捐一二數年之間貲盈二萬有奇費以大充其立制也前爲大殿以祀天后大門之內爲戲臺東西翼以層樓迴廊又東爲廳又西爲關壯繆公廟大殿之後爲高樓其東構居屋其西爲園蒔種花卉樓之後爲池臨以假山編以藥欄則遊觀之區也後通清渠闢門以便舟行者丹雘之煥厥觀甚美工匠磚石之巧率郡人也肇

役丁亥迄功甲午凡八載而成又置田三十七畝四分歲入租米五十二石二斗及房業一所爲香火之資付道士許天錫守之予惟古之爲禮者將以和人敬神迓致祉福茲館之設客於是者歲時宴會樽斝言歡行李之至欣然如歸雖在三千餘里之外與故鄉之樂無異以天后之靈祈且賽者昭若響答牲醴之用鼓樂之陳不懈以虔其於和人敬神不亦懿乎夫際

聖明清晏之運居名都繁華之所旅人即次奉度無愆和氣所感神貺斯應是所謂求福不回而吾都人之善

由禮也丁酉之夏予從相國李文貞公北上嘗詣焉喜吾郡人之好義以有成故爲之記俾鐫珉以示久遠嗣音不替是在後之人其好義者之姓氏則書于他石云

閩省南郡全建天后廟碑記

吾閩諸郡泉與漳最親自東徂西則稱泉漳自西徂東則稱漳泉凡兼言者必聯茲二郡而未與他相屬故也會城南臺納建溪之流以達大海百貨通焉習於海船事者莫若兩郡人故家於是與族於是者衣冠甚盛以其情之聯而聚之盛歲時吉慶不可無行禮之所且以兩郡涉海之利實惟

天后神靈奉宣

聖朝德澤風不揚波報賽之典尤弗可闕爰卜地南臺福星鋪建立會館經始於康熙戊戌年四月告成於雍正丙午年七月中爲殿崇奉天后後爲樓則祀所謂張聖君者自大門以內兩堂三院東西肆丈貳尺南北壹拾捌丈火墻爲界其他經營尚有俟於異日四年丙午秋予奉

命典試浙江棠

賜歸舊里來往會城拜於廟者再兩郡親友請爲文以示永遠予惟茲館之設敬神和人情文胥備能敬以和要之以久必食厚福由一家推而廣之其道皆是也予嘉兩郡人之志用濡筆而爲之記俾刻石樹於大門之內焉

蔡氏家廟碑記

宗廟之制所以追遠報本親親之道也廟數多寡與

爵位升降貴貴之等也積善降祥惟德垂裕賢賢之義也有爵而家廟克立有德而世享勿替德則無以加於孝矣吾表姪蔡君載園篤於孝者也少而丁時訌亂奔走南北以求養親之資過浦城謂上流孔道謀一廛以治生時干戈未戢往來旁午人不市居君弗恤獨以誠實不欺聞於遠近求善賈者咸歸君生計稍稍具於是迎其父母與二弟至浦備盡色養兄弟相次授室而家政稟於嚴君不有私已久之貲用益充乃歸卜宅兆以厝其曾祖父母又迎致其祖父母

之柩以至於浦而葬焉仲弟之子生而失恃使內子舍已女而乳之長而擇師教之用登于賢書二弟既均與資產自袒免之親無不周卹其秀者皆得嚮於學爲邑諸生餘則咸爲之立室家謀生計今聚而居者且百人皆君之澤也於戲惟君之孝上而溯之自父母以逮於高曾故能旁而推之由朞功以曁於袒免體先人之慈愛以行其友悌者是之謂孝之篤也君有遺命曰古之人居有還徙惟其時也以吾家之竿於斯而旋反爲艱宜建祠宇以合族脩祀其側營爲家塾置義田以資脩脯膏火俾族之子弟敦詩書重本行紹續科名以張門緒吾志之而未及爲汝曹其勉之其子廷鎮廷錦奉之弗敢忘雍正六年廷鎮以營田之績褒叙於朝品從第五階爲奉直大夫贈君如其官階於禮大夫得立廟廷鎮乃立家廟於所居之北祀以君爲主者始得立廟也上逮君之祖者葬於浦之始也廟之制度不愆古禮而家塾之與一如君遺志又於禮大夫得行春秋之祭歲之二月八月卜日以奉祀嘗君之孝思克用有成詩曰君子有

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於戲君之孝德茂矣君之子又能仰邀綸命以爲君榮繼述志事用展親親之道所謂世載其德者是可紀也銘曰

蔡家于泉由莆而徙不常厥居乃集于浦惟奉直君孝德有聲哲嗣承志家廟是營奕奕興歌禮儀既具先祖是享後昆是裕裕昆伊何建塾于旁以育以訓俾材斯良允蹈天經永占上佑言培其根枝葉斯茂廟門之內麗牲有碑式念爾祖視我銘辭

左都御史管左翼稅務三公德政碑記

周禮地官司市治市之貨賄六畜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蓋物少則增其價引物自來物盛則抑其賈使民有節古昔聖王治天下所以纖悉咸理者此也

國家初定京師擇八旂耆德以司市務順治十六年始分爲兩翼設部員筆帖式以董之康熙初載則我左翼肇建於茲司稅之官率滿崴而更洪惟我

聖朝道化洋溢和氣涵濡仁育群生盡物之性政行彖息

之類以華以育蕃衍盛碩市易彌繁故課司之務倍多於舊居是官者以稱職爲難雍正六年春都察院左都御史諱三泰公來攝斯任公以公忠廉幹受

聖天子眷倚之重既兼理禮部兵部及太常寺事署鑲黃旗滿洲都統文武之材全而有之用其緒餘細大畢舉初履任則易舊蒙以正文牘葺故署以煥堂宇推誠坦懷示于群下人不忍欺趨奉教令百賓俱衷公道顯行市之商賈銜德歌咏價平事理課賦充裕崴滿報政

皇上嘉其成績有

旨再任一年公精明彌勵駕輕就熟聲業逾茂又居崴滿闔署僚吏思紀公德政垂于永久以策職操文翰能撰述大臣功烈迺爲之銘曰

翊我昌運時惟碩臣上執邦憲下司賦鈞市富千群政行兩載鐫績青珉芳名長在

浙江提督吳公海運記

康熙四十九年閩土告饑

聖祖仁皇帝特渙德音截留江浙漕糧十五萬石以賑閩南

由浙而閩惟海道之循而波濤不測難可保任非得重臣熟於海者莫能督率以往時南靖吳公郡爲浙江提督慨然曰

聖天子大沛恩澤以惠卹吾鄉而某適董水師於寧波當浙海之門戶其敢不祇承於是拜疏以聞遂集舟船計米裝舟數若干而足舟配兵若干數舟則一弁莞之凡部分悉用水軍法卜日禱海神身坐戰艦標以帥旗令曰風潮信候視吾旗所指行而行止而止毋敢違越舟行若干日風恬浪偃聯艅直遡凡十萬石之

米先後不逾三日無顆粒不至於閩者吾鄉之人大
憮曰惟
上浩蕩之恩亦惟吳公忠誠克贊斯事至于今謳頌之公
讀書有文彬彬儒者也顧臨事勇決如此深知海道
其爲提督自毎歲東南風起至西風之息命屬弁泛
於洋以搏奸宄吾鄉商舶之販於蘇州者若履坦途
無阻焉吾鄉人亦至今稱之雍正八年十月因與同
里親串話及此因記之將來編史傳者庶有采云

薰風樓記代

史稱有虞氏都蒲坂今蒲州是也歷代以來名公鉅
人繼跡不絕書今其州治屹然居秦晉之中西負潼
關北眺龍門倚太行而襟三河信天下之名都形勢
之所聚也州舊有市樓始建莫考唐節度使王重榮
破黃巢兵誓師其上因以克復名及宋眞宗幸河中
登樓視匾遂改榜薰風取舜彈琴歌南風之義命陳
堯叟爲文以紀之元末兵亂茲樓既毀間有脩舉者
誌不載其姓氏年月故莫得有所考也歲甲午余自
南汝之僉事觀察是邦至今歲戊戌五年矣荷天之
佑雨暘時若州以無事乃延　告之曰
茲樓爲一州名勝瀳久不葺將鞠爲茂草諸君得無
意乎咸欣然曰唯命余爲捐俸六百倡首州之僚屬
紳士咸出財貲恐後於是鳩群材庀衆工命教諭馬
五梅所千總袁可譽董其事經始於孟夏落成於已
亥之十月樓三層高十丈週二十五丈有奇上下山
川瞰臨風雨磚瓦木石皆含壯麗仍題其額曰古薰
風樓所以存古先之名勝而起邦人之思也夫事苟
有關於世教則君子盡心焉余欲州人念帝舜之舊

都則思型仁講讓以追唐虞之俗念宋眞宗陳堯叟
之所游歷則思古帝王大臣之風烈而砥礪於節義
念名公鉅人之輩出則思脩身敏行以繼踵其徽音
此則余新斯樓之意也諸君勉之哉余於是冬移節
粤西將與諸父老別矣因爲紀其興事始末之由與
董是役者之勤勞俾後之人有所考云

臨漳縣學重建明倫堂碑記代

雍正六年冬十月予來涖臨漳既恭拜
聖廟顧瞻明倫堂則坦然平土詢謀諸生僉言前政劉公

樸木石灰瓦之用已具改官祥符未及興造天時事其將有待余固欣然願之遂與邑紳士議工役之資經始於七年二月越數月工既訖予偕紳士往觀厥成乃進諸生而告之曰爾諸生遭際盛時可不謂厚幸乎

聖天子嘉意人材廣厲學宮

特諭撫軍督學之臣選於庠校有居家孝友品行端方者得以上薦

聖天子廷覽而論定之又

諭內外臣僚咸舉所知諸生之有猷有爲有守者並得以上薦

聖天子廷覽而論定之紆組曳紱者接踵相望是諸生進身之階自科目之外而廣焉信千載一時之嘉會也夫上以是求下必以是應國家所懸格而搜羅者忠孝之上也諸生登斯堂也知五倫之道忠孝爲大以是爲學謂之實學以是爲行謂之實行倫明於上民親于下風俗既茂美矣而濟濟乎英髦出其中則官茲土者於化民育才之職庶幾無負此予與劉公後先汲汲之意也劉公諱湘三韓人

中頂進香記

碧霞元君著靈於東岱自畿南北及山左山右暨中州之人莫不崇信負瓣香而趨者道路相屬又各立廟以爲之行宮就近而朝禮焉京師有五頂皆是也而中頂香火最盛宣武門內有橋曰乾石此坊之人每歲具威儀先集于普濟宮以進香于中頂自始迄茲歷載五十以其久而能虔衆耆老議立石于中頂以誌不忘爰來乞辭余惟神道設教可以佐助政化

所未及書不云乎惠迪吉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每見道路進香者其潔齋恭謹無敢以一毫塵雜之念寓於胸臆蓋純然善士也苟持之無怠時時有若元君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自然志於仁而無惡其克致多福若圭璋之合取攜之易非神有以私之而已之所自求也遂書之俾鐫諸珉焉

近道齋文集卷之四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傳

李文貞公傳

公諱光地字晉卿安溪人祖先春以義俠聞遠近父兆慶爲邑諸生當明季廢棄正學時獨篤好程朱之書公幼而敏悟嗜學父授以五經性理勤誦精思至年十七八時已卓然有前脩之志言動造次必於儒者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選館試詔令爲第一授

庶吉士除編脩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告歸省覲越歲耿精忠以福州叛鄭經竊踞泉漳公逃遯深山匿跡自完未幾耿鄭交攻乃密草奏備陳平閩機宜褁蠟爲丸謀諸李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紿出杉關夏澤亟走京師投內閣學士富公鴻基家因大學士以奏

聖祖皇帝手自削蠟出疏讀再三動容稱歎康親王南征有

旨命訪求蹤跡保護其家屬至京康熙十六年泉州平起升侍讀學士將赴闕丁外艱時同安人蔡寅僞稱故明遺裔褁白巾號白頭賊衆至萬餘圍安溪縣者再公簡糾鄉里得精銳三四百人賊窺伺其鄉乘高欲下使弟光垤率百餘人扼於險要卒不得逞檄諸鄉絕其貲糧應時潰散十七年鄭經使其將劉國軒圍泉州屬邑皆不守斷江東萬安兩橋以遏救兵公遣人從閒道走福州漳州請師以鄉兵迎導於是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道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道永春並時而至國軒倉惶解圍走屬邑皆復事聞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服闋入都不待缺補官頻掌

召對奏言鄭經死子穉部下爭權專殺人思內向乘今時勢征之必克因力薦施公琅可任以專征

聖祖從其言果平臺灣置郡縣焉旋乞奉母歸里居三年入爲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復以省覲歸假滿赴原任改通政使升兵部侍郎

命視學畿輔內艱解任守制服闋申前

命補工部侍郎士能諷二經以上及古文百篇者加意獎拔由是翕然嚮於古學科試未竣改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屬吏咸知自勵南院子牙北開柳岔皆親奉

聖祖指授潯甚人為患寬墾耕馬㕍首以業穹

黎理紅剝船地歸之民案不留牘獄無滯冤升吏部

尚書仍留本任四十四年拜內閣大學士眷倚彌殷

旬日間必蒙

召對密諭移時公性敬慎雖其子弟弗得聞故其謀猷入告

罕有傳者其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登進俊良為

先休休有容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辛未己丑為會試

總裁得人為多為巡撫所薦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

麾者無慮數十人或以清脩績學在草澤山林而乘

時進用者前後相望公未嘗言所自其人莫知也自

通籍後德望巍然前輩老宿多與為忘年之交加以

虛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於顧寧人問曆算於梅

定九皆略盡其要手不停披洛閩遺書至丹墨數徧

喜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言之合即幡然改

已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少以道義

自任有嚴毅不可犯之色及其晚年睟然溫以和所

謂讀書變化氣質之效也最邃於易用心五十年及

奉

命脩周易折中圖書象數之源恭蒙

聖祖親傳奧秘彌以深造前後奉

命脩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俱行海內所著有周易通論觀彖

大指若中庸章段餘論及洪範說三篇皆心得之妙

先儒復起不易其言又有大學古本說論孟劄記詩

所惟尚書春秋未成書他著述甚富並奉

旨進呈藏於內殿論其所至蓋真許有不遠無論蔡林張陳

矣雅性恬澹明於止足之分而於訌亂中以孤忠大

節上結

主知兼有贊平臺灣之勳

聖祖睠念不忘丐歸常懸缺以待不敢言遂初心在政府十

四年寵待之禮皆殊恩異數自古人臣未之有也齒

踰懸車乃以精力衰邁屢經奏請僅

子假二年未滿期趣還

朝至京陳懇尤切五十七年夏方荷

命旨疏藁已定未及上會舊疾發薨于位年七十有七遺疏

聞

聖祖震悼賜金千兩遣皇子臨奠茶酒工部尚書徐公元夢

內廷翰林魏公廷珍監護喪事給全葬與祭謚文貞其歸櫬也復遣皇子臨送行人護至家

今上登極加贈太子太傅

張混溪先生傳

張混溪先生諱挹字貫虛江南桐城人也桐城張氏爲海内甲族先相國文端公之祖即先生高祖也祖其博學嗜古而能文食餼於庠早卒父棐世其家學生三子先生其仲九歲而孤雖幼稚已能自脩飭動遵禮教器度如成人姿性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篤志覃心無間寒暑年十三制藝已蔚然有章試郡邑輒居前矛十八授徒養母益自力於學學日進鄉里先輩皆折節爲忘年友後進爭執卷受業文端公篤愛之命少詹隨齋公與今相國少保公切磋講究以文高屢試不售遂詣國學國子先生胥相歎異然棘闈輒見擯乙丑應五經選幾得竟失之既九試南北不售豁然知窮達有命不復就舉識者皆曰此君積學未遇天將報之必在其子孫矣天性孝友朝夕奉母視膳問衣備極誠敬居喪哀毀得瘵疾年餘始痊伯

兄　飲食醫藥皆手　季弟雖贅於外家日相過從鰥居後仍同居一室識者又以此卜其家之必昌也卒時年七十有二有子三人長名若涵雍正癸卯恩科

欽取進士爲庶吉士封先生如其官今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次名棟早卒季名機己酉順天舉人先生旣罷鄉試專力於詩古文常以春秋佳日偕老友遨嬉於山水勝處以發其胷襟如是者二十餘年所著有龍眠草堂諸集二十六卷古文及四書五經解二十二卷未行世

論曰天之道豈不可信哉以混溪先生之純德苦學知已不逢終蹭場屋於時咸歎其淹屈然乃再世而振貴之綸綍寵以章服此與身膺榮名者何異於戲讀書勵行之士可以興矣

施襄壯公家傳

公諱琅字尊侯一字琢公晉江人也曾祖祖父俱如公勳階官爵追贈父諱大宣生三子公其仲也將誕母洪太夫人夢天神以鼓樂迎寶鏡授之寤而生公

姿宇駿異里有定光菴幼時從伯姊入菴賽神彷彿
見旁泥塑神隨之拜起由是自負稍長識度湛厚膂
力絶人見明季所在多竊發遂學萬人敵精曉五花
陣法以居濱海尤善於水師海洋中風雲氣候講之
甚悉初從戎伍討山寇頻有功授游擊唐王之建號
福州以爲左衝鋒嘗從大學士黄公道周出仙霞關
以策干黄公奇之而不能用知事不可爲遂謝黄公
去明亡鄭芝龍子成功竊用永曆年號逋逃島上邀
公入海用爲左先鋒弟顯爲援勦左鎮公威名日盛

鄭氏麾下皆歸仰成功寖生猜忌久益甚會有標弁
犯法當死逃之成功所爲親校意揚揚無所憚公不
能忍執而誅之成功大怒期滅公家覊贈公及弟顯
禁公舟中贈公潛使人謂公曰子胥弁命終無益也
速自爲計公紿守者脫身走抵其故將諸故將感義
一心并力脫公於難乘輕舟歸命
本朝家皆遇害成功後悔之常歎息曰楚國之患其在
子胥矣順治十三年成功從海道圍福州定遠大將
軍知公勇畧遣領兵往救公曰賊聞吾至當自退走

無事於戰也揚旗鳴鼓循海邊北上至閩安賊果解
圍先遁以功爲同安副將同安與廈門切近屢擒其
驍將降萬餘人升總兵官康熙元年授水師提督寇
陳金廈可取狀鼓厲將士乘輕艦直搗其島俱克之
僞帥逃歸臺灣降萬八千人策功授右都督掛靖海
將軍印其年成功死子經襲僞藩名號公屢啓陳征
臺灣之計有
旨名至京師面詢方畧先是提督馬得功泛海東征遭風
覆沒北方將帥不習舟楫行兵者多失利廷議懲於

既往僉謂臺灣懸絶海外鹿耳天險可撫而決不可
征於是徹水師提督以公爲内大臣封伯爵奉朝請
時康熙七年也逮十三年耿精忠叛鄭經乘勢竊兩
島踞泉漳諸郡十六年復諸郡十九年收兩島鄭經
復遁歸臺灣二十年三逆胥定宇内廓清獨臺灣時
出沒爲閩南患時安溪李文貞公先地方爲内閣學
士奏言臺灣未平閩南夜不安寢不可以鱗介衣裳
之論爲比近鄭經死僞總制陳永華爲臺灣所信者
亦死經子克塽幼諸將軍權不相能果於殺戮兵民

上曰爾言是朕計決矣然孰可將者李公對曰必閩人熟
習海中事而有智算威望者惟内大臣施琅可若任
以專征臣保其功必成
上可其奏
召公問大計公奏言鄭氏擾亂東南歷四世盈五紀罪惡
已稔數窮理極今日事勢征之必克在
皇上天畀獨斷假臣專征之權軍機遲速得以自主必當
掃除逋孽紓

九重南顧憂
上意盍決復授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其年十月至軍簡
兵士整舟楫泊平海衛衛故有井久廢涸公拜禱甘
泉立沸命之曰師泉治軍歲餘舟楫完堅兵士練習
二十二年定期東征以六月興師大書將弁姓名揭
于桅竿以別功辜由銅山乘南風進發泊于八罩灣
八罩之水溢數尺舟艦安穩賊帥劉國軒守澎湖據
險要爲壁壘凡緣岸可登處築短墻置腰銃環二十
餘里爲固守計公筮日進討以十有六日丁亥選前
鋒署遊擊藍理等舟七隻直入賊艅奮呼力戰會南
潮發爲疾流所壓賊舟四合公親駕帥艦衝其圍總
兵官吳英繼之殺賊將大小七十賊兵二千餘會日
暮泊西嶼戊子復歸八罩申軍令明賞罰己丑取虎
井桶盤嶼庚寅駕小舟詳度形勢癸巳督師大舉重
申軍令誓于衆曰今日之行期在必勝分布戰艦用
五十隻從東指雞籠山爲奇兵五十隻從西指牛心
灣爲疑兵以分賊勢五十六隻分爲八股股七隻分
三疊公居中爲一股左四右三八十隻爲後援分布

有序鼓螺交響賊每舟用紅衣大炮一重至四五千
斤鹿銃二百悉衆來拒總兵官林賢率先陷陣八股
齊進東西兩路繼至夾攻海洋中炮火交加響震如
雷子落如雨氣蒸如雲我師踴躍用命呼聲撼波濤
用火桶火礶飛擲賊舟自辰如申焚賊舟百餘殺其
將三百餘兵萬二千有奇賊精銳悉殲舟楫殆盡劉
國軒乘小舟遁歸臺灣海洋占候之法雲合而風生
雷鳴而風息將戰時黑雲作起狂飈將作劉國軒命
開筵以賀忽聞殷雷震動驚愕變色推翻筵俎失聲

歎詫曰天之所助不可敵也今敗矣公既報捷疏乃
安撫澎湖居民所獲賊卒飢者給貲糧病者畀醫藥
曰皆吾人也不願充伍者悉放歸以示寬大有請遂
擣臺灣者公曰此時風信亦未利且俟之國軒既逃
歸鄭克塽童騃其餘將帥震讋無措兵民解體顒首
內向遂遣使乞降公爲疏請乃於八月統大兵至臺
灣入鹿耳門潮驟漲四尺餘大小舟聯綜而進鄭克
塽〻其屬迎於水次人謂鄭氏公深仇也將快意焉
公曰義不共戴寧忍忘之顧絕島新附一有誅殘恐

上下疑阻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爲國家事
重不敢顧私也宣布
朝廷德意令其主臣束裝待命綏輯兵民市肆不改耕耘
如故疏報至京適值中秋
上覽奏大悅即解所御龍袍御製詩章敘述功勳並馳以
賜加授靖海將軍靖海侯世襲罔替公將出師時李
文貞公請假旋里雨甚趨城外旅店公造焉李公曰
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
公曰此庸夫之論也夫北風猛急夜則更甚今往攻

澎湖未能一戰克也附近島嶼皆爲賊踞泊舟之所
距賊稍遠中途暴風忽起入夜不休大洋之中不可
拋碇各舟從風星散非二三日不能集也惟夏至前
後二十餘日風微浪静夜可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
日舉之必矣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
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國軒者爲
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臺灣必以兵
取今聞國軒爲守然非吾敵也或死或敗則力竭膽
喪臺灣可不戰而下李公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

信之深也李公曰夫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利向
背較將之智勇公兼之矣能無平乎至是悉如所料
蓋當其初督水師時前後兩疏備陳討賊機宜越十
餘年其言無一不售胸有成算不自茲日始也臺灣
既降
遣大臣至閩與督撫及公議棄留之計公上疏言此地
北通吳會南接粵嶠乃東南之保障明天啟間鄭芝
龍以爲巢穴後爲紅毛互市之所聯絡土番招納內
地奸民漸作邊患順治十八年爲鄭成功所攻破盤

踞其地糾集亡命招誘番人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
子及孫積六十餘年無時不仰厪
睿慮臣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腴物產利溥耕桑並盛魚
鹽充足滿山茂樹遍處脩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一
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今納
土歸命既入版圖善後之計尤宜周詳若棄爲荒陬
置之度外則今人居稠密四民樂生安土重徙失業
流離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人使渡載不盡則深
山窮谷竊伏潛匿者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内地

奸民急而走險糾黨爲祟剽掠濱海勢所必至又紅
毛原爲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乘隙以圖一爲所有彼
性桀黠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精壯堅大海外
所不敵既得此千餘里之膏腴必合黨夥竊窺邊場
迫近門廷沿海諸省斷難晏然如僅守澎湖而棄臺
灣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近界臺灣遠距金
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聲靈遠播日月所照莫不臣服以斯方拓
之土奚難設守以爲東南數省之藩籬今海氛既靖

内地溢設之兵可以陸續汰減即以此分防臺灣澎
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路叅將
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一
萬之兵足以固守初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官員
定以二三年轉陞内地無令久任又此地初闢正賦
雜餉宜在蠲豁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無庸盡資内
地之轉輸也臣仰荷高厚知而不言至於後來萬或
滋蔓難圖緘默之罪安所自逭竊以爲棄之必釀成
後禍留之則永固邊圉疏奏適契

上意遂屏群議悉從公言置郡縣焉時議欲徙投誠者移
駐他省公疏言從前移駐投誠者慮有反側也自康
熙十三年以後槩免遷徙今海外沾化人心已安莫
面傾誠不若就本省安插尤見
皇上推心置腹使各遂其生之厚恩也又疏言鄭氏僭稱
一國重科其民今既爲
天朝赤子宜沛格外之澤減其舊額使海外諸國慕義引
領皆奉
旨報可自順治十八年徙瀕海居民入内地鄭氏無所刼

掠勢大窘然黎庶棄業蕩析離居至是盡歸故土井
里相望禾麻魚蟹之出有倍於前閩南土狹人稠從
昔以來多以販洋為生一舶之利待以舉火者不可
勝數鄭氏為閩患久海禁嚴切至是設關通商風檣
所指凡數十國遠者踰萬里百貨流通又泉漳戶口
蕃滋田疇所出雖豐歲不供臺灣墾闢日廣稻穀叢
生地多霧露不憂旱熯歲歲大稔內地大資其益所
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與二十七年入覲京師
上命宗室額駙侍衛禮部諸大臣設供帳三迎迓次

陛見暢春園復
召對乾清宮
溫旨慰勞問地方事甚悉三十二年復入覲時七十有三
上顧其步履稍艱
命侍臣持掖拜起
賜坐奏對因懇年力衰邁不任海疆重寄願乞身依闕下
上溫諭再三謂朕用卿之心不在手足更二十年當如所
請公拜命回任
上他日謂侍臣曰如施琅者立如此奇勳必令永秉節戉

榮華以終其身也公愛文敬士值寰瀛清泰偕梓安
樂老成鎮靜坐以無事日啟鈴閣招致同里士大夫
敦組陳尊選伶徵歌相與歡詠台平如是者十有四
年三十五年三月以疾薨于位遺疏奏
上為震悼詔贈太子少傅賜謚襄壯給金葬加祭二次有
廟在廈門禱者輒應其英靈不泯也公為將紀律嚴
明所到之處雞犬無驚熟習海務閩人精於水師者
無出其右經其指授者皆赫然有聲所用部曲家將
及為帥艦舵工水手自立績效擁旌旄者前後相屬

若渾馬之奔走於汾陽也有子八人次世綸漕運總
督六世驃水師提督八世范襲侯爵
贊曰先師李文貞公嘗言鄭芝龍之朝京師過龍虎
山有異人馬為決未來事語甚隱意若跨土稱孤者
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
龍種者芝龍子孫也有命帝廷前定之矣余從李公
最久凡傳中所紀有與其家舊傳相出入者皆聞之
於李公李公嘗值公於禮部侍郎富鴻基公所從容
竟日因論曩日江南兵事公雄畧奇氣發越於詞辯

之表李公所由知公而信之深也李公博聞善記其
言往事有徵蓋其家子姓有不及知者故具述焉

施潯江先生家傳

公諱世綸字文賢一字潯江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
水師提督贈太子少傅諡襄壯公諱琅之仲子也襄
壯公奮自戎行豪氣冠代而敦尚詩書禮敬士大夫
鄉之名宿招延蒲坐竟日周旋至於老而益篤故諸
子皆脩雅好文而公尤質性湛靜耽味墳籍博覧古
名臣事跡卓然思有樹立不以世俗嗜好攖其情以

廕爲江南泰州知州殫心職業日夜凭几案事躬文
書習勞苦不自休息衆事畢舉小大胥中程度州城
圮於水議脩之而鉄於材公度其廢址有材若干殆
備費省而功速康熙二十七年下河七州縣淹溢兩
大臣銜
命經理從而往者數十輩僕從充塞街衢毋敢譁於道者
援剿兵過境主者不善于戢歷泰州則行列肅然其
威名爲人所畏憚如此二十八年春
鑾輅南巡詢采風聲以公爲廉能之最擢揚州府知府會

升太僕寺卿以公累去官未兩月復爲順天府尹時
五城司坊官多擅理詞訟奸徒包攬事例乾沒不貲
又客商貨物巧設專名牙行要其必入百物騶騰貴
游子弟競酒食羅妖冶敗行耗家公條請嚴禁以清
輦下風尚疏上悉得請且
命公稽察公風裁素著令行禁止至有別省冤狀多投牒
乞判比公爲包孝肅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府
尹事未幾爲户部侍郎轉倉場總督公明察周愼雖
積歲部胥善爲蠧者莫之敢欺錢局工匠餘稟無中

飽者京通倉積弊漸除自此爲監督者多以贏羨受
獎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未出都會漕運總督鉄
上以公著績倉場熟於漕務改授其任公至則飭躬率下
不懈于位運艘至淮竟日坐盤糧廳察視遵奉
訓旨寬嚴適中糧額悉充而旗丁不病過淮既畢櫂舟而
北端坐舟中占風候順逆測水勢淺深度其赴當至
某所大較不差時刻有不如所算即知某所宿留故
六七年間運艘往還率無愆期五十九年秋陝西旱

飢議輓河南穀往濟之
上命公往視古黄河渾道且察陝西積貯公尋歷三門惟
人門可通舟楫爲圖以獻西安鳳翔兩郡倉貯缺最
甚劾其守令他郡縣聞風悚懼旋有
旨大發倉庫賑陝西廷議以陝西郡縣分三路遣大臣三
人往董之
上以公在陝必能任其事毋煩更遣大臣第以部曹十二
人往惟公所使公慮事精密每路四分之爲十二選
郡縣能吏十二人與偕戒曰窮山荒谷無不歷也故

宣布
皇澤纖悉周徧焉其夏既雨禾黍大茂
上始命公歸淮安陝西耆幼攀送道路相屬出關之日車
馬行裝如始入時不增於昔甫至署即督運至通州
適黄河決滎澤北岸東貫張秋横流奔猛
命吏部尚書遂寧張公偕公往視自青縣復櫂而南至張
秋則造浮橋以利牽挽用濟回艘日夕河干未嘗須
臾休殫心力交瘁公素羸弱自是得疾日就衰困然
猶治簿牘不輟有勸公暫息養疾者公曰治病貴安
心一日事閣則吾心怦怦然乃增吾劇雖暫息何益
耶久之益不支遂具疏乞休
上慰留之且
命公子廷祥自熱河馳驛省視竟不起遺疏至
上謂公清慎自持勤勞素著深爲憫惻
賜全葬與祭備榮哀之禮焉公少嗜學公事之餘不交賓
客下帷披諷勤篤逾於素士夜燃短檠常逾夜分待
者皆假寐而公危坐不倦書籍滿家搜討殆遍其所
作詩文皆意理清淳善於聽斷不以威刑巧智反覆

從容使各伸其辭說推事理察物情鑑貌觀色必得
其狀雖正偽萬變發奸摘伏莫之能遁也始仕州郡
聽察如此及爲大吏乃以平恕臨人得大臣體立身
至潔而未嘗責人必如己數十年來屬吏登白簡者
僅一人其於公事無大小難易罔不盡心故鮮所差
誤癯然其貌飲啖不過數甌遇煩勞時或竟日不食
亦不他索不聽音樂不飾衣服不問家人生産蕭然
世味之外無所繫戀蓋其性然也卒時年六十四論
者惜之

贊曰

聖天子眷念勳臣恩禮周渥逮及於苗裔凡勳閥子姓有文武才用者咸樹之喬木世載其寵建牙秉鉞後先相望至於厲節立業光耀門緒如公殆未一二覯也迹其孤介絕物不顧流俗之所忌而遭際

聖明深知而篤信之用以完名終始每遇大僚鈌命廷臣推舉有居官如施世綸者時咸以公爲人臣之標準嗚呼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公其庶矣乎

施勇果公家傳

公諱世驃字文秉一字怡園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水師提督贈太子少傅襄壯公諱琅第六子襄壯公久歷滄波周知海中諸島嶼形勢又善占視風雲氣候計算不差時刻閩中習水軍者稱爲第一嘗爲其舵工水手者皆將帥材也公幼而沈靖有大志年十五六時襄壯公征澎湖練舟師公侍舟中盡以其法傳授耳聞目覩備得款要澎湖之戰即能輕艦直前衝冒烟火血鬥不休觀者感歎曰眞將種也策勳授左都督始仕爲濟南城守參將以家傳陣法治軍襄壯公朝覲過濟南公率部伍列於道左襄壯公熟視笑曰果得吾法矣康熙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公請從軍過北斗之下涉瀚海隨大將軍逐北至四十三臺乃回師會丁襄壯公及嫡母王太夫人憂乞假回閩襄事未幾升臨清副將在任三載遂爲定海總兵官時海氛之靖已二十年戰艦閑泊於海濱將士安坐無事公曰太平不忘備豫古之制也況此地爲浙海北門大洋中保無竄伏耶乃親帥舟兵至沈家門以水操法先用小舟親教之進

退攻擊之方然後用大舟至外洋分行而進鳴鼓吹螺以旗色爲號令砲聲爲威武將士皆習熟勇敢越數歲果有海賊江崙剽於洋公曰此積年巨盜非我親往不可得遂揚帆而出遇之北洋賊死命拒戰自晨至暮家將奮力持火叉一躍而過衆軍畢登斬江崙於舟中擒其徒黨無遺又遣施大英乘商船以餌賊賊追至則旗揭鼓鳴賊驚愕失錯盡舉而俘之自此賊兵莫敢犯其界

[illegible]出有賊舟
出沒公曰江浙鄰也不可以疆界為辭復遣施大英
往殲其魁黨焚其舟而返丁生母張太夫人憂請終
制有
旨以海疆重地慰留焉旋升廣東提督先是南澳守備潘成
龍追賊被害公至則廣張邏緝果獲二賊於潮陽訊
之具服因得其黨輩姓名居址掩捕之無漏網時海
豐亦獲兩盜所供扳悉以行第綽號捕捉風影株累
平人公移文告督撫曰正盜已得矣此誣也盡釋之

粵之山海俱為盜藪曲江英德以剽掠聞公親率騎
步巡察山洞時總督趙公弘燦方遣參將李世邦捕
賊於英德賊據巖力拒公訪其出入徑路遣遊擊徐
進才從後躡之賊進退倉惶殲於陣搜於山靖其根
株爵人以寧福建水師提督威畧將軍吳公英卒公
曰此先將軍樹勳故地也
上以我名將子必將用我令家人戒裝以俟
命下果然公至閩則先約飭子弟僮僕毋凌犯枌梓躬領
五營兵船出港外以襄壯公陣法練之乃簡精銳汰

羸弱以家貲增馬槍一千鍪鎧三千艨艟旗幟為之
改色廈門及澎湖臺灣戰船奏定各編字號隊伍不
襍號令分明於廈門濱海要地增築炮臺造營房措
置周密時海禁方嚴公請前去之人得附回舟及番
船以返獲歸者數千人康熙六十年夏知臺灣有虐
政閭里胥怨無賴者乘間大譁擁朱一貴妄稱遺裔
以惑衆潮人杜君英亦率潮之奸人以倡亂勢驟張
遂據府城建僞號公聞報曰澎湖為臺灣門戶吾當
往扼其吭俟諸軍集而進乃謂家人曰今日無以家

為也盡出其家財以賞士且開名募之科凡無賴敢
死者善沒水者能攀崖緣壁為竊者皆厚貲鈞致之
公始至自造哨船二十隻及是皆以配軍士器械督
具閩總督覺羅公滿保將至廈公曰重地有託吾可
以行矣乃告於襄壯公廟曰臺灣公所定
子命兒繼世為帥今不速平生負國恩死無以見先人於
地下虧忠與孝隕其家聲惟公英靈尚默相之禡牙
祭海遂載旆東指抵澎湖登岸營新城下散糧以食
澎人每日遣小舟四出哨邏獲一舟有陷賊把總吳

良賊將劉好舜逃歸且願以齎檄招賊自效公曰來而求往必覘者也醉之酒誘其言果覘者也械而致諸厦嗣知上淡水守備陳策尚據一隅孤軍自守亟遣遊擊張駛往助爲聲勢乃蒐軍實練士卒上疏告師期命洪選洪就駕小舟先發樹青白兩旗于南北港以爲標識命守備林亮等爲左先鋒遊擊林秀等爲右先鋒俱以勁兵相續而進公自將當其中申軍令毋犯民間一草木毋阻降者帆檣蔽海而東風微浪偃六月丙午抵鹿耳外洋賊屯聚炮臺據險立邁

篠列炮拒守小舟先至南北港兩旗既竪左右先鋒競進南灣總兵官藍廷珍繼之炮聲震海公登敵樓伐鼓趣戰炮中其火藥桶火大發賊遂遁時海水驟漲八尺餘大小船越沙綫並帆而入乘勝長驅奪安平鎮焚賊舟數十遂遣兵扼鯤身公總大軍泊港內丁未賊衆四千犯安平林秀等勒兵二鯤身擊之公駕小舟率諸將傍岸橫擊賊大敗鯤身者海沙也不可鑿井甘泉忽湧軍中以濟己酉賊八千復犯安平參將王萬化距於四鯤身擊却之庚戌遣林亮等由

西港仔進辛亥藍廷珍暨王萬化繼之遣遊擊朱文謝希賢等由鹽埕大井頭諸路進遣林秀及功加左都督林崇由七鯤身衝瀨口並指府城公自帥大軍吹螺響炮山鳴海湧兵士奮勇登岸水陸交攻賊大潰遂復府城朱一貴遁走西港仔諸路之兵破賊五千于蔴厝甲會軍城下駐營北教場安撫居人拜疏告捷先是總督牽於群議定三路進兵之計公曰吾思之熟矣南路之打狗在臺灣正南此時南風正盛不可泊也北路之清風隙離府百有餘里輓餉爲艱

賊之大衆盡在中路度其嘯聚烏合之衆非官軍敵也直擣鹿耳門破之必矣成功且速果七日而奏捷云遣林秀等追朱一貴衆尚數千力戰敗之一貴逃匿荒野遣王萬化等平定南路復鳳山遣朱文復諸羅通北淡水之路時諸將窮追朱一貴公曰兵草之後人情未定大軍所至村落驚惶計其釜底游魂重賞購募必有縛而至者使民安衽席而罪魁斯得不亦善乎未幾賊黨楊旭果縶朱一貴張阿山翁飛虎王玉全以獻諸賊渠次第就擒再疏告全郡悉平時

舊弁多殉難營伍空闕乃分遣行間諸將署各營事分兵布置汛守宣播
廷德意蠲除弊政臺人歌舞相慶前後兩疏上
大悅命從優議敘賜黃帶東珠帽五爪龍袍四團龍外套均異數也馳疏者二人俱授把總銀各五十兩公自行師以來日夜籌畫未嘗一夕安寢八月甲戌夜鼓二暴雨猛風揭屋飛幕至於海中之舟悉飄上岸公徹夜立風雨中以鎮軍心不恤泥濘跪拜爲兵民請命黎明風雨乃止自是得疾頭痛不可忍兵民奔

走禱祈靡神不告皆願減己算以延公年病源已深九月癸卯薨小大哀號如失慈父遺疏聞
皇祖爲之震悼卹典從厚贈太子少保敘功疏上恭遇
皇上纘登大寶賜謚勇果給全葬與祭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公和易謙雅愛敬士大夫竟日鈐閣緩帶從容治軍事之外即席觴咏丰度悠然及乎東征之日倚鞬械備糗糧不動聲息而軍需畢具臨陣安閑謀定而後動故舉出萬全有古名將之風格焉
贊曰自古勳臣之子世濟其美若李西平曹武惠尚矣然揆後嗣之績業猶未匹先人也公紹襄壯公提督水師皆力戰於鯨波之中綏靖絕島襄壯公克澎湖而臺灣自服公據澎湖以攻復臺灣難易之勢均也襄壯公平海衛水湧於廢井公亦鯢身泉沸於積沙襄壯公之攻澎湖潮漲多四尺公之入鹿耳亦潮漲八尺餘皆自六月十有六日至二十有二日七日而功成而癸亥辛丑兩歲六月皆有閏相去四十年間天時人事若合符節烏虖異哉繼厥家聲相映於雲臺麟閣之上無媿色矣

弟兆弘君傳

君諱孝宗字長美一字兆弘先世自吾南院分居海澄之青浦至父晉如君以海氛避地吾邑安溪毋鄭孺人僅生君一人臺灣既平徙居同安再徙厦門年甫冠失怙遂棄舉子業從陶朱之術行己以忠實爲本不苟然諾鄉里皆信重久之外島遠夷咸聞君名以百貨相通者爭投託於君由是家計漸起其事毋孝年五十而慕不衰青浦祖祠毀於海寇時倡率族衆重新堂構春秋之祭行焉幼而善病寄養於謝從

後君往訪求其遺魄歸葬且以時祀之母舅無子君爲擇承祧者資其婚娶以至成立青浦與𠩄雖隔而舟楫近便族中往來者無虛日君欵接不倦與人交皆有終始周人之急無吝其敦本厚舊樂義好施遠近稱爲長者有司察其行誼延爲鄉飲賓邑人咸謂君克稱斯舉年五十有九卒子八人皆謹厚不忝其家聲

論曰昔蔡中郎云爲人作碑銘惟郭有道碑無媿色然中郎致美於前哲予紀實於亢宗予於君厚愛而

深知之故簡而不蔓樸而無華要之詞不虛設而事皆有徵雖才謝古人其志一也予於兹傳亦自謂無媿色云

孝婦李孺人王氏傳

孝婦李孺人者武定翰林院庶吉士丹書先生之正室也系王氏父篤慶進士工部主事母李宜人孺人生而端默寡言笑姿性明慧數歲工部授以毛詩輒成誦遂及內則女誡諸篇爲講說大意肅然聽受八歲而孤哀慕切至殆過於成人母宜人賢有節行誨之壼範時王氏世緒中微宜人秉操守禮以持門戶而孺人能左右克孝慰其孀㷀故方在閨閣族戚閭咸知王氏有賢女矣年十六歸于李氏君舅封公先祖國文襄公介弟也行誼方整行己型家繼姑劉太君性格嚴峻動有軌則稍不如指撝者譴讓無所寬假家人輩率惴慄畏咎獨孺人嫺於禮法習而安焉奉其規條靡有失墜其未經禀承而行者斟酌適中協於事理太君亦無以易之用是得其歡心愛敬兼逮無幾微忤於辭色太君晚歲嬰痼疾孺人晨昏溫

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迨於展轉牀褥歲月滋深動息須人雖婢獲中號爲忠謹者氣衰力殫不能無怠倦惟孺人躬自執勞至竟日終宵寢食俱忘率以爲常如是者七年病之劇也百方不效孺人禱祈誠懇亦寂然無應見老姑纏綿痛苦心傷如割惻愴旁皇計無復之一夜人靜後孺人獨趨神堂閉門久之出而手自烹藥以進病良已當孺人趨神堂時一僕婦私躡其後從窓櫺中竊窺燈火半明則見孺人向神前跪袒左臂彷彿似持刀封割

狀徐脫裏衣燭影下觧血淋漓滿袖裏刃而懷之以出孺人面不改色動作如常毫無悽楚之容餘人莫知者僕婦亦勿敢言數年後乃稍稍爲人述之孺人終不自道也越四載封公復抱痾日漸羸憊伏枕歷十稔丹書先生高節至行通籍後即乞假言歸不出林壑承歡侍疾不離親側孺人勤脩婦職佐助于內所需者必豫乂而不懈如事劉太君時遇喪祭大禮必事事親自料簡以盡誠敬感先姑文太君早逝思日尤致其思慕奉文家外祖維謹其老而病也爲製

送終之具纖悉周備凡遠於內外親疏者惠心熾行不可勝紀年若干卒有子三人長某舉人次某進士今爲山西介休知縣三某出爲仲叔後

論曰毋子之道天性也苟異其所生則慈孝均難能之行故王延之爲子夏侯氏之爲女到于今稱之至若姑婦之際義由人合加以毛裏之恩不係於所天分存而情疏亦其勢然也自子政元凱以來紀於史傳者寂寂尠聞焉如李孺人之孝可以補往牒所未有流華芬而光史牒又何以尚玆乎

節烈陳衍娘傳

衍娘者今臨漳邑侯荀瀦之同高祖妹也幼而有嚴重之容及笄適楊郎緝老家在寶蓋山關鎖塔下鄉曰竿柄去府城四十里緝老爲賈於城外江邊歲時伏臘乃一歸衍娘獨處兩兒一女皆幼有狂且亡行夜毀戶入室將行非禮衍娘拒之堅狂且痛毆之終不辱比明聞兒女號泣聲或往視之則衍娘衣裳碎裂支體盡腫隕絕久矣緝老聞而奔歸且告於外家衍娘父與弟皆殁毋改適他姓獨往視焉莫知爲誰

遂不鞫殯而瘞之或曰賄也越月餘日荀瀦歸自漳州意殊憤邀念無主名深夜莫爲證又慮發露遺魄重傷烈婦心隱忍積時未嘗去懷雍正二年春赴鄉試與同寓友人言其事慷慨曰幸而雋將求旌於當道榜發果高薦遂告于轉運使沂水劉公侃題火烈冰清之額以旌于楊家其秋八月會試荀瀦應五經之詔中夜稍倦伏案半明昧見一女人衣純黑入號舍荀瀦家有銅觀音像常著靈疑其是也諦視則形狀衍娘驚而起神志惘然若有相者果第南宮竿柄

鄉有廟祀仙姑罔識何神香火冷落近歲里俗頗稱
爲陳仙姑禱者必應人爭趨之吉其神時見於廟或
見於塔彷彿彩雲繞之豈衍娘貞氣不沒而託於斯
歟
論曰匹婦不可奪志其神不沒者也故能黙相於人
又能昭善惡之報以享鄉里之祭祀吾謂土木之偶
靈而不衰大抵皆死而不沒者託而附之其理固然
又惡足怪乎

曾節母呂氏傳

節母者安平曾乘齋之正室子佐之母肇球之祖母
也其爲婦事姑盡孝乘齋家饒於財治內事鉅細咸
得其理及順治十三年海寇訌亂安平殘破無完室
嗣而還居民入內地以遠寇晝孔道爲界界外田地
悉棄之曾氏家業蕩焉乘齋憂悸以卒兵亂中二子
皆失散獨一女在其內姪呂轉觀於戈草中僅得子
佐素善於浮因負之浮水以歸其姑其次子竟失之
時資用既罄僕婢悉散孺人哀痛餘生保持十歲男
八歲女煢然以居亂後艱苦萬狀惟以女紅爲事勤
且儉以度朝夕夜作常以鼓三爲度無膏油則用蔴
代其憔悴如此然猶見義必爲族人合貲以祭先塋
雖貧必與族戚中有吉凶禮不能舉者必有助如是
者十五年至子佐成立而後受子之養其勤儉天性
也蓋以終其身云
論曰家之將興莫不始於門內余所聞大家盛族多
出於嫠婦孤子之裔彼其幽憂勤苦之意專壹而不
散足以感動於鬼神也易曰受諸介福于其王母余
願肇球兄弟勉之矣

近道齋文集卷之五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行狀

考庶子公行狀

先府君諱遷鶴字聲士號介石世居安溪崇信里至我高王父淵泉公以山僻非子孫讀書親師取友之地慨然有遠志遂徙居郡城再傳爲曾王父前封儒林郎宅淵公始治舉子業應試數奇未遇三傳爲王父太河公登前天啓丁卯賢書三任廣文崇祀詔安

名宦忠允篤誠物論比之韓仲黄荀季和累贈翰林院侍講生四子府君其長幼有奇慧常從王父贈公渡舟中流忽指水而言曰逝者如斯夫王父大驚異之先母戴安人數歲時日者決其必貴戒勿以與凡兒外祖至郡城有議府君昏事者外祖請觀之一見欣然曰是兒器宇非常廊廟中人也遂定昏歸謂外祖母曰我女果當貴吾得佳壻矣日者非虛言也府君之生也王父年三十有八矣雖得子頗晚而不爲姑息愛所夕督教不離左右十六歲即攜上公車俾

接所聞見前輩郭太昊楊維先先生見而深加賞歎謂先王父曰賢郎當爲晚成大器郭先生善書盡以法度傳授楊先生手點韓文一部見贈曰熟此爲一代名人自釆芹泮水歷試二十餘年無不優等與仲父叔父切劘淬礪聲騰文園有薛鳳之稱康熙壬子仲父舉于鄉庚申補行鄉試同考來阿王公得府君卷最後將薦之額既滿矣春谷查公閱而心賞然猶以爲少年英銳之作及觀三場五策乃曰此飽學名宿也自棄其正爲副同薦于主考劉公白公故府君

獲雋殿一榜填榜在下弦之後夜間忽覩月華光明咸謂茲榜必有名賢由今追計非府君莫當斯瑞也府君自壬子下第屏置時藝專力古大家文壬戌後更博涉經籍閎中肆外思以灝氣偉論獨步天下揣摩既成乙丑會試是科

天子加意作人欽定會試題目爲前後所未有同考瀞瀫王公首薦府君文于大總裁咸以爲宜弁冕南宫恭擬進呈

御覽欽定爲第三名簡庶吉士讀漢書於時健菴徐公偕

屺瞻孫公爲教習師咸雅相䫭重孫公嘗曰吾一榜中陳介石眞學者徐公持府君館課文遍示同館曰此君古文巨手僕與諸公皆當讓一頭地舊例新庶常於本經外更讀一經前輩相沿僅成故事府君受詩經獨實心講究由朱註上溯毛傳鄭箋孔疏之說甚有所得於是恍然曰吾曹區區呫嗶以文藝爲羔雁者淺陋甚矣吾今日乃知所以爲學也遂研鑽先儒性理次第通釋今相國李公繼掌院教習館課得府君太極太虛論披覽迴環惜相知之晚公遂於易

理善譚不倦邸舍隣近晨夕相聚講說娓娓鼓二三始罷退而尋繹自王韓注孔義旁及胡蘊諸說以折衷于程朱之論以卦意推爻辭別其時位與才紛互錯糅歸于一是筆而爲書都成卷帙其有未當則極辨精思就加改正至于今蓋數易稾矣又頗疑胡氏春秋傳深文臆斷未必盡得聖人之意因讀韓詩至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怡然有得乃上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竊討端緒隨條著論李公深許此二書謂成必可傳而又以爲甚得府君相長之益府君自

少好學老而益勤未嘗一日去書公常曰成名後而無他嗜好篤志於學者吾見陳介石一人而已此後進者之所宜師式也又常曰陳介石五十而始窮經經學大明六十而始學書書法大進然則世之誘於時過後學扞格難成者其亦可以勸已府君書晚皆李北海且臨且模工夫少間骨勁天成由習熟彌道美康熙三十九年命諸詞臣各寫綾幅以進

睿賞十有六人府君與焉文漪汪公爲詞林時遇早朝未辨色不知府君已在列與同年論字學曰吾輩徒操

翰墨惟陳介石字入古人閫奧耳同宗子文公書法擅一代以法帖數種請府君曰此先君子所遺其時藏行笈祈吾兄跋其後使家珍價逾重何屺瞻先生贊府君書曰精詣不雜直入晉域其爲識者所推重如此府君詩步趨燕許雄渾無奸媸態嘗于直廬中試

御製穹覺寺碑詩

上閱畢傳諭侍直諸詞臣曰陳某詩殊佳必是勤學來然

府君生平惟好樸學意在考古傳後駢偶組織非其

好也戊辰分校禮闈得士皆宿有文望府君事王父承志無違迨乎甲寅以後兵戈亂離之中寄棲外家借一枝迎養府君舌耕于外先母戴安人手紝于內竟歲辛苦以供甘旨王父壽逾八十膳羞日具幾忘家之貧也初王父遲於舉子嫡王母張太安人爲置生王母高太安人府君始生張太安人即就蓐間取歸寢已牀出入提抱無須臾釋高太安人惟就哺而已僅五歲而張太安人歿府君感念顧復之恩言及潸然十三歲而高太安人歿繼王母歐陽太孺人撫

之府君歷任坊院三遇

覃恩王父累贈翰林院侍講嫡王母生王母皆累贈太安人繼王母以例不獲三母並封夙夜跼蹐積數年清俸從捐例得邀貤綸被象服始慰孝思友愛諸父終其身無間嘗共讀書藕氏大筆亭藕君駿臣歎曰吾見人家兄弟未有如陳氏者坐以次行以次兄愛其弟弟恭厥兄分甚嚴而情好甚篤陳氏其將大興乎府君登第之越年而先母戴安人歿府君念糟糠賢助且於亂離中奉養王父至孝遂不再娶亦不置姬

侍士論高其義教誨從子視猶不孝兄弟惟以王父遺命孝友詩書四字申繹開導庭闈講授常至夜分癸酉不孝萬策偕京闈壬午先兄萬寶舉于鄉從兄萬松從弟兆泰以乙酉舉從弟兆熊以戊子舉人咸以爲王父盛德之報而府君教澤所貽也至於親戚情誼備極敦厚長姑早寡子又夭遺孫零丁其家利其遺産欲逐之府君取以歸撫養至于成人姑遂有後次姑夫靈璧令張公同人耄而貧府君常周之其歿也殮與葬皆出自府君仕宦不離詞翰而心存民

瘼志在濟人吾鄉自軍興旁午當事者權宜派取有大當之費胥役爲緣爲奸千金之家有數日立盡者沿及承平其弊未革府君爲陳總督興公永朝痛革之迨今人蒙其賜自海氛熾騰議者請徙瀕海居民入內地荒其土田名曰界外而除其賦及臺灣平定荒土斯闢按舊籍問賦而歲月已久人莫知其故業賠累不可勝計往往挈家流離府君累陳當道請就其見耕種之地履畝丈量以定厥稅界外之人甦焉流離之家咸歸故土福州有生員陳國勳恃才放縱

交不擇人得罪長流山左獨老母在堂無兄弟有聘妻常氏志不改適徒步入門養姑已歷七年府君聞其若茲嘉尚孝節爲作傳表彰募金贖罪歸復隸弟子員籍掛之日兼行合巹禮母子夫婦完聚懷遠令林君存宅北征時有冒其名領運倉米三百石運至大同右衛加三級者竟不運送不知何許人無所坐罪稽覈提問禁西曹當大辟府君閔其災生死妄爲募金補還通倉并陳懇秋官得免罪出獄同時提問數十人皆得援例補倉免罪宦邸時最厚桑梓之情

凡吾鄉至京雖宦署蕭然必隨分展款曲其有卒于宦寓不能運回者必爲設法使旅櫬得歸故土至有可以保全人功名之處更極關情鄉人至于今交口稱贊無異辭此不孝哀述中所僅記憶者其他不可枚舉嗚呼府君平生汲汲焉以濟人利物爲事而於憐才尤所亟亟其見聞之所及力之所逮無不爲之使柄權而得行其志其所設施何如哉府君由庶吉士除翰林院編脩歷升左右春坊中允兼翰林院編脩翰林院侍講侍讀至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兼翰

林院侍讀累年輪直南書房日飫天厨

賜御書二幅内製松花硯一方御製詩一部年七十解組歸里時繼王母歐陽太孺人尚在北堂年九十有四拜覲起居戲舞斑斕一堂五世鄉黨以爲盛事越二年繼王母歿府君年雖高而哀慟拜跪如禮其冬改葬王父嫡王母去歲脩葺諸祖塋營葬繼王母嘗陟巘降原相視陰陽跋涉忘疲家居前後七載所遊者經閣文苑所問者墨莊硯田每誦洒掃庭内維民之章質明而興夜深乃寢絶欲二十餘年飲食以節皓

髮丹顏筋力猶壯笑言有度丰采凝重儼若山嶽見者咸謂德充之符必登期頤豈謂遂止於此烏呼痛哉所著有牖窺堂論易讀書隨記毛詩繹春秋紀疑及詩文稿甚多易簀數日前尚訂春秋紀疑數條行楷一字不苟其志慮尚遠孜孜矻矻期於終其身而後已今惟論易篇部已成其他尚俟編葺不孝等庸虛無似豈能讀遺書而續未竟之緒以繼述志事耶烏呼痛哉府君生于前丙子十月初五日巳時卒于康熙五十年六月初五日午時享年七十有六娶先

毋戴安人生三子長萬寶次兆先皆先卒三即不孝遺命如王父且曰吾通籍金馬依光禁近子孫有能顯達者其思立身之要濟物之道以報國恩又曰謙卦六爻皆吉爾等書紳又曰身後勿作佛事

晉江張侯遺事狀

侯諱名華字賓君湖廣華容人也由進士授晉江令能自刻苦勤勞以爲政宅心慈善而明敏於聽斷有逋賦久不能輸者限既迫號請緩數日期及期則輸逋甚多侯愕然曰若貧人安所得此曰僅一子鬻之

耳侯惻然捐已俸贖其子還之有父訴其子不養者其子固羨於財而怨繼母之誅求也行重賄於侯乞以貧爲解侯鞫於庭其子呼貧不已侯出所賄付其父曰此爾子之物也可以養爾餘年矣扑其子邑人稱快焉有守瓜園而斃者暮夜莫知其爲誰侯輕騎徃視之至其社廟謂鄉之人曰吾飲食皆自齎不以一毫累若曹亦不以無影響而累若曹但畢集諸廟不至則懼罪者也衆畢集侯命闔廟門袒裼而觀之有膚體傷敗者問曰若與誰鬭辭曰其袒其則膚完

無恙侯曰噫是矣若夜而徃盜值彼之警一與一相持毆良久以至於斯耳其人駭然屈服侯謂鄉人曰暮夜必無見者若等皆良民無與若事獨取一人鋃鐺以歸未至城行道者先傳道之時已夕自南門外之橋南至於縣署凡六七里家家懸燈以待侯至咸嘖嘖稱嘆云其他聽斷可稱述者多類此晉江舊爲人文淵藪侯禮其俊者勸勗父老使訓其子弟歌誦之聲晝夜相聞自此晉江之童子試滿萬人由侯之澤也至於今追思焉

史氏曰侯之績茂矣前後政莫之踰也於時余隨先宮相宦邸不能周知因所記憶效柳儀曹之作而紀之他日訪諸枌榆者艾爲詳載以俟采風者登於邑乘焉

長者遺事

族叔確園今臨漳邑侯筍渚之祖也以忠厚聞於鄉閭人稱爲陳長者當順治丁亥戊子間初定閩疆大兵鎮郡城有旗弁查姓者居停長者家久之賓主情熟乃請曰君眞長者也其雖武人慕義願爲兄弟遂

叩頭執弟禮及當去情甚眷戀曰他日重來必相訪也越三十年爲康熙丁巳平鄭氏之亂光復泉州查姓者已爲大官稱將軍立幕東門外彌勒亭後呼一騎給令箭告之曰吾有兄在城内從南街直下矩折而東曰南岳廟廟後有陳長者居是吾兄也持吾箭護其家護不謹不汝宥騎急馳則屋無人焉屋與廟之間有複壁婦女匿者百餘爲兵所窺破將分而有之係累相屬騎適至大呼曰此皆吾查將軍之兄之眷屬也視以令箭衆駭而散騎乃令婦人各言其親

屬使鄰近呼而前俱扶攜以歸環騎泣拜騎曰不煩相謝爾毋忘陳長者厚恩也乃望長者門泣拜以去騎復問鄰近陳長者舉家安往曰長者其年即世矣兩子避地永春獨其長孫及一僕守舍聞已被縶出門南向今當在演武塲中尋之可得騎挾鄰人俱往徬徨周視見主僕皆爲人執弗以炙控兩空馬使騎而騁至東門外見將軍知長者謝世哭良乆曰何意遂不獲見吾兄乎謂其孫曰吾即日拔營赴粤當到而家留飲食畢予白金五十兩衣一襲又遺之佩韄鞢服曰干戈之際留此足庇而家越日將軍來叩頭哀感踰時奠酒焚楮而後上馬未幾有他駐兵踞茲宅索酒食不給恨不解適白頭賊夜襲郡城敗走駐兵得賊號衣暗擲其家牀下誣與賊通長者孫自明無罪以查將軍弓矢衣服爲證寧海將軍曰矢有字果查將軍物也非良民查將軍不與相知釋勿問鞭駐兵而逐之終賴查將軍以保其家云

論曰長者當於滄桑擾攘之際傾囷倒廩以食饑者人皆敬其厚德若查將軍之敦於乆故其行誼信相

伯仲矣乃如所遣騎亦非常人也倉皇乍見而惻然動心仁也權宜濟事使百餘婦女完其貞智也仁且智足以表見於兵革用人之秋而惜乎不知其姓名余故具紀其詳俾託於長者以傳焉

墓誌銘

伯兄孝廉懋齋公暨嫂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萬寶字時初一字懋齋先大夫冢嗣也少敦孝友尚行誼習勤苦有經緯材用年未弱冠時先大夫奉先王父贈侍講公避亂詩山中舌耕供甘旨先母

戴宜人組紉佐之猶有不備君嘗抱甕持竿以佐咲
羞蚤夜偕仲兄及策然脂讀書娛贈公心比長有文
名拔弟子員第一復以高等食餼先大夫宦京二十
年君專治家政內外井井罔有闕失先大夫以王母
高太安人宅兆未妥將請假改扦君曰吾不可以貽
大人憂往反萬里孫與子等責耳相視澗岡卜吉襄
事而後以聞論者嘉君能權以濟事爲先大夫盡孝
仲兄歿撫兩孤姪經營產業以畀之策侍先大夫於
邸君教策子與子同蓋自先王父贈公之遺訓先大

夫道而脩之及君而引之勿替家門雍睦邦人取則
焉君雖貴公子逾二十年服食起居最爲樸儉若其
義在必爲仁能有濟丁丑丙戌兩歲泉郡大祲饑人
載道君悉捐所有煮粥於承天開元二寺以食貧者
日千人凡俱三日止泉人稱之到今君不豐於財而
好義若是人尤以爲難故安溪令許君封男卒於官
旅舍飄零君捐貲遣僕護其櫬歸江右遂獲首邱爲
虞斯所云施德於不報之地也壬午登賢書榜發急
理裝北上覲省居二年不服水土病甚殆不起忽而
漸可遂南歸一年而先大夫遂初服孝養又一年卒
其慮物之智好施之德可以有補於世迄未一試君
子惜之元配劉孺人贈文林郎廣東澄海縣知縣諱
士鋒君女歸我伯兄也在山居食貧之際先太夫人
備歷艱苦嫂氏能竭勉佐助仲兄與策均未成立撫
待有恩與先姊及妹姑嫂間始終無閒言先太夫人
卒遂持家政與仲嫂蘇孺人及先室溫淑人亦始終
無閒言四女適人者皆有令名伯兄歿後事先大夫
敬視膳脩不怠性慈以和常持齋素臨婢獲未嘗有

疾言怒色宗黨稱焉兄先葬於南安合水鄉既視兆
非宜乃啟壙以出雍正四年秋策典浙江試
特賜還鄉而先大夫先宜人適得佳城於晉江三十八都
之前林鄉以十二月十五日下窆穴之左稍東相兆
曰吉遂築壙以十六日中時合葬坐辛向乙兼戌辰
嗚呼策之歸也獲襄先人之大事及兄嫂皆
聖天子殊常之恩吾子孫世世不可忘也銘曰
若堂相望禮從祔幽冥有知孝道具宅兆允藏後昆
裕

仲嫂蘓孺人墓誌銘

仲嫂蘓氏庠生景谷君女昔先宮相府君與仲父叔父讀書蘓氏大筆亭蘓氏長老每謂其子弟曰陳氏昆弟行道以序未嘗斯須攙越此其門風孝友將來必昌故蘓氏兄弟皆相欽重景谷君尤親厚謂先君必躋詞垣又稔仲兄夙慧能文遂以愛女字時吾家寓居詩山仲兄贅于蘓氏余嘗就蘓家省視雖父母鍾愛而無驕惰之習婉順循禮逮余將娶始歸詩山既生夏罷矣先母戴宜人婦道母儀具有矩法三婦

两女咸克遵其教未幾先宜人見背長嫂持內政嫂與先室溫宜人暨一姊一妹同心協德治喪理家內外井井守先宜人之訓家庭雍睦始終無間服闋父母念之歸寧郡城年逾三十而仲兄抱疴詩山嫂奔赴侍藥竟不起時夏罷十二歲亮世九歲伯兄搆屋居之家事綜於長嫂嫂偕溫宜人日事紡績入夜猶共勤工作且督夏罷兄弟及余長兒冕世就燈讀書夜闌乃罷率以為常康熙乙酉余侍先宮相歸里則夏罷已為太學生亮世為郡諸生皆能應舉矣先宮相試諸孫以亮世文為最知嫂之善教也甚喜自是彌加督勵故自先宮相先伯兄身後余北上京師夏罷兄弟學業有成由母教也亮世之為閩縣教諭上官擬調臺灣嫂謂亮世曰海外公車為艱亟辭之勿貪目前利亮世成進士選庶常咸服嫂之高見晚年妯娌凋謝嫂獨為吾家內家督秉性惠溫而通曉大義諸從子婦從孫婦爭迎致有事咸稟訓焉余嘗

恩假旋頻命諸婦延嫂至家見其神氣康強冀登大耄不謂以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夜無疾而終距始

生康熙四年四月初十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七仲兄墳在南安詩山五臺之麓坐午揖子兼丙壬虛其右壙以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辰時奉以葬銘曰

稽諸禮殁同穴宜子孫永逢吉

伯姊墓誌銘

先大夫有三男兩女伯姊適晉邑南陳江桂林里進士給諫林愧藜公功弟邑學生粹菴公之仲子庠生暉烈君太夫人賢而善教自策八九歲稍知人事適丁搶攘太夫人絜兒女避地外家姊年纔十一見太

夫人紡績時姊必在旁效習至十三四則已女工精
熟如成人山居累年貧匱中策兄弟常斫松明穿柚
子然以供夜作太夫人率伯姊及幼妹勤苦至宵分
迺罷率以爲常策身所被服未嘗購於市皆太夫人
與姊十指中出也太夫人善操家政恤長嫂體弱不
以纖悉累之及溘棄諸孤先大夫既官翰林門緒寖
張食指頗繁長嫂驟理家不能具舉賴伯姊佐助之
先大夫雖貴顯太夫人織作如平時衣服儉素姊事
事以太夫人爲法終身不忘與長嫂仲嫂及先室溫

淑人姑妹間始終無間言性和善忍臨婢獲未嘗有
疾言怒色姊夫贅吾家近十年既歸陳江孝事尊章
睦于先後莊敬夫子克脩婦道脩飭內外井然有條
至今陳江以爲楷範允乎太夫人善教之徵也姊生
於康熙甲辰年閏六月念六日未時卒於康熙辛巳
年七月初九日亥時享年僅三十有八姊夫念姊賢
不再彈惟置側室供井臼以德之茂而壽命不延未
享其報其有待於他日歟男長爲基次爲圻庠生姊
出琚玗側室蔡氏出筴蒙

恩歸里既營先人宅兆將還
朝外甥爲基跪請曰母葬有期非舅氏莫能誌其美遂爲
誌且銘曰
猗伯姊紹母德秉儉勤垂壼則弟爲文珉斯刻

側室余氏墓誌銘

側室余氏廣東人也其家以負債鬻於京師年十六
歸予性質婉順安於澹約十八而生子楚先大夫離
家十九年乃見一孫甚喜未滿月而氏歿丁亥之夏
先室溫氏偶病似夢非夢見有侍於牀前者問誰也

答曰我家中人也常不離左右熟視其狀貌衣服平
日所未見既悟以問余說其詳則余氏也嗚呼孰謂
人之生死有異情者楚乃予第三子娶楊君承祖女
有孫二人曰櫂曰某今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東嶽羊
角山祖墳之後負其揖其兼其銘曰
雖嗇於年後其昌妥爾歸魄先塋旁

慕恩伯慎園鄭公墓誌銘

公諱脩典字念貫一字慎園系出閩南安石井鄭氏
祖父諱泰受明季封號爲建平侯加太子太傅逋逃

海島至父諱纘緒以家兵三千人歸命
祖皇帝封慕恩伯仍領所部防護海疆駐節泉州元配龔
氏前戶部主事心祐公女繼娶曾氏前進士櫻公女
生三子公其長也父歿命公晉京襲職遂占籍正白
旗而二弟皆留閩守墳墓既壯忼慷有志畧管本旗
佐領事康熙二十九年隨軍征噶爾丹得頭等功牌
二面四十三年賑饑東省以勞加二級萬民爲製衣
一襲四十五年領帑脩高郵邵伯河堤以勞加一級
其所至有樹立如此五十七年以疾薨于第享年五

十有四元配黃夫人無出繼配佟夫人生一子武由
廕監生補刑部廣西司員外早卒生一子國英公有
庶子鼎秀段氏出其季弟在閩早卒無子弟婦陳氏
青年苦節哀告于公曰不可使死者無後未亡人無
所依請從兄公乞庶子爲後公憫其志節諾之俾鼎
秀歸爲後云今孤孫國英奉公葬于平則門之八里
莊從祖父遵義侯塋之左先期乞銘按其家狀而誌
之銘曰
西郊之源鬱鬱松楸卜云其吉貽厥孫謀

黃撝園墓誌銘

君諱孫光字孺謙一字撝園明鼎甲尚書諡文簡諱
鳳翔公五世孫曾祖諱浤中明封奉政大夫戶部郎
中祖諱高孕郡庠生父諱志齡國學生待贈文林郎
母蔣孺人前相國八公公孫女君生而敦謹孝友天
性得二人歡長穜學績文釆邑芹試嘗屈其儕輩謙
於接人而交遊不苟余與君皆溫家壻也先室於君
之內子爲姑姪丙戌余侍先大夫歸卜居金魚里六
七年間進士雷檢令謝公君之戚而余之鄰也數相

約同到君家君款留竟夕三人談平生事無所不逮
知君者莫余與謝若也壬辰夏君疾亟自知不起延
余牀前自述行狀囑余濡筆嗣後余捷南宮歷中秘
宮尹丙午秋典試浙闈
特賜還鄉治先人窀穸值君嗣子世琰營地葬君而未得
吉兆請余曰若葬有日願賜辭以銘諸幽余嘉而諾
之丁未還
朝荏苒又六七年今兒輩計偕發世琰書云得吉於東郊
後亭之原執前諾索余誌余甚喜憶里居時奉先大

夫命延堪輿走陵麓厝先祖坪上山道經後亭每徘徊眺望意斯地背山面海必有佳城今君息壤適當其處是造物留以待君也世琰君學本淵源克振舊緒諸孫美秀而文森森玉立山靈默相後必有徵因書其概郵寄之以當臨穴一奠云銘曰

源山之東佳氣鬱葱陵坂聳伏矯若游龍滄海環前島嶼浮天塔爲筆兮橋爲帶靈以棲兮庇後代

馬侯乾菴公墓誌銘代

公諱三奇字乾菴先世廣寧人曾祖某祖某皆贈光

祿大夫一等侯父得功少從軍勤流寇積勲爲京口總兵官升福建陸路提督授三等侯時海氛猶熾志在討滅慷慨登舟值颶風大作殞身戰艦賜謚襄武升一等侯世襲罔替公時孩稚母劉太夫人早卒鞠於蒙古太夫人八歲襲侯爵英偉夙成不爲紈絝之習康熙十三年爲鑲黄旗糸領出師京口聞耿精忠叛於閩公請率襄武公舊兵二千人爲前驅於是隨軍拒賊於衢州屢破之絶其糧道復江山縣以計入仙霞關復浦城縣長驅至福州渡江而南時海寇以健將北守興化公奮刃摧堅大軍鼓勇僞都督趙得勝何祐棄城走乘勢復泉州泉州人懽迎曰是小侯郎君來耶直趨漳州遂平潮惠兩府康親王奏請以公爲潮州總兵官有

旨報可閩廣之界遺孽皆掃由是大寧在軍愛撫士卒同其甘苦而紀律嚴明尤以殘掠爲禁故所過之地人懐其恩二十八年升貴州提督善輯苗蠻有蠻阿所者戕同類抗官兵既奉會勦之命公曰兵威所加玉石俱燼非

仁主意也若諭之以自新能束手歸誠者必荷

聖朝輕貸不然誅之未晚蠻果泣感從令奏請蠲宥殊俗懐德威寧數府仰軍糧他邑山道阻峻人一月餘負三四斗民力疲而兵常苦不給公請改折色就近地買兵民交便之歲餘改浙江提督公生於閩而官於粤於大海南北形勢瞭如也在浙數年哨船歲出而靡有犯者三十八年升京口將軍公曰昔先襄武公仕於茲吾母劉太夫人葬於茲吾得嗣旌節而掃松楸平生願足矣在京口十有五年恭值國家久道成化

滄海無波江左康阜公坐鎮雍容而不忘戒備常舟
行巡海狂飈驟作櫂工失色公神志自若風亦尋息
衆於是服公之勇而重也五十三年詿累解組以侯
管佐領事居二載授鑲白旗漢軍都統宿望舊勛屢
承顧問今
天子御極以公
聖祖眷待老臣也賜雙眼翎俾偕諸大臣恭守
景陵公惟攀髯不逮追念感咽哀羸抱疾嘗有
旨令回京就醫稍平復即馳往其忠敬不忘如此公篤於

行誼施從宗族始多賴以成立恤交知之緩急接欵
士大夫耽書好吟咏有古名將之風前後請覲者一
恭迓
南巡者四俱蒙
聖祖仁皇帝恩遇凡賜匾額對語御翰衣服各三次其他若
書籍弓矢鞍馬暨飲食之珍便蕃不可勝紀元配夫
人李氏故大學士謚忠襄李公女李公爲浙閩總督
時奇公器宇且敬襄武公之壯烈故許字焉夫人幼
莊儼有禮度頗涉書傳知大義事姑以孝聞相夫子

以敬順聞以系本國戚嘗接
駕於江干
聖祖指謂近侍曰此撫順郡主女孫也賜衣二襲并賜其先
姑劉太夫人匾額從夫人請也公晚家薊州遺命曰
此地近
景陵必葬我於是魂魄猶傍橋山也以雍正七年十一月初
二日合葬於薊州莫家莊余與公同事交好爲知公
者故不辭而誌之銘曰
有爍其伐無忝先烈嶠外柱高江澨碑揭高原卜宅

東邇轂林拳拳黃壤老臣之心

繹亭　公墓誌銘代

公諱珣字仲琳一字繹亭先世居江南會州衛明成
祖時有以軍功顯者遂隸籍順天武清縣七傳至邑
諸生士元公之曾祖也贈翰林院庶吉士完璧公之
祖也贈公生二子長之篆爲諸生早卒次之符順治
巳亥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給事中官至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言路憲府風裁焯然生公兄弟四人長
璘丁巳舉人惠州府知府次即公次琮癸未進士次

贊辛酉舉人行取西平縣知縣初贈公宥兄連壁無
子以僉憲爲後已而之篆亦無子又以公爲之後之
篆以公貴贈督學僉事配劉氏並早卒贈太宜人公
夙有至性十歲時遭本生毋劉宜人喪哀慕毀瘠有
如成人毋下帷開卷有所感觸輙涕淚漬篇帙僉憲
捐舘公服期雖畢申以心喪不御酒肉與兄弟同廬
居於外三年然後復常少時侍奉京邸友天下士學
業精進康熙乙卯長洲韓公慕廬華亭王公儼齋以
一代宗工主京兆試閱卷賞歎謂英雋之流也壬戌

成進士授中書科舍人選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升稽
勳司員外郎調文選迴避同鄉前輩家居八年補原
官以公累降秩未幾復舊升稽勳司郎中調考功持
論公正康熙四十九年雲南上計簿廣南知府盧公
詢奏課卓異薦而格於例公昌言曰盧公天下賢刺
史顧可以成例格耶
上素知盧公名破格用之公直道之言喧闐班列前爲文
選尚書則大學士熊公後爲考功尚書則今靖逆將
軍富公並雅相推重己丑會試充同考官物論翕然

會河南提督學政缺富公以名特奏薦奉
旨以徃比至官整肅規條杜塞私門性豈弟樂易巡部
所至士之茂美於文者每加延接和豫從容爲講論
讀書爲文之方立身制行之要藹然盡師弟子之誼
中州人士服義嚮風至于今稱道之公清望愈著時
謂當致大用而素恬榮利鑿止足之分任滿北還過
濬縣古之黎陽也愛其風土因以僑寓登大伾臨衛
水託高尚於物外然居恒鬱悒無歡曰吾兄弟少相
睦也仕宦以後相見有期逮癸未甲申之間適有緣

會咸聚京華追念平生爲樂無過於此時常相勗以
晩節各奉身早退侶松筠以終老而相繼淪落今吾
雖獨適於此誰與共之者乎每獨立顧影黯然傷神
久之遂成疾不起其卒也張太宜人哭之慟如所生
公孝友之行人無閒然云娶某氏繼娶某氏俱贈宜
人賢順之德後先相映善事尊章宜其室家卒之明
年嗣子某奉公神樞自濬縣歸于武清以十二月十
一日葬于北倉鄉東大河溝之高原前期以狀請刻
珉之辭予嘗貳吏部知公之深故不辭而爲之誌系

以銘曰

鳳毛燿日豹文蓋霧先德望高後昆澤裕南省橋荎銓曹綜務潘陸聯鑣裴王齊騖峩峩使節于彼中州何芳不釆唯駿是求名成業樹知止何憂棲心翹土濯足衛流張仲雅歌君陳策命克惇人倫用施有政被憶姜肱琴傷子敬霜凋玉芝塵埋水鏡素輭旋返丹旐始飛舊鄉同穴卜筮無違刻辭幽宅表行揚徽吁嗟九京吾誰與歸

神道碑

都統舒穆魯公神道碑

皇朝氣運昌厚篤生賢哲以翊佐台平至於積慶之家鍾祉降神則有將相勲業萃於同氣如都統舒穆魯公其人也公諱拖倫先代從龍有功祖諱愍冊合盛京蔭爾虎城防守官父諱克德先鋒營先鋒拖沙喇哈番惟祖惟父勋躬壽後公兄弟三人伯諱顧圖戶科掌印給事中仲諱弗倫光祿大夫議政大臣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父以上三世皆贈如其官公其季也少而雋異

世祖章皇帝簡爲侍衛

聖祖仁皇帝御宇之初襲父世職歷官護軍參領管佐領阿那庫大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正白旗護軍統領鑲藍總管鑲黃旗蒙古都統其襲世職也値吳三桂之亂請從軍自效鏖戰岳州鎗子中肋穿膚奮[illegible]不[illegible]賚白金五十兩給頭等功牌一面遂抵雲南擒其[illegible][illegible]其爲副都統也請爲嚮導官不輪班次其爲護軍統領嚮導總管也隨

駕親征朔漠跋履荒沙啟行先路不避艱瘁服官踰三紀靖恭匪懈誠勞彰著眷注優渥嘗扈從途次嬰疾劇甚遣近侍頻仍垂問良醫珍藥絡繹于道疾有間命兵部郵設輭輿緩送回京病痊供職越二載舊證萌動乞致仕家居四載居起如常忽中夜夙患頓作知大期已至却藥不進恬然委順享年六十有一公長身嶽立隆顙豐頤面赤如棗望之儼然有威而和平豈弟待下平恕至于今稱之幼有至性承顏繞膝得父毋歡心兩兄撫教兼篤公亦事兄如父敬謹不違同衣共食敦睦無間逮子姓衆多雖析竈而爨其實有

亡鈞之襟懷灑脫不問肯産家事委之夫人佟吉氏夫人淑慎而通達善治内政克如公志云有子五人咸躋榮路次君司業朱蘭泰余嘗與同官以公神道碑未有文字見屬序綴佈惟公門第貴盛文武階秩俱極人臣而家風樸茂爲百僚楷式司業居早成進士列環衛從戎殊域今以宿學爲國子師文武兼備方躋大用公之遺澤克昌未艾斯可紀也銘曰

洸洸都統爲時碩臣恩禮終始令節完人于國于家行業彪炳揭文青珉川原悠永

近道齋文集卷之六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祭文

祭吏部余太翁文

古之君子身不必遇立身於潛後昆乃裕猗歟先生少耽章句著聲膠序爲時廚顧旋遭播遷延津是泝文公山下居廬寄寓生涯苦辛義不隕穫終躓名場安命守素怡神林邱長吟自娛世事浮雲晨鐘忽寤養德於和寧心澹慮理得機忘内充外露樂且不憂

喜而無慍用柔勝剛寧茹勿吐以完其天保定孔固蕭然斗室經書羅布階前如林瓊枝珠樹誨爾式穀前脩矩矱行先於文庶起塵汙有華其繼天衢驤步敦義道彰令名用樹高標清節而達時務始令江津仁澤如澍室惟一琴人謠五袴

帝推循吏天官粉署百職辜功權衡章故公道大行不撓威賂赫然中朝雲霄一羽歸善有光顯親則具先生壽康丹顏遲暮細楷蠅頭燈前能作晨夕煙蘿從容杖屨謂我未衰歸歟漫賦彼烏哺林不羨鵷鷺興念

陔蘭乞假已屢今歲之夏動心瑟懼惻惻中懐不[illegible]
暇豫決意抽簪歸舟何遠飛帆吳江果聞哀訃乃知
孝道精氣感悟嗚呼先生古人其庶高齒完名德音
無斁星應少微芒沈曉曙風木之悲淒動行路況我
同僚能不懷慕南望愁雲逢陳雞絮生芻一束昔人
是諭應傳靈芝産于墓處終貴
皇綸貽慶表祚靈其不泯鑒此中懐

祭許不羆年伯文

太岳之裔閩爲最宗山開五虎淵貯二龍光光學使

世澤如崇司衡于浙大鏞金鐘甌香先生遭時而隱
將軍一廚内史千卷高名海内見重簪晃令德不遐
其流則遠公自童幼玉樹芝蘭感悽陟岵苦志遺經
言省叔父來遊天京貢于成均爰蜚英聲旋車故園
兇藩搆叛扃户自潛毀巢無患哀鳴春令悲傷鴻雁
百首短篇氿瀾灑面喪亂既定令譽彌彰當道式廬
嘉賓承筐或報之德厥綏以黄啞然自笑令爲貲郎
載入京華交天下士新城抵掌孟郊是比佳句傳聞
甌香有子井必投轄門多停軌歲寒書屋滿壁蒼柯
想像淇園緑篠千科朋來共懽賓去孤斟晉人風度
於今如何拜官于朝陳留大邑脱略常調忘身赴急
竹岡之隄頽址攸葺豚棲雞塒安若素習池鑿在泮
門逮檽星晉井萬甋一何神靈旱禱而應昭格風霆
賑灾西華蝎疾匪寧有赫令聞喧傳朝列
帝詢循吏薦名丹闕移官長洲前旌初發萬人號呼臥者
塡轍江南賦重百奸所叢斟酌虛盈民困乃通牒案
無積訟庭每空示爾不欺行之以忠因事左遷積勞
成病撫軍疏留群黎請命

帝鑒民情神依民聽仍綰章符遂保善慶疇昔風調入士
所欽騷壇酒會式燕長吟平山故事在昔猶今滄浪
亭畔解帶披襟才及懸車精力尚固憂民豈遑致身
不顧星隕落吳民哀慕猶有潘花徒留召樹公之
令子雁塔同題襲馨蘭畹通籍金閨登堂未逮繐帳
徒悽吁嗟理數孰之能逃爲家孝子爲時名宿勞吏
殉生全歸式穀萬户口碑千秋史局用薦谿毛庶效
芻束

祭少司寇李老師文

在昔唐虞皐陶弼教周用蘇公刑措著效泰山之左
葛侯舊鄉方岳精氣歷古有光煒煒我公爲時而出
仰佐
皇朝垂名不沒始成進士榮路將階興言色養采蘭南陔
八載之間春暉寸草河獺林烏承歡家老爰初筮仕
出入綸扉曉趨蓮漏夜直彤闈杖節端州粵民蒙恵
農不征關民無擾肆墺門外鳴小鯨弄波公罙其阻
繫頸投戈誅正其魁寬其徒黨豈有平人誤置于網
南海之南瓊管諸黎不忍暴吏遂憤而攜咸曰撫之

非公莫可釃酒揚帆忙於拯火黎聞公來稽首轅門
匪敢悖貳孰燭其冤公撫而定請陳于闕治其暴者
群黎以活即其土疆經緯詳周黎至于今百峒吟謳
帝奬公功遷官于楚執法外臺秋霜春雨靡奸不服靡枉
不昭改涖黔州匪怒伊敎三江之役實參謀議苗人
歸心戈楯不試近移旌節作藩滇南民懷其德吏師
其廉入長司馭亦丞司屬臺霜清澄卿月照燭載貳
法司執法維平宣我
皇仁期於無刑風傳素絲聲振蒼佩其節不渝與德相對
親持玉尺校雋南宮三千寒士共待至公年逾七十
神氣彌固迴翔九棘直身矩步馳軺秦涼人忘其災
不遑自恤得疾之胎拜章于朝懸車歸里高節完名
獲願之始方掃三徑待我公歸如何不吊星還紫微
公爲法官以寬治獄周人凍餒惟日不足陰德之報
宜其長延昌夢而符三十九年恭荷
聖恩哀榮禮具慟及巷陌悲生朝著況我及門桃李成行
歌聞梁木摧痛中腸緬惟東漢在三誼篤既申心喪
或乃行服禮制所限築室無從徒陳雞絮哀想音容

青編名臣玉籍仙府述事惟賢鮑氏接武存順沒寧
公無憾焉念將安仰

祭遂寧張師相文

天佑
皇家篤生碩輔感夢祥雲應時霖雨始在志學義利分明
岷山之峻錦江之清邈冠通籍磨丹玉署改秩西曹
張于流譽濟河惟兗熊軾是凴六事率厲邦化大興
轉運河東鹺政攸理百利具脩公惟潔己洊升卿寺
聲譽彌高遐荒萬里手握節旄道逢震驚公決良晝

宣布威靈稽首休惕扈從茂苑有命自
天錢塘開府秉戎有虔皎皎清氷瀼瀼膏露浙人到今詠歌
召樹遂貳夏官視學南州鏞鳴東序鑑朗清秋執法
中臺位崇望峻皇皇者華晝遊蜀郡大江左右爲憲
武文木鐸猶響和風已薰泎水之徼歲身横潰
先皇命公淮陰載旆禹乘四載鑾輅頻臨授公方畧澹災灑
沈公奉睿謨乃隄乃濬我竭其心洪流以順工不虛
作帑不虛糜仰贊平成世永賴之乃掌邦政乃掌邦
教乃掌邦治觚月懸照讞獄内外五聽求情國用有

式銓叙有經公在班行巍然岳峙愈勵素絲百寮仰
止退思補過進思盡忠年之耄矣不懈益恭
聖皇馭宇眷惟舊德俾贊辨章台司是陟拜疏闕下言展
先塋惟忠惟孝是公平生旋歸政府丹青元化盡瘁
鞠躬暫以疾假良醫善藥
帝命是將公雖羸憊必肅冠裳臨終之時神明不二祇懷
國恩靡及家事屏藩臨奠賵賻賜金贈官三少禮重
恩深際會盛時夔龍爲伍完節盛名青緗不腐其等
東堂射策以文受知相鄉長慟哲人其萎瞻拜繐帷
觴豆是列想像音徽沈瀾不竭

祭少宗伯梁邨蔡公文

儀封張公開府吾閩脩明儒術嘉惠學人設立鼇峰
以西鹿洞招致俊髦朝昏習誦公於斯時峩冠而來
高名夙播爲衆所推洛閩遺編公有素業張公一見
欣然延接幕府多暇何緒不抽志氣感發惟道之謀
歲在己丑斯文有慶安溪相國司執衡鏡公遂見知
春牓巍然
臨軒選士玉署儲賢於惟安溪殷勤善誨吾曹所宗北斗東

秌邊罰不置馬帳常褰公㒙賞鑒樞衣以前退食餘
閒時趨函丈如彼洪鐘有扣必響微言斯領分誼日
親立雪冬夜吟風春晨南望白雲假歸省覲尊聞行
知伏處無悶海康陳公秉戎擁麾重理書院訪求石
師安溪相國以公應聘皋比既設生徒環聽相國還
朝王程所當公率群彥請登講堂紀筆成書鼇峰講
義至今學者傳爲盛事
聖皇御宇大闢四門公來廷謁
天顏霽温命入内廷趨侍禁近殆將十年不懈恭慎洊歷

華資遂佐宗伯逵路方馳崦嵫遽迫去冬抱疾仰奉
恩綸良醫診治藥物甚珍如何不淑歸神嵩嶽
聖情軫傷卹典周渥榮哀交備公何憾焉雖未遐壽體受
歸全靈櫝將旋繐帷暫啟同奠椒漿汍瀾悲涕

祭大宗伯李公文

代啟昌符朝稱純德前輩典型後生楷式於惟隴西
誕哲應時鄧林喬木謝砌祥芝爰自夙齡習聞庭誥
深潛其思祇肅其貌罷疑山岳價重圭璋豹文炳蔚
駿足騰驤宛宛長離來棲玉署翩翩綵衣亦在邸寓

翶翔詞苑位秩浸高遂師六館握麈坐皐辨囿言淵
從容誨誘樂育人材莪阿蕙畝三湘七澤英秀所生
既司學政亦典文衡陶冶之功楚風一變遺澤至今
濟濟俊彥恭逢
聖世君子道亨正人登用爲貳爲卿秩宗虞代春官周室
五禮九儀屬僚是帥素絲之操貴而彌脩仰承
天眷恩禮何優載世文昌家門鼎盛戒滿撝謙愼持德柄
遭艱歸里感慕情深如何不淑喉舌星沈遺疏上通
九重軫惻光賁黃壚卹章是錫策等瀛州委佩忝託

同官肩差杞梓翼接鵷鸞班列之間言瞻矩步謂宜
永年受福孔固遽傳訃音士林共悲遙薦雞絮莫罄
誄辭

祭李君世文文

昔先相國佐佑六經道開俊彥教始家庭君體惠質
爰自夙齡襲訓高堂切劘諸兄幼嗜靡它敦敦書案
漬墨磨丹宵螢續旦古簡蹟幽群言浩瀚靡阻不探
有譌斯竄惟志之壹惟力之專思該七略歷歲窮年
挖揚風藻披葩吐妍詩筆兩妙作者推焉歲在戊子

與賓鳴鹿君偕伯氏雲逵騫逐並駕公車昆金友玉
蔚其聲華高謝潘陸平津開閣謝氏庭芝言侍朝夕
請益問疑喩彼善斲匠石是師素業彌進尊聞行知
託附梁門常趨講席相見無時抗談在昔辨鋒每銛
言瀾屢激使我心傾沛然悅懌先儒遺册同事編摩
繁複既除散佚攸羅預參筆削用意切磋裒成卷袠
厥庸孔多丁酉之春相公還闕恭侍仙舟飛棹吳越
緒論必聞大啟扃鐍凡在從遊吟弄風月蓮序荏苒
歲遡十春忝逢

聖明闢虞四門念君未達留滯埃塵良田晚穫舍茲何人豈期不辰二豎侵迫證候匪常方痊驟劇寧無良劑遠淪精魄靡留頹波嗟馳過隙嗚呼哀哉理數參差賢不永命才不遇時鬱阨懷歎自昔有之不謂吾子今古同悲賢兄在邸令子在側荊枝痛枯蓼莪哀極凡我同禂感念悽惻託情誄辭淚不可拭

祭黃撝園文代

嗚呼黃君止於是耶生為世胄蔚為國華文如錦綺氣蒸雲霞道乎平古行脩於家允惟孝矣其心孔嘉

省晨定昏和氣愉色膚髮無虧竭力盡職生事死葬循禮罔忒茲行之本緊惟士則某也兄弟實忝知交附松者蘿投漆以膠鳥鳴嚶嚶雞鳴嘐嘐寫情解帶唱和絲竹居室之邇昕夕相過消暑華堂桃笙對臥言無不盡清颸滿座麈尾松枝珠璣咳唾古人有言貴相知心與子投分珀芥磁鍼張范之義視古猶今素車奔號悲淚盈襟刻厲平生中歲善病加之執喪毀乃減性藥餌雖良不延壽命天地之數於茲終竟彼造物者孰為主張或脩於愚而短於良福禍之由不可為常其可問耶天之蒼蒼噫乎黃君束脩自好言不忘理行以義蹈慎而靡邪早則無傲吾黨所欽庶幾完操誰云豈弟神明不勞君病既亟我訊床前為君拂席自述之篇口占授我我涕如漣君所遺憾二親未葬不獲執紼以臨幽壙孝子之志瀕終惆悵讀其文者其情可諒君之哲嗣壻于吾門期爾橋梓陵厲並騫君今已矣望在後昆顯揚令名以慰君魂嗚呼哀哉想像笑語感念平時疑君猶在瞻睇繐帷我陳雞絮君知我悲其人如玉君實有之

祭中山王文代

伊松柏之本性歷霜霰而能榮蔚喬木以竦幹喻世載其忠貞昔在明之中葉炎州板蕩而不寧遭莫氏之篡逼遯漆馬之江城日播亡其失次惟君家之是倚奮一旅以興誅用報讐而雪恥伊左右而宣力鬱堂構於舊址雖王號其中輟固不替乎先祀迨

朝之混一奠本國以朝宗紹先葉之遺緒爰弁續乎王封美輔政之籌策實蹇蹇其匪躬允高曾之不忝宜國人之追崇禮有班於廟饗惟酬德而報功咏皇華

以冊祭奉
恩綸於九重闡茲邦之故事欽賢佐之遺風采芹藻以薦
悃體
聖代之褒忠

祭馬伏波文代

昔漢中微隴蜀紛謻仰惟君侯意氣騰超既覩公孫
遂匡隗囂歸身赤伏翊佐中朝涼州蕩定勛立名高
拜守隴西羌人弗騷已平卷妖爰伐交叛緣海刊山
浪泊鼪戰窮追禁谿兇徒解散獻馘洛都嶠南用奠

治城穿渠剖疆置縣條律約章駱越丕變
天子命我執節炎方既冊新藩亦祭故王越岑度川道路
悠長戔戔銅柱標于遐方企慕英靈東帯登堂嗚呼
君侯自遠有光文軌萬里厥功可忘云何寫誠谿毛
是將昭明不沒儼乎洋洋

祭朱捴憲太翁文代

美
皇朝之嘉運篤元老以佐時固光岳之靈氣亦式穀之所
貽伊太翁之盛德與陳荀而齊規敦行誼於早歲樹
風節丑靡虧偉劉氏之七葉實以父而爲師比鄧家
之一藝守庭訓而無違遂發解於鹿鳴旋矢音于鳳
翽信善積而祥流本貞符於門内闡誨言之諄諄蹈
古人之清介凜素節于氷霜曾不玷于塵埃喜教義
之有成奉
恩命之綠綸荷木天之吉士膺寵服之輝煌何在貴而彌
謙抱冲素以自藏含玉采而不燿晦名迹而潛光迨
年歲之就耄執溫恭以終老每夜寐而夙興勤庭内
之洒掃及開府於外臺佩嘉言以爲寶惟風操之彌

邁茲令名其永保聞中臺之綸色遂拜表以陳情棹
鷁舟以西邁補南陔之歌笙覩渥丹之晬面期松筠
之蔥青何日月之不淹忽歸神於天星稽歸善之古
義蔚馨華其不泯望鄱陽之浩蕩仰匡廬之巉嶸信
揚名於奕世紀高行之繩準奠鷄絮以攄哀亮何伸
於微悃尚饗

祭大司農趙公文代

乾坤正氣實清以剛生爲正人應時之昌煒煒趙公
于庭有命光佐台平遭逢

明聖歲在庚戌親政之初大羅天上同會覲禧始令商郎
古節攸蹈游刃割鷄一班窺豹內升粉署執法秋官
直而不撓振衣林巒既膏厥車浩然之志永言幽棲
抑又何冀璽書來召出自東山超陞階序遂典大藩
就拜中丞開府于越遂移楚南有虔秉鉞楚越之政
萬民所懷自民視聽命掌中臺載踐文昌地官是長
威鳳九苞群僚具仰公之清節古人所難奉身之具
不取于官敝衣蔬食寒士之素雖躋膴仕不改其故
以儉養德可以無求苦節爲貞樂此不憂公之立身

靖共爾位歌咏素絲正直順事其體則直其用則方
引繩靡曲執矩爲常譬彼孤松亭亭百尺歲寒何凋
霜皮黛色譬彼白玉潔於層冰雖露圭角表裏俱澄
夙夜在公克勤于職敦敦几案不遑退食靡有鉅細
目力必經疲精竭思豈恤頹齡一典京兆再莅南省
盡日窮搜明鑑辨影披衣待曉官燭輝煌長宵漏永
短檠猶光公於斯時心力交敝辛苦當年無忘此地
鞠躬盡瘁期畢餘生庶幾古人完節令名與公通籍
年餘五十垂老同朝梧岡棲集云何不吊歸神于箕

淒涼形影能不愴悲易簀之餘哭公于室臥榻蕭然
陰寒慘栗
帝有恩命禮備榮哀念我舊友名德崔巍

祭安溪相國文代

皇曆天祚五百聖期必有名世見而知之昔在庚戌
皇始親政漢策數榮周官論定於時惟公嶽立不群梧岡
苞羽蓬島卿雲言歸采蘭妖氛遽起言念平生知不
垢滓果闡容疏來進九重孤臣血淚勁草疾風城困
重圍師迎兩路賊衆奔逃勛傳露布既升鰲殿遂貳

綸扉公來覲闕湛露霏霏五紀閩南海堧桴鼓
帝有神謨將軍其阻公贊大計與
天意同先謀元帥允成大功長偃鯨波彌歡魚水領袖鸞
坡禁林密邇納言是掌典午是遷蒼水爲珮卿月高
懸爰持玉衡觀風織甸化比文翁彩成豹變有虔秉
鉞仍在王都慨念澄清身爲楷模陰雨既霑河流既
順我民用歌惟
帝其訓召崇蔽芾陰連庭槐乃從文昌入踐中台一十三
年太平公輔匪皐則萊寧惟房杜謙而不有休然以

容江海雖左其用在冲廟堂之上寂若無語容勿天
工休徵時叙君子之學敬謹爲基清慎且勤何措不
宜一節始終罔非用敬知臣惟君知賢惟聖恭惟
聖學心契羲文性與天道惟公得聞數由理神道因龜顯
聖作之師與幽不闡心法之妙傳授之真安知其老不懈
益勤
恩禮之優以厚元老錫賚便蕃世守爲珽興言泉壑冀養
遐齡如何不吊歸神上清有德有言功又不朽兼諸
三立聲明[illegible]念我同譜垂五十年如彼晨星落稀

在天公又不留能不悲愴百爾含凄兆人失望敬用
鷄絮聊寫我哀公靈不泯髣髴其來

祭[illegible]文

惟閣風之弘麗蘊琪玗之懷寶若鄧林之森爽擢梗
楠於雲表際
聖朝之嘉運降申甫以翼周慶門緒之方茂等二方而匹
休秉殊質於稚齡種宿成之慧悟騁辨囿之縱横又
律身而中度逮服官而通籍凜夙夜之靖恭誦素絲
以自勵美進退之從容奉元兄之善訓既周旋而罔

墜喻垂萬之交輝毋怡頹以相對逢
聖帝之御寓溥瑞露於八紘
簡平恕之大吏弼教化以明刑統寰瀛以在宥雖萬里而
非遠司執法於外臺信風行而草偃閔僻左之愚頑
疏法網其在寬既閭閻之感化亦民徭之胥安懸朗
鏡於桂嶺沛祥霖於灕水人至今其思之尚謳謠之
在耳解簪紱以歸里適雅興於林泉託姻戚之厚誼
喜過訪而晤言追前脩之盛事有香山與洛社飄素
髮於綺筵皆太平之壽者期相偕於皓首結金石之

心盟各曳笻以驗訪作
盛世之耆英何哲人之不淑遽歸神於星府痛交契之深
情灑沈瀾其如雨搴繐帳以凝佇想彷彿其下來薦
鷄絮以將悃公寧知乎我哀

祭蔡少宗伯夫人文

中壘頌圖當陽史記彤管流芬青編表懿猗惟夫人
毓粹婧星性涵玉顥德振蘭馨在昔先姑竭誠致孝
芳躅不泯徽音克紹垂紛佩悅視膳問衣扶持搔抑
習禮無違宗伯先生蹈儒之矩獲游洛閩莫問細巨

猗惟夫人內職是脩綜理家政用意綢繆娣姒允諧
尊卑其順雝雝閨門靡有咎吝田荊玉樹竈無異烟
采蘋擷藻牖下是虔好施之仁自親而遠濟及里閭
黽勉無怠被承象服寵荷龍章翟褕爀爛琚瑀雍容
每念
皇恩海嶽深峻勗勵夫子終始清愼撫待姬侍和氣如春
鳲鳩之吮含哺維均服官內庭罔憂內顧家人女貞
義資佐助君子偕老宜膺遐年如何不淑感疾纏綿
臨歿遺言有條不亂佳兒佳婦敦睦誠勸神志清明

趨然去來溘捐塵壤遽返瑤臺嗚呼夫人視履元吉
嬈行郝鍾追踪尹姑安仁華鬢情黯悼亡敬薦椒酒
唁慰帷堂

祭崔母劉太宜人文

家人之吉門緒以昌載於前史壼德流光壼德伊何
禮先婦職妻道母儀須圖亞則惟太宜人誕粹韶年
居勇君姑克孝以虔既潔膳羞亦謹湯餌歷久如常
婦職斯懿太翁曠達不問治生佐助內外凡百經營
事敬其端乃告其備無成有終安貞之義曰儉與勤
處約之方不開衣篋寧輟紡牀象服是膺身其六貴
三十餘年終始無貳吾友早歲悲喪慈親相彼鳲鳩
含哺維均撫鞠之仁果收其報寵命推恩頻頒紫誥
方期偕老白首相莊猶有雙雛並佇飛翔誰謂雲輜
飄然永逝南岳渺茫西池迢遞屬與吾友唱第齊年
登堂之誼感悼凄然瞻拜靈坐椒漿盈觴願紀徽音
託之彤管

祭張孺人文

昔中壘之八篇揚芬於蘭壼美貞順與賢明耀千

秋之赤管惟清河之淑女婉令軌於前脩明周詩之
蘋藻習戴禮之膳羞奉北堂之姑嫜承歡心而克孝
勤侍食於朝昏念清齋之可效雖遠戾于京邸望白
雲以興懷遂同歸乎枌社得共循夫蘭陔奏房中之
朱絃聽磬律之諧應舉鴻案以相莊駕鹿車而允稱
垂有樛以逮下嘉秉德之惠溫篤在桑之均一固賢
媛之所敦承褒錫之綸恩煒中閨之象服何年齡其
不延歎須影之已促感安仁之詞翰悵帳室之凄清
陳鷄絮以申奠慰僚友之中情

祭蔣相國杜夫人文　代

稽劉杜之史傳握彤管以垂蠲美琬琰之粹溫柔慈茳之芬馥懿夫人之茂德具林下之風徽叶易象之貞吉蹈箴訓之遺規處隱約而必耀譽潛淵之照乘始造室以特載終宜家而行慶樹北堂之萱草采南陔之蘭英乘內則之禮度得銀鬢之歡情昔侍直於承明今贊章於政府信國爾而忘家賴中闈之令矩毓丹山之雛鳳比崔韋之授經遂飛翔於霄漢貯芸平之嘉聲荷華綸之褒錫被褕翟之象服響應節之

璜琚宜永膺乎遐福何景光之不駐掩寶婺之星芒歸精神於崑閬侶許董之班行撿手筆於遺篇亦既云有治命早達識於死生悟脩短其有定承九重之賜賻極人世之哀榮焯母儀與婦道披圖頌而齋聲闡訃信於天南將雞絮而自遠想繐帷之暫褰望雲輜之來返

祭醮院太夫人文　代

昔劉杜之煒管揚蘭壺之芳芬懿家人之貞吉故發揮乎斯文考圖頌之八篇首母儀以爲勸雖慈愛而能嚴助義方之明訓猗太君之賢淑夙嫺習乎禮容媲周詩之尹姞匹晉史之郝鍾允能勉以同心又委蛇而中節奏協度之珩琚響諧音於琴瑟美王家之珠樹擬謝氏之瓊林展文武於
代均克慰乎母心視鱃政於廣陵不遺鮓以貽戚參軍事於閫外踵元戎之偉績昔湛氏之截髮貽陶侃之令名若善果之稟教用靡替其家聲聞視聽之未衰逾大耋而方永荷綸誥於天扉觀騏駿之交騁何婺女之遠沈嗟萱草之隕墜悵婺星之易斜乘雲輜而

永逝會壓寰之不戀指仙都以爲期侶金妃於絳闕覲王母於瑤池託分誼於葭莩薦椒漿以陳悰願有紀於徽音垂閨幃之矩矱

銘

靜鏡軒銘

君子之學主敬爲基通貫動靜不失其時動極而靜靜爲動本默而識之其則不遠鏡之爲物喩心虛明瑩然無垢萬象斯呈惟垢之無實靜之故亦如止水照物畢露古人有言靜則生明心鏡洞徹比銅更精

云何能靜其功在敬嚴肅齋莊収視反聽能敬斯靜
心不垢淄戒爾後生視我銘辭

贊

關侯贊

季興佐命挺出河東昆弟之好君臣之忠厥心毋貳
踰日天中威振華夏萬人之敵志在春秋國士之風

大士贊

佛之爲道虛曠圓明是大慈尊赴感應聲寂而能通
心無不在自彼西天來見南海

盧孝子贊

猗惟盧君壁水蜚英克敦本行孝德揚名厥孝伊何
刲股以羹療親之疾用意專誠北堂南陔饈潔膳馨
表厥宅里苦節用旌念我同氣嗣續衰娉從妹既孤
資其有行家廟肯構合禮之經澤流胔骼義山是營
積善餘慶載世昌榮

林節婦陳氏傳贊

節婦陳氏者福清林生其默之妻今湖南益陽令嵩
基之世母也其家世有纓緌閨門脩整節婦幼襲壼
訓莊重不妄笑語年十七歸于林生相莊以禮越年
而林生病乂之浸殆節婦誓以同死林生曰死者一
徃之烈耳有祖姑姑在堂非若誰事繼嗣未立非若
誰撫能盡是則願若無死徒相殉何益節婦泣而諾
既寡椎髻布衣不預親串婦女之會事祖姑及姑以
孝聞中遭亂離未嘗一日闕於養立仲氏子嵩基爲
後所以鞠育教誨甚備已而仲氏歿撫它子議別立
嗣節婦曰吾立嗣均也不可使小郎有子而它求於
是更以其爲後而嵩基歸後其本生内外義之然節

婦始終愛嵩基如子愛嵩基之子如孫至今嵩基父
子述節婦事涕淚交下知其篤於恩而感之深也年
逾七十當雍正某年有司以苦節上聞
詔賜坊以旌之於戲節婦不唯從一之貞而事姑惇孝撫
子孫慈於婦職妻道母儀具矣嵩基將之官念斯懿
之可傳請於當世能文詞者同年桐城張公廷璐既
爲之傳予乃效劉氏八篇之體而爲贊曰
懿我宗媛習禮允蹈皦日誓心寒霜比操生賢於死
惟義之宜堂前膝下孰孝孰慈爲婦爲母克脩其則

我思古人無慙淑德
而表宅里風聲既宣史臣濡翰圖頌斯傳

自題五十画影贊

衛武乗訓敬念德隅一謙四益爰與道俱緘彼金人
閉塞其兌守之如瓶不泄于外爾年既艾厥德弗脩
安於縱恣能勿悔尤蘧氏之學日新不惰惟其知非
殆能寡過倬吾眞者悄乎其容庶幾知懼惕然于中
懼之如何宜靜宜默老氏要言雄雌白黑顧言自今
懼以終始周旋罔虧元吉視履於水於鏡古人鑒之

寫諸丹青銘戒在茲

妹倩林爾保行樂圖贊

行年四十強仕之時慎爾出話謹爾威儀誠爲德柄
德爲福基勗哉君子鑑貌自思

從女弟行樂圖贊

家人之吉利在女貞吾家之教婦德賢明懿我妹氏
婉娩儀形無忌敬順鍾郝齊聲

王和父行樂圖贊

與君同里遊三十載別久見君其容不改丹青繪貌
俾我誦之何以祝君壽考綏福

石安人行樂圖贊

屢遊王家备知壼德無非無儀善議酒食家人之吉
白首相莊其心淑慎琚瑀鏘鏘

表姪 芬夫行樂圖贊

蒼然其貌可以觀德秉茲古心好是正直有酒盈尊
陶然自適比操寒松不改其色

陳子對初同學三十年今年五十訪予閩風之
下其子姓以辰近格歸予不得留也歌以祝
之

安溪李光地

一滯都門三十秋南北諸賢從我遊才難誠如聖師嘆求之不得是吾憂吁嗟俗學塞天下振古文章束高架六藝小學亦失傳忍使經書如長夜有潙之子熒熒暉暈者木天啟絳帷尊人白首稱弟子又華其繼丹雖飛邸舍空齋鎮集止一向一歆陪揚子疑端強半爲諸經辭詁亦抽作者旨小陳之詩獨造妙能

與唐人角風調館閣王陳劉若千未知孰是領深要更涉六經通九算此事尤與今河漢南宮之文雅以清安得白眼垂青盼奉
詔脩經揚絕徵
聖學高深誰得知圖象纂畫假君手遂使隸首參皇羲憶昔相從幕府行風帆驛路急王程長觸塞雲蒸詭火身披薊雪頹落英蹉跎荏苒便中歲血指汗顏真可慨君不見杜甫送高生男兒成名多老大得塗年少甚誤人風流坎壈亦纏身直經百忍千災散坐守純

忍萬福真誰言祝釐非古禮二雅幾篇稱壽祉遂湖嶽神至邦楨歸之令德風人體况我與君同邑書宮覓佛耳望仙鋪世好連眭情不淺周旋夷險意何如贈言惟誦古人脩質有其文世所求君悟碧霄無枉路從有相期歲晚収霜風嘹栗摧葭亂寒菊未凋早梅綻君去應有十日觴聊用里歌諗親串

畫錦堂稱觴序　　青陽吳襄撰

皇上龍飛御極加意文學侍從之臣則今掌詹學士陳公時爲編修首以著作被知遇雍正初元祭告冊封典禮備舉文字多出自公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命公往典鄉試闈月回京奏對稱
旨旋陞中允自是翰林鉅製悉以委公三年春將建
景陵穹碑恭敘
聖祖皇帝六十餘年神功聖德昭示萬世非大手筆莫荷斯任
上特以命公公敬謹敘述體大辭雅甚稱
上旨昔公之貢成均年纔逾冠故大學士李文貞公與公同里負知人之鑒見所爲文亟加賞歎謂尊人庶子公曰賢郎必以詞藻獨步蓬壺他日驗吾言也至於今信焉洊歷侍講侍讀侍講學士率三月一徙官今歲正月遂擢詹事充講官六月
命典浙江鄉試以浙閩隣近
特賜公晝錦之榮自古文人宦途之通恩禮之渥未有若公者公傳尊人庶子公庭訓篤嗜古文又從李文貞公遊最久所以獎勵切磋者甚至惟日孜孜慨然有作者之志滯於公車近三十年逾艾乃成進士人皆歎其晚不十年間驟陟顯位稽古之效如此其盛所謂良田無晚歲者耶使公幸而早售則辛苦下帷種學績文之懿猶未必如今日者是知天之玉汝於成者厚公之自求多福者勤遭逢
聖明非偶然也予與公相知深故伸簡而序之曰晝錦堂者公之堂宜取法於韓魏公榮

君恩也曰稱觴者公耆年之慶適稱觴於是堂也李文貞公每謂公曰物之晚成者可以耐久故桂菊之華盛於桃李遠矣斯言也昔日之善誘亦今日之善頌也

晉江陳公家傳　錢塘汪由敦撰

康熙六十年夏

聖祖仁皇帝名晉江陳公與青陽吳文簡公長洲何公赴熱河行在撰擬文字當是時三公皆編脩長洲故先進而公與文簡皆晚達然皆稱詞林中耆宿云未幾長洲先卒明年冬遭國恤

世宗憲皇帝以

几筵祭告諸大篇鋪陳

功德嚴重其事掌院憚不稱上旨首以公與文簡及故相國

嵇文敏公三作進

上覽未竟號慟不自勝自是眷遇公益渥一日中

召對至再一時高文典册多出公手或倚几立辦每奏一篇未嘗不嘆息稱善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公典鄉試事竣擢中允歷侍讀侍講學士率三月一徙官四年正月擢掌詹事充講官侍起居注其年秋典浙江試得請就近歸里時八閩洊饑已有

旨充荒政而有司奉行不以實德意不下究公於廣坐中為桑梓請命有司憚公且入告騰章訐公過里門御八騶假鎮帥鼓吹眩耀閭里且倡浮言煽惑觀聽甚嚚公重譴

天子念公老於文學抑授翰林檢討且命以家財備賑公孱不蹶中人不足當太倉涓滴然有司以是知

天子洞悉八閩饑狀賑不敢後期困以蘇久之復除國子監司業遷侍讀癸丑六月遷侍講學士即日命教習庶吉士會夙疾益劇遂以雍正十二年二月卒於京邸明年文簡亦卒三公歿而中朝學老文鉅無能埒二公者

今上皇帝撰

泰陵聖德神功碑概然有不與同時之惜嗚呼自古鴻生碩儒不必盡遇遇矣非受知不必盡由文字公始終以撰述被顧遇遭逢可謂盛矣公名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先世自安溪徙晉江祖洪圖明天啟丁卯舉人歷掌龍巖詔安建寧三儒學父遷鶴康熙乙丑進士終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公幼讀書二過輒成誦九歲能屬文十歲通星平易數有神解甫冠以高等生選拔入太學癸酉舉順天鄉試困公車三十年戊戌

始成進士公之初至京師也安溪李文貞公奇公才與覃究經學旁及六書九筭窮極底蘊故所得益邃長洲負重名遊安溪公之門無抗行者獨以公爲畏友公在熱河與文簡同寓于時館徐尚書所文簡數相招劇談公亦一見傾洽比入詞館閣以撰擬之役從公質所業輒爲點定弗少吝或出示己作虛懷商榷塗竄至三四易不厭嘗語予文貞好人改己作但肯爲思索點竄嗟賞不已人服公雅量此正公好學深思隨事集益予於文字用力久每脫藁未嘗不思

公言公所心得者如此其爲國子師及同教習爲諸生講授體裁指要懇懇具有成法手校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凡數過迄病丹黃不去手公之文醇潔雅馴得力於唐人爲多他所著星筭諸書皆藏於家公子五人謁予傳公者其季孝廉旭世也

贊曰今相國桐城公爲予言應奉文字淺深輕重閒不失銖黍讀陳學士文輒能發人意揮斤斲輪正非寓言精思而深造者知之耳相國衡定館閣文數舉公爲後進最由是觀之公之受知

服膺公通懷樂善心嚮往之不能及故具次其事云

近道齋詩集目録

君子亭步家君韻 初五日

濟寧懷古

舟至 初六日

河干七夕

過夏鎮步家君韻 初八日

韓莊閘

雨中過八閘

臺兒莊晚泊 初九日

夜至下相 初十日

趙田二輿夫送至下相乃歸登舟感賦 十一日

下相懷古

黃河口

清江浦 十二日

淮陰懷古 十三日

風便 十四日

界首

露筋廟

自高郵至邵伯見水漲厓田皆成沈災閔茲有作

揚州 十五日

維揚懷古 十六日

揚州夜發過三义河 十七日

儀真 十八日

江行 十九日

江寧府署是周瑜舊府相傳大門猶其遺制 二十日

金陵懷古三首 廿一日

自江寧東歸夜櫂至沙漫洲 廿二日

金山 廿三日

新豐

丹陽館驛邊敬瞻夫子題吳季子墓碣二首 廿四日

洛社 廿五日

滸墅

至蘇州得伯兄書因寄信告行期 廿七日

因寄家信言意

苦熱
送韓蓋恬分校歸署
浙溪舟中口占
晚過釣臺
山行口占
楓嶺
雨度仙霞
水口夜泛
題表弟黄遂伯画松

丙午臘月望日志喜二首
題林漢亭寫照
題胡司訓行樂圖
壽柯聚公五十
壽丁提臺
閨怨
戲作
別表姪黄世則
丁未新春族弟艮美送至劍州賦此言別

卷之四丁未以後作
王圃尊堂雙壽
壽吳副使
題金別駕全城圖
題王雲廷尊人卷
題郭勁草度隴圖
題范太僕行樂圖
題范星原行樂圖
郭勁草題別

題玉圃試泉圖二首
章節母李氏
張節婦荊氏
旌表節孝蔣母彭孺人
旌表節孝張母章孺人
許曾齋手植栢
送羅生其宿偕子克樹南歸壽母謝太孺人
送王左士之任代州
送族弟庭思之任肥鄉

近道齋詩集卷之一 乙酉刲舟紀行

晉江陳萬策謙季著

河西務 六月初八日

連年憩馬河西務今日維舟即此灣潺雨乍添旋泝岸晴雲稍卷欲歸山布帆吹急風偏直素魄光微月工彎秪為江山侍行邁勞人十載暫當還

家君十七歲時侍王父南歸今策與幼子楚實從家君撫景追憶已五十四年語次感咏

吾祖當時買棹歸家君未冠傍春暉今予復此隨蘭槳幼子也能舞綵衣五十四年如恍忽六千餘里尚依希亭皐極望成追憶故國楸原夢欲飛

流河驛泊舟夜月言意二首

林鐘律晚近清秋薄暮風涼動碧流烟火一灣當水驛桂光半滿入蘭舟江村泊艇宜宵賞海國歸橈是晝遊即事已添瀟灑興清衾有夢到林邱

步家君韻

御河牽纜泝洄漩去國何須意惘然計燕將雛回故壘洲鴻刷羽上高天行囊剩有經書滿舞袖歸翻錦

綺鮮素影沙光澄似練浩歌一曲扣呉舷

花園 屬青縣十三日

輕舟夜泊在花園芳杺江頭自一村幾樹長條飄綠帶滿江細浪浴金盆篙工棹罷宵光靜笠客鋤歸岸際喧前路滄洲佳酒近也應沽取醉清尊

薛家窩 十四日

綠楊岸轉薛家窩今歲曾經兩度過水面微風吹送樹沙邊皓月照澄波計程漸覺京塵遠對眼惟添野興多同是故園今夜景清江幾處動漁歌

望夜大龍灣

東光南轉大龍灣旅泊雙舟萬里還水漲添時平似鏡氷輪高處滿如環禾阡匝岸居人少茨屋臨川古戍閒地接齊州無百里驛程別是一江關

舟中臥聽鳴蟬

家林夾岸映河流亭午蟬聲到客舟飲露誰能同皎潔吟風何處共優悠偏宜笛竹眠中聽最是絲楊影裡幽試問戢冠貂作飾可如清響韻泉邱

既望桑園

桑園東岸是齊州古渡晨征記舊遊月魄可憐今夜滿風塵未厭幾時休天京北極紆千里海嶠南歸棹一舟已喜晚涼滌殘暑翼飛四葉即清秋 歴紀十六日望十九日立秋

舟中翫月

年年都下碧蟾新佳景誰能賞一巡客到輕舟無俗味天將明月與閒人玉沙彩碎流星火珠水光騰泛蛤蠙歸到家山應更好柴門秋夜皎如銀

糧船三首

巨艘壓浪盡糧裝百里如林眺遠檣北土乆經拋地脈南州自合貢天倉河沈白馬時驚汛旂載蒼龍歲省方民力不勞官廪足誰陳高議到巖廊

太行東騖百川分七淀波光六遂聞可許春田皆滲水會看秋稼便如雲雨蓑兼採鮮醫健月舫還寨菌莒芬此事由來應天意何人乘勢樹鴻勳

津門接海極遼東滿目荒壖望不窮斥鹵洗餘爲沃野茅菅剗盡有農功魚滸岸夾條陰長龍尾車迴汐

劄子

揚州劄子水行遲晚夏方逢火令時拂几却疑居小丘開窓絶似對清池風過簾外宜攤卷月到灘頭好諭詩但喜驛程生夕清家人莫漫數歸期

德州二首 十七日

夏初駐馬望御船簫鼓喧騰水驛邊孤迥遊亭縈瑞色徧排香案獻華筵人看百戲珠如汗路插千旗錦似烟今日重尋歌舞處晴沙月晚自空鮮

水陸交逢是此州州城城北舫橋浮沙棠暫觸炎薰

去錦纜還銜皓霰流十載江湖餘馬跡一家生計有書樓何時却與身閒便坐對谿磯狎野鷗

故城二首 十八日

故城渡口水縈洄搜攪炎風撲面來入夜蕭疏微雨合半天吹蕩薄雲開秋田已長遲禾穟夏景將闌候管灰惆悵江頭星月下纔聞滴瀝灑輕埃

城南負郭賈家園庭宇深沈似遠村亭外置花香對面樓前種樹綠當門北方臺榭經遊少兩度居停此地存不奈水程催去棹無因重訪挹瑤尊

立秋日故城早發步家君韻三首 十九日

江面寒飈覺候涼吹葭伶琯動金方故城水道陵晨發舊國山郵念歲芳晚葦有情爭綠蒨秋花無意鬥紅妝清宵漸可親燈火書卷呼童解客裝

一片秋懷謝客心河干伏暑望連陰已看碧浪迴新漲不信紅塵到遠岑盤繪行思閩海近霄毛飛向楚江深釆蘭蒔草平生事且在香芹澗底尋

秋山暫與白雲期此日涼生墜葉知鳳闕北望旋斗柄鷁舟東轉遇風時籬英欲待淵明醉江芷空勞宋

玉悲祇爲霜華催結實蕭森原野使人疑

夾馬營

朮曲隄環夾馬營舊聞藝祖此鄉生識歸點檢符膺禪妙得機關酒釋兵五代餘氛天吏掃百年嘉運泰階平黃昏何處尋遺蹟萬里雲消玉宇清

武城 二十日

火輪亭午武城西欲聽絃歌迹已迷言氏昔年嘗仕魯邑名今日轉歸齊舟人繫鷁依青柳牧豎驅牛向綠蕪遙睇川原乾暵甚西風那得問虹霓

琟塔灣 廿一日

一年三度到臨清不是車程即水程寶塔灣頭中夜月秖應還似向時明

臨清 廿二日

繁華自昔是名州到日翻教旅客愁不爲閘高波浪湧千尋鐵鎖橫中流

郁水署中晚雨徹旦步家君韻 廿三日

烈暑慫陽勢正驕陰霖竟夜沛層霄未疏晚柳翻青帶欲穗秋禾長綠苗竹葉香隨賓榻滿桃笙涼送夢

魂遙莫忘風雨今宵意明日江頭舞桂橈

藏家灣宿閘 廿四日

河聲一夜響潺湲激浪鏘鳴到枕邊夢裏不知眠客舫渾如山舍聽飛泉

舟行見夕霞照水賦得江上詩情爲晚霞步家君韻

斜陽球樹澹清華一片秋光照暮霞浣水初臨苧蘿石濯波正漾錦江沙彩分河荇參差色影雜洲蓮爛熳花無限詩情渾不禁碧空似度五雲車

梁家淺 廿五日

池是梁家淺秋來碧淄深濃雲催急雨高樹動寒音岸際人居密天邊夕影沈黑甜今夜好涼思起清衾

東昌 廿六日

南來七閘到聊城薄霧初褰碧漢晴不辨當年射書處至今人說魯連名

東昌曉發 廿七日

曉挂風帆競碧旻南艘泊處勢如鱗忽聞簫鼓遙喧響報道舟師賽水神

阿城

土橋候閘阻輕舠閘板初開浪轉高今夜阿城閘吏過南行一路盡通漕

安山 廿八日

安山回首望神京大火西移斗柄橫北極纔差三兩度水途行過廿餘程

北柳林 廿九日

清商入夜扇輕飈六月階蓂落盡時數里便過分水處壁冠晨拜禹王祠

過南旺步家君韻 七月初一日

何年汶水始西通南朔雙流度土功雨戒河歸天象應百泉滙自泰山同冬官廟外吹蘋浪夏后祠邊颺柳風一命不聞榮白老酬勳自古未能公

南柳林阻閘

爲過南流放北流柳林南閘阻輕舟波濤盡地聲如吼不管征人徹夜愁

自南柳林盤閘至濟寧 初二日

長堤十里綠毿毿垂影翻風映碧潭只少酒樓兼茗

肆東州便是大江南

南池步家君韻二首 初三日

任城佳跡古南池曉憇方當雨後時柳帶全遮李侯座苔衣半染杜陵詩庭花含潤娟娟艷汀葉因風款款垂過客無緣銷寂晝隔墻高榭送吹絲 其西爲金龍大王廟是日賈客賽神演劇

前韻 初四日

連朝風景賞南池北望雙舟未到時洗墨徒慙鵞帖字拂箋惟誦鯉庭詩魚銜客影銜青泛蟬咽秋聲出綠垂偏喜晚涼宜竹簟空濛纔過雨如絲

君子亭步家君韻 初五日

汶洸津會水亭開聞説公餘劍履來木擁門花依石徑條楊交影夾河隈依遲已近靈星節信宿誰陳賀老盃更有濯纓臺上景雙橋接岸滑青苔

濟寧懷古

州城襟合兩河中汶水南迴泗水通節使經營殘碣在 天井閘乃唐廬龍節度使尉遲恭所建 尚書香火古祠空 有報功祠祀明工部尚書宋禮 郊原雨過禾翻綠湖澱光浮蓼正紅山左近年

多泛漲何人疏導續神功

舟至 初六日

南池西望草橋開遠見雙檣逐浪來書案未須重拂拭水窓深閉淨無埃

河干七夕

歸舟豈似泛靈槎碧落宵澄大火斜燕拂波心疑促渡風迴湖面暗聞花誰言漢渚星辰隔翻覺塵埃歲月賒試看白蘋江畔客何人不是旅天涯

過夏鎮步家君韻 初八日

厲德逢周晩驂停問楚津秋原名蹟古夏鎭里閭新
浩浩東西岸悠悠南北人自來賢與聖踪跡也風塵

韓莊閘

嶧山湖水御河邊雪作浪花爭拍天數葉飄然吹不
去竹篙纔住釣魚船

雨中過八閘

江頭一望曉濛濛青草岸迴八閘通萬里客歸秋雨
候雙橈人唱急流中露連平野渾迷樹濕重行雲不
赴風信道舟行如畫裡誰將彩筆繪天工

臺兒莊晩泊 初九日

臺莊南去少人家午後維舟傍水涯近接嶧湖饒藕
菂慣拏輕艇足魚蝦帆風纔轉開斜照江雨欲晴見
晩霞明日便離齊魯地吳都麗景路非賒

夜至下相 初十日

乘夜風帆到下相湖光月色兩蒼茫故人猶在蓮華
幕剪燭誰同夕漏長

趙田二輿夫送至下相乃歸登舟感賦 十一日

禮或求諸野迺有輿夫貞吾家田與趙服役久神京
今歲六月吉筮卦得南征東郊折楊柳方外但曹生
趙田輩慇勤相隨一月程夜過駱馬湖浪花送葦輕
念當終別去晨發遣北行臨岐有言約俟我及春明
戀戀主人意所事亮不更家尊白玉堂旅宦妻以清
豈有殊恩私足以致汝誠汝今獨何爲感義實琤琤
歸途尚夷猶顧盼金風鳴我歌以送之所慨世俗情

下相懷古

逐鹿當嬴暴誅蛇讓沛仁詩書仍劫爐宇宙一風塵
趙壁初威敵鴻門忍負人驅除功不忘酣戰意猶新

霸迹吾罔下英靈德水濱遙看荒廟處肅氣動秋旻

黃河口

飛橈直騖戒河干坐對澄暉向夜關伏汛已平波不
漲上弦纔過影漸團應知晨渡商颸靜共喜宵涼碧
露溥南去吳江桑梓近客心暫向此時寬

清江浦 十二日

擊楫渡黃河河流廣且駛轉舵入清江洪澤分南紀
是處險工多歲歲金錢弛釘木以爲椿其內塞之葦
草質有朽枯土隄因頹毁近聞洪塘埂決潰無餘址

下灌於兩湖湯湯揚州水城中三尺高自腰浸至趾
田疇盡巳淹市價騰薪米吁嗟劇可憐此邦之赤子
何時禹功成疏導各適理無勞嵗省方灑澹天顏喜

淮陰懷古 十三日

重雲容雨纖淮陰垂釣清磯問碧潯身賤却存甘辱
意位高翻抱不平心市廛豪少雖無賴絳灌通侯諒
所欽記取當年埋首處等閒身世即浮沈

風便 十四日

順流風便送將歸宗慤何人願不違對面舟來翻似

疾回頭岸過只如飛遠村樹色須臾近是處烟光瞬
息非朝雨晴時閒矚望滿江帆影散秋暉

界首

一川南北分州邑兩岸東西屬水湖到曉天風渾未
住蕭蕭惟聽響秋蘆

露筋廟

一夕清霜勁千秋皎月懸草茅開令質松柏勵芳年
廟倚蒹葭際舟迴芷杜邊篙工閒指點畵解話貞堅

自高郵至卲伯見水漲屋田皆成沈災閔茲有
作

淮浦清江水就下趨揚州今年伏汛長浩瀚那可収
上決洪塘埂巨波排山卯下淹江都城巷市成滄溝
其勢無消納泛漲曾未休斗門悉巳開東岸潰高郵
南向過卲伯陸道絕鳴騶五行失常理反望北風流
連河勢如掣莫能棹航舟西麓出湖中一葉隨風浮
眼見長隄畔嗸嗸澤鴻愁屋廬皆半沒何況乃平疇
河勢日以高高岸齊城樓一穴螻蟻穿萬姓魚鱉遊
茭薪寧不屬補救非良謀固惟廟堂儆能忘草野憂

所憂豈我力聊爲商聲謳

揚州 十五日

大王風送木蘭舟彩鷁南飛錦浪浮此夜故園同皓
月可知今巳到揚州

維揚懷古 十六

隋煬當日意豪邁錦帆千里臨江介岸邊影明照鐙
釭殿脚汗香流粉黛欲恣遨遊遂八荒自詡繁富越
前代湛酒迷花蕩不歸浮雲翳慘天陽晦民間供億
詎能堪士卒疲苦難可奈奸豪競起草澤中戈鋋便

動蕭墻内秦政無道僅及身武帝末年痛懲艾當於
入鑑識興亡淫樂豈念後車戒嗚虖理亂有本源一
部青緗比靈蔡

揚州夜發過三义河 十七日

江都西去水三义瑶塔層層迴瑞霞此地龍舟經駐
處行宮門外月光斜

儀真 十八日

鑿江水接大江流爲覓江航纜划舟況復故鄉親舊
在臨卬可似長卿遊

江行 十九日

朝宗収盡百川同一葉舟行萬頃中燕子磯邊看暮
景布帆輕便借東風

江寧府署是周瑜舊府相傳大門猶其遺制 二十日

江寧刺史府前門舊是周郎帥幕存鐵鏁沈時青鷁
入應多遺恨到英魂

金陵懷古三首 廿一日

珠庭日角符天瑞虎踞龍蟠得地靈更製衣冠從古
禮盡袪絃板尚儒經留都府第叢蘭紫遺迹宮城細
柳青梵刹樓高憑眺望濃雲驟雨晚沈冥

假託流言靖難兵三千鏖戰入皇京投軀未少册心
客誤國應論白面生燕度高城時已識僧歸滇海事
難明南都此後移宮闕空有閑官署九卿

江沱自古亦偏安明季當時事業難不見熊羆專閫
外徒聞燕雀處朝端戍烽羽檄連朝急宮燭梨園徹
夜懽自是皇家穹眷在寧教天塹限波瀾

自江寧東歸夜櫂至沙漫洲 廿二日

秋雨亦偶霽吾行其云返度橋日漸斜過磯時已晚
是夜烟靄微初更風勢緩蕩槳戴宵星波濤靜如偃
弦月未東升落影大江滿萬點螢火沈千斛珠璣轉
迴顧兩岸間蒼茫山色遠葭荻何蕭蕭白露下清瀚
暫泊沙漫洲近港稍澄淺中宵玦輪飛正麗參旗展
河漢相涵流一色莫能辨東瞻瓜步近西望鍾山緬
慮無忠信涉所恃舟航穩豈惟鶩歸踪方當獲游衍

金山 廿三日

江中山起一拳高絕似金堆負巨鰲洶湧迴流人昰

到方知財利是風濤

新豐

新豐鎮裡雨初晴河水宵添漲未平旅舫撩人醒蜨夢垂楊隔岸送蟬聲

丹陽館驛邊敬瞻夫子題吳季子墓碣二首 廿四日

人物南州啟（南方人物始自季子）風流上國馳讓王宗泰伯審樂繼虞夔聖筆題兹土賢蹤惜共時荒塋歸蔓草不朽是豐碑

地接吳都近亭鄰館驛傍銀鈎傳古篆珉鑿更中唐（碑重立於大歷間）十字春秋法千年日月光百靈應不散風雨護丹陽

洛社 廿五日

沿岸幾叢秋樹跨河一座虹梁欲雨欲晴天氣似明似暗星光

滸墅

滸墅至閶門無過三十里正遇北風高揚帆[illegible][illegible]耳云何關不開舟以數百艘銜接不可前尺寸相排抵

秋來苦劇熱晚涼聊可爾兩岸夾人居天風不到此入夜轉鬱蒸背汗流及趾安得決籬樊飛櫂吾去矣

至蘇州得伯兄書因寄信告行期 廿七日

家庭近有雙魚到驛路遙迎駟馬歸且喜鵲鴒他日會先教鴻鴈此時飛

因寄家信言意

行行返桑梓曰歸亦云暫湖海是家園鄉閭類旅店行役十載餘生涯百事欠數椽久未營一枝將奚占翕皇還出門田園安得瞰平生意浩蕩不解謀升甔

忽令半途間輾轉生愁念已矣且無然志士不求厭

姑蘇懷古三首

黃金白璧贈嬌娥傾國都緣戀苧蘿謾詡吳風爭艷舞奸諛須讓越臣多

文學南方祖子游六朝一變尚風流即今淪陸成孤響蘭芷蕭條曲浦秋

堅陴三載阻妻閭遂把民租作稅糧季葉豈無忠烈士枉教斂政恨耕桑

崑山 廿八日

薄暮到崑山旻色對蕭爽追思昨日時昏霧布天網
黯淡二儀間風雨晦高廣造化忽迴換耿耿星河朗
濁浪轉清漪澄氛消罔兩多謝世間客緇塵空勞攘

至嘉定 廿九日

東入婁城界村田一望賒大都繁樹木強半種棉花
小艇沽魚客疎籬賣酒家橋低知水長岸轉逐風斜
旅泊來雙舫逢迎備駟車居人初未識聚看路傍遮

署中觀伶人演韓蘄王本事 三十日

金山力戰走金兵鼓角猶傳破敵聲和議一時眞誤

國江流萬古恨難平

首中製雲蟒佳緞恭爲家君七十大慶之服 八月初日

製錦堂前製錦衣小陽春候慶春暉霧雲鱗甲相憑
借爭使人看蓑晝歸

傍晚出署登舟 初八日

時雨時晴白露秋他鄉故里意綢繆來觀蒲邑三年
政已作平原十日遊街上石橋妨走馬隄邊木橛久
維舟相期臈月重攜手好對梅花檢酒籌

閶門

茂苑婁城一水通歸舟正遇北東風今宵直到閶門
住纔聽城樓鼓二中

購書 十一日

買將書史當良田蘭閣芸香載滿船種藝偏宜嚴澗
側耕鋤只在石池邊不須豐儉占暘雨豈有租庸鬪
貨繙坐擁百城稱驟富好教孫子厲丹鉛

家君同施吏部游虎邱以事不獲追隨因憶舊
遊併懷中秋佳景二首

平地峯巒路委蛇竹欄杆外酒家旗生公但有譚經
石秦帝空餘試鍔池香叚去衡朝露濕盪船歸望夕
陽遲無緣眺覽隨今日可得風光似昔時

星迴斗轉近中秋士女吳都競虎邱香界滿輪飛月
鏡酒帘沿路鬥燈毬石邊杯榼千人會閣裏笙簫一
夜謳擬欲停橈觀土俗鄉關無那棹歸舟

姑蘇曉發 十三日

篷窗夢破聽雞聲蘭槳雙搖趂曉行若念宦心忙似
箭天風依舊送迴旌

平望

平望村頭一望平東連震澤水澄泓居人米市常宵啟旅客花船只夜行秋氣不寒仍不暖野雲非雨也非晴越州此去無多地算却江南第幾程

石門鎮 十四日

行盡江南一月餘石門夜纜浙西渠波迴浦溆翻紅蓼雨歇亭皐長綠蘆桐葉已飄涼霧積桂華欲吐晚雲疏秋風已覺生鄉思正學張翰憶鱠魚

石橋夜望

陰霖乍豁對層霄閑步隄邊上石橋人在彩虹高處立水環香稻望中饒微風驗浪催萍葉鵲月和烟帶柳條極目却隨川嶺盡故鄉行李尚迢遙

武林中秋步家君韻

團團飛鏡碧旻東夜到臨安鼓一中玉浦暗香闌芷杜銀河清露下梧桐光迴天目千尋影波泛江頭五兩風遙憶家園芳桂子小山叢似廣寒宮

江口客店不寐口占 十六日

江上潮初落天涯月尚圓故山應有夢旅舍奈無眠

吳山秋眺再步家君武林中秋韻 十七日

臨安地控浙西東山勢高盤郡邑中遊女停車踏荒草騷人載酒倚疎桐伍君潮噴三冬雪西子湖翻八月風烟火康衢宸賞洽青珉萬載壯瑤宮

新店 十八日

錢塘江口趁潮來百里風帆亦快哉明日富春山下過舟中堪望子陵臺

釣臺 十九日

甘把漁竿老釣磯恒星可似容星輝雲臺衆駿爭先

駕天際孤鴻只自飛不共風塵三尺劍長隨烟雨一簑衣故人情重終難繫江畔蘆花拂袖歸

九鼎從來繫一絲桐江不讓采薇辭競傳黨錮群公節盡是清風百世師竹帛勳名輕管晏烟霞事業等皐伊休將石隱閑相擬謾羨商山採紫芝

自烏石灘早發 二十日

七里瀧頭逐曉天初寒時候水生烟天公若念歸人意還乞東風送客船

停步

人家多在水西居南去蘭溪十里餘林裏遥聞喧語笑村翁應是說樵漁

龍游 廿一日

十年前邑宰孔李是通家投轄當琴署停舟傍水涯山田時雨足溪洞夕陽斜今日重經處冢冢舊種花

水碓 廿二日

誰將機巧代民勞竟日舂聲不用操長許雕輪行澗底寧知玉杵傍亭臯窺人水鳥爭紅稻落地風禽轉碧濤村俗久諳安逸事牽舟却值上灘高

衢州

狼烽昔日度霞關節帥旌旄駐此間白虎不緣臨越水長蛇應已踞吳山三年阻遏免徒潰百戰勳勞汗血殷鐘鼎如今遮莫問可能青史未全删

百靈街 廿三日

西安南至百靈街風息江頭夕氣佳水淺不容舴艋门行卌里泊洲涯

清湖 廿四日

越溪行盡捨輕船欲換籃輿度嶺烟已覺閩山日來近翻教客舍夜無眠

江郎石 廿五日

江郎山上石排立爭巉巖其勢鑽青霄往往沒烟嵐我行適晴朗仰見危峯三北峯似抽筍團團未欲尖南峯對壁立側視渾相粘中間一罅直雙劍插高巖靈廟紀舊文剝落捫珉瑊或傳是人化仙骨餘皙碧功德有封號垂冕穿朝衫茲說固謬悠疑信空寄談峻嶒下斗絕無徑遂攀探不知造物初誰與爲刻鑱草樹生其巔毛髮綠鬖鬖惜哉冥飛者何由結茅菴

峽口

來日行山盡歸時入山始肩輿度木橋悠悠峽中水

仙霞關 廿六日

仙霞迴望在雲間天險南來第一關鳥道千尋峰突兀羊腸九折磴迴環勢趨兩浙全輸水壤接東甌不離山夾路松篁幽峭甚都忘名利向塵寰

念八都

百家烟火萬山中流水穿街繞屋櫳誰似忘機老農圃一生未與邑城通

曉發念八都過楓嶺午至廟灣 廿七日

楓嶺晨過霧氣昏傍巖沿澗轉茅村高峰對面初無路流水灣頭別有門石畔肩輿穿雨足樹邊引袖拂雲根陰曦亭午風餐後五顯青蘿更與捫

余以丙子冬過五顯嶺越歲廟燬於火今雖廟貌脩飾不如其舊重經有感

神靈長是藉山靈五顯山高逼杳冥他日千軍曾蹤馬何年一夕下流星莓苔乍長鮮猶碧竹柏新栽嫩始青殿宇更低香火寂風光非舊雨淋零

漁梁

行盡千山與萬山漁梁嶺下出重關如今便有東流水流到三山送客還 自漁梁以南水始八閩

冒雨至浦城居停主人甚貧閔焉有作 廿八日

雨中何處可停車旅館蕭然坐榻虛市上暫賒方得酒牀頭全罄始沽魚從無童僕供過客秖有兒孫當走胥竈突長如秋夕冷能堪寒雪灑階除

浦城候舟住一日訪諸親友 廿九日

仲父他年設絳帷枌榆輭秋盡交知重來訪舊生千

感秋雨樽前話昔時

夢筆山二首

夢筆江生事豈眞山形刻秀對秋晨詩囊不滿腸枯澀試向華胥乞老人

自是學人應有才文心全向簡篇開若教荒落才須減何預夢中郭璞來

觀前 卅日

秋潦消時不任舟還將小艇下灘流觀前日暮微陰合細雨輕拋水上漚

舊館 九月初一日

浦城南界接甌寧路轉山阿水轉汀岸際人烟荳小市山頭樹影蔽高陘授衣節響千家杵應律秋生一葉黃迎日雲陰渾不散蕭疎夜雨隔篷聽

水吉 初二日

江村日暮影蒼茫水面山風送夕涼沙岸一篙維竹纜舟人復此賽龍王 舟上下水皆於此作神福

建寧府北六十里是浦城崇安二水所會追悔衢州分水處不取道崇安以覽武夷之勝

武夷巖硼裳中最一曲一勝丹青繪北上長走仙霞
關空想絕景無緣會王畿十載逐埃塵飛帆南下風
吹兌衢州取道至崇安雙槳自可泝清瀨如何岐路
轉夷猶辜負秋嵐峰壑靄他時尚擬及春深清明茶
熟爭蘭䕧鐵鎖攀躡颭颭梯玉泉懸瀑羆脩帶吁嗟
此諾何當踐百年擾擾生感慨

至建寧知承初兄來初弟登賢書

首署清風遠芹池化雨深芝城懷往緒木鐸有餘音
桂蕊開新圃荊花長舊林弟兄荷祖澤（先王父曾爲此府教授）

種德勝遺金

舟中水碓

三間板屋泛溪涯道是舟來却是車一葉未飄汀繫
纜雙輪長轉浪生花轆轤安穩銀牀正龍尾（水車名）周
環玉綱斜巤得香粳粲如雪天台何必羨胡麻

延平見余三仲敏已理楫北上

逢君已向西江去慰我初從北闕歸塵世虛名爭捷
足征途景色有斑衣徒驚晼晚移清律無過倉皇別
翠微會合還如津水劍應同化作老龍飛

荒
事耕種吾民之野老
之之術安在或謂兵之防禦嚴則有所畏而不敢越
或謂諭其寨長千長使導之墾耕彼且勤種穫足衣
食而不爲惡二者之說孰得其要歟夫自古之於苗
猺威之以武功而莫能被之以文教我
聖朝道化涵蒸苗猺之秀得就試於學使而爲學宮弟子
此兩階干羽之盛事也其衣冠舉動彼俗以爲榮頗
聞他處苗猺歆艷其事屢請於有司而願得比效焉
夫苗猺之化生爲熟而知嚮於學亦治化之漸也然

則生苗生猺之屬得無有聞風而慕效者歟若許其
秀者肄業於所近之學宮課其有成則引而進之使
歸耀於鄉社而漸知禮義其亦可歟苟其性之可移
而俗之可以漸而化何苗猺之不吾民若歟諸生其
悉心以陳之

丙午科浙江鄉試策問

問我
朝闡明經學若五緯之麗天與宇宙終始而無極矣顧通
經者必知其精理要義而始有深思實得之效焉易

之取象不爲虛設其根於卦德卦體爻位爻才而生耶抑卦變互體之說亦有取耶以爲六爻之中必有一爻爲此卦之主其理可得而言歟蔡傳解導河積石知河源甚遠江之水大於河而溯江之源止在岷山其未之詳考耶洪範一篇所爲洛書相應者安在朱子之前大抵共遵小序說者謂其去古未遠傳授有自然則其可盡廢耶楚茨四篇之爲豳雅允矣謂豳頌即思文以下等篇何篇次之隔越而不相屬疑惟載芟以下三篇近之然歟春王正月麟經第一義

也夏時冠周月之說其果當歟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可得而言其概歟王制所列不合於周禮其出於漢儒附會之說而不足爲據歟樂舞失傳久矣今之八佾創自近代如欲以賓牟賈所述大武之樂倣其遺意以施於今其亦可歟夫博而通者自古爲難使者所問不求備也各就其所知而發揮之則足覘爾多士之素養已

問孔孟之道得其宗者宋儒濂洛之傳集其成者朱子朱子雖生長於閩而其時宋都於浙衣冠所萃平

近道齋詩集卷之二　丙戌以後作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閏七夕

新秋重見七蓂開河漢佳期夕又催匝月離情如一歲連宵淚雨灑千回香車已復飛雲路妝鏡還應照月臺莫訝從茲人倍巧今年兩度乞將來

臘月五夜觀梅

上林葩卉寂寒空何遜揚州興不同五葉階蓂催歲晚數株園萼向宵中玉臺影映微茫月金谷香飄粟

烈風梲李休誇春夜宴可能含雪鬥芳叢

上元前一日雨

正是金吾弛禁初曉鶯飛雨灑檽疏空聞墨跡翻青浦那得銀蟾上玉除濕重難然百燈樹泥深誰度七香車明宵只好高齋坐獨向藜輝照檢書

奉寄威寧伯兄

申伯生靈嶽元方出太邱七兵辭粉署五馬入黔州（自職方郎中授郡是）

皇朝設臣分絳關憂木稀青兀兀水響碧悠悠風俗兼苗

獠官曹雜土流舊歸職方掌今見遠人柔茂莬絕前
式昆彌接昔猷治民家有訓爲政學而優訏士邦刑
理（謂爲刑部員外）司賓國禮脩（謂爲行人司正）肺嘉寬衛服干羽格
遙陬祥鹿夾車轂畫熊垂彩荐璽書他日下碑頌此
都留昔也壎篪唱從來蕙茝投六書銀管舞萬卷玉
籤抽西北徒瞻望川原限遠遊寄懷憑短翰吉甫謝
清謳

送族子紫東省覲威寧

伯氏承

皇命青緺牧遠氓阿咸趨子舍黔嶺事遐征芳晝驅馳好
春衫結束輕釆蘭官署暖折柳野橋晴浩浩凌江漢
迢迢壓楚荊葭隨青雀暗花映紫騮明爲道峯千壘
龍腸驛幾程雨餘銀杏濯天霽竹雞鳴每憶揮長塵
相將對短檠吾眞倒囷廩爾亦屑瑤瓊文要江山助
詩多客旅成霜毫行處染風景望中生自昔言家學
由來作代英鯉庭聞妙旨鳳閣佇蜚聲去矣三春莫
悠哉百感盈斑衣應羨汝爲別最含情

族子爾忱以朱墨研水中丞共貯一匣爲題絕
句

漬墨生春霧磨丹起曉霞惟應一勺水滋出筆中花

綠牡丹五首

洛都紅紫競芳芬一種曹州迥出群翠幙圍來輕映
日綠蘿深處藹生雲花藏葉底遙難認辨在踟中近
不分若傍蘭闈含曉露好將眉黛與文君
傾國名花別樣妝輕蟬綠鬢門容光踏莎行去纔留
影映竹窺時但有香左氏何年分紫綬姚家今日賦
黃裳誰傳鹿韭蔥蘢色占斷深春錦繡場

疊羅新本艷如煙樓閣分明暈點圓影入淥池渾不
見樓來翠羽鬱相鮮却勝汴郡青飛蝶休數河陽綠
軃蟬架上荼蘼欄外柳濃陰一色養花天
綠暗叢中望有無芳傳曹國擅名孤風搖翡翠雙飛
翼露浥蜻蛉午日珠紫陌紅妝知莫竝青霓白舞也
應殊花時若値張祠部座上新添貴客圖（以下二首沈宋牧仲）
斟
百雨傘開尚及春峰嵐朝擁楚臺神洗殘脂粉香偏
酷豔着蛾眉色更新亭畔楊妃爭解語窓閒謝女想

宜顰何當采采堪盈匊月幌風簾賞浹辰

紫帽山

青嶂西郊外城中望若何翠連平野色影入大江波
古洞傳金粟新泉度綠柯夜深遮月小春晚宿雲多
石塔淩霄漢丹梯蔽薜蘿居然朝帝座喁晃響瑤珂

洛陽江

潮俗通泉澗清瀾到海流衣冠來晉室景物似中州
兩岸村烟接長虹架水浮濤翻風入夜波靜月當秋
車馬塵蹤滿壺尊雅客遊漁歌連日動一葉櫂輕舟

題薛昭遇仙女張雲容蕭鳳臺得絳雪丹度世

画影爲施季龍作　效曹唐體

靈境雲褰洞壑開長松樹底坐蒼苔碧霄路近仙娥
下絳雪丹成羽客來湘浦絃聲猶彷彿漢濱珠佩尚
徘徊何如采藥逢烟駕瑤井芝厓盡日陪

貞婦

鯨霧昔四塞擾擾紛戈鋋狼火遍墟落虎跡盈市廛
倉皇綠髮姿縲索相連牽吁嗟有貞婦磨之乃逾堅
所期風操勵詎保軀命延誓同芝蕙焚不共瓦礫全
從容甘白刃談笑輕黃泉成仁志不奪蹈節尘可捐
悰慨劉義士感激朐氣填儕輩三十九相率歛金錢
遂完趙璧歸烈火彌鮮妍寒霜萎百草筠菊方蒼然
孰能艱危際惻惻生哀憐節義兩無憾丹青亮足傳
吾聞寶二女百尺下深淵又聞韋道安敲石注鳴絃
誰爲第五琦草疏達高天三復柳州詩秋風淮水邊

東園雜詠十六首

尚友堂

君非今世士志在古之人遺編千載後高步逐風塵

論經軒

施氏傳易學七略紀西京秖應傳舊德稽古繼家聲

省吾居

習靜閉園扉虛室光耿耿所求方寸中無事愧衾影

養竹菴

四圍綠參差垂影映春草羨君庭砌間養得孫枝好

綴巖壑

因地爲巖硐功成點綴間不宜置邱壑秖似在東山

挽春亭

孤亭空四面種得四時花長似芳春豔東皇不迴車

鶯鶯榭

高榭俛瀲洺四爲鳴相隨願言頌君子戩年福祿宜

鸛寮

庭前放晚雲簷下棲夜月月夜九皐聲天際聞清越

鷺磯

磯邊下振鷺雪羽照清光水雲鷗作伴簪組鵷爲行

字城

短句老無敵長城不可攻獨來憑雉堞身在最高峰

秋舍

素節兌風扇空堂爽氣來人當皎月出酒待黃華開

荷池

小池種芙渠水與華俱淨何如曲江頭紅雲蓋明鏡

雲洞

白日氣陰陰石洞宿雲深有時出洞壑便擬去爲霖

松逕

鬱鬱蔣生逕寒雲繞蒼柯誰念著書者卅鉛歲月多

蕉窓

有窓不護紗蕉葉綠於綺微雨灑窓前輕颸搖窓裏

激泉

激水非本性鳴泉一道飛偶然作機事未與智相違

謝星伯初學爲詩賜賀五兒周月造語便工次韻奉酬

蘭夢雖同歲芝庭屬比鄰龍媒應羨汝犬子不如人謬委瑤箋重翻驚白雪新傳詩他日事休厭劇吟頻

狀元籌

銓宰舊將籤作部（選人掣籤起於明季時識銓部爲籤部）春官新換榜

爲籌此時花纈不同榼（不同得榜眼探花昔人有新詞入榼及花榼不同之語蓋以場屋文字爲花榼）自古科名合巧求（合巧得狀元）待買得來寧足樂（局罷負者向勝者買）却防奪去最堪愁（狀元以四紅合巧得五子一色奪）一般窮達皆言命故賜朱衣與彩骰（相傳骰子紅四是朱衣）

贈富知園和皆山辟上韻二首

蔣生歸處又參尋到日惟應動隱心逕轉小亭緣淥洺庭通曲磴向青林風塵京國思前事雷雨江城送莫陰重與解衣凴檻坐故園相對是同音

塵纓濯罷事幽尋溯海難忘澗壑心自有才名傳鳳

[illegible]己聞詩句到雞林苧蘿國色終榮艷喬木家聲起
譜陰不信烟霞真伴侶肯容臥聽晚蟬音

秋後寓言贈僧志願

萬石巖中景先君昔曾遊天然成洞壑海氣湧林邱
佛子時相約王孫未可留舊文空在篋風木恨清秋

代送施潯江撫滇

舊閥承麟閣高牙出鳳城西南開大府朝著選名卿
山嶽由來峻氷霜底自清以寛存治體用恕佐威明
皎月從星好和風逐雨生還聞璽書奬竹帛紹家聲

代送萬朗齋之任河東

寵命移新節清聲出舊臨離筵寒漏永別路雪雲深
每念承家緒能忘報國心黄河滋九里喬木竦千林
事業歸青簡風期在碧岑幔亭春茗熟挂榻擬相尋

紅梅影

庾嶺驛邊千樹艷孤山亭畔一林鮮晴霄照水霞初
落月夜銜寒火欲然已共蠟黄爭燦爛還將雪白鬥
嬋娟百花頭上開如許金谷珊瑚不值錢

賦得竹枝影瘦横殘月

桂魄低朱戶琅干蔽玉除影緣山石[illegible]光透徑風疏
直箭横青幹彎弓挂碧虛由來棲鸑鷟今獨對蟾蜍

賦得苔磴幽尋過古寺

幽林石磴點蒼苔躡屐空山澗道回古殿長經巖月
曉禪扉偶逐洞雲開有時元度閒相訪莫道淵明醉
未來喜得尋消萬慮紅塵不上雨花臺

賦得綠疇小駐勞春農

穀雨青疇足蘭風綺陌偏衣黏花似雪車踏草如煙
載酒王丹政躬耕冀缺賢惟應勤耒耜聖世是豐年

賦得春景暄和好入詩

坐凭雕闌望翠岑緒風暖送玉樓陰等閒桃李皆新
艷次第鶯鳩作好音禊水曉晴多到客雩壇半景有
歸吟陽春若問烟霄曲好在西園翰墨林

賦得忽聞画閣奏箏逸

画閣春深翠幙懸誰人閒撥十三弦行雲欲駐高窗
外白雪遥聽小檻前少婦樓頭當柳陌王孫家世本
秦川清聲斷續移㸃柱流徵調宮最可憐

賦得佛屋紗燈𦙶小像

燭影明珠絡豪光映碧紗旃檀瞻月面金粟鬬天花丈六本無相大千猶有涯毛端開寶剎會是法王家

賦得今月曾經照古人

圓鏡斜鉤歷莢催跳丸轉笠幾週迴謝莊賦裏流光度庾亮樓中照影來人世滄桑多少恨廣寒丹桂鎖長開碧霄殿闕高誰問露白風微獨上臺

賦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前村隨柳復尋花嫩緑殷紅一望賒冪地深垂彭澤影晴天遥映武陵霞仙都似隔無多路隱士如今有

幾家變逐風雩看野馬不應塵鞅是生涯

賦得豆畦欲暗雉初肥

亭皋煙樹接平畦嘉菽葱蘢翟雉迷園韭已看遮宿莽山梁何事逐鷃雞高軒望盡青蕪遠媒翳驚飛縮羽低卻憶南朝長埭上鏘鏘彩仗騄駒嘶

賦得緑樹陰濃夏日長

火雲蒸畏日緑影蔽高天屋枕千章畔門當五柳前水紋涼竹簟風氣潤桐絃此地銷長晝還應似小年

賦得身閑詩曠逸

物外得身閑幽棲即閉關人歸蓮社裏家在輞川間澗遠風前竹雲收雨後山吟來詩句好清曠出塵寰

賦得夢破蓬窗雨

驟雨侵宵打客篷衾寒夢斷黑甜中飛迴園蝶人依舊欲到家山路未通雀舫微明蘭燭影雁洲正響葦花叢還如馬上堪能續重訪華胥太古風

送余田生之任江津

新將黃綬帶青袍舊日韓門是李翺家住延津騰兩劍官從益部夢三刀蘭陔秪望雲山遠棧路休辭月

峽高早抱一琹歸撫署朝天始得遂林皋

湯少宰招陪隴西公宴陶然亭眺秋色集字

八月追佳賤仙都僻一邱縱歌懷楚畹高興對瀛州晚瀨看庭際朝氛斷嶺頭笙竽深壑廟碁局半簾收影織青梧亂聲過玉簟秋蒼蒼蘆岸冷淡淡水園幽宦路聲稱集吟辭沈謝優盟心應不極裁翰約江鷗

同隴西公恭和

聖製覽孝經衍義有感而作

春色陔蘭茂年芳砌莢催浮雲愁眺望愛日喜追陪

在廟周詩感于田舜典哀遺編勤乙夜要道貫三才
瑞紀靈烏集符徵白兔來懽心萬國合壽域八埏開
孝德光前籍天經入
睿裁秋風徒自恨紅葉已成堆
御製朱子大全序恭紀同隴西公集字
道衰鄒孟逝質散董韓徂邪怪淹年葉浮華騁四區
濂溪一人出伊岸二程驅先覺生同里超然擢嶺隅
述經笑毛伏刋簡抵班輸闡老脩看畢
宸居契未殊分章析細髮條串握靈珠志湛雖英智神融

變下愚探尋嗟此會展玩樂無踰拔翰乾元造昭文
緯度摸長才揭嵩岱麗作煦娥烏復有梶庭咏賡歌
蒼翠梧
奉和隴西公
恩賜草荔恭紀
綸閣飛瑤札雕鞍遮翠籠
先丞相府品亞狀元紅昔者崙巖澗蕭然翳葦蓬新從
遙徼外移植禁園中五月芳行殿千株映離宮敷華
承湛露垂實向薰風名號
宸章錫栽培
帝道降石榴輕博望枸杞笑唐蒙信美猶吾土殊私眷我
公一承
天澤渥百果未應同
前題集字
故山與南海嘉果餉六月塞上有華水（草荔舊名華水）巖間
金彩綴
聖主錫稱號品味共佳絶栽翰下彤庭遂令識顏末眷我
叅爲老雖飽無內熱書堂對馬枚素志浩歌豁惟

皇妙幽贊川岑齊擢拔微物際休時在野況才哲
隴西公蒙
恩賜坐藍輿遊熱河行在恭紀二十八韻奉和
鼎鼐功成日翩然念壑邱閑雲天路曠湛露
王恩優掌舍治行邱饔人饋脯脩千齡逢
聖后三接禮康侯魚水誠懽契蝸坳意容綠風塵徵往夢
霖雨徧荒陬玆土山川異禁城草樹稠東南環澗道
西北倚峯頭宣室思前席離宮命櫂舟肩輿承寵渥
目賞遂迴周疇昔甲兵際里閭撙俎謀心雖巖穴契

迹爲廟廊留王國時分陝燕幾德置郵閑開丹羽臧
甫見黒章遊枌梓固云樂江湖寧免憂鴻勲扶太極
遐想結神州九月搖蘭槳千村種麥疇慢亭經屈曲
藍水泝湍流霧洞蒼松晚霜籬白菊秋瓊葩疑綴雪
珠瀑像垂旒芸局徒羈縶雩壇限從遊及門皆睇望
當宁待謨猷累葉秦婚晉居鄉魯近鄒歸情隨雁去
旅迹笑槎浮園荔思同釆谿毛憶可羞歲華何冉冉
客興竟悠悠跨岸松陰密平泉石逕幽卷阿吟舊句
尺幅画滄洲

和隴西公述德紀難詩

明季失其柄弄兵繁有徒餘氛連海嶠閏位竊珪符（戕酉林日盛受明永明王封爵平南伯）秖類貔營窟翻爲虎負嵎中原
初靖亂南服尚稽誅處處開刁斗年年索粟芻崑岡
騰烈燄丹穴置罝罦遘會逢屯厄横灾暗覬覦鴟鴞
悲毁室鸑鷟雛漁仲文之彦平居行不渝蓼莪
方慘戚荆樹幾凋枯慷慨思弃命倉皇便即途人皆
危此去誓不顧殘虜豺貜谷中痡脊令原上呼公儀
求易子趙孝競捐軀義使肝腸激言將涕淚俱兇群

胥感動渠帥亦嗟吁塡壑知何濟抱薪計是愚一行
愁斷雁千里憶神駒衲子來籌著（僧鋭峯家獻搗巢之計）廝僮
請執殳兵資因冶鐵軍食箕田租其地危千仞懸崖
陡四隅擣巢雖策畫絶徑每踟躕帶斧開榛莽攜媒
逐鷓鴣緣巖謀獵者斸磴託樵夫選卒鋒鋩鋭前登
胆氣麤輕便爭走狖趫捷鬥飛鼯是夜淒風緊遥隨
燐火趨濃陰寒黯黮澍雨影模糊失路紛零落尋踪
半已蕪銜枚穿泥濘攀葛上嶔嶇山怪行銷矣雲師
助友于冥濛留曉霧晻曀蔽陽烏衆寡誰能料潛幾
事不虞眼迷嵐漠漠夢駭角嗚嗚羸老投崖盡梟鶵
棄穴逋摩雲終得李犯雪欲擒吳百戰從茲勝先聲
誰所驅皁旗頻陷陣（常用關侯廟皁旗戰輒勝）壘經自提桴當守
村城小惟餘四伍孤（時遣兵歸取糧在者僅二十人）突來乘弱壘勢
似鼓洪鑪投石齊飛礮張拳搏伏軀追奔收組練歸
凱舞錕鋙竟返連城璧全迴合浦珠竹林高素節棠
棣惜芳跗十載夷強寇諸鄉闢坦衢威靈廓廟震倫
理鬼神扶既用繩先武還將啟後謨代傳龍豹略機
握鳥蛇圖螭陛馳丸蠟狼星射木狐功成魚得水運

泰鳳棲梧撫甸陳家緒行宮荷
帝俞彩牋揮
聖筆璿榜表名儒若谷光珉碣非煙起石鋪閣山絕頂有仙鋪庭尚
碑亞點畫湯鼎接規模我祖芝蘭契先祖與漁仲先生友好賢
孫研席娛先生之孫與余同貢成均夙齡親杖几余曾謁於鄭輿末坐聽
笙竽先有風流在人看氣槩殊豪情對松菊邵德壽
桑榆文武材何忝學使孔公奬先生有文武全材
恩華事有孚將來孝義傳青史未應無

隴西公藁

恩賜題額對語獻五言二十韻

瑞象開軒籙賡歌和舜徵箕巖符聖夢分陝舊王畿
星眷紆台座
天書出禁闈鳳凰九霄下鸞鵠五雲飛霖雨需要服高風
待振衣豈能忘素尚秪是戀
恩暉荒徑竹千箇故山松十圍一旗春茗熟數甲野蔬肥
近者陳青瑣悠哉望翠微却聞駒皎皎徒賦柳依依
更借麟臺掌偏邀鷺渚歸猶扃卧龍洞未掃釣魚磯
縈路終休轍枯棋暫息機歲華憐晼晚鄉思隔芳菲
疇昔爲縫掖從多老布韋許身才不薄撫世意空違
元宰逢丹扆訏謨佐萬幾乃心堂陛合吾道古今希
縱有烟霞契其如湛露晞且期銘琫鼎持用荅金扉

附隴西公和詩二首

伴食常懷素食憂女蘿桐樹倍驚秋自天霖雨誰
能作振古高風不可儔舊植久荒三徑路滄波暫
繫五湖舟連朝浹背非關倦累息
深恩愧復羞
與君先子舊時諸夜月清溪曉露林委翳不勝良

友念翺飛虛負古人心雲迴舜世重華日夢結商
家萬里陰巨牓高懸驚遡分新詩況復抵南金

元戎李公恭懸

御賜扁額和隴西公紀恩之作

幕府歸來十載餘華堂今喜奉
天書青緗姓字應長在白傳風流盡不如
御筆高懸巢閣鳳
皇情常憶釣磻魚況逢綠野開扃日拜訓
恩暉有二疏

壽黄逵甫次隴西公韻

榴火添杯色榆星照鬢華分甘同孔奮濟困亦朱家元老欽風義新詩紹正葩惟應綺筵上焕爛起祥霞公手纂朱書故云

代壽隴西公 有序

相國隴西公暫離黄扉卻歸綠野晉接殷勤於清晝乾文焕爛於紫霄謨明弼諧當宁既稽乎典訓明良喜起在廷又盛有賡歌公於是捧出九重裝成兩卷喧儒林之盛事爲名

家之寶傳既越次年序當九月香浮菊醴逢降嶽之佳辰彩映榆星擬如岡之雅什謹纂鈔緗簡雕刻縣屏不揣戎行竊追高韻蓋宫商相應義固兼夫引年而瓦缶自鳴情實專乎介壽云爾

獨抱遺編學魯儒已將大業紹皐謨捧歸玉軸金英璨競進瑶觴菊蘂敷杖履烟霞來素尚精神龍馬是祥符還聞調燮躋仁壽
皇極年年會坦途

和隴西公鰲峯書院詩

驅車向神闕停旆揚儒風勳業酬
明主經書紹晦翁披帷多使節操几亦文雄盛世方興學吾鄉久息戎沚義春水綠岡樹曉報紅鹿洞懷陳蹟鸞旂須魯宫作人君相事斯道古今同遥轉山容近亭臨沼面空披雲留雅讌化雨是元功若到成材日無忘樹椅桐

暑

雨霽江頭望天陽映容條曉光留寂寂庭籟佇蕭蕭

晚靄今安遇煩蒸正苦驕寒氷坐能得擬玉過瓊瑶

清源避暑

偶因避暑到巍巔翠嶺清源縱目偏綠徑雨餘時叫鳥碧霄磬晚乍鳴蟬南臺別寺當幽石蘿室靈蹤謁老仙六月蒸埃消獨盡寧忘曾點賞心年

登王家樓二首

王君高屋比層臺永晝常隨素友來夏節肯嫌沈紫荔春朝豈惜泛金杯坐看古洞山容近時見江皐樹色開攜取歌童爲度曲凉簾輕展勿忘哉

厓邊危棟對青峰浩景流光望處通閶送飛雲移案
上却窺明月入牕中蘭華曉氣應霑露桂酒香筵正
拂風自是埃塵曽不到悲吟休唱大江東

劉阮到天台

幽山獨望有因緣探藥餐胡路已傳更度洲橋逢二
女却邀洞屋結千年百罇碧酒分蘭寢幾曲瑤琴調
綺絃為問緣蘿眞類夢曉風暮雨侍郎眠

蕭史攜弄玉上昇

何人引鳳聽歌長合管曽聞送夕陽緩節疑應待公

子凌空早已逐仙郎同時羃傲青岑畔比翰招游綺
里鄉三弄不妨喧細細桂華月滿媚秋涼

吳宮教美人戰二首

斂氣秋宮起金山四照明試餘朱錦墜調熟綠鬟傾
總律除驕志迴奔寄忍情只應圖楚亂七縱每能成
十隊披裝就佳人轉影遲有征催妙質整衆齊芳姿
往返偏難學酣號競不疑前來聽禁語誰敢笑聲時

詠嚴子陵

桐江江岸水深深隱退閒曽臥澗岑客星已出風塵
上故侶漫知物色尋潭邊遊鷺涵清
素襟我昔羈帆觀片石渡頭鳩雨起長吟

詠陶淵明

飄然清望愛陶翁放意荒園農圃同綠引篠根遮徑
曲青交柳帶倚門中休論舊國憂何許笑把金醅醉
不空日夕峯晴詩思滿但攜鳩杖到籬東

憶昔

為歡追往日託愛感先年取友皆名士求師接大賢
繁雲披檻對皓月到牕懸楊叟疑狂客梅翁類小仙

詩辭開舊卷度數寫新篇覽境窺蓬戶勤農問水田
催橈川漾漾揮馬陌芊芊九葉籠纖霧雙莖惹嚼煙
履聲近池鳳冠彩結林蟬被遇親龍案調元首鷺聯
冊扉頻任寄三徑且忘捐試問沙隄築寧如桂澗還
閒凌蒼嶂嘯更擁碧霞眠瓊蕚垂寒麗鶯笙送晝咽
端居眞永念知已負多憐只有歸與願清谿訪石泉

代壽鄭母陳太孺人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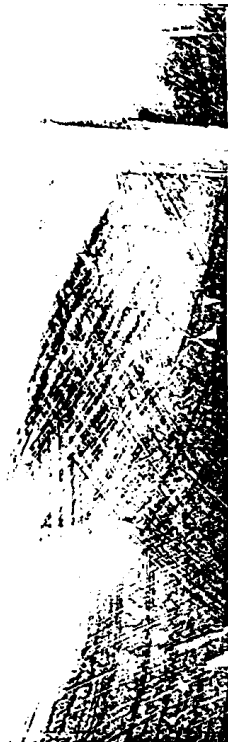
君不見西京劉光祿白晝校書夜相續天遣老人吹
藜杖杖頭火光耀於燭一篇珍重等遺經前有傳頌

後冊青不獨文字爲鑒戒佩裳千載觀儀型前脩深意論婦式佩悅衿纓愼內則婦式脩成即母儀貞順賢明俱不忒鷺江聲華説榮陽荆山産出是圭璋古來大義美歸善共道音徽盛北堂穎川名系崔盧侶德星芒彩鍾賢女鹿車入門即同推鴻案當筵時自舉珩璜節度叶歌詩迴步春容韻毋遲惟用和柔爲正行蘭性蕙質便可知房中綠軫傳清調樹背循陔承色笑春秋膳膏備無遺晨夕噓寒心自料泊毛采采動盈筐牖下潔治何齋莊家人之卦爻二四主饋

肥家德所當中庸高遠由卑邇順親必自兄弟始視於無形聽無聲善體親心稱孝子閨中姑嫂即弟兄世上母女最關情須道小姑信如妹堂上阿家慼至誠此意人間誰能識怪道歡心難可得吾曹讀書且如此何況陰性多吝嗇太君純懿資三靈豈煩保姆深丁寧自將溫惠調和氣至今鍾郝號典型

聖主龍飛六十春却數當年設帨辰昨日佩珂拜冊闕回首南望鷺江濵鷺江風景似蓬島海水環迴波浩浩數峯縹緲擢神仙萬石巖中雲不掃半天悠揚聞鳳

笙瑤池仙使董雙成還向麻姑索麟脯金漿醴觴瓊漿清嫻翩躚袖南薰颺玆毋開顏高堂上玉樹璀璨珠樹光枝枝葉葉森相向陶家截髮本留賓冠蓋雜遝稱觴人願得年年逢此日三雅橫飛送百巡惟我與君稱同志一啜周醪心已醉潞河幾載晚蘭馨肝腸如雪堪相示農曹使旌奉天書何緣嘉會逐膝裾遙遙一獻清宮曲銀鬢冊顏訊起居早晚

皇家紫泥誥連幅縑緗榮國號欲借光祿手中赤玉筆如椽更與韋柳之母照青編

庚辰南巡恭紀

璇象元涵地瓊輪即配陽順乾施厚化受日表輝光簡牒傳堪數徽音志不忘軒轅開附寶嬀汭降娥媓石紐因興夏扶都遂啟商來嬪稱自摯俔妹造爲梁明德炎精著宣仁宋業昌
母儀推盛世女範佐
先皇疇昔開平治勤勞事贊襄六宮師法度九御式妃嬙織室親繅蠒絺衣服澣常繪圖陳鏡鑒應節響珩璜樛木歌能逮鳴雞警未央霞明天極後雲繞婺星傍克

敬承長樂思齋媚太姜巾闈脩悅佩內則舉椒房迨及東朝御安居北堂康名真齊任姒頌已比虞唐
聖孝春暉慕
皇情愛景將陔除懷采芑河漢感求魴夜寢樹先開晨羞每自嘗滑甘調冷暖節候温涼肅穆褘褕粲雍容火玉瑲珠簾垂奕栩芙艦面漪塘宛轉鸎初語低迷燕乍翔舒顏依砌藥怡色對墻篁耆武清邊塞神威靖漠荒彝階升羽綴禹服奠金湯昆蟲皆生育寰區盡享王恩流曦照灼澤被海汪洋歸善情敦懇尊親

義顯揚撝謙辭勿有大美謝何當昨歲江淮幸南州杏柳鄉肯教違晝永共奉賞辰良道輦先龍舸扶輿上鷁航岸陰纔吐葉隄畔早飄芒始發津澌碧還經濆水黃叟童環祝禱婦子佇瞻望微雨吳江櫂輕颸越港檣喜觀民穡稼欣省户蠶桑曆紀庚辰正年週甲子長

近道齋詩集卷之三 戊戌以後作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瀛洲亭宣

旨日口占二首

蘂榜重登翰墨臣瀛洲亭北拜

恩新共知晚達非干世所恨微榮不逮親識面只今餘故吏題名自古續先人空慚前輩垂推奬浪許驊騮逐後塵

庾杲身依綠沼蓮品題國士受恩偏一枝尚在孫弘

閣萬里曾隨元禮船艮實不妨當晚歳好花合擬待秋天殷勤訓語鏤肝鬲敢忘春風三十年

擬喜雨應制

清時暘雨叶其疇乍看亭皐沛澤流潤灑黃梅占應候波翻綠麥喜祈秋周詩已賦豊秊慶夏諺將歌

聖主遊卻羨蜀都題柱客能摛文藻頌油油

恭賦

御製郊原浮麥氣

宸翰當乾月憑高豁四郊青袍被野岸綠綬結林梢夏麥浮虛氣周原圻實苞休徵協風雨樂歳一肥磽近水清波接連天翠色交從茲歌億秭處處競笙匏

恭賦

御製諸花候御輦

塞垣東北艷暉遲消盡輕寒冉未披到得紅英迎路處恰逢

翠輦省方時春隨日馭爭先到律應風行不待吹喜看離宮千萬樹傾心共似向陽葵

恭賦

御製氣融催景麗

玉歷璿璣正蒼龍斗柄迴寒隨庭雪盡春逐谷風來月令陽方暢年芳候暗催綠烟隄外客紅糝水邊開麗綺金名谷繁華錦作堆共懽逢

運和氣遍埏垓

恭賦

御製人烟有慶色

運值三階正文垂五翰聯虞琹宣令序豳鼓報豐年繡甸紆

宸賞企聲發
脣籥望中窮埜色佳處靄村烟禾黍髙低接槐楊遠近遶
絪緼環廣陌葱鬱入長天瑞繞和風細光含霽景鮮
一人歌有慶皇極本無偏

恭賦
御製飛泉界破數峰青
巉巖萬丈灑飛泉迸玉拋珠下半天一抹黛痕都界
破數峯青靄不相連拖紳直鴈蒼雲斷挂練斜分素
辟懸自覩

恭賦
御製濃妝淡抹耐寒松
北亭南望對遥林積雪經時擁碧岑塵尾輕霑銀霰
濕龍鱗濃壓素霙深閬風琪樹應爭色卻月瓊枝共
此心一自
天章標本性千年老幹更森森

恭賦
御製肩輿頻視桃花水

宸遊不爲玩芳華翠輦蒼旂拂岸葭浪急桑乾飛竹箭春
深穀雨漲桃花蘆溝東轉流清口柳全南迴會子牙
水定狂瀾成沃土萬年
聖澤浩無涯

賦得夏雲多奇峯
本自高山出還爲列岫容憑虛形更幻當暑氣尤濃
萬壑隨風變千巖盡日封聚時成疊嶂散處是孤峯
海市寧留影天梯豈有蹤忽聞蒸溽雨疑落澗淙淙

賦得平埜春草綠

韶景當芳甸平蕪極遠林氣浮烟共靄色向雨來深
埜徑青袍映書帷翠帶侵麥芒交細浪柳線接新陰
河畔歌中調池塘夢裏吟每承天露湛長有報春心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秋水共澂徹秋天正霽晴滄波連曠澗碧落映虛明
河漢斜遥浦江湖混太清初疑雲一氣最好月三更
試論莊生理誰含宋玉情乘槎兼泛舸倶得曉風輕

擬題湯西厓院長新得文徵仲爲李西厓画閣
林真蹟

茶陵辦黃扉蘭皐憩綠野招尋盛賓侶良辰共杯斝
夢寐輞川圖優游洛陽社同時文待詔水墨擅瀟灑
寄言丹青妙爲將泉林寫亭樹久寒烟蔦蓮埋古瓦
代遙變陵谷遷荒斷車馬遺卷尚新鮮居然想風雅
神物有所歸先機亮非假臺閣兩高名往者與來者

代送鄭魚門

鄧林盛杞梓荆山富琮璧惟此大江南才俊之藪澤
昭世振金鐘蘭賢持玉尺恭聞君子心奉命已夕惕
共知壺中氷表裏俱潔白

壽徐前輩

紫陌交華轂方知靜者賢菊松陶令宅書画米家船
日下推耆宿人聞號散仙自堪成大隱楚樹得長年

壽滌翁劉年伯

雲中枀大影庭際白鳩窠代註神仙籍人堪孝悌科
教經看林杏對酒賞煙蘿長得春暉麗風光樂事多

送施伯美之任韶州

豹尾天光近螭頭日影明侍中長執戟閫外看揚旌
陌雪飛離席鄉雲動遠情青春斕袖喜白晝錦衣榮
盛代周千戴玆都舜石鳴共知勲閥峻累葉紹英聲

約遊祖家園至豐臺觀芍藥

雅會華簪集良遊紫陌多客心期浩蕩此候正清和
荒館看垂柳空塘賞小荷平泉餘古石絳藥艶香羅
芳草騷人興喧鶯醉後歌莫孤筵上約壓壚有煙蘿

吳五翁暨張孺人雙壽

抗志風塵表遊心翰墨場鹿門身共隱鴻案老相莊
北闕承毛檄南陔介羽觴願親膺匪懈嘉績報巖廊

壽田揔憲

海內瞻名德巖廊重老臣風霜爲法紀龍馬是精神
寒歲臺中柏遐年楚國椿張蒼應可比壽過百秋春

贈李南屏

局擬尚書令官齊領護軍韋賢光緒業江揔謝清芬
瑣瑀荆山剖鐘鏞辟水開新恩兼舊職煥彩動星文

壽吳使君道存

有美同枌梓爲祥比鳳麟盛名三虎貫群從八龍荀
出牧滇州遠初營泮泊新西曹升粉署北闕拜丹綸
漕運邦之重郎官

帝所詢公才冠朝著星象應天圍移節燕畿左連觚潞水
濬深情期報國理劇在通人案牘盈秋夏奔馳忘夕
晨鑑光長不垢玉淨本無塵運偶千年聖時逢二月
巡撝詞承
睿賞扈蹕擢儒珍謝客詩無敵周郎酒更醇勞歌沿柳岸
幽興引漁津績業當平世煙霄足致身濟川須異夢
降嶽自靈神雲物書祥後羲娥欲會辰華簪值強仕
綵袖正娛親前輩風流在佳期齒髮新相將歲寒意
堅操老松筠

和諸葛子襄秋屋四首

黄絹新詞錦不如潘郎秋日感閒居世人知誦凌雲
賦家法爭傳墜露書文士生涯無一尺長年功課有
三餘秖愁塵壒侵窻几屋後新營仲蔚廬

平津東閣旅人家學得攤書且種花五鼓猶酣莊叟
蝶一旗聞試陸翁茶逢嘉客至因開逕是散仙曹不
上衙多謝巾車頻枉過門前輕碾舊隄沙

吟罷瑤章百事閒後園扉啟望青山數家村屋氛埃
外半畝池塘草樹間盡日不聞人跡到斜陽惟見鳥
飛還若教買地成鄰舍屐步時來叩竹關

幽棲何必傍峰巒斗室寬然近可探環佩偶來共蘭
閣鉛釭寂坐即茅菴辟間画景如眞賞窻下翰音亦
解譚方朔金門爲大隱笑他捷徑在終南

壽蔡詒東表兄偕老雙壽

粵西處處芾棠陰趙北年年黍雨深化起閨房鏗瑶
瑟風行閭里動瑤琴劉綱偕註神仙籍賈虎爭喧翰
墨林他日鹿門歸舊隱幾重天詔到層岑

壽　郎中

粉署聲華冠鷺班星郎恩禮動
龍顏寒林歲向蒼柯晚綺席春隨玉管還自古名人皆降
岳幾多詩句誦如山北堂更喜雙銀髮先捧霞杯舞
袖斑

代壽山人楊梯雲

有美關西彥充然見道容素心山與水家訓友而恭
塵跡輕朱紱衣冠侶赤松香山他日會招下翠微峰

送周其蓮

暫辭芸館著萊衣太學何暮且一歸林下猶逢朱荔

熟海邊休戀白鷗飛禾當晚穫爲良實花到秋開是德機寄語步兵休漫醉共將彩筆向天扉

天灣橋二首

州城北面水迴環行到天橋徑一灣楊柳緣隄交翠綠芙蓉隔沼門朱般好將舟舸乘明月秪覺邗墟似故山多羡星郎美風度勞歌消得暫時閒

夕陽歸路轉城隅炎暑氛埃半點無吏部風流爭謝傅平河水色類吳都三更漏下調歌管八里橋邊憶舞雩明日不知誰寫得輕舟夜月泛江圖

送成絅齋前輩

親持玉節向南交坡壘關前響鐸鐃恩賁舊藩光俎豆禮成新册胙苴茅誦詩已取通經用柔遠今將薄海包謾笑生平誇膽氣請看騶從滿坰郊

送鄧典籍

高客侯家有俊人軺車南去燿星辰幾年黃閣司綸客今日朱方仗節臣文物尚存中國舊圭符更册外藩新孔教銅柱高標外芹站茶籠萬里春

題同門徐錢塘小照

鳳駕望京邑車中屬所欽載途瓊雪滿連嶂碧雲深客思緣川陸勞歌念古今雖將丹穴羽聲徹九皐禽昔感風霜道茲同翰墨林願言貞素節莫忘歲寒心

題徐集功秋林讀易圖

暫住巖扉學隱淪秋林蕭爽淨無塵松柯自不關榮悴蓍草還應問屈伸金馬幾年同曼倩竹簾終日似嚴遵六橋無限風光好待得鶯花便及春

壽柯聚公

流火移新律涼飔碧漢清芳傳紫蘭茂影映白榆明

綺席飛金盞雲璈和玉笙王都回首處兼起故園情

寄秉言

故園榴火晚開時滿市喧喧喚麗支水底看沈赤虬卵盤中爭擘白羊脂高齋日靜塵飛少半景風涼席散遲誰念蓬山一羇客鄉心同憶竹林期

隴西兩前輩夜過

共得一枝棲今宵屧步西墻髙初月轉鄉遠尾星低方朔淪金馬莊生養木雞惟應同語命出處庶無睽

華亭司農公崇

賜御書

聖製詩恭和八篇伏讀感歎竊步四章奉獻

芸閣從容曳履人

九重恩禮眷儒臣虞弦揮處音何古湯鼎臨來迹更眞瑤

札光華增邸第珍廚氣味爽心神每懷耆舊

天顏喜此外那曾假一嚬

三公須用讀書人四十餘年侍從臣黃閣承

恩常一體白麻宣

命便爲眞好同巳閣稱門閥（宋閣中吾宗三堯兩爲台輔）秖笑長沙閒

鬼神庚杲舊依蓮沼畔仰瞻

天藻自歡嚬

五色雲開唱第人韓公位望冠朝臣鳳梧歌吭傳來

少魚水心情寫得眞乍睹文昌添瑞景早從崧嶽降

靈神懸知奏草通

行殿

睿賞清辭一展嚬

朝著榮生賜翰人

聖皇優念講筵臣羣詩館閣千年遇須信巖廊一德眞王

令風華爲領袖裴公龍馬是精神晚來空忝瀛洲客

也與同官細對嚬

送余考功假歸省覲

解綬辭丹闕褰衣向翠岑見君今日事卓爾古人心

叱馭馳危棧分符傍碧潯江流同浩蕩蜀道豈嶇嶔

吏部邦之重儤郎衆所欽粉垣稽舊典桃樹種新陰

考課京房法清曹李重箴宦情輕五斗公望挺千尋

去即孥孤櫂歸仍抱一琴能因時進退肎與世浮沈

況有循陔念寧忘陟岵吟驛迷秋月澹鄉思白雲深

潔巳等寒玉養親非暮金冥鴻眞得路慈烏正依林

孔李投嘉分芝蘭契素襟相將歲華久荏苒鬢毛侵

近共平津館常隨赤舄音塵譚晨娓娓碁局夜愔愔

東閣居猶在西州恨莫禁愴悽懷杖几慙愧列纓簪

聞說壺公麓堪招海客禽田間期結構物外想登臨

春洞香芽熟村翁竹葉斟半牀遊夢蝶萬卷檢書蟫

祿命看三甲行藏訊六壬終焉娛澗壑奚以慰蒼黔

令序方蕭爽連朝尚滯淫高名當烈日離緖對愁霖

皎皎歌場藿呦呦感野芩何年劍潭上會合兩霜鐔

天橋灣和沈張兩前輩

北郭平河靜不流使君別愛小邨幽垻樓吏散人來晚橋檻風涼月上秋連日清尊揮綺席有時歌管在蘭舟吾儕官職閒相稱詞客都緣眺賞留

吳使君於此地餞余考功用前韻

一琴歸去枕溪流餞宴偏宜並杜幽今日且為同里會此間便似故園秋芙容隔岸招飛鵲蘆荻當窗繫小舟若向煙林窮勝事也須回憶白駒留

壽汪同年祖母百歲

五雲開處捧

宸章寵渥新承日月傍家慶忻逢

天節慶

賜坊高出狀元坊感王母夢為靈瑞（王姚江祖母岑氏年百餘歲其生時岑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打老兒九有異方同署何人中壘筆更添榮與照縑緗

上華亭司農三首

一代高名衆所宗千秋竹素事昭融經書還得司農定翰墨兼追內史功當日洛川雙立雪（先君並出總憲門下）多年沂水世吟風緗桃著子如堪賞只在梁門化雨中

臺有叢蘭閣有芸兩從恩地纂遺文綸扉說易天心見蓮府言詩國政聞晚遂清塵望枚馬長思講席奉河汾家聲世業淵源在歆向相傳事子雲

回憶春風二十年牙籤親檢絳帷邊一朝鐵案裁明史萬首瓊緗答舜絃碧落同瞻卿月迴寒芒直與五星連金丹秘訣終傳付凡骨也應換得仙

送力　夫南歸

雁序翩翩盡友聲（余與介夫同年因盡識其昆季）一年兩度送南征

（六兒先歸里）夫暫攜詩卷歸蘭社便逐賢書上玉京素菊却經寒有色才人須到老成名共知此別無多久不用摻裾悵離情

題施濟國小照

蕙閣晴光翠陌連荀君坐處一爐烟家傳麐閣烏臺上人在十洲三島邊楊柳風流爭玉樹桃花顏色讓金鈿他時皓髮香山老檢取丹青認少年

贈曾爾絢

故鄉初定喜登賢桂魄生華感上天（庚申補行戊午鄉試文明啟運）

月華虎榜兩頭升玉署旭園先生為榜首先聯翩幾君為殿榜先後館選箇似霞標林象湖李世來世卿先生並庚申榜哲嗣高才未忝名人後遠步須過駿馬前種得芸香為世業謝芝應向此中偏吾鄉後進之盛稱庚申榜

雨中王別駕招飲

銀鞍共到子猷家栞有流泉筆有花且喜祥霖成歲事好將清讌對年華歌當急處催弦索景最長時動琯葭是日夏至日暮主人更投轄不關泥濘阻歸車

潞遊舟迴倒疊元韻

甘霖未免滯行車却泛輕舠渡渚葭莫怪尋常遊潞水須知咫尺近京華一宮清署帷攤卷小院紅榴正吐花薄暮呼童具尊酒肎將旌騎枉吾家

題布選君雙瑞圖二首

白燕

千年化質有光輝脫却烏衣著雪衣競說玉筐當日見不知珠館幾時歸河西岸畔迎風舞城北橋灣帶月飛吳使君亦見於天橋灣最是星郎懷皎潔素心相賞莫相違

瑞菊

本以黃英符土色還聞素蕊應秋時何如併作同附瑞別是重陽一種奇翦綺裁羅空窈窕金相玉質鬥雛披齋頭並蒂君曾賞余齋頭盆菊一葶兩花曾為選君所賞欲倩丹青傍一枝

和吳比部白燕

天橋灣裏見珍禽飛過蓮塘入柳陰齊郡庭前瑤作羽茅山樹上雪為襟一迎皂蓋知靈物若語雕梁定好音聞說侍中雙表瑞叙頭精氣應華簪

戲題僞沈獅峰畫

水墨精華擅玉堂生綃一幅繪林岡但能未失獅峰意優孟衣冠亦不妨

贈劉毛伯

鑽院曾鄰席春寒再度宵風輕簾一幅漏永燭三條鰲足懸先路豐毛定拂霄瀛洲好相待聯佩紫宸朝

壽白軒李公

早辭塵戊返巖扃自為烟霞適性靈漢室勳名麟閣画晉朝風度漆園經劉綱夫婦皆仙籍荀叔兒孫是

德星珠履筵中誰不羨閬峰高見老松青

壽華亭閣師

景福敷遙壤呂期邁大廷紫宸升似日黃閣壽爲星一德紆

天眷千秋降嶽靈風薰金軫律月滿玉階蓂禮秩兼三老聲華載六經應知舊槐色長與石松青

答軒蓮

芸閣擁書暇相懷在竹林羈翎猶滯迹烹鯉見遙心幕府談兵壯巖關養霧深時在楓嶺劉直謙幕中寄聲羊叔子

投筆更清吟

送潘子登

玉貌潘郎已白頭神京初作少年遊豈無奇策堪經世恐似寒花欲待秋高適旌旄終貴達虞卿書卷暫窮愁歸途莫惜吟兼酒詩伯重封是醉侯

送莊復齋之任濰川

同在扶風絳帳前相將得上大羅天高文舊擢

仁皇代名邑新膺

聖主弁邸第最難今日別濰川應有德風偏讀書到此方

成用莫學迂生老蠹篇

送周甥令同安

天庭濡翰拔高文才子聲華海內聞從許魏舒成宅相惟應喬遠號神君潮環浯浦懸宵月雨出輪山叢曉雲得遇

聖時儒作吏鳴絲恭和舜風薰

贈同門王立常

世業承邦禮文場繼國風上林探杏共恩地執經同雅興烟霄外心期汗簡中慙無寶刀贈巴曲詎能工

題汪千波采藥圖

戀闕緣羨被尋山愛紫芝願爲黃海客久謝白雲司翰墨紛何事松筠未有期因君一長歎貞素媿磷緇

送浣園之任寧台

六纛辭丹闕雙旗向四明浙東新

寵命黔嶺舊聲名洞户天台秘潮音海嶼生仙蹤兼佛地但荷德風清

贈徐前輩

喬木垂青蔭鮮葩映絳跗淵龍奇半甲穴鳳瑞雙雛

地涌二層浪天開四達衢國珍知趙辟廟罷論商瑚
高步推能者幽棲信命乎一竿嚴子瀨兩槳白公湖
谷口人稱鄭姚江客姓虞消閑禪寺榻遣悶酒家壚
設卦占无妄觀爻裕罔孚惟將蘭作友休問桔為奴
慮淡塵氛遠神清夢寐俱烟霞緣不淺翰墨興何孤
攄倡懷東觀琴囊向北都舊交綿世葉前輩識規模
春草吟詩卷秋林玩画圖風流真未墜傑出媿吾徒

雪

西來王母不曾歸垂手亂翻玉女衣日馭春隨黄英

盡雨絲夜帶柳花飛已飄綠浪過青陌更下朱檐撲
素幃一樹丁香開爛熳可憐著粉轉芳菲

秋日訪強大年先生索贈古梅和尚

屣步槐街訪鄭虔書堂寂靜對秋天直廬身退成孤
尚鄰寺僧過話四禪座上心情如水月世間榮落是
風煙他時若向東峰住也共宗雷有法緣

謝星伯齒及服官詩以壽之兼致敦勉

兩家祖父同時人前輩意氣非今倫余昔童稚侍吾
祖歲在辛酉斗指寅中夜伸足蹴余覺今宵得夢幻
且真給諫謝公惠相訪手持黄冊色鮮新謝公爲弟
在乙丑先君後起周壬辰榜頭十人
皇所定試冊裝黄此其因乃知前輩告先兆感發夢寐誠
不泯繄余與君通門好崢嶸世業侣鍾荀君才傑出
少其匹騰馳千里稱騏驎乙酉侍奉返初服是秋君
以英髦掄其冬卜居金魚里西家寶樹即芳隣七年
閭巷素心者水味何淡醪何醇好友王蘊二三子杯
盤錯置不厭頻松枝麈尾每竟日披寫肝鬲無涯畛
羨君孝德耀前史采蘭南陔奉慈親高堂大耋啟嘉

宴余時歸里從諸賓年來不偕上計吏有烏在林獺
在瀨笑余將老尚慷慨驅車還踏九衢塵平生難忘
國士遇操持杖几隨平津十試禮部竟一得敢望淵
魚羨赤鱗居然忝竊蓬瀛客恭荷
國恩垂珮紳館中老吏舊識面鞠躬前賀負折薪寄書吾
友相剴切晚獲良實古所陳前歲余齒當五十相國
貽詩道殷勤男兒成名多老大惟期歲寒茂松筠君
今已及服官政請以此義爲君申況開彤廷頒五歷
龍飛九五六十春上稽慶祚邀堯舜中朝議禮事紛

綸

聖代貞符諸祥集罔有鵷鳳郊游麟搜剔巖穴出才俊如
君安得容隱淪東堂射策當第一一枝未宜讓郤詵
碧霄浩蕩縱飛翮荆璞剖出光璘霦熒焞繙隧方强
健教予今成廟廊珍寸草春暉那可報迴鑾紫誥酬
劬辛遠追給諫繩其武芬流貽厥家聲振高秋九月
澄氛霧撿星陵曉熒清旻此時遙頌山爲壽此日曾
傍嶽降神故園柚熟菊花盛冠蓋襍踏聯花茵舊交
覊宦金門側何由驚坐有陳遵亦用歌詩諗親串深

淺莫辭醉百巡

題謝星伯小影

聞有丹青客鬚眉寫元暉正看叢菊色須着老萊衣
庭瑞稱琪樹家聲重瑣闈邇來知道力已覺去年非

壽洪母孫太君

自昔論才俊殷勤賴母賢芬芳蘋藻薦節奏瑀琚儔
河漢明秋夕笙璈動錦筵還聞紫泥綍
恩錫下高天

恭和

御製原韻

鼎湖號戀盡班行六十餘年景歷長道化淳和還太
古聲靈烜赫震殊方調時玉燭寰中照干呂青雲海
外望獨爲萬幾勤歲月秖將兆姓惻胸腸高春影落
鸞輪晦秋樹風來愴俟涼德邁虞廷欽
聖孝哀逾雅什奉
宸章
天顏穆想丹霄上孺慕深縈
黼扆傍捧誦千迴惟下淚情文生感永難忘

壽海寧相國

景歷三階正昌期一德親四時歸鼎鼐百職仰陶鈞
舊是文章伯今爲柱石臣蓬山堆錦繡丹地贊絲綸
步履輕如許菁華盛莫倫麟凰占氣象蛟馬比精神
黼座恩長渥蒼穹福更申趙公年最久潞國禮逾新正是
嵩呼日還逢降嶽辰
聖皇膺萬壽上宰亦千春

上谷感舊

上谷高牙是舊遊李文貞公開府保定余在幕中旌旗道路感西州

時衡命典試湖南道經城外名公剩有思人樹傳說終爲濟水舟

李公即於開府誅拜台衡此日琴尊成雨散當時書記盡風流時同

何王徐魏四人其後皆爲翰林惟餘古樹門前澗凍咽寒烟二十秋

蒙

恩賜歸途中口占

筍水源山入夢頻鳴騶晝錦奉

恩綸故鄉親友應相訝是十年前老舉人

寄林壽侯

縣管聲中送別筵此行好上大羅天

聖恩今賜歸鄉國可似當時曲裏傳

山東道上口占

當年負笈公車地今日持衡使節來客夢疑衡寒雪

曉王程已覺好風催

苦熱

旅舍望西立煎蒸劇火攻飲氷從受命涸水竟何功

高樹寧遮日炎雲不散風蒼蠅轉無賴搖麈屡呼童

送韓益恬分校歸署

昔歲同登第今秋共鑒文水霜應自信駿驥詎空群

話舊情方愜言歸袂已分長將故人意相望越山雲

浙溪舟中口占

玉尺親持出鎖闈

聖恩還賜錦衣歸東風也解隨人意送着輕帆去似飛

晚過釣臺

風帆直上子陵灘寂寞荒臺起暮寒

聖世未容歸臥穩暫將使節問烟巒

山行口占

筍山松壑入雲深霧雨蒼茫蔽遠林及到籃輿穿鳥

道方知使節已登臨

楓嶺

石路彎迴繞澗旁輕輿直上到危崗寺僧指點門前

道楓嶺南頭即故鄉

雨度仙霞

一片蒼林萬仞山穿雲冒雨度高關客程不用愁登

陟

恩許皇華蔵旆還

水口夜泛

危灘過盡水波平結纜連舟起夜行弦月正中江霧
起挂帆又逐曉風輕

題表弟黄遂伯画松

霏霏朔雪晚風颸百尺蒼然擢勁梢他日報恩歸澗
壑與君共結歲寒交

丙午臘月望日志喜二首

故國川原畫錦榮先人宅兆喜初成
君恩渥處天心感海霧褰開曉日晴
東原吉卜若堂封日暖風和在季冬莫羨皇華歸舊

里先人更覺
主恩濃

題林漢亭寫照

憶曾共踏軟紅塵珥筆彤墀但致身徒羨故人維小
艇一江烟水自垂綸

題胡司訓行樂圖

料頭閒坐小籬旁晚節金英特地香塵外得無陶靖
節閒吟詩句對重陽

壽柯聚公五十

我於十年前作詩壽吾子君今年五十我來歸舊里
羨君有異術壯顔盛髮齒作詩復壽君考祥在視履
從茲更十春君年值順耳蒙恩再晝遊爲君酌浮蟻

壽丁提臺

帝念東南切髙牙倚碩臣巍科名久著環衛地尤親年少
登壇早
恩深錫命頻榆星光海澨黍雨遍江濱投分齊儕肹歌章
頌甫申顧同諸父老共酌玉醪春

閨怨

自昔情難定真成恨有餘秪應逢李益何處覔相如

戲作

海錯山珍弗外求吾鄉土物富盤羞此來不識鱆魚
味辛負林泉作畫遊

別表姪黄世則

髙館銀缸入夜明簷牙惟聽雨來聲藍輿冒雨侵宵
到便是桃花潭水情

丁未初春族弟長美送到劍州賦此言別

王春擁節返神京鴻鴈追飛送北征一別龍津歸鷺

水長迢誰憶棣花情

近道齋集　卷之三　廿

近道齋詩集卷之四　丁未以後作

晉江陳萬策謙季甫著

玉圃尊堂雙壽

海昌吾宗老茂德隱巖扃康強逾大耋吟興無休停
行高高士傳光動少微星銀髩藺閭侶春容琚瑀鳴
劉綱樊夫人偕老地上行是惟積善慶流祉在家庭
恭逢
聖錫福壽考瑞昇平歲歲開賓筵冠蓋富耆英工歌何所
奏既醉入瑤笙曷哉循陔者立業揚令名

壽吳副使

憶昔與君初相知君年正近強仕時羲娥迴環十餘
載齒髮當今服官期前歲蒙
恩歸故里來往經過問行止君言銀髩在北堂且須晨夕
供甘旨歎息此道古人難孝乎爲政家庭間但使荀
覬能色養不妨安石嘯東山孟冬十月小春候賈虎
荀龍翻舞袖還把壽觴上萱幃堦前看發金芝秀

題金别駕全城圖

維茲高郵城上泛臨大湖康熙歲丙子肓風疾雷驅

夏秋苦恒雨仰天長嗟吁衝波撼雉堞勢危西南隅
一穴苟穿蟻萬衆將爲魚賢哉金别駕爲民不顧軀
城上三日夜存亡吾與俱經營塞兩關彈九瞱泥塗
傾貲吾不惜何敢辭勞劬終焉得保完忭舞吮其蕪
郵人稱至今好事傳繪圖我讀循吏傳茲事古來無
濡翰紀汗簡應有石渠儒

題王雲廷尊人卷

李杜文章伯無聞進士科果然憎命達不在賦才多
緒業森階樹高文釆沚莪九原應自慰勿復歎蹉跎

題郭勁草度隴圖

平生懷壯志結束事驅騁隴道度深林休辭道路永
竭來滯京華皓髮已在頂追思往日遊一瞬如泡影

題范太僕行樂圖

奇驥老伏櫪神駒勢已逞所願筋力強春酒日酩酊

報國才猷著傳家義訓深春容和氣滿夜象德星臨
楡樹方流影梧柯有巘音共看渥洼種逸足已駸駸

題范星原行樂圖

秀氣鍾華冑英姿出盛年凝神思簡册素尚在丹鉛
淡宕當春柳清馨賦日蓮休誇粉垣客須是玉堂仙

郭勁草題别

八水三山兩地殊早年羇旅戀秦都故園茘子珍無
匹試問林宗有意無

題玉圃試泉圖二首

北苑新芽舊有名一旗釆得自清明呼童煮試中泠
水味與靈臺一樣清

江華數載理桐琴歸槖都無半笏金須信東吳種花
處秪應如水是臣心

章節母李氏

松柯有正性冬雪寒逾鮮栢舟不移志國風釆而傳
吁嗟章氏母苦節四十年結縭方八載如何喪所天
二老在堂上三雛啼膝前一死寧足惜餘生未可捐
潔膳稱婦孝授經誨子賢中夜聞寡鵠春深泣杜鵑
有司陳其事仰荷鳳綸宣旌操表宅里流光曜井廛
果報有翻覆門戶更迍邅芝蘭半凋矣桂菊亦摧焉
昔聞劉與杜哲匠懷丹鉛尚存身後名千秋照簡編
誰爲傳與史閨壼揚貞堅

張節婦荊氏

鬱鬱紫莖秀皎皎白環潔玉碎質逾貞芝焚氣轉烈清河有賢婦胥禮脩房闥婉婉奉君姑顏色承歡悅雖鴻尚箴規温充期有節藥餌手所操釵簪紛盡脫寡鵠不孤飛生死同一決慷慨復從容恬心赴泉穴恭逢

聖明運倫理義娥揭况在縉紳家大義本昭晰近從那鐵內化以周南達中壘垂頌圖當陽秉彤筆萬年

本朝史作者當匠哲大書而特書汗簡事鑱鐵

旌表節孝蔣母彭孺人

寡鵠琴中調悲鵾谷裏聲奉姑全孝德鞠子盡哀情

國史應流耀綸章已寵旌即今承介福謝樹正鮮榮

旌表節孝張母章孺人

孝德蘭陔共貞名蕙壼傳哀鶼隨銅漏寡鵠入絲絃紫綍從天下華坊表宅前會應簪紱盛苦節報當年

許魯齋手植栢

古栢何年植前脩手澤存高柯招鳳宿老榦似虬蹲不改氷霜操長承雨露恩爭如孔林楷千載尚蟠根

送羅生其宿偕子克樹南歸壽母謝太孺人

古樹皴霜皮不須裏彩定榮親在學業不貴衣紫色有子能希賢黜華而務實三載大學中言行百無失品其課藝精荻訓識母德雛鳳食桐花文采耀朝日攜歸侍瑤池芝蘭香繞膝風暖春暉長萱草茂堂北勿謂廣文冷雞豚養可必講學奉慈幃倫紀身先率正己兼正人毋心樂何極遐筭齊岡陵從茲操券得

送王左士之任代州

勝地臨邊要通人佐牧才文名喧梓里高旆出金臺路有薰風送民迎泰雨來仁恩應有感早晚樹三槐

送族弟庭思之任肥鄉

千里分王甸雙旌出國都光華隣日月運會際唐虞

送表姪蔡遂園南歸

判事遊霜鍔澄心對玉壺早看徵拜入丹闕共晨趨

天扉掞藻壓群英雁塔題時舊有名剖竹雖闕今日事樹萲已動故山情水雲排櫂春方暖宮錦裁衣晝更榮我亦羇棲懷澗壑何當菊水濯塵纓

送同年李仙蟠之任徐州

金馬同時久銅魚近歲膺齊都盛聲績周典重茂能
丹陛綸方渥黃堂
命再承徐方成政後早見璽書徵
送張登若得教職南歸
宿學
臨軒選鴻談講席膺儒風當代盛師道此時興雲漢光向
遠菁莪化已燕棻成趨魏闕蘂榜佇飛騰
代壽和尚
壽者非無相琳宮現色身立言師古德脩道證前因

慧日應長照禪風自遠臻時時來聽講看轉法王輪
賦得誦詩聞國政
六義傳姬室諸家盛漢時謡吟通里巷贈答叶笙絲
本自民風采因將國政知温柔周名什勤樸唐魏詩
論樂分殊調徵歌審所宜延陵觀舊府端木訪朦師
學古人爭重窮經俗可移平居躭講誦達者應昌期
賦得臨民思惠政
皇圖方啟泰
聖政懋勤民端拱釐幾務深思徹曉晨廟堂千載計家寓

一家春上相謨猷獻群僚奏對親豳風耕織重卿雨
黍苗勻息訟文書簡蠲租詔令頻普天歌至化渟海
頌鴻仁萬彙歸涵育霑濡草木新
賦得敦俗厚農桑
聖治期淳穆
皇仁致阜康化民惟富庶裕俗在農桑比戶無懸耜連村
有懿筐民勤風更樸生厚俗逾良一本歧三穗千蠶
聚七襄嘉禾書史館瑞錦示班行熙皞民情樂謳歌
帝力忘泰平綿玉歷億載慶無疆

賦得丹誠勵匪躬
運值勳華盛時逢海宇清群材歸樂育百爾荷生成
結願心常切銜
恩報匪輕奉公懷恪慎體
國勵忠誠不作身家計寧為貨利營澤人非市惠潔已
豈沽名革野呦呦韻梧崗翽翽聲比將葵與藿長向
曉赧明
賦得更達四門聰
滄海盈珠玥荊山富瑤琨篤生天運啟養育

王朝恩周室知三宅虞廷闢四門

宸聰還更達

天語自來温尺寸皆收採毛翎盡翕騫已旌岧潤[illegible]

賁邱園芃樸風斯茂卷阿道所敦五雲多處望瑞氣

溢乾坤

賦得千潭一月印

儀迴光何遠川虛象自涵層霄瞻一月大地映千潭

水氣騰高下陰暉遍朔南魚龍驚法鏡蟾桂濯澄藍

秖是心相印寧將手可探影從深處見道向靜中參

體用窺精理機鋒入勝談若求空色諦須問老瞿曇

賦得月映萬川圓

心印誰能識憑高望邈然一輪澄皓月萬鏡映清川

箇箇蟾光滿村村桂影圓靜時渟止水動處泛流泉

是萬還爲一于淵即在天何人情獨契此理妙難宣

體用元來合空明象已傳長思參究諦庶得契精詮

賦得超然會太極

遐想陰陽始覃思造化先元機成卓爾妙趣即超然

動靜斯焉啟希夷自此傳周圖窺奧義孔易悟眞詮

無極幽難睹流形顯已宣包羅緘不露森列象俱全

體驗知心法萌芽起情田箇中能會取太極理當前

賦得中爲天地心

妙悟乾坤理機緘在一中從茲分造化因是啟鴻濛

莫訝心難見須知義可通歛舒時屢換闔闢化無窮

何處窺偏倚自然徹始終往來千變化動靜兩昭融

有本茲焉立在人理則同危微非歧念允執契

宸衷

賦得所樂在人和

在鎬周傳雅迎薰舜作歌

天顏長有喜

皇極本無頗井里豐年稼膠庠盛沚義寶圖開泰運玉燭

布時和星聚占營室瀾清奏絳河律隨八風應瑞紀

五雲多寰宇瞻辰象遐荒驗海波徵生逢

聖代託意在卷阿

題紫蘭霞嶺停驂圖

皇華旋返戾彼髙關停驂迴眺邈矣三山搜蹟剖璞

我勞孔艱　今日何日靈氣生申丹霞絢瑞萬福來

臻永錫難老豈弟作人　皇華二章章六句

又

長路驅高駕危峯駐使車所欣心不負迴望興猶賒
紫氣臨關內榆星照海涯今宵逢旅館玉斝酌流霞

送海寧相國榮旋

和氣鍾眞宰昌期挺大賢祥雲金榜下彩筆玉堂前
桂管綏蒸庶蓬壺領散仙寅清逢舜代啟沃值商年
奏疏辭丹地恩綸下碧天謝安情已愜疏廣命仍宣遲菊秋逾茂巖松
老更堅從茲開綠野瑤斝介遐年

題嚴同門臺灣圖扇

閩海有長島乃在澎湖東南北千五百東西不可窮
昔為紅毛窟汎泊南洋通鄭氏攘其地逭逃伏兵戎
聖朝威武張奮伐收豐功一郡領四邑版章遂大同地氣
燥且沃晨露霧濛濛種不不須耨坐待秋穫豐泉漳
與潮人百萬萃農工茲邦庶而富內販百貨充樂我
羲皇運化日懸昭融村落何繚曲林岫密叢叢誰將
一幅圖寫入手握中他日秉麾鉞持此揚仁風

題乞巧圖

桂影當宵照果筵深閨乞巧自年年世間用此[illegible][illegible]
絲萬事俱從拙處全

題晚香玉

素質清姿似水仙晚來香滿小庭前秖應識得西來
意今種高高最上天

題翠雀

徼外芳叢亦自殊綠莖青萼競紛敷不將濃麗爭春
日贏得騷人入畫圖

詠蟬

何年齊女化遂入蔡琴彈條柳風為韻高桐露可餐
連陰輕鬢濕積潤薄綃寒喜雨能同調嘶吟曲未闌

題郭使君春水泛舟圖

瀰瀰春水碧鬱鬱春柳綠輕舟泛平湖春野恣延矚
何時顧將軍丹青寫帩幅眸子烱然晬道氣知內足
近者奉恩綸江介司民牧頤言施豈弟膏雨春疇沐浴沂雩興
推心即同樂好解囊中琴仰和南薰曲

壽蔡亨宜太翁

德門鄉閈重名隨齒髮高青緗傳世業寶樹見兒曹
嶰地開三徑聞天喻九臯賓朋環酌斗梅馥入香醪

壽佘顧菴六十

篤行孚遐邇冥搜富古今情懷三徑菊聲譽九臯禽
鉛汞傳眞訣箕裘有嗣音會聞丹鳳詔早晚到烟林

黃虞夏尊堂雙壽

首署傳儒術蘭閨號女宗丹鉛猶黽勉璜瑀每從容
銀漢星光照瓊筵壽酒濃南陔舞衣者方捧紫綸封

又

名德鍾荀侶徽音劉杜傳龐公偕石隱樊氏並眞仙
絲竹喧紗帳衣冠會錦筵更聞雙綵鳳銜誥下高天

壽周太翁

自昔傳高行于今仰令名花蹊陶菊茂粉署謝芝榮
綺席喧金管丹顏醉玉觥秋宵翹望處炯炯壽星明

代別鄭掄秀

紺寓消長夏清言對夕晨同爲京輦客喜是梓桑人
榮路方紆組歸裝正動輪所嗟殊出處惜別轉情親

代送左界園

一帆歸度楚江清休爲汀蘋動客情宦路息機終灑
落當時直道已分明天邊鴻去飛偏遠海畔鷗閒狎
不驚獨有青門故人意秋風吟望五羊城

壽施濟川

西平勳德遠貽孫伯起清名裕後昆自是鄧林饒杞
梓可知謝砌富蘭蓀鳳毛耀彩開丹穴雞舌含香佇
粉垣齒髮如今正強仕黑頭公輔紹高門

壽黃太翁孫嘉

舊國煙蘿入夢思羨君泉石得幽期筍江月照筵中
醴楓嶺雲封壁上詩膝擁鳳毛環綺坐班聯豹尾近
丹墀金英開遍瓊英發遙把華堂獻壽時

代送保定彭太守

聖政惟稽古勤思吏治澄禹都鍾間氣虞代擢廉能巍望
推梁棟名邦實股肱聲華輝朝著愷悌頌黎蒸鈍陋
慚無教師資喜有承龔黃知遇邇會見璽書徵

送黃孫嘉歸里

萬里來官邸三秋返舊林江山宜遠望翰墨富清吟

蘭佩風高人興萊衣孝子心 令子請假奉侍南歸 祖筵增別感猶
自滯華簪

題桃源圖

雞犬聲中別有村家家延客置芳樽如何搖艇重來
處萬樹桃花鎖洞門

題董 行樂圖

五經傳舊業 宋有董五經隱居得道 六曲隱高人松老連山秀
茶香滿壑春仙賓跨鸞鵠異脯薦麒麐更喜謝家樹
長依莊子椿

題 行樂圖

京洛多緇塵素衣改其色之子獨孤騫去去將有適
埜服而道巾蒼茫恣行跡提攜榼與尊釀自春江碧
倦即藉草坐開酌對泉石我亦抱微尚劇有煙林癖
倘践青峰巔松下理輕策翛然物外遊相逢為主客

題 行樂圖

黃海富怪奇殊境非一狀猗嗟采藥翁遺榮履遐尚
珠湖下逶迤峭立開列障蒼林冠素崖對辟時翹望
將吟謝客詩高鐃百尋上顧謂盧浩然泉石甞意匠
想像煙壑間天風送幽曠何當理輕策茲焉恣搜訪

送 之任山右

常日看揮麈今朝餞去輈土風尚唐魏世運是虞周
俗樸人易化才高仕必優早聞褒茂績當宁正旁求

送 之任粵西

搖檝凌湘水揚旌度嶺雲牧人無遠近茂績必彰聞
閭井歌來暮金蘭惜離群好將單父轸上和有虞薰

壽 母

孝有翔烏集官聞還鮮清循陔無愧色樹背有賢名

宋幔流芳遠潘輿喜氣生好將母儀頌譜入玉笙聲

又

愛日陔蘭茂暄風背草春山濤傳啟事陶侃有慈親
珠履登堂滿瑤笙送酒頻揚名誠不忝多羨綵衣人

題

仙寉曾鳴處泉兼半井苔直峰抛影入片月瀉光來
瀲灩侵顏冷深沈慰眼開何當值丹頂滿汲石瓶回

贈

誰賞亭間竹能知爨下桐每尋東漢史遐想古人風

之子稱時彥名揚諭國工已知文似豹還解蘇為虫

壽 瑞翁

湖海襟懷獨有君平生意氣握蘭芬言經季布金無
價酒是周郎客盡醺萱草堂前烏鳥哺棠華棣畔春
令羣眠看梅塢瓊枝放天樂飄飄下五雲

送 歸里

辭榮粉署向煙霞雪灑輕塵送客車笠澤秖應逢釣
叟幔亭兼好訪僊家一林玉笋生春色幾樹瓊枝度
歲華出處今符古人意深秋吟望隔蒼葭

詩

潄石容躭隱傳經且養親東堂一枝擢背樹百年春
碧岫當秋漢榆星映曉旻平輿名跡重洛社結交親
紱服歸朱閣封章下紫宸重開瑤席宴多為采蘭人

題

城隅臨廣驛寺還架溦川馬跡出遊處羊公似昔年
祥氛恒岳近爽色晉郊連岸樹高低出籬花擁護全
游魚浮晚磬馴鴿上秋煙梵唄聞清響騷歌綴雅篇
搖頭留賞久濠上竟悠然

恭賦

御製讀老無逸篇

炯鑑陳姬室遺編覽洛都遐齡邁軒頊勤德紹唐虞
睿慮周千禩民依念八區屢豐邦大有逸豫老長無風雨
占
皇極星雲麗
帝衢頌歌
天子壽升日在東隅

送同年彭凫麓教習散舘南歸

故園歸去及春明父老喧喧迓旆旌堂上秖應倚閭
望閣中今見下機迎舊迴水脈龍津渡新破天荒鳳
麓城早晚好來紓綬帶河陽花縣待潘生

送同年彭凫麓之任江川

握手歡相見銜盃惜又分馬辭燕市月鷁上楚江雲
才是賓滔匹名同卓茂聞早來旋省闥
慶歷正寰薰

近道齋文集六卷詩集四卷吏部主事張慎和家藏本

國朝陳萬策撰萬策字對初一字謙季安溪人徙於晉江康熙戊戌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緣事降翰林院檢討終於侍讀學士萬策以康熙癸酉舉於鄉困公車者二十六年久從李光地遊多得其指授然平生詩文多散佚不收此本乃乾隆癸亥其子晃世所輯其中西算法異同論頗能究其所以然李光地施琅諸傳軼聞舊事亦多可考云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附行狀一卷崇祀鄉賢錄一卷

〔清〕王懋竑撰　附　王箴聽等撰

青海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卷》提要

白田草堂存稿序

余康午赴
闕道過寶應王孝廉洛師奉其尊人白田
先生存稿請序余諾而謹藏之至都未久
祕
命視學兩浙及朞改江南試事鹿鹿未暇
應也今春乃得發篋讀之先生窮經論史
皆有卓識其言易本義九圖非朱子原本
辨之甚詳余嘗見萬季野叙胡朏明易圖

序　一

明辨訊朱子本義不當以九圖冠卷首胡
朏明謂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中之一事
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列圖書於其前者
有之自朱子本義始嗟乎使胡萬二先生
得聞先生之論應自悔其輕肆詆訶未嘗
細讀朱子之書矣先生論高祖斬丁公而
封項伯不足以服丁公之心論范增心乎
項非心乎楚卿子冠軍之死增實與聞皆
足以開拓學者之心胸其論陶侃始似緩

干討賊蓋為庚亮所疑忌非得詔不敢出
師其名還龔登以師少恐亮嶠輕進為賊
所敗不然何以戎服登舟予喪不臨晝夜
倍道而進旬日之間前後頓易若是尤能
抉發古人心跡而破千載之疑先生篤信
朱子考究研析源委瞭然其詳見於集中
及纂訂朱子年譜其他著述非有關于身
心與當世之務不苟作其表章人善雖微
賤不遺其見諸吟咏者亦與風雲月露之

詞迥異先生於學可謂潛心用力俛然日
有孜孜者矣獨惜其以廣文散僚受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授以史職旋以憂
歸而竟以病故未及展布於事業也先生
與朱止泉先生論學最契洛師為止泉壻
而受業焉余喜洛師之有賢父師將益大
其傳以震發于世也故韋連書之乾隆壬
申季春月後學寧化雷鋐敬題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安慶府儒學教授
王懋竑到任
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硃筆寫出蔡世遠原任庶吉士王懋竑安慶教授喬崇修候選教諭此三人着調來京
十一月初六日安慶教授王懋竑
乾清門引
見奉
旨着暫留朕另有旨
十六日吏部尚書公舅舅隆傳
旨王懋竑授為翰林院編脩着在三阿哥處
行走
雍正二年二月
欽點順天鄉試同考官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入祀鄉賢祠

王懋竑字予中江南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雍正中以教授改官翰林入
上書房行走○太史精研理學身體力行一時有小朱子之目詩亦言其所得力不求工於詞也

書座右二首

長堤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浮天濶漭漭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

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斡是非反掌間鉛刀貴一割我心似寒灰百念俱刋剟願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枿

此言慎獨之功欲念乍萌絕之於微勿使其潛滋暗長也妙在親切不覺其腐

禮部尚書臣沈德潛篹評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沖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疎畧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蒐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麗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盍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埋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

參有廷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
據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
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
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
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
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

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
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己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
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爲一書曰年譜考異畧倣朱子
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
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
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
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
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
著聖學考畧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
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間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
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
見考異中
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

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
敘間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稾而先生歿遺言云
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
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
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爲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
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

為文義既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
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
復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今
古冲為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删改舊譜即晚年定論
之計而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
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胠異說之囊橐辨燕郢之
混淆大啟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倣閑闢錄學蔀通辨

大指而發揮統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
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
明正之

外孫孫全轍全敞敬書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先考王公府君行狀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啚

曾祖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氏季
氏

祖諱凝畀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氏

父諱式旦廩生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劉氏
封孺人

先府君諱懋竑字予中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累代
有隱德曾祖泰和公始治進士業為令有惠愛在民
至今謳思之祖訓導公博學篤行僅以明經老父編
脩公纘承前緒工文章與弟樓村公齊名而享年不
長未展其業後以府君官翰林贈如官府君幼稟異

質穎悟絕人九歲能點閱史鑑初為文已驚其長老
編脩公生府君一人篤愛之教以讀經書期成遠大
器府君克承庭訓自少已卓卓有所造就乙丑縣試
拔第一文出邑人爭相傳誦時年十有八編脩公尋
即世府君哭泣哀慕不欲生羸弱多恙因劉太孺人
過憂乃強節哀遵禮廩廩保身體懼無以承先志自
練祥至服除奉太孺人侍晨昏不暫離常追痛編脩
公之不逮事而仰繼泰和公訓導公之遺烈思發揚
光大以顯前而傳後者歷數十年如一日也戊辰受
知於督學永平高公拔第一補郡附學生先是郡縣
試皆第一踰年又拔第一補廩膳生自是受知於海
寧許公遂寧張公陽城張公磁州張公蔚州魏公率

在五名以上而韓城張公又拔第一府君文譽噪一時凡歲科兩試文購讀者羣奉為模楷邑前輩咸謂科名可立致而府君夷然不以介意也府君有志於洛閩之學從聞脩作工夫絕不自表襮而窮經論史不由師傳能揭其蘊奧極其波流博聞强識精思詳辨而壹折衷於朱子則自其少而規模蓋已早定矣桐城望溪方公年踰冠來館吾邑府君與講古文之學方公熟於唐宋八家府君更上追左國史漢究其源流本末方公驚喜相與訂交焉府君家貧資館穀以贍養而教督學徒以道誼啟導不顓顓帖括之工丙子歲出館於梁溪胡公復庵家胡公武陵人寓居梁溪家多古書凡八櫃府君盡發其藏讀之兩年盡

得擴所未聞而以遠離太孺人往來頻頻陽澗時百辭歸授徒里中館念堂喬公家十餘年喬公家藏書尤富府君力所不能致者皆得縱觀甚樂之先是畫川喬公為邑先達操知人鑑最稱許府君命其季子念堂公與府君聯文會約同會芳園喬公燕堂朱公西軒王公鹿沙劉公從伯岸堂公共七人偶應切劘寒暑無所閒府君少從叔大父樓村公學讀書為文多資指授而從伯岸堂公與府君後出齊名更以德義相勸勉不徒於文字逞奇府君蘊蓄閎深益自歛藏恥為標榜而同時知名者多願與府君納交一日就試海陵閩郡能文者雲集亦有吳中人士錯處其次會宜無贈訢諸公同與讌唯心折府君席散歸以

詔其弟子洪君蘇游曰是未有第二人也聞者以為知言府君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屢試迍邅無所合守其道不變庚午癸酉俱報罷丙子己卯以病不與試壬午乙酉又俱報罷至戊子方叨鄉薦時年四十有一主考孝感屠公宛平王公同考會稽王公俱極嘆賞寘第十榜發人咸為府君賀府君無喜意唯以太孺人一笑以為歡而追思編脩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己丑赴禮部試是科韓城張公主壇坫凡出其門者皆洋洋稱意府君獨靜默自守時樓村公官京師聲望籍甚有持關節與府君者極以家貧親老為言府君終婉謝不受卒不遇以歸壬辰以病中道而返癸巳逢　恩科進京同年諸相好有見

招者力以相勸府君答書云硜硜之守豈肯以垂老而易之朱子有云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生平媿怍多端庶幾仰希古人之萬一至諸先生相待之意則銘感於中不敢忘也比三場卷薦而不售府君略無悔意逮乙未則相好者知其堅而不可轉矣故無見招者府君意甚樂三場卷又薦不售府君曰後此茫茫未知如何崛强猶昔要終無變計耳戊戌舉進士距鄉薦十年總裁武進趙公遂寧張公膠州王公諸城李公同考錢塘沈公楚中鄧公俱極嘆賞寘第十一榜發衆咸以為鼎甲可望府君殊不然之曰天下事多出意外余今歲之捷豈人所料一切以命自安則胸中浩然畧無所事矣迺

輦下諸公力相推挽有來索數次者府君皆力辭不送門籥曰余非以為高只自信得命耳後諸公知府君所持堅不可奪囑某中書於
殿試卷轉抄八字委曲相愛乃至如此而暗開疑忌翻致阻撓信乎有命焉非人之所能與也時讀卷如安溪李公仁和湯公常熟蔣公皆深加獎許已寘進 呈之列卒抑不與遂寘第二甲第十後仁和公出仍以府君對策為第一語坐客曰某雖不列一甲然才名震一時矣又問念堂喬公某得無悵然否喬公云若此時悵然前必不肯不送門籥矣仁和公亦為一笑府君寄示嚴聽等口余生平過誤亦多只此一事自謂無媿古人年已五十更復何求黃陶菴先生有言

人只羨三年中之人不知更有數十年之人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是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十月回宮暢春苑引 見府君奏曾試十一名音少低
命再奏掌院徐公代奏遂不點先是兩掌院囑府君染鬚改年歲府君堅執不從其不與館選卒不以此之故府君之信命愈灑然矣數日後太倉王公常熟蔣公先後薦三人俱准選入而府君不得與蓋府君皆未一往又值蔣公五十誕辰或約府君往祝府君亦謝不往有笑削若拙者府君曰余居長安中半年拖泥帶水而不折本以此自幸近日爭奇鬬捷全不講此然余正為天地閒留此一脉竊謂所繫頗重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蓋嘗誦此二語今日要無慽也時有考選中書之說府君決意不就曰余之不館選原以伉直失之而復於此有所牽染所謂辭十萬而受萬夫人知其不可矣比分派教習到館即告終養以歸館師魚門鄭公不可仍准給假府君徑歸臘月抵家以趨侍太孺人為大樂太孺人喜動顏色自此承順朝夕飲食衣服調護惟謹一切躬親之蓋幾不復有入仕之想矣越辛丑教習期滿府君依依侍太孺人不忍離值太孺人起居違和愈憂惶不自安適遂寧張公奉
命往江南過吾邑召府君促以北行府君陳情求改教職遂寧公曰是在我願成君孝思倘得善地迎養高堂

是君志也府君得不往辛丑冬選授安慶府學教授府君奉太孺人以壬寅八月六日蒞任已逾限例將罰俸安慶守張公稟於中丞李公請預題前數日以報府君辭云荷盛意感甚但初為師長於此而即與書役輩共為欺蔽犯古人追改日月塗擦文字之戒寧用本日罰俸非所恤也太守笑頷之初至凡呈稟概卻不收屬邑懷寧令外有二事批學中府君至即為移回誓不於此取一文也郡丞委監兌漕米府君以非職事所繫堅辭之月課府縣兩學諸生數十人外學亦有至者童生百餘人府君於試卷細為批駁進見時懇懇為言讀書作文之法多士頗知嚮風嗣後來者益衆講論不少暇府君曰教官以文字為職

幸而亦冀於其中造就出數人來此非細事余亦嘗
勞哉府君嘆皖地士習卑弱欲有以振起之爰嚴聽
等曰頃見潛山一名士其奔走逢迎乃有甚於下江
諸君者心甚薄之前輩云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近
日但一號為名士則其人斷無足取雖有激之談亦
正論也府君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體驗行得一寸
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
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
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半年以來諸生聞之有踴躍
奮起者舊有培元書院荒廢已久會白於太守急加
葺理廣招學徒講論其中冀以追胡安定之遺風顧
未周一載而

宗憲皇帝詔書至矣先是傳聞有欲薦達於
上前者府君作書懇辭有激切之語忽聞
命自天與漳浦閩之蔡公暨念堂喬公同膺
特召府君敬念
君命尊嚴何敢不親覲
闕廷但以太孺人八旬侍養有不能徑離者趨請於中丞
李公求辭
召擬具呈以上中丞公云若山林隱逸之士尚可辭君為
官安可以辭亦無人敢為代題也中丞公促益急度
不可止然惘念府君依戀之意出盤費備舟楫令迂
道送太孺人至家俾箴聽等侍養府君乃由江淮登
旱道北上時癸卯十月也到京待

命十餘日傳至乾清門祗候遇陰家宰或云例當跪府
君以在公門不當有私敬不跪引見
天顏溫愉褒嘉備至未
旨授翰林院編脩著在三阿哥書房行走府君甲辰秋
遽躋清班
聖恩高厚報稱為難而處至近之地局蹐朝夕深淵薄冰
未足以喻顧念臣子之義何敢自恤其私而陳情乞
歸必俟効力數月之後或不得請更圖迎養當在來
春天氣和煦之時幸家書至知太孺人健勝可無過
慮念堂喬公既散歸教職府君隨漳浦蔡公同侍
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平日所為家脩廷獻者不敢不
竭情盡慎蝶園徐公高安朱公桐城張公龍翰傅公

交口推許於府君與蔡公不異詞也十二月恭遇
覃恩大父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大母
勅封孺人前叔大父樓村公官京師十年不得封今以兩
月得之府君們謂莫大之幸蒙
賜諸緞一疋貂皮三張除夕
賜麅一隻羊一隻野雞四隻魚四尾鹿尾二條先是
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三阿哥
奉差出府君不往書房不得與
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
賜府君以小臣不敢請商於桐城張公張以為然益府君
之小心祗慎如此明年甲辰恩科順天鄉試

欽點同考官府君與蔡公俱入闈蔡公分禮記房府君分
春秋房與昆明王公曙五同閒相與搜羅盡力所拔
識多通經學古之士獨憂心忡忡匝月不見家問不
知太孺人安否何如比出闈而太孺人訃音至府君
倉皇震悼五内崩摧而耳益重聽怔忡之恙加劇自
此始矣歸里奔喪蒙
恩賞銀一百兩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又傳
旨總督就近照應制府查公助賻五百金
寵賚優渥榮貴泉壤府君愧懼交并且感且泣抵家擗踴
號慕猶如嬰孺飲食寢處皆廢幾罹不測箴聽等延
醫調治漸次支持至冬暮乃克襄葬事適高安朱公

奉
命出過江南府君出謁高安公從來春進京且致　三阿
哥惓惓屬望之意府君自營葬後病彌增入春萬不
能上道特遣伻致書高安公言先母之變遠在二千
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
求仕内之無以安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近者怔
忡舊恙忽大作竟不能起於床伏乞老先生更賜裁
酌或少寬日月之期誠不勝大願又致書漳浦蔡公
大指與前書同并托轉致蛛園徐公桐城張公龍輪
傅公共商之遲遲至於秋八月度萬不能緩命箴傳
扶病與送至京師與諸公相　公諒其誠委曲周

全俾府君養疴旅邸不接一客猶得守其喪服如是
者半年展轉護視望溪方公與有力焉會祭典舉行
桐城張公適為掌院以府君耳聾老疾奏得予休致
自是退居於家者蓋十有六年府君事太孺人至孝
侍食必躬親承順顏色委曲盡歡館時晚歸或讌會
至深更返必侍太孺人側談說往復太孺人不命之
退不退也逮太孺人踰七十甘旨不離左右府君時
時候問隆冬盛暑尤加意不少忽至八十後迎養安
慶學署每晚必隨寢有疾皆伺候於形聲之表而斟
酌其溫涼之宜故每投藥輒效箴聽箴傳先母成孺
人早逝養育長成賴太孺人之恩故朝夕在太孺人
側凡扶持承候多箴聽箴傳任之府君奉

詔入都頻示箴聽箴傳曰一切皆汝兩人之責時刻侍側
供婢輩全不可倚恃我　心及在此如坐針氈也
府君滿擬効力數月後即請歸而太孺人不及待矣
自京奔喪途中病陡發幸孝思感天獲荷保全而既
歸苫塊中營辦喪葬詳慎盡禮又入都告病蒙諸大
人先生之力得遂終制此府君之大節始終無虧而
箴聽等世世子孫感戴
皇恩永永無極者也府君不獲終事編脩公嘗以為深痛
晨起必親拂拭龕前一如省安狀臨祭遵禮奠獻拜
跪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直至捐舘之年不
稍改墓上松楸加諭守者毋少疎失在京數寄書切
囑箴聽等蓋府君之孝思綿綿時既遠而志彌篤者

有如此府君少孤事叔樓村公如編修公樓村公撫
府君如己子從伯岸堂公叔抑夫公與府君相友愛
比之胞兄弟不異樓村公罷官歸僑居邗上會同年
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繼死是日樓村公偶往視遂
誣及公搆造流言致陷大獄中丞儀封張公清查其
事稍為下吏所動時府君在從叔抑夫公青縣署中
聞之奔赴京師徧見韓城張公仁和湯公滄洲陳公
為白其冤又三上儀封公書詞旨懇切涉於激戇儀
封公於府君素有知己之誼故明目張膽言之未幾
特詔一切省釋儀封公之畏謹天下猶見其心而下吏鼓
弄唇舌儀封公亦稔知之卒心折於府君也府君之
在青縣署中也從叔抑夫公初任有政聲樓村公命

府君維持其間岸堂伯尤切囑之府君整頓宅門內
規矩畫一事權勿使旁落錢糧前十三年冊籍混淆
完欠無從考據府君以數月之功親為鈎剔始得清
徵又積欠數百金悉以舊冊繙閱亦自摘出絕不假
手吏胥是後徵收甚省力府君曰昔人云錢糧數目
乃奸貪寢食出沒之所倘精神少不到未有不墮其
計數中者也刑名大案必盡心經理有尼僧道清投
井身死一案獄詞成招前後變幻牽連扳誣至控大
部展轉審訊積六七月不決府君為細加研勘盡得
其情然後道清的然之軀不受誣衊而逼死者果無
所逃罪代作詳稿一一辨晰徑覆大部其事遂定府
君嘆曰獄訟之事反覆萬變但據成案斷不可以為

準所云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
占為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抑夫公治績彰聞賴府
君擘畫之力居多而府君蒞政治民之方其謀猷亦
可槩見於斯矣府君自膺鄉薦未嘗私與當事往來
而宗族鄉黨有關大義暨地方利害休戚則不憚侃
侃言之邑有漁里戶以漁為業歲辦蘇膠等項後皆
為編氓而仍籍漁里蘇膠等項亦改為折色均派口
賦歷來民徵民解冊籍不在官其戶頭朱茂脩以豺
狼虺蜴之資抱谿壑無窮之欲任意恣派逾正數十
餘倍窮寒小民剝膚椎髓啖食幾盡五百餘家罹其
毒害府君為發其事白於邑令請申詳上櫃編入地
丁逮令入茂脩賄茂脩愈豪橫乃具議上之郡守趙

公趙公轉委分府王公府君反覆陳請卒賴中丞儀
封張公主持於上而漁里之害遂除癸巳河水為患
東隄潰決有倡開黃浦閘閉竹絡壩之議紛紛而起
府君作利害辨一篇聞於邑令劉公其事雖未克濟
而持論鑿然可據族人有以立嗣來請者嫡兄弟之
子為後按之律正合而以其父繼嗣謂其子不當更
繼嗣於是爭較者嘵嘵不已府君再三勸論始有成
議而疑忌並起謗讟紛然乃作立嗣辨言於邑令吳
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親族定其議立券帖並粘
此辨為鈐印立案歲丙申值奇災東西田禾俱渰沒
來春重以大雪米珠薪桂盡已乏絕鄉村中閭門餓
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

而五六府君推原周禮六行教人之目睦婣任恤與
孝友並重而援富文忠公趙清獻公救荒俱有勸富
人出粟之令慨然與諸同志倡率轉相勸輸作講賑
說情詞愷惻聞者感動各出其力以助不給邑中賴
以存活者甚衆吾邑素淳樸子弟多謹飭猶有先生
長者之餘教至於近日寖非其舊閭里間率以詐力
相陵暴而爲守覺頊者亦雜出於其中府君愀然憂
之嘗言爲父兄者當訓飭其子弟敦孝弟存忠信守
禮義厲廉恥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益窮於道
德性命之旨一一切磋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
於五經四子者不爲空文而風俗成人材出矣會邑
丞張公署縣事新脩儒學告成請府君爲之記府君

盡發其義以告一邑之學者府君致仕後杜門謝客
不問外事而私居議論嘗有畎畝不忘君之意書門
符曰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每
閱邸報有所感觸輒衮衮爲二三同志言之或舉范
謙益箴二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
員長短得失疑府君爲悖於所戒府君正色曰此爲
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耳若已出仕受國恩而視朝廷
州縣如秦越人之渺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
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
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未可據
范語以爲定也歲丙辰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伏讀

詔旨所下凡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皆罷行
之而草野微賤猶欲有所言議以補萬分之一乃作
私議一通寄達望溪方公有書曰吾兄以天下重望
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
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於袵席之上措國家於泰
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爲無用矣弟年齒益暮衰
病益侵欣逢　盛世蓋在疲癃殘疾扶杖往觀之數
太平萬歲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天下事非甲
爲則乙爲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爲太平之民敢爲吾
兄私布之侍讀傳方與舊名赴禮部試府君命之曰
文字要自立規模不必逢世萬一有相强者不可聽
也此我家法汝當記憶未來事不可逆料但自守不

可不嚴若此處一差則所學不足言矣方定御限放
開眼界是所深望爾箴傳謹識斯意不敢忘明年丁
巳逢　恩科箴傳臨行府君命之曰靈皐奉
命選時文汝可爲我言此正人心厲風俗之一事所宜慎
重孫可之言作史者須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選
文雖與作史不同然去取之閒當一以直道若以聲
氣標榜私意雜於其中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深山窮谷必有起而彈射之者不特覆瓿
而已也邪說橫流壞人心術近日時文尤甚其中有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辨箴傳敬聞於方公方
公以爲然府君與方公交最深言之無所隱諱累歲
以來致書爲多已未箴傳又見方公於京師方公出

府君手書盈帙中有筆跡糊塗不可辨嚼鐵傳謄清
彙爲一冊原稾仍珍收之蓋雖未盡見諸施行而中
心傾服留備採擇有如此陸君巽風培爲府君甲辰
鄉闈所拔士出令東流府君貽頁手書先儒論治語
及西漢循吏傳而告之曰觀此可以自得師矣竊意
吾輩起書生受
天子命牧養斯民苟豪釐不盡其心即辜負
聖恩烏可不擢潔清自愛勤於職事此吾輩本分至於建
立規模整頓綱紀嚴密閑防譯察微隱尤宜加意語
云欲治人先自治欲治外先治內要自不易之論近
百里內鰥寡孤獨有一不獲其所不得不引爲己責
朱子常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語爲治者當

體斯意後劉君蒼巖柏爲安徽臬司與陸君同門府
君貽書告之曰臬司爲一路刑名總滙之司而申理
冤濫詰察奸宄俱有專責或過爲苛刻或流於寬縱
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刑者侀
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意
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
一一躬覽不以文簿繁猥而盡付之椽吏之手此爲
最要也他有門生游外任便道來謁者府君必謂某
受
上厚恩無涓埃報答雖老病家居而犬馬寸心不敢頃刻
忘惟冀年兄輩竭力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

君之義而將來建立勳業垂名竹帛區區與有榮矣
是所深望也府君耿耿悃忱願藉手以報
殿廷者多類此府君持躬謹嚴踐履篤實自處獨居閒以
及友朋酬應往來從無異致凡發一言未有不本於
誠者教訓子孫自幼不許有違道語在京師官翰林
邑有赴順天鄉試者度府君將入闈分校求通關節
不可得索家書暗訴觀謂有私語可挾以相強及知
其無有乃慚謝府君笑謂之曰吾固無不可對人言
者也府君中進士後寄示箴聽等曰余幸獲一第汝
輩可體我意一切平常處之謙下自持與前分毫無
異方不失吾家風不爾者吾不以爲子矣余從來不
與縣中一事今日正是分界處少有墮落便無救援

之方衙門人不可與近必有以無干礙事相餌者斷
不可聽也及後受職侍　禁近寄書家中粘壁云某
通籍十六年未嘗與邑中一事未嘗受邑中一錢此
闔邑所共知也已嚴諭兒輩杜門讀書守舊規片紙
隻字不許入縣衙中凡我宗黨願體此意無使鄙人
及於罪戾某今匱乏不給未能少有潤澤以濟涸轍
異日
朝廷或有付使俸祿之餘必不以私妻子肥囊橐今唯望
各自約飭共守祖宗清白之遺是所拜請而祈者也
是年奉鄉試
欽命江南主考爲吳李二公吳公數於南書房相遇而李
公爲同年府君皆不往有爲府君致賀者府君笑不

答寄示箴聽等曰作文以正大明明為主只盡自一力量做去發揮道德氣象宏大便是好文字其過不遇則命也吾何容心哉蓋平日誨箴聽等曰常笑世之人所以期其子弟者大率以高爵厚祿不知此何足重輕設使品行不端敗名喪檢則雖富貴利達適足為父母之羞耳果能讀書為善作一好人顯親揚名莫過於是區區功名何足道哉故箴聽等每遭黜落府君絕不以見放為嫌曰此事遲速有命只盡其在己不必以是介介也其語學者曰文者代聖賢之言以發揮聖賢之意顧不得乎其心則其意不可得而於言亦皆失之謝上蔡云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脅肩諂笑以言餂之者謂巧言令色寧病仁今之為文者莫非仁義孝弟忠信之說而描摹彷彿如沙彌之梵唄黎園之揖讓了不得其意味之所在其庸陋卑污之私往往雜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掩苟其精求於聖賢深微之旨驗之於心體之於身雖未能大有所得而門庭徑路不至蹉跌則其識見必高出於一切之上而發之於文章渾然天成無有齟齬與描摹彷彿以為言者相去萬萬也朱子曰科舉何嘗累人人自累科舉今欲應科舉而就其中本末源流與古人未嘗不合顧論者不深窺江海之觀而猥航斷港絕潢以為本如是且挾科第名聲之私以劫持天下可亦惑矣府君嘗言朱子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也之

文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制舉藝亦然今日所尚者時文此中卻可下得讀書種子蓋認真發明義理講求法度務以上追古人此便是為己之學若揣摩掇拾只以欺人則不必奔走鑽營而已不免為小人之歸即此是舜與蹠之分即此是君子小人之別其推勘深至如此府君為古文選搜廣攬兼有韓柳歐蘇諸家之長而體格法律瓣香在南豐曾氏凡所撰著紀傳論議皆卓然有關於世道人心其與朋友辨學諸書醇粹精微尤足以佐佑儒先制舉藝以規模正大議論昌明氣力深厚筋脉渾涵為主其細碎處則不甚着意詩無窮苦酸辛態胸襟流溢絕不以雕琢藻繪為工四六援据廣博而逸氣橫流別見超卓府君生平未嘗刊刻一種而蘊藏甚富人鮮克知之者與人接吶然如不能出口而叩其中之所得則浩乎莫測其涯涘也府君自少及老清貧轉甚而固窮自守未嘗絲豪妄取閨門之內統紀斬斬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辦營若不給府君力從省約豈以古人為法諭箴聽等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識放開眼界若有一豪自慊則非矣歲值冬暮家窘甚鄰邑某以貪婪褫官歸為其尊人求作誌銘餽遺特厚府君峻卻之曰言不可苟也親族鄉鄰有急難待救者必曲為籌畫每賴以全濟縱費盡拮据不以貧故有吝色

與人交輸爲心腹雖暫愚愿險仆係之不齊而一以
至誠待之然於義有不可則豪髮無所假借爲紳
以公事觸忤地方有二三人甚怨之在京以入鄉閭
拒請托者其人終身懷仇恨必欲排擠致府君於禍
丁內艱有邑令來候於喪次府君服喪服以見令大
怒出門詬詈形於言詞府君皆默默聽之不與校也
休官時年五十有九矣坐一室別無長物旁有數櫃
聚經史子集頗富凡案上雜置校閱者紛紛難指數
府君觀書一目十行下手不停披隨所感觸洋洋灑
灑文不加點而字盈累牘積十數寒暑著述滿篋粘
壁上皆格言至論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相與傳道
之莫不加敬他方賢士大夫有聞而來謁者未嘗不

嘆羨以爲此異象歷來所罕覯也府君嘗謂經學自
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
解經者病於疎畧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
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
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
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
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刪定
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
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愼取之而凡朱子
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府君之論經規模意例
大畧如此且於易也守朱子交易變易之旨及易以
同言變易以筮言所以正窮聖人作易之本旨卜濟

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孔子之說有不同於文王周
公之說者原不可合併即文王周公亦時自變其例
不當牽合以爲說而象之立有所自來今則有可解
者有不可解者亦不能以盡推所宜通其大意經二
卷傳十卷當追復已正之古易以還其舊而今刻本
義前載九圖後列筮儀皆非朱子所有乃後之人以
啟蒙依倣爲之又雜以己意而失其本指者所宜訂
正朱子意不滿於易本義恐其中尚合脩改宋元諸
儒之論亦有可補本義之缺者如卦變以反對言當
從俞玉吾說四德非占語當從李微之說此類皆宜
詳考他若項氏玩辭吳氏纂言穿鑿破碎往往有之
不可以不辨其於書也謂伏生書出於壁藏豪錯往

受其學原非口授蓋据史漢儒林傳所敘以王書序
衛宏序所言之偽而蔡傳分別古今文有無本於朱
子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注云此近世
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蓋已自
發其例疑當載今文於前別載古文於後如臨川吳
氏敘錄例今蔡傳所定本未必盡得朱子意後人以
蔡傳爲朱子所命謂其精密無復異同細考其書頗
不盡用師說更當博採諸儒而以朱子之言斷之其
於詩也謂朱子不信小序力反毛鄭相承之舊說一
決千古之疑而後人每多異議此蓋未嘗細尋集傳
之旨并未盡考毛鄭之說硬自主張妄生議論試平
心以觀反復參校是非得失有不待別白而可知者

至集傳叶韻朱子蓋因吳才老之舊坊刻叶韻舛誤遺脫甚多大都刻者於叶韻略不點勘其改竄刪削率以意為之而或者乃誤其譏於集傳蓋失之不考集傳序據朱子明詩傳遺說注云此乃舊序後來所不用按序中所言未嘗明斥小序之非於雅鄭之辨亦畧而未及其為舊序無疑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大全冠此序於綱領前坊刻并除綱領而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詩傳附有一二可疑處無從攷正朱子自謂詩傳無後遺恨是晚年已有定本而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伯量家較建安刻本更定幾十之一又似有兩本今所傳不知何本更定不同處不可得而見焉至禮記則病陳氏集說疏畧不

足攷正而後來曲說尤多蕪雜為之爬梳節目剪剔紛亂大要以注疏為宗令挑剔明了而後表以異同得失亦折衷於朱子之說而各極其辨府君詩有云老來偏校蟲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蓋猶有待而未暇焉若春秋左氏傳攷据辨論多所發明與公羊穀梁異同處皆為疏證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此經學之大凡也於諸史攷其缺漏正其訛謬而因以尋其理亂興衰之迹皆識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褒貶予奪一本程子傳為按經為斷之意通鑑綱目朱子嘗欲重脩而未及府君略以史攷訂綱目補正其義例於書法發明考異穿鑿舛誤者辨正為多晚年雜作史論十餘首自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可

無愧焉而胸中所蘊畜者尚未盡書於冊覽者亦可想見其志意云府君攷論朱子為學次第其畧曰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釋老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

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蓋朱子自少時即有意為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論諸儒語錄所謂內外而進者二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迨庚寅而後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畧同年歲亦相似其後則上達日新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或以為晚年始悟不已妄乎主靜之說本之周子而延平教人全於靜中體認未發氣象分明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其說極詳然於程子之言不合府君極論之曰人之有動靜

循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動則必靜靜則必動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為靜猶靜之不可以為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定不易之法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在敬以直內而已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最為明白切實而未嘗有主靜一字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

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說與湖南諸公書同至庚寅始拈出程子敬字指歸既定遂不復主此說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為未當而語錄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沈莊仲錄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書合考其時則皆在晚年其答孫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所言尤為直截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處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

序次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蓋可見焉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明有中正仁義四字又曰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朱子初從程子而雜以周子之說其後乃定從程子觀其作濂溪先生書堂記隆興祠記韶州祠記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此可為證據而晚年作邵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俱直指全提示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相表裏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說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會之也厥後勉齋黃氏作朱子行狀云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李氏亦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而於朱子之學只言主敬未嘗有主靜之說然勉齋又言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觀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持敬窮理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說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府君念講朱

子之學在讀朱子之書而語錄之龐雜文集之訛誤
尚不能盡辨何以發明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況後
學假借彷彿將有以老佛之似亂孔孟之眞者其為
患滋大慨然曰歐陽公謂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
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訛通譌
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於是盡取文集語類而書
審其文勢義理事證而區別之嘗與友朋講論及散
見於自著中有曰文集雜著中庸首章說觀過說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
定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如浙本以南軒仁
說為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
據者安可以辨乎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

傅夢泉子淵者如責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呂與朱
子同時已有僞者況朱子書流傳寖久豈無竄入其
中者乎又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
而朱子為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
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
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
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偵其訛誤
自顯然然則文集尚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語類
中楊方包揚兩錄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錄訛
誤亦多即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語全別可
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程子遺書朱子
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

子後人但欲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
信耶文集語錄中多譏己誨人之詞大率因人說法
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為而發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
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哉此又
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明薛文清言當以朱子手
筆之書為主府君蓋本此意而申明之辨析詳備實
從來所未有此於學問源流蓋大有關繫豈但攷訂
異同而已府君嘗憂朱子年譜果齋元本不可復見
而行世者繫明李古冲本古冲為王陽明後人輒竄
易果齋之舊陽明學宗象山不獨經書皆可假借附
合即二程之言亦可疑似包羅之只朱子發明深切
斷不可以相合又自知其必不能以勝朱子故為晚

年定論以彌縫之此即所謂改頭換面又所謂掇去
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者直自誑而誑人耳李古
冲率其私意妄行刪改乃即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
出焉府君別購得洪本並新閩本以備參校而盡以
平日所精審於文集語錄者訂正其是非廣取而詳
收之蓋積廿餘歲四易稾而後定力疾成編至易簀
前數日猶不忍釋手年譜四卷別為考異四卷俱抄
就又撮論學切要語附於後尚未盡脫稾而府君卒
矣府君與同邑止泉朱公聯姻好夙稱道義又嘗與
論朱子之學書問往復講磨辨難必要於至當朱公
著聖學考畧既成甚不自信諄囑府君是正而以府
君所纂訂朱子年譜為絕大關繫力促速就屬望尤

全逑失、、没後十年乃克成府君是書義法嚴明詳畧無冗體裁善不徒後果齋元本之舊而攷覈精確發揮無遺直舉朱子全體大用朗然昭揭使悖謬者無所肯其喙而知所嚮往之徒亦恍乎得其指歸府君晩年精力盡在於此然推府君臨没孜孜之意若將有益進無窮者而不自以為足也謹藏之篋中已十年箴聽等乃敢刻以問世并刻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其未刻者續集別集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偶閱雜抄藏於家府君精於醫理有疾常自調治輙痊是夏得腹脹恙自謂脾將敗服參藥不效知必不起勤於著書功力倍厲箴聽等請稍寧息府君不聽曰吾更何待正恐書不成耳此外奚憂哉七月望祭拜跪如常禮祭畢謂箴聽等曰後有祭吾恐不復能與矣後果以孟冬月朔終前廿餘日收拾書籍有借觀者各還諸其人每晨起猶如常坐書室隨意觀書教訓箴聽等述先世遺範勗以啟後昆略無不足意作詩門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吾没之言汝其敬從各寫一紙分付箴聽等謹藏之次日又作長言曰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因循常不欺於闇室稟廪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尊經訓之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摽揭於高深工夫切須接續萬無閒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雜援引廣而非真空虛都

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微際之淺溢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合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若發人守終身之一亦可成器於弗親脩身總歸於實亟當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道所宜加之常勤徑路斯於無誤歲月不致銷沉敢言安希賢聖庶不愧於儒林自抱一生之悔可為後學之箴蓋絕筆也是後癱弱甚飲食減少腹脹至午後轉劇傍晚就寝然神氣清朗不少改於平時或勸延醫診脉府君猶舉朱子服硇砂莪朮以為言曰吾寧勿藥無服疏通之劑此其理也吾與汝輩多閲關數日了父慈子孝光景足矣尚何求乎拱坐以聽天命吾今之謂矣先一日柬書不覯延戚友作別酬應不輟與念堂喬公談論踰時色笑從容若不知疾之在體將別喬公曰君淮海完人也可無恨府君笑謝之既夕諭箴聽等曰吾今日過勞將安寢箴聽等伺候床側見府君熟寢私幸謂無患至五鼓起坐呼箴聽等曰吾無所苦但看此消息度時不遠矣汝輩無離吾左右天甫明命箴聽等扶至書案諄言孝弟忠信期以遠大尤念

先帝厚恩未酬責報當在子孫惓惓無已逾時呈藥方府君斟酌用輕淡分數雖極細字目頓明户外聲方遠忽聞知箴聽等驚懼甚未幾府君起立示幼弟箴忠為字之曰世補連呼者三命箴聽等扶行徐步顧而曰治喪遵禮無用鼓樂坐於床猶命沐浴俄就寢正容

體整冠衣恬然而逝府君生於康熙戊申年五月二
十九日午時卒於乾隆辛酉年十月一日辰時年七
十有四元配成孺人恩貢諭宣公諱康傳女先卒贈
孺人繼配劉孺人照臣公諱焖生女封孺人子六箴
聽辛酉庠生箴傳乙卯舉人箴愚箴謹箴端箴忠女六
適甲辰舉人孫中庠生張鏞庠生祁永清庠生范樂
劉之勳辛酉副榜教習候選教諭劉汝呂孫八希珍
庠生希伊辛酉舉人希勉增生希周庠生希張希卜
希謝希范孫女七適丁卯副榜湯希僑庠生劉元中
庚午舉人夏曉春劉聲基餘俱未字曾孫九面庠生
手正重堅圖珪典豐曾孫女五嗚呼府君學問文章
道德行誼四方賢士大夫多有知其梗概者是不可

行狀　　　　　　　　　　　　　　　　　　　三十八

無傳於後竊念望溪方公與府君交好最久故江淮
間名人鉅公咸謂銘府君莫如方公會方公致政歸
自金陵來吾邑弔府君喪前拜畢指府君之靈而曰
吾業與君約吾有論著將賴君校正今君不及見也
言之嗚咽箴聽等涕泣稽顙矢感謝弗諼又明年癸
亥四月二日卜葬府君於瓦溝溪金牛墩之原附近
先大父大母墓旁奉遷先妣成孺人柩而合焉先期
具狀請銘於方公方公許諾及葬日方公疾作銘不
克就遂未獲邀表章之錫納諸幽堂以光泉壤瞻望
松楸至今有洊痛焉方公沒又三年展視舊狀荒略
不文重懼譾劣何能復有所摭拾以發揚府君之萬
一然終念府君出處進退符合古人而居家立身事

親交友莫非真誠之意所貫徹荷蒙
聖朝寵遇躬趨侍
禁廷未獲久淹日月而竭忠圖報之誠篤於幽隱滿於楮
墨者天地鬼神可質可對至所著述足以推闡正學
排斥異端庶幾的緒相承出闇昧而獲耀於光明謹
抄撮文詞條綴事件敬呈
當代大人君子伏冀俯賜碑銘傳誌以垂不朽且以備
異日史氏之採擇乾隆十有七年十月既望男箴聽
箴傳箴愚箴謹箴端箴忠謹狀

行狀　　　　　　　　　　　　　　　　　　　三十九

行狀終

江𧂭揚州府寶應縣儒學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遵將本縣鄉賢翰林院編修王懋竑事實理合開
造須至冊者
計開
一本官姓王氏諱懋竑字予中康熙七年五月二十
九日生由江蘇揚州府學廩生中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科舉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進士康熙六
十年選授安慶府儒學教授雍正元年
特旨召見授翰林院編修　三阿哥書房行走雍正二年
欽點順天鄉試同考丁母憂雍正四年告病原官休致乾
隆六年十月初一日在籍身故年七十四歲
一本官幼稟異質九歲點閱史鑑讀書一目數行下

自少讀四書章句集註即慨然有志於朱子之學
於六經諸史博覽強識暨諸子百家之書靡不旁
通淹貫應童子試文出輒驚人為諸生四方名流
爭願納交本官閉戶闇修遠尋洛閩遺緒恥以文
人自炫蓋學道之功早已卓有定見焉
一本官父諱式旦邑廩生
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劉氏
覃恩封孺人本官性至孝年十八丁父憂哭泣不欲生致
咯血疾因母過憂乃強節哀戰兢保身體嘗侍母
左右晨昏不暫離承順顏色委曲盡歡成進士嘗
選知縣以母老求改教職得安慶府學教授迎養
官署母年八十扶持必躬親夜臥隨寢素精醫母

有小疾探以誠意酌溫凉之宜投藥無不效嘗痛
父不逮事每日晨起必親拂拭龕前如省安狀祭
祀遵禮拜跪奠獻至老不輟忌日必哀展墓必哀
一本官官京師聞母訃值甲辰分校順天鄉闈甫出
倉皇震悼兩耳頓聾奉
旨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本官匍匐奔喪晝夜疾
趨歸里後抱疾纏綿勉襄葬事逾年依戀墓側不
忍上道特遣使致書相國高安朱公桐城張公求
代陳奏冀少寬日月之期不獲允遣子扶病進京
養病旅邸猶守喪服不見一客如是者半載卒賴
朱張兩公以老病告還家乃除服
一本官奔母喪出京蒙

上恩賞銀一百兩又
命就近總督照應總督查公致賻五百兩本官辦營喪葬
事畢蕭然無所有蓋不敢家於喪也各上憲賜弔
本官遣子往謝未嘗暫離几筵及赴京謝絕餽贐
弗受行李貧敝舟車中哀素仍如苫塊喪次
一本官奉
特召授翰林隨漳浦蔡文勤公同侍
禁近卯入酉出敬謹奔走而責司啟導黽勉弗怠僅三月
餘罹內艱歸後遂以老病致仕嘗自謂受
上厚恩無絲毫報答耿耿中心未嘗一刻忘晚年署門聯
云枋榆元荷培風力葵藿常懷寸草心誌實也名
其幼子曰箴忠臨終彌留呼而字之以世補蓋取

世世子孫補報
君恩之意
一本官涖安慶教授任逾憑限例將罰俸太守欲提
在數日前本官以初為師長不可與書吏輩共為
欺蔽寧罰俸不敢假也卒用本日以報凡呈稟概
撥却誓不於此取一錢屬邑懷寧先有二事批學
中本官至即移田郡丞委兊漕米以非職事辭之
一本官月課安慶諸生不徒黜定甲乙必懇懇告以
讀書為學之要諸生嚮風者甚衆舊有培元書院
荒圮已久本官稟上憲敬加葺理悉倣胡安定蘇
湖教法以行顧未周一歲以奉
詔去安慶諸生至今思念之

一本官奉
命為順天同考官恪勤校閱所拔多通經學古之儒後門
生有出仕於外便道過邑來謁者必諄諄戒以砥
名節勵職守惟願宣力
國家共襄盛治庶不負以人事君之義
一本官少孤事嫡叔如父嫡叔癸未狀元諱式丹罹
官歸僑居揚州以同年趙某獄有牽累幾陷不測
本官奔走營救上書辨枉激切戇直無所迴避大
人君子感其誠輙嘉納之與從兄懋諶從弟懋訥
友愛深至皆先卒本官哭泣悲哀無異同胞
一本官待宗黨一以和靄而道義是非截然不少假
易有族人以立嗣爭本官據禮準律侃侃辯論為
告於邑令卒定其議諸婣戚或相攻擊賴本官剖
斷曲直不待至公庭而皆帖服晚年德望愈高閭
巷子弟間有一二佻巧本官深以為風化憂舉往
況今嘆息形於詞色後生輩聞之咸知警懼
一本官與友朋以學問道德相磨切言無不盡其誠
桐城望溪方公少時來館邑中訂交好後登顯秩
負重望本官寄書規以不負所學與論治道切直
無隱同邑止泉朱公講朱子之學本官與相辨析
多發明蘊與其意見間有不合往復輙數千言必
求歸於一是
一本官教訓生徒如朱子白鹿洞學規及高忠憲公
文行社記歸震川先生山舍示學者每書於壁題

其後為諸生導以為巳之學深戒其文詞揣摩掇
拾欺人故凡經本官指授者為文皆有法度立身
行已多卓卓可觀
一本官視邑中利害如同一體有大事邑令請集議
必明白言之無所回互邑舊有漁里户出辦蔴膠
雜項折色百二十餘兩以户頭一人主之户頭借
解費為名逾正額至數十倍本官白於邑令更具
議陳上憲卒革户頭與地丁一例官為徵解勒石
紀其事凡五百家之害遂除歲丙申值奇災米珠
薪桂多有闔門餓餒本官倡率諸同志共為義舉
作議賑說撥富文忠趙清獻勸富人出粟之令情
詞懇惻聞者感動轉相勸輸里民賴以存活者衆

一本官留心經濟講求甚悉嘗謂貞邪倚伏相為消長治一邑如治一國從弟懋訥令青縣本官躬為佐理衆皆人欲治外先治內成法宅門內規條整肅舊患錢糧册籍前十三年不清者竭數月之力親為鈎校遂釐然可稽有尼僧身死一案反復變幻至控大部積久不决乃細為審察盡得其實作詳稿委曲分明覆大部遂定本官未親民社而學畫謀猷於此可見其槩

一本官操持謹嚴自通籍來未嘗私與縣中一事有邑令舊屬通譜者引嫌不肯昵近仍以治下稱雖人笑其迂不恤嘗誡子孫閉戶讀書不得與衙門人往來故吏役罕識其面邑人頌其嚴正有家法

一本官義命自安不以科名得失介意同時率聲氣標榜獨靜默自守先是歲科屢試蒙學使者賞識出格外皆無阿附意鄉薦後至京師名公卿多欲相招致本官未嘗一至其門或勸以家貧親老宜少自貶屈者正色對曰君子不以非道榮其親也迨舉進士衆以鼎甲詞林相揣擬終謝絕請謁卒以伉直失之無所悔至今士大夫猶能稱道其實

一本官家範嚴肅閨門之內統紀嶄嶄經畫出入凡婚嫁諸務皆立一定限制不使稍有逾溢故食指甚繁夷然不以累於心

一本官清貧儉約衣冠簡樸門庭閒寂器用粗具畧無長物守先人故廬僅蔽風雨終身未嘗修葺所乘傲興至數十年不易鄉黨望之莫不加敬

一本官居恒泊然無他嗜惟甚愛書故勉力購藏頗富自罷官歸里十六年獨坐一室身不離案手不停披隨所感觸形口肆筆洋洋盈紙易簀前一日纔束書不觀猶從衆中所蘊蓄丁寧教諸子衮衮不少倦直至屬纊無雜語

一本官為文不苟為炳炳烺烺凡有著作皆足扶翼道教垂範人倫所謂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强慕效而為之者間見諸吟詠亦直抒情性與風雲月露之詞迥別所著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學院寧化雷公為之序已刻行世

一本官精考朱子文集語類終身未嘗暫釋嘗以近日流傳朱子年譜非昔日果齋元本乃明李古冲竄改蓋類陽明晚年定論之書有大失其舊者為之刊補訂正凡四易稾而後定既成朱子年譜四卷年譜考異四卷附録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冢宰高郵王文肅公稱其有功朱子為之序已刻行世又著朱子文集語類注十卷讀書記疑五十卷藏於家

禮部

題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該臣等議得安徽巡撫託庸疏稱已故原任吏部
尚書贈太子太師臣汪由敦名推邦國望重鄉閭早
擬巍科洊登禮樂兵農之任屢資碩畫恒秉心膂喉
舌之司入參密勿於樞機執事有恪退稟靖共於夙
夜彰厥有常訏謨每契

宸衷善政恒聞朝野深通治體實

盛世之良臣雅擅文詞洵士林之模範且至行夙根乎天
性孝友可風休聲遠播於寰區公忠久著

殊恩稠疊生前已備極儒者之榮操履克全身後允足稱

瞽宗之祀又據江蘇巡撫陳弘謀疏稱已故翰林院

編修臣王懋竑學溯淵源躬循矩矱紹紫陽之正脉
校年譜而攷訂異同效安定之教人課士子以經義
治事化行一郡聲達

九重仰邀

恩遇之隆

特擢清華之地著作悉原忠考表正人倫立言一本程朱
甄陶士類災荒作議賑之說澤溥困貧徵解除户頭
之名惠孚桑梓既洽衆孚之好宜邀

褒德之榮名等因具題前来查各省名宦鄉賢凡有題
請入祀者奉

旨着原舉報地方官令其確查出結保送倘日後查出冐
濫將出結之員從重議處在案今安徽舉報鄉賢一
名已故原任吏部尚書贈太子太師汪由敦又江蘇
舉報鄉賢一名已故原任翰林院編修王懋竑經各
該撫會同該督并該學政查明事實開造清册據結
保題前来臣等查册開事實議屬公平或精白盟心
密勿著勤宣之業文章榮世儀型為鄉國之宗或闡
正學之淵源詞垣峻擢作士林之模楷里黨交稱均
為仕學之完人克副蒋馨之盛典應各准其入祀俟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該督撫照例准行臣等未敢擅便謹

奏請

旨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白田王公崇祀鄉賢録

江蘇巡撫臣陳弘謀謹

題為公舉鄉賢崇祀先哲懇請轉申以培學校以樹風聲事據布政司布政使蘇崇阿詳稱據揚州府詳據寶應縣詳准儒學牒據紳士舉人貢監廩增附生員里老耆民成原大喬堪劉師點王汸喬大淦劉次呂張慎緘郭東郎長人潘庶周師尚成光祿潘曹范受成光鏞潘宏緒成達士雍殿俟等呈稱竊維首善之世必重耆儒咸秩之文皆崇碩德苟言規行矩樹一邑之儀型即春韭秋黍曆百年之右享情所共隆逞固宜然茲已故翰林院編修王諱懋竑經術名儒文章巨手幼聞詩禮童蒙早異庸流長列膠庠聲華甚

高朋輩遐邇傳其文譽公卿慕其才名鍾進之誘士殷殷致書祠部段千木立身矯矯不見文侯趾還劉以千人甘舌耕以奉母林膏繼晷手不停披廢食忘憂心無他用通今達古經史子集皆其游藝之林切問近思濂洛關閩乃為會極之地非但博物君子實乃衛道功臣體用兼全知行合一不願為詞章之士而雄文直逼韓歐未嘗作牧民之官而推愛常如召杜家無餘蓄倫慮載路之饑寒事或傷倫輒動旁觀之震怒因徵解之浮收絕户頭之弊告有司以草除嘆水潦之頻仍為議賑之文勸富民以廣惠凡可利物靡不究心居蓬户甕牖之中懷後樂先憂之志迨通籍以後自任益專及秉鐸之時素紬略展齋分經義治事皖城儼比蘇湖教兼水利遠防[illegible]永安定教化行於一郡聲名達乎

九重

特頒徵召溫綸遂履清華要地方開宮漏敬謹以趨金門旋作棘人踉蹌而歸堊室哀毀致疾絕孝思之罔[illegible]藥餌無徵乃幽居而難出欲厲匪躬之節惜其[illegible]精神徒負命世之英祇供漁樵終老然猶[illegible]無餘善以及人而著書立言實開大義以覺世[illegible]文集凡若干卷何莫非勸忠教孝之言[illegible]有餘年亦時見坐鎮挽頹之效嘗有比[illegible]清議而自歲亦厭善良聞其譽言而知奮後生小子[illegible]義欲析奉之如著龜殘疾疫癃哀鳴無告御之[illegible]

故捐館之夕鄉黨州閭共悼哲人之淪亡而近識[illegible]来學徒朋好猶守當年之矩獲原大等覩厥[illegible]止恒殷雖未測其高深亦略知其梗槩竊論其道德乃伊洛之正宗倘展其才猷即韓范之鴻業留芳嶽於桑梓人誰不思邀禋祀於春秋衆皆同欲伏祈[illegible]准輿論仰達高聞追述生平彙成全帙體各憲[illegible]之好懇其表章鑒群情秉彝之公慰其心志俾君子既沒猶叨崇祀之榮庶邑人共觀咸知進取之路[illegible]以光

鉅典下以牖庶民寵錫雖止一人風化實關通邑等情到學該寶應縣儒學看得已故致仕翰林院編修王諱懋竑學術醇正品行端方早有志於濂洛關閩少

壯不求聞達卒究極於詩書易禮終身惟事鑽研樂
迎養以怡親承順在形聲之外甘廣文而終老課績
在文行之間驟躋清班念念惟持敬謹旋羅枕塊時
時抱恨終天既大節之無虧亦細行之必飭居鄉無
私謁而地方休戚如切痌瘝閉户有經綸即立說著
書皆原道德一言一動悉本體驗以躬行有守有為
豈但稽經而諏律定文集語類之同異足為紫陽功
臣闡章句集註之精微直紹薛胡的派闢邪衛道卓
乎禮樂名儒碩德鴻文允矣鄉邦楷式理宜下採輿
論上請核
題相應造具事實册並取紳衿隣里人等各切結加具
印結具文牒送等因到縣該寶應縣知縣英昌看得

已故致仕翰林院編修王懋竑淮海名儒安宜重望
學探六籍之奧道歸朱子為宗主敬存誠内行不欺
幽獨竭忠盡孝大節無愧綱常為諸生閉户而懷瑾
瑜絕謀利計功之念列薦紳建議而惠桑梓存先憂
後樂之心效經義治事之教人起士習直同於安定
得碩彥通才以報國正文體比美於歐陽雖入直班
行未展幼學壯行之蘊而里居著述實有守先待後
之功訂考亭年譜允矣升堂入室著白田文集卓然
崇正黜邪綜厥生平德言並立挹其模範體用兼全
四方之學士大夫誦遺書如親典型於在望一邑之
黄童白叟稱潛德難忘崇報於生前所宜亟請表章
於

聖代以慰輿情附俎豆於先賢以光實學茲准儒學牒送
事實册結前來卑職覆查無異相應循例具結詳送
伏祈憲臺俯賜加結轉請
題達列祀鄉賢庶下邑之淳風丕振而
聖朝之德化彌昭矣等情到府據此該揚州府知府孔傳
炣覆查無異看得已故翰林院編修王懋竑理學名
儒詞林碩望稱孝弟坊表則化在彝倫議賑議捐
利濟而惠孚桑梓皖江敷教儼如安定傳經京闕衡
文不愧歐陽取士紹文中之高尚潛德比於先型得
紫陽之正宗闢知由於私淑洵立德立言之哲士為
希賢希聖之醇儒已合鄉評未膺明祀宜邀恩於
聖世列俎豆於春秋俾躋位於賢祠奉烝嘗於鄉國上以

廣崇德崇儒之
曠典下以彰敦文敦行之幽光者也茲據該縣學出具
結看前來相應加具結看詳送伏候轉請
題達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布政使穮崇阿看得寶應
縣已故翰林院編修王懋竑學紹河汾道宗洙泗早
流芳於梓里孝洽家人長廣譽於禮闈忠勤
皇路暨夫鱣堂設教事先子臣弟友之倫纘焉
金闕宣綸志揚吁咈都俞之盛水天三月階此甫新抱
恨終身蓼莪永廢孝思純篤享祀必哀樂志詩書著
述不輟捺履皆歸於實踐遠宗鄒魯淵源考訂不入
於岐趨近作程朱羽翼濟人利物閭閻之休戚相關
懦立頑廉奕禩之景從弗替允宜從祀用示光榮茲

據該府縣學查明取具冊結遞加結看具詳前來本
司覆查無異相應轉詳伏候院臺鑒核具
題等情到臣據此臣隨確加諮訪察核無異與督學二
臣札詢意見相同該臣看得已故翰林院編修臣王
懋竑學溯淵源躬循矩矱紹紫陽之正脉校年譜而
攷訂異同效安定之教人課士子以經義治事化行
一郡聲達
九重仰邀
恩遇之隆
特擢清華之地著作悉原忠孝表正人倫立言一本程朱
甄陶士類災荒作議賑之說澤溥困貧徵鮮除戶頭
之名惠孚桑梓既洽秉彝之好宜邀

褒德之榮今據蘇州布政使詳請將王懋竑具
題崇祀鄉賢前來臣覆核無異除事實冊結送部查核
外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尹繼善江蘇學政臣劉墉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維
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五月甲午朔江蘇揚州府
寶應縣知縣火秉禮敢昭告於
皇清勅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鄉賢白田王先生之前曰
典型在望式昭文獻之光秩祀攸崇爰舉瞽宗之典
休聲傳於百代德比珪璋典禮著於千秋光爭日月
惟我先生望重淮南名高江左家居孝友宗黨奉為
準繩學養精醇閭里欽為模楷讀書懷古紹關閩濂
洛之傳主敬存誠究身心性命之學承先啟後巍然
道學之功臣敬業樂群允矣人倫之重望至若對策
闡江都之秘理合天人造士興安定之規化隆棫樸
入

內廷而竭忠盡敬校禮闈而崇雅黜浮事功必本於學
問究心年譜一書道義時發為文章著述詩文全集
立德立功信乎仰不愧而俯不怍寡尤寡悔卓乎言
有物而行有恒斯誠當代之全人實乃
盛朝之正學惟各憲志切表揚荷
恩綸光榮俎豆父老咸稱為盛事奕禩猶仰其芳徽秉禮
叨宰茲土幸沐餘風久深仰止之思時切周行之慕
大君子之儀型猶在鄉先生之享祀攸隆釃酒陳詞
用申景慕采蘋將敬聊表悃忱尚饗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卷之七

雜著

卷之八

雜著

卷之九

雜著

卷之十

奏

書

又與方靈皋書

卷之十一

書

上張中丞書

再上張中丞書

三上張中丞書

上陳滄洲先生書

與若霖書

答朱湘淘書

又答朱湘淘書

壬子答朱湘淘書

卷之十二

書

重答朱湘淘書

卷之十三

書

與喬含堂先生書

與劉邑尊書

與喬敏伯書

與孟義山書

與胡元方書

與汪師銘書

與孫遂人書

與鄭璣尺書

與劉蒼岩書

答朱宗洛書

與喬星渚朱宗洛論學問之道一節

答朱宗洛書

與朱宗洛書

與喬星渚書

與朱宗洛書

答山陽諸君書

卷之十四

序

舊隱圖序

喬氏家訓序

襄武八物志序

叔父樓邨公文稿序 代[illegible]與[illegible]公作

吳闇存文稿序 代

曲江會藝序

藕花書屋詩集序

朱弦亭詩序

喬學齋先生贈行詩序

趙鶴汀紉蘭集序

脩泰山東嶽廟疏引

脩大觀殿疏引

卷之十五

壽序

叔父樓邨公七十壽序
叔母張太宜人八十壽序
族叔祖九宣公八十壽序 代紹先族叔祖作
淮揚道吳君孝階壽序
寶應張邑侯壽序 代
又寶應張邑侯壽序
寶應劉邑侯壽序 代
又寶應劉邑侯壽序

卷之十六

壽序

吳紉日先生六十壽序 代叔父樓邨公作
劉竹峰七十壽序

湯尺舫七十壽序
杜翁八十壽序
姚聖功壽序
喬汝寧壽序
曹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范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代叔父樓邨公作
喬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劉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卷之十七

祭文

祭汪柱石先生文
祭朱湘淘文
祭劉鹿沙文
祭郭烈女文
祭安溪李相國文 代遂寧張公作
祭勇略將軍文 代
又祭勇略將軍文 代
祭漢章二母舅文 代
祭孫甦田壻文
祭二女文
祭次媳朱氏文

卷之十八

行狀

翰林院脩撰叔父樓邨王公行狀

卷之十九

記

新脩寶應縣儒學記
郭烈女祠堂碑記

墓誌銘

喬君楮堂墓誌銘
翰林院編脩蔣君西圃墓誌銘
朱君嵇村墓誌銘

詳稿

道清一案詳稿 代誌誦弟作

卷之二十

啟

卷之二十二

詩

卷之二十三

詩

書因續成六首老病懷舊不知衰涕之橫集也

答念堂先生

和艾堂試燈四絕句 乙卯

又叠韻四首

又叠韻四首

又叠韻四首

又叠韻四首

又叠韻四首

敬倚姪以丸字韻詩見寄又叠韻四首寄之

題湯旭存小照

和鄒肇杰世兄留别韻

代題釣魚圖

炎暑

新秋三首

偶作

卷之一 十四

詩

偶成 丙辰

曉望

早起

苦雨

題賈明府小照

余少時嘗菊友人家花多上品盆瓿羅列皆佳玩

也一友忽曰陶淵明籬邊菊當不若是時咸避

非之今年偶得野菊數本置於簷下適意有自

揚歸言郡中花絕盛並憶前語因書四絕以自

嘲

冬日雜感詩

揚州八絕句

又得八絕句

準提菴

舟行三絕句

至郡城過蔚然鶴皋故居叩門漠無應者不勝悲

感作二絕句

和艾堂元日詩四首 丁巳

春日感懷

病眼益甚偶作字數幅因題其後

偶憶東坡公語復題其後

論同志

病眼

舊歲作菊花四絕句今歲邑中花絕盛而余未之

見也偶得野菊三本置庭中顧而一笑復次前

韻

偶書高季迪寄贈倪隱君詩因作一絕句

五月錄舊詩附一絕句

偶閱少陵遣興詩因用其韻作一首 戊午

夏日偶作

偶閱義山無題詩因書其後

題韓慕廬先生文稿後五首
即事
又得一首
校禮記注三首
八月十四日夜夢與可亭研齋兩先生於懋勤
殿中共語及覺口占二首
叠韻二首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勉强屬和未成也
先得二絶句
邑中有牡丹者數家余未之見也戲作二首柬星
渚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依韻奉和

偶作
詠庭中老桂
和星渚日炅之離
又得十二首
人日作用昌黎城南登高韻 己未
往日燕堂作人日詩用昌黎韻諸友和之成帙今
三十餘年矣今歲偶復作此詩追憶行事為之
悵然因又作一首
人日有感而作
記同年高星源語示兒輩
又記星源語二首
因星源言憶同年景腴齋語更作一首

過湘洵秋林讀書圖
十二月晦和東坡餽歲別歲守歲詩
偶作 庚申
聞陶園又有移易率賦一首呈念堂先生
早起偶成
十月有感而作六首
於紅紙作字致念堂先生訣訛不可辨也戲成一
律
諗同志
病中觸事多忤遂以增劇夜中思之忽成一笑早
起書此以示兒輩
正月十八日驚蟄節晨起書此 辛酉

聞近也有京師之行詩以為贈
慕韓往京應試詩以贈之
偶閱韓集拘幽操目窈窈兮其疑其盲耳肅肅兮
聽不聞聲此為余作也因作歌一首
還念堂先生書附詩一首
放言一首 八月十一日
書付兒輩 九月十日
書示兒輩 九月十一日
附
崇祀鄉賢祠錄
行狀

白田草堂存稿目錄終　山陽後學邱效美氏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illegible]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illegible]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録講論者甚詳[illegible]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

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圖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遽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乾為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為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皆以意為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為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測以黑白之位為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為伏羲八卦次序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為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為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考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

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為謬妄尤為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叅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没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篡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為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

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為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别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啟蒙門人勉齋黄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說今皆不傳其後雙峰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廬陵龍氏韓氏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氏所刻經觧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録鄱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録纂註雲峰胡氏本義通釋及王齋胡氏啟蒙通釋尚可參考天台鄱陽俱載九圖五贊筮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筮儀雲峰則盡去之其天台鄱陽梅邊三本九圖各有不同註亦小異天台本最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縫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録鄱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鄱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别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脱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

附五贊後是固有九圖矣王齋啟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註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峰則無之然雲峰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今刻雲峰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彖傳以後語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彖傳後已失去後人抄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輯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考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曉或者今刻非原本與）反復參考其以九圖為朱子所自作絕無所據疑為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王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鄱陽又遠在其後（天台本自序以度宗咸淳丙寅距朱子之卒已八十餘年鄱陽董氏謂此書近出雙湖胡先生並未之見則天台本之出於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蓋百六十餘年矣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壬戌鄱陽自序以元文宗天曆戊辰二書大略同時蓋又二十餘年也王齋天台同時人而少後之）流傳既久莫可識别但據所傳以為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

據以致其疑按二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輙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二家本皆附載於諸解後而增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位圖說之下若圖說註所本有者其為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為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傳其更改次序見鄱陽董氏所述中）以易為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為設教（見勉齋黃氏答書中）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訛以益訛則天台梅邊雙湖鄱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即疑九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考之乃知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澗瓜山諸集以決斯疑也姑識於此以俟考焉

黃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圖止言其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讀之答矣疑圖或為伯量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天台本黑白之位與今大全本同止以黑白分陰陽而無所謂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與答袁書三白三黑一白二黑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鄱陽本黑白各以方空別之其與袁書合矣而分裂破碎為尤甚焉既不見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而兩儀四象皆不可識別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八卦四象兩儀朱子與林黃中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此圖與六橫圖之別也或謂如其圖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偶合而指此以為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

天台鄱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文獻通考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而無五贊揲法當即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啟蒙後語錄亦云啟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為後來所增入非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箴銘類又與兩董本不同）啟蒙明蓍策篇其言揲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之不必更為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則無所謂兆與木格者而擇潔地為蓍室日焚香致敬是又大類臧文仲居蔡之為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拆重交啟蒙明筮之所未及

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無庸及也（單拆重交賈公彥儀禮疏中亦有之）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圓布者至方者靜而為地也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為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大全）吳氏纂言又以為伯溫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啟蒙亦不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啟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圓布者一條載於後小註中又誤以為朱子語與兩董本不同故嘗以為九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黃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

是初剛自訟二挨下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處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時舉録云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按此兩條皆主本義卦變言黃録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録云若畫圖子便極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黃潘録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義先有此圖黃潘何為録此語耶邵浩録請見邱易圖看曰方今雕板未了此不見於語類見朱子明文公易說浩録丙午所聞啟蒙成於丙午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銖録云二

陽四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其說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一卦潘録亦舉訟卦然以賁與无妄並言則自主本義以本義考之訟卦外惟晉卦為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銖録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書在甲辰以前所録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録與黃潘録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銖録在晚年疑為後來之論故附辨之

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與其主否泰寧主乾坤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内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條見大全啟蒙考變占小註按潛室親受業於朱子而於卦變主啟蒙三十二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遯而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為晦翁之通例則尤為明證也

晏淵録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録云大槩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之也易說以此條為黃顥子録按本義啟蒙不言次序而淵録言之如胡伯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録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略有彷彿而卒未敢明言九圖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而託之朱子者蓋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為世所尊信凡其所

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迨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為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考況能辨九圖之是非乎

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兌淵録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無其說蓋以與本義啟蒙皆不合天台鄱陽附載啟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邊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啟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尚書敘録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録前載今文而别繫古文於後其後為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

氏因其說亦為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為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文之偽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而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偽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偽其為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為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

屬讀者又謂古經即張霸偽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偽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為顏註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紀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為王肅束皙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偽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考鄭註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為安國之舊微言奧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序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註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學宮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為

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況有諳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乃儒者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終猶脩楚辭註改大學誠意章註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尚書雜考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為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
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古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
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
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以此參考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也孔
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
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
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
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澁而孔書皆平易二書
體製絶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為口授之說以伏生
口授時多有訛缺非書之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教錯又
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偽其與史漢異同皆
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閒得之以教齊魯
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晁
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為大序解而亦不
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衛序語而顏氏註漢書則詳
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註盛行學者一依顏註而並史
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偽而於此偶不
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
之語臨川吳氏尚書敘録雜敘儒林傳及衛序語不為別
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
讀者吳氏力辨古文之偽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書

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
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衛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
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蓋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
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
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
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
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
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
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為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為一卷
故云四十六卷註云為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
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
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則以合於
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
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
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
傳古文絶不同而安國註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
今之湯語必非安國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
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
作而為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
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為參錯其云賈鄭王皆傳
孔學而賈鄭王所註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

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註而雜以安國所傳之古
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篇同
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
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
註六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
篇一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
其分別今文古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
及見或當更有所釐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
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僞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
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
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
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萃

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
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
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
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
距僅十二年即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
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
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
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漢興
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
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即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
墨子韓子荀子既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
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
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可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
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
十中古文疑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
十九篇也或者鼂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為中古
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
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考劉歆移書云藏之秘
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
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秘府有古文尚書經當
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為古文之學其文字自

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考正
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
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
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
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
而已顏氏既略而不註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
之至東晉所上孔傳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絕不相合亦
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
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
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明
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

語而附會之耳至鄭註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偽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鄭註而偽造也正義又云鄭註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舜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亂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為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偽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為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

名當有存者安知鄭註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偽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為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尚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偽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即以

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偽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白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傳序不為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為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亦云民間得泰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

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入皆不可詳考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為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三十一卷或其中有別出者疑即盤庚二篇也）然史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疑為後人所增加）正義以太史公見泰誓武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疎略不

應至是而以劉歆書考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經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註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按此則姚方興本乃采王馬

註偽造孔傳而僉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註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慎徽五典之上而用方興偽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敢因釋文而僉申之以俟後人之考正焉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為一卷即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註為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訛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為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為亡篇班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晋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註十一卷鄭元註九卷王肅註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註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註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為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去泰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為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註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耶此不可考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註逸書有舜典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即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

皋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明梅鷟畢命義皆攷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今皆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考之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為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為之說者多汨其辭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為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為祖而不為宗繼別之子則為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

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大槩以最長者一人而有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為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為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為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為大宗一為小宗又不得謂

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為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為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為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為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為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為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為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為長故以魯為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為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為一宗王季之穆為一宗文王之昭又為一宗武王之穆又為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雜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失而非禮之正也（此以國君為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一終　門人喬崇禧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録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絶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録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其録得携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黄勉齋作行狀但云

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荅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為絶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録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録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絶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考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為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没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録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

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為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為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録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家禮後考

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年譜　按此年譜本語今刻三本詳畧不同皆後人增入之者也公晦從遊在戊申後此亦據所傳聞但不言其亡而復得此不可曉

黃榦云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也

陳淳云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殁而書

始出愚嘗竊取先生後來之考訂議論以與朋友共參考云按此四條皆周氏復家禮附録所載今性理大全家禮小註前三條不載所載楊氏語極詳與此不同疑此條乃周氏檃括之辭而大全則其本語也亦附録於後

性理大全註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為一行童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又云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殁而後出不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云按信齋約畧李黃之語而附以己說此其本語也周氏附録所載意雖同而語則大異矣其述黃子耕陳安卿語他無所見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

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輙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此書在壬辰

答張欽夫書云祭禮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此書或在壬辰前

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朞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脩之續奉寄求訂正也此書在壬辰按與汪張呂書皆言祭儀祭說張呂有答書各見本集其年可考然後此與諸家書未有及此者疑其不久即亡之也

與蔡季通書云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並俟詳議也此書不詳

何時當在與張呂書後

又與季通書云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並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此後更須年歲閒方了此書在丁巳戊午閒乃蔡謫道州後也家禮指通解中家禮今按通解目録上冠禮第一冠義第二此家禮之一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此家禮之二內則第五此家禮之三內治第六此家禮之四五宗第七此家禮之五親屬記第八此家禮之六與蔡書家禮四卷指前四卷而言也

語録葉賀孫録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卻幾處

陳淳録云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閒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李文問祭儀更有修改不曰大槩只是溫公儀無修改處

輔廣錄云問舊嘗收得先生祭儀一本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按廣錄在甲寅後其云收得舊本亦僴聞之說祭禮則久亡矣據此錄則皆用程氏說而淳錄則從司馬氏蓋儀節一本之書儀也若今家禮則與書儀有不同者矣

按文集語錄皆言祭說祭儀成於壬辰以前而其後亡之確然可據若家禮則未有一語及之其為附託無疑竊怪朱門諸公何以不一致辨於此也

黃勉齋榦作行狀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又書晦菴先生家禮後其略云先儒取禮之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

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稾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按李黃諸說家禮成於朱子居母喪時朱子歿其書始出勉齋行狀及跋語乃畧不一及之此眞有不可解者又性理大全家禮小注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是子晦安鄉皆有刊本矣家禮決非朱子之書以文集語錄考之畧無所據而究其所從來則沉淪詭秘而無確然可據之實乃朱門諸公絶不致疑而相率尊而信之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他尙何論哉

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稾而先生歿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衰病不能及已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稾而先生歿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並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為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為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為無是書可乎既無此書胡為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為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稾者指經傳通解也非家禮也三家禮範所云是亦謂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

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為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為非朱子所編而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注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為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

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考之則應氏所云不為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本意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亦非本意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其文不可見因邱氏語而得之故附著於此以見

前之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　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脫誤又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應以為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氏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删之耶抑應氏之誤也

家禮考誤

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按此據支子不祭之文然謂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則有不可行者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乎不知何地可以容之是亦各祭於寢俟其出而異居始備祠堂之制可矣又云生而

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此非人情乃生而自為祠堂也若其子為父立之則尤不可凡此於古無所據而以今推之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所著之書恐必不爾也

初立祠堂置祭田自為義舉以合族可矣乃計見田每龕割其二十之一宗子主之以為祭用是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為己用可乎不可乎且每龕之子孫多寡不一貧富不齊何以總計而分割之又云親盡則以為墓田是每龕各有一定之數不知又如何區別之也又云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今世士大夫家遠墓有七八世者有十餘世者墓下子孫有不相往來者矣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聽其割者又云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是徒啓無窮之爭而卒亦不可以行也且祭田必繼高祖之宗主之矣自高祖以下有繼曾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禰之宗若而人各有祠堂則各有祭其偏置祭田乎抑不置而使繼高祖之宗分給之乎不知其何說以處此也其或初立祠堂之人自計其田而割若干以為祭用命其後子孫世世放此則尚有可行者若立祠堂而徧割族人之田是萬萬不可行之事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妄為此虛談也

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為之後其非大宗未有立後者也又庶子不祭殤是以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後世不立後者少矣又殤多自祭或不祭書儀無祔食之禮蓋以此也家禮據古禮增入旁親之無後

者以其班祔是矣但禮言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不言殤而註附程子說則又有殤祭也皇氏謂殤與無後只祔與除服二祭庾氏謂亦有四時之祭孔疏如庾氏說則其祭自何時止今註載程子說則殤與無後之祭有時止矣但謂主匱皆如正位略無減殺得無過乎又不分別言之則三殤亦皆有主匱也凡此所謂疏略牴牾者亦不勝其辨矣

書儀家各有影堂皆及曾祖故謁告參見於影堂行之今家禮以宗法為主則家不得皆有高祖之祠堂矣註主人謂主此堂者亦統以各祠堂言之而不專主於繼高祖之宗也但謁告於各祠堂可矣若正至朔望參禰而不及祖參祖而不及曾祖參曾祖而不及高祖則皆有所不可者

家禮亦未一一明言之也又張子言祔位當有減殺此於義宜然今正至朔望祔位亦出主設茶果何以別於正位乎又有事之告祔位亦出主設茶果則愈過矣

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蓋冠於禰廟故以親父兄主之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為禰廟矣經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賈疏非已之親父兄也此孤子無親父兄故諸父諸兄為之戒宿亦不為主人冠者自為主人也是冠必於禰廟而將冠者之親父兄為主人若祖父在則祖父為主人注疏之云最為分明易了矣書儀主人將冠者之祖父若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為家長者皆可雖不分別言之而自不失禮意

其冠不於廟而於外廳孤子不自為主而以諸父諸兄為主人則酌以時勢而別言其故亦無礙於禮也（若父下疑脫兄字或以父統之耶）今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矣又祖在則祖父為冠主此賈疏鄭注之意雖經文所未言而實大義所繫故書儀首言將冠者之祖父今家禮止有冠者之祖父一語其後皆以父言之而不及祖若祖在遂不與於冠事乎此兩節其為悖謬顯然不特舛誤而已也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若是乎又家禮云宗子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其次宗子則繼曾祖之宗也如將冠者為繼曾祖之宗則可矣若繼祖之宗繼禰之宗又不必舍己所宗而宗繼曾祖之宗也何不竟命其父主之而為此紛紛也又家禮云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曰使介子某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故祝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皆為祭禰而言若家禮以繼高祖之宗為主人則當稱孝元孫而將冠者之父行輩不同焉得以使介子某為例也又家禮云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宗子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夫繼高祖之宗嫡長相承至於四世則年高而分益卑矣將冠者之父為其伯叔祖行者有之為其伯叔父行者有之即為兄弟行亦必長於宗子者也乃令其僕僕然隨宗子之後而竟不能以父之尊命其子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冠禮書儀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方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

可行蓋取雜記語雜記言父不言母書儀並及之耳蓋父為主冠故云然今改用繼高祖之宗子以例言之必宗子無朞以上喪而後可行也而又仍本書儀語必父母無朞以上喪之云是亦所謂牴牾而不合者矣

儀禮將冠者即筵坐賓坐正纚又立祝坐加冠書儀將冠者即席西向坐同儀禮其後賓跪為之加巾跪字誤當作坐又賓揖之即席跪跪字亦誤其下三加仍云即席坐可見其誤矣今家禮皆改坐為跪非也古者席地而坐坐與跪一也但少異耳在今日則有大不同者書儀一依古禮故皆坐家禮改坐為跪蓋不詳其意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註在尊東不於阼階非代也書儀衆子布席於房戶之西南向阼階在房戶之東切近東序相去

差違家禮但云少西而不云房戶之西則似亦在阼階但比嫡子少西耳非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其他無文書儀衆子立於席西東向云云其位各異葢以義起也家禮者略之惟醮仍書儀云長子則改席於堂中閒少西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加故席以此推之則衆子冠席在堂中閒少東既不在阼階亦不在客位家禮少西二字殊欠分别書儀房戶之西謂東房之戶也儀禮尊在房戶之閒戶謂室戶尊東亦房戶之西也書儀一加服四䙆衫家禮一加釋四䙆衫或其時之服制不同此不可考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冠於廟而不見於廟也曾子問曰父歿而冠已冠埽地而祭於禰此爲孤子言之故書儀亦無見影堂之文但附孤子冠明日見於影堂不皆見也今家

禮改作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與古異矣　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一條此爲周悉但不知前者主人告於祠堂止告於高祖之祠堂乎抑徧告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儀禮賓醮冠者冠者即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而後賓字冠者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入見姑姊葢其序如此疏曰不言見父與賓者冠畢則已見可知書儀同但增諸父諸兄爲少異今家禮去先見於母一節見於祠堂後乃見父母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而後就私室見於父母是先祠堂而後父母猶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諸尊於父者而後父母不亦顚倒之甚乎曾謂是書而可託於朱子也

後世封建既廢無别子爲祖繼别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七世至十餘世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矣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士大夫家譜牒具在有傳之十餘世至二三十世者推本而言自有大宗而不得僅以繼高祖之宗爲宗子矣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其於進退皆有所不可矣

書儀冠禮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主昏者父母也冠不言身昏不言父母此互文家禮一本書儀而於昏禮註云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則是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昏必宗子無朞以上喪而父母反有所不與矣且與冠禮必父母句亦自相牴牾而不可以通

也

士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註命之命使者記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註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疏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按昏禮專以親父兄爲主昏者記之言最爲明白其支子弟若無兄則亦自命之而已記雖不言可以互見也書儀若無祖父父則以即日男家長爲之如家長爲其嫡長兄則於禮合矣若諸父諸兄則於禮亦少有不協者然父歿而使家長代之猶自不失禮意也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則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至父醮子亦

自知其不可為攺此例然必云宗子告於祠堂不知醮固
未嘗告也何用是紛紛乎故曰此非朱子之書也
書儀父醮子而命之迎注若祖父在則祖父命之此本士
冠禮賈疏之言疏於昏禮不言者已見於士冠禮也母醮
女書儀亦注云若祖父母在則祖母命之蓋放此意今家
禮皆刪去此語不知有祖父母在將在他所而不與乎抑
親見其子婦之命之也此尤謂為悖謬之甚者不可以不
辨　若孫子無父與無祖父者則不行此禮矣此可不言
故注疏略之若父不在而母在以記之言推之母亦可命
也然注疏皆不及
家禮宗子自昏則族人之長為主其後告於祠堂郝云宗
子自昏則自告是惟遣使具書族人之長主之也與宗子

為主例不合此宗子指繼高祖之宗子若繼曾祖之宗以
下皆以此宗子為主矣亦不别白言之凡家禮之疏略多
若此者
承我宗事注宗事宗廟之事也支子不祭而未嘗不與於
祭則亦有宗廟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别為繼禰之宗於宗
事非無所與者矣今認為宗子之宗而攺曰家事其舛誤
有如此者
昏禮主人不降送注禮不參疏禮賔主宜各一人今婦既
送故主人不參也今家禮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
迎立於其右是有兩主人矣殊乖禮不參之義是皆不考
於禮而漫以意言之也　娶婦必於其家若族人與宗子
同居可也若不同居則當先延宗子於家矣家禮亦無明

文
家禮云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
拜之如舅姑禮按宗子行輩不同有為伯叔祖父行者有
為伯叔父行者有為兄弟行者並有為從子行者何以槩
云如舅姑禮也即為尊行拜之與舅姑亦有降殺不得云
如舅姑禮矣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
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註曰婦來為供養也其
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得特見疏曰諸
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
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夫叔嫂不通問兄公與弟婦亦無
相見之禮故止於其前一過不更特見至見諸父亦不與
舅姑同日蓋其辨別如此書儀婦拜長屬其幼屬相拜有

尊屬即日往拜於其室已少異於古禮然不云拜長屬尊
屬如舅姑禮也家禮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
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尊長於兩序小郎小姑皆相
拜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禮以此事祖父母宜也
今云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是伯叔祖伯叔父雖曰尊屬
亦惡得如舅姑禮以見之乎此因書儀而又失之至於見
宗子如舅姑禮尤為舛誤之極而不可以行矣
禮婦見舅姑贄用棗栗腶脩書儀同家禮攺用贄幣未
詳其義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曰庶婦庶子之婦
使人醮之不饗也嫡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醮之以酒畀
之其儀則同不饋者供養統於嫡也疏曰庶婦但不饋耳
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書儀云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

鈌也故亦有饋有饗但於庶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今家禮從儀禮然當云嫡婦不當依書儀仍云冢婦也書儀婦入門便拜先靈更不行三月廟見之禮則朱子已有明說故得不誤其改三月爲三日亦見語録

儀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曰此謂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曰若舅姑偏有歿者庾氏云昏夕厥明盥饋於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按兩疏不同古人言禮之詳如此書儀無廟見亦云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席婦於姑坐之北（此語未甚分明疑今刻本之誤）蓋亦及此今家

禮俱削去凡有舅姑偏歿者何所據以行禮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詳載兩疏語而於家禮乃盡削之固知家禮必非朱子之書也

婦盥饋主於供養故先食而後酒昏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酳以酒潔口也書儀薦饌在前斟酒在食畢後與儀禮同家禮改斟酒在前薦饌在後未詳其義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納徵親迎六禮書儀一用古禮但改納徵爲納幣蓋避仁宗嫌名也家禮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而忘請期一節楊氏附註謂請期有不可得而略者當補入而周氏又謂楊氏於家禮往往多所不滿欲從儀禮書儀之詳非文公畧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愚按周說固屬附會而楊氏亦殊不悟家禮非朱子之書也

賈疏云女從者姪娣也婿從者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爲之蓋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删此語則似男從者乃男僕矣大全小注仍附載書儀語是也

昏禮六禮皆於廟而無告廟之文書儀納采告於影堂納吉納幣請期皆如其禮則皆告廟也惟親迎婦入見於影堂家禮納采告於祠堂而納幣不告未詳其義至親迎則先告於祠堂而婦入則不見祠堂與書儀不同此則疑家禮爲得之　按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女家於廟經有明文至婿家經所不言注疏謂使者行事於廟中則亦在禰廟也親迎在寢經明云寢門獨父醮子而命

之迎此當於廟而疏言在寢此恐疏誤母醮女在廟則父醮子亦當在廟疏分別言之似非是書儀皆於外廳不於影堂納采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可見家禮亦不別白言之也

喪禮家禮大槩本之書儀其中小有異同而已自祔祭以下始用宗法此書儀之所未及而古今之變不同家禮率以意推之於古非有所據於今又難以行今略爲考之亦不能一一悉詳也

家禮云喪主非宗子則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是亡者或祖庶之嫡或祖庶之庶而宗子則其從兄弟或從子行也從子行爲繼曾祖之宗而於亡者則繼祖之宗矣按冠昏禮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而此又以繼祖之宗亦所

謂自變其例者矣此亡者當祔於亡者之祖而以繼高祖之宗主之則祖非亡者之祖矣故不得不變其例也
禮奔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謂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注父母歿如昆弟之喪則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　按此從父昆弟正與繼祖之宗為宗者也
而云親者主之則祖庶之嫡與庶不必以繼祖之宗主此
祔祭矣豈喪主親者祔仍主於宗子注略而不言乎更詳
考之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
舅主之其舅未必皆宗子也則謂必以繼祖之宗為主恐
亦未然按小記所言與凡喪父在父為主相違奔喪孔疏引服問謂同宮父主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各主其私喪者祔則舅主之其為宗子與否則未有明據也
家禮云若與宗子不同居則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則是

不同居者不奉新主入於祠堂矣蓋新主雖祔於祖而大
祥之後自別為祠堂其為虛位亦似得禮之變其後又云
若祠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是亦可祀於
新主之寢而奉祖考妣以從之矣此不可曉凡家禮之舛
誤多若此者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鄭注別子諸侯之庶子別與後世為
始祖也謂之別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
後世亦為祖也故孔疏謂別子有二又鄭注王制云雖非
別子始封爵者亦然陳氏集說據此謂別子有二非是蓋
始有封爵者可以謂之祖而不可以謂之別子後世封建
既廢天下一家原無別子之稱惟有始封爵者若以唐獻
祖宋僖祖之例推之則又不以始封爵者而直以可推而
知者為始祖耳家禮而其別子也句殊未分明
家禮告遷於祠堂此一條最為可疑三祝詞俱不載而族
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為無義夫支子不祭庶
子不祭祖與禰其見於經者至詳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
之祭其為繼曾祖之宗則本不得祭高祖而今反得祭其
為繼祖之宗則不得祭曾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祭禰之
宗則不得祀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繼禰之宗之支庶則
並不得祭禰而反得祭高祖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
曾祖之宗以下非有高祖之龕抑別為龕以祭之乎抑竟
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
寢乎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大宗百世不遷而繼高祖之
宗五世則遷今以繼高祖之宗為主是亦比於大宗之例

而高祖以上乃祭於支庶而宗子反不得與則同於五世
則遷之宗而何以為大宗而收族乎況高祖以下必不止
於一長房一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
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尊祖敬宗之
義乎朱子語類沈僩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
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
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此推之則謂遷於
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　包揚錄祭自高祖以下
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此與家禮同
按揚錄最多妄說不可據然家禮之出在寧宗慶元庚申
包揚錄刻於理宗淳祐戊申相去幾五十年乃揚錄因家
禮而附會之非家禮之襲用揚錄也包錄在饒錄後蔡杭序可考

始祖之主還於墓所不埋前祠堂章云始祖親盡藏其主於墓所大宗主其墓田以奉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此說前無所據司馬書儀祭及曾祖程子謂高祖有服須祭四代朱子謂古者官師一廟祭四代已爲僭若始基之祖只存得墓祭作家禮者忽有祧主不毁百世不改之說不幾以士庶而同於帝王家乎且遷於墓所不知何地可以藏之楊氏因此創爲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之說應氏譏其穿鑿蓋指此類而言也

祔遷之禮大率據二昭二穆而言新主祔於祖廟而祖廟遷於高祖之廟若大夫以下則禮有不同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無太祖則曾祖居太祖之廟凡新主入於祖廟祖主入曾祖之廟有太祖則曾祖爲祧主

矣適士二廟新主遷於祖廟而祖則祧官師一廟註疏祖禰共廟是當略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以次遞遷又不還於祖而遷於禰禰遷於祖而祖亦祧矣大抵祔主合食於祖不論有廟無廟無不祔者註言無廟者爲墠祔之至遷則不可以一例若支庶則祔同而自立祠堂則異與祖禰祠堂略無所與也後世俱祭四代故祔遷之說尚可以通然亦有祔而不遷者家禮告遷於祠堂奉新主入祠堂皆爲宗子言之其他變節未之及也

書儀禫祭不筮日家禮以饋食禮補入但書儀小祥大祥皆筮日而禫祭獨否家禮小祥大祥不卜日而禫祭卜日明與相左旣非古禮又非書儀此不可曉書儀小祥註或不卜則從初忌大祥無家禮用書儀註說並大祥以凡准之至禫祭則又卜日不知何故

儀禮筮日書儀亦筮日註云或無能筮者以环珓代之亦不得已之辭爾朱子之於筮最詳其時固多能筮者何以不筮而竟用环珓也故曰此非朱子之書

書儀進饌後主人詣酒注所執事者奉酒盞主人自斟之執事者仍以酒盞反故處此古禮洗酌之遺也至獻時各奉酒盞代神祭家禮删詣酒注所一節改於初獻時執事者執酒注主人奉盤盞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於故處而後奉酒盞代神祭詳改禮之意重在主人奉之與執事者以酒盞反故處不同然旣不親詣酒注所又不自斟殊非禮意楊氏從而爲之辭非也

朱子語類黃義剛録云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

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今家禮於初獻高祖後卽使人酌獻於祔於高祖者是伯叔祖之酌獻反躐於曾祖之前矣當以語録正之　書儀無祔食家禮據禮增入進饌但言使諸子弟各設祔位而不言其祭品當與正位同也語録亦言祭食則一然以義言之較正位自合有减殺語録之云更當詳考

餕書儀以主人主婦爲主註云若主人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衆男主婦率衆婦女以獻壽更有尊長則主人有母在或伯叔母也家禮以宗子爲主於餕却不言主人主婦但云尊行自爲一列則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而主人主婦反退處於衆男婦女之列矣是不若書儀之有條理而分析明白也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本程子語初無衍祭不得祭之別家禮始祖惟始祖之宗得祭先祖繼始祖之宗繼高祖之宗得祭夫繼始祖之宗則大宗也既有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乃小宗五世則遷矣以宗法論始祖先祖惟大宗得祭若無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亦得祭始祖不特先祖也家禮分別未詳其義祭始祖先祖祭品與時祭不同此亦前無所據而家禮以意言之也

節祠墓祭朱子與汪尚書南軒先生書論此至悉南軒以節祠墓祭為未然其後墓祭卒從朱子說而節祠則未有考三家禮範今未之見不知所定若何也三家惟書儀最詳書儀不載節祠墓祭家禮從朱子說補入其始祖先祖二祭用程子說亦朱子初年說也朱子祭儀祭說以程子

為主後跋三家禮範則以司馬書儀為主而不專用程子之說矣此其前後可考者也朱子從來以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不敢祭而季秋則仍祭禰見語錄

檀弓忌日不樂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按禮忌日不樂不用必哀終身之喪而不言祭獨文王之祭祀之忠也而及忌日則疑於有祭者註疏未有說自漢唐以來忌日皆未有祭也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舊儀不見客受弔於禮無之今不取此條今書儀缺見大全小註劉氏璋所引蓋仍古制也至張子有忌日有薦於人情自不害之說又謂忌日告廟出主設於他次薦用酒食程子亦謂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則祭始於此朱子所云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也然古人忌日專主父母言故石林燕語言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至元豐編敕脩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王父母亦準此意是祖父母私忌起於宋元豐時古所未有張子書忌日變服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兄嫂庶母各有等級則不特祖父母上及曾祖並及旁親矣朱子語類王過錄云乙卯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蔬食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黲巾終日葉賀孫錄云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

祭之前不見客朱子蓋用張子說然云祭無後叔祖則旁親有後者自其子孫主祭不必更祭矣竊疑祖以上遠諱之辰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至旁親則自可省張子語自是推之有太過者朱子論張子祔只一位有此語家禮一用張子說祝辭有遠諱有旁親而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則似專以父母忌日言其他略無等殺之差則有難盡從者後人以家禮為朱子所著之書故不敢有所擬議以今考之乃後人依放而成之者諸如此類尚俟有考古知禮者斟酌而裁訂之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終　門人喬及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孟子序說考

按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為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録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為齊湣王此為晩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

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考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為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其敘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謚惠成王即惠王今王即襄王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郡人發古冢得之晋書言發魏襄王冢其曰或云魏安釐王冢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已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為今王也）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即無哀王此可為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録謂通鑑此一節為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註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語録謂發安釐王冢此襲晋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為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按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致為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為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年孟子年蓋逾八十而致為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考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為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為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為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即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後元年為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既依紀年以改史記而

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語考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一年以後事而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為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為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通鑑卒於周顯王之三十六年史記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下滅湣王之十年齊湣王即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通鑑卒於周赧王之二年史記湣王在位四十年通鑑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滅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為宣王時燕人畔為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齊湣王初年强於天

下與秦為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恭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為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為宣王以為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詞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為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二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謚即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為後人所增無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六七十矣必不及見湣王之歿也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年此為最得而仍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註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為已遠又云數獻地於秦考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收地至河而不言獻地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蓋通言之非必一十五年前事也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可以屬之惠王此集註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為定也七邑今史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註不合未知孰是今按索隱註古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註蓋據元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為湣王則荀卿所聞史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註之據史記以疑孟子為未然此皆失之不詳考而漫為是言也又據戰國策以伐燕為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按蘇秦死於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即位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為無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為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以齊愍王為齊宣王乃傳寫之訛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語錄為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綱目

朱子初年所係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考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寘於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即盤也內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

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爲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頮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輙爲之說亦非是尙書顧命王乃洮頮水孔疏以洮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頮自是兩事內則雞鳴咸盥漱不言頮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靧頮古今字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頮面者或有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頮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靧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考者今只據大戴禮以爲盥盤則可而謂盥頮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爲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寘於盤上水在罍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爲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以取喩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乃因其說而申辨之

左傳奉匜沃盥疏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

水盥漱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匜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鴈麋鹿記疑

孟子顧鴻鴈麋鹿趙氏無註集註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而麋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註亦不復深考也今按毛傳大曰鴻小曰鴈孔疏云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辯之曰大曰鴻小曰鴈也據此鴻雖鴈屬而非一類其謂鴻爲鴈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則或以鴻鵠並言或專言鴻而不及鵠也月令鴻鴈來鴻鴈來賓鄭註今鴻皆為候至鴈北鄉也云鴈夏小正二月鴈北鄉九月遰鴻鴈又並及鴻尚書孔註陽鳥鴻鴈之屬大抵鴻鴈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即鴈也索隱史記註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此解又別是陳涉高帝楊子所云皆非鴻鴈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似鳧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其說鴻形色自與鴈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鴈則鴈亦有白者而非即鴻也（陸璣之云見正字通所引而於詩疏無考疑出陸佃埤雅作誤作璣也）凡此皆無確說姑記於此以俟考焉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

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即麋麋即鹿也爾雅麋牡麔牝麎其子麇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固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麗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註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麋為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鴈之例言之爾（夏小正十一月隕麋角而五月不言隕鹿角當是脫文）說文鴻鵠也鴈鳥也其訓鴻與鴈絕不同鳥部又有鴈字駮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即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與鴈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鴈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之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鴈而無鴻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說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考而質之

書楚辭後

王逸離騷經序說謂屈原之仕在懷王時後被讒見疏乃作離騷是時秦令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不聽遂為所脅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考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兩說少異余考其書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

之事洪說誤也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考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伉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郢勤棄舟檝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年故為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並不合朱子辯證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為一失之不考又謂洪氏解施黃棘之枉策引

襄王為言與上下文絕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郢註仍本之者蓋偶失之集註之作眞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祛者故竊附論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載甚明逸蓋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惟九章敘事最為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之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在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

發其冤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讒諛嫉妒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瞀亂僅為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此不足以為原病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其不無遺憾焉故不得而不辨也蘇子由作古史於伯夷傳獨載孔子之說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取其論以為知所考信余蓋放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吾言也夫

按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又移兵攻齊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懷王為從約長惜往日所云國富強而法立屬貞臣以自娛正屈原為左徒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為秦所困原列傳言上官大夫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待臣不清澂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考實遠遷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譎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洪補注云被放在十六年蓋亦因此而斷然以十六年言之則無所據）而張儀譎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亦見於楚世家原列傳恐傳聞之誤不足據也以原之自敘考之既見疏即彼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不復在位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敘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

已放流矣一篇之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兩篇其可據此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當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辯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會之與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為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余曩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於亂稾中錄出之而更考之史為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爾

書范增論後

東坡蘇公范增論以義帝之存亡增之所與共禍福而惜

增之不早去又謂增不去則羽不亡其說既詳矣余為續
其本末則皆不然增之勸項梁立楚後為梁計非為楚計
也梁立義帝僅以空名奉之而實自主其事梁死義帝並
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而後命自己出其分遣諸將入關救
趙雖以項羽之悍莫能違也義帝項梁所立而增為謀主
乃援卿子冠軍以為上將而羽與增屬焉微獨羽不之服
增亦不之服也卿子冠軍不聽羽言而下令軍中意在誅
羽羽誅而增隨之矣增之智豈不及此羽勇而無謀卿子
冠軍之死增實謀之羽特聽於增耳且救趙之役增為末
將其率諸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而使桓楚報命者必增
也增與羽同為將鉅鹿之戰增無功焉而羽尊以為亞父
則救趙入關之計其皆出於增無疑也會鴻門時義帝儼

然為天下共主羽尚未王而增之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
沛公也其意中豈復有義帝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已弑
於義帝矣義帝雖出於牧豎而其人非庸庸者假令自立
國後必率諸侯以討羽不然諸侯中亦必有挾之以令天
下者故義帝之存非楚之利其擊殺之江中縱非增謀亦
必與聞焉非特羽意也羽乘戰勝之威視漢王如無有而
增之疑忌特甚其遷之巴蜀而分秦三降將以距塞漢史
固明著其出增之計羽與漢相距滎陽僅三載陳平以計
間增而羽始稍奪其權增即大怒絕去則前此委任之專
而增之竭忠盡智以為羽謀者槩可見矣其未至彭城而
疽發背以死也度其心猶惓惓不忘於羽焉是增固始終
於項而於義帝豪無所與也而謂義帝之存亡乃增之所

與共禍福豈其然哉羽之救鉅鹿也出於萬死一生之計
幸而戰勝諸侯服從自是以後羽之失計多矣漢以仁羽
以暴漢以寬大羽以殘虐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
王諸將不平名為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則已去矣增於是
時未聞有一言之諫爭也及漢還定三秦齊趙皆叛羽東
西奔走如泥中之鬭獸兵迫於京索之閒而不得進增於
是時未聞出一奇策也惟敝敝於漢王而欲殺之縱漢王
可殺天下其無漢王乎田榮田橫在齊張耳陳餘在趙魏
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為羽患也秦以六世
之強兼并六國而陳勝吳廣卒伍庸材倏起而亡之漢王
以百戰之餘親禽項羽以有天下而數年之閒反者九起
死於介冑之閒而莫能止也楚以區區之力欲使天下諸

侯東面而朝於楚而遂以享國傳祚也豈可得哉史言增
年七十居家好奇計而以勸立楚後系之是時六國之亡
未久也強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駒周市之立
魏咎張耳陳餘之立趙歇大抵皆然不獨增為奇計也假
使羽不疑增終聽增言不過急攻滎陽滎陽下而漢王未
必可得後此羽嘗拔滎陽矣拔成臯矣而漢王固自若也
增雖不去亦無救於羽之亡東城之事增幸不及見之耳
自漢定三秦蕭何守關中根本已固韓信下魏收齊趙黥
布彭越皆為漢用羽雖未亡而亡形決矣增即在焉豈能
以獨抗哉故謂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論也蘇公
文章之宗豈敢輕議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釋然者姑記於
此以俟世之君子考而質焉

余十七八歲讀蘇公集為此論藏之篋笥不敢以示人昨閱黃氏日抄頗議增亦人傑等語而其論有未究者追憶前作因删劄而録之

太初元年考

史記歷書更以七年（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音焉）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與史同則太初元年為甲寅明矣然以元封七年五月改歷是年十一月方是甲寅節氣蓋以元封七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上屬之六年而七年則從正月起數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屬是年故改七年為元年至十一月節氣始為甲寅而

其年實癸丑也歷術甲子篇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又史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蓋截十一月以後為太初元年歷術以節氣為正故索隱有改從建子之注以此而元年實癸丑也漢志既載閼逢攝提格之年名而下又云太歲在子則與史不合考之末條則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名困敦所云前者當指元封六年之十一月是七年仍是丑年與史不異然六年之冬至又未必適得甲子此殆不可曉索隱以漢志太初元年在丙子於漢志無明文亦未詳所據也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四分歷所紀上元以漢文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從下尋上其勢不誤此四分歷元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此最為分明可據其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者則又從上尋下得之以至於王莽始建國五年歲在癸酉元鳳七年歲在庚辰亦恰相合蓋圖讖之興在於哀平之世王莽所據以篡位者故莽之下書以始建國五年歲在癸酉元鳳七年歲在庚辰其以年紀歲至此始見於史必王莽據圖讖所定故與史不同東漢重圖讖四分歷亦因之後遂相承不改荀悅漢紀言漢興元年實乙未則當時有不以為乙未者而文頴云五家之文悖異推太初之元則太初之元固不定於丁丑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六國年表始於元王元年徐廣注共和元年歲在庚申元王元年歲在乙丑皆以後來追算得之依其注則漢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皆相合而與史記乖異蓋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列十二諸

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非史記所有使其有之徐廣不當更注而索隱亦當注年表之異同不當僅及漢志矣通鑑太初元年丁丑而削史記焉逢攝提格之語考異於魯公之年謂六國表差謬而據漢志為定胡注通鑑用劉羲叟長歷邵子經世書以改史記竊謂太初元年亦足據長歷經世書但魯公之年有漢志可據而太初之年則無他可考故不著其說也向讀史記索隱謂史太初元在甲寅漢志在丙子相距二十三年而莫曉其說今乃考其異同如此以俟後之人正焉

漢書禮樂志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天馬歌其歌曰天馬徠執徐時執徐辰也以此計之太初元年為丁丑非甲寅明甚此證最確無復疑矣

又漢書李尋傳哀帝詔曰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此從夏賀良之議而賀良所受則甘忠可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疑追改太初之年必自於此所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者王莽遵用圖讖故始建國五年癸酉元鳳七年庚辰始明著之詔書東漢四分歷相承不改而太初元年定於丁丑矣其與史記乖異諸注無及之者惟索隱注以為史元年甲寅而漢志丙子相距二十三年此三統歷與太初歷不同而亦不能明言其故也今更據李尋傳哀帝詔則前所云似未為妄故附著焉　文穎注五家之文悖異推太初之元其下疑脫不同二字是文穎注固已及此而其異同又不止甲寅與丁丑矣

儒林傳考

史儒林傳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作次治禮學掌故漢書作以治禮掌故語皆未明疑文學二字在掌故上而治禮次治四字皆衍文當云文學掌故以禮義為官（或禮義上有治字）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

文學掌故缺當是兩官漢舊儀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而不言丙科疑丙科則文學也史又云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通考注云掌故尊於文學掌故竊意下掌故二字衍文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自是兩官兒寬射策乙科為掌故房鳳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俱不言文學亦可證也王莽時甲科四十人補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丙科倍於乙科疑是兩官而通言之（如淳注引漢儀甲科補郎中乙科補太子舍人與王莽同次補郡國文學則丙科也亦不言掌故以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則文學似非官名然以如淳所引考之則郡國又各自有文學也但文學乃弟子員所補而寬以文學補弟子員又不相合）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本謂文學掌故之官遷擢留滯故欲廣其入仕之路而漢書顏注反謂治禮掌故之官以遷擢留滯之人非也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皆史倒文　補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左右內史二千石非中二千石史通言之）郡屬即郡太守卒史也史異其文耳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先取誦多者即高第可以為郎中之比不足則擇掌故補二千石屬文學補郡屬文意自明

備員以不足而言也顏注備員亦升擢之非藉其實用非

是通考注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彼善於此者以充數此說是也

學官弟子一歲輒試補文學掌故其高第藉奏蓋不可輕得至文學掌故所遷何官史未明言若鼂錯之以文學為太子舍人則十之一二而已故曰遷留滯公孫弘之請為別開一途補二千石卒史郡卒史廣學官弟子入仕之路其敘次甚明白通鑑槩括其辭云為博士官置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分為兩途而與傳所云殊別蓋其誤也馬氏通考曰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秩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樣人又曰有

白身受業而通一藝以上者有已任受業而通一藝以上
指是皆襲通鑑之誤而於此條本文未之詳考也
公孫弘之奏請專為學官弟子而言通考注云欲為學者
開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異矣
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之所不屑也此一條最為分明而
不詳何人所注疑出呂氏大事記馬氏據通鑑析為兩端
而以大事記為未明蓋指此注馬氏既不辨通鑑之誤而
反以大事記為未明是誤之又誤也（大事記今未見其書俟再考）
博士秦官郎中文學掌故皆秦官也鼂錯以文學為太常
掌故在漢文帝時弘之所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一歲輙試
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其官秩
皆不改也故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孝文孝景時諸博士具官待聞則疑已有弟子）

（但未置員其文學掌故亦當直以未必弟子員所補耳弘之所奏在廣弟子員為五十人與一歲即試補文學掌故缺及高第太常籍奏舊制不可詳考今以意推之）
通考此注如選擇其秩二百石備員貳千石屬郡屬皆足
證索隱顏注之誤惟因舊官而興焉以為因舊所立之黌
舍而脩飾之以官為官則未然也（再考注選擇其秩二百石為掌故此亦未然）
卒史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則秩比二百石以
上及百石也郡太守卒史則上百石以下也瓚注卒史秩
百石此以郡國卒史言之（郡國五經百石卒史元帝時始置）
如淳注漢儀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
舍人按此恐漢儀之誤漢書所載較史為詳然無此語王
莽時歲課甲科四十人補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不應漢時反增多於王莽也（[illegible]）

（非是）
通鑑又史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胡注吏謂
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
卒史也按傳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此言選
擇史秩與文學掌故相次者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兒
寬以射策為掌故即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正是其例比百
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也通鑑因百石上有吏字謂選擇
其吏之通一藝以上者而未嘗考其前後之文義也以為
右職本出文翁傳顏注郡中高職此受業博士而歸者以
為郡中高職謂掾曹之屬黃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
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則卒史非右職明矣吏既不
受業博士安得有通一藝以上者且即有之亦已為二百

石以上矣而又補二百石之卒史乎此其為誤有斷然者
而後來皆未之察也
廷尉有文學卒史則九卿皆有之不特左右內史大行也
史舉其例耳

漢火德考

自鄒衍推五德終始之傳作主運秦始皇采用其說以周
得火德秦滅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
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是必用鄒衍
說也至劉歆三統歷乃更以夏得金德殷得水德周得木
德秦在木火之閒漢得火德與鄒衍所云異矣漢初用赤
帝子之祥旗幟尚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
為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本

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簒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為土德而用劉歆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為火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為火德者蓋其誤也荀悅漢紀言張蒼謂漢為水德而賈誼公孫臣（今刻作公孫弘誤）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說為明然律歷言劉向摠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其論今不傳若三統歷所云則歆說非向說也賈誼云當用土德色尚黃數以五司馬遷太初歷蓋從之而班固以為疏改用火德然前漢實用土德非火德也凡此皆史記索隱漢書顏注

通鑑胡注所未及故詳論之以俟後之人考而證焉

元后傳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正朔伏臘日按漢土德色尚黃其黑貂則因秦舊未之改也莽傳以十二月為正朔伏臘則亦詳或伏字連言之下止云正臘日不云伏可知也高堂隆言漢以午祖以戌臘自是後漢火德之制前漢則無考故顏注略之王莽所改亦不傳也賈誼公孫臣皆以漢為土德太初改歷從之至圖讖興於哀平之世蓋以漢為火德劉歆三統歷當本之此王莽以符命自立其輔政居攝時必改漢以為火德故莽傳言丁火漢氏之德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則以漢為火德固不自後漢始矣大抵起於哀平之世王莽劉歆之說而班志以著之高帝則不然也

蔡邕獨斷五帝臘祖之異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未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高堂隆曰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亥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其說與蔡合而秦靜以為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為說非典籍經義之文也隆言魏土德當以戌祖辰臘靜則言漢以午祖戌臘魏當如前以未祖丑臘所云漢以午祖戌臘自是東漢火德之制而魏之未祖丑臘又不知何據也疑皆後人依放為說而漢以前祖臘之制皆不可考故顏注皆略之

俠累考

史記六國年表韓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已歷三世相距二十七年據戰國策韓傀字俠累嚴遂字仲子而史所書韓嚴別是一人原自分明無所疑也特戰國策言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而刺客傳亦言嚴仲子事韓哀侯與年表世家不合疑策本言并中列侯而傳者以列侯後十年乃卒哀侯死於弑故改列侯為哀侯刺客傳蓋承其誤索隱有疑於此而未嘗明言致誤之由但以史為兩存之則亦非也至通鑑從年表世家兩書於列侯三年哀侯六年而於

哀侯六年直以韓嚴為嚴遂幷繫戰國策韓廆嚴遂事於其下但言使人不言聶政又云幷及哀侯則與年表世家刺客傳戰國策皆不合其誤甚明胡注引蜀本注云溫公之意不以嚴遂為嚴仲子亦不以韓廆為韓俠累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傳然以戰國策及刺客傳考之嚴遂即嚴仲子韓廆即俠累高誘注嚴遂字仲子索隱俠累名傀傀廆同確然可據而通鑑以韓嚴為嚴遂而嚴仲子別是一人不知何所據也且韓嚴自姓韓嚴遂自姓嚴乃以嚴字偶同合而一之彼此參校通鑑之誤明矣索隱於史記誤處往往引他書駁正而胡注於通鑑多依阿無所發明則古今人之不相及遠矣索隱亦有漏畧胡注間有駁正但缺畧多耳今本戰國策作幷中列侯是又後人所改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三終　後學成原大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蘇秦

蘇秦傳秦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考異以為此游說之士誇大蘇秦云爾故不取然張儀之說趙王言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而范雎言於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窺兵山東之語則非虛辭也按六國表自顯王三十六年至慎靚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圍魏未嘗交兵他國至慎靚王三年五國共攻秦則從約猶未解也四年秦攻韓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可見前此之伐魏特以偏師臨之未嘗大出兵也蓋魏河西與秦接壤秦日以蠶食之

而諸侯如連雞不能俱飛從約雖在而卒莫能相一秦之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從約之故而考其事實則誠有之非盡虛辭也蘇秦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此在顯王三十七年距約從僅一年然自此至四十年魏敗楚於陘山四十四年魏敗韓舉敗越設四十六年楚敗魏襄陵十五年中六國相攻亦止此四五事爾大抵天下皆宗蘇氏之從約或從或不從而其名猶在至赧王五年張儀破從為橫未一年而諸侯復畔衡合從則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亦未盡然也秦本紀惠文王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所書小異而惠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

年表則載秦敗魏於雕陰於惠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更復不合以蘇秦傳考之年表為是又按秦商鞅虜魏公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為所虜者秦公子又不應與卬同名考蘇秦傳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則公子卬乃公孫衍之誤無疑也魏世家敗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是四萬八千龍賈所將之軍未必盡為秦所殺斬首八萬乃秦紀誇大之語亦非其實也通鑑從蘇秦傳年表而兼用魏世家為得之然考異又引惠文王七年秦使公子卬敗魏為約從後二年事以為秦兵未嘗不出之證此則明與鑑相違殆不可曉蓋考異偶誤爾

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為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

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蓋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為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間疏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為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為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為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删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趙充國

景帝以周亞夫快快非少主臣以事殺之而史於傳後云死後乃封王信為蓋侯則亞夫之死以爭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趙充國討西羌又遣彊弩將軍許延壽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屢抗言非是畫屯田策宣帝雖是充國言而卒兩從其計後充國歸為帝別疏所以乃罷武賢歸故官而延壽之功亦不復論其後武賢告充國子卬至下吏自殺而充國亦因是請老此非武賢之力而實延壽之為之也延壽為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不數年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氣力過王信遠甚史皆歿不著而卬之所以死充國之所以請老皆不得其實與亞夫傳異矣漢不如此此亦其一也　充國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歸其見宣帝當在六七月閒史載秋羌降而充國爭護羌校尉則猶未去位

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年後將軍充國衛尉忠按充國為後將軍已十餘年歸自水衡都尉遷衛尉耳充國之請老在秋冬閒故別有衛尉忠而後將軍充國下脫一罷字表文多缺故不詳也充國請老後八年乃卒其請老也乃以子卬之故班史已明載之而通鑑於請老一節僅於薨年云先是充國以治乞骸骨則并此曲折亦不著矣此又通鑑之失也　蘇武年八十餘以典屬國卒官龔遂年亦幾八十以水衡都尉卒官充國僅逾七十元年方自請為將而二年即以老乞骸骨非其情也自以避延壽之故觀浩星賜迎說充國之言其情節槩可睹矣宣帝雖從充國言而於充國之請治亦卒聽之與蘇武龔遂異矣其後趙氏與辛氏為仇而不及許氏固以武賢親告卬之故亦以許

氏日盛有所畏而避之耳凡此情節千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劉向傳

劉向傳更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據元成傳當作太子太傅)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據百官表廷尉陳遂)劾更生前為九卿與望之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辜後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白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是元成禹公與恭顯許史為比而肆行誣害更生既坐黜而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龍鄭朋之流而其罪浮於楊興

諸葛豐矣班固謂元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而司馬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為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正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元成禹之罪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為表而出之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蕭望之傳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辭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其辭較元成禹為少平而亦請逮捕不知有司何人也其時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衛尉王接執金吾馮奉世大司農充郎廷尉陳遂蓋不可考然以元成禹著名當世而所奏乃有甚焉則有司亦不足責矣　弘恭石顯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誅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其辭與元成禹略同則其同心共謀可知故望之之死亦元成禹為之也

而極諫外家封事在陽朔二年時王鳳專政其言至為痛切後音商根相繼向傳不載一言史略之耳元延中上奏亦不甚詳大都口說不欲以書見也傳後言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蓋述其槩而通鑑不著其語當補入

嚴光周黨王良

范史傳嚴光最詳而通鑑僅載數語綱目因之范文正公

祠堂記亦僅載兩語然如所敘則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皆不可得而見矣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袁宏後漢紀敘光事亦略而較通鑑為詳其云欲以為三公則與本傳除諫議大夫不合未知何據疑以袁紀為得之

范書嚴光傳不載其被徵之年周黨傳建武中為議郎以病歸後徵不屈王良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不之官以病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為大司徒司直范升奏周黨王良并言而不及光則光與黨良之徵自非同時而王良之徵在建武三年周黨間嚴光之徵自在五年以後也侯霸以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光與書位至鼎足之語必在五年後袁紀嚴光周黨并敘於五年蓋以類敘而王良又別敘於十一年亦以最後被徵事總及之

爲周黨之徵非五年王良之徵亦非十一年通鑑依袁紀敘嚴光周黨於五年而易其敘以周黨爲首又依范奏并入王良其并王良於周黨則是而本傳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與本傳不合皆未知所據也　王良本傳建武三年徵爲諫議大夫通鑑敘於五年故不書諫議大夫綱目依傳補書之則當敘良於三年而嚴光當别爲一條在五年

書卓茂傳後

卓茂傳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世光武初即位即訪求茂詔曰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蓋專以不仕莽言此東漢節義之

所自始也范史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但以厚德寬中犯而不校爲難於是茂之節遂以不著而光武襃揚之指亦盡失矣通鑑因之但言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而不傳與同縣孔休云云皆削不載其諸賢[illegible]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illegible]以此僅與魯恭劉寬並傳而觀鮑[illegible]龔[illegible]遂若殊途此真茂之不幸而自宋以來迄未有表而出之者也夫士之砥行立名而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若茂者傳矣而猶有不盡傳焉此君子所爲三歎息也　按茂傳不附孔休諸人此必因舊史而與魯魏劉同傳則范史之意與舊史異矣傳又言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襲封安衆侯擢勝子賜爲上谷太守鮑宣子永以功至大官别有傳故史不之及蓋是時休勳勝宣皆已前歿惟劉宣與茂在宣襲封安衆茂封褒德其事正同此其褒揚之意顯然明白又蔡邕傳敘勳事云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當亦舊史之文范史雖以茂與魯魏劉同傳而頼有此附載猶可藉以考其實若通鑑盡削諸語一切皆没不見是因范史而愈失之者也　又按孔休蔡勳不仕莽世鮑宣爲莽所殺龔勝以節死故休勳子孫僅賜穀而勝子賜宣子永皆擢用劉宣亦以不仕莽襲封茂則以客令著稱故更爲太傅褒揚雖同而其差次如此前史亦未有發明之者爲附及之

論張昭 附張紘

孫策創業江東以張昭爲長史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則昭之才必有大過人者矣策傳創甚請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而吳歷云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昭烈之託孔明蓋無以異昭傳亦云策臨卒以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與吳歷略同（權傳云待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昭傳又云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初而昭亦自言太后桓王不以老臣託陛下而以陛下託老臣其語大槩相同）則昭固獨任託孤寄命之責而權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規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鎮撫之功亦不細矣而權之能嗣守江東之業者皆昭力也及曹操之來昭與瑜等異議瑜既成功而昭别攻當塗亦不克昭遂以自絀矣其拒曹操攻朱光借

荆州取荆州昭未有一言史失之耶抑竟不與議也權即
尊位昭以老病上還官位蓋以不用之故權更以為輔吳
將軍改封婁侯外雖尊寵而實疎遠之陳壽評曰張昭受
遺輔佐功勳亮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
見外既不為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
明權之不及策也竊謂此評為當而通鑑不著其語故詳
錄之　昭之剛直以爭公孫淵事觀之蓋有敵以下所不
能堪者權雖不用而尚能尊禮之此所以卒保有江東也
與綱目書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意蓋予之而又書婁侯張
昭卒其重昭也至矣但分注太略其前後情節皆不著矣
竊謂宜并載陳評為得其實也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
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

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按此江表傳之
謬也昭以剛直見憚權稱為張公而不敢字之何得於衆
中公肆摧折即後案刀責怒之時亦未嘗及此也昭之議
迎操乃過為權計不欲以孤注一擲亦用策緩步西歸之
言耳雖為失策然未至誤大計權即尊位不當追仇前語
昭以師傅自居於權尤嘗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語之故遂
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陳志不載而通鑑取之私
所未曉　江表傳又言昭之不相以駁周瑜等議故此亦
不然權初置丞相衆舉昭權言職統者任重非所以優之
及顧雍卒衆再舉昭權又言此公性剛非所以益之其語
自明正陳志所云以嚴見憚以高見外者江表傳所言非
其實也　蘇文忠公王元之畫像贊以昭與汲黯蕭望之

李固魏徵狄仁傑並稱蓋極推之而後來之論未有及者
故詳其本末以信蘇公之說若裴松之之論迎操為忠正
習鑿齒之論閉戶為不臣皆一偏之論不足道也
張紘與張昭俱為策謀謨之臣策待之亞於張昭為策將
命入為王官權之嗣業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為會稽東
部都尉吳書曰權初統事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輙拜牋答
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
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蓋猶如策指時未之部也後權遣
紘之部當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卒後至十二年征黃祖始
令紘居守遥領所部十三年秋九月後操東下紘不與議
則破黃祖後紘又遠之部矣十二月權以紘為長史從征

合肥是時張昭別將兵攻當塗是已罷長史也吳書又曰
每從容侍讌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則權之外尊禮而內
疎之亦與昭同紘以十七年卒留牋與權大抵為昭言亦
自況也權之不及策此又其一徵矣　通鑑紘以魏明帝
太和三年卒即權稱帝之年也距建安十四年蓋二十年
紘以長史終位不應權即尊位紘仍為長史也權以魏文
帝黃初三年改元置丞相衆再舉張昭而不及紘則紘之
前卒可知矣陳志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迎家
道病卒按權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改為建業建
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黃龍二年遷都建
業因故府不改館紘之卒在前徙治秣陵之後通鑑以為
遷都建業後所以致誤綱目改於建安十七年為是故史

言之公安昭烈所治後令糜芳傅士仁守之建安二十五年吳取士仁降權自建業往公安次年四月自公安徙都鄂在公安不半載其實自建業徙都鄂也弁及

論李豐 附傳嘏

李豐宿為司馬師所親待其為中書令也師所引用乃不附師而與魏主謀以夏侯元代師輔政此與漢之王章無異魏之忠臣莫有過焉者也當是時司馬氏之簒弒已成而意則可悲矣陳壽不為豐立傳僅附於夏侯元傳中其敘事率據獄辭未必皆實而大指尚略可見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鐶築腰斬之壽為晉諱故削此語不載晉書文帝紀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元代帝輔政帝知其謀使中書舍人王羕魏志注作羕迎豐豐見迫隨羕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所謂惡言即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則豐實承魏主命而獄辭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謂迫脅至尊蓋隱指此至魏書所謂陛下儻不從人云云乃獄吏之誣辭耳故壽志亦不載之通鑑敘豐事專用魏略盡削豐謀以元輔政等語於獄辭又雜用魏志魏書其意以豐與元緝陰相黨結師自以疑忌殺之其獄辭皆虛語與曹爽傳同於後又載杜畿弁傳嘏語若豐元與何晏鄧颺等同以浮華相扇被誅而豐之忠遂以不著於天下後世綱目始正之云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書

司馬師殺而不去其官於是豐之忠始明白而分注所載則仍通鑑未之改正也余是以考之魏志魏氏春秋晉書為備詳其本末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斷此矣　通鑑敘豐事先及豐父恢語出魏略然魏略豐父名義與傅子豐父名恢不同又載傅嘏論夏侯元何晏鄧颺語論李豐語此與杜畿語皆出傅子傅子傅元所著元嘏從父兄弟故多載其語按嘏本傳魏黃門侍郎以與晏等不合免官後起為滎陽太守不就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遂附從懿父子以傾魏爽之死齊王之廢嘏皆與有力焉故爽誅即以嘏為河南尹轉尚書賜爵關內侯齊王廢進爵武鄉亭侯及毋邱儉文欽兵起嘏勸師自行與之俱東師卒中詔嘏還師嘏輙與昭俱還以成司馬氏之簒迹其始末蓋與賈充不異幸其早死不與佐命之數此乃魏之逆臣但以善自韜晦不名其功即如與昭俱還乃嘏之本謀顧以推之鍾會故世莫得而議之其與何晏鄧颺及元豐不平皆以其為魏故而自與鍾毓鍾會何曾陳泰荀顗善則皆司馬氏之黨也所譏議晏等語大率以愛憎為之如晏輩固不足道若豐元豈不勝於鍾會何曾荀顗而嘏之好惡如此陳壽論嘏用才達顯而裴松之謂嘏當時高流壽所評不足見其美庸人之論淺陋可笑故陳壽僅載嘏論何晏數語裴松之注則盡收傅子所述云云通鑑又因注而為之條分件繫謂嘏言若蓍龜之驗於是嘏得為魏之名臣而豐元遂與何晏鄧颺輩同類而共棄之此亦豐元之不幸也

吳蜀分荊州及取劉璋始末

劉表為荊州刺史有八郡之地治襄陽曹操征表表子琮迎降八郡皆平分南郡為襄陽郡後敗於赤壁北還則僅有南陵襄陽及江夏之北境而吳有南郡江夏及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蜀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蓋荊州之地三國分有之也其後先主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則欲併得南郡江夏之地以周瑜言而止瑜卒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又以魯肅言借荊州普還為江夏太守又以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及南郡之州陵為漢昌郡魯肅領漢昌太守是所借者南郡數縣之地而已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按先主南收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縣於南郡無所與所

分南岸地不知何在胡注以南岸為南四郡四郡乃備所自取魏蜀吳志皆同此非瑜所分也是時劉琦為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沔口吳以程普為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肯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京方力言以土地業備之不可豈肯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荊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歸以窺蜀非僅為地少不足以給也陳志蜀先主吳主傳皆不言借荊州魯肅傳載肅勸借荊州在周瑜卒之前蓋失其次惟程普傳瑜卒普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此為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卒不詳何時蓋在夏秋間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荊州

當在秋冬間關羽為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為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考諸傳略得其實而江表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周瑜傳瑜詣京見權請與奮威將軍孫瑜共取蜀還江陵治裝道病卒魯肅傳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林及備西圖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蜀先主傳權遣使云欲共伐蜀荊州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進不能克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功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今詳肅傳

所云則瑜在南郡時欲與孫瑜自取蜀故先主有願加寬貸之語先主傳所云則借南郡後故殷觀有不敢越我而獨取蜀之語自非一時之事若獻帝春秋所記欲共取蜀則借荊州後事而又云不聽孫瑜軍過則又似周瑜在時瑜之請與奮威取蜀蓋欲以瑜鎮守其地非借瑜之力周瑜既卒魯肅呂蒙俱在權必不獨任瑜以伐蜀也至云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未借南郡則江陵秭歸非蜀所有既借南郡關羽為襄陽太守駐北岸張飛為宜都太守屯秭歸蜀分南郡為宜都郡又非為拒瑜而然若先主之營公安亮之駐南郡此指南四郡非江陵之南郡也自建安十三年以來久矣於拒瑜尤無與也所述先主語蜀志以與璋託在宗室願加寬貸其言具有本末若獻帝春秋專以同盟自相攻伐為說

而以被髮入山語繫之前無所承語意齟齬殊不相合其為傳聞之誤亦無疑也通鑑於借地事一依江表傳所云考之陳壽志皆不合而所述先主語全用獻帝春秋附以蜀志託在宗室之語又刪去末若不獲請之語而更以獻帝春秋拒瑜語繫之刪移改併都非其實又削殷觀語不載溫公之意有未可曉者後人但據通鑑以吳借荊州而不知荊州之僅為南郡以先主拒吳伐蜀而自取之而不知其情事有不同者今一一考正之庶乎不失其真也

孫權之遣周瑜與先主併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戰瑜獨有其功其攻南郡亦不與先主俱先主顧以其間南收四郡非瑜意也瑜乘戰勝之威以操為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甚權則以新破操操必來攻仍欲指先主以併力其意少

異故權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詣京見權勸權徙治秣陵陳志所云綢繆恩紀蓋其實然權固曰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而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是時絕未有柤圖之意也權既不納瑜之言而瑜卒後卒從魯肅而以南郡借先主蓋慮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憚惟先主天下所共知（陸遜亦曰劉備天下梟雄曹操所憚）故欲藉其力以拒操操之南征向濡須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使以程普守之操必首攻南郡不則亦當分兵以圍江陵恐非普之所能抗則權之計未為不得也（其後魏兩攻吳曹真圍南郡司馬懿向江陵則操之不攻江陵以羽守之故也）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須不克而退十九年權又克廬江禽朱光操不能與爭於是權亦知操之不足畏而無所藉於先主遂有圖取荊州之意會先主已得益州而不以南郡還吳權之忿恨益甚又以關羽在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呂蒙襲取三郡後卒中分荊州而呂蒙之計自是得行未嘗一日忘南郡而羽疎不之防蒙遂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間隙之開始於周瑜而成於呂蒙若權之前後自有猾計其或從或不從亦非因人為轉移者也向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則必取蜀而先主幾無駐足之地又使權得荊州後而曹操不死則當先主伐吳時操必以大軍威吳魏攻其外蜀攻其內江東成敗之機殆未可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與也世皆以圖取荊州為呂蒙之功而不知其幾敗江東之業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吳之諸臣周瑜雄略似孫伯符有并吞中原之志而不專於自守魯肅明於大勢欲合吳蜀以拒操為三分之計至呂蒙

則一以譎詭為向利計而不顧其後雖有攻戰之材非瑜肅比也權自得南郡後請降於魏責貢獻責任子權之上書極為卑巽至云願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其屈辱亦已甚矣使不圖取南郡而與蜀交好其屈辱豈至於此羽固懷並兼之心而方與操為敵且權有呂蒙陸遜以守羽未必能為大害其後權卒絕魏而與蜀交好者終其身蓋亦有鑒於此也先主雖嘗以敗歸曹操而未嘗一為操屈諸葛孔明當奔亡之餘求救於權而其言曰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與隆中之言未嘗少異至其兩出祁山堂堂馬伸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而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視權之遣周魴遣孫布專以譎詭取勝者萬萬不侔矣陳壽志於孫劉始末略而弗詳通鑑又雜取裴松之注其予奪反若有

相左者余是以詳考而備論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
也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所載劉義仲贊吳瀨論其發
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
也蓋以折翼之夢為晚年意欲覬覦之證此眞莫須有之
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討蘇峻也遲迴不進緩於致討
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考前後
事實互相質証則史之影響誣謗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
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
陽王羕虞亂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羕降
爵亂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

為外援又脩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反嶠請入
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使亮能克峻則
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太后詔進嶠都鑒爵位命之討
賊（此史所云言都鑒傳鑒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則令之討賊可知）而不以及侃嶠與
亮互相推為盟主意下原無侃也嶠以從弟充之言始遣
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
有疆埸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蓋深幸侃之不來故即相
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
為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遣使而侃即許之遣龔登以師
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邇京師未敢聲
言討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
怖殊甚且與侃書情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為人必無變

許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有深意當
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嶠輕進必為所敗將自將以
往嶠傳亦言侃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名登還是侃本欲
自下可知侃得書即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倍道而進
豈其旬日之閒而前後頓易若是嶠以四月出師僅有衆
七千人惴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疾赴以五月即
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勤王之師未有先焉
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
陽不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嶠於垂亡蓋已釋然無恨於亮
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詔侃安敢以加誅特以群議所指而
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嶠計詣侃拜謝而侃即歡然與共
談宴同趨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藉其威勢又欲自

專討峻之功輒自遣督護王彰攻峻反為所敗乃送節傳
謝侃是時侃為盟主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絕不以罪亮
也比至石頭侃即言賊衆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
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輒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
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都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
庱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
本謀也侃軍惟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
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
欲西歸蓋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嶠之力言亦猶前書之
意侃之不答蓋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即加督護而
遣之李陽一言即分米五萬餉嶠未嘗少有遲疑此豈真
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盜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

發皆嶠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崔攻石頭蓋已度峻之可以一戰而擒使嶠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嶠亮一遇峻軍則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臨峻斬峻衆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嶠自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侃矣亮以奔亡之餘束手無策嶠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寶曰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幷不以及嶠鑒也侃性周密兼總群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既不名其功故其深沉之謀奇偉之略遂不著於世而反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嶠豈其事實也哉李閎滕含之破管商弘徽亦侃所建遣嶠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即移兵歸鎮不

與朝事群議以嶠輔政嶠以推導而絕不及侃遷都大事也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亂劾卞敦皆不見從而侃坦然不以為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卻而不怨是真有古大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為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蓋莫與比而史猶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語豈可據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為侃屈而忿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甚尊至受帝拜不辭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之沒導即以

亮代其任侃諸子夏斌自相殘滅亮之劾夏亦由私憾至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輒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顯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之罪者影響疑似蓋無所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曰以不與顧命為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郗鑒雖為兗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鎮之所得預侃何為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侃不與疑亮刪除之成帝幼冲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龔登還夫侃方被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為侃罪郗鑒初欲入援為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

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緩於討賊責鑒者而可以責侃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不旬日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算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實未嘗以行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留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而後留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揑飾欲以掩其功而釀成其罪與折翼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為名流所重梅陶已不足道侃之功勳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為定

論矣余故因劉呉兩賢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義大節著
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少蒙其黯黮焉
按溫嶠傳言侃預為盟主而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今以嶠
傳考之亦未知其處分規畫何在也嶠之功在於激怒侃
同赴國難而侃實非激怒之所能致嶠雖推侃為盟主實
不用其命其諸將屢戰輒北疑皆嶠之所遣故侃曰良將
安在其攻石頭嶠亮已為峻偏師所敗賴侃軍以獲大勝
而嶠乃自尊其功君子於嶠不能無疑焉亮之疑侃嶠亦
同之故出為外援其後推侃乃出於不得已侃已釋然而
嶠亮於侃則始終不協也庾亮傳言侃嘗欲起兵廢王導
郗鑒不從而止此用亮與鑒牋中隱忍解釋陶公之語侃
之末年深以滿盈為懼於朝政一無所與若起兵廢導是

復為蘇峻也此斷斷不然者且侃臨終上表猶稱道鑒亮
之功勳可知其必無是事而亮公以見誣則亮之心術豈
復可問也哉司馬公通鑑於舊史誣揑事已多所刪除而
於討峻不能不承用舊史之文綱目因之書溫嶠以陶侃
入討峻朱子於綱目每以未及脩改為恨或指此等處耳
至乞加封陶威公狀直云以表忠義則與綱目所書亦有
不同者矣嶠有破王敦之功而侃有威名於荊楚嶠旣以
王敦待之故其疑忌侃與庾亮同其推侃主盟特廹於一
時之計而移檄遠近自尊其事於末方及陶征西而與庾
亮同列其輕之也甚矣侃之遣龔登而不即自下蓋亦以
王敦為鑒恐為嶠所制及得嶠書惶懼窘廹仰命於侃其
倍道而進或亦由此比至石頭侃遣庾亮守白石壘遣郗

鑒還守京口立三壘無不聽命而嶠獨與相抗侃之欲西
歸亦有不樂嶠之意特以恐之故聞嶠言而亦置不荅及
破峻嶠即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史云處分規畫一
出於嶠乃嶠自專其功之辭耳侃之還鎮所謂疆埸外將
不敢越局固其素志亦以避嶠也嶠以忠義著而公心大
度則不及侃遠矣嶠之臨終與侃書史削不載而侃言藏
之簏笥時時省視至於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并以書上呈
謂其死不忘忠追恨國恥奬臣戮力救濟危難是必深相
崇重與前有大不同者而書不存故莫得而論也
又史所載梅陶語其云機神明鑒似魏武蓋言其材略其
下即以武侯比之其言未為大失但擬人非倫耳義仲辨
之亦未盡也呉論謂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有跋扈

之心今考亮傳出舒嶠為外援脩石頭以備侃皆亮以私
意疑侃於侃豪無所與而後欲起兵廢王導則又亮之誣
辭若應詹之書則以侃勳名旣盛相勉以忠義耳非有所
疑呉氏之云皆未為當也朱子取其大意足以發明陶公
之心迹而於小小有不暇論是以亦附及之

論郭誼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逬走在昭
義者為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寃痛而李衛公乃降詔
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衛公
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當郭誼殺劉稹以
降而并及王羽賈庠等羽庠非有兵權為誼所忌史亦不
言其與誼素有嫌怨誼蓋以王賈宦官所仇嫉為此以抶

宦官之忿而以求節鉞度宦官必有與之通者故誼望節鉞不至而曰必移他鎮絕不料已之及於誅也衛公旣定計誅之又恐宦官之沮其事故特下此詔見羽等之死乃上所命而非誼之功誼與同黨皆就誅夷而又以及於其餘是不欲微露其意而亦鑒於朱克融王庭湊之禍其後昭義帖服皆歸其功於盧鈞而未必非衛公誅鋤强梗之力也竊因通鑑所書而論其事如此更當考之新舊唐史而詳訂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四終　後學喬元臣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讀史讀記

范雎以秦昭王之四十一年為相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魏齊卽以是年奔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四十二年秦誘執平原君魏齊與虞卿亡走魏後五年秦破趙長平則昭王之四十七年而赧王之五十五年也雎傳所敘最為詳明考之虞卿傳則卿為趙計事皆在長平敗後與雎傳不合故古史疑魏齊死後虞卿復歸相趙史略不言耳然如所云則史窮愁著書之言亦無所當矣通鑑敘誘執平原君事於赧王之五十六年則與卿傳合然秦以赧王五十六

年正月罷兵至九月復圍邯鄲此數月之中秦未必能誘平原君以來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考異亦無他據其與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記於此

長平之敗趙王與樓緩虞卿論事戰國策皆樓緩語史記虞卿傳以前為趙郝語後為樓緩語考其文義戰國策為順通鑑從史而前後刪削太多於意未盡竊謂當從戰國策

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未嘗卽圍邯鄲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白起傳六國年表皆同獨戰國策前章有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此飾說也下有旣解邯鄲之圍趙王入秦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請文義不屬而又明與章旨不合六本有之注云脫簡大以為章首今本悉

按秦未嘗取圍邯鄲趙王亦未嘗入秦此自戰國策之誤
史記虞卿傳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此承戰國策之誤而未及正通鑑但云使趙郝約事於
秦而去邯鄲入朝二語通鑑是也
秦自誘執楚懷王天下視秦真如虎豹豺狼之不可嚮邇
故趙與秦會澠池廉頗請三十日不還立太子以絶秦望
其畏秦也如此况自長平敗後秦有滅趙之心趙王安敢
入朝於秦且既入朝又何以使趙郝約事於秦此必無之
理趙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趙王還不聽秦還字上無所承
蓋其誤也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而不言趙獻
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謂不聽秦者而邯鄲之圍
亦以此史文多錯誤而尚有可考者考異亦不盡及也

蘇代主從約未嘗入秦史曰起傳韓趙使蘇代以厚幣説
秦相應侯據戰國策只云謂應侯曰不云蘇代也又戰國
策蘇子謂秦王言從之不可成不知何蘇子亦似非代屬
也策末言秦兵不出於境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虛辭
無實通鑑從史作蘇代而蘇子之云則略之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按嬰即
惠王罃魯君以時考之當是共公此策猶有先王禮義之
遺在戰國中為景星鳳皇之見矣魯雖微弱不振而先世
禮義之傳猶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鑑以其無所附而
削不載非也當補於魯共公薨之下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考經刋誤後跋嘗辨其誤而綱
目仍通鑑之舊蓋未及正也綱目成於壬辰而刋誤之作
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
更定綱目而未及其載於黄李二公所述者可考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五年六國盡滅秦兵所至
如獵狐兎無敢當者惟楚為少用力至齊以四十餘年不
被兵而兵卒入臨淄莫之或格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六
國之自滅也其時李牧獨能與秦亢然使不死亦支持歲
月之間耳朱子謂天下之勢至此雖使聖賢復生未知何
以安之也通鑑以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周天子自壊
其紀綱而朱子以為昧於先幾故曰天下勢而已矣書曰
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
誠有見於此也
漢高帝嫚而侮人然於留侯不敢輕也稱之必曰子房尤

憚周昌後亦稱王陵四皓之來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歳公
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則高帝所嫚侮者叔孫通隨何輩
耳漢廷無一儒者所以不足啟高帝之敬畏也
高帝臨崩呂后問以蕭相國後何人可代帝歴舉曹參王
陵陳平周勃其時留侯見在而不及之何也豈其多病方
道引辟穀度其不久於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論
及之者
高帝崩呂后四日不發喪謀誅諸將以酈商而止通鑑以
其言為妄削不載然帝崩四日不發喪此必有故史所傳
非妄也陳平之在滎陽樊噲之在代以前後事連言之耳
灌嬰屯滎陽高帝紀嬰傳皆無其事僅見於陳平世家亦
不詳何時疑自破布歸即屯滎陽也史以無事故略之綱

貢衣史記補入

王陵以爭王諸呂高后遷之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卒其卒當在高后之七年也人臣之義以王陵為正而言不用即以病歸不復出亦得大臣之節通鑑僅云謝病免而刪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語似失其實當補入又當依絳侯例於高后七年補書帝太傅王陵卒　周昌以伉直為高帝所憚其為趙王如意事謝病不朝三歲而卒雖不能全趙王然亦無負於高帝矣當與王陵同書而通鑑並謝病不朝亦削不書

王陵謝病不朝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誤也七歲則卒於高后之世若十歲則文帝之立久矣不應漫不及陵也七誤作十與汲黯傳同

史記惠帝崩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謂丞相曰云云是時王陵陳平為丞相漢書外戚傳謂丞相陳平若王陵必不聽其計也通鑑不載此事以高后病甚始令呂產呂祿居南北軍不應八年前已居南北軍也又此時呂釋之尚在呂祿未侯故疑其語非實而刪之案漢書無呂祿字荀紀作為將監南北軍事蓋此時周勃為太尉呂產以將監南北軍事未嘗專制至高后病甚始以南北軍專屬之產祿而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其兵但史所敘不詳耳綱目依史記補入此事呂氏權由此起故不可刪而仍從史記書將南北軍竊謂當從荀紀為是　綱目留侯子子誤作孫書法謂此條通鑑於誅呂產祿及之不知通鑑所書乃後事非補敘前事也前人讀史毋多不詳宜正之

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則此本惠帝之意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后也綱目依通鑑未及補

綱目凡例凡賢臣之卒特書前漢如賈誼董仲舒汲黯劉向皆不書卒疑缺文賈誼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在武帝元封二年劉向之卒在成帝綏和二年惟董仲舒史不載其卒之年無可考賈汲劉之卒通鑑皆不書綱目因之所當補入

汲黯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黯以元狩五年出為淮陽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計之故曰七年漢書通計

之故曰十年然以文義考之當從史或漢書七誤作十通鑑綱目皆從漢書

梁懷王薨無子則梁太傅亦罷矣誼後歲餘乃卒不知何官豈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考

通鑑於宣帝甘露二年書營平侯趙充國薨而神爵二年不書典屬國蘇武卒此缺文也綱目因之蘇武之節豈不得與營平比乎是亦所當補也

綱目正誤謂於漢文帝十一年補書絳侯周勃卒余因其語推之略舉數條通鑑創始為之義例繁多不無遺漏而綱目之作一依通鑑未及重脩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所謂亢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袁盎以

奉常使吳已以楚相罷免家居然不書故奉常者貶之據紀宣帝故司隸校惲書故平通侯盎多計數其陳說雖切皆有所承迎如引卻慎夫人坐以悅母后而於鄧通未嘗一言及之也阻梁王之議亦順帝意而於臨江王未嘗一言及之也既以計殺鼂錯而使吳不疑吳王故厚遇盎其以誅錯報亦吳王之所樂聞必無圍守欲殺之事特遣盎還報而盎自撰諸妄語以幸脫其罪景帝既悔殺錯則當誅盎而卒賴竇嬰之力免於誅而仍為楚相盎已罷免疑不過因魏其以成其議史言大臣及盎等則盎必昌言之以專其功故及於禍此亦天也綱目不書故官蓋亦貶之書法謂不書官為薄梁罪又謂不以失刑病帝吏離之甚可笑也

袁盎諫趙談參乘本為正論而史載袁種語於前則其所

由有不然者贊謂其善傅會蓋窺其微矣又史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則盎昌言之自專其功尤為切證也

孔臧為太常見於百官表而辭御史大夫則漢史無其事至言禮賜如三公武帝時無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其語之妄自明朱子孝經刊誤跋語中曾辨之以通鑑為誤而綱目不之削者門人所編未及更定也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奏罷滄海郡亍之心請罷西南夷而專奉朔方弘雖希世然此舉亦不為無益矣故節取之

賜淮陽王几杖無朝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毋朝不朝一也各從其本文爾賜吳王濞几杖不朝通鑑敘於吳楚反時而前則缺故綱目亦缺不書書法曲說穿鑿非綱目意也下條侯獄治渭陽五帝廟遺詔短喪皆直書之獨以賜吳王几杖為文帝諱乎無理曲說此為甚矣

酷吏張湯王溫舒皆書有罪自殺義縱亦酷吏也而書殺不去其官蓋不以其罪殺之也縱以楊可告緡為亂民捕其為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節足以贖其罪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酷吏郅都為禍首然有忠直節非他酷吏比其殺之不以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孫弘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議卜式及郭解兩事有大臣之風卜式本末無足言者而烹弘羊一語致當亦節取之則弘語未可略也通鑑於議卜式語不載綱目補書之當矣

卜式為人本末無足言者其以家財輸邊以致告緡之令

毒徧天下史特載其烹弘羊一語以結正弘羊之罪非有取於式也公孫弘雖以希世取相位然與卜懸絕矣班氏謂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比而言之蓋失其實至擬之飯牛版築則弘且不敢當況式乎又云質直則汲黯卜式黜乃與式為伍其顛倒何至於此而世未有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於天下後世則班氏之過也

桑弘羊子遷事皆出杜延年傳延年傳少府徐仁廷尉王平皆論棄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棄市通鑑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與漢書不合當別有據綱目書廷尉王平要斬依通鑑而賈勝胡以不知所坐故略之綱目書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要斬蓋深譏之是時霍

光專政讒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殺大臣則夷滅之禍不獨顯禹雲山之罪而亦光有以致之矣愚謂當從漢書作廷尉王平棄市

又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翼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李种賈勝胡與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鑑或別有據然入賈勝胡於此語無所承却未分明

通鑑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綱目因之考證以為誤當刪此九字考證是也按漢書昌邑王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已而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元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紀所載分明可考惟外戚上官后傳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此因上有立宣帝字傳寫之訛遂誤以元為宣非外戚傳之本然也通鑑據外戚傳故於此增入九字而於元帝即位又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後違錯其誤亦自分明劉氏漢書刊誤既不之及胡注亦略不言惟考證能辨之而未詳其致誤之由至考異反謂元帝即位再書尊皇太后為重出羡文是并漢書而未之見也合以考證為正

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宮人也唐詔立武才人以政君為比此文飾之辭不可以欺兒童者而考異乃以為據謂嘗先書以宣帝宮人為婕妤章句之儒不曉大義至於如此所當痛斥者也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又為前將軍錄尚書事免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官已見前又不可書故官故止書蕭望之自殺非削之也又堪卒二字提要有之今綱目刊本漏其與張猛皆不書官亦以官已見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為元帝傅雖昧於不可則止之義然與貪慕爵位者異矣綱目不應盡削其官蓋本於官已見之例而書法發明妄為之說此非綱目意也

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鑄黃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如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元后傳成帝發怒責問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為脩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縱音所不能制故言於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縱使不誅音卒後必不委商根以

政事矣帝故昏弱必不為此也

許后為王氏所忌卒廢殺之以許氏尊盛日久恐為所閒趙后起微賤故不之忌趙后姊弟之狂亂什倍於許后而恣行自若張放淳于長之寵皆白罷遣之而於趙后姊弟未嘗問也暫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聽即止班氏云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蓋由趙氏內亂而後外家擅朝也

谷永對策言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此必王鳳欲進其小妻弟張美人故永預言之以為張本建始四年距陽朔元年僅五年必鳳於谷永對後進之也如淳謂永為鳳洗前過則非是而此論實為鳳言仲鴻論亦非也

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罷賜令安車駟馬次年正月壬戌復位相距僅六十二日其免其復皆自為之與成

帝無與也胡注商去年免今復位而不著其相距之近似失之

龔勝節義彪炳天壤而書法發明僅以為別於莽臣之書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國四年大司馬甄邯死綱目不書此缺文王舜甄邯同為莽大臣王舜書死而甄邯不書非其例也　邯孔光女壻於甄豐不知何屬豐之誅不及於邯疑非近族也

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不書新室文母不予莽之改也以漢之太皇太后而崩於莽之始建國五年莽之篡元后實成之雖有不忘漢之心然亦末矣所謂不待貶絕而其義自著者也以為予之誤矣

更始為新市平林所立略與盆子同雖能遣將討莽而以

疑忌殺伯升光武亦幾不免又卒於破敗而降赤眉故綱目直以元書之不成之為君也孺子嬰為王莽所立後方望以之稱帝其為更始所殺綱目以擊斬書之孺子嬰且然又何疑於更始乎呂后立恒山王義文帝殺之綱目書誅此可以得綱目之權衡矣

通鑑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一歲復增一歲范書復南頓田租歲上無一字劉注謂當作五歲史缺文也先復五歲後增一歲共六歲後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皆依此例案下父老言願給復十年若止一歲不應遠請十年劉注是也胡注亦不及此綱目復南頓田租二歲此因通鑑而誤

陳壽志荀彧以憂卒通鑑從范書孫盛魏晉春秋書飲藥而卒以為彧之死魏武隱其誅不書飲藥而卒後世人君將謂隱誅可得而行至綱目則直書曰自殺以此例之翟方進之死成帝亦隱其誅當正名之曰自殺而今綱目書卒亦從通鑑蓋未及正也

司馬懿密謀誅曹爽本以傾魏爽誅而篡奪之形成矣於此當嚴其詞綱目一依通鑑其辭有未盡者宜書曰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等從司馬懿舉兵矯太后令閉城門分據諸營奏免爽等官遂殺爽何晏等并桓範皆夷其族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以此推之今綱目所書尚未為定論也至懿自為丞相則提要已明綱目刋本偶誤耳書法以懿為知節真可為夢語矣

魏志餘論

通鑑曹爽用何晏丁謐鄧颺之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胡三省注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遷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故以遷字加之按陳志文德郭皇后稱永安宮明元郭皇后稱永寧宮其例正同郭后傳既不言遷曹爽傳亦不之及司馬懿奏事稱永寧宮皇太后令亦無偪遷之文則胡注是也通鑑用魏略晉書宣帝紀五行志語而未考其實綱目因之當依胡注改正　魏略丁謐傳奏使太后出居別宮皆謐之計晉書宣帝紀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五行志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帝與太后涕泣而別案魏畧止言丁謐而宣帝紀增何晏鄧颺以其同黨故耳五行志又誤以齊王廢時事以附益

之恐皆非其實當以陳壽志為正

蔣濟高柔孫禮王觀皆魏之大臣激於曹爽之專政而輔司馬懿以誅爽爽誅懿專政而篡弒之形成矣濟蓋深悔之故發病而没于寶晉紀謂病其言之失信未盡然也孫禮逾年亦卒高柔王觀以老壽在朝高官厚禄與懿師昭相終始其視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漠然無所動於心繩以春秋之義其能免於黨惡之誅乎（齊王之廢柔以一元大武告廟高貴鄉公之弒柔與司馬昭連名具奏而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立柔觀皆進爵增封邑非特無所與而已也）蔣濟為太尉在群臣之右而懿以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以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以濟從屯洛水浮橋蓋劫與之同是柔觀與謀而濟不與謀也其上永寧宮奏首稱太尉臣濟此懿自為之耳濟讓爵表曰語謀則臣不先知語戰

則非臣所率蓋自明其非懿之黨而於爽之誅力言曹真之勳不可無後則猶能與懿異也懿誅爽後篡奪之勢已成濟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發病而卒考其始末與孫禮高柔王觀不同而為魏史者皆晉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

高柔以黃初四年為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月遷司空又徙司徒考其時在正始六年後正曹爽執政之日也懿誅爽時以柔行大將軍據爽營是與懿同謀者自是遂為司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時以直諫顯名至曹爽執政乃默無一語而迨與懿同謀殺之前後較若兩人當懿誅爽時柔已七十有六矣（柔卒於景元四年逆計之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歲）使年七十餘而死不當為魏之名臣耶陳壽評其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蓋深譏之六固有不幸而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觀名位次於高柔而終始於司馬略同孫禮以亮直稱而以爭界之事為爽所黜遂為懿畫誅爽之策其後入為司隸校尉遷司空封亭侯凡歴二載史不著其一語盧毓亦有名稱而與爽不協以司隸校尉治晏等獄蓋皆為懿用矣懿之篡魏劉放孫資導之於前而高柔王觀孫禮盧毓與傅嘏助之於後俱有力焉不獨賈充陳騫之儔也余是以詳著之

司馬懿與曹爽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内是年轉為太傅而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但不言録尚書事然懿至正始八年始謝病不與朝政則前此固未嘗不與也正始二年四年懿出拒吳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疑忌

自爽出無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羲領中壘中堅營七年與懿異議八年五月懿謝病蓋已定誅爽之計特以稔其惡而斃之耳懿受文帝遺詔輔政已有不臣之心東禽孟達西拒諸葛威名甚盛迨遼東之役大肆誅殺藉以服衆爽之愚騃晏等之浮華夫豈其敵懿蓋玩之於股掌之上而猶遲而後發誅爽之後自為丞相加九錫儼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閒國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範言奉天子詣許昌不過稍延月日之期終必為懿禽滅蓋懿之陰謀已久威勢已成内外諸臣皆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晉書景懷夏侯后傳明帝時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

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此因舊史必有所據而通鑑以為非實其指未可詳也

懿既擁兵而子師為中領軍亦執兵柄其誅爽也師勒兵鎮遏中外陰養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衆衛宮此直舉兵稱亂伺閒以取人之國而以誅爽為名耳當文帝明帝時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託膺社稷之重寄不聞一言之諫爭而且陰結劉放孫資以為內主卒以傾魏陳矯之對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蓋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鑑所云似未然也

劉放孫資排燕王宇曹肇而薦曹爽司馬懿卒以亡魏而放資復為中書監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遜位是時曹馬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謝病而放資即以次年遜位蓋預知

其謀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敵矣爽死後復以孫資為中書令則放資之黨於司馬可見也（劉放傳黄初中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又俱加侍中其領監令如故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而不及放其下即言嘉平二年放薨資復遜位三年薨詳其文當爽誅後復以下當有劉放為侍中領中書監九字史不言者蓋脫文也）

司馬孚位為上公歷事四世於師昭為尊屬於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無能有所匡正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祿榮寵終其身未嘗有所辭讓以云魏之純臣其無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書其不能辭爵宜也君子於孚不能無惜焉綱目書官書爵蓋節取之與王祥同也晉書司馬順宣帝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異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孚視之遠不逮矣（按史言孚以尊屬師昭不敢偪之順亦武帝之從叔父也武帝寬厚又非師昭比其得罪必更有他語不第以悲泣故但史弗詳耳）

曹爽傳桓範不應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于寶晉紀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晉書宣帝紀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與晉紀互異以陳志考之疑以晉書為是懿以太后令召濟欲之與同屯洛水浮橋濟非為懿用者而爽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濟言也通鑑從晉紀考異亦無他證

曹爽為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太尉在大將軍之下轉為太傅則在大將軍之上矣陳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恒

父事之不敢專行此正其實而外以名號尊之欲使尚書奏事由己此特晉人之辭耳何晏鄧颺素與司馬師昭互相稱譽其進用亦未必盡出爽意也其後權勢相軋始相疑貳故陳志敘其事於五年後接於八年宣王謝病不與政晉書宣帝紀八年帝於是與爽有隙則前此固未嘗異也何晏鄧颺為尚書司馬孚為尚書令爽弟羲為中領軍懿子師亦為中領軍爽弟彥為散騎常侍懿子昭亦為散騎常侍固相參用爽非能專制者懿之忮狠爽晏輩自在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轉太傅時已有專制之意懿豈不覺之豈遲至十年而後發乎（晉志魏初惟置太傅位僧三司景帝為大將軍叔父孚為太尉始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裴注所載爽表亦自分明太傅太尉官有尊卑而職位不異其答詔劉放孫資為之乃懿黨也故知所云使尚書奏事由己者恐未必然）

桓範與曹爽僮鄉里之舊其赴爽也蓋逆知懿之必篡魏矣而不能識爽之無成何也然人臣之義當以桓範為正

範初出即曰太傅謀逆謂爽等曰坐汝族滅被收曰我亦義士前後語自分明懿以太后詔召範乃矯詔也矯詔豈可從乎懿勒兵先據武庫師屯司馬門直舉兵稱亂耳其遣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必同謀之非倉卒閒事也既以王觀行中領軍何復以中領軍召範此直脅之使隨己同屯洛水耳範之出也司農諸吏皆止之不聽非僮聽兒子言者其見懿叩頭不知有無然範嘗曰我寧作鄉向三公長跪則平時見懿當拜亦非為畏死而叩頭也懿收張當考問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誅滅之魏書晉臣所作不敢盡其辭而微見其意通鑑多因舊史綱目分注亦

未及改正是不□待於後人也以太后詔當云矯太后詔黃門張當奏當云懿使廷尉語奏當與爽陰謀為逆通鑑所叙亦自分明但未直截說破耳

蔣濟桓範皆魏之大臣非懿黨也幸則為蔣濟不幸則為桓範必無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魯芝楊綜之不死而反遷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謂盜亦有道者既滅晏等之族又遷芝等之官慶賞刑威皆其所專擅矣芝綜不能辭官而反為懿用此其人絕無足取竊謂此事可削不書

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此起兵時事爽罷免後柔仍為司徒觀仍為太僕觀傳復為尚書是自太僕為尚書也兩營兵不知何屬豈懿自領之與師後為衛將軍柳師領之與魏晉書皆無考

何晏鄧颺丁謐李勝當懿起兵時不知何在若在外從行史無一語及之自是不從行也素為爽黨至此乃坐視以圖倖免其視桓範遠不逮矣　晏等浮華相扇憑藉權勢惟以割分產業因緣求欲為事晏謐颺為尚書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皆未為要職而懿父子擁兵其視晏等直几上肉耳一日變起束手相視俱就死地亦非不欲為爽謀也

蔣濟素有重望不在陳羣之下其諫明帝信任近臣也則不合於劉放孫資其諫何晏等變亂制度也則不合於曹爽而於曹爽之誅夷為言曹真不可無後則不合於司馬懿此為能自立者特以身為太尉於曹馬之隙知亂之將起而不能辭位以去以致為懿所脅不能自免此為失耳

然視高柔王觀孫禮則已遠矣通鑑於桓範之事從晉紀以懿言為濟言而又削表不載又不載濟爭曹真語似以濟為合於懿者而著其失言於爽發病而卒於是濟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幾與高柔孫禮之徒同類而棄之也　詳濟之始末不與高柔王觀同而桓範之死亦不與何晏鄧颺同綱目多因通鑑於此未及詳定也晉書宣帝紀收曹爽兄弟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于寶晉紀蔣濟以曹真之勳勞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按正始十年四月已丑改元嘉平丙子蔣濟卒而陳志云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奉真後則非以濟言也當從晉書

綱目於魏臣書卒者三人徐邈高堂隆陳羣而管寧為變例其他一切削之然如楊阜之直諫似當附書而所書既略情節頗有未詳而高柔王觀等之變節逆黨其罪亦不著矣後之君子所宜詳考也

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於魏晉之際不能去位與吳之孟宗同君子不能無惜焉綱目於王祥書卒蓋節取之

高堂隆之卒傳不著其年通鑑附書於景初二年（綱目之建興十五年）綱目因而書之楊阜之卒傳亦不著其年通鑑不書故綱目亦缺非削之也通鑑載阜疏於青龍三年（綱目建興十三年）竊謂宜附書其後（隆傳景初中帝使郎吏從隆等受經數年隆等皆卒則隆未必卒於景初二年特附書耳是亦可用其例也）

蜀志餘論

陳志曹公征荊州劉琮迎降諸葛亮勸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夫跨有荊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日事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勢甚盛先主以羈旅之衆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操其可禦

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不戰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孔衍漢魏春秋或說備刼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而不言諸葛公之計其語為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陳志然參用陳志二語謂攻劉琮荊州可有據孔衍書或說乃刼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荊州也朱子論此謂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為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為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論耳

吳志餘論

潘濬傳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楊戲季漢

諸臣贊列濬於糜芳傳士仁郝普陳泊濬亦與關羽不協孫權襲羽遂入吳授濬為昭烈治中又典留州事職任蓋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即如江表傳所言亦僅稱疾不見而已及權慰勞之遽下地拜謝更為權用且樊伷以武陵郡從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備為不失舊臣之義而濬自請兵往斬平之此豈有人心者與樂毅所云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迥乎異矣故濬當與糜芳傳士仁同戲之譏貶自不為過通鑑盡載江表傳語而削陳志注與關羽不協之云其事遂不著故附論之

通鑑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綱目書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鎮武昌而不書濬

卒代濬蓋削之也太和五年吳主假太常潘濬節督軍討五溪蠻綱目書吳遣潘濬擊五溪蠻不書官亦貶之

魯肅首建議拒操周瑜與之同而肅欲與昭烈協力瑜意則少異瑜卒肅勸權借荊州至呂蒙直欲圖取關羽蓋與肅反矣瑜薦肅自代而肅不薦蒙自代也肅卒代者自在呂蒙而權更用嚴畯畯書生不閑軍旅固辭然後以授蒙蓋或肅之遺意抑欲以誤羽也肅卒時年四十六使肅不死則樊圍必無後患而操可慼北方可圖曹丕不敢稱帝矣故諸葛表曰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事勢如此亦天為之也　綱目書冬十月呂蒙襲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蓋快之也

孫權所用皆智謀勇力之士陸口重地不當以付嚴畯此

必肅舉畯以自代肅之意欲協和吳蜀以拒操而不用呂蒙之計也權雖用其言而意實不在畯畯亦知之故力辭而卒以授呂蒙史謂衆嘉畯之能以實讓蓋以肅之薦畯為非是乃諱之而不著其語此其情事曲折雖於諸史略無所見而千百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孫策創業江東自藉攻戰之力而於張昭張紘虞翻但待以師友之禮委而用之所謂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專以武力也至權時張昭張紘雖見尊禮而不復任用昭且幾不免而翻竟以竄死惟顧雍潘濬輩從容諷議得安其位陸遜有大功而以數直諫憤恚而卒周瑜魯肅並以早死不與陸遜同禍而亦恩不及嗣其所愛重者惟呂蒙凌統甘寧周泰輩以視策萬萬不逮矣其保有江東者以有呂

蒙輩為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人基業上窺中原者亦以此孫盛之評蓋得其實矣而通鑑不著其語故附論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終　　後學喬光傳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六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恭記　聖祖仁皇帝兩事

聖祖仁皇帝秋審獄囚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　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寬也大學士吳正治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直欲救之當可議緩決耳竊謂　聖祖惻隱不忍之心而吳公之對則真大臣之言也

聖祖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罷職　聖祖之學專主朱

子其衛道甚嚴而承學諸臣不能推闡　聖訓輒以己意淆亂其閒而纂輯諸公率多陽合陰離疑誤學者後來當以　聖祖之意釐正之

此兩條皆得之吾邑侍讀喬公

曾大父泰和公炳燭編跋

余家讀書為學自曾大父泰和公始泰和公與劉職方公練江同時少後而以喬侍御公聖任為姊夫故其淵源略有承接生平不為文字講解而篤實力行一以忠厚退讓自守雖與侍御公出處不同而其大概相似也懋竑少時訪求遺集不可得見僅於故匱中得四書稿三首數紙大父訓導公題其上云片紙隻字毋使遺逸父時已不可多得矣今年夏四月從弟懋綱忽以

子書炳燭編見示云待之廢書中再拜捧玩不勝驚喜炳燭編者蓋取師曠語是時曾大父年已七十矣細書纍幅字畫端謹凡二百餘行無一筆懈散所抄多呂新吾先生呻吟錄中語皆切近可行不為虛渺之談仰見前人老而好學進德不倦之實功而所以啟佑後人者至矣此真吾家寶玉大弓之傳而子孫當世世守之者也柳懋竑又有感焉自泰和公以及懋竑蓋四世矣康熙中喬侍讀公書川脩邑志作泰和公傳云吾邑書香之盛未有過王氏者識者卜其後之必昌後叔父脩撰公大魁天下果符其言十餘年來亦漸不如前矣而世傳之緒轉以陵替今此卷出於廢棄之餘意者曾大父在天之靈黙有以啟佑後人者庶幾讀書為學忠厚退讓之傳其復振乎此懋竑之惓

惓所望於後來者蓋不徒以科名之盛而又別有在也因敬書其後而以其卷歸之懋綱弟俾謹藏之時出與家子弟共觀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尚其念之哉尚其念之哉乾隆庚申十月朔曾孫文林郎翰林院編脩懋竑謹記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錄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附會之非明道語也蓋王荊公之高志厲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愎自用故明道欲優游委曲待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荊公為比而與之共政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則乘間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何轉移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且是時哲宗方務紹述之事未萌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君子居可為之地乘得為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為與不當為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韓

魏公寧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之語及溫公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雖以紹述為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為而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竄殛以快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為之當宣仁末哲宗失德已著呂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人為之輔弼屏除姦黨絕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為區區自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呂范諸公之過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溫公申公不與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錄皆載邵氏所記文集中答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

論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益驗則固記於四十年之後而諸門人所錄略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未敢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元祐時行遣者僅一蔡新州確若呂惠卿章惇蔡卞輩皆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傷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紹聖閒乃力為報復必欲置元祐諸公於死地其忮恨如此是後羣奸相繼根據盤互弁為一黨歷數十年牢不可破竊恐周孔復生亦無能變化之理張呂二先生蓋有疑於此而胡氏所記尹氏亦疑此語則前輩多已及之而答張呂書所云自是一時所見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答張書在庚寅答呂書在甲午）語類百三十卷有廖德明葉賀孫錄兩條廖錄在癸巳後

與張呂書同葉錄在辛亥後其語則大異雖不明言非明道語而斷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凶孔子去少正卯為比則非復廖錄之舉例矣又百二十三卷葉錄云温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竝用小人所以成後來之禍今人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此條尤說得盡愈可證答張呂書之非定論矣　又按百三十卷鄭可學錄問明道共政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如所說縱不卜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後恐是偶然答問之辭或記者之誤當以葉錄為正也

文集辛亥與留丞相書言元祐九年之閒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民到於今賴之又言元祐之失在於分別之不精而不可以為已甚至其後書又力言君子小人雜居竝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雖舉朝皆君子而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皆足以為吾患況在侍從之列丞弼之任乎其言至為深痛雖不及元祐時事而其大旨與答張呂書則迥異矣而葉錄以與留書考之尤為明據范淳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為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歷已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執其一說以為定也

答張敬夫書有伯恭不憚下問之語此在嚴州時伯恭以

己丑十月至嚴州而朱子以九月丁母憂歲內不得有書其在庚寅無疑也答呂伯恭書有見外書胡氏所記之語外書成於癸巳故當在癸巳後而呂集敘論淵源於戊戌非是或云在甲午七月後（鄒琢其云）大抵自庚寅至甲午僅五年故答張呂書所見略同皆一時未定之論耳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

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按此論直不曉文義而妄
為之說不獨老杜笑之即劉白亦笑之矣以褒妲比楊妃
則明皇為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句雖略而指意
明白蓋有過於劉白之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
自誅之若古人文字元無忌諱唐世詩人尚有小雅怨誹
之遺而猥以末世諂媚心腸妄為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
昧而不白於後世可歎也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
為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
碑而朱子直以謟子目之至今為笑魏泰所論與之可同
也

劉白直敘其事其詞廹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為之悚然色
變足為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為

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出劉
白之上矣故曰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伏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
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貴妃而國忠貴妃之誅
則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
之詩史也昔黃涪翁論北征南山詩以詞語論則南山勝
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
引此而反載魏泰之妄語也
論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為證父攘羊之言斷不可
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顛倒是非為親飾辭枯過
書不諱瞍鯀事獨不為舜禹計若以為尊親諱例之

夏之臣子當掌首惡之誅矣詩無魯風而載驅之詩則錄
於齊夫子獨不為魯諱而删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弑
此魯無南史董狐之筆為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
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于齊夫人孫于邾夫人數
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曾不為諱他如納郜鼎丹楹刻桷
閏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
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
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
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為尊親諱之說所以人
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
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
雄皆以為實錄而王允以為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

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玉山講義考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
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
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為性者五人之所以
為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
意若呂燾所記自是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
使後之讀者有考焉
玉山講義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
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
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為仁
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

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

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止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

則為聖稟□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
克以去之□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
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其性未嘗
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
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
故學者知□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
則便識得□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
欲復天理□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
子所以首□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
之時聖學□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
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
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

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
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
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
難猶可必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
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
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
反為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
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
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
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
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

而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為體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
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
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
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
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按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
仁義禮智四者即孟子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之意只
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
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
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

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
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便
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
耶又後云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
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
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
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
謂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
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却未之及至呂壽所記則直以
識認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
與王山講義相背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

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

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

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

但分別出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為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遡其情而逆知

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燾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illegible][illegible]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眞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illegible]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瞀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轇轕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蓋由不細考此數書之意而為呂録

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有箇深造自得氣象以考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後其弊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弊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總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按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却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即云非有形象方

所可撮可摩既云識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即云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即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目如此如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燾所記云云也呂燾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與呂燾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知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為明了玉山講義蓋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為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燾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耶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校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是甚模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illegible]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

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錄燾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於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討

[illegible]性若是去揣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按呂燾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燾錄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甚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考之則斷斷非朱子語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

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又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之及如燾錄則竟以識認尋求爲工夫程子嘗譏呂氏求中於未發之前爲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幷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呂氏之病燾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與驗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以得也故錄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燾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燾錄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燾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値而呂燾所記此段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illegible]身心性情之德則此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値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即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燾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之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諸答問都不相値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

尚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呂燾所錄斷不可信故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蓋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既字疑有誤）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天理渾然即性也玉山講義已發

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
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
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珙之問
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耳答陳器之林正卿又因玉
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
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吕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
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
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
而内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内外交相養(非字疑當作所)與此章之
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

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
邪勿聽處可更詳之(乙卯後)
按此書為程子四箴言却可為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
義前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
非是說做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
做工夫處其答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
不及後段做工夫之說吕燾録蓋誤認此決非朱子本
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是錯認了話頭也故附此條
於後以跡逼證明之學者參考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
疑矣
答吕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為孝弟之本論為仁之功夫則
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按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
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為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
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
若如吕燾録則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
處全非朱子之意矣以此書證之則吕録之誤亦不待
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
思不虛靜少間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
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
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
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

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沈僩録)
按吕燾録在己未沈僩録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
出也沈録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云黑底虛
靜者則如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云白底虛靜
者則由講論考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
即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為言
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吕録則增入要識
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録大不同明繫國秀自以己意託
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
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
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敬而無
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又謂其夾雜鶻突而所云識得

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値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録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録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説而益明矣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六終　後學[illegible]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七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朱子答江元適書辭士龍書考

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甲申

按朱子早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受學延平後斷然知釋氏之非矣其云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二公皆為禪學獲親有道則指延平先生此書所叙最明學蔀通辨不載江書又誤以答江書許書附於庚寅之後故斷以為據謂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釋老之學此為大誤正學考既覺其誤而仍不載江書其亦無所據矣

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壬辰

按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此書在壬辰以癸

酉見延平計之適二十年矣槩言之故曰二十餘年也
舊以為二字衍文非是然謂兼指佛學亦未然也
附文集注　答薛書在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以答江元
適書參考之所謂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自十五六歲
至二十六七時趍師夏跋延平答問言同安官餘反復
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歸在丁丑朱子二十
八歲自此以前所謂出入老釋者也薛書云側聞先生
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而自丁丑至丁亥戊子正十餘
年所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也戊子己丑後則所謂困而
自悔與一二友朋幷心合力者其指意分明可按矣故
疑二十餘年二字為衍文若謂統指四十歲以前則薛
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與江書先君子之餘誨不合

而江書獲親有道明指延平是即薛書側聞先生君子
之餘教其歲月先後亦自曉然至斷自丁丑而後則至
辛卯僅十五年即以癸酉受學延平言亦止十九年無
二十餘年若事舉成數則可云二十年不得云二十餘
年也通辨不察兩書所指之異而槩以朱子四十以後
始悟老釋之非固已大誤正學考既識其誤而以為不
專指佛學是亦不察夫二字之為衍文而欲統而一之
則與兩書之文義既有所不貫而歲月參差適足啟學
者之疑矣故妄以二字為衍文而附論之如此　又按
薛書在壬辰自癸酉至壬辰已二十年槩言之故云二
十餘年耳二字不必為衍文也朱子悟老釋之非在延
見延平後與汪尚書許順之李伯諫書確然可考通考

不載江書而僅以馳心空妙一語斷之為四十以前出
入老釋誤之甚矣辨之自立學考始而余因而申之然
皆不免小誤信乎古書之不易考而立說之未可以輕
也

答陳正己書云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
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
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
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
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此書程氏於乙巳後按書末云近來浙中怪論蜂起自是甲辰後程生是也）
按朱子自十四五歲即有意於為己之學其從釋老乃
是用心地工夫故延平云渠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

就裏面體認者也其讀論語孟子諸經考訂諸儒語錄
亦即於此時下手所謂內外兩進者自其少而已然矣
自受學延平後悟老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說其於
問答講究益詳而反求諸心未有深得聞南軒得胡氏
之學而往問焉亦未之有省而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
一致更無別物人生而後皆已發其未發者無存而無
乎不在自以為無復疑矣而南軒猶以為終成兩物迨
後至潭州與南軒語不合蓋南軒以延平求中未發默
坐澄心為非而朱子亦卒從南軒之說先察識後涵養
二年間所見都如此至己丑而乃悟已發未發之分力
為南軒諸公言之南軒亦以朱子之言為然而先察識
後涵養之語猶守其舊朱子已深斥先察識後涵養之

非而於涵養一段工夫又仍主延平說故有以靜為本之語至庚寅與呂伯恭劉子澄書始提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林擇之書極言敬字親切之妙蓋主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而於延平之說亦未有所擬議也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始言求中未發之非而大學或問則直指敬字為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又明斥呂氏求中之說其他語錄發明此意者如楊道夫錄葉賀孫錄其言皆確有可據其前後異同之際亦略可考矣今以答陳正己書考之則自四十以前用功原未嘗有誤所謂內外兩進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特以所見未為端的而出於想像臆度自己丑庚寅辛卯而後蓋數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

年歲亦略相似自是涵養益密省察益精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亦非後人所能窺測矣末引程子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則亦明言學雖受之延平而自得之妙非延平之傳所能盡也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今以江薛兩書並陳書與文集語錄而略窺測其大略如此未敢以為必然也後之君子當有以考其是非焉此論其大略如此更須改訂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此書在甲申與江書略同其云求之不得其要即江書求之不得其處指出入老釋而言處字或誤也前書求之不得其術語句相似而所指各有不同不可合為一說故并載此而附論之

又按延平行狀所以發明延平之學者至矣以今考之則朱子不可謂不盡得其傳也而朱子之自言如此中和舊說序亦云受求中未發之旨而未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則古人之所至豈後人可以意見窺測者而曉曉多言祇見其不知自量也今所考訂雖皆據成說不敢自立一論然以己意揣度不免有錯解處所望後之君子有以辨而正之也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

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詘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外學以遂其汾心不可得矣癸未[illegible]琢其云

甲申以下載自庚辰至甲申辨釋學諸書以證答江元適書

按此答汪尚書第二書在癸未自敘初年為學始末最詳此時於儒釋之辨已自判然而其詞猶未甚決故書後有未嘗敢公言詆之之語至第三書不言釋氏而所言逃儒入禪之弊却最明切此與二書不遠第七書則在壬辰癸巳後所見益真而其詞益厲與前書迥然殊矣學蔀通辨亦止載第二書尚有所未盡也

答汪尚書書云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
率皆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
好玩索處例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
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
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
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
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
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亦
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
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
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
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

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
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
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 癸未

按前書在癸未此書當亦在癸未或甲申其不及李先
生者自別有書而文集不載也自循下學上達之序以
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其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數
年之閒求未發之旨而未得所謂反而求之未得箇安
穩處元非錯用工夫也庚辰以後元不為佛學特其反
觀內省有略相似處故曰馳心空妙之域此正所謂吾
學與禪學差處只在毫釐之閒者因思明道自見周茂
叔以後猶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大率類此必非師其人

公言而論自儒入禪
多
錄此書而附論之
書曰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
忽潛心優柔厭飫久而後有得焉則自見其高深遠大
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者
知言者也此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
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
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
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
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
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
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

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閒亦與天理人心
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
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
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癸巳附錄 壬辰

按此書言釋氏之禍最切與第二書未嘗敢公言詆之
所見絕不同蓋相去幾十年矣存齋記作於戊寅又在
第二書之前故所言有未盡離乎舊見者舉而通辨之
言固不可盡非也

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
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去之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
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
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

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而證孔
而文字比足資舉業因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詆聖
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入定之故陷
溺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毫釐之差者其在茲乎然
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
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
顯然背叛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
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又書云夾書云夫子語仁以
克己為要釋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
說為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
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
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

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則
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
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
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
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又書云夾
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
而不能方外者此語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
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
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曰然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
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論
[illegible]首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有
[illegible]所以無方外之一

節也因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
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
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
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
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
是也原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
之意矣甲申

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
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
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
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

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蓋為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
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
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學也庚辰鄒云壬午　又書云大抵聖門求
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
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曲直較勝負也想見
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
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為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怪者不
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云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
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
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

要樓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樓
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
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
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
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
不破便喚作誘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
工夫屏除舊習紊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擴開
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真
實語不但做而句好言語說為資神養真胡荼自己之說
而已也 戊子附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
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

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
來請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
在某自見於此未有所得故見延平 鄭可學錄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
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却
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
要妙處在遂去叩問但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
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
官為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
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
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
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

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
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輔廣錄

按答許書在庚辰答李書在甲申已力闢禪學矣與癸
未答汪書相合其戊子癸巳兩書則附見焉語錄所載
尤詳明其云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則癸酉見
李先生之後也其云將禪權倚閣起且將聖人書來讀
則戊寅再見之後也其云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
罅漏百出者則庚辰受學之後也 以癸未汪書云一二年來則亦自庚辰後
言之以此參考亦不煩註釋而自明矣

答程欽國 名洵後字允夫 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
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
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庚辰後

以下載自庚辰至戊子諸書以證答許士龍書

答許順之書云當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
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
從事一副當新奇高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
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
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轉以自咎耳 庚辰[illegible]云壬午 又書云
此閒窮陋夏秋閒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
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
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
丈詩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
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
丈如何 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不得就正於高明耳　又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巾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以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口耳企言觀懿行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汩失其依歸而又加以歲月

之久汩沒浸漬今則兀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終何所止也　又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氷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書云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

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之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此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俱丙戌)

答張敬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際為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

之機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其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事又書云前書所指正恐未得端的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弊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

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絶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二書俱丙戌）

又書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大抵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

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天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

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按答張敬夫四書皆在丙戌考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與此數書意同何書在丙戌四書言范伯崇過建陽何書亦及之則在丙戌無疑又述伯崇言老兄抽關啓鍵則自朱子所獨見非至長沙後與南軒共議之也向以為戊子誤（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間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何書所云則丙戌冬再至也書末及雜學辨跋此最明證）

答羅參議書云欽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

此非面未易究也　又書云塊坐窮山絶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絶不劄著痛處亦可笑耳（參議卒於戊子四月此二書在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言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

聖人足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為言句所桎梏亦為合下入處親切也　又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當作方)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俱戊子)

答石子重書云持敬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

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終始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議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戊子)

按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前答南軒書中語而言當時之意可見與此書非一時矣前四書之在丙戌前而非戊子此其確證也

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敬夫所作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指相與守之(戊子)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為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謾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戊子)

答林擇之書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

夫所謂和惟其戒慎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詳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嘗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

又書云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

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蓋義理
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
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
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廹乎敬字通貫動靜但
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
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
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
理之正矣（此兩書當在己丑）

附文集注　舊嘗聞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
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已不能盡其曲折
矣按中和舊說序自李先生殁求未發之旨而未達乃

往講之南軒亦未有省後乃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
及丁亥過潭州卒從南軒受胡公之學南軒蓋深以延
平默坐澄心為非（見語錄廖子晦問說）則於求中未發亦必以為
不然所見不同蓋在此時至己丑而悟已發未發之旨
則又仍從延平之說但延平不言已發而朱子則通言
之故曰即其已言而所未言者從可知也後十餘年至
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而謂當以
程子之言為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此其
前後異同之際見於書問可考者如此
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
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
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書朱子未定之
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創為異說其實則拾前
人之所棄以自珍爾

答林擇之書云伊川論中直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
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
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唯感於物是
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嘗以為靜
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何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
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主又自
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
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
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己丑）

此與答南軒以靜為本書意同

又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
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
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
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便覺得力嘗驗之否　又
書云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
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
至多矣唯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中節者多不中節
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
說不侔矣（書己丑）又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
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
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
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庚寅）

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庚寅）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日疑作月）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功庶有發明（以答東萊書考之當是同時亦）庚寅也

附文集注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庚寅已提掇此二語後來終身守之此在與南軒論已發未發後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亦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閒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庚寅後）

與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其在甲午前無疑也朱子後來舉此二語最多以此書與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答張敬夫書云來諭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則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蓋此心廓然初豈有內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言則須如此亦若操存出入之云耳更乞詳之（辛卯）

按朱子自延平歿後求未發之旨而有所未契甲申送魏公柩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大抵皆

講未發之旨而兩家文集不甚分明及考人自有生二詩皆在丙戌後二書亦同時向以為在戊子非是中和舊說序所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非指丁亥至潭州也丙戌四書朱子所自悟如此而又合之延平之說南軒尚有認為兩物之疑及至潭州與語不合蓋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非是（見語類廖子晦問）其於求中亦必以為不然（答廖子）（子書亦有才尋中似不是了之語）至於未發已發之說無可考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見於與程允夫石子重何叔京諸書確然可考迨己丑春悟未發已發之旨始以先察識為非而獨重涵養大指謂涵養未發則已發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仍守延平之說也庚

寅與林擇之書專言敬字之功親切要妙而與東萊舉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為入德之門為
學宗指蓋定於此朱子有言此等向上地位吾人至此
甚遠豈可以一二窺測況朱子用工次第豈後人所敢
擬議今姑採諸書而為考其始末如此後之學者得以
覽觀焉

人自有生四書舊考以為戊子今據與叔京書未發已
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略與此四書同而叔京書則丙
戌也又中和舊說序聞張欽夫書得衡山胡氏學往從
而問焉向以為指往潭州以答羅參議書考之則指甲
申後書問往來而非指潭州之行蓋參議逹在西蜀卒
於戊子之夏而其兩書一言胡氏之學一言近有脱然

處信所聞於西林者不我欺與此四書相合自在丁亥
前又序所云雖以程子之言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
信語亦見與叔京書中尤為確証蓋朱子此時以已發
未發為一而南軒與言察識不言未發亦略相同故朱
子詩云始知太極藴要妙難具論謂有家有迹謂無復
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蓋皆以未發為太極也
洪本年譜以朱子與南軒相契者太極之旨而未發之旨則未相契此蓋陰說或後人所傅會入非果齋元本也
此時朱子從胡氏之說以察識為下手工夫而不言求
中未發則與延平異說及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而知
先求察識之非於涵養有特重焉則猶守延平之指己
丑答南軒書言敬字通貫動靜而以靜為本答林擇之
書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

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皆一意也至庚寅與擇之書始
專言敬字工夫親切要妙而謂前日不知於此用力與
東萊書舉程子涵養須用敬而語為入德之要則已不
盡從延平之說矣

包揚録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
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揚録在庚寅揚録多可疑然此條必有所自此亦可證至甲辰答呂士瞻書方疑求中之非戊
申答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而語録楊仲思葉味道陳
安卿沈莊仲所録亦自分明大學或問言敬為聖學始
終之要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則其前後異同
之論亦大畧可覩矣

中和舊說四書皆在丙戌而先生所見正同至潭州後

亦無異論朱子詩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南軒云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蓋皆以未發為太極即丙戌
四書之意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和三日夜而不能
合考潭州諸詩戊子諸書皆無明據惟廖子晦録南軒
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非而南軒後來書亦有
只如此涵養才於此尋中便不是了則南軒固以默坐
求中為非是故向意其不合者在此而朱子卒從南軒
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戊子諸書可考與延平異其與林擇之書
後此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蓋指此至己丑悟已發未
發之分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則在潭州與
南軒同為此論益明白矣是時朱子仍守延平未發之
說而南軒雖印可未發已發之肯而先察識後涵養執

之尚堅後又卒從朱子其時不可詳考大約未久而論
定也諸書所載俱未及此曲折而余前所敘亦未明了
故附論之以俟後人之訂正焉

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
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
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又觀其
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
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多聊記
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按朱子嘗言佛書皆剽掠莊列之言以佐其說與此跋
同今自言舊未發說同於列子則毫釐之閒與禪有近
似者辟書馳心空妙之域蓋指此類此時已深闢禪又

未識象山學蔀通辨謂其與禪陸合殊不其然而或又
謂馳心空妙統指佛學則亦誤也

答薛書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中和舊說序亦云忽近
務遠厭常喜新語正相合初不言其有南北異轍東西
分途之惑也與羅參議書吾學與禪為極相似所爭只
在毫末此於毫末之明尚有未盡察者故於丙申復發
之由是推之則通辨所云亦略有彷彿特其斷然以為
與禪陸合為非是而云不專指佛學則朱子之意元不
指佛學也

按與張欽夫第一書云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此與
後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略有不同蓋以延平之指與
己所見合為一說故曰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
不我欺矣又曰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言而竟未能一蹴
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及至潭州與南軒語卒從南軒
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絕不
及延平而己丑悟後始復及之近或以致察操存句為
據而謂此數書皆在戊子恐學者有疑於此故附論之
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察字却輕即延平所云默識而心
契也操存却重即此便是涵養工夫所謂存者存此而
已養者養此而已此以己所見合之延平之指故云向
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未能一蹴
而至其域也皆是一意至湖南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
養之說則察識字重而涵養反輕所云欽夫一切皆於
闇處承當又云南軒無前一截工夫蓋指此也又曰後

來所見不同蓋與延平之指少異若以致察句為察識
端倪與湖南所見同恐未然也

附與呂士瞻書方賓王書

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
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
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
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
於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日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
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
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
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之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
有得力處耳又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

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皆未足道也又云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

言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甲辰

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戊申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有礙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若令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楊道夫錄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

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比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 葉賀孫錄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 陳淳錄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陳淳錄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

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沈僩錄

問桴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廖德明錄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為非而仍守延平之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書乃明延

平之說為有偏戊申答方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廖沈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蔀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全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為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為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為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見則卓矣正學考專主延平故於此置而不論年譜正訛蓋用余說而不及通辨則亦考之未詳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七終　文學劉安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八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題陽明先生立志說後

右陽明先生立志說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二矣文集註云乙亥作蓋編集者未嘗見此本而據其稾以意定之故不合按年譜先生以壬戌予告歸越甲子秋應聘主山東試四月閒家居故為弟書此卷是時弟子初進於師嚴道尊之云數數致意焉至乙亥則官南都弟子從者常數百人自甲戌以後專以致良知為訓而卷中略不及此則集之誤無疑也陽明先生之學其所造之微非後學所能窺較然誦其書考其行事則亦

可得其大槩高忠憲公曰文成之學蓋有所從來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之言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絕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一日恍若有悟此自得力於二氏與儒宗無與也竊謂此當為定論是說之作在其未有深得時故所言大較依傍程朱而端倪呈露亦已別建綱宗學者於此可以考其異同離合之故而集之所傳歲月前後或未必盡得其真也戊寅九月紫淵先生出此卷共觀於梁溪舟中卷故藏梁鷦林先生家今屬之喬氏云

後學王懋竑敬記

題黃石齋先生書後

石齋先生隸書鴻掌二七字草書感事詩十章謁陵詩

二章先生不以書名而奇倔古奥實冠諸家真涪翁所云挾以道理貫古今忠義貫日月之氣者凛乎其如見之也同時孟津王尚書鐸以書名天下自今觀之不啻涕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寶應王懋竑拜手謹識

書危太樸集後

右危太樸先生說學齋集兩帙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七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議論雜著如書如誌銘之類皆無之蓋軼其半矣此本出歸熙甫家後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數不合或傳寫之誤也今年八月余於蔣編脩蜀瞻所見奉天參領德明介夫語及是集介夫曰余家有之但不全耳蜀瞻因借鈔以來而屬余校正其原本訛誤甚多以文勢義理訂其可知者疑

則闕焉余適涸於事在匆冗忙迫之中不能詳也蜀瞻又言李庶子巨來亦有是集卷帙稍增當借録以補其未備熙甫别有訪求危太樸集詩一首蜀瞻并掇取以附其後太樸在黃柳之後傑出冠時至正間聲望甚重入明以謫死集遂散軼不大傳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也後之學者覽熙甫之跋與詩可以識其槩矣蜀瞻篤學嗜古訪求前人文集不啻若飢渴而介夫家多異書秘本可傳鈔擬與蜀瞻至其家盡發其藏觀之尚未暇也姑誌於此云戊戌十月書

跋歸震川史記

往余客桑溪於武陵胡元方所見歸太僕點次史記元方言紅筆不可據黃筆則原本也余閱之紅筆多泛濫黃筆每篇厓一兩圈元方語要為可信是時未携史記本子故未及抄後得山陽戴西洮刻太僕史記例意甚愛之深以前者不及抄為恨今年來京師更從桐城張癸來借閱紅筆與胡本略相似而黃筆乃大異且顯然多謬誤殆不可解元方今在夔州其書不知置何所無以參考張本又有青筆墨筆亦例意所有而皆漫無統紀疑必非太僕原本也太僕文集為其後人刪改至見夢於坊人翁某今雖更刻亦未盡得其真況此點次本子獨藏其家豈無所增損改易且流傳既久其外誤遺漏又不知幾何而欲因是以求太僕之意則已難矣余既以前不及抄為恨故亦依張本録之而紅筆青筆墨筆則槩不復及以俟他日得胡本質焉聞長洲汪武曹先生家有本乃諸本之所自出前往

借未獲而常熟張君漢瞻精於太僕之學者也暇日當更往問之

此余戊戌歲在京師所跋也後家居又得常熟震川集舊刻本其族孫泓跋語言震川翁好言史記生平所讀至數十本往往不同各有指意則似點次本子原有不同者然跋又言史記藏於邑人今聞已失是又似無二本而跋者亦未及見乃傳聞語耳跋又言震川選韓柳文有刻本為俗人攙改非復原書以此推之則史記本子縱有流傳亦非復其真矣堯峯汪鈍翁好言震川爰聞其家有震川點次史記本問之其次子穀詒穀詒非能讀父書者但漫應之曰有武曹本既從之而漢瞻語亦不詳不能質其有無也或言武曹本為諸本之所自

出而本之堯峯家此亦無所據元方木已亡去不可得
矣丁巳夏五月再校張本史記而并著常熟跋語於後
後之人可以考其得失焉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
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非
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
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以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
臣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
意九原可作當必以余言為然

書仲長統樂志論後

東方曼倩云居深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户彈琴其中

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嘗誦其言而旨之偶
閱後漢仲長統傳見其所為樂志論其意有相似者因録
之然所云良田廣宅舟車使令則不能以無所待此所以
濡跡建安之朝而不能自潔其身也曼倩依隱玩世較公
理為得矣而亦不克自踐其言嗚呼其難哉乙酉四月書

書項氏玩辭後

平甫項氏玩辭十六卷項氏以玩辭名其書蓋明與朱子
非有違而自言以所得於易傳者述為此書其文不與易傳
合而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易傳今考其實不然於義理
絕無所發明而繳繞於文辭之閒牽合附會破碎穿鑿
程傳無毫髮之似也項氏嘗與朱子及象山先生往還
山譏其喜文辭好議論蓋所不許而朱子誠所[illegible]

其末後一書有云將此草本並一切法横說竪說誑嚇後
生蓋雖未見玩辭之書而已預有以斷之矣貴與道閱文
章博學之士於經義甚疏故皆未之深考而漫有所稱道
至直齋陳氏謂其補程傳所未足徐氏又謂於本義多所
發明尤似夢囈之語其於項氏之書並未嘗一讀也朱子
之學蓋不及一再傳而已非其舊故是書盛行於宋季而
莫有能辨之者臨川吳氏作纂言多有取於項說蓋其牽
合附會穿鑿破碎適有相類以之啟導後學愈爚亂矣子
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余懼今之人必有以為與傳義
相輔而行且又以為出於傳義之上者此不可以不辨也
乃備為之書其後

記朱子年譜正譌後

武進鄒君琢其雍正己酉以御史謫居吾邑與吾友湘濤
遊相好也琢其以文名而湘濤講於朱子之學勸令讀朱
子書時與共講逾年始與余相晤余時方考訂朱子文集
語類因亦共講之每聚談輒移晷余偶有所見必以相商
搉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琢其但唯唯而已絕不辨
其是否也既而湘濤卒琢其從余索文集註觀之余辭以
此未成書考訂歲月尚多譌誤所附議論亦有疏略不可
以示人琢其再三索觀余乃抄諸籤帖稾與之而屬其為
余訂正琢其廣為援引前後較勘訂正其譌誤者十之三
四大抵皆在歲月先後而於所附議論仍不置一語次第
校閱僅及八十餘卷而琢其以期滿歸矣余覆閱之服其
[illegible]山之精審不可移易而惜其尚多闊略又於議論處自

亦以易而琢其已歸無與其語未嘗不悵然也戊午秋琢其自金陵貽余朱子年譜正訛一冊副以手書（其書大概言舊譜多訛所當是正而所附論學諸語亦以文集語錄類敘可見古人為學次第不煩附論釋至所用而先生語皆向日所聞錄輒記之近不復憶其為何人語亦概敘入非標美也）其譜例因舊譜閒有改正其所附論學諸書次第規模用湘洵正學考而其議論雜用余說（其大指以正學考收載太繁語釋太冗僅刪取其什一而所增入幾半之其論朱子未嘗始同於陸答汀許書之不在庚寅答薛書之不專指佛學指示本體非止晚年而晚年亦不專指本體皆湘洵說也其據江書學禪止在早年不可執己見一悟為定潭州之會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為非據呂方書朱子於延平前後畧有異同答劉季章書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答廖子晦書為晚年定論則余說也）至於小小考訂如陳俊卿之為陳康伯和鵝湖詩之在鉛山詩集傳序後來所不用宋史以家禮易古今家祭禮之謬亦皆從余說而家禮非朱子書乃余所獨創與勉齋北溪相違異心竊不安

而琢其亦斷從之削去家禮成一條昔范淳夫唐鑑多用伊川議論伊川語人曰不意淳夫乃能相信如此余萬萬不敢望伊川而琢其之相信則類淳夫矣顧其言僅據洪本與新閩本而李本則未之見（李果齋元本不可見今世者有李洪閩三本李為陽明後人多所刪改洪本畧有增入而無能是正閩本尤為疏畧）故無以考其異同又據文集語錄增入者多而與舊譜混而不分其所發明自得者亦多而以他人之說雜之不可識別所增入者閒不言其所據詳略亦無定例頗非著書之體余竊考其書採摭廣博辨正精詳而所附論學諸語亦簡要分明可見古人為學大略皆舊譜之所不及其傳於後無疑但猶有未盡合者故為一一條疏之俾後人知其用思之密用力之深而其所自得者皦然特出而不為衆說之所亂至有一二可疑者亦閒註於下以俟他日與琢其相見共商之而余別有年譜考異一書琢其蓋未之見亦俟他日與琢其共刪訂庶可成書然自寄書後已二載莫知音問道里隔濶而余又老且病矣相見之期未可以定姑記其說於此云

乾隆庚申十月白田王懋竑

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往者康熙壬申癸酉閒余應試泰州於書坊見朱子或問小注一書其序文以為朱子所自作余一[illegible]而置之其謬妄蓋不足辨自後書坊中亦不復見也[illegible][illegible]余為安慶教授時鄭魚門先生督學江南先生余教習[illegible][illegible]未至安慶先遣使以書四百部貽余命分各學中余[illegible]視之即前所見或問小注本為之大駭乃作書力言其[illegible]妄不可流

傳更遣使以往比至而先生已遷湖北布政司以去遂不及達會余奉　詔至京師乃載書以歸比余至京歷四月而遭憂又重以病倉卒擾擾不復與先生訓閒越四五載余罷官家居先生亦罷湖北巡撫留楚中使來視余乃更其書并前書致之未幾先生命嗣長公來過時書已多散失僅存二百餘部將以歸之長公曰家尊得君書深悔為湯景范所誤家尚有千百本已閉不復出此無所用留君處可也其後朋友閒時來取數本去而坊人亦有以殘書來易者余閒一視之其書乃老學究所纂輯蓋自朱子文集語類四書大全及蒙引存疑淺說達說說統貫許以及近時諸家之說皆嘗偏覽其刪併文集語類較輯釋大全為稍勝而於諸家之說頗能辨其得失特其自以刪改文

集諸類心有所不安遂僞撰序文與門人書託於余子所自作以爲可免於大不韙之罪而不知作僞之罪更有甚焉至其謬誤已不待辨而明也魚門先生督學江南特合上下兩江十四府四州之士而考試之日力有不暇給其於是書盡用湯友信景范之說而不及詳考凡所作序及諸附論皆湯爲之非先生筆也余念此二百部者旣不可焚棄而又比於近時坊刻諸講章爲少詳備初學之士或有以爲因爲出之而附其說如此亦使知此書之刻非先生之意後悔之而不及改庶流傳之後不以爲先生累也

丁巳九月寶應王懋竑書

書名文前選後

安溪名文前選共三百八十一篇而守溪文一百二十二

篇今以坊刻全稿考之已刻者三十一篇未刻者二十五篇其題同而文異者已刻二篇未刻五篇及其餘五十九篇皆稿中所無有不能質其所自來也稿有楊彛子常序歷舉已刻諸集而未言家藏稿二百[illegible]十首不知合已刻未刻言之耶抑專以未刻言之也坊刻已刻稿一百三十九篇又程墨十二篇未刻一百二十四篇以楊序考之其數皆不合余家舊有周介生會元文選其中守溪文二十六篇有未刻稿二篇又有如有王者一作并稿中所無有此不可曉坊刻刻於順治乙未雖託於楊維斗而非其親役則其遺漏舛訛自不能免而謂六十餘篇之盡在所刪亦恐有未然也守溪程墨具在即世所傳誦如文獻不足二句奔而殿二句君娶於吳二句愛之能勿勞乎二句齊景公二既邦君之妻一節三黜二句太師摯適齊一章見賢焉二句由湯至於武丁二句五就湯三句十餘篇皆斌斌質有其文非專以枯槁寥寂直寫註語爲尚也楊子常謂刻稿進於程墨未刻進於刻稿此自通人之蔽至於今所增六十餘篇其枯槁寥寂直寫註語與未刻稿相似而考其氣體亦復不類或謂未刻稿維斗子常屢本此未必然若今之所增則固不能無疑於或者之言也安溪論文以守溪爲宗蓋與王李之言漢魏無以異使守溪而在今日其持論必不若此況其所云守溪又非盡守溪之眞也其論題名遵朱子而與朱子悖者十之五六世之人旣不能盡辨而以其名高可憑藉又其爲說便於空疎不學之人故靡然而從之大抵坐困文人心思於腐爛無用之地

而於經義之指愈以流失至於胡學使之江南試卷而獘斯極矣余之力非能與安溪爭者姑記其說於此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余言焉爾

亡友喬松華家有文定文待選本往嘗借觀昨於其令嗣處借得目錄兩册文定選守溪四十二篇其三十五篇在已刻稿三篇在未刻稿四篇稿缺文待選十四篇其六篇在已刻稿二篇在未刻稿六篇稿缺東鄉選本世所盛行刻稿者并未之見其非維斗子常所定本無疑而遺漏舛訛固已多矣周選如有王者一作見於文定而安溪所增六十餘篇僅有忠恕違道一節題在文待中其他略無所見（文定四十二篇李選十五篇文待十四篇李選三篇其去取與前輩異如此）可以證余前言之非謬而猶以未見求仲君常諸

選本當更考而訂之要之此六十餘篇即果出於守溪之手亦栲然無足采者直當以為覆瓿之具其眞贋固不必深辨也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往者吾邑年少而以文知名者有四人焉曰喬用初潛張西陵俁喬茂挺人傑喬志熙遂用初為文清勁有思力西陵澹雅無世俗氣茂挺以博大見才而志熙則確然以深重自持者也其為人用初西陵恂恂退讓言若不能出口茂挺稍頡出而志熙大槩與用初西陵同余時家居罕與人接於四人者歲不一再見亦不數見其文然嘗心計之以為可與淬磨厎厲追古作者而其循謹敦厚當附於邑前輩君子長者之後無疑也乃不幸皆早卒余竊慨夫天

生材之難生之而又不及待其成就摧折湮塞以死詰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未嘗不為之累歎而深悲也四人之文皆散軼不可得而茂挺志熙以書名其殘紙斷幅猶有一二存者今年季子萬山以志熙所書離騷示余屬題其後志熙之亡已六年矣覩其遺跡不勝嗟悼為撫卷太息者久之而因念彼三人者之皆不可見而懼來者之無聞故牽連及之如此萬山篤於故交為之收拾流傳其惓惓不忘之意亦可嘉尚已甲辰冬十月書

書潘善人傳後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嘗聞鵠聞先兄道君行事余閒一出輒遇君於道途聞見其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為某贖女也為某完姻也又曰某餓且死為之求助也是時君方困於衣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為人奔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旣勇於為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君君多愛不忍無所距逆閒為人所欺紿世或以是誚君而君不自悔也余竊怪君居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而以為人之故蒙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倘所謂學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為然自是後余行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絕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為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為人者不一日怠

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為潘善人傳視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衆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襃之誚君者亦默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為之作傳所述君行事甚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兩封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者夫墨子二本以其施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之義而非學墨子之道者之所及余既不深與君接先兄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曩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閒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鄉之善士世之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鄉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

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爲附著其說如此又念
君以蕭然諸生而勤行不怠窮苦患難者皆有所依倚倘
得如君數十人布邑中而富厚勢力或有過君者一邑之
人不其大幸乎故願以君風焉而非徒稱道云云也同里
王懋竑書

潘君名鳳毛字蓂階邑之附學生吳公既爲作傳又自
書於册同邑朱遏翁先生跋其後時遏翁八十有六矣
丙午秋潘君以視余而屬余爲後序余時病未愈未即
爲作君屢來督至冬十二月始勉爲書此以遺之既踰
歲遏翁以病卒今歲春正月余偶與友人言及潘善人
事或曰善人歿久矣蓋與遏翁相後先而余不及知也
或又言善人歿前三日預知死期歿之夕無有疾病更

新衾偃臥而逝其言近誕不可信獨念遏翁與君皆老
而康彊君爲尤健耳目聰明步履不減少年時乃不一
歲而相繼俱卒因悲人世之無常而又以歎君之不可
後見也乃錄舊槀存之俾後之人有考焉

洪瀛東唱和詩跋

自有明正德嘉靖之際李獻吉何仲默之徒出而李于鱗
王元美繼之倡復古學其論盛行於世天下文質爲之一
變至崇禎時錢受之始起而與之力爭於文主歸熙甫於
詩主李賓之以矯何李之論六七十年來稱熙甫者無異
辭而於詩斷斷然未有以相一也近之君子又取嚴羽卿
大乘小乘之譬而以盛唐爲宗其論與何李無以異然余
嘗考之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
以及陸務觀元裕之虞伯生諸公之論則固未有以見其
然也考亭朱子嘗言詩三百篇而下當取漢魏古詩以盡
於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其
論幾有相似者而考其實與嚴氏之旨大異矣叔父脩撰
公早以詩文名天下於詩所作尤多其論主於獨得而不
囿於一家之說搜擇融液含浸濃郁盡有李杜以來諸詩
人之長學者翕然宗師之余少從叔父學而性不能爲詩
故未敢請其旨癸未後叔父官京師余不及從又數躓於
科舉愈以自廢矣妹壻洪君瀛東年少有異才侍叔父自
京師至廣陵朝夕遊從者五六年遂盡得叔父之學而尤
工於詩叔父嘗稱其氣體近元裕之蓋進而未止者也今
年夏示余以詩一卷皆與叔父賡和往復之作余兄鶴門

姪箴輿亦附焉獨余之陋無有尋覽久之默默自媿也瀛
東刻叔父江上集成復刻此卷俾余題其後余既媿瀛東
之才乃爲著其源流所自並附其說以私與瀛東質焉昔
考亭朱子之學傳之黃直卿而今所傳昌黎先生集出於
門人李漢漢韓氏壻也叔父詩文盈篋笥凡數百千首尚
未版行瀛東既爲王氏之直卿收拾流傳有專責焉則今
不猶有所待也歟丙申秋七月書

題竹爐圖詠後

竹爐始自僧性海而王公孟端爲之圖一時鉅公多題詠
之者其後失去邑人秦公庭韶復得之以歸於庵作復竹
爐記及詩其時和者尤夥至數十百篇前輩風流儒雅之
槩於此可想見也今竹爐亡矣詩亦多散軼不存中丞商

邱宋公懼其久而湮滅也乃蒐羅綴緝合圖與前後諸詩渠潢成卷俾庵僧世掌之以傳之無窮夫人之一藝一能而惓惓愛慕矜惜之如此也後之人觀其圖誦其詩以追思宋公之志必有慨焉太息徬徨而不能自已者矣抑聞之物不必其可貴而往往有所託以傳竹爐之制非有甚奇巧足以供人耳目之玩且已影響銷滅所謂圓上方下者已邈不知其若何顧賴此卷之存使後之幽人逸士猶得以髣髴其餘韻於數百載之上夫非獨以竹爐傳也是則竹爐之幸也卷有四而余今所題者為第三卷云

題李氏雙節旌表錄後

自古女子之以節著者於詩得共姜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左傳紀載特詳而女子之節不傳迨後漢立列女傳

自是以來班班可考矣 國家著令有旌表之典貞婦烈女比於忠臣孝子所以扶植綱常維持風教歷代相承莫之或廢也然大抵循故事守具文惟有力者能得之而孤窮幽隱未有舉是典者以故風厲之道不彰而人莫知所勸甚可歎也哉 皇上御極之初即下 詔書戒飭惓惓於孤窮幽隱毋使或遺又命每歲二月題請舉行此自昔帝王所未有之盛典也而有司率怠忽不肯加意搜訪輒聽之胥吏以余所見蓋未有以大異於往時而孤窮幽隱得與者什不一二也以 聖天子惓惓戒飭之切而有司奉行若此其何以稱 詔書搜揚風厲之意哉故刑部侍郎李公退菴之子婦汪氏孫婦鄧氏兩世皆以苦節著比於詩之共姜蓋無媿焉而考漢以來列女諸傳其必續入無疑也於令當得旌表嗣子[illegible]請之踰十餘年卒格於吏胥不可得恭逢 聖天子明下 詔書始復援以為請而又奔走經營以就其事於是乃克上達奉 旨旌表如令兩人之節於以大白於天下若非遭遇 聖天子則奇行苦節幾致沉泯而非[illegible]奔走經營之力亦莫能以就也自侍郎公歿後家不振其後嗣益落[illegible]朝夕拮据顛蹶祈請而僅得之其賢於人遠矣余聞李氏多奇女汪兩從女未嫁而夫亡遂誓不復他適又兩從女以弱年守義與汪鄧同皆感於汪鄧而興起者余友朱湘濤為汪鄧作傳逮及其事先叔父樓村公復為長歌以繫之今汪鄧已蒙旌典而他尚有待抑亦[illegible]力之所不能及也汪鄧事載在案牘多出吏胥手無足採者而湘濤之傳樓村公之

詩所叙次尤詳後之作史者其必有取焉余老病不能文僅識數語於末所以著 聖天子搜揚風厲之意而以附見[illegible]之賢至於傳與詩所已載者則不更及云寶應王懋竑書

書李樹庵篆書後

韓文公科斗書後記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其於科斗孝經衛宏官書皆令進士賀拔恕寫之而得其十四五余不能文辭而於篆書亦多未之識嘗誦韓公語而深媿焉歐陽公言自李斯之後獨唐李陽冰以篆名蓋屢歎之而又稱王文秉郭忠恕其後有揚南仲章友直張有之屬世之論者謂唐之能者過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自宋以降蓋不能以詳也昔虞文靖公為張伯雨書七十二家符篆伯

雨默然伏終身稱弟子符篆非篆籀比也蓋古人之傳學如此而今篆籀之法且幾絶則古今人之不相及豈不遠哉邑侯李公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守樹庵先生篆書俾題其後余不識篆書於前人墨跡亦多未之見顧嘗見長沙李文正公篆書數幅大都謹守古法而樹庵先生所書筆勢奇逸氣緊壯偉當為別出念堂先生與家蒻林皆素講於篆籀之學其題品已有定目非余所能與也獨念瑞州公早世公以羈孤奮起收拾先人遺跡於散軼廢墜之餘片紙隻字皆珍護寶重如天球河圖之比仁人孝子之思有足傳者當謹書之以詔後來故不辭而附書其末以次於兩公之後云雍正十有二年正月五日白田王懋竑書

又書李樹庵篆書後

邑侯李公治寶邑之四年余始以事謁公公留與語久之已而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公篆書二冊其一則書壁聯云存無欲害人之心行可以告天之事余聞瑞州公守郡十有四年遺愛在民民謳思之至今祠祭不絶而時世既遠無有能道其政事之詳者今於此二語可以想見其溫良慈惠之心公平正大之體矣昔河南守吳公蜀郡守文翁為漢循吏第一而傳無可書之事瑞州公與吳公文翁不異而有此二語後之作史者必錄之以次循吏傳後無疑也抑聞之存無欲害人之心近於仁行可以告天之事近於義仁義交盡聖賢治己治人之道皆備於此非獨為循吏而已然此其根本要領所在其施之於政紀綱法度條教號令必有絶出於今者惜不得聞其詳也邑侯李公丕

緒前聞益懋厥緒其治寶邑也有明通敏達之識有綜練剖決之材而大指歸於仁恕故一時喬宇兇頑之流皆懾伏不敢為非而閭巷間無不被其澤者考其淵源所漸蓋有自矣公又將摹此二語榜之堂皇朝夕仰瞻以自學傷移孝作忠是而得之瑞州公事雖不詳而公之治蹟得於耳目聞見之近余舊乾筆太史氏異日將條繫事件發揚光大以與瑞州公並傳而先於此誌其槩云雍正甲寅白田王懋竑書

偶記

冊府元龜宋璟為相奏言臣伏見廣州奏事云廣州為臣立遺愛碑夫碑所以誦德紀功臣在郡日略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客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乞勅廣府即停從之按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廣州以政績稱者僅三人宋文貞公其一也豈無遺愛者而宋公之自言如此即此一事足以扶樹道教振厲風俗開元之治寧為無所本歟今之君子有能知此意者鮮矣

漢書循吏于薛彭平六人合傳其行事有略相類者惟于定國薛廣德賜安車駟馬彭宣先賜安車駟馬後王莽恨宣求退遂不賜皆紀其實非有意以此為聯絡章法也疏廣賜金平賜牛酒雋病免一無所賜又何說乎向見堯峰漢書批本於賜安車駟馬不賜安車駟馬皆用朱筆大圈以為章法在此後輩相承輒多謷說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不能不為之歎息矣

小學載范益謙座右箴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一
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竊意此為初學未出仕者言之
若已出仕矣受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耻不相
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
君故曰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庶
士不同不可據小學語以為宗也但不當出位犯分取妄
言之罪至於私居議論是亦畎畝不忘君之義恐未可以
為非也余家居十六年矣每閱邸報特有所感發輒為一
二同志言之或以為悖范氏之戒而亦嘗以自疑聊筆之
以諗同志幸相與評定其得失焉

偶讀私記

聞之人之為學者皆以治其心也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商書曰以禮制心大學曰正心孟子曰存其心
求放心而夫子自言從心所欲亦繼之以不踰矩是則皆
所以治其心而非徒心之謂矣至朱子乃發明之曰人之
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
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
外乎一人之心嗚呼盡之矣蓋心具夫理而心非即理也
理載於心而理亦非即心也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綱故
言學者以心為之本而必有以治其心而至於心與理一
而後可以言學是豈以心為學之謂乎自釋氏有直指人
心之說而後之陽儒陰釋者宗之於是遂專以心為學宋
黃東發氏蓋已辨之其後又有心者衆理具萬事出心即
性性即理之說猖狂恣肆有過於黃氏之所識者而要不

出於釋氏本心之一語後之人固有所不能辨也今猶舉
心學以為問亦未考於先儒之說而侵染於異學而不之
知乎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
泛應曲當則一者理也非心也今以心為一人之舉動莫
非自心出者放辟邪侈亦皆心也是則庸夫豎子皆可與
聞一貫之傳而為心學之說者滿街都是聖人田夫野老
匠人陶戶俱高第弟子其弊固必至於此也程子曰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之釋之者詳矣其曰主一則既
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此為未發之中言既不
之彼又不之此如是則只是內此為敬以直內言程子之
旨非有二也今述程子語曰主一則只是中無適則只是
內是主一者主中也無適者不適於外也豈別有所據乎

因此而謂朱子專一於事而不雜之語為非所以存之而
適所以放之是則主一者必闔門獨坐閉眉合眼而後謂
之敬豈程朱言敬之指哉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無非辟之干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然致敬須
從此入又曰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敬之事又
曰習到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豈專
於中與內者而謂程朱之旨有異然乎否乎周子曰一者
無欲也此一字與惟精惟一協于克一兩一字略相似而
與主一之一無干涉也聖賢語言字面雖同而指意各別
者烏可以概言之乎又謂多欲而不可制者人心也則
亦知心之不可以為學矣與前之言心學不自相剌謬歟
總之口耳剽竊元無實得而又以己意橫作主張故其言

之跡脫如此此亦不足與辯而其中亦有近似而易以
八者故為申明之云爾
所策問之意唏並舉程朱之說而有大不滿於朱子者凡
今之講學家類如此前輩歸熙甫有云今人以講學求勝
朱子而朱子之生平居官在朝立心行事無一不可與天
地質者講學之徒其能及朱子之萬一否也此言雖尖實
中講學家之病今之君子居尊官食厚祿隨行逐隊歷有
歲年而於國家政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漠
然其無所與乃哆然談仁義說道德輒以經學自文不幾
於歐陽公之誚高司諫者乎亦何足與辯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八終
孫令徽令猷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九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論古人不以歲陽歲名紀歲

日知錄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但以紀日歲則自閼逢至
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自漢
以前初不假借余考其說有不然者按書詩春秋傳國語
戰國策其紀年雖不以甲子而亦無有以閼逢攝提格為
歲名者惟呂氏春秋有歲在涒灘賈誼鵩賦有單閼之歲
之語疑出於戰國時星家別為之名故史記歷書以是紀
年而他紀傳則略無所見甲子歷術篇與天官書亦有不
同而漢志所書亦小異則爾雅所云已不盡可據況爾雅

博士立於王莽時王莽最為慕古而其下書云癸酉云庚
辰云辛巳不以歲陽歲名則可知古之不以歲陽歲名紀
歲也索隱謂爾雅近代之作故與史漢志有不同者則不
知古人紀歲從爾雅所云乎抑從史漢志乎爾雅亦有月
陽月名史歷書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固一例也可
謂古人以月陽月名紀月乎古人簡質紀年但以一二數
而不及甲子丑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
提格則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後別為之名不知古人何以
支贅若此乎以顧氏之博學而所引據止呂氏春秋賈誼
賦及許叔重說文後敘亦可知前之一無所據矣又黃帝
素問亦戰國之書其論運氣則以甲子紀年不以歲陽歲
名蓋不可以一二數故變而從甲子則固不始於王莽也

而謂古人必以歲陽歲名紀年豈其然乎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宿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按十有二歲者以歲星言自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一歲移一次十二歲而一周天也十有二月者以斗杓所建言自子丑至戌亥一月指一辰一歲而一周天也十有二辰者以日月所會之次言亦自星紀至析木一歲而一周天也十日者以甲乙丙丁等言以陽統陰故不言十二子與六律同例十日而一周也二十八宿以星言分之為四則蒼龍等四方分之為十二則星紀等十二次亦一歲而一周天也序謂各有次序歲星與日月所會皆右轉斗杓所建十日二十八宿則皆左轉事謂各有其事如歲星則十二歲斗杓所指則十二月十

二次則日月所會十日以紀日二十八宿分度皆其事也總之各有其位雖有左轉右轉十二歲一歲周天之別而其位無不合故曰以會天位此以臆見解釋稍似明白更俟精於禮者問之

鄭注歲謂太歲不以歲星言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又引斗所建之辰又謂今歷太歲非此太歲賈疏隨文解義思之未得其說更俟精於禮者問之

議賑說

周禮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姻睦任恤姻睦任恤與孝友並重焉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張子所謂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蓋推此意也然鄉八刑有不姻不睦不任不恤之目而荒政十有二則不及勸分之說蓋振窮恤貧已備於平時而又有邦之委積鄉里之委積縣都之委積以待艱厄凶荒故專其事於官而不以及於民誠慎之矣三代而後富文忠公之於青州趙清獻公之於越州其救荒之法為最詳科條具存於今而皆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朱子於浙東亦嘗行之出粟推賞屢見於章疏蓋分災卹患有無相共州黨閭里之所必不得已者是亦廣周官未盡之意而非有所繆戾於其間也吾邑舊歲奇災兩鄉俱渰沒今春重以大雪寒凍米珠薪桂盡已乏絕農圃固無所得食而百工商賈亦無所牟其利閒民轉移執事者遑遑無所之鄉村中閭門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也夫同舟遇風則秦越人相救如左右手滿堂飲

酒一人向隅而泣則皆為之不樂州黨里閭非秦越也死生朝暮不啻遇風也比屋連室束手枵腹叫號無所父母妻子委命待盡豈特一人向隅之泣哉寶應小邑無甚富之家然多有不缺於食者吾安坐晏然而聽其呻吟宛轉死棄於溝壑之中必有惻然痛心而大不忍者矣往者亦有勸分之說而應者鮮焉蓋未嘗有至誠惻怛之心而以文具行之若有所迫而非其所樂為且或疑夫輕重取舍之不得其平是以遲迴前却而非吾邑人之嗇於利而薄於義也今　朝廷緩征平糶發倉移粟有曠古非常之惠而此數日之間尚有待焉諸君倡率共為義舉轉相勸諭豆區釜鍾各隨其力銖黍合龠亦可累積如出一朝之費即可活數人之命當亦仁人君子所願為也世之求福[illegible]

利益為子孫計者或施予寺觀或脩理橋梁道路以兩者
較之其緩急大小相去何如則夫求福田利益為子孫計
者莫亟於此時矣昔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贍其族至今守
之范氏無窮人朱子為社倉於崇安而一鄉數十里之閒
無餓莩者高忠憲公倣兩公之意為同善會無錫人賴其
利吾邑嘗舉行之而未幾其法遂廢余嘗慨吾邑風俗之
敝大不如曩者二三十年前竊私憂焉今諸君共為此舉
踴躍從事有合於周禮及程子張子之意是人心轉移之
機余固樂書其事以告邑之人而同善會其廢未久其法
可考又將與諸君共圖之以為吾邑人永遠之利也里人
王懋竑書

立嗣辨

同家公生四子重甫純甫和甫玉甫重甫公生繩武和甫
公生祖武宗武成武純甫公玉甫公俱絕無後宗武繼純
甫公其繼玉甫公者當在成武而繩武已有二子天擎楚
材於是以楚材繼玉甫公為孫此議之前定者也其後天
擎早卒無子則重甫公及繩武之世又絕天擎與楚材為
嫡兄弟自當以楚材子為嗣而楚材止有一子故天擎臨
殁遺言且無立嗣以待楚材次子之生今次子生已周歲
矣即宜立為天擎嗣以奉同家公及繩武之後此揆之禮
律而合度之人鬼而安斷斷無疑者也而議者紛紜不一
時宗武子麟勛生四子祖武子子倫生二子或主次序之
說謂宜立麟勛之子或謂宗武已承嗣其後不得更承嗣
宜立子倫之子此兩說者悉請得而辨之禮曰如何而可

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律曰凡立後者先儘同父周親天擎
楚材則同父也楚材之子於天擎為嫡姪於繩武為嫡孫
同父周親更無二人以天擎言之固不肯舍嫡姪而立從
姪以繩武言之更安肯舍己之孫而立他人之孫哉且楚
材之子之後天擎也為歸宗不為繼嗣即使楚材止一子
亦當以其子歸宗楚材之不得歸宗者以兄弟不相為後
天擎之世不可絕而必以其子歸宗者以祖父為重而不
得自有其子也萬一不生次子則寧更繼他人而推祖父
之意必以其子還為後并不得拘支子適子之說也況今
楚材已有次子正合禮支子為後之云則更何所擬議而
紛紛不已哉或謂楚材已嗣玉甫公則與麟勛子倫同不
得以同父論是又不考於禮律之過也禮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期凡私親皆降一等今律亦然故以名言之麟勛楚
材於繩武皆從父而麟勛之服大功楚材之服則期矣麟
勛楚材於天擎皆再從兄弟而麟勛之服小功楚材之服
則大功矣是皆不沒其父子兄弟之實而麟勛烏得以房
分次序與楚材較哉麟勛子之不得為嗣也以與楚材子
較而其親不敵也非夫已承嗣不得更承嗣之說也已承
嗣不得更承嗣不知出於何書而乃據以為說設使子倫
無次子而拘於此將舍同家公之後而別取之乎故非楚
材與天擎為嫡兄弟則承嗣者必麟勛之子無疑也是子
倫且不得以與麟勛較而又烏得以與楚材較哉成武之
不繼玉甫公是欲均房分也今謂楚材已嗣玉甫公其子
不得更嗣天擎而當以子倫之子是重甫公之後不可兼

其二而和甫公之後反可據其三此又豈平情之論乎若謂楚材家少自足而子倫貧乏為裒益之計先王之制禮律也固為一定之法以杜後世之爭不得以私意轉移其間今子倫之子必不得立即使得立而據禮律以爭者必不能以已是啟無窮之隙而兩盡之道也況使重甫公不得有其曾孫繩武不得有其孫而天摯臨歿惓拳之言付之不聞三世之魂必有嘆息痛恨於地下者而傍偟躑躅不肯以享非其後之祀人鬼之情皆有不安其不可也決矣或謂楚材本不當嗣玉甫公今其子既歸宗則楚材不得擅玉甫公之所有夫楚材之嗣玉甫公也專以房分論而不以昭穆次序論也其誤已在前不可改矣然以今推之嗣玉甫公者當在成武成武無子嗣成武者仍在楚材

則非有誤也奈何藉口而欲分楚材之所有哉楚材之為人也各於財而居鄉不諳世事以是多不善之者夫謹身節用庶人守家之常不可以為憾而惜然無所周旋又族屬之所當深諒者況立嗣大事當考之禮按之律而推重甫公繩武天摯既歿之意不得以私愛憎與也同裒公於新庄公為長子至天摯累世正嫡所謂繼高祖之宗今自重甫公以後斬焉犖犖孤魂孑然無依四時祭享誰為其主而天摯婦已贅王某為壻同於莒人滅鄫之事凡繩武天摯胼手胝足櫛風沐雨辛苦經營以有尺寸之產業皆入於不知何人之橐九原之下寃酷莫伸仁人君子必有惻然於此者屬在本族烏得以坐視也前者已議立楚材子為嗣而以其子尚幼仍歸楚材撫養其天摯各田中所收麥禾俱供天摯婦朝夕日用之費楚材不得有所覬覦其天摯自續置田分與贅壻王某為業計每年所收自足供用天摯婦亦不得借端變易田產後以議小不合而罷今思鄉隣有不平之事昔之君子尚必明白辯論為之救正不肯隱情惜已緘口不言況在同族之親而以嫌疑之故置之度外此甚不可也故復為此辯以告於諸叔諸昆弟相與斟酌以定其議要使重甫公繩武天摯不至斬焉乏祀而天摯婦與楚材皆得以相安無紛紜爭較之患則志願畢矣至於知我罪我固其所不計也丙申十有一月

棲村氏書

余少及見繩武公繩武公居鄉距城二十里許歲往來城中繩武公卒天摯楚材不一至城天摯卒竟不及知

也丙申秋楚材來與鶴閒大兄言立嗣事大兄時方病遂諉其事於余余細詢之乃得其詳是時天摯嫂潘氏主家事有一女已贅王某為壻蹤遵天摯遺言擬以楚材次子為嗣而以與楚材不協恐既立後楚材有所挾持故緩其期其昆弟中又多沮之者余再三勸諭為調劑其閒始有成議已擇日告於族親而疑忌並起謗讟紛然余因謝不復與而嗣卒不克立既而請於叔父脩撰公為作此辯將告之當事以定其議會余試京師逾年方歸而叔父大兄相繼卒不暇更及此而常往來於心不以置也壬寅秋余將往安慶距前議時已七年天摯猶在殯而楚材又卒嫂潘氏之女亦亡族中猶持異議無能決者余念此事更不可緩乃請於桐門十叔主

其事而以此辯言於邑令吳公吳公欣然許之遂大合一族親為定其議楚材既卒嫂潘氏無所嫌疑而女又已亡贅壻某亦不復與義以嗣子歸潘撫養而前他所云云皆不之及比立券帖并此辯吳公為鈐印立案於是異議屏息是年冬天摯始克葬自後而家和睦而嗣子已十餘歲得以成立天摯楚材俱可無憾而大兄亦可少慰於地下已今年秋偶撿舊稾得此辯因附著其本末如此以識余始終區區之意云爾丙午九月二十三日記

希韓字說

長孫希韓請余命之字余字以好古而告之曰韓公生絕學之後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直追董仲舒劉向揚雄而

與之上下至其原道德排釋老力且與孟氏侔矣此非余所敢望於汝也獨公之自言少專專於講習非古訓無所用其心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五經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其教人也為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能自樹立不因循此則人人所可到者公固自言好古而歐公蘇公亦皆以好古稱之故以好古字汝而以是為汝望焉蓋自科舉之學興士多務為苟且速化之術而不知好古書然科舉之文亦自於六經史漢韓歐蘇曾諸大家而亦斷不能工故為科舉之學固必由此抑又聞之文者載道之器而伊川程子亦言韓子因文以見道夫苟能好古得於辭而通其意其於道也已十之四五矣此余不敢為汝望而又不能不并以為汝望者也甲寅六月書

通譜說

甲午歲余在舍弟懿誦青縣署中獲晤諸城獻可兄獻可時以仙居令行取未上寓於青朝夕往來因敘昆弟之好相與無閒也戊戌余中禮部試出諸城李公之門往謁李師而職方公在焉職方公李師之內弟也而於獻可為從叔父語次及之職方公亦曾過青署與舍弟敘叔姪閒之欣然遂自上坐不復講賓主之禮而名刺往還一以叔姪之稱自是數數相見於李師家余為舉歐陽公遺事而未嘗不嘆前人之淳德也其冬余以假歸南北絕遠遂不復相聞般翁老父臺以甲寅來宰吾邑為職方公之令嗣余

老病家居不獲謁見而兒子箴傳乙卯與薦書託公門下士之列余心知宗誼而未嘗敢言今年八月舍弟懿誦始見公乃復敘及於此余惟古人有避嫌之義而君子嚴未然之防公方臨蒞吾邑以賞善罰惡為職釐剔奸弊一新庶政而余宗族頗衆且邑中王氏亦不一姓恐有所依託假借以撓公之治且近時風俗澆薄必有小了纖人指是以為辭者目前之事可鑒矣故願仍從張水部胡振武州民百姓之例（張水部贈白蘇州詩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胡振武建節過家謁河中帥持刺自稱百姓）一以治下為稱俟公榮遷陞任以後方敢再敘宗誼朽耄聾瞶不能面陳其說故書此以請正惟垂鑒焉至於兩世交好之誼非尋常通譜之比亦欲附載之以示兩家子弟永永傳之無窮也治下年家弟王懋竑謹書

論傷寒六書

昔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為醫學之祖然其言專為冬時正傷寒而設其於春溫夏熱之異內傷外感之辨未之及也劉河間出而發明溫暑之不可與傷寒同治李東垣出而發明內傷之症與外感相似而絕不同至朱丹溪更發明西北方多正傷寒東南方少正傷寒而治法迥別其論益以精晰矣仲景之言奧雅難解其藥劑與今全不同唐宋以來多通其意師其法而不盡用其方迨明陶節庵始以己意變亂古制其論率多淺易行於世俗雖其言為即病之傷寒設而溫暑兩症語焉弗詳至內傷則畧不之及於是翕然遵用其書凡諸雜症槩以傷寒治之而殺人不可勝數矣夫桂枝麻黃兩湯之不可輕用人人知之矣承氣

白虎孰非為即病之傷寒設而可一槩用之乎仲景於傷寒之自陽經傳入陰經與直中陰經其治法較然有辨則溫暑之治裏亦必不同陶氏每謂諸症解表不同而治裏則同豈其然乎自仲景以來二千餘年矣古今風氣異宜方所各別而謂承氣白虎可一槩用之此必不然之論也陶氏以六乙順氣湯代三承氣而仲景之指盡失又輙用三黃石膏湯三黃巨勝湯視白虎且十倍過之雖有回陽返本湯回陽救急湯再造湯附於其中而亦雜以大黃黃連石膏加焉其大指主於寒涼攻下絕不為謹護元氣之計金壇王氏謂其聾瞽來學為仲景之罪人非過論也李東垣曰內傷者極多外感者間而有之又曰初非傷寒以調治差誤變而似正傷寒之症乃藥之罪也朱丹溪曰傷寒內傷者十之八九總以補元氣為主又曰凡症與傷寒相類者極多皆雜症也初有感冒等症不可便認作傷寒又治西北二方極寒肅殺之地故外感極多東南二方溫和之地外傷極少雜病亦有六經所見之症故世俗混而難別觀李朱二先生之言誠發傷寒論之所未及而為仲景之功臣矣陶氏生李朱之後不能詳考而輙以己意變亂且妄稱得仲景遺意其書刻本又多脫誤（瑣言六神通解散俱脫每服五錢四字殺車槌三黃石膏湯俱脫每服一兩四字此俗醫妄用石膏所由來也）世之庸醫不學以其便己而私之以為枕秘於其脫誤亦不能曉并陶氏之指而失之肆然號於世曰吾專門寒科也世亦以是推之死者接踵全不自悔而病家俱懵不覺悟以余所見傷飲食者傷勞倦者傷暑者傷濕熱者槩以傷寒施治皆死

於旬月之間其有年少氣壯得以垂死而活反以為藥之功不知其本無大症其至此者皆藥之罪而不死者特幸而免耳余既目擊其害故舉李朱二先生之言鎔于中之以告世之病家庶有萬一之悟而并及所據陶本之誤世醫聞之亦或有憮然於斯焉

金壇王氏傷寒準繩序云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此當指南陽活人書而言蓋謂朱奉議肱奉議非南陽人其云南陽活人書乃言本之仲景耳仲景南陽人也）唾餘尚未望見易水門墻而輙詆傷寒論為非全書聾瞽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夭枉可勝道哉凡例云後人治傷寒者旣皆識仲景之法不盡又不知其病本於內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死者其殺人何異刀劍興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後賢補養之法

載於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病之工重人命
而懼陰譴熟玩此書無疑於心而後下手用藥即不能
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孟浪汗下而後庶幾其少失也
按陶節菴六書行世已二百餘年無有昌言其非者獨
守泰先生盡力排之而世莫之知也故特表而出之其
凡例言後人治傷寒之悞絶為深痛茍稍有人心者其
得不憬然於此併附著之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覽者可以識守泰先生之意而無疑於余言也已

用石膏辨

石膏本經微寒而别録以為大寒別録是也張潔古云陽
明經大寒之藥能傷胃氣令人不食非腹有極熱者不可
輕用李東垣云胃弱者不可服其丁寧告誡如此張仲景

傷寒論用白虎湯者三用白虎湯加人參者六白虎湯以
石膏為君主之藥大抵皆大煩大渴表裏俱熱脉洪大或
沉滑者方與之又云表未解者不可與成無已云白虎湯
立秋後不可服服之必為噦逆以致虛羸者多矣朱奉議
云白虎治中暑及汗後解表藥非治熱病而夏月伏陰在
内尤宜戒之李東垣云血虛發熱證類白虎誤服白虎必
死孫兆云四月後天氣熱時宜服白虎湯然四方氣候不
齊及歲月氣運不一方所既異當用之時亦宜兩審近時
陶氏亦云無渴者不可服此藥為大忌吳氏云足陽明本
經發熱潮熱表裏俱熱舌燥煩渴之聖藥如陰傷寒面赤
煩躁身熱與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脉弱食少無大熱者不
可用也誤用之傾危可立而待矣趙氏云白虎五六月中
暑必用之藥然當審其虛實夫有是病則服是藥大塡者
渴之證非白虎不能解然古人再三諄囑即使當用必宜
詳審則白虎之不可輕用明矣經云石之性悍石膏質柔
膩而性寒凉沉重著於腸胃卒不可除仲景傷寒之用加
人參者過半雜病中暍亦加人參溫瘧去人參加桂枝皆
所以救其寒也又石膏古方用一觔乃打碎用綿裹煑則
與今煆研者迥别活人書改用四兩每服五錢劉河閒號
用寒凉而其立方亦準此證治準繩改服一兩以方計之
活人書所用石膏僅一錢一分證治準繩亦不過二錢二
分而已吳氏曰古方大陷胸湯大黃六兩今止用六錢足
矣人弱病小者又當減半或四三之一芒硝一升今用二
三錢以例推之則石膏可知今人不論何時何證何脉輙

用白虎湯石膏有用至七八錢者有用至一二兩者幾以
為常用服食之藥其氣壯年少者尚可稍挾虛者上為嘔
逆下為泄利不能食而斃者不知其幾矣此殺人慘於刀
劍而世莫之知也偶見有一二愈者以為此藥之力而其
死者則曰病不可治大黃芒硝猶有言其誤者至石膏則
不復言矣周禮醫十失四為下是病自愈者半非石膏之
力而脾胃既傷傳變不一其禍貽於異日醫者姑以徼一
時之効不復為人性命計而病家懵然從之墮於坑穽而
不覺其可哀也已余非知醫者但目擊近日受石膏之害
者甚多故舉前賢之論詳列之庶醫者少知所警而病家
亦大蒙其害焉
余既為此辨後閱本草經疏有云石膏起死回生功同

一金液用之尠少則難責其功世醫罔解特表而著之其附白虎湯方石膏自一兩至四兩麥冬如之知母自七錢至二兩又云自一劑至四劑乃知今俗醫所據以此其云一劑當以一兩言四劑當以四兩言俗醫不察并其本意失之按繆仲醇以醫名於近世而其為經䟽則謬誤甚多前輩有云經䟽出而本草亡非過論也其稱石膏之功遺禍至今而未已陶貞白言註本草誤則殺人其謂是歟又 國朝之初高沙袁體庵亦以醫名而用藥多寒凉蓋 國初創造之時民氣剛强藏府堅實筋骨壯盛故寒凉為宜然其立方大抵用東垣法以錢計分計而已今休養涵煦八十餘年民人安於太平逸樂藏府筋骨迥異昔時而輙以大苦大寒之重劑肆行

攻伐視人性命有同草芥余不識其何說也今之俗醫旣庸且妄未必盡見經䟽亦未嘗考體庵之傳云何而影響剽竊或有援是以自解者故附及之以袪世人之惑焉

又考陶節庵六書其殺車槌中載三黃石膏湯石膏兩半後脫每服一兩四字瑣言中亦載此方分明可按也又瑣言中六神通解散(道誤作湯)石膏二兩後註云治時行三日前加葱白香豉煎服殺車槌中亦載此方(加川芎羌活細辛三味俱無分兩)註云治時行三月後謂之晚發據此則日當作月下脫後謂之晚發五字前疑脫一錢上疑脫每服五二字(續言本方六味共十三兩五錢斷無作一服之理前字必錢字之誤又按此方[illegible]不載分法須心法附餘有之石膏止用八分止分每服五錢之數)大抵俗醫所據不過陶氏書而於其文義往往多不解至其脫誤萬萬不復能考証矣以是堅據其方而間有一二幸愈者益以自信殺人如麻略不復顧為究其底裏如此真可一嘆余所云未必盡見經䟽亦未嘗考體庵之傳云何非妄論也因并附及之(三黃石膏湯七味約共七兩以每服一兩計之石膏不過二錢有奇而已)

義僕王珍傳

王珍者寶應李本恕行一之僕也行一娶潘氏無子珍少育於其家潘氏待之有恩潘氏早卒珍感激主母遂事行一不肯去行一舊家用度不能不少貶家遂以落姻戚間有所佽助亦輙緣手盡老而益貧薪米之事皆珍任之時有所闕乏則珍竭力營辦未嘗告匱也行一喬氏甥母嘗再為庀金置妾然卒無子其後雙瞽獨居朝夕所恃惟珍

珍左右奉養歷數十年不懈妹適揚張氏時迎以養未一月輙來歸以為不如珍之能順適吾意也珍嘗衣極敝褲或問之曰汝有新褲何衣此曰前日吾主人思燒鼈食而不可得已以入質庫買鼈以奉主人矣其他多此類閒出外有所貿易有餘即以奉主人行一雖貧老無子然較有子者反勝之矣有族人見其誠實欲引以為己用特置酒延拜謝其奉主之勤因以十金予之託為經營珍受之所餘利仍以奉主人但如常例以息予之久之其族人頗不樂珍曰吾知有吾主人耳他非所知也即以原金還而謝却之余弟懿誦令烏程將赴任擇一營門人而不可得或薦珍余弟亦知之曰彼有主人豈肯往哉或曰行一已立嗣子矣若以數十金為彼主人作生計彼自可往也乃以

語珍珍曰吾奉事主人數十年今老而聾朝夕所恃唯我
我何忍去之非不知管門有厚利也卒辭不往珍年三十
餘不娶或謂之曰汝貿易久奉主人之外尚有餘金何不
娶珍曰吾亦念之但吾自奉主人所娶妾能與吾同心恐
反以為累耳久之乃娶其妻果不悅頗以為言珍大慟曰
吾之所以不欲娶為此也吾將奈何乃日夕誘說其妻後
其妻亦化而從之同心奉事至老無閒言行一年九十餘
乃終珍仍以貿易自給至今尚在邑人莫不欽重之
舊史氏曰行一與余少相識而游氏為余姨姊故於其家
事略知之而姨兄遁㡣嘗為余道珍事甚詳相與感嘆幾
為泣下今已十不記其一二矣其却余弟之招別余所親
見也夫珍之事主勤矣而并能化其妻此尤為難得者遵

恪既已前歿而余亦老且病後之人恐無有知其事者矣
故為表而著之然尚恨老耄多忘不能盡記其詳也
又有李王氏者其父王戊為余喬氏始夕擔水之僕妻
主𥨊𥨊頭赤足蠢拙人也其女始招李珍為壻生二子
未幾而歿時王氏年僅二十餘衆皆以必別嫁矣王氏
則自誓曰吾不忍負吾夫也卒守其志不變在衆中若
循循無異而義烈之色凜然不可以犯無敢竊視者余
聞一見之輙為加敬今已七十餘矣其二子皆成立是
以附者之無使其無傳焉
嗚呼人心風俗之敝至今日而滋甚矣蓋天理民彝之
禀幾於盡亡豺虎横行白晝食人而莫之問為有司者
安之為士大夫者安之矣而猶有如王珍李王氏者出

於其閒豈非古道猶存人心不死或庶幾有世運陽生
之一機哉王珍之奉主人讀書講道者所不及也李王
氏雖若平常無奇然生於輿隸之中何知禮義而自守
之嚴如此是亦有萬萬不可及者彼夫奪攘矯虔有靦
面目而曾不知奴僕之不若也嗚呼悲矣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九終　　後學成惪淦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奏
恭謝　天恩摺奏
新授翰林院編脩臣王懋竑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一
介庸儒至微極陋竊叨末第獲厚進於有司頃緣母老近
就教職自分永為冗散無復親近　闕廷之望幸値　聖
主御極勵精圖治宵旰不遑四方欣欣復見唐虞三代之
盛而且旁求俊彥廣羅遺逸臣以微賤猥辱　詔命自顧
何人敢膺斯寵且喜且慙不知所云趨　命以來蒙　賜
召見碌碌軨杇曾未得少效犬馬之力又蒙　恩擢授翰
林院編脩在　皇子三阿哥書房行走稽古之榮於斯已

極高天厚地之施非夫捐糜頂踵所能報答臣伏自念家
脩廷獻者士子之常經資父事　君者人臣之通義而臣
才力衰遲學術迂濶雖鞭策疲駑淬磨朽鈍恐終無以稱
　皇上任使之至意臣不勝大懼螻蟻微誠冀蒙　聚察
臣無任受　恩感激悚惶戰越之至為此繕摺恭謝　天
恩謹奏
書
上高安朱公書
制王懋竑稽首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庸虛腐生言行無
足取荷老先生知己之愛獎待拂拭逾溢涯分自遭憂以
來高誼厚意益復有加無已皆非晚學小生所敢望於大
賢君子者自顧孱鈍何以克堪感激之私銘鏤不忘非言
詞所能道說也懋竑以微末蒙被　聖恩賫予優渥榮貴
泉壤為千古未有之遭逢雖捐糜頂踵未知何以報稱於
萬一詣　闕謝恩當不敢以刻遲但自念先母之變遠在
二千里外不孝之罪無以復贖唯衰麻之服歲月之期少
可自盡今窀穸甫畢僅及期年而遽釋服入都冒哀求仕
內之無以安於心外之無以解於天下以此憂疑不知所
決昨奉台諭必當以二月進京并及阿哥惓惓相待之意
自不容以少緩昔人有云孝已不逮矣忠可忘乎臣子之
義何敢自顧其私然終有不能以自安者進見時精神昏
暗言語錯誤造次無以自達退而思之悔恨無地入春後
怔忡舊恙忽爾大作日益沉困寢食都廢竟不能起於床
往者此恙舉發非數月調理不克以愈自度無以及二月

之期伏乞老先生更賜裁酌前奉　旨不必俟三年滿尚
未有定限或可俟秋冬間　皇上問及叩求代奏少寬時
日并懇代啟阿哥不勝大願若斷不可以遲擬於三四月
閒扶病前往謝　恩後即以病請未知可否懋竑素無知
識於世事不通曉一切俱蒙訓誨為此專請鈞諭指示所
宜干犯嚴尊伏增戰灼臨啟悚惶待命之至
上高安朱公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懋竑再拜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曩
以虛庸備員　禁近獲侍左右在趨走之末過承獎待踰
溢涯分提携教誨以朝以夕洎遭內憂枉屈車騎辱臨邸
舍營救護視有同骨肉自是以來疾患頻仍顧蒙始終之
惠委曲保全其為更造之恩過越之義勒銘心版感戴不

忘非區區言語所能道說也伏自念冗末散秩蒙　先帝
厚恩拔置清列　寵賴優渥施及泉壤奉職不謹無絲毫
報荅遽以老病屏伏田里犬馬齒衰永無效力之期夙夜
循省惟增戰懼閒以餘暇思及閣下知己之誼千里隔濶
無由仰望清光即欲奉一書上候起居而閣下在日月之
際非後學小生所敢冒瀆然其感激之私依戀之誠未嘗
頃刻忘也昨奉　大行皇帝之諱螻蟻小臣攀號莫逮今
者　聖天子在上聰明神武誠敬寬仁蓋漢文帝唐太宗
宋仁宗明孝宗所不及　即位以來延登故老收召遺逸
四方幽隱靡不畢達　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想
望治平而閣下以厚德重望當股肱心膂之寄為　國家
柱石莫先之臣其所以黼黻鴻猷贊襄盛治者當與富鄭

公韓魏公比隆必非丙魏房杜之規模也懋竑老病之餘
耳目昏聵自甘廢棄蓋在疲癃殘疾扶杖往觀之數倘得
少延歲月親見德化之成為太平之逸民則幸甚矣竊觀
衆賢彙進正士盈廷凡所建白裨益弘多而根本節目之
大似有未盡及者迂愚之人欲効末議以冀萬一之補而
廟堂之議非草野之所敢與也二小兒前獲進謁今幸與
薦名來至　京師謹令躬詣門下恭請台安并肅寸緘畧
達謝悃干瀆尊嚴不勝惶恐伏惟鑒察臨啟悚惕依戀之
至

上桐城張公書

十二月二十日王懋竑再拜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曩以
虛庸備員　禁近獲侍左右在趨走之末過承獎待逾溢
涯分暨遭內艱更被薦延辱蒙　恩旨寵賴稠疊且感且
愧不知所云自是以來疾患頻仍憂危莫保戴病北上復
得見於內署慰藉有加為之開釋委曲周旋遂邀始終之
惠免於罪戾歸休故里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刻銘心
版永永無極非文字語言所能道說也伏自念冗散末秩
蒙　先皇帝拔擢之榮賜予之厚隆天重地無以仰報萬
一遽以老病屏跡邱壑犬馬齒衰永無効力之期夙夜循
省惟增戰懼而以閣下知己之誼亦未有以敬荅分毫其
為慚負如何可言嘗欲奉一書以上候興居而閣下方在
日月之際非後學小生所可塵瀆又以諸老先生遊從畧
同當徧致竿牘之敬揆以古人之義有凛然其不敢者是
以默默至今而感激之私嚮慕之誠則未嘗一刻去諸懷

會託靈皐為達此意不知道及否也閣下老成重望謀謨
密勿歷十餘年維持調護勲在社稷如寒暑雨暘之潛易
人被其澤而莫名其功自古遭逢之盛未有過焉者也是
必有忠言奇謀遠見卓識為　國家根本長久之計而措
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使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今度其
規模必不在富鄭公韓魏公之下非拘瞀鄙生之所能窺
測也懋竑草野下士於　廟堂諸事皆所不聞從邸報中
伏讀　詔旨仰見　聖天子聰明睿智誠敬寬仁蓋漢文
帝唐太宗宋仁宗所不及而延登故老收召遺逸四方魁
壘耆艾之士群集於朝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矣懋竑
老病之餘耳目益聵目日益昏自度無用於時蓋在疲癃
殘疾扶杖往觀之數但願少緩須臾獲見德化之成為太

平之逸民則幸甚也嘗觀於往者國家盛衰往復之數人材消長進退之由而知古之君子所以因時制宜補偏救獘者皆有明法則以往推來以古御今亦欲效其末議以裨補萬分之一而蹤遠賤微卒不敢妄有所陳說也前者二小兒曾隨懋竑進謁茲以就試禮部謹令親詣門下肅候台安并附寸言畧陳謝悃冒瀆嚴尊不勝惶恐伏惟垂鑒臨啟悚惕依戀之至

與傅中丞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懋竑再拜謹啟老先生閣下懋竑曩以虛庸備員 禁近獲侍左右荷蒙高誼不以後輩見遇知己之感銘切於心及閣下上試京闈懋竑又獲為同考官朝夕奉教幾踰旬月自遭憂歸復蒙慰問存恤備至且

感且愧不知所云乙巳秋載病北上而閣下出撫兩浙道過敝邑水陸異塗遂不獲一望清光至今耿耿自是以後閣下在日月之際而懋竑屏伏邱壑霄壤懸隔無因緣得以自致門下閒欲奉一書以候興居而以蹤遠微賤不敢援舊故之例輕有冒瀆曾託敝門生汪師銘轉達此意不知蒙諒察否也 今天子聰明齊聖誠孝篤至綱紀庶政中外乂安 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之內靡不歡欣鼓舞歌頌太平而閣下以舊學之臣當保傅之任所以訏謨密勿啟沃 宸衷者必有以追配古人垂名百世非鄙人所能窺測也自古中丞之職最為煩劇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吏治之孅悉民生之休戚皆得以為 皇上別白言之而今之督撫無不繫銜內臺有總領之任糾劾之責縱不能盡得如周文襄王端毅于忠肅海忠介其人者而必不使鄙守蒐瑣之徒雜於其閒其所紛更變易一切鏟除復於經制則天下生民實受其福而 宗社有無疆之慶矣此海內人士所亟望於大賢君子者而懋竑屬在趨走之末尤惓惓有厚望焉里居以來閉戶自守温習舊業於古今理道之故略有所窺亦欲効其議論以裨補萬分之一而蹤遠微賤又不敢以盡也懋竑年齒日暮疾病日侵耳目昏聵全無所與欣逢盛世蓋在疲癃殘疾扶杖往觀之數獲存須臾親見德化之成為太平之逸民於願足矣茲者二小兒北上就禮部試謹令躬詣崇階肅候台安并附寸言略陳謝悃伏惟鑒照臨啟不勝顒仰依戀之至

上徐太老師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懋竑再拜謹啟太老師閣下懋竑曩者跧伏田里久仰盛德而無因緣以自致戊戌幸與末第以淵源之誼獲廁門下是冬習儀翰院始得一望清光引見時語言蹇拙蒙代為 陳奏免於譴訶刻銘心版未之敢忘癸卯備員 內廷更得隨侍左右提攜教誨以朝以夕迨遭內艱復承高誼存恤有加自是以來菀枯殊途千里隔闊幾及十載嘗欲奉一書以候起居而大賢君子非後進小生所敢冒瀆且恐以語言文字自干罪戾是以默默至今而企仰之私嚮慕之誠未嘗一日去諸懷也閣下清名重望直道而行雖屢進不合而不肯有所變易出處進退之義皦然明白所謂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殆與汲長孺蕭太傅魏鄭公宋文貞公無以異世之君子未有及焉者也今者　聖天子延登故老收召遺逸而閣下始復徊翔卿列班亞台司顧四方之士猶以不即登輔弼為歉然厚德元老三朝重望未有過閣下者即日胥師保之尊任平章軍國之重非閣下莫屬也懋竑自念以冗末受　先帝厚恩曾無絲毫報答犬馬齒衰効力無日退伏田野惟深戰懼幸逢　聖天子在上聰明睿智誠敬寬仁蓋漢唐來所未有　詔旨頻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歌頌太平而懋竑以疲癃殘疾在扶杖往觀之數但願獲存須臾親見德化之成為太平之逸民則幸甚矣茲以二小兒幸與薦名就禮部試謹令躬詣門下恭候台安并附寸緘略陳謝悃干瀆嚴尊不勝惶恐臨啟悚惕依戀之至

與蔡聞之書

老先生以湛深之學瑰瑋之材追蹤韓范而剛毅大節直比於漢之汲長孺唐之宋廣平遭逢　聖主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將來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鐘鼎旂常有不足言者矣懋竑以庸虛漫隨賢者之後內自循省惟深愧恧自遭憂以來跧伏草土愈益昏昧舊學銷忘夙心掃地有不可為知己道者也啟者瀕行時極承高誼層疊無已刻銘心版永戴盛德一載之中營辦諸務無復晷暇未及以一書之問上達左右少陳謝悃其為悚仄如何可言仰惟鑒宥不加譴責幸甚懋竑江淮孤生厠身冗賤荷蒙　聖恩超逾常等　賜賚優渥為自古所未有懋竑之遭逢捐糜頂踵未知何以報稱於萬一夙夜之中常深戰懼而已懋竑奉　旨治喪畢來京不必候三年滿去歲臘月克襄大事太宰公過邑言當以今春入都會懋竑怔忡舊恙以勞瘁舉發幾致危殆累月僅得少愈即擬束裝上道而老病之軀萬難支持更俟調治痊可庶幾克訂行期道里隔濶未有信息特遣使來敬聞於老先生懇為轉達於蝶園太老師桐城公傅老先生代啟阿哥　皇上問及叩懇代奏不勝大願懋竑在病中耳日益聾目日益昏形骸枯槁幾同廢人　君恩深重涓埃莫報臣子之義何敢自顧其私但重服之人不便出入謝　恩後恭擬上　請諸俟面商不敢贅及也懋竑素無知識一切都不通曉伏望訓誨指示所宜屬在知己輒敢輕瀆諸惟垂鑒臨啟悚惕翹企之至

與方靈皋書

別違以來倏踰十載前者曾兩致書亦不記作何語其時言語文字之禁甚嚴大槩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頃者吾兄進秩閣學侍直　內廷閣學者漢之御史大夫唐之門下省宋之參知政事而侍直　內廷則漢之給事中唐宋之翰林學士也其位望為不輕矣古之君子若漢汲長孺蕭太傅唐魏鄭公狄梁公宋文貞公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所遇之時所居之職不同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直節著於朝廷垂於史册百世而下聞之者為之感慕興起吾兄之所以自待於諸君子何如也則今日之謨謀啟沃為　國朝根本長久之計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其必有在矣弟雖疏遠竊願與聞焉　聖天子在上方將

追蹤堯舜掩迹成康　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想
望太平而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
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更革登斯民於
衽席之上措國家於泰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亦為無
用矣其在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皆迂濶熟爛
之言人人所共知者而為治之道卒不出此若舍此而別
為高奇之論廣博之說俱非所以輔翼盛德贊襄至治也
自古大臣格君定國者必以自治為本秦漢而下有儒者

氣象唯諸葛武侯其為政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
益今之君子有能使人勤攻吾之闕者乎有能使人事相
違覆至於十反者乎欲人君之納諫必自能納諫欲人君
之求賢必自能求賢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以自輔而一
有讒諂諛佞之人介於其側則自治已疎而以格君定國
不亦難乎此不當為吾兄言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不得
不以此朽耄顓愚無所忌諱切惟諒之中朝諸公弟多在
遊從之末近皆有字通問而有不敢盡者抑願以此推言
之也方今延登故老收召賢俊凡所建明已曠然其一變
矣而根本節目之大尚未能別白言之至於設施措置之
際亦有未盡符合而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者未之或見
欲求宋之劉器之陳瑩中鄒志完諸公蓋不可得草茅不

知內事萬一其間或有造浮言飾邪說以眩惑視聽者葵
藿野心竊為之私憂過計而未敢以妄言也易之夬卦以
五陽決一陰而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其危如此姤卦一陰
始生而五陽皆不能以自立君子小人勝負之幾大槩如
此昔人謂元祐諸君子但知異己者之為小人而不知同
己者之未必皆君子此亦千古之炯戒也弟年齒益暮疾
痛益侵耳目昏聵不與一事欣逢　盛世蓋在疲癃殘疾
扶杖往觀之數太平萬歲尚庶幾其及見之程伯子有言
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有人能致太平我願為太平之民
弟之惓惓有望於吾兄在此而已自知廢棄萬萬無用於
世而中心耿耿有不能自已者敢為吾兄私布之前辱手
教紙尾以弟饘粥不充為憂此弟之向常以為累者而兩

年以來所見略覺有異東坡蘇公云吾輩道理貫心肝忠
義浹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慰藉則
與不學道者無以異矣誦之躍然興起年幾七十死亡無
日而以區區仰面於人不亦惡乎用此自斷亦不復為人
言也閒中繙理舊業亦略有所論著而筆力沓拖全不近
古人故不敢以求教所作時文十二首附呈如賜覽觀亦
足以略知其志意之所存矣二小兒久困塲屋幸與薦名
又遭災患故來　京師也最後吾兄嘗以為可教望有以
教督之但使為尋常自守之人不墮家門之舊足矣他非
所敢望也弟自託故交傾瀝言之不覺累幅望勿以示人
其有未當願賜還答天氣嚴寒惟道體為時自重臨紙馳
溯同學弟王懋竑頓首

嘗念古今奏疏唯朱子戊申封事所言最盡當常置黼扆之側所云天下之大本今古同之至今日之急務則尚有不同者嘗欲仿范文正公上執政書胡文定公時政論具言本末為私議一通而疏遠賤微不敢成就其說卒廢棄之詢二小兒亦可略舉大槩也附及

與方靈皐書

舊歲二小兒歸未得親奉教誨聞之甚不樂疏慢之愆所不可辭今　至即令肅謁台堦望有以教督之也昨者辱賜手書惓惓故舊之誼不勝激感猥以蠢愚冐進瞽言顧蒙開納不棄葑菲此古大賢君子之盛節非今世之所有也奏摺四通於邸抄中皆見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凡所言皆古養民之政近世之所不講有能舉而行之三代

富民之效其可復覩乎其條畫詳明纖悉皆具足為生民久遠之利文章古雅深醇直與西漢董賈匡劉諸疏相上下生平所學為無負矣然以弟迂愚之見尚有遺議者竊以天下之大本當今之急務尚不盡於此而以今之督撫守令舉行是事不過文移上下虛應故事其甚者委之吏胥所以養民適所以厲民統觀近事大率如此尊兄先生居京師久凡此諸病或未深悉也昔范淳夫唐鑑極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以為苟簡之說及於晚年經歷州郡乃以為萬世不可易之定論故凡尊兄所陳者若一賢縣令可傚為之而不得其人適以為害亦不可不熟慮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寬仁慈恕恩澤滂流開諫爭之塗塞捐納之路凡所施為卓越前古而尊兄以一世重望居經綸

密勿之地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乃未有昌言至論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以貽億萬年泰山磐石之安竊恐後之君子不無遺議於此亦不敢不為尊兄言之也蘇長公作田表聖奏議序謂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朱子於孝宗乾道淳熙極盛之時亦言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當時既不以為忤而後世亦未有咎其言之過者則今者芻蕘之議亦有可一二為尊兄言乎弟跧伏田野聾瞶昏耄外事一無所知識所見邸報又闕略不全試以古揆今聊舉大槩竊謂紀綱未正政令多還賞罰或淆枉直同貫自侍從臺諫督撫以至縣令未必盡擇其人而薦舉一途祇以開僥倖之門廣援

引之路直省題補其弊亦未盡革凡沿海沿江沿河皆巧立名目自占美缺布在州縣者半為堂官內使之私人賄賂公行廉恥道盡交結既固放手橫行藩臬以下皆不敢問其為里民之害莫大於此至於耗羨歸公而百姓加數百萬之賦關市之稅不為定額遂衍隨解而橫征厚歛以飽吏胥之槖上以蠹國下以害民此二者尊兄摺中已及之而未能以盡數也　聖主日下求言之詔而諸所建白率毛舉細碎曲徇私意求其公忠憂國通達治體者百不得一焉至於政事之得失舉錯之當否皆卷舌固聲莫肯一言人材委靡公論不伸莫甚於此時然則所以振興激厲長養成就之者非吾長兄之望而誰望耶禹之戒舜曰帝慎乃在位釋之者曰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

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故又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則為治之道隨時制宜補偏救弊有不可頃刻緩者　世宗憲皇帝以神聖英武御宇一切整齊裁定期於至治而奉行不善亦斷更改未嘗有執如安山湖開墾　聖斷毅然以為不可行而苗疆一事引過責躬布告中外此豈有一毫繫吝之私也哉舜之承堯誅四凶舉八元八愷堯之所未嘗行而舜行之不以為疑而朱子與何叔京書謂三年無改非為有天下國家者言伏讀　詔旨崇仁孝之意中損益之幾可謂深切著明而近日之議似猶有浮辭飾說以脅持上下故不可不為　聖主別白言之也前書謂朱子戊申封事嘗日置　黼扆之側近覲司馬温公歷年圖序言人君

之德有三曰仁明武人君之道一曰用人其言至近而千古治亂之源無不在此仁明武即夫子所云知仁勇蓋不以勇為言而專主用人即皐陶所云在知人在安民者其言可與戊申封事並者也周禮為周公未成之書考之詩書春秋其官名亦不盡合程子嘗曰孟子與周禮所載不同今之禮書掇拾煨燼之餘雜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朱子以著之集註況去今又千百年而可一一追復乎臯夔禹稷伊傅周召之所言書載之矣不必周禮而後可治也凡今章疏多援周禮為說恐亦循其名而未察其實矣此論甚長非筆墨可究姑舉其概耳弟年齒益暮疾病益侵度未必久存於世顧嘗念杜少陵云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於此而於尊兄又有可以言進者又承命洽謀在直言是以敢私布之倘得一言可採藉手以為新政之助有補萬分之一而長兄勛名遠與姚宋韓富比隆則於君臣朋友之義兩無所憾自此伏死邱壑無復餘念耳天氣尚寒惟道體以時自重臨紙悚惕仰企之至

與方靈皐書

前聞長兄致政專司文館忽見大疏乃知尚居可言之地而　聖主即賜施行尤為慶幸顧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矣權其輕重緩急而圖之於長兄更有深望也閱邸報諸言事者紛紛細碎漫不知根本所在惟工部吳君煒論題補事為近日奏疏第一此法不變吏治民生終無可望然以根本言則向上一路尚似未曾撥著也石源先生忽遭

重劾亦未有辨明之者倘弟得從諸公之後而效其末議其為謬戾何可勝言則今日之以病廢罷安居田里歌詠太平不可謂不幸矣河道變遷杞人之憂未知所極此非草茅所敢與也一切聽命而已弟今歲病後更復寥落兩淮運使屬在同年而漠然絕不相聞實臣先生欲為懇切力言意甚可感亦未知有益與否吾命蓋有所制矣行年七十而以區區俯仰於人殊非所樂即以學使校士九載家兒孫輩與試者四五人未有一遇然弟終未嘗一言足以知崛強之猶昔也弟近年來於朱子文集語類皆嘗考訂而年譜較正為多如家禮易九圖筮儀斷以為非朱子之所作粗有依據易詩書禮記諸儒異同之說略為辨明閒附己意以月昏不能徧觀書俱未能成就其說若天假

老弟兩目不至盲廢異日編排略成次第當盡錄以寄長兄有謬妄處為掊擊之離群索居憒憒無長進處從游陋學絕無其人禪家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長兄居高明之地衆所歸仰於紛紛中有一二出群之才可以承學者乎時文選當已進呈所寄選目其為草草不足參酌也三禮體大恐不能即就當博求禮學精深者共考之編纂諸公有能與長兄反復論難者否嘗觀前人諸解或病於疏略或病於蕪雜其矯然特異者又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然皆不足以傳世而行遠也信筆及此幸恕其僭二小兒來得承訓誨幸甚幸甚往來拮据甚以為難而弟年已暮此行蓋尤望之然居易俟命生平所守只此四字而已天寒道體為時自重餘不盡悉

與方靈皋書

前聞恩許致政尋司文藝之任不勝忻忭坡公所云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正為今日道也賀賀昨見邸報 命武英殿刊刻十三經註疏廿二史此最重事而書南北監本弟略見一二魚魯豕亥不勝其訛而又多以意妄改者前此委官分校而不問其人今若因循舊例則校經者未必皆孔陸也校史者未必皆三劉也或失之草略或失之穿鑿俱所不可此其任自在長兄無俟 盛朝鉅典少貽後代學士之議也時文選單乃為學徒讀本未為定論家所藏稿卒少艾韓馬陳諸大選本半未之見而今文止於癸丑尤為疏略意欲徧撿廣搜更加增刪而目昏益甚不能看細字又值夏秋之交一病百餘日幾致危殆幸而獲痊而體氣虛羸參朮之廢竭而不能以繼一切聽之於命而已凡諸舊業悉已廢罷是以遲遲無以復命今聞已屆進呈之期謹以原單奉上去取差謬不足相參證也時文小技然推其本末源流與古人合而自孔孟以來聖賢精微之蘊在焉是以於道為最尊長兄以名德親承 帝命此即千秋萬世之業非僅一代之制也昔呂成公謂以舉業致人士而告語之朱子以為不可而晚年之論乃不其然此有為己為人毫釐千里之辨竊嘗妄論今日之正人心移風俗必自時文始伏讀 諭旨分別明白可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長兄承此重任必有高致絕識足以發明 帝制者願長兄慎之重之以呂成公之文鑑昔人且有道議此固非易事也坊刻選本弟多未見所已見者名文前選之成弘正嘉行遠集之隆萬

正味集之啟禎恐皆不可以據而近科更以聲氣淪亂之望長兄獨操手眼一切廓清則道德一風俗同所以長育人材者莫大於此矣長兄名高望重人所歸仰而弟以育育沉沒之人妄有陳說眞如蚍蜉之不自量然竊以從友朋之後不敢以諛言進也前讀奏疏謂周禮有王莽劉歆所增入者此最確論足以決千古之疑然在今日不知何以議別願飛示其說之一二焉弟家居十餘年後輩可與語者甚少常思與長兄合並上下其議論以為快而老病益侵不過朝夕人此願恐未可副也

與方靈皋書

[illegible]二小兒歸後不通聞者已二載矣近日[illegible]何似

一一如舊否區區所願禮書告成致事南歸為數日之聚弟年齒益暮疾病益深恐不能以久待也長兄與弟同年生弟衰憊若此長兄想爾清健然恐亦不若往時矣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為之惘然弟去歲一病半載幾殆幸而獲愈而目益昏耗不復能觀書兀兀默坐閒作時文四五篇書生技癢甚為可笑然欲於時文中留得讀書做人種子不知來者有能會此意否又比年以來雜作史論十餘篇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庶幾其有意焉而筆力沓拖緩弱不自振東坡所云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今亦同此恨也前見廿大司馬疏言臨川吳文正公從祀事家偶有臨川集因為考其議論本末與其出處行事多有可疑者薛文清公讀書錄中已發其端而未盡言因知謝鐸

所議尚不足以為臨川病也弟家居十餘載不復與外閒接而里中亦無共講此者思得見吾兄為剖判其是非而糾正其紕繆以此相念愈切矣尊選時文目錄至今未見聞學徒言亡友魏篁中巧言令色節文入選幽潛之文獲蒙採錄幸甚幸甚但篁中文白石清泉別有佳趣而於此等題則非所長恐晉宋之清談非漢唐之箋疏也如何如何偶爾及之勿以示人為囑近也向從學今於邑中為嚮人矣相見必為歡然邑中事及弟之近況皆可以詳問之也草草不盡欲言今歲應京兆試者頗多諸容續報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終　　男箴傳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一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書

上張中丞書

九月廿二日舉人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大中丞老祖臺閣下懋竑學業虛薄行能無取跧伏草茅未嘗敢自致於閣下而閣下引而進之勤勤懇懇教督以所不及開以愚慮冒進瞽言亦蒙採納與相應答此誠古之大賢君子錄用芻蕘不遺細微之道非所望於今世人也懋竑言辭訥拙倉卒無以自達每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又以閣下盛德重望非淺學小生所宜妄有陳說且恐涉於比附之嫌以自蹈不韙之誅是以徘徊至今而不敢進也舊歲試後艱

於往返羈滯北地不能以歸五月聞家叔父為金典史所扳誣人多為懮懼懋竑以閣下主持於上善類之所依歸必無豪髮之慮及見奏疏果無一語相及感戴厚德銘勒不忘今者事久不決日以益滋下吏承問牽連無已則區區之心亦有不能無疑者矣懋竑少孤育於家叔父叔姪之誼同於父子不容有所憚避而又自以直道獲事閣下有疑焉而不以告亦何以仰酬閣下之知哉用是頓首呼號以請惟少垂察焉家叔父立身立朝自有本末九牧之人所共明知其疎濶自信闊於周防坎壈沉滯大都坐此今以一入視之故遂為金典史所株累昔欒布復命彭越頭下高祖釋而不問主父偃誅死孔車收葬之武帝以車為長者家叔父以同年之誼僅一入視遂可以為罪乎

家叔父與其人本非交好假使知其將自盡必不肯身自
入視此固不待辨而明者至於張大實無其人名帖原非
可據其為虛妄尤自曉然若夫無端風影之誣行道之人
知其萬萬無有者而亦以及於家叔父家叔父受 上厚
恩粗識義理與其人又非骨肉何肯為此此真夢想之所
不及家叔父與人從無嫌怨而懋竑輩賦性伉直於俗多
忤郡邑往來之人或有陰挾仇恨橫相誣揑構造飛語以
誤清聽者不可不察也趙蓋韓楊之獄至今以為魏丞相
于廷尉之過而劉洎之事於褚河南有深譏焉此皆其時
人主自為之特不能有所匡救今者 聖天子在上初無
督過之意下吏不曉轉相詠染出入進退其權固在閣下
苟非力賜主持特與昭雪則家叔父幾有不能自脫者矣

保護善類辨明誣枉自當代大賢君子之事今朝野仰望
惟閣下一人即不當事任猶冀昌言正論以明不白之寃
銷未形之患則今日之事非閣下其誰望焉萬一滋蔓無
已或有意外之累天下後世之議必有任其責者願閣下
慎之重之宋文貞公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劉知幾曰無
汙青史為子孫累閣下試裁之公論準之前哲則取舍去
就之閒較然可覩矣宋仁宗時有譖石守道者謂其詐死
請發棺驗視推官呂居簡力以為不可卒以保全今其人
鄙劣萬萬不類守道固不足惜而 朝廷之體儒者之守
自有不可易者閣下以周程張朱之學問為韓范富歐之
功業又非特居簡比也今下吏更以無端風影系及事外
之人道路流傳震驚耳目閣下其可熟視而不一問耶懋

竑前後屢得進見過蒙獎待踰濫涯分士固伸於知己此
為閣下言不僅為家叔父言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
嘗為閣下誦之晚節末路之難閣下曾再三歎息涕濟之
清有秋毫之玷何不為累然不若無之之為愈矣抑又聞
之劉共父宋之名執政而朱子與之言曰憂勞惻怛其於
鰥寡孤獨之情亦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播於
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愜乎賢士大夫之心閣下為社稷重
臣 明良相遭三代以下所未有清操直節於今無二功
在兩江百世不泯而所以答 聖主之知慰海內之望者
於此猶願少留意焉懋竑不肖竊慕古人藥籠參朮之義
故敢附致其愚亦閣下之所諒也情隘辭蹙不知所裁自
成復毀至於再三迫於大義卒進其說閣下憐其微志俯

賜鑒納一切刪除無使速逮則懋竑輩感恩佩德刻骨鏤
心非碎首隕軀所能報稱而學士大夫亦皆有所依歸天
下後世莫不慕義於無窮矣冒瀆嚴尊惶恐無已懋竑不
勝悚惕戰越待命之至

再上張中丞書

九月廿二日舉人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大中丞老相臺
閣下前自京口拜辭台席迄今已逾一載瞻望門墻如在
雲漢企仰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昨以家叔父被誣一事冒
黷嚴尊妄陳贅說懇祈鑒納而其意則猶有未盡者是以
敢復有請焉今之為家叔父言者皆曰此今之名人不當
以此累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夫聽訟斷獄當論其事不
當論其人假使果如誣捕之言家叔父身為儒者受 國

深恩而乃為此罔上不道之事正當嚴治其罪不當以家
叔父而少寬之如其絕無風影無供無証則雖鄉里愚儒
略不識文字之人亦不當以無端飛語遂致之於不測之
禍也閣下以是裁之則懋竑之言其非為私也明矣隸人
王成之所供張大家中實無其人此兩邑所共曉而金典
史所執名帖則固不可以為據江都為紳其有名帖與典
史者非一人也其皆可執以為行賄之證耶況王成初供
名帖乃貴子殷代寫令其家人孔某投已明白無疑其次
日之改供也改供之遂縊死與貴子殷之并死也此中皆
有不可測知者問官略不及而唯切切於張大何也至於
胖翁酒飯一語尤屬不經自古之獄從未有無供無證而
以重辟僞人以必承者聖明在上豈宜有此此雖問官爲

之而亦閣下之所宜一為廉察者矣　皇上之命徹底清
查也以其眞偽未定也如其偽則閣下當以偽言之如其
眞則閣下當以眞言之若以無端飛語累及事外漠不相
與之人而欲以證成其獄古之大臣所以事其君者似不
如此張釋之為廷尉有犯蹕者文帝欲致之死而釋之當
之罰金有盜高廟御物者文帝欲致之族而釋之當之棄
市文帝皆不許釋之引法如是足也卒伸其說古之君子
且有爭一人之死而殺身湛族而不肯以少悔者矣如宋
璟徐有功之類是也閣下處此其遂以古人為迂耶孟子
曰殺一無罪非仁也今以疑似難明之獄而牽連不已使
無辜者駢死於敲扑之下仁人君子必有大不忍於此然
猶可諉曰眞偽未定也至於家叔父與其人何與既非骨
肉又非交好不過以同年之誼偕一入覲遂陷形迹而執
不知何來一語欲致之於不可活之罪古之君子之治獄
也求其生而恐不得今之君子之治獄也求其死而恐不
得何古今之不相似也閣下之學所宗者朱子於　本朝
所敬者湯潛庵陸稼書而先生唐仲友於宋以文學名而
朱子嘗劾其罪家叔父則非仲友比也仲友之在台貪婪
不法訟者紛然朱子按得其實然後一疏再疏糾之未嘗
以疑似之故而有所逮及也潛庵之撫吳也一以寬恩慈
仁未嘗輕有所彈劾而稼書之令嘉定令靈壽諄諄以息
獄訟省逮繫為先務以其生平行事推之其不為此決也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況閣下之初叅也止據申請之辭劾其踈縱未嘗必以為

偽則亦非有過也下吏不曉承望風旨遂欲執而成之於
本案之外別加附著家叔父年已衰暮耳復聾聵几俎之
上任人割截乃假借風影構造虛空牽引無證之辭躪藉
烏有之論此固當世賢人君子所共為流涕太息者也閣
下其可不亟為反除耶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記曰
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以懋竑之愚願
閣下虛心反復於此獄無狥不根之說無執一定之見而
至於無端株累略無干涉之家叔父則盡行刪除特與昭
雪不獨懋竑輩世世子孫永戴厚德天下後世莫不歌頌
推說以為可繼釋之之後而於朱子之學潛庵稼書而光
大之遺烈皆無復有餘議矣懋竑非敢以私言而義激於
心懷不能已亡辭戇直當亦大賢君子所深諒者伏惟閣

下家其愚而赦其罪幸甚幸甚懋竑不勝惶汗戰越之至

三上張中丞書

十二月六日舉人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大中丞老祖臺閣下懋竑前為家叔父被誣一事奉書左右冀蒙採納側聽逾時未獲成命道里遼遠疑其未能遽致區區微誠無以上達茲者傳聞兩府會審有語愈加震駭乃復忘其僭越再有陳請煩黷之罪所不敢辭顧以屬在趨走之末適值危迫之情若不亟為號呼吏將何所奔赴伏惟垂諒察焉趙某之獄道路流言因生異議閣下反復於未可信而不敢遽執以為真宜也承問之官當於未可信之中細加研鞫以求其真偽之實不當於案外浸淫連逮累及非辜況家叔父略無干涉所供兩事皆無其據所宜辨雪今於

未可信者已一切銷釋而獨於家叔父絕無風影之案鍜鍊羅織證成其罪非常重獄幾欲以家叔父承當了之此問官之過而非閣下之本指也 聖天子在上聰明睿智洞悉幽隱必無奇冤異枉不能自伸之理以閣下主持其事必不使下吏毒螫善類公行誣陷此固萬萬無足慮然以家叔父耄老遺忘不能自列而案牘轉移文致巧密若不預為辨明恐閣下亦有難以廉察者是以敢一一詳陳之家叔父之入監看視趙即於是日自盡以為形迹可疑固也顧不知所疑在自盡之事耶抑所疑在替死潛逃之事耶所疑在自盡之事則其妻若子連日進監訣別久已曉然其計蓋已預定家叔父僅一入視數語而出彼骨肉聚處豈跡遠之人所能與耶所疑在替死潛逃之事則此案連及數十人歷審百餘日各犯口供略無異辭即問官亦以為欲逃未能明知其無是事矣顧不以疑趙而以疑家叔父耶由是言之則斷有不必疑者也至於用帖餽銀尤無其實名帖乃往來之常例又非親筆誰不可代寫者豈可以為行賂之證張大乃子虛烏有實無其人此合郡所共曉既無其人安有其事且金典史既有此帖何不先供之於四縣初審之時又何不即供之於兩府再審之日直遲至於數月後方突出此供金典史既久已供家叔父入監看視矣此豈有所顧惜於家叔父者乃含可據之名帖而不一出之耶其為虛妄不問可知隸卒王成初供名帖書辦貴子殿代寫銀則貴子殿家人自送次日忽改供與金典史同又指名家叔父僕人張大此必有賄囑指使

者改供之後王成貴子殿次第縊死此必有殺之以滅口者即問官亦有不能為解之說夫既為指使則王成之改供非其真也既為滅口則王成別有真情未之吐也安可據金典史一人之單辭而謂家叔父為違例妄行耶金典史所云餽銀止為秤屍出獄不他及也今改為求格外用情而以傳聞替死潛逃之語所由來繼之籠統影射極緣飾之工裝綴之巧而實跡難誣不可併合天地鬼神臨之存上質之在旁其可誣耶大抵此案所連及唯家叔父為孤注無可詐取而金典史受賂既多欲脫他人不得不盡以著之家叔父欲以了此一案至問官之意則亦有不可解者閣下試取愚言一一詳察之則亦可曉然明白於其故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此本疑獄難以深究據今所傳又幾有無可疑者閣下當以始終本末一為 皇上明言之諸所連及用田叔燒燬獄辭之例一一切省釋此乃仁人君子之用心不當更為游移不定之說也趙本重罪家叔父自不應入覘然亦非有大過閣下之參本無名也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舉手加額以為能保護善類而懋竑輩歷世戴德永永不忘今所為南望叩首百拜以請者惟祈閣下力與主持盡為昭雪始終保全則天下後世歌頌稱說慕義無窮而懋竑輩之銘感非捐糜所能報其萬一也然懋竑非敢以私言也閣下正人君子為國重臣苟有毫髮之未釋然必不肯草率結案以欺 皇上而如懋竑前之所陳亦可以無毫髮之疑矣懋竑不肖然嘗竊聞古人之義雖叔姪至親苟或有所

未信亦不肯為飾辭以誤閣下也伏惟垂察地寒人賤不自揣量妄有祈請于犯嚴威可勝惶恐懋竑臨啟戰慄悚惕待命之至

上陳滄洲先生書

十二月六日王懋竑謹再拜奉書於老祖臺閣下懋竑竊伏草茅側聞老祖臺清操直節卓絶一時其政治之材襲黄卓魯所不及而危言正行不畏強禦則漢汲長孺唐宋文貞公之亞匹也瞻望清光常深企仰顧以卑賤無由自致前在揚郡因緣家叔父交好之誼得以進謁左右謬蒙獎待過有稱許且感且媿不知所云後兩過京口躬詣崇階皆未獲值自恨無能盡聆訓誨而區區之心亦有所未盡也比者以家叔父被誣一事得再見於京邸闕注殷

切骨肉之愛無以逾是老祖臺憂患之餘遇事發憤不少自抑挫此真有古大賢君子之風而友朋之誼肫篤愷摯大下有心人聞之未有不為之感泣者況於不肖兄弟輩其為銘刻如何可言固非文字筆墨所能道說也自京師歸後意謂可以盡辭聆得家叔父手書及寄兩府會審看語為之惶駭幾不能生家叔父以垂老之年經此奇變千里相望倉皇莫措而懋竑與舍弟輩於署中相對悲苦無以為計念家叔父友朋中可以共性命託肝腑而慷慨激烈能進言於中丞公以保護善類辨明誣枉與懋竑輩之可以攀援叫呼而及者惟老祖臺一人而已用是不避煩黷頓首百拜以請伏惟垂察焉家叔父被誣本末并名帖酒飯兩案前已詳悉面陳無庸贅敘矣今以會審看語一

一辨之看語云入監看視而趙即於是日縊死其形迹不無可疑固也但不知所疑在自盡之事耶抑在替死潛逃之事耶如在自盡之事則看語固云其妻若子連日進監訣別彼豈不能言者而待家叔父之言之耶既云訣別其計議久定早已辨於是日矣豈疎遠之人倉卒閒所得與耶如在替死潛逃之事則看語又云僉供趙某身死是實所言欲走亦無實據固明知其無是事矣顧猶以疑家叔父耶以趙為欲逃未能并疑家叔父代為之計而未遂捕風繫影無供無証從古獄辭未嘗有此以此言之則亦絶無可疑者也看語云差人餽銀以求格外用情尤為違例妄行夫差人餽銀誠為違例妄行也然當覈其有無辨其虛實非可以一人之偏辭而遽入其罪也名帖非有請一

又非親筆不可以為據張大家中實無其人此合郡所共
曉金典史之供家叔父入監看視也其次家叔父者不道
餘力矣豈有名帖餽銀一事而不一出之耶四縣初審之
時不之言兩府再審之時又不即言越月踰時幾已半載
而突出此供其為誣妄不問可知況隸卒王成之初供代
寫名帖則書辦貴子殷也送銀則貴子殷家人孔某也已
明白無疑矣其次日之改供必有賄囑指使者改供之後
次第縊死必有殺之以滅口者即看語亦云雖稱無指使
滅口情弊而不先不後殊難為解亦明以為指使滅口是
固天理之昭影而不可掩者顧猶據改供而以家叔父為
違例妄行則問官誣陷之罪更甚於金典史也典史所供
用帖餽銀亦止云秤屍出獄未曾他及乃看語改為求格

外用情而以傳聞替死潛逃之語所由來裝綴之隱照胖
鬍酒飯之案此其羅織鍛鍊之酷可謂極矣胖鬍酒飯一
語不知何來無端夾訊幼僕以為必承天地鬼神不容誣
枉故不成招乃於此猶欲文致其事其為毒螫不啻虎豹
豺狼之為不知於問官有何積怨深怒而至於此然秤屍
出獄與替死潛逃兩事絕不相蒙不可併合試為一指駁
之必有愕然而不能措一辭者矣大抵此案所連及皆強
有力者而家叔父獨為孤注且年既耄老耳又重聽言語
參錯鼻能自列衆遂出力而擠之欲以蔽此一案於從前
十年可信外別造奇波影響附會誣之以莫須有之辭破
之於不可活之罪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而不肖兄弟
附胸決臆而不能以自已者也老祖臺風采振厲標

人故懋竑以不敢望於他人者望之老祖臺伏願主持公
道大聲疾呼貽書中丞公以直其事庶幾有所挽回新臬
臺未有成見其審轉最為大關捩有可借力若并望留意
老祖臺於家叔父非尋常之誼而保護善類辨明枉屈自
天下之公義懋竑於此并未敢言謝也懋竑於老祖臺僅
一再進見非有夙昔之雅本不當以言進而屬在下風夙
仰名德又以家叔父之難隣於危殆不可以緩是以冒昧
上竭而忘其僭越之罪也懋竑前上中丞公書寄南中未
知能達否今更作一書在家翁林處囑其轉呈老祖臺幸
加裁定即為致去舍弟扎子姪之後嘗於衆中旅見限於
外吏無由自通舍姪病假在署今俱未敢瀆陳統此拜懇
并希鑒照抑懋竑附有啟者方今人物彬然其受　聖主

之知負海內之望如老祖臺者不三四人柱石之任必有
所寄從來安民之難在於知人取人之責在於脩身而自
古之所謂大臣者亦未嘗不用意焉此今者老祖臺雖居
閒地而所以進德脩業以為知人取人之本者則國家之
休戚生民之安危是賴懋竑愚陋無所知曉然嘗竊聞前
輩之緒論是以敢附致其說未知老祖臺以為何如也干
瀆嚴尊惶恐無已臨啟不勝戰汗悚慄伏地待命之至

與若霖書

前在京師兩承清誨多事匆卒亦未得細聆教益也叔父
事極蒙關注諄諄懇欵意其可以盡解比得家書亦謂釋
然及昨叔父寄示兩府會審看語則有大謬不然者中所
連逮一切盡釋即趙之子亦從寬宥獨於叔父鍛鍊周內

欲致之於不測之地於前十未可信外更造奇波非常大獄意欲以叔父承當了之無端羅織橫相誣害周來之酷不至於此今將看語呈上吾兄試一覽之未有不髮指眦裂者矣其中閒棺等語似有所自來而於叔父相反如此豈盡出下吏之意而在上者一不之問耶是不能為解也今日主持之責自在中丞公而名德重望為中丞公所取信而弟輩之可以叫呼攀援而及者惟吾兄與滄洲先生二人而已用是沐血飲泣頓首呼號以請於吾兄藉手轉致庶幾少有所挽回死生存亡於是乎在伏惟動心焉趙之繫邦獄已經半載凡為同年凡為門生孰不入視非獨叔父也叔父適於是日所以致疑耳然使是日僅叔父入視其致疑宜也其妻若子連日進監訣別豈不知此事者

而待叔父之言之耶則傳送消息之說不可以疑叔父也至於替死潛逃之說則所連數十人口供略無異辭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且以刑斃者累累相望而數十人口供一不翻移即問官亦以為無是事矣乃不以疑趙而以疑叔父耶若夫名帖餽銀尤無實據四縣初審金典史供叔父入監看視中丞公參本附載口供亦止是語耳兩府再審幾兩月亦不一及突於七月中忽出此供使其事果真金典史何以不供於叔父入監看視時一并出之且金典史既久繫矣此名帖置於何所而直遲至累月逾時之後而乃出之也名帖非有語言未可執以為行賄之證張大子虛烏有又非可指以為行賄之人況王成初供名帖貴子殷代寫銀貴子殷家人孔某自送次日改供張大耳其次

日之改供與改供後之次第縊死其為指使為滅口無疑問官亦既知之而猶首指叔父為逆倒妄行天日在上其可誣耶餅餌酒飯真無風影之談三尺童子知其謬妄至以此刑訊幼僕已屬奇枉其於名帖餽銀絕不相涉即典史所供亦止云求釋出獄耳今乃為籠統之詞曰格外用情而以此傳聞替死潛逃之說所由來總之假借影射巧相文致蓋不特莫須有三字矣前十未可信本中無叔父　語今乃專以叔父蔽此一案與參本絕不相照不知問官之意云何所謂不顧天下之公議不畏天地鬼神之疏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中丞公以大賢居重位而使下吏毒螫善類公行誣陷至於此極假如萬分之一或有意外之[illegible]不知中丞公何以自

安於心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也大抵兩府之意已明知趙死之為真而必周遮掩飾以見十未可信之非過求而十未可信中又多强有力者或怵於勢或誘於利不可以及而叔父獨為孤注裝綴附會證成其罪其於叔父亦非有深憾特以有所承迎避就不得不以叔父承當此案中丞公倡明理學以賢聖為依歸於此不力為反除則是猶有護前之心而直以陷害無辜為自效之地吾知中丞公必不出於此也春秋之義責賢者備當真偽未定之時中丞公亦不能無所疑必不肯擔當此案以貽後來之累今既已曉然明白而猶展轉繳繞不早為省釋凡此奏讞必定於中丞公之手未可以為下吏之事而諉其責吾知天下後世之議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此者矣弟前上中丞公

書寄南中想未能達後又作一書以其太直故已之今更作一書望吾兄為致去至弟有不敢盡言者望吾兄盡言之吾兄前云以嫌疑不便言今事勢已迫叔父與吾兄辱在肺腑大聲疾呼明白其枉知不肯以嫌疑自避也 聖天子哀矜折獄庶民細罪無不詳慎豈有奇冤異枉不能自伸之理且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其於中丞公關繫自不小小苟為中丞公忠計亦不得默默而已矣弟於中丞公有知己之感非敢有後言其所以嘵嘵不已者亦以為中丞公也臬臺審轉不知如何然此事只在中丞公或為指駁或另委他員止反復手之間耳是所望於吾兄甚重且大也伏惟憐察弟前上中丞公兩書附錄呈上別有致滄洲先生書亦望取視其上中丞公第二書指陳頗

為明切弟意此不可不聞於中丞公幸與滄洲先生商酌或錄本轉致亦可也來書亦望與滄洲先生定之五弟不敢另啟統此佈悃情廹辭戚不知所裁天寒呵凍作字不成并祈鑒宥臨啟不勝悚惕惶汗俯伏俟命之至

答朱湘淘書

前承翰示久未奉復媿悚深矣鹿鹿塵土中曾無學暇舊學銷忘夙心掃地視吾兄從容鯉庭極學績文不啻在雲霄之上也所詢宗廟之制尚未詳考據唐書禮樂志宣宗以後皆為九代十一室而不詳言其世次宣宗時有請出敬文武三宗於廟者事雖不行綱目猶書之以示貶至宣宗之祔廟則無書焉其必後於敬文武無疑也使其與穆宗為一列而躋於敬文武之上則志必詳之綱目必書之矣蓋昭穆相承本非尊卑之別而繼世以有天下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故但以立之先後為次而不拘於昭穆一定之數朱子周九廟圖擬宋太廟圖皆可考焉端臨頗以為疑蓋未達斯義也從來廟制紊亂皆由於人主之欲私崇其親而臣下不能據經守禮以正其非或從而阿徇之懿宗荒縱一唯有司之為故特得于禮之正而無逆祀之失至元時禮儀草略多徇國俗泰定帝以與聞乎弒黜其謚號與亦不足以例矣禘[illegible][illegible]諸儒異議最多朱子獨取趙伯循說蓋本之大傳與諸儒不同伯循說其於春秋纂例今未見其書而朱子語錄言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廟無主禘時設虛位楊信齋述之於祭禮當援以為據也弟經學荒淺而於禮尤疏漫書所見以請質焉未知當否尚書

考訂志之十年至今未克成編懶惰成癖君子之所棄也顧蒙詢及慚愧何似萬季野先生云如必萬事皆備而後讀書則恐終無此日靈皐嘗舉此以相勸勉促速成之外惡良朋輒為興歎也記嘗見黃氏日抄言蔡傳最為精密無復異同此語未盡然息齋余氏有蔡傳疑一書今未見之大全略有數條耳一得之愚間有所及而未敢輕出此事大不易正未知何時得成就其說也李節婦詩已為家叔父言之不知已寄到否試期傳在歲終雖不確然不遠矣把晤非遙念之神馳

答朱湘淘書

辱書咨詢所疑此非淺陋之所及也弟少有志於學而世故汩沒因循荏苒以至於今弗克自振向時忽見窺測致

所聞於前輩之緒言皆已忘失不復記憶而身心行事之
際眩瞀顛倒類狀為一庸俗人自分無與於此亦已矣今承
問汗然不知所對累日以來反復溫尋少見端緒乃敢略
為吾兄陳之吾兄所云繫辭為太極圖之本原尚書為西
銘之本原皆是也獨以太極圖言形化以後無與於天地
與西銘乾坤父母之旨不合因推其故以為父母之氣實
自氣化始生之天地來此則過矣夫天地之氣與父母之
氣一也太極西銘所指不殊如謂今日之氣受之父母與
天地初無干涉則恐於體認有未精也今日之天地與始
生之天地更無分別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無物不然無時不然豈專以氣化言者哉始
生之天地以氣成形展轉相傳以至今日則正與佛氏輪

迴之說無異而且蕃衍不窮所受之氣亦有所限而不能
以給矣昔人有云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魚腹內之水即
在外之水人身中之氣即在外之氣呼吸相通本體不二
太極圖形化以後氣化者未始不行乎其閒而西銘以乾
坤為父母初非意之也聖人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
而致中和以至天地位萬物育亦以此爾觀之植物自成
形結實以後生理完具若無與於大地然必至來春而後
發其榮悴開落未嘗不與天地之氣相通至於鑿坑燃火
亦有非時而生者則奪胎託生之類乃出於怪異而非所
以為常也推此可曉然矣天地父母本是一氣不須凝合
天地只是天地生生之氣原無古今看得透徹則太極西
銘之旨庶幾其合一乎太極圖說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此猶是言氣化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乃言形化朱子
據圖解釋故自乾道成男二句截開小註勉齋之說卻分
明也乾坤為理一父母為分殊此亦偶舉一隅之言其實
乾稱父坤稱母便是分殊故云西銘句句理一而分殊似
不可以泥論也此文義之小小者輒附及之吾兄又引程
子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之語而謂初學之始若不以
有心求之恐無是處此亦是也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
學而伊川考亭則專言敬其所云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其
心收歛不容一物常惺惺法者備矣愚謂初學先須靜坐
剪截泛泛思慮收於寧息而一切以敬為主久之自有見
地不可求欲速之功本體如何未發氣象如何似皆非所
急程子言不可求中於未發之前與既思即是已發正為

學者分別界地恐其少差便有助長之病朱子於延平行
狀語亦再三申言之後來靜中養出端倪先見本體後下
工夫種種議論未必不由此錯去程朱當日於此直截截
斷誠有故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
何不求中庸言戒慎恐懼亦非無心但求觀未發求見本
體則不可耳程子學者安得不用意正與不求中未發之
間無悖獨謂待志亦是私意則其語太高而非所以為訓
矣吾兄又云人心不靜半由於居敬持養之無素半由於
物情事理之不知固也竊謂此語亦太細今之人自少長
以後利欲膠固纏綿縈繫不可脫解頃刻之閒閒思雜慮
萬起萬滅試一點檢能跳出聲色貨利圈樻中否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無欲故靜今須一切掃刮絕去

盡斬葛藤而後可以言涵養而後可以言格致此田地根本所在恐未可輕言也至於用功則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聖賢相傳指訣的的如此其有明古今達事變而於己分毫無所益者此為己為人之分而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也豈惟史家法家固有日誦濂洛關閩之言精研道德性命之旨而躬為下流駔儈之行者矣此非惟不知涵養之功並其所謂格致者而非也吾兄有鑒於此而一事一論皆欲反之於心此最實落工夫然愚又嘗聞之矣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可見不分內外原無二事今欲以此事之理培養吾心以所論之理開發吾心毋乃近於玩弄近於把捉而內外反成兩截乎朱子又曰涵養致知做時須

兩截做後來却互相發正是說破此病恐不可不深味也吾兄又云知在行先亦在行後行中得知知乃親切此真用力之語非浮慕者所及也行中得知即夫子知德之說但行前之知所重在知行後之知所重在行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各分頭項程子雖有真知自然能行之說然亦以其先後而言而輕重固有所在矣書云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今此理自程朱發明以後如日中天無毫髮疑似學者但當篤信而謹守之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警策吾輩今日一語一默一行一坐能不放肆否事親交友應事接物能不錯謬否其為小人而不為君子決矣言念及此未嘗不汗浹沾衣也故愚謂學問不必重言知只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

上在淺近明白處不必深求朱子嘗歎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全無根腳根腳二字今日切須理會吾兄所云行之艱澁抑塞游移退諉此皆志不立力[illegible]強之故正由根腳不實當勉之於行毋徒求之於知也絃觀吾兄所論求道之誠向道之勇近所未有而於身心實理亟求合一未免迫切之病浸尋不已便入姚江一派為謂學問斷無頓悟工夫只就目前循循做去不可逆計功效所云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正謂是耳弟愚昧無所知識又以寡徒少偶二十年來無開口說處以是益復荒落今得吾兄一振起之幸甚罄竭愚慮庶有開陳不知於程朱之旨如何如有未當願賜反復四為奇八為偶蓋以多少而分如單為陽拆為陰也朱子又謂

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一三故為奇兩四故為偶又四其一故奇四其二故偶啟蒙小註言之已詳姑依先儒成說不及細考也弟累於館課與吾兄相去咫尺而不得常與講畫其為悵悒秋涼後當時圖晤語草率不一一

壬子答朱湘陶書

累承手教喻以主靜之指不以弟之愚不肖欲推而致之賢人君子之列而弟之自量則有未能副長兄之所期者是以遲回至今而未敢答也弟少小時亦嘗讀洛閩之書略有志於學而無嚴師友以教督之重以世故汨沒奔走不暇其於涵養省察克己窮理未嘗有一日之功迨今老病昏忘凡所記憶都已廢棄雖欲勉強學問而萬萬不能

有分寸之進矣平居胸中昏昧雜擾無凝定收斂之力少
深潛純一之味應事接物混混然與庸俗人無異長兄嚴
其膏肓起其廢疾所謂弓以神丹妙劑而為之滌洗蕩滌
若弟雖薄弱無以與此何敢不奉為箴銘而妄有所擬議
於其間顧以數年來繙閱朱子文集語類以考之大學中
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略有窺於立教之指似與長
兄所論有不盡合者抑不敢不盡其愚也夫人之有動靜
也猶其有呼吸也呼則必吸吸則必呼靜則必動動則必
靜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動之不可以為靜猶
靜之不可以為動也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
則有各致之功此固不可以少偏者矣周子太極圖說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推其說以為動靜周流而其

動也必主於靜易本義於恒於艮皆本此義然南軒先生
已疑與無欲故靜之指不合而易本義乃釋終則有始各
止其所之義固非以為學問之通法也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皆垂世立教開示學者次第工程一
定不易之法則未嘗一言主靜大學章句言敬以直之中
庸章句言體立而後用行非有兩事論語集註論孔顏樂
處當從事於博文約禮孟子集註言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而已孟子晦錄主靜夜氣一章可見詳說集註亦無此意皆不言主靜若大學或問
極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中庸或問言未發之
前敬以存之既發之後敬以察之尤為明白切實而未嘗
有主靜一字也未發已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說
其與何叔京林擇之石子重胡廣仲諸書多主此意考其

時皆在壬辰癸巳附至答南軒書在三十二卷之末答南軒書
南卷大槩以年敘至三十一卷則多雜亂此書繫於其末疑為朱子所自刪而後人附入之者書未送南軒察夫動
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二語不見於南軒集中亦疑為朱子所刪但今南軒集未必即朱子所定之本故
未敢質言之耳與已發未發說同時其中多未定之論如云以正
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與圖解相反壬辰乃
改從今說復艮之義擇之疑之後卒從擇之之說見記論性答稿
後此書論南軒以敬為本之說為不然而大學或問則極
言敬者所以成始成終是固改從南軒之說矣此書之論從多改定
如必據此書則當云仁中為本不可云義正為本矣如心之所安者是謂四端在內渾然無別者朱子初年語而
南軒以為非見南軒集中其後俱從南軒但兩家答問集中多所遺逸故不盡可考若以書報欽夫及諸說例
印可兩書皆不之載則其遺逸多矣大槩己丑悟未發已發之分各有界地
之有工夫而於求中未發體認氣象似仍說延平之說故

雖以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至壬辰癸巳皆然甲午乙
未以後則不復主此說已發未發說以靜為本注周子主靜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
只道敬又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時時舉以為說是亦不專主靜但雜而言之未有一定之指甲午乙未以後則不
然也考之文集癸卯答呂士瞻書言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
王書言延平行狀所云為未當語錄楊仲愚錄在己酉以
後乃明言專說靜之偏此條最詳如言羅先生說有病程先生只說敬不說靜為平正及論
學不可有毫髮之偏皆切要語也以意推之癸卯甲辰其指始定而語錄
不詳若葉味道陳安卿沈莊仲所錄有與答呂方書合者
則皆在晚年要當以文集為據也葉味道錄論延平行狀云這處是書下得語
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
又云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陳安卿錄或問延平於
未發之前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若一向這裏只差
從釋氏去又問延平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與釋氏體驗
於未發之前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
個思量了便是已發沈莊仲錄或問見學子晦言令年見

先生問延平靜坐之說先生則不以為然云如何而道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此四條皆言延平行狀之未當與答呂方一書合但考其時皆在晚年南軒與人書多言主敬及居敬窮理互相發之指其與東萊書舉周子主靜似只是凝定收斂之意與以靜為本意亦不同若敬貫始終內外及以默坐澄心為非則見於沈莊仲廖子晦所問可考朱子祭南軒文云蓋紛紜往復者十有餘年卒乃同歸而一致使其有此不同則祭文殆為虛語如東萊論詩不同於沒後文字往往及之於南軒則未嘗有異同之論也如以南軒無前一截工夫自是指己丑以前集序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則南軒先生晚年所進大有不同閒一與朱子合也吾兄所舉答呂寺丞孫敬甫書皆分清未發工夫未發界地未有主靜之意如後答寺丞書言程子論未發語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亦

只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答敬甫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語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言最為分明直截此豈有主靜之說哉玉山講義不言主靜答陳器之書言元為四德之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此發明造化動靜循環之理故以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結之而不及周子主靜之云其意亦可見矣唯與湖南諸公書答徐彥章書與未發已發說同湖南書自在己丑湖南書附於六十四卷今本亦疑朱子所自刪也彥章書其時不可考然多訛誤不足據亦必非戊戌己亥後書也其書多論中庸而不及章句或問則必非戊戌己亥後矣沈莊仲所錄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此即中庸章句體立而後用行之說非有以靜為本之意靜為主動為客當其為客則非主也靜如家舍動如道路當其在道路則不得在家舍也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而直遂不可以為專一也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而發散不可以為翕聚也而陳才卿所錄又有動時不思靜靜時不思動之說徐居父陳安卿所錄又有動救靜靜救動之說沈莊仲所錄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一條尤為分明其有就圖解釋者所以明周子之意葉味道問周子言靜程子言敬義雖同而意則異朱子亦言周子之意大抵以靜為主而其教學者必舉程子涵養須用敬而語則其不主周子亦可見矣朱子丙申作濂溪先生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皆未嘗及主靜之說主靜之指發於周子凡四作記乃不一言之蓋丙申以後已自改其前說矣此尤分明可為證據者也南軒乙未作濂溪祠記言主靜己亥作南康祠記則不及此必與朱子共講者南軒晚年與朱子同此亦可見朱

子晚年作鄂州學記福州經史閣記及與廖子晦書皆直指全體指示用功之要與大學中庸章句或問相表裏未嘗有主靜之說其必不可以中年未定之論而略舉晚年隨人隨時之語以附合之也如言靜坐可以為學須是靜坐方能收斂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此皆說靜晚年亦有此語然皆因其人其時言之亦與以靜為本意畧不同其他如言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靜也要做工夫動也要做工夫此類語家所記甚多蓋朱子所嘗言也太極西銘解說甚詳然後跋謂周子不得已而有作又謂程子不以語人為無受之者語錄又謂程子好以西銘與人看故雖屢有發明亦不數數為人言之東萊近思錄跋語蓋用朱子意也其教學者則專以學庸語孟章句集註為主而大學章句尤所注意謂可見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下手用功次第其垂世立教之意亦坦然明白而可尋矣章句集註不及太極西銘大學或問舉上

常所學之衆八條亦不及太極謂其虛遠又謂南軒詳去子道注善一片説入太極為非是了見其常一太極圖而錄解康於壬辰癸巳戊申以授學者易本義成於己巳丙午之間後永嘉有修改雖與四書註俱為成書然嘗以四書註為主考之文集語錄則可見矣長兄書末所云最為吃緊尤切中弟
心膂之病所宜書置座隅出入觀省而細考之亦有不能
無疑者如言動靜周流靜常為主時止時行止常為主夫
動則非靜行則非止雖循環相生而各有時節若以朱子
論已發未發之語推之則是當動之時常挾一靜以自隨
當行之時常挾一止以自隨也其不可也決矣如不説是靜當其説話不得云不説話也做事時是動不做事是靜當其做事不得云不做事也若謂説話時是動不做一言不語做實時專一在做事不雜紛擾則可以言靜矣以言做靜矣答南軒書已言之非謂四者之外別有可主之靜工夫又錄謂循理而動動即是靜又謂發而皆中節即是靜理均但靜字動靜本無先後截斷看自有先後又謂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則朱子所云主靜亦只言其先後之分輕重之別字非有靜常為主止常為主之云也朱子又常言時止止字小各止其所止字大又言南軒欲於動中見靜是倒説了亦可見未必如書中所説云云也太極圖解恒卦皆言以靜為主即中庸體立而後用行之義唯艮卦言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為少異然下節註云艮之義則止也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此專釋艮之義皆主夫靜靜字只當作止字看又如鑑空衡平
明鏡止水之體用則已兼動靜言之能知能覺之體炯然
不昧則尊主未發深潛純一則又當以敬言之大抵敬可
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故專言靜則偏不無流弊前
明高存之先生學宗朱子者也而以主靜為說近觀其語
錄多入於禪力闢陽明而所言乃墮在陽明窠窟中亦可
知前人防弊之深意矣程子定性諸說宏淵高遠皆理道
精微之論然此等近多為異學所假借朱子嘗言兩程先
生發明道理放得稍高學者因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者
往高明都不著地故論學斷以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為正

陽明自謂與伊洛無不合獨與朱子牴牾故為晚年定論
以彌縫之而力詆四書章句集註為未成之書亦可知朱
子之發明真切并兩程先生有所不逮矣齋居感興詩不
詳其時然大約在戊戌已亥以前非晚年也長兄心地工
夫用力數十年確有所見非弟之所能及其萬一弟生平
唯以考訂異同解釋文義為事於此畧有所窺不敢自隱
具有訛謬望為掊擊得以反復其說歸於一是幸甚幸甚
至於心地工夫自省無纖毫得力處方欲從事焉雖前途
無多亦不敢不勉卒未知能少有得否也更望長兄時賜
教誨策其疲駑振其昏惰庶幾免於小人之歸則尤為大
幸矣目昏不能作楷字行墨欹斜字畫不謹并祈鑒諒不
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一終　男蔵謹校字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書

重答朱湘淘書

嗚呼此湘淘兄之絶筆也其生平學問具見於此而其所差誤亦在於此南軒先生有言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遂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皆不可入故未免有病湘淘蓋未免此此書作於壬子五月八日其時湘淘病已劇而余亦病故不及作答而湘淘已卒於六月十九日矣歴今五載湘淘墓木已拱而余日益老病荒耄昏忘於學問無分寸之進何復能究竟此事顧念其中有不可不答者乃仿劉孝標重答劉治書例復為申言之湘淘自少閉門力學

不交接世俗後得朱子遺書文集語類伏而誦之專意探索於静中有得力處其學問大指從延平答問中來而於朱子文集語類取其與己意合者為疏通證明之至於文集之厖雜語類之訛誤則皆未嘗以辨也其後更推極崇深旁羅貫穿以太極圖説定性書蒙艮卦註玉山講義為宗指而據朱子以静為本四字以定其説遂創為必從主敬以透主静消息之論於是湘淘之學自為一家而與朱子垂世立教之指亦少異矣余蓋不能無疑於此故因湘淘來書而少獻其疑湘淘答書則倣朱子與胡廣仲陸象山之例段段條析以破余説而指意多不分明前後每相違反尤有不勝其可疑者病中偶暇聊依來書一一申己之以俟後之人論定焉莊子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余不敢以湘淘之言為是又安敢以己之言為是乎朱子跋呂東萊先生讀詩記云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悼亡友之不可作感舊學之無聞余於此益不能不重自悲也矣

來書云夫朱子主敬涵養至而未盡也

書云朱子主敬涵養與周子主静立極之説非是兩樣工夫又云專言静不從主敬用功從事主敬不透主静消息則是明有兩様工夫矣周子言主静不言主敬何云專言静不從主敬用功非周子之教朱子言主敬不言主静何云專言主敬不透主静消息非朱子之教乎主也者一而不二之謂也既主敬又主静豈非二耶又云思慮雜擾作止散漫世豈有如是之主敬者又云終日忽忙不勝淬動

之弊世又豈有如是之主敬者一主敬則皆無此弊矣不用更添説主静其添説主静意在静坐收歛非主敬之旨也朱子敬貫動静而以静為本此己丑答張敬夫書在初悟未發之旨時後來總無此語即恒艮兩象註亦皆釋經之辭其兩卦語録亦絶無及主静者可考而知也周子定註云無欲故静今乃截取主静立極四字為教又豈周子之旨乎朱子太極圖説解於此順文衍義而其後曰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間而已言敬不言静也書云周子主静立極言聖人事朱子恒艮主静皆静言入道成德事程子云若是聖人乾坤二卦亦不消得其説已甚分明今日吾輩言學問工夫而遽以聖人成德言其自處太高而其待

入亦過重矣此就所言略舉大槩而其他更條析之如
左
來教動不可以為靜至疑其未當者一也
周子云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動一
靜各有時節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所謂互為其根非謂動
即是靜靜即是動也前書云有循環互根有時節各致其
語殊未當蓋動靜循環本是各致而其理則互根耳今不
辨此而云不宜言動不可以為靜靜不可以為動豈靜可
以為動動可以為靜乎胡氏說不貞無以為元不靜無以
為動此言終始循環之妙然貞是貞元是元非貞即元元
即貞也動是動靜是靜非動即靜靜即動也至所當止者
一條乃釋止其所之義與動靜終始又毫無干涉矣原其

所以引此者天道終始人道終始似是自然無學問工夫朱
故援此以牽入學問二字耳書云若不依朱註做工夫朱
註者恒艮兩象註主靜皆靜之云也朱子文集語錄具在
其與友朋門弟子有舉恒艮兩象註以為訓者乎此乃自
建綱宗而引恒艮兩象註以為指歸非朱子教人之法也
又云雖奉主靜皆靜之註尊為蓍龜守為模楷云云則明
以主靜為教與居敬何與而又插入專意主敬四字以彌
縫之其云力掃雜揉安靜以養天理為主靜乎為主敬乎
亦不待辨而明矣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做敬
其辨別敬靜極明而書乃雜言之亦不免於牽合附會而
無所當也已書云自己身心無所安厝其言切中懋竑之
病不惟未嘗從事於敬即靜坐入門一段工夫亦未有分
毫得力處也然以此為懋竑言則可而遂以是為朱子註
經之深心教學之苦衷則以文義求之而知其有斷斷不
然者程子曰得其詞而不通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詞
而能通其意者也故知文義之失不特失於文義而已此
之不可不察也
來教四書章句至疑其未當者二也
書云周子主靜立極之說明言是聖人事若論學者進德
脩業之方自有本分當用工夫安得以聖人分上事遽責
學者其言是也前云周子主靜立極之說言聖人事朱子
恒艮主靜皆靜之說言入道成德事其地位甚高是恒艮
註與太極說同矣又云依朱註做工夫奉主靜皆靜之註
則是明以聖人成德事責學者不知本分當用工夫又是

何工夫即以子矛刺子盾亦有不得通者矣朱子四書章
句集註垂教萬世不敢以聖人事遽責學者吾輩今論學
乃敢以聖人事自居并以責學者乎中庸首章未發已發
中和並言章句以存養省察分其後云一體一用雖有動
靜之殊然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亦非有兩事也是所
謂體用一源者而動靜之殊則不可合而為一也或問靜
而無一息之不中為致中言動而無一事之不和為致和
言兩兩相對今乃截取章句至靜立體涵養未發之中(章句)
(亦無此語)或問靜而無一息之不中一段以為與主靜立極之
指無有殊異則所謂省察既發之和動而無一事之不和
者與主靜立極之旨得無有殊異乎至中庸註靜深有本
其下言以時發見於外論語註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其

丁又有所守者至簡而能制煩所務者至寡而能制衆靜深二字一類靜簡寡三字一類今可云主深乎主簡乎主寡乎孟子註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旨聖人生知安行出於自然亦非主靜立極之旨也循考四書章句集註其可假借援引者止於此而以文義求之則有斷斷不能以假借者書言未可以未有主靜字面而疑其不同懋竑亦言何可以并未有主靜字面而强其同也懋竑此條援引四書章句集註最為分明而必欲附會牽綴自為立說恐天下有略曉文義者其必不以為然也矣

來教答南軒 至 疑其未當者三也

書云南軒素奉五峰察識端倪之教及聞朱子發明主敬涵養未發之中始悟其偏而深以朱子之言為然是南軒改從朱子主敬涵養之說其言皆是也獨謂南軒以朱子以靜為本為不然及朱子詳為發揮乃深以周子主靜立極之說為要旨而力行之此皆自為之說今無所據朱子答南軒書謂以靜為本不過數語所云詳為發揮不知在何書南軒答伯恭書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一二年來專於敬字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南軒自言於敬字勉力其云覺主靜為有味者以其合於沉潛之意未嘗以周子主靜立極之說為要旨而力行之也南軒答伯恭書在癸巳甲午閒其作韶州周子祠記在乙未舉主靜以立人極之說至戊戌作南康軍祠記則絶不及主靜一語是必與朱子相講明者亦非答伯恭書之所見矣書云獨於朱子以義正為靜之說則不然之云云意不可曉疑其於下不以為然上少一疑字其謂朱子纂訂特存之未知今所刻之本乎朱子纂訂之本乎亦未之有據也至主敬補小學之說則或問所載極明何嘗以主靜與以靜為本一字其云成始成終與南軒以敬為本意相合故愚意以為改從南軒此雖臆度之語然自答南軒書有出如謂非改從南軒則或問此段有主靜以靜為本一語乎答胡廣仲書在己丑已言敬為聖學始終之要而其後書有必曰主靜之云答林擇之書在壬辰後亦言小學大學敬字徹上徹下之意而其後書有靜者性之貞及主靜集語出與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皆一時未定之論與或問絶

不相同何可牽入之以為証乎此又文義之不詳而考核之不精也再按朱子以中正仁義分動靜而謂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是則雖云以靜為本乃體立而後用行之意與從主敬參透主靜消息語絶不相類故書中頗以朱子此語為非是特不敢明言爾其謂南軒以義正為靜為未然而朱子纂訂特存之蓋以南軒語為是南軒謂四者皆有動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為之主其語意有相近者故深取之此其微意所在然則書中所言其與朱子之學有必不可同日而語者矣今只以所舉或問言之與主靜以靜為本絶無干涉牽搭不上此不待辨論而明者也

來教敬貫動靜 至 疑其未當者四也

書云已發未發說以靜為本之語亦嘗疑之後讀恒良家

註太極亦如其說以反求諸身而力體之乃知朱子著書
垂教深心此乃從以靜為本四字收歛身心自有所見而
引周子太極圖註恒艮彖註以實之耳收歛身心此乃初
學入門工夫程子教人靜坐只是此意而乃以此輕議聖
學不亦遠乎南軒所云略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者正
此謂也易本義成於丁酉此據年譜而言今微之序以為
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蓋有改定朱子晚年以詩傳無後遺
恨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也況莊仲録安知不指此等處
而言且主靜皆靜以靜為本僅見於此而與林擇之胡廣
仲書亦有此意皆早年語也以後與友朋及門人則未有
及此者而以為朱子亦主此說不幾誣朱子乎文集癸卯
答呂士瞻書戊申答方賓王書明言求中之非楊仲愚録

言羅先生說有病葉味道録陳安卿録沈莊仲録皆以延
平行狀語為未當延平行狀言延平之學系羅先生語則
延平之學所自出也今以為延平絶無此弊毋乃與朱子
之云相左乎又云恒艮註太極註所云主靜是聖賢地位
胸中包羅許多道理平生用了許多工夫到此以收歛凝
定為主與偏靜者天淵懸隔矣夫主靜者收歛凝定偏靜
者亦是收歛凝定何以見其有天淵之隔乎大抵既言定
之以中正仁義即不言主靜亦可（朱子嘗引此語卻不言主靜）既言敬
貫動靜即不言以靜為本亦可今粘煞此六字所以處處
滯礙都說不去也周子言無欲故靜亦是防偏於靜之弊
而主靜之意多故程子謂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南軒以敬為本與程子意合但此語亦不見於文集此不可據）
朱子初從程子而雜以周子之

說其後乃定從程子故言以靜為本只見於林擇之胡廣
仲諸書而他書則未有及者（唯徐彥章書與林胡同而其年則不可考）此早
年晚年之不同必不可以一槩論也
來教南軒與東萊書（至）疑其未當者五也
南軒與東萊書已見前矣其與朱子書以義正為靜為不
然則在辛卯後家居時其云靜者常為之主當是改從朱
子之說此言是也南軒以甲午至廣西其作韶州周子祠
記舉主靜為之本至戊戌作南康軍濂溪祠記則絶不及
主靜一語而末章中言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誇不
踐其實之病是則數年來與朱子共講習者所謂同歸一
致於此可見其實待講習之語今不盡可見耳今此諸書
中未定之語而不徧考之祠記又南軒文集近刻於梁溪

不載後來諸序文其為朱子所訂之本未可知也諸書前
後多紊亂失次其序記明有歲月可考者亦復參錯而朱
子東萊文集所稱與南軒語又往往不見於集中殆不可
考今何所據而必以為朱子所訂之本又為推其纂訂之
意毋乃輕於立說乎朱子中正仁義分動靜之說已與周
子主靜之旨不同故南軒疑之朱子初解以仁中為靜義
正為動後來改之此書在辛卯後未知南軒所指初說乎
後說乎而謂南軒終不然義正為靜之說是亦臆度之過
而輕於立說矣南軒此書固是親切下手處然謂有敬靜
貫通之妙則未然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一語盡之矣敬字
大靜字小敬貫動靜而靜則偏不可以並言也吾輩於古
人地位相去懸絶不過於文字語言中約畧其大槩如此

而斷然以為夫子皆從容識端倪透出主敬主靜涵養本
領之要故於敬靜如此着力其亦輕於立說矣凝定收歛
只是初學入門工夫今謂久而純一即是主靜真諦向固
謂周子主靜立極是聖人事若凝定收歛久而純一即是
聖人則聖人亦易為矣又前云讀恒見象註太極圖註如
其說以反求諸身而力體之則是已自得主靜真諦已有
到聖人地位所云透出主敬主靜涵養本領之要乃自道
其得力處也而以言兩夫子兩夫子其果然否耶
來教答呂寺丞 至 疑其未當者六也
書云我輩身心工夫原從居敬窮理實下手做方能有不
動不昧氣象朱子以不動不昧之靜示敬甫正欲實做居
敬窮理工夫其言似是而實未考其文義也敬甫以方說

存養便是動了朱子為之分清未發界地故云所謂存養
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灼然不昧當此
之時何嘗不靜不待㝠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此自
論存養工夫何嘗有主靜一字乃略取其不動不昧四字
以為必從居敬窮理下手久之方有不動不昧氣象試以
文義求之其果有此否乎答呂寺丞書彊以已發之名侵
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以後未死已前更無一刻未發時
節唯有爛熟睡着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
此即與敬甫書之意又云洪範五事而當云貌曰僵言曰
啞視曰瞀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
工夫却只養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書之所云得無類是
耶[illegible]則必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此又彊以未發之

實抹煞已發之功其指歸則一而已矣且既云居敬窮理
方有此效驗則居敬窮理可也何必又添出主靜二字且
云居敬窮理亦示入德之方若周子主靜立極之旨尚大
懸遠不能遽到則其居敬窮理不過以為發跡借徑而必
以主靜為極至是其靜也乃虛無寂寞之靜而并非朱子
以靜為本之意矣答呂寺丞書如云當此之時何嘗不靜
不待泯然都無知覺然後為靜又云至靜之中有能知能
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又云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
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時節更着精采莫失却真的主宰
此皆為寺丞分別未發界地專指未發而言其所云首章
本靜以之動卒章由淺以及深又云未發者太極之靜已
發者太極之動則固以動靜對言矣所引敬之一字都收

拾了其下云其所謂敬不過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明
以毋事言豈可以為中庸未發靜中有物工夫耶此但考
之文義自當知之乃必彊以為有主靜之意豈其然乎至
於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則所據以為學問根源者則更
得而詳論之玉山講義因程珙請問論語多說仁孟子却
兼言仁義故為發明性中有仁義禮智四者而於中各有
分別方其未發渾然無形象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有苗脉不可紊亂此皆發明孟子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之義又推而言之
四者之中仁義二字又是大界限而仁又可以包四者若
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
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其云認得熟看得透

見行分明為我固有之意而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
道以指論孟中或言仁或兼言義或兼言禮智只是一
道理更無異同至其下工夫處則在日用之間行著習
無非是四者而已所謂纔開門時便有四箇在門裏也
諸之書所以申明講義之意其言尤詳雖云四端之
然也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
無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而又云四端之未發
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
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由其
以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知其有義由其辭讓
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知其有智是則性中實非

一理間架之可言乃於其情而遂知之耳兩篇之意分
此今乃云如此間架如此條理如此分明如此玲瓏
渾然該括原自粲然明朗則真所謂有四者壘塊在
可撮可摩者而豈朱子指乎又云只要人仔細下工
要領會體貼收斂凝定守而勿失試細尋兩篇之中
有此意乎與周子主靜立極之意毫無干涉而自立
以相附合未發已發相為體用是有未發有已發貞
下終始循環是有貞又有元亦自與主靜意不類太極
體立用行及不會發則不能發微等語蓋就用說把周子主靜意思多其後云敬則欲寡理明靜而聖可學矣專重敬字是之意而補周子所未及者也前後意義并無承接
中合自謂會通貫串而於語言字面實未見其分曉
謂生道學上生者恐明者之竊議其後也元不生

於元而生於貞本為造化循環而言若自人言則智能成
始成終而元為四德之首以其動處言之則仁包四德以
其覺處言之則知能生仁未有不覺而能動者造化元而
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循環相生而人之四德則雜
出互見不可以循環言矣是亦有不相似者答書因論人
而以造化為譬亦以大槩言之檃括前書以專屬之造化
自非是而來示謂造化人心更無有二則亦未確也程子
曰天人一也而所為各有分又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
有心而無為則固有不同者特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
仁義禮智則固無不同耳

來教沈莊仲錄王疑其未當者七也
動靜一而已矣而以為有四此所以支離轇轕而不可以

辨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分
見之動靜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
互根之動靜也即分見之中而有互根者存豈有二乎哉
此文義之曉然易明者而判而為二何也人心功效之靜
則由動而之靜固非在動靜之外至天理本然之靜則本
靜以之動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指未接物時說
亦非動靜之上又有一靜以為之主也以分見互根之動
靜言之則本非有二以人心大理之靜言之則皆與動對
有靜而亦有動與前之動靜亦非有二也乃斷然言之曰
有四不知於古人之書何所考也靜為主動為客靜為家
舍動為道路此大槩喻言以見先後輕重之義耳主客只
是一人而以動靜分之在家舍則為主在道路則為客亦

只是一人而以家舍道路分之其云主客轉換道路家舍分見可矣未有主客不換及家舍道路合一之義也其分別有主無主有家舍無家舍自是一義與單論動靜不同矣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必以己意添入而强言之朱子所謂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者此之謂也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體立而後用行之說與互根意不同今謂專一中有直遂之理在直遂中有專一之理在翕聚中有發散之理在發散中有翕聚之理在乎舉而互言之已非程子之意而又謂直遂即可以為專一發散即可以為翕聚此何理也譬如春夏草木暢茂秋冬草木凋落乃謂暢茂即凋落凋落即暢茂雖至愚知其不可矣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亦以圖說而言故下文

言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朱子註極分明不以人之動靜言朱子謂人亦在物之中其意可見也且動靜亦是并舉而言未有主靜之意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朱子註語其推言之則曰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方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豈有主靜之說乎人心功効之靜只引大學定而后能靜為証不知靜之下有安有慮有能得豈專於靜者乎天理本然之靜引樂記程子語則朱子早已辨之其答胡廣仲書云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亦謂未感物之前私欲不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伊川所謂其本也真而靜真靜兩字亦自不同真字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此亦極分明矣周子誠無為

誠以為太極太極豈偏於靜者乎寂然不動者誠也此又以未發言與神為對矣皆非有主靜之說也天理者太極之異名故太極有動靜舍動靜而獨謂天理本然之靜則真所謂偏斜尖側之天理而不可以為太極矣人心功效之靜以人心言天理本然之靜亦以人心言是則一靜而已如何分別且云無此本領則其靜也空虛而已其動也浮游而已是於動靜之上別有一靜以為之主朱子云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動其語固曉然矣戶之開動也戶之闔靜也開而闔闔而開一開一闔互根之動靜也開中如何有闔闔中如何有開此語之不可通者也戶樞所以開闔者無樞則無以開闔矣此即敬貫動靜之旨也戶開則樞亦隨之而開戶闔則樞亦隨之而

闔樞非不動者也若以居其所為譬則是心統已發未發之說而非人心功效之靜天理本然之靜之謂也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戶樞動者也而以為喻靜不亦異乎論語居其所以北極言之不可以通於戶樞也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四面環繞則無一刻不動是動靜相對言之豈戶樞常靜而戶則常動乎如此理會亦當有恍然者矣

來教主靜之說發於周子毛疑其未當者八也

此條所引據最為切証朱子不言主靜之意於此較然可見雖有善辨者不能置一辭矣而必欲自伸己說其乖剌蓋未有過於此條亦不待辨而明也聖賢立教同志之友及門之子與泛交往來者有別讀書肄業之士與官吏農商有別是固然矣詩書禮樂與周易春秋語句不同然其

理則一而已矣直云有別已為不可然猶曰其語句有別
也至子臣弟友之常乃與性命天道有別豈子臣弟友尚
非性命天道而性命天道更在子臣弟友之外乎昔吕寺
丞謂人之所當行者為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朱子
譏其直是不成道理不謂子約見處乃如此今乃直謂其
有別是所見又出寺丞下矣朱子論東萊白鹿洞記謂此
記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閒東說西話隨宜說
法應病與藥也其慎重如此至為周子四祠記皆以明道
學之要以垂教後世所謂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
百世之傳而以為此乃與官吏農商言之非與讀書肄業
之士言豈其然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為凡民言
耳此直以朱子祠記為今之講解 聖諭舉行鄉約者類

雖三尺童子少知文義者亦知其不可矣周子四祠記皆
言學問之道并無扶持名教惟深風化之意直自以己意
言之且既云盡倫盡分有所感發興起有所踐履持循除
此更有何學問更有何工夫豈性命精微之蘊又在盡倫
盡分之外乎鄂州學記言學不徒取足於心而必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福州經史閣記則又言致其操存
持守之力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大玩乎閣中之藏而
記正相對說即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指朱
子所守以終身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今乃亦謂其與官吏
農商言而別有性命精微之蘊有所靳惜隱秘而不肯言
以待七八百年後至今日而有能者始一發其覆也其毋
乃貽旁觀者之一笑乎朱子於太極圖說通書註釋尊信

如此之至特主靜二字恐人錯會故後來皆不及之顧引
劉子和傳以為篤信周子其毋乃急於引証以成其說耶
有所乖剌而不復察乎學庸論孟皆言下學而上達之事
太極說實天人精微之蘊是謂孔孟曾思不及周子矣下
學上達知我其天豈下學上達之外別有天人精微之蘊
而學庸論孟猶有所不及乎乾元坤元自是說造化之妙
牽入太和大衍不知何謂克己復禮戒懼謹獨豈非洗心
退藏齋戒神明之事而謂太極圖與易同為極至極深而
學庸論孟有所未及何也四書註朱子教人入德之方太
極註恒艮彖註教人成德之詣然則四書所云克己復禮
博文約禮擇善固執戒慎恐懼可以入德而不可成德必
主靜皆靜而後可以成德也豈其然乎太極圖註朱子但

因人考問而未嘗特拈出與學者言之文集具在可考也
至恒象艮彖註何嘗一言及之而以為垂教萬世的確不
刊之語毋乃厚誣朱子乎答廖子晦所云四端未發時此
心却在甚處此因來書說心性到中間方說心為之主故
云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
朱書不載欽夫語不甚分明然大意只是心統性情不是未發時方屬心耳日用之間收斂整
齊此乃言求放心工夫是初學入門事皆與主靜毫無干
涉今不論上下文義而但截取一二語之彷彿者以為己
說之証試取全篇讀之而玩其文義其果合乎主靜立極
之說係是人心中中正仁義的道理此句是其根源著處
中止了我們心發出不專在心中也如其言則擇之執之
皆止在心中而涵養保守亦只在心中而止是則所謂閑

門獨坐閉目合眼自以為有得者乃禪學之下而可以論
聖學乎朱子濂溪祠堂記先生之言其高至於無極太極
而其實不離於日用之間其幽探於陰陽五行造化之賾
而其實不離於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又曰其實不外
於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又曰是豈離於人生
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又曰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
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有以得其所自來言理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
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
下其言平易切實如此此豈有主靜之說而細勘書中之
所言蓋無一不與之悖違者而猶謂得周子朱子之指豈
其然乎

來教疑動靜周流靜常為主(至)疑其未嘗者九也
說話時不敢放言做事時不敢妄行此是動時工夫而言
心理自在何也心兼體用只是提起此心作得主宰則靜
時不散漫動時不紛擾動中靜行中止亦自此推言之而
非動之不異於靜行之即可為止也若能實用主敬工夫
透得人心功效之靜天理本然之靜則只用主敬足矣何
必更添主靜二字以殺亂其間乎且主敬主靜工夫一乎
二乎如云一也則言主敬不必更言主靜如云二也則主
靜另有工夫不得云實用主敬工夫便透得主靜消息也
反身密體自知有不可斯須不敬不靜者此在家閑門獨
坐則可矣出門動步便有事在烏能以常靜乎循理而動
動即是靜只是推言其理非謂動時另有主靜工夫如言

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豈可泥動
之機未嘗息一語而亦謂之主動乎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蓋而言之人心功效之靜天理本然之靜免於動而無靜
之云矣得無有靜而無動之失乎通書此二語原不為人
之動靜言即以人言之亦未嘗偏於主靜也說到主一則
主靜消息已在裏許有主敬工夫自無思慮紛擾之患則
主敬已足該括主靜矣又何必添說主靜乎毋事習箇專
一朱子以此言敬未嘗以此言靜也敬則不忽畧不雜亂
不怠惰不紛擾而又分其半以屬主靜何也敬貫動靜無
論靜時動時皆不可以忽畧雜亂怠惰紛擾而何為分而
言之乎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即主一之一而又嘗解之
曰無適之謂一是豈無欲之靜之云乎周子之一指無欲

言程子之一指主一言各有所當烏可以牽合而附會之
乎既云有主敬工夫自無思慮紛擾之患而又別言主靜
是與騎驢覓驢者而亦可以恍然而自醒矣大學明德為
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語自分明今以合於靜
先靜重以靜為本之義則明德為靜新民為動知止為靜
能得為動如此劃分豈其然乎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此兩句頗與主靜之指相類而朱子註言止者所
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則非靜止之謂也靜謂心不妄
動而下又有安有慮有得則亦非靜止之謂也若以此証
主靜則在止於至善當作止於至靜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者至靜之謂而非至善之謂也順理而動動即是靜此
各止其所之義故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

艮其止止其所也豈謂動即同於靜乎朱子動靜各止其
所而皆主夫靜焉似用周子意而於本義微覺添設故疑
以為未定之語朱子晚年謂詩傳無復遺恨而於本義有
所不滿豈非猶有未定之語而考之文集則以靜為本皆
主夫靜之語晚年未嘗一及之則愚之所疑似未為過也
求教程子定性書至疑其未當者十也
定性書識仁錄語類中有及之者然皆答問之語就此亦
以教學者耳文集中與友朋門人書有特舉此條為訓者
乎涵養錄當指涵養須用敬二語此則朱子終身守之為
定法即好學論明諸心知所往而力行以求至亦時時及
之不可與定性書識仁錄並論且與主靜宗指毫無涉也
詳此條之意只以定性書定性說為主而他語則肆言及

之觀其下文則可見矣既云學之有序不可務高遠而忽
卑邇今必舉定性書識仁錄諸語加意體驗着實用功得
毋務高遠而忽卑邇之甚者乎以子矛刺子盾亦有不得
通者矣程子之學得朱子補救而後傳之無弊此語朱子
所不敢言其所舉止所當止如止於仁止於敬之類一循
乎理則不是內而非外則是以理為主而非主靜之謂此
隨文立義而並自忘其前說矣以四書章句集註為主而
於定性諸篇遂不留意以反身服行恐大失朱子當日立
言之本意則是四書章句集註不可以反身服行而定性
諸篇必在四書章句集註之上矣豈其然乎定性說未詳
何年亦是中年之作文集雜著中如中庸首章說觀過說
若于所貴乎道者三說皆顯與章句集註相背其或未定

之論其或他人之作皆未可知太極說絕不及太極陰陽
五行並疑題目之誤其編次龐雜殆不可辨如浙本以南
軒仁說為朱子仁說此有南軒集可據以正其誤其他無
據者安可以辨乎語類中楊方包揚所錄昔人已言其多
可疑而其他錄訛誤亦多即以同聞別出言之大意略同
而語句全別可知各記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語矣今據
語類諸說謂定性諸書為教學者加意體驗着實用功而
又據定性說以承子思尊德性道問學之脉則是四書章
句集註不可以加意體驗着實用功而中庸章句或問所
云皆不足以承子思尊德性道問學之脉也豈其然乎台
輩讀朱子之書即以朱子之語發明朱子教人用功之實
何敢自立一語黃勉齋先生論語錄云不可以隨時應答

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薛敬軒先生云當以四書章句集
註為主今日之語乃本之兩先生而又非敢自立此語也
今雖讀朱子之書於文集之龐雜語類之訛誤尚不能以
盡辨而謂能發明朱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全功以顯今傳
後其自處太高而自任亦太重矣不幾於僭且妄乎孟子
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與陸王辨乃據朱子之
言以斥其非大聚言之庶幾不惑於所從耳其實陸王之
書亦未能以盡讀而哆口論議自以為宗朱子之學反墮
入陸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為陸王所笑者幾希矣
是十條者至末
數十年來至非專事於靜其語皆是也但既云絕不以主
靜立說與同志講究只言主敬不言主靜矣而前十條則

皆以主靜為學問之通法必從主敬參透主靜消息反復引據皆以主靜為極則非為愚一人言也前後違反何至是耶愚於學問全無知曉鑽穴文義略有所窺豈特少涵養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當從此入手而若未能嘗謂湘兄心地工夫有所不及若以涵養須用敬為教則正中愚心腑之病若云主靜則不能關門獨坐閉眉合眼以從事於此决矣涵養之功必以主敬為最吃緊先着只此一語已了但先着二字不合是更有後着矣果能實用主敬工夫則所云主靜者便自透得則又無有後着矣一行之中往往自相違反其文義斷續左右籠罩亦不可勝辨也學知利行困知勉行氣稟雖有高下而工夫則同俱是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只用

力有難易耳中庸如此分明說破今忽創為有學知之敬靜有困勉之敬靜於中庸外自作一解何也且如其言以觧之當敬守時體驗天命是自己性情統會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敬守也此時如何體驗可知敬守只當默坐二字此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而非敬貫動靜之謂也今胸中清明靜一寂然不動只是未發一節工夫其已發工夫則一切抹去可乎至於困勉者謂程子教以有主專一有主專一依舊只是敬字又謂是最著力語豈學利者之敬不著力而困勉者之敬必著力耶朱子敬則欲寡而理明歸重敬字所以救主靜之偏此乃以寡之又寡屬之困勉不知何據且其云費許多窮究許多兢業許多扳去病根與前學利之兢兢業業保守天命偶有

萌動力為掃除亦復何分別耶其意謂學利敬則自虛靜而困勉雖敬亦不能靜必須更用主靜工夫而其所稱引不知何以分劃敬靜而樣工夫也其下云着氣力窮理克己勵行而以時向心地中洗滌栽培以拍合主靜之意豈學利者不用窮理克己勵行而窮理克己勵行專向心地中洗滌栽培而已耶又云無此工夫則主敬之功必多踈略走作主敬之前又添出一層工夫可謂頭上安頭所謂工夫者不知何指豈以窮理克己勵行言之耶則又非主靜之謂矣朱子曰只一箇敬字收拾了所謂敬者只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又曰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本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今說主敬先要知天命又要理會敬靜相通之旨又要理會程子主敬致知之教

又要理會朱子敬貫動靜以靜為本仁義禮智貞元相生之妙真所謂支離真所謂閒說話紛紜轇轕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循其說而求之使人展轉迷悶不知何處下手是欲必伸己說而不覺其乖剌之至此也中庸首章註致中致和分動靜言其云體立而後用行者皆是戒愼恐懼工夫故曰其實非兩事也豈主靜之謂哉答張欽夫書自是中年未定之論其云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亦只是平說以靜為本乃以敬貫動靜言之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猶靜字勢重之意而其下舉南軒語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是亦豈有主靜之意哉未發已發說乃是分清未發已發界地說出涵養一段工夫答陳器之書因玉山講義只說元為四

德之首仁可以包四者如推出知所以成始成終知仁交
接一層以發明動靜循環之義又豈有主靜之意哉西節
皆云學者循此用功不知此字何指其下却云靜時不敢
錯雜動時不敢紛亂動靜皆有所主則主敬也未發時不
敢失墜已發時不敢散漫動靜皆有所主則亦主敬也再
云則靜矣則是初無主靜工夫矣至朱子敬則欲寡以下
左右藩草東西牽扯從自家床角頭說他人做夢不大可
笑乎恒象之久於當存當發之道有存有發又何云至靜
之道也艮象之止於所當止所當行之所則是動靜各止
其所而非動靜皆止也前云從主敬透主靜消息此又添
寡欲進學知性前後都不相應其云下筆定此數語以立
萬世教學之準則此數語當指恒艮象註言之乃似親見

其下筆而親聞其論說者昔朱子謂說春秋者恐地下孔
子家奴出來說不是孔子意此亦恐地下朱子家奴出來
說不是朱子意也却立徐行處靜觀動自為讀書言之太
極說自是未定之論所云西銘註不知何語此不可曉必
以不言主靜二字遂疑以靜為主以靜為本之語為指執
分析之過若并無主靜二字而必強而入之得無牽合附
會之失乎不自知其牽合附會而反以為融會貫通恐有
粗識字而文義者之竊議其後也蔡九峰夢奠記丁巳看
書集傳說書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書傳兩章貼脩
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已亥夜說書至太極圖庚
申邑宰來見其人凶焰可畏是夜說西銘又言為學之要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又脩楚辭一段據此則太極圖西銘

乃逐日講論閒及之非特以此二書為臨歿之訓作年譜
者誤書此條故勉齋行狀削之今乃據以為証得毋疎於
考究耶啟蒙六圖首一圈易有太極何嘗有主靜立極之
旨若以為主靜是真所謂不正當尖斜之太極矣藝學贊
乃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旨與主靜何
與若以由靜制動一語牽入主靜則當又有主實主體主
古矣豈其然乎事物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其下更有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今只截取此一語所以其蔽不
可解也柳柳州云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贊則同於
孔跖優劣之說矣朱子註於志學章言聖人必有獨覺其
進而人不及知者問政章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
顏子之樂亦云不敢妄為之說其慎重如此今云朱子見

得指明云云又云朱子之道由察識端倪云云儼若老師
宿儒判斷其弟子進脩次序者得無近於僭且妄乎勉齋
親承朱子之傳其為行狀發明朱子之道至矣未嘗有察
識端倪以及涵養未發之中由主敬寡欲明理以至於靜
虛動直之謂也其亦自處太高而不覺其立說之過矣南
軒先生與朱子同道而中年而歿其業未究似未可與朱
子並論今宗朱子之學而忽挿入而夫子之訓意以南軒
有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一語以之牽合耳不知南軒
於淳熙乙未作周子祠記曾舉主靜之語至戊戌作南康
軍周子祠記則絕不言主靜而且以慕高遠為戒此正與
朱子同歸一致者而亦未之考也所云實下居敬窮理工
夫只在三畏四勿九思戒懼謹獨五事提撕警覺通貫動

靜不貳不二三皆主敬之說也却插入以透未發之中天理本然之靜虛明不着一物等語以完己說隨動隨靜皆是天理為主時行時止皆是天理為主是也而又插入太極之靜太極之止八字以完己說正所謂左右籠罩者試為一指出之不可恍然自悟乎篇末周子主靜立極之說甚高初學斷不可求此而捷路徑即中年志學未定者亦不可假為捷徑則是已知主靜之偏不可為學問之通法矣而書中數千餘言則皆歸重周子主靜立極之說也得無自相刺謬乎此如朱子所云小兒迷藏之戲說東邊又在西邊說西邊又在東邊得無類是愚之所學不過鑽研文義少有所見於初學入門工夫尚未有得以求放心靜坐涵養為愚針砭則可矣主靜立極豈所敢言知人之

不審即自知之不明也夫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此是書中大指歸宿處然即此一語便有多少獘病在主敬通貫已發未發窮理則專以已發言今云以透涵養未發在主敬則截去已發一層且敬已是涵養未發矣又何透之有窮理則與涵養各是一項工夫不得以窮理為涵養也主敬主靜之不同前已辨之詳矣此又添說窮理及涵養未發之語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謂敬字為聖學之成始成終而以敬補小學之缺是居敬窮理雖一齊用力而亦少有先後今云主敬窮理以透涵發未發主靜立極之功亦顚倒而失其序矣以涵養未發與主靜立極亦有不同也即如其言則亦朱子所云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遍考

朱子章句集註文集語類諸書未嘗有一語及此者豈是自建綱宗而可厚誣朱子乎

凡此諸條皆就來書剖判言之亦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後之人恐不能易此論也又考朱子與劉仲叔書云平昔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一向自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李章意思正是如此又答呂子約云先横着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似皆已說破此病後人自不

加察耳然又恐己之所言亦有未當處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是己非人有如朱子之所訶者所恨湘淘已歿不能反覆劇論也前此秘不以示人今願與同志共商之出此三書細為剖判孰得孰失以求真是之歸庶幾垂老得聞至論不至於抱終身之疑而無所决也

書重答湘淘書後

湘淘此書其宗指在從居敬參透主靜消息謂敬靜有貫通之妙而以主靜為極詣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又曰若言靜則偏而今且只道敬此數語皆已分明說破矣朱子周子四祠堂記皆不言主靜南軒先生初作祠記言主靜後作南康軍祠記即不言主靜同於朱子是皆其切證也勉齋

朱子行狀言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果齋亦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二公高第弟子豈不讀太極圖說註恒艮象註者而其言朱子之學只言主敬其平[illegible]如此則所云從居敬參透主靜消息而敬靜有貫通之妙信乎其自為一家之學而非朱子垂世立教之指矣行狀又言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初不及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蓋此諸書不[illegible]四書諸經之理而四書諸經則已備有之矣至恒艮象註[illegible]註朱子文集語錄未曾一及勉齋諸公亦從未有言者今乃謂朱子下筆定此數語以為萬世教學之準不知其何所據豈今之所見有過於勉齋諸公乎恐不然也

文集董叔重問曰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得流也按故曰二字明是引本義註語其云必以主夫靜者為本即體立而後用行之旨與皆主夫靜語絕不同疑叔重所引乃本義元本而今本則後人誤改耳向來疑本義註微覺添設得叔重問語方為釋然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二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書

與喬念堂先生書

八月中以一字奉候起居不審已達記室否解手背而倏踰三時中心菀結無日忘之昌黎所謂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亦懸懸於吾者真善道人意中語也懋竑今春一病累月幸獲痊可而根本摧折無從填補遂變成怔忡[illegible]運之症每觀書不及一時許輒眩轉从後不能自定起[illegible]室中良久乃已追復據案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汩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為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見其門庭徑路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若墮落耳自省十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以自文思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撿點此心放逸決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馭奔馬如轉盤石有未足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業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鎗事向已辭絕適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母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皐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閙决無安身處强顔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世事浮沉一切聽之此中已無豪髪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為地者略為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近來起居眠食想益清勝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塲而不折本乃為得力私衷縷縷竊以此為先生祝耳生平知己惟有一人每一書來輙盡紙又不存稿前後所云必多複重歸來盡出之可一笑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與劉邑尊書

下里奔馳條經半載每念光儀常深企慕治弟北行時老父母適留平江不及面别至今耿耿也獻歲之春履端伊始遥想福祉新增與時偕慶可勝忭賀老父母潔廉之操慈惠之政下邑窮民得所依賴治弟夙承知獎尤深欣忭少時讀兩漢循吏傳謂龔黃卓魯之治未可復見今乃與老父母遇之也治弟羈滯青署暫為佐理因略識州縣之事大抵利害休戚與民最為關切而法令繁密動多窒礙吏胥倚託易以為奸稍失周防便成罅漏簿書獄訟不能無所挠亂而鰥寡孤獨有不得其所者矣青邑窮僻號稱易治而咫尺之閒難以澄察張横浦先生云吾身有一日之閒則斯民受無窮之害誠至言也嘗為舍弟言治一邑

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鎗事向已辭絕適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母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皐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閙决無安身處强顔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世事浮沉一切聽之此中已無豪髪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為地者略為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近來起居眠食想益清勝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塲而不折本乃為得力私衷縷縷竊以此為先生祝耳生平知己惟有一人每一書來輙盡紙又不存稿前後所云必多複重歸來盡出之可一笑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 卷十三 二

與蔣淑瞻書

適承年兄之命同往仲儒所歸而思之卒以為不可生平硜硜自守以致窮困今已垂老而以千金易人之傲骨雖得亦安所用之朱子有云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弟雖未能承命而諸先生相愛之意則不敢以忘也謹此辭謝并為致意諸俟面晤不一

癸巳歲在京師晤淑瞻於艾堂所淑瞻言惠仲老甚相關切當同往見之余已許諾歸而思之以為不可因以此字辭之卒不往見不數日方觀文又來寓所面與余言余笑曰君與余交久矣君為考官豈不識余文者尚何用此為是科仲儒觀文皆為同考官仲儒於闈中問觀文知余卷否觀文以前語對仲儒曰世乃有獃於余

者後相遇輙述以為笑是科淮安楊用九先生亦為同考官與余初不相識未入闈前亦令余姪敬倚必欲來索大兄及敬倚懇懇言之至三鼓卒不能奪余卷在蔣石塘先生所薦而不售亦不復請蓋不知為余也比乙未亦薦而不售至戊戌乃得之余之固執疑其終不得與而屢二科卒以無意獲售信乎遇合有命而區區以智力爭者亦徒自勞而已偶録舊稿因書此以示兒輩

與喬敏伯書

僕自舊歲怔忡病後右目忽有黑花醫治不愈近左目亦漸昏數尺外即不見物疑為內障重以足痛筋脉牽掣行步頗難自度當終以郡文學老不復有當世志矣去冬補安慶教授地雖少遠然一水相通可奉老母以往從此衣

食之計可少自給意甚欣然但盤費維艱目下不免拮据期以四月到任閉門息影讀書緝文以了平生未竟之志於願足矣頃忽聞二小兒言敏伯家報中傳元兄於制臺前有相薦之語此元兄篤於故舊過相推奬而以僕自計則有萬萬不可者僕之生平疎曾鈍拙事事俱在人後於時務毫無所通曉此元兄所素悉不審何地可以置之若以為粗有學問則自二十年來困於衣食奔走不暇舊學銷忘夙心掃地頹然與庸俗人無異閒應酬作小文字每執筆輙眩掉累日不能成近都已謝絕況又兼以目疾足疾如前所云者此尚堪為當世用乎自顧其中一無所有以作郡文學尚恐不稱萬一誤有論薦是使元兄欺制臺而制臺欺　皇上此其大不可者也老母年八十矣朝夕不敢暫離去冬散館本可祈得其所以[illegible]者再三反復計之縱得縣令現缺亦必不能任而[illegible]不出本心可以待養故也平生窮苦少冀自安或有意外之事勢必引疾或請終養而退是為絶其生養之路而嗷嗷數十口皆有朝夕凍餒之憂矣此乃真語實語望敏伯切為言之萬勿為制臺道及或已及則為言日前疾病之狀如徐仲韋先生之比僅可作郡文學以老薦牘中斷不可列鄙人姓名是為知己之大賜世世感佩於不忘矣前戊戌冬引見時語言參錯賴　皇上寛仁不加譴責今自怔忡後耳又微重聽應對愈艱以元兄相愛之誼其必不肯為此舉也欲致元兄書以傳聞未確故僅為敏伯言之望為致此苦衷默已其事幸甚幸甚轉移之機全在敏伯平生師

弟子相信之深無如敏伯者當不惜為我喋喋矣至禱至禱不一

與孟義山書

太尊清風亮節迥出一時而深仁厚德涵煦十載六皖人士皆在覆育陶鑄之中矣今者恭膺　特簡　詔旨褒嘉逾絶倫等即日擁旌節任屏翰重臨舊部再蒙膏澤直指顧閒事耳屬在帡幪莫不慶幸況如弟輩受知最深受恩最重其為欣忭有不倍萬常情者乎昨者大議學中弟以前一日發舟往池陽遂不及與會為風雨所阻舟不克行暫歸省老母遇丁寅翁略言建立講堂一事而請薦紳先生及諸年兄皆已在門弟卒出迎未及詳究比歸思之此事尚宜少緩俟太尊之歸更加裁酌乃可蓋學宮者　朝

廷之學宮聖人之學宮而弟輩則為　朝廷聖人守此學
宮者也今將立講堂於學宮似當面請太尊裁定可否方
敢舉事若無所稟承輙爾創立異日有議此者弟輩將無
所辭其責而萬一太尊問以不經請明擅興工作之故弟
輩又何辭以對年兄高明之見其必有以處此矣弟之迂
愚一切無所知曉凡小大之事必請於太尊而後行不敢
避煩黷之罪此太尊所素諒也又昨指定地基在四忠祠
之側與名宦鄉賢相次其規模制度不得獨異則太狹小
有所不稱若尊崇其規模恢廓其制度則於四忠諸祠不
免凌逼之嫌而迫近　聖廟又似有[illegible]擬之失不知諸公
以為何如也故弟謂當在書院之東既與學宮隔遠而其
規模制度又可別為更定無所嫌疑雖率爾之言頗似有

理惟斟酌之此事轉移惟在年兄而可以從容進言於太
尊者亦惟在年兄前辱蒙枉顧不及相晤後屢奉請皆為
太尊之事非有他說太尊以絕世清操恩在閤郡而為屬
邑所累今日羣情鼓舞互相勸輸嬰孺無知亦爭踴躍故
弟謂直當明白言之不當專以講堂為詞也弟向在京師
晤懷寧桐城諸老先生莫不盛稱太尊清操惠政今日無
兩常所企慕今幸為屬吏而又在子姪之末受知最深受
恩最重退自循省無以仰答輙緣效忠之義不敢默默亦
卑官末職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年兄受知受恩又有過
於弟者是以敢私布之不識尊意以為何如弟在此如燕
之巢於幕心搖搖無所終薄何敢及他事顧以職守亦不
敢不自竭耳如有不合廟賜還答即廢此字無與他人見

也草草不悉

與胡元方書

也路艱險風波反覆彼此共之雖劇易不同而大槩相似
今聞世兄先生將南歸重得握手相見真如隔世人矣追
數生平尚喜無所點汙以此為慰他不足道也前聞在閣
中刻意經學為之敬仰此夏侯太傅黃丞相之已事也竊
謂經學至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後來
諸儒流於訓詁反致混淆而近之學者競出其書以為自
古未有心甚疑之及於時文中畧窺其所論著其底裏可
見不獨疑之而已世兄憂患之餘世習都盡其所見必有
超越常人者弟以老病耳目昏聾他日相見想不能復與
世兄上下其議論也家居十年書問俱絕常從敏伯請問

起居而困窮日甚并不能以束脩之饋少展寸懷其為愧
負如何可言台之君子起謫籍放廢之中而大有為於世
者往往而有世兄高才博學又重以磨鍊蓋老其材以為
天下用然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得之不得曰有命想世兄
久已洞然於此也敏伯行時不及作字茲令二小兒敬謁
台堦肅附寸言一切統惟鑒照何時旌旆來過邑中日夕
馳仰臨紙依切不宣

與汪師銘書

自癸丑後不通書者又幾三載矣近聞進秩館卿兼領記
注之職為之欣慰當此　聖明之世士君子有為之時年
兄雖未當大任而進德脩業以為輔世長民之根柢者正
在今日若僅孜孜矻矻以文人自居則非僕之所望也近

來文章家頗以宋人為不足學然如歐陽公蘇文忠公其立朝具有本末議論風節為後世師表此豈可以文字語言與之爭勝耶朱子於歐陽公固極推尊而蘇公則言其學問之誤然在南康則云坡公記藏書文字有狀光晚年又云偶得坡公墨刻手簡適與意會固未嘗不極稱之也侍與年兄僅一再晤未得從容論議未知以為如何宗居十載交遊故舊不復相通近者嚴給事出使乃一枉顧張督學為答前書可謂空谷之足音矣劉蒼巖兩年絕未相聞今擬遣使往皖意亦難之友朋有通財之義此古人所許然近例必卑屈乞憐而後可得生平蠢拙其不合往往以此昌黎云知其無益而且嗚號之心以為非每下筆輙怦怦然又終不免作崛強語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劉師

弟固非此例以語年兄當共為一笑耳甲辰同考竭盡心力自謂可以無媿與昆明兄最為相好瀕行以同房卷相託書坊中以十金來者亦却之行後忽多異論昆明兄樸直於世事不甚通曉乃專刻其半遂為未了之事至今耿耿在闈中擬墨三篇同門皆未之見今以附來同門有在京者可共觀之昆明兄亦有兩作想已附刻又近作九首寄示靈皋兄恐事多冗不及觀年兄為一評定之也二小兒幸與薦名又遭災患拮据轉甚是以來後諸老先生皆令逕書進謁不知能不忘故舊與否此非有所干請特以致區區陳謝之意而已諸事叢冗并無土儀之寄慚愧不宣

與孫遂人書

前者曾奉一書敬候起居今踰兩載又復闊然頃聞進秩此部位望益隆即欲致賀而以多冗未暇長兄與弟同歲而精神壯健宣力國家弟則疾病益侵昏聾轉甚屏伏田野養雞種秫以了餘年相去懸絕矣嘗念朱子有云每至東湖慨想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雖出處不同諒亦各行其志則古之人殊不以此置異同也兩外孫英穎特出將來大有可望讀書為學當懇懇為別白言之前輩歸熙甫作名二子說言始安之隱叔子之仕皆難以擬其後至於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每為舉似斯語至於今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則非弟之所敢知也二令郎想可即歸尚遲相見五令郎奮飛在即傾耳好音二小兒幸與薦名附五令郎之後而忽遭家患拮据轉

甚是以其來最後茲令敬謁台堦恭候近安并附寸言諸惟垂照臨紙依切

與鄭璣尺書

京邸握別條已十載瀕行時荷年老先生高誼顧視慇懃至今勒銘心版歸里以後杜門自守不敢通京洛書雖以至好如年老先生亦未嘗以一字之問上候起居闊踈之罪想蒙諒察也年老先生以宏通之學博雅之材蔚為儒宗聲望焯著今膺　特簡授校文之任所以長育人才振興風教其重有賴焉安省文采少不及吳會而重厚淳固無輕靡浮蕩之習大致與中州相近淬磨底厲必有非常偉人出焉可以效　國家之用非吳會所及也侍曩嘗分校皖郡未及一載而去職事多所未盡至今為恨教官之

除龔為廣鹽近日始重其任竊意當嚴其選朱子云有服
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全無行檢以今觀之往往而然苟不
有以分別而澄汰之而欲人才之奮起風教之振興不可
得也至於薦舉一途徒長營競之風開詐偽之路昔人所
云驅迫廉攜獎成貪競者無益於風教而適足以敗壞人
才尤宜審慎於此迂愚之見未知有當與否伏惟裁酌臬
使為敝門生到皖一載尚未通問今遣使以來家居困乏
於此不無厚望師弟之誼望年老先生為切言之庶幾其
有濟也二小兒幸與薦名而旬日間即遭家難內外拮据
經營備至是以其至京也最後今已就試禮部未知若何
得失有命唯嚮以靜默自守不墮家風而已肅附寸緘恭
候近履薄儀貳種聊申鄙意天氣和煦唯道體順時自重

竚膺寵擢以副具瞻之望臨紙不勝馳溯

與劉蒼巖書

前者年兄道過敝邑并承嘉惠而僕年老杜門而小兒遠
館他邑遂不獲遣問起居殊深歉仄自年兄榮任安臬道
途逾遠一介之使無由自致時切懸念而已臬使為一路
刑名總滙之司而申理冤濫訪察姦宄俱有專責或過為
苛刻或流於寬縱均失其宜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所為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而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一語足盡之矣在今日則一一
一躬覽不以文薄繁猥而盡付之掾吏之手此為最要也
年兄聲望益隆功業益著即日崇擢藩屏晋膺節鉞拭目

俟之矣賀賀皖郡為舊遊之地舟楫可通其欲一來而道
里之遙終成阻隔二小兒舊歲幸與薦名而旬日間即有
二小媳之變內外拮据大費經營是以其至　京也最後
今已就試禮部而家中冗務叢雜不可脫極不得已遣小
价以來涸轍之鮒非西江之水不濟於年兄重有望焉昔
在師弟之誼必不以泛爾視之也學使鄭年先生同譜相
好亦有一字致之賠將幸為道及中朝諸公晨日遊從最
密十年來不敢通問昨二小兒往始各致書陳謝亦附有
論說欲以為　聖天子新政之助草野妄愚未知有當否
也東流陸年兄前有字至極承年兄同門之誼甚為感
關其三月間領咨北上未知能如願否也諸惟垂照家居
困乏附致薄儀二種聊將鄙意天漸和煦惟日新善政以

迎嘉祉餘俟續報不一

答朱宗洛書

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
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
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為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
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
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
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分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
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
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
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
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

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之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為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翁而後闡奧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

挈非所以為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為本見南軒書必曰主靜見[illegible]書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為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為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敬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為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即用力為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即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illegible]在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此時用心為己

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發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人自有生二書向以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羅參議書則在乙酉丙戌間蓋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見南軒書廖子晦錄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朱子酬南軒詩可考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答程允夫何叔京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後專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與林擇之書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

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如以未發為性體及先察識後涵養之類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為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為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

不可混而為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而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所謂萬理咸備者即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為禪學乎即云此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豪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錄反復推尋非儔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

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錄一一考其前後（年與的可知為某年者系以某年其不甚可考者則系之云某年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訂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繫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殆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乃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為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閒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為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犯朱子所訶以欲蘄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同學王懋竑頓首

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

敬所以貫動靜而可以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為動而不名為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无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為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儼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為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愼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

一此即敬貫動靜之旨既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即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致中致和各有工夫不是致中便了却也章句分明又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正相發明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為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尚未敢云從心所欲即七十從心所欲尚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鄉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行是四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

不貞則無以為元之義以此為主靜之証不又曰元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為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靜為本必曰主靜而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從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為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之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為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為明悉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令并為一亦必有日矣

與喬星渚朱宗洛論學問之道一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錄有兩說銖錄云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大雅伯羽壯祖錄同賀孫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當錄同桉銖錄在丙辰以後賀孫錄在辛亥以後當錄在戊申大雅戊戌以後伯羽庚戌疑當以銖錄為定賀孫錄有兩條唯當錄與之合而賀孫錄又有云明道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塊然只守此心便了則又與銖錄合故知前兩條非定論也可學錄問語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亦與賀錄兩條同按銖錄所云則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無以收其放心涵養德性而為大學

之基本之旨而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此意也賀孫録所云則程子動亦定靜亦定未始一日而離乎敬而論語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中庸之戒謹恐懼皆此意也然以孟子本文考之則求放心乃對放而不知求者言自是初下手時工夫至後來成就只說得存其心卻說不得求字朱子於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矣此語再三言之若但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求放心更無著方處矣陸象山求放心之說自與孟子不同蓋有豪氂千里之辨以程子語排之昭然可見若因象山語而別為之說是因噎而廢食也雙峰不解此意故有求放心不過求吾所失之仁之說朱子答李叔文書已明斥之而大雅録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時舉録不是

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蓋存得此心便是仁則知不用更添求仁一層集註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語自分明近來據雙峰語而必以賀孫録為定論是皆懲象山之失而未深求孟子之意集註之旨也　集註此節註極為分明所引程子語極要切只當以此為斷而後來紛紛之說不辨而自明矣朱子甲寅奏劄引此節為致精之本在居敬持志之證亦分明可據也

或問盡心知性者物格知至之事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其語與集註合而語類賀孫録淳録砥録又賀孫録謨録道夫録凡六條皆以盡心為意誠之事砥録云某前以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淳録大意引但云知至亦須兼意誠說反似集註為未定之論讀之不能無疑後讀文集答宋飛卿書云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而陳安卿所問亦有今既定作知至說之語乃知或問以為知至者初說也語録以為意誠者中閒所改之說也其後卒定從初說故集註與或問同語類亦多有作知至說者賀孫自有兩條從知至說甚詳而皆不分明言所以改從初說之故非文集所載明白幾反以此數條為未定之論而無以斷斯疑也因悟求放心章其云學問以求放心為本蓋是初說或問謂下學上達固不以就於此而已其語自分明其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中閒所改而其後又卒定初說與盡心章同但未有文集可據而雙峰饒氏又引勉齋說以亂之世以勉齋為朱子嫡傳競信其說而於集註之旨反有所違戾而不復

顧朱子答李叔文書亦自言不當添出求仁而後來者亦皆莫之考也余因讀盡心章益自信前言之不妄敢附著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定焉

答朱宗洛書

承來示再三思之所謂原非有二特語意先後緩急之不同耳從其前而言之學問以求放心為本非謂求放心遂不學問從其後而言之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亦非謂只在學問遂不求放心也求放心只是操則存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故知求放心即敬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是兩脚用功非有先後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大學或問曰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正心誠意以脩其身

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而其小者不能奪此心旣立卽敬也卽求放心也此所謂學問以求放心爲本雖非有先後之分而言之亦有序矣嘗自驗之營營擾擾之心必不可學問下手工夫必自求放心始而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卽在其中故求放心亦是通貫始終但其後可云維持栽培求字較覺費力耳若必云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失却當下工夫而後之人恐有以吾自能求放心可不須學問者此不可不慮也來示云集註正謂學問只是要求放心能如是以下乃是言其效驗蓋如是則學問日就高明不然則學問亦終昏塞不知如是二字以學問言耶以求放心言耶以學問言則不詞以求放心言則與愚說無以異矣且只是要求放心與皆所以求放心語意自不同也前

此所謂只辨董錄葉錄之異同而不及其他至學問非求放心便了則語錄再三言之固非謂只把捉此心已也明道先生之云似與此不同蓋必先識仁體實有諸己而後以義理栽培不愈緩乎或問謂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一條謂其說太高殆自言其入德之由而非學者所及竊謂此條亦同而橫渠又別爲讀書言之然維持栽培皆是存心之法與求放心無二道也程子以博聞多識爲玩物喪志朱子與呂子約書亦謂豈有埋沒於故紙堆中失後忘前而可以爲學問者則講習討論亦尚有放其心者故此事指定說不得若後世有但求放心不知學問者告子亦近之矣然孟子此語專爲衆人放其心而不求者言不爲此輩言也朱子曰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醒爾又曰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又曰操舍存亡只在頃刻之間不可不常常著精采也又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此數條最爲緊切可以發明集註之旨其云皆兼動靜而言亦可無疑於皆所以求放心之說矣愚於此中未有得力處但據文義言之恐未親切更望博學而深思之其離合之際必有以大發明者愚亦因此當更加反復也草率不一

與朱宗洛書

細讀來示其所講論俱極精微以此發明道理則可而揆之此章集註之旨則終不能合也葉錄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語意原極順而集註乃另提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而其道在於求其放心以事字與道字對是必有意矣來

示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所包甚廣要其會歸總在於求其放心會歸二字集註所無有至總在於三字則又用集註與葉錄皆所以不合蓋看總在於與皆所以六字一樣而未嘗察其文義之大不同也來示又云能如是三字乃承上學問在求放心合一說今以集註能如是三字改作學問在求放心而接之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語意已爲齟齬至不然二字愈難改換豈可云學問不在求其放心耶況下文云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則固有學問而不知求其放心者是不可以合一說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自作兩項說朱子於中庸章句序言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未嘗曰非致知無以存心而存心者必在於致知也其指亦

曉然矣求放心工夫乃對放而不知求者言是初學下手
用功處若推其極則中庸之戒慎恐懼致中和孔子之從
心所欲不踰矩莫非求放心也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孟
者但求字說不得耳求字與不求相對至放心旣收正是
維持栽培中庸章句云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自
戒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與求放心自略不同也來示
云求放心工夫極細極密正是推言之至云若非學問之
功至講論體究涵養擴充亦何能得其本心而存之然則
學問未至之時講論體究有所不極涵養擴充有所未盡
此時本心何在將聽其放去耶總之求放心講得細密以
合求仁之語却已蹉却初學入門下手工夫也程子心是
所生仁是就事言或問以理字代事字此正是分別仁與

心不同處仁者心之德竟以心字訓仁則不可故集註曰
反而名之其意自明今改作切而指之則正是以心訓仁
而陷於楊氏毫釐之差不可不察也來示云人心二字非
但指虛靈之體乃從事上直究其根原來處如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本然此語最爲精微然觀或問云心雖主乎
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語錄云才知覺
則義理便在才昏便不見了則似不作兩層看集註云能
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自是直截分明今必從
事上直究其根原來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然此似用呂
叔所記語呂子約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而失之向嘗有疑於此似非孟子此章之指也
心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自是伊川語若明道所云識仁
體則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言今以反求諸身見得
自家本來生之之性惻怛不容已處亦非明道意明道所
云識得仁體實有諸己此何可易言初學者如何到此地
位謂通上下言之則亦未然呂東萊先生跋近思錄謂後
出晩進於義理之本原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往而已
以此推之則學者非不可以識仁亦未可以遽識仁也至
朱子謂人不知心之本然只管把定此心敎在這裏此自
爲釋氏空守此心而言而非此章之指矣非偶閱或問孟
子博學詳說章言張子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然後
博學詳說而反乎此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甚善但先守
至約則與孟子之意相違而不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
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
不差矣此條解釋程子語尤爲分明或可爲愚言之一証

也又按朱子答李叔文書云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
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
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
摸索處矣此條指示下手處最爲親切而求仁等語又若
預知雙峰諸說而爲之道破者只以兩條推之亦可洞然
而無疑矣總之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未嘗不是然別
以之發明學問之指則可以論此章集註則斷斷有所不
合蓋文義之至淺至近者無所庸其擬議也今且盡屛他
說而一以通章集註本文反復玩味則董錄葉錄之合否
較然可見若槩援引衆說以相証則聖賢之語隨處發明
各有所當不可幷合往見其紛紜轇轕而不可以通矣頃
又讀語錄云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

學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没理會了以此推之以求放心解求仁則可以求仁解求放心則打入無形體去無捉摸處矣雙峰所述勉齋語正用葉錄而改為求吾所失之仁恐又記錄之誤嘗謂大學絜矩之義朱子與何叔京書勉齋絜矩堂記如此說得分明而雙峰乃更創以心為矩之說直與朱子勉齋悖違其弊至今則謂雙峰盡得勉齋之傳亦未然也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未嘗云知皆反而求之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此皆因用以明體由情以識性而非如呂錄所云有四箇柱子在心中之謂也王山講義及答陳器之書論此至明而答廖子晦書尤為直截道破呂錄所記余國秀問答諸論似非盡本真

所謂從旁記錄非惟不曉答者之意而并未悉問者之情舊嘗有疑於此其說甚長今姑及之俟他日當別語然又恐其愈紛紛而不能以合也讀來示所云其論最為精微非近今學者所能到而愚竊以文義求之有所未合是以復申言之亦未知有當否也更惟詳察而明辨之

與喬星渚書

學問以求放心為本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兩條皆朱子語也而兩者不能以合以集註推之疑以前說為是以之言於宗洛而宗洛云從後說雖更以己意答之而猶不能以決故復以請來示所云與宗洛同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者也然夜來反復思之終不能以無疑不必他引即以集註明之集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依後說則當云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皆所以求其放心也如此方分明今則不然別提學問之事而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似以求放心為之根本在於二字與皆所以三字大不同也其云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能如是者能求放心也求放心則心清而明可以剖晰義理之精微由是以上達其曰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不然者不能求放心也不能求放心則其心昏昧放逸雖日日講習討論亦終無益語意原自曉然若從後說則如是當指學問而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當指求放心不然則是不能學問而其心昏昧放逸至雖曰從事於學兩句則斷斷不可以通矣蓋即從事於學則已收其放心又安有昏

昧放逸與無所發明之患哉以此推之自當從前說朱子語錄發明前說頗詳非止一兩條也今以讀書言之必先打疊了閒思雜慮而後可以讀書此學問以求放心為本而即專一讀書則心有所在閒思雜慮更入不得此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兩說原不相礙似以集註文義求之則須從前說耳至來示所舉博學篤志章註與李伯諫書則各是發明道理與此章不甚類博學章註發明仁在其中意非正言為仁工夫若為仁工夫止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夫子何以云克己復禮又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乎李伯諫為禪學此但求放心而不知學問者故朱子曉以涵養本原與酬酢事變講說辨論考究尋繹無非存心養性之事聖賢發明道理各有攸當當隨其本文觀之

不可併合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當也至謂先求放心而後學問恐成兩截詳味朱子所言兀無先後之分然自是兩件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非兩截乎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兩截乎朱子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分明說破矣又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明明德之事而朱子或問又補出敬字一層工夫格物使不引程子五條謂此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豈特說成兩截不幾贅乎涵養本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則謂求放心為學問之本無有不合者凡此所論皆因語錄而申之而以集註為斷但以兩說皆出朱子故猶不能無疑非敢自立一論也呂子約先生謂浩然之氣

當配夫道義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豈不是至理而朱子非之辨論以非本節之意由是推之則此當從前說而不從後說明矣昨閱人無受爾汝之實一節註與語錄不同新安以語錄為得似非是當別錄以請教也薦舉力辭之為當真所謂連車載斗量者此何人森然與槐柳並列昔人已嘆之矣不允不聞未始非幸事也所言更望反復詳之以捂擊其疵謬幸甚

與朱宗洛書

前此偶爾觸忤不能自止[illegible]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此語誠然但恐察理不精誤以血氣為理義則所望於朋友之助也昨語誤認尊意承示恍然然鄙書原說其所儆醒亦不少矣偶爾題作木居士遂有無窮求福人一巡司耳而舉國趨之若鶩莫敢正言其非士風瀾倒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而區區之負愧為尤甚也病中閱語類論學數卷多有可疑即葉味道錄以朱子語格之亦間有不然李果齋謂學者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疑或指此略為較出數條不知有當不暇日當共講之程子遺書朱子已謂其傳誦道說玉石不分況朱子語類十倍於程子又不經門人高弟子手勉齋於池錄金去偽猶多擬議後來者但以增多為美而不復問其何人安可盡信耶竊謂學朱子之學者宜詳加區別即未必盡當亦可以俟後人之訂正歐陽公云六經非一世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朱子之書殆與六經同則疏通證明豈無望於後起之賢乎薛文清公嘗引其端而未竟

其旨今其書尚略可考其必有申明之者也

答山陽諸君書

前辱手教弟以膏肓沉沒之人世所共棄而諸君子獨惓惓欲置之文字之列俾為序引風誼之高近今所未有也弟老且病其於文字廢罷已久以諸君子之命不敢固辭勉強牽率作為一通今謹納上自知舛謬不足採取望有以酌定之也與兄舊交向莫記存沒已數二十年追念昔游不勝愴然荔江世兄并望致意也弟嘗病今之論文者轉以議論相高而所趨愈下蓋始於一二人而後來乘虛接響莫知所極至於詖淫交作鬼怪橫行大為人心風俗之害心竊憂之而莫知所以為力也至如大江南北之分則直以聲氣閒隔大都以浮名相誇詡而不究其[illegible]同

代興自分吟壇即如長洲先生傑出冠時一變舊體掃蕩之功比於陳拾遺不知吳下諸公盡能得其傳否而江以北若張戚徐楊諸前輩其沉深之思雄驁之力豈盡出其下哉支流餘裔亦有一二存者而皆以排擯不見於世可嘆也弟常持此論昨於序文偶發之雖以取怨於當世之君子而不辭矣既又思之未免太直欲更作節本去其冗長以就簡約以病作不果然使宛轉回互僅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亦無庸此序為矣伏惟斟酌其可以示下或為改定也江寧試畢較龍雲雨鵰鶚秋天於諸君子有深望焉人材消長關於氣運不獨為諸君子計也顒望不一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三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序

舊隱圖序

武陵胡君復庵以舊隱圖視余而屬余題其首余流覽此圖俯仰五十年間為之喟然以嘆蓋人材盛衰之變在於此矣而交遊聚散之際抑又可慨也自康熙戊午己未之閒海隅底定　朝廷開史館以收拾遺逸網羅俊乂公卿大夫悉心推薦而白首耆艾魁壘之輩往往閒出道德文章皆卓然自名於世比於唐之貞元元和宋之嘉祐慶歷一時稱絕盛焉於是天下之士洋洋焉于于焉附離而起爭自濯磨人以通經學古為高而不汩沒於世俗之學即制舉之業最為小技而亦矯矯亢亢有以自振拔與前輩

源流遠相承接非掇拾塗飾者所可望其時吳中文會為盛諸郡邑遥相應和彬彬然皆一時之選也乃不數十年而風流衰歇習尚頓改後生鋒出別穿孔穴以自標異旁行岐趨榛蕪正路而昔日之遺風餘韻邈焉幾盡矣此其盛衰升降之故如寒暑雨暘之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復庵武陵人而居於梁溪自少以雄傑之材博奧之學震聲一世而同邑之士肆其才力相與馳騁上下凡與文會者三十六人於吳中為尤盛取斯樓者其會文之地也是時賢豪之聚心壯氣得將以為國家股肱耳目宣力四方左右有民之用而不徒以文章著者至淮揚兩郡遠在江北與吳中聲氣不相及而復庵又以其

閒至揚之寶邑會文於樂志堂會者八人蓋以聯南北之
交而共鳴一時之盛也迨其後顯晦殊時屈伸異變及於
既久而凋零磨滅十不一二存焉其亡者既不可復見而
幸而存者又皆出於風波流落之餘僅而相遇相與感慨
唏噓咨嗟太息追憶舊遊都已隔世而取斯樓樂志堂亦
如廣寒之宮槐安之國徒髣髴於夢寐之中而無從尋其
遺跡昔人所云賢豪之聚為不常得而交遊零落反顧身
世尤有可悲者此舊隱圖之所為作而余為之撫卷反覆
不能自已而至於流涕也余之鄙拙萬萬不逮諸公而吾
與復庵交至深謬與於樂志堂八人之數又嘗館於復庵
家於取斯樓諸公亦獲從遊盛衰聚散蓋親與之矣今已
老且病謝絕文字不復作而於此有不能已於言者覽者

可以識其意也抑余又重有感焉復庵諸公既已著功名
於世雖或遭遇患難流離困厄而於今巋然如靈光之存
固宜為世所貴重愛惜而後亦必有傳之者若同會數十
公生平志意蓋亦略相似矣而多終老牖下幾泯滅而無
聞范蔚宗有言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可勝道哉此舊
隱圖惓惓之餘意而又余之所為累歎而深悲也故敘其
大略以復於復庵而別紀姓名於卷末庶幾後之觀斯圖
者有以考焉乾隆戊午十有二月白田同學王懋竑序

喬氏家訓序

易大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夫正家一家
之事耳而天下之定乃自於此何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
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人能孝弟必無犯
上作亂之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獄訟不興盜賊不
作而天下有不平焉者乎於此可以發明易大傳之義而
正家之所繫誠重且鉅矣故家語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學
為俗之不祥呂氏春秋載殷俘之言謂子不聽父弟不聽
兄為國之妖之大者然則自古以來治亂之原未有不自
於此也吾邑自職方劉公侍御喬公以理學高一世所以
誥教子弟者至為深切既久而流風餘烈猶有存者余少
時所見諸子弟輩大都循謹退讓不敢侈肆其有一二佻
侻者衆共非笑之閭里之間桀猾特出皆指目以為異類
摇手相戒如有厲禁至於近日而寖不然矣世家舊族習

尚頓改後生鋒出競以凌跨相高奇衺恣睢無所忌憚悖
驁起於家庭奪攘行於骨肉蕩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
而崽岸自得且以炫耀於時波靡既久轉相仿效而見之
聞之者亦恬不以為怪於是前輩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
陷溺之禍中於人心日深日廹而未知所底有識之士私
憂竊嘆熟視而莫可如何其或偶有指摘轉相告語則誚
譏紛然交口怒罵幾無所容其身而安望其有補於萬一
哉若是者其始由於不教不學而至於子不聽父弟不聽
兄則可無所不至而其流禍未有艾也蘇文定公有言雖
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兄之聲則斂手而退余
觀今之人未必盡然也然人心豈盡亡哉抑不敢謂今之
人遂無有如文定公所言者則亦仍以父兄之教教之耳

表弟喬星渚慨然有感於此嘗發故篋得先世鈍庵公所錄家訓一帙伏而讀之嘆曰是其為吾家子弟訓者至矣然豈獨為吾家訓也其書雜抄古人之言行掇其於正家尤切近者條分件繫較然明白顧草稾略具猶未成編乃依其門類屬續成之將以付刊家予一帙俾為子弟者讀而思思而媿涸然覺悟羞前之為痛自洗滌盡易其心腹腎腸而共為循謹退讓之行無復悖驁奪攘之風於以導迎善氣屏除災害庶幾其有救焉而由是以溯職方公侍御公之遺教漸磨砥礪勉為賢人君子則一邑之風俗成人材出可以備國家之用推而廣之一邑之治即天下之治也所謂一正家而天下定者其效倘可畧見於此乎孟子曰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則星渚惓惓之意而余因為

申明之以為一邑之子弟勸世之君子其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斯者矣鈍庵公侍御公之子吾曾大父泰和公之甥星渚鈍庵公之孫吾大父訓導公之外孫故卷末附載兩家遺事為詳蓋以風厲一邑之人而吾兩家尤當寶守勿失云雍正乙卯十有一月白田王懋竑序

襄武人物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自封建為郡縣而列國之史廢矣其後乃為圖志圖志亦史之流也然其為書率有司以備故事而已大抵詳於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而人物則略而不盡載也於是識者病之更為先賢傳人物志以補其缺自漢以來有之而傳者則寥寥矣蓋自班范而後史多雕刻破碎或[illegible][illegible]不足觀而宋以下尤猥瑣無法此固聚一時文

人才為之猶且如此況一邑之志與傳本一人之獨見其前者耳目不接非有記注相承既有闕不可考據而近焉者往往狃念好之心其褒貶不盡合於公議或以鄉里之舊有所梗避於其間又未必盡曉史法拙於取舍繁簡不當闇而弗明鬱而弗彰此其所以不傳也夫士君子脩身飭行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其於顯榮富貴已非所望而不能不有意於後日之名既非有尊爵盛位豐功駿烈以見於國家之史而亦未必皆有怪奇偉麗之作自傳於千百年之遠而為之志若傳者又泯泯無以傳之則其窮苦困頓以自立於世者將遂湮沒而不能以光耀於後此其可嘆也隴西吳公來令吾邑示余以所為襄武人物志隴西漢郡故治襄武今更以隴西為其縣名其地殆近羌

戎圖籍多散軼而晉魏以後敝於戰爭人物亦罕可紀殘碑斷碣或有一二存者而世莫之考也公為之搜採史傳網羅放逸貫穿馳騁其勤至矣乃於近世聞見所及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詞質昔人所稱有良史材者也余讀其自敘蓋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幾與范班並所云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則又深有懼焉而仰以望千載之前俯以待未來之後世而不勝其幽遐綿渺之思也昔所傳襄陽耆舊傳汝南先賢傳諸書今不盡可見而浦陽人物志新安文獻志具在以公所為較之無郍及矣吾邑自淄川孫公以儒雅飾吏治有兩漢循吏之風迄今無繼者於公蓋再見之孫公嘗為邑志未就邑侍讀冀川喬公成之喬公故受史法於編脩竟峰汪公其所為列傳卓然有足傳

畢後其版燬於火遂為庸俗人所亂又自是後歷二十餘年矣所宜接續而亦未有能任其事者今讀公之書其序有望焉其必可以繼孫公喬公之為而後之覽邑志者豈其猶有缺而弗備之憾也余自少為文辭然不撓史法引筆行墨率多繁蕪所謂剞劂磨滅卒不到史今承命序公之書益以自媿而聊以誌予之意云爾

叔父樓郁公文稿序 代祈興管公作

制藝者古文之變也古文之原出於書變而為紀傳論議以及疏奏牋表序記銘贊其體不一至於制藝而其變極焉維詩亦然詩之原出於三百五篇變而為騷賦五言七言以及樂府歌行謡曲引吟其體亦不一至於今體律詩而其變極焉世之論詩者未嘗區古今體而二之而於制

藝則於古文格格乎不可以合也有謂制藝本於訓詁沿於帖括故與古文別夫訓詁釋其義而制藝則兼有其法與辭若帖括則尤不類是亦徒襲其名而未究其實也已昔朱子嘗推易之說以論文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世之文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余蓋因是說以求之自漢以來若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韓退之李習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以文名者也若曹植劉楨陶淵明鮑明遠杜子美李太白黃魯直陸務觀元裕之以詩名者也大抵皆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其本末源流亦一而已矣則詩與古文且未嘗以不合而況於制藝乎明之以制藝

名者王濟之唐應德茅順甫歸熙甫趙夢白鄒叔時以及金子駿陳方城黃蘊生其所得深淺不同而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要無媿於昔人是其本末源流固自古文出而非區區以制藝著也則謂制藝之不可與於古文之數者夫豈其然與今年春余同考禮闈得王子方若卷見其壯偉閎麗心甚異之薦諸主司咸咨嗟嘆賞遂舉第一榜出士論翕然王子少攻制藝試輒冠其軍長而與四方豪俊交游以詩古文名天下天下士歛衽推服焉其於制藝率以寄意而已然其學益老其識益高馳騁貫穿於詩古文之中而一以揮灑出之故其體屢變而文日以工至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而絕無有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之談者則不以今昔異也余於是益知本末源

流之未嘗以不合而詩也古文也制藝也皆一焉而已矣譬之於水為江為河為淮為濟為渭為洛為瀍為澗為灃為沱為潦亦各不同而皆水也夫豈可以區而二之哉抑余又聞王子大父泰和公嘗從講於高忠憲公後為令有惠政父厚菴公博學篤行隱於鄉里學者師尊之王子承家學與其兄素公相砥礪父子兄弟間自為師友淵源所漸遠有端緒故其人寬厚樂易明白俊偉有古君子之風是又與詩古文制藝本原之所出而不可以文章之士槩之矣世之知王子者多而余為敘其大指以告世之知王子者顧有以考其本末源流之故而不徒於是求也王子文最夥不自收拾今所輯者僅什之三四云

吳閣存文稿序 代

國家以制藝取士六十餘年其升降之變亦時備矣丙戌而後更盛於己丑壬辰自是以遞降迨癸丑丙辰而復盛焉三十年以來承藉緒餘轉相師效未嘗以絕也然余嘗上下其際逆者之盛宿儒碩士卓立相望已邈不可及即其習尚柔滑浮腐靡爛之時而一二英奇瑰瑋能自樹立者猶傑然雜出於其閒至於今日議論愈高講析愈精人以通經學古為言其文學詞章宜大過於昔人而考其所作風格萎薾鮮克振拔則夫升降之變固有不可以反者與蓋國家創造之初風俗敦樸士崇實學聰明才俊之士無他途以進莫不專意於科舉以求一當其取源遠其植根固湛深刻苦非徒苟且朝夕之近至於久而浮靡厖厲多所成就雖風會遷流而猶有不為時俗所煽惑者迨奔

競之途開標榜之習盛士皆奔趨流蕩失其所守山林草野當有朝市之思其精神思慮不用以治經術工文章而用以揣摩逢迎於制藝直以為借徑而已閒有從事於此者則又好高自大徒以口舌議論展轉相勝而卒無實得夫制藝者循聖賢之言以求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而其旨則本之濂洛關閩其詞則達之史漢韓歐其法則進之王唐瞿薛歸茅金陳而以腥穢蕪雜空疏鹵莽而為之宜其支離汗漫而無所至也昔人論文章之弊謂如荒瘠斥鹵之地一望皆黃茅白葦今者適相類焉余慨然於此久矣而又思夫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山林草野豈遂無一二能自樹立不為時俗所煽惑者則意其沉淪寂寞而不能以自耀於世其亦愈可嘆惜也已余羇客齊安逾年從士大夫遊聞漢陽有吳子聞存者以文名而未及識其人今年余同郡喬君鶴羣自楚中歸郵其文視余余受而閱之大都洞朗軒豁不為枝詞游談氣骨挺然卓乎其有以自異者也鶴羣又言吳子澹於榮利不與世俗爭進取邈然遐思欲與古之作者並而請余為之以發之余既重鶴羣言而因其文以求其為人有以知其人之必可信也夫源之遠者其流必長根之固者其實必茂吳子由此而益進焉其於古之作者不遠矣天下倚伏之機常相循環而勢之所極必有所反往者之盛庶幾其將復見於今而維挽救正之責庸詎知不有在於斯耶吳子勉之矣

曲江會藝序

曲江會藝者亡友程君爽林與諸同人會課之作也程君

家有園圃有曲江樓為群居講習之所故以名其集云程君歙人也而家於山陽博學工文辭與里中諸君子切劘甚至將上追古之作者而不以所長自域而其為人廣結納喜文游三吳人士亦爭趨之往往有館於其家者先是大江南北風土不同而士之習尚亦異大抵江以南多輕清雅麗之材率以聲氣相高前後相承源流弗絕江以北則淳直懿固有淹深刻苦之思而靜默自守不以聲氣相通故雖以一江為限而隔闊不相聞問程君於是合南北之士而為之採其菁英通其脈絡以古人為指歸而不亂於淆雜之說至於馳騁上下則各極其材力之所至而不必其盡同也程君以乙酉舉於鄉不幸中道以歿而弟風衣守其教不變故曲江之會久而弗替積之得文數巨帙

會金沙王君雲衢逌淮上為之選訂二百餘篇王君以文章自名鑒裁精密衆所推服而及其為序引反不能無所左右於其閒此則通人之蔽囿於聲氣之中而不能以自察也程君嗣子荔江以其為先世之遺自為鏤版藏於家外人知之多索觀者今將印行以傳於世而里中素脩白民顧公庸謹諸君子以曲江之會始於程君其惓惓接引之意有不可以忘者故屬懋竑序其緣起懋竑與程君文久迴憶平生握手論文忽忽如昨日事而逆計歲月已二十餘年矣悼亡友之不作懼來者之無聞撫閱遺編為之慨然以嘆而諸君子追往念舊之厚與荔江嗣守先業之勤皆可嘉尚故不辭而序之如此抑懋竑又聞之經義之作號為時文而所發明者易書詩禮春秋與夫孔曾思孟

之宏綱奥指而洛閩以來賡續之微言俱附見焉而又兼有其法與辭非深於史漢韓歐蘇曾之文亦莫能至也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本末源流未嘗不與古人合而立身行己之大居官處事之方皆於是乎取之故嘗謂今之正人心變風俗必自時文始昔者朱子力詆永嘉之浮偽纖巧而必取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以為世法東萊呂公於文鑑特載張才叔書義二篇其重之也如是而今之論文者穿鑿破碎支離詭譎恃其堅强鷙悍之力肆為猖狂浮夸之辨甚至一人之書而前後自相違戾波蕩後生莫知所適其罪有甚於范甯之議王何者而流俗相煽往往尊奉其書愚竊惑之　今天子下詔書風厲學者分別黑白以定一是士皆駸駸知所向矣懋竑老且耄固不足以與此而諸君子以淳直愨固之質加以沉潛刻苦之思刮磨浮華趨於本實於以上副　聖天子詔書風厲之意而下以為人心風俗之防庶幾世道重有賴焉此則程君惓惓之餘意而今日之厚有望於諸君子者也乾隆辛酉六月既望白田王懋竑序

藕花書屋詩集序

余與亡友劉鹿沙少為文會而鹿沙喜為詩時時為余道之凡有所作必以視余積久成帙所刻蘐堂詩是也後鹿沙省其尊人雨峰公於京師與四方豪俊交游其詩日益工歸而刻為北省集乃屬余為序余諾之而未暇作既二年鹿沙所作日益夥裒為藕花書屋集是時余客梁溪及秋暫歸鹿沙數過余以集序為託臨別再三申言之比兩

月而鹿沙以疾卒於家卒時以不及與余訣為恨且屬余好為文以祭余歸哭之慟為祭文略敘生平而序卒未及作自是奔走四方不遑寧息忽忽幾二十年矣時念亡友之託未嘗不內媿於心也今年夏余以病罷歸閒居閱家中舊書得鹿沙詩三集為之泫然流涕者久之因念鹿沙少以氣自豪慨然欲有以見於世而摧折無所成就其所傳止此乃僅歷三十年友朋凋落後生輩耳目不接無復有稱道其詩者則發揚光大以傳之後死者之責也況重以蚤歿惓惓之託乎鹿沙天資英挺超越流俗俯視時輩多有不合時輩亦往往竊議之而鹿沙傲然弗屑也讀書多所涉獵不肯為章句細碎之學其詩以昌黎為宗而出於香山眉山石湖劍南諸公於昌谷玉溪皆旁及焉故所

作宏暢閑雅清而不削肆而不蕪閑亦雕斵以出其奇而自有從容和適之態蓋欲兼採唐宋之長而要其自得者則已多矣迨南歸以後學益博識益高氣力益宏以勁又將造於深微而與古人馳騁上下相較於銖兩尺寸之閒而惜乎其溘然以止也鹿沙為職方公四世孫職方公少舉高第有重名於前明萬歷閒與顧高兩公領袖東林而不幸早卒故其事不大顯鹿沙砥礪自奮常思振累世之緒而復前人之烈而卒無所遇其湮阨鬱憤一於詩發之然未嘗為窮苦酸辛之語而豪蕩感激猶往往見於詞氣閒蓋其生平志意如此覽者可以考而知也鹿沙既以詩名一時名流多推下之而尤為德州山薑田公所知同邑畫川喬公後齋劉公及家濩邨公或庵公皆亟稱其才余

之碌碌豈能傳鹿沙者顧以亡友之託不可以負因為掇敘其槩並祭文焉以遺其子枚俾附刻於集中昔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謂亡友有知必受此文余老病幽憂學問荒落漫為此序未知合鹿沙之意與否而友朋故舊之情則已獨至矣雍正四年九月七日同學王懋竑序

朱慈亭詩序

往者先君編脩公先叔父脩撰公與諸暨朱公為文會懋竑幼時嘗侍言焉見其議論往復縱橫上下凡所商搉多以文字不及詩也其後先君早世叔父遂以詩名天下諸暨公閒與酬唱叔父嘗言界淘詩句豪雄磊落不羈有金戈鐵馬之氣於詩人中當自為一格界淘諸暨公自號也懋竑少從先君學為文後卒業於叔父文字之暇累授以詩法而拙鈍無所解又時方肆力於文字遂廢置不復講丙申歲遊梁宋閒途中得詩數十首叔父時已屬疾不復能評閱而諸暨公在中州學使署中懋竑亦往過之因以詩請正於公公蓋深許焉為之點定并有歸里詩社之約公既歸懋竑尋往京師比以病里居公益老且衰歲一再相見遂不復舉前約僅為公題百二圖未幾公亦捐館舍矣癸丑春令子慈亭自楚中歸以遊草一卷見示懋竑讀其詩清新婉約有風人之致雖淵源家學而其格律有不同者昔虞山錢尚書受之論吾邑凌谿射陂兩朱公之詩謂凌谿生何李時與相應和而射陂取材文選出入漢魏六朝其詩别為一體於今蓋略相似矣慈亭以序引見屬懋竑自以於詩無所解又病不能作而慈亭材力甚健進

而未止故少緩之甲寅夏慈亭忽以疾逝去而詩則尚留篋中今年春發篋視之為之泫然因念亡友之託不可負并感先君先叔父與諸暨公累世之誼故為述其大都如此而以詩歸之其子草至慈亭之詩武唐阿君南陔序之詳矣故不復備論云雍正十有三年乙卯二月同學王懋竑譔

喬學齋先生贈行詩序

學齋喬先生以進士入翰林甫數月即請假歸省於是諸同人各為詩以贈之學齋先生都為一集而屬懋竑題其首古者仕於其國不越數百里之閒當無不奉親以往者唯出使遣戍為遠矣然行役出師皆不踰時則固未久也懋竑嘗觀於詩詩之遣使臣也則稱其光華皇皇於遠近

而教之以謀詢諏度遠其還也乃本其情而敘其勤勞之以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其卒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其於戍役亦然采薇之作及於啟處飢渴楊柳雨雪之云甚悉而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於杕杜言之先王之意於是可以思矣蓋人子之情未有肯一日離其親者出使遣戍是有不得已者而奪其情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而其心固未嘗以暫忘一或言之則必有觸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已故於其還也始追道之而其情則已戚矣非山之怨陟屺陟岵之嗟度其地非甚遠其時非甚久而憂傷感憤若不可以少安則夫先王所以體人子之心者不容以不如是之至也後世東西南北出仕或數千里之外音書累月不達積數十年曾不一歸視近代之制於省

親歸養皆明立條格非有大不得已者而奪其情而耳目所記請告者寥寥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何如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極言版輿奉母拙者之樂其後乾沒不已以為母累君子鄙之漢嚴君平鄭子真宋林君復魏仲先之流隱居養志為逸民以終老而書史不及其親則亦缺然不足以為樂也學齋先生性恬靜淡於進取今年以太夫人之命試京師既入館即請假南還館師惜其去不許先生乃再上書言之詞旨激切比於南豐舍人之福州上執政書館師嘆嘉其意得請以歸此蓋有古人之風矣近世以來所希有也先生博學妙能為文章尤工於詩與弟念堂先生自少名聞四方所交遊皆當時鉅公長者裒編之作大都道其思母之勤奉母之樂可以繼詩人之旨以風示

天下而非徒贈送酬答無用之枝言也

趙鶴汀紉蘭集序

吾邑自陳記室後未有以文名者自漢迄宋寥寥千載矣至明而朱參政凌谿知府射陂兩公特起為時名人凌谿公與何李相應和有江南三才子之目而射陂承襲家學別開戶牖最為楊脩撰升庵所推許其風流儒雅浸漸濡染故凌谿之弟拱之射陂之子道光亦皆以文名相傳不絕也　國初材賢輩出如陶處士季深陳貢士氷壑朱太學秋崖三先生皆有名與王尚書阮亭汪編脩堯峰程知府周量結詩社然三先生掩塞不遇浮沉閭巷閒獨其時趙知府五紘仕宦四方交遊益廣與諸公酬荅馳騁上下其名乃大振至今海内傳誦其詩句此可以繼凌谿射陂

而公之後而為吾邑增重者也鶴汀先生為五紘公令弟一堂授受厥有師承少時英發踔厲為文詞水涌山出同時吳園茨顧僧虔輩皆盛有稱道而自五紘公歿後先生深自閉匿不復與世往來其吟咏日富專以自娛說而已以故人鮮克知之余嘗及見先生先生樸厚周慎謹謹自守有盛世長者之風余固心仰之然未嘗知其能詩也先生卒令子傳遠乃出其詩集及諸公序言示余余讀其詩蓋與五紘公相頡頏比於拱之之淮海集道光之鏡心樓集可以無媿夫乃知先生之不可測而曩之知先生者為未盡也傳遠又屬余題紉蘭集集皆倚聲填詞之作乃先生游戲翰墨偶爾及之非注意者然前輩之遺風餘韻在焉覽者亦可以識其槩也同邑王懋竑題

脩泰山東嶽廟䟽引

按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今邑介比古諸侯於山川固得祀而非其地則不得也吾邑距泰山九百里而邑有東嶽廟祀泰山之神泰山既非吾邑所得祀而又不領於官而領於民愈非禮矣蓋自佛教之興璇宫梵宇徧天下道家者流恥其教之不振創立名號若真人真君之屬又假借附會以緣飾之山嶽河海皆古命祀亦依託以佐其說而泰山俗傳有酆都嶽主死生之籍於是崇奉益侈東嶽之廟環列郡縣不獨吾邑然矣余嘗過泰山謁嶽廟廟為歷代命祀之所宫闕擬王者而不為主而為像前有碧霞宫後有景福宫左右有炳靈宫延禧宫媟黷不經莫此為甚議禮諸臣未有正

其非者則夫窮鄉下邑傳荒渺之談襲鄙陋之制亦奚怪其然也哉吾邑嶽廟不知自何時始立無碑記可考相傳創於宋時迄今幾千載舊歲燬於火僅存其半邑之人將謀鳩工復之而請序於余余惟非禮之祀泰山有靈其必不饗於此而邑人崇奉之心不可以已也且璇宫梵宇徧天下而吳越之祠動以千百數嶽廟較之為差有據依昔太史公作封禪書敘漢武諸祀而以舜巡狩岱宗為緣起則假借附會其來已久而吾邑之廟相傳且千餘載是又古蹟所留不可以或廢也乃不辭而弁其首

脩大觀殿䟽引

五嶽之祀始於虞書三代因之其載於周官禮記者略可考自秦有鄜畤陳寶之祠迄於漢武神君后土太一三一冥羊馬行亦星之屬雜然並作寖以誕謾矣太史公敘封禪書首述虞書以及諸祀以明附會之所自起蓋有譏焉學者亦紬而弗道也晉宋以來道家之說興其書亦滋出而誕謾乃愈甚然流俗往往傳之有因以建祠者而輒著靈異世固無有太史公其人遂莫能以辨也余嘗過泰山下謁嶽廟為　天子命官祭告之所其威嚴崇重如王者而廟中乃為像設後有景福宫旁有炳靈宫延禧宫大抵用道家之說余甚惑之又其前為碧霞元君宫相傳為天帝之女治於泰山者巍然與嶽廟並矣凡郡邑多署泰山行宫疑為泰山之神而考之則皆不然泰山之祀移於元君與封禪之原於五嶽其說同也余邑舊有泰山殿以祀碧霞元君殿建於前明嘉靖時靈異最著邑之人至今多

能道之殿後則玉皇閣閣後則大觀殿傑特宏麗為江淮閒鉅觀玉皇閣燬於　國朝順治乙未旋復建康熙壬戌大觀殿又燬衆力營立之而不能復其舊也說者謂殿初建時據大湖之衝湖連高郵邵伯瀰漫數百里風波險惡朝夕不可測凡南北往來者莫不頓首祠下以祈福祐故祠特盛及弘濟河開行者不復涉長湖之險而其祀遂少歇矣然余考玉皇閣之復建僅五十年前事耳並在弘濟河既開之後而大觀殿獨不能復其舊則夫盛衰興廢之故有不可以一槩論也大觀殿之燬三十餘年其營立亦已二十年屋宇僅具功尚未就而蓋瓦級甎寖多所圮缺邑侯劉公顧而嘆息謂夫此已成者不可以復聽其壞也乃謀脩之自庀金若干而其餘命寺僧募諸施者寺僧請

余跳其首余惟碧霞元君雖非古之命祀而列於泰山其來已久且靈異最著即如古祀河伯海神而今所稱金龍四大王天妃則専其祀古今之變有不可以究詰者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世於嶽廟之累輸炳靈延禧諸宮未有議之者而於碧霞元君又何疑乎況殿閣之傑特宏麗為江淮閒鉅觀是乃邑名勝之地尤不可不加意於此余故推劉侯之意書之以告諸施者俾共襄事而并以迄於成又因附著其說以與學者質焉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四終　後學趙峻孫塏湯希僑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五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壽序

叔父樓邨公七十壽序代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寶應王君樓邨七十之誕辰也往余癸未歲主禮部試得士百五十人而君為舉首距今十有二年矣在京師朝夕數數相見比余歸里君亦歸於廣陵舟車往來常過之間暇時輒為余道其家世源流學問本末而余并以熟觀其小大行事終始出處之詳未嘗不反復嘆息以為近今所莫及君名在天下多稱道之者而余知之為深今年夏諸同人將為君壽而使來乞言於余余固不得辭也乃為敘其大略以致余之意而因以為君壽焉君世居白田守農業自大父柞崗公始以明經起家為江西泰和令廉平有惠愛民至今謳思之父厚菴公博學篤行一時推重而卒不得試以老君少穎悟過人九歲即能文厚菴公篤愛之凡經書皆親指授所以屬望者甚至蓋自柞崗公至於君三世矣柞崗公嘗從講於梁溪高忠憲公而與同邑職方劉公侍御喬公游厚菴公承柞崗公之訓而於兩公亦逮事焉耳擩目染不學以成凡立身行己皆有前輩風烈故君之學問得於家庭者為多君外舅嘉菴張公以博雅名喜為詩君少即學詩於張公長乃盡考唐宋以來諸作者融液浹洽自成一家其為詩弘深清壯沉鬱頓挫不肯為覊愁窮苦之言而亦間雕琢奇辭麗句以聳動耳目山薑田公亟歎賞以為絶倫漁洋

王公亦深推許焉於他文皆衍裕典重卓偉精緻覃衍中無能與比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而非區區以章句自名也君為人襟度坦夷不立崖岸其於富貴貧賤毀譽休戚不一動其意與人交輸寫心腹無有隱匿賢愚愿險一以誠信待之未嘗有所怨嫌閒與田父野老周旋酬答循循恭謹而行之出於自然亦非有毫髮留意也君早負重望冠冕海內而從不自表襮詩文皆藏於家不肯刊刻流傳好奬引後進有一長津津道之不容口未嘗有所瑕疵乎尼覺然若無所別擇至於是非得失關名教節義之大者則毅然不可以奪凡危疑震撼之來世所瞀眩戰慄而不自定者君泊然處之若無事又以是服君之量也君少即以文名小試輒屈其偶迨壬午癸未亦既老矣乃得進於

有司比殿試　天子見其對親擢第一再三嘉歎士大夫傳之以為榮國家當重熙累洽之日天下無事方興制度作雅頌以文太平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相與討論古今潤色鴻業君於是時為言語侍從之臣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且十年可謂遭遇矣而君退然其閒不馳騁進取默默無以自異則夫士大夫之遭遇有不可以一槩論也昔賈誼仕漢文帝時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議以任公卿之位而卒出為長沙王太傅文帝漢之賢主三代以下所未有而於誼不究其用及班固論之謂誼之所言略見施行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眉山蘇公又推其意以為將老其材用之晚歲君固非誼比也然則出處之際亦有不可以定者與詩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型東漢李固嘗言朝會時見諸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今之白首耆艾壯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者君其一人也君年雖七十而精神不衰兼綜博覽如年少時歸里後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閒亦已無所繫念然知君者為世計不為君計也　國家治平七十餘年奇偉非常之才往往閒出而以文名者堯峰汪公以詩名者漁洋王公至慕廬韓公又以制舉藝名今皆無有存者而君巋然繼三公之後天下推之無異詞則夫輕重得失之數自有在矣君老而獲第常以厚菴公不及見為恨又以蒙被　聖天子之深知遭遇絕出倫等而蹉跎晚暮無絲毫報答為平生未竟之志君有兩子鶴閒懿誦皆余江南所取士懿誦先舉己卯

鄉試入為　武英殿纂脩官今宰直隸胥縣鶴閒與子敬倚同舉辛卯鄉試而敬倚又以壬辰進士繼懿誦後為武英殿纂脩官則君之所以慰厚菴公而報　聖天子之深知以畢生平未竟之志者將在於此也余與君相知深故不為世俗之辭而敘君之大略以為君視覽者可以識余之意而君聞之亦必有慨然而興歎者矣是為序

叔母張太宜人八十壽序代

今上御極之二年歲九月廿日為翰林脩撰王公樓邨配張太宜人八十之誕辰親朋咸集舉百年之觴而令子懿誦令孫敬倚請余為之序先是前二十年太宜人年六十吏部侍郎湯公西崖為文以壽其所稱道盛矣余不敏何能以繼其後然侍郎公於脩撰公友也其大致固得之而

至於世德之傳內行之懿有未能以深悉者則余文宜繼侍郎公之後者也余邑王喬両氏世有姻婭余喬之自出又壻於喬外母王太孺人為脩撰公之嫡妹余少獲侍脩撰公而以歲時謁見太宜人故知太宜人之事之詳莫余若也惟王氏自泰和公訓導公世有厚德而訓導公配劉太孺人嚴重謹家法比於古之任姒諸子婦若喬太孺人劉太孺人張太宜人両女子子適劉氏喬氏者皆以賢淑稱其適喬氏者即余外母也一堂之上雍雍肅肅融融怡怡慈孝恭順凡言動行事咸依矩矱內外大小各從其職論者謂宇宙太和之氣在王氏家庭間至於經營家政條畫井井以及米鹽醯醬果蓏菜茹之細周詳精密宗黨間迄今猶傳以為法則焉太宜人之來歸也實繼張太宜人

之後其幽閒貞靜之德與之相似而卓越之材有過焉者太宜人世居郡城為尚書繩海公之姪孫女太學堅侯公之女耳目聞見不僅織紝組紃籩豆脯醢之為其高致遠識於舊俗為少變而稟承劉太孺人相傳之家法則固廩廩守之也自是以後故家世族寖以流溢或閒出於法度之外而太宜人親承劉太孺人之教以一身枝拄其閒凡所以勸勉嫺戚訓飭子女者莫非先世之遺風餘烈而以篤老之年於織紝組紃籩豆脯醢之事親執其勞而不厭其經理措置纖悉皆有明法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則太宜人之於今日如魯靈光之巋然獨存者非僅以壽考為鄉邦之望也若夫輔佐君子終始所經歷則侍郎公述之已詳蓋脩撰公少以文章熱而屯蹷無所遇性高簡

不事家人生產又多四方之遊累歲月然後歸太宜人竭力支持脫簪珥出奩粧以佐其費艱阨湮鬱一以身任之不以分毫累公及後登上第列官禁近出入　內廷名人魁士爭集其門文字往來無虛日而鄉里故舊留滯輦下者時時有所仰給公清宦十餘年脂車秣馬讌會酬應之費什伯於尋常而太宜人支左詘右有無相濟莫不辦給其佐理之功未可以悉數矣迨公罷歸僑居邗上以訟事牽連風雨漂搖有震驚不測之恐親交莫敢過門視太宜人朝夕憂思內外匱竭拮据卒瘏之苦又有踰於往時者後其事卒解而太宜人之助與為多焉太宜人與脩撰公同處艱難以及榮顯前後豐約幾若懸殊而勤苦勞瘁數十年中未嘗一日自暇逸也侍郎公之序云爾然自是二

十年以來脩撰公雖已即世而懿誦令烏程迎養官署者五六載敬倚由令臨漳澠池洛陽以守歸德衛輝道遠不及迎養而歲時餽問所以奉事者甚備太宜人晚年不肯自就安逸躬親操作以為後法而甘旨之奉錦繡之榮高堂華屋起居閒適蕩然一無所累於其心較之昔日萬萬不侔矣近者懿誦敬倚皆已解組歸里娛侍左右而諸孫諸孫女諸曾孫環繞膝下者凡數十人令壻瀛東又自郡城徙居吾邑女及諸外孫朝夕往來無閒天倫之樂未有過於是者乃脩撰公盛德所不盡享而貽其福於太宜人此今日親朋聚集相與嘆羡所以尤為太宜人賀者也余既推本太宜人世德之傳內行之懿又撮取前序稱述之言附著之而并及太宜人後二十年膺受多福迄於無窮

以為太宜人祝所以發明前序之所未及而猥以鄙拙之詞繼侍郎公之後其不能無深愧也已是為序

族叔祖九宣公八十壽序 代紹先族叔祖作

雍正十有一年三月七日九宣大兄八十之誕辰諸弟姪輩相率奉一觴為大兄壽而余以次最長厚推余為序以頌颺大兄之篤行懿德為侑爵之詞余不得以辭也粤惟吾族之大皆出自多明公多明公之後分而為八諸先祖咸以忠厚謹飭世其家而家日以起田連阡陌屋列數百楹號為邑中鉅族余生後不及親見然常聞諸長者言王氏之盛也財力之富雄於一時居積封殖日有增益乃一再傳後承藉先業率高爾廓落不復以纖嗇自名枝分葉布遂以離削然或以豪蕩散其所蓄或困於孱弱不振非

有奇衺恣睢之行檮杌嵬瑣之為而前世忠厚謹飭之遺猶有存者余往時見諸伯叔雖至困約而或導以反道敗德之事則有所大愧大恥而不肯為不屑為蓋先人之流澤長矣當吾家盛時競以財力相高而獨伯父泰和公與吾父靜遇公以詩書之業為博士弟子員吾父老不獲第而泰和公亦僅以明經起家為縣令迨泰和公之孫樓邨殿撰以省試殿試兩元歘然特起列官禁近赫奕顯榮而同時諸昆弟子姪咸能自奮其力雖不能復前人之業而皆自有餘裕無困約者此又吾家之極盛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諸長老多無存者後生子弟不及見先人行事忠厚謹飭累世相傳之緒漸以流失科第奕葉不絕而財力遠不逮昔時且旁落不齊甚多參差之數蓋大都非其舊矣夫盈虛消息去來之不可常二百餘年之閒必不能常保其故而獨祖宗相傳之緒所宜謹而守之歷世久遠而不可以忽忘譬如百圍之木根株深固厚加培擁則枝葉閒有彫落而盛長蕃茂之勢自愈久而弗替余嘗與大兄言此而愁然也大兄初年當離削之後而治田廬勤稼穡循分守業約己取足未嘗外有所求浸漸積累迄於成就其為人謙下退讓從無爭競言語嫗嫗歡喜談笑亦未嘗一忤於人自九貢兄之後大兄為吾族之長凡有來取正者是非曲直必以理斷之無所偏狥雖不見聽而不肯苟其說遇諸卑幼勤勤教誡未嘗以尊長稍有倨色吾家無譜牒兄厚菴公創為之草稿略具其後多缺未補九貢兄亦有志焉而未就大兄常以為此前人未竟之業欲為之

續補刊刻奔走經營不以一日而息大兄之意非徒以合族明親蓋欲使祖宗相傳之緒後生子弟稔聞其詳庶幾有所遵循有所興起則大兄之志遠且大矣大兄年八十而耳目聰明筋力康強飲食步履一如少壯時常居鄉村而往來城市月或二三至時出遊至千百里外不憚其遠大兄自少持家不自暇逸衣食取給非厚自奉養者又非有導引之術而自致高壽如此傳曰仁者壽又曰恭則壽大兄之謂矣吾家素多高壽而最著者春湖公九十七九十時猶策馬南馳至清風嶺泰和公逾八十猶為邑令江西余以春湖公之壽為大兄祝又以泰和公之後蕃衍昌大為大兄之子若孫祝而并及吾家累世相傳之舊俾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如大兄能謹守祖宗之遺則不獨享

有屑壽備膺諸福而積善之報可及於無窮以中大兄丁寧之意固大兄所樂聞也是為序

淮揚道吳君孝階壽序

自秦以御史監郡漢置十三部刺史此監司之始也唐有觀察使宋有轉運提刑提舉諸使視唐為增其員元立行中書省行御史臺於諸路行省有平章事左右丞其屬則參政參議行臺有御史大夫監察御史肅政廉訪使其屬則副使僉事愈增於舊矣明之布政使司即行中書省也按察使司即行御史臺也其屬則各仍其名而以道名焉謂之分守分巡蓋襲前代之制而分守分巡則猶御史之監郡其於民轉親而任亦綦重矣國家之興因而不改淮揚兩郡屬江南行省而在江北其地相近以按察使司

屬分莅之近歲以來制乃少異自黃河為患而漕運最亟於是以尚書大臣總督河道其下以主事分理之後併其職於分巡而莅淮揚者遂為河官凡州縣錢穀名法皆總其事於兩使司而監郡僅存其名已非設官之舊又屬之於河道長川巨防奔走相度無寧日倥偬鞅掌其於民愈有所不暇也余嘗聞之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國家漕江南百萬石粟以實京師淮揚為喉咽之地最重且鉅而此百十里閘水門數十提封十餘萬頃其灌溉之利無不資於此於其不宜閘之時而閘之則皆為石田矣於其不宜開之時而開之則皆為巨浸矣故利害之所繫尤急而治河者既有專職惟河是務凡夫瀦築之方啟閉之節多以制意於其閒而纖人末品或得以行其私區區小

民之情有不能以上達者獨分巡為監司之任治河與治民並重既得以達其情於上而其權又足以令其下此辛丑墊隘之民不能不深有望於其人也僉憲吳公之莅任也六年矣公以明通敏達之才諳練河務指揮辦集從容以暇尤留意民事克舉監司之職民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悉為罷行之或與河漕相首尾有所齟齬公轉移調濟於其中漕河既通而民亦得以受其利其和平寬厚真有漢代長者之風而潔廉之操慈惠之政則古所稱龔渤海黃潁川召南陽文蜀郡無以或過也前者平原董公督漕事嘗曰為民即所以為國也余甚韙其言京師億萬口仰食於漕誠不可須臾緩其期而水旱之不時蓄洩之不以其方十萬餘頃沃饒之地盡為石田為巨浸而大

蠲大賑其失經常之賦而費內帑之財者不知其幾矣故民之利即國之利也公之治其不猶董公之指也歟　聖天子加意河防指授方略而於淮揚之民尤所廑念愛養周恤無不備至數遣大臣開海口開支河發帑以數百萬計非以為河漕也有能深體　聖天子之意者其亦必不有所緩急輕重於其閒矣公奉宣德意拊循其民六年以來民得以優游朝夕宅爾宅田爾田享　聖天子煦育涵濡之澤則公之功於是為大此真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司以任保釐之寄而非徒舉監司之職異於今之一切云云也歲之四月為公嶽降之辰邑人士謀所以壽公者而使請於余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邑人於其長有獻壽之禮然僅以至於縣吏之庭而於府則不敢以至公之於

府則又尊矣而邑人士感公之德不能以已故不避僭冒之罪屬余敘其意而為之言余乃為敘古監司之職及今之所以異而公之治實不媿於古萬萬非今人所能及與夫邑人士所以稱願公者以為公祝至其他暴衍侈大之辭則不足復為公道也是為序

寶應張邑侯壽序 代

寶應介江淮之間邑最隘小南通江都北距山陽都會在焉商賈往來多疾趨去無留者四方賓客亦無所為而至雖當孔道猶僻邑也田宜秔稻畝收一鍾東西濱湖蕩有魚鱉鰕蟹黿鼉蠃蛤之利茭菰蒲蓮菱芡之饒民生朝夕不仰給他縣而已足故其俗淳樸悙固無侈靡民之秀者敦詩書習禮文愿者安畎畝力稼穡或有竊罵法律鬭爭

嚚訟即州閭咸羞之事長上尤恭順循循奉教令赴期會不敢少違地又平曠無山林陵麓阻阨攻剽攘奪之姦無所藏匿自昔號為易治戊申後河屢決清口噎弗治淮自周橋以東道白馬汜光諸湖入於海而寶應半為巨浸民無所仰食地既瘠困而後生鋒出澆醇斲樸轉以奢靡相倣效苦窳偷生不肯務蓄積蓋藏愈以不支閭里中桀猾閒起以氣力漁獵獄訟寖多時有所避就譾欺以文法其於昔何如也夫民無常性惟上所率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黃韓化以禮讓古君子之所以轉移其民者如此豈以易治之俗日入於敝而遂無以為之所也數十年來為令者惟余鄉淄川孫公治最著其後海鹽楊公[illegible]張公以廉靖稱他未有紀焉於今乃得宛平張

公公守己廉用法明杜請謁絶苞苴抑制豪強撫綏貧弱其為治大略如淄川而綜理精密旁燭幽隱操縱取舍出入變化則淄川固有所不能及也公蒞事時適值大祲淮黃橫潰災什倍曩時漂廬舍浸城郭民皇皇無所止居公不憚勤苦巡行阡陌躬自慰安乃以克定　天子軫念淮揚加意賑恤公奉宣德意人人皆被恩澤其鉤考簿書嚴絕蠹蝕科條瑣細具有成法河久未治歲不登比五載公日夕憂勞共其乏困振其貧弱經營措置無不周徧凡民所患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一一罷行之故閭井晏然枹鼓不驚而父子兄弟室家完聚無有鴻雁之嗟黃鳥之怨也往督河諸大吏言水患唯高郵興化泰州鹽城為劇而寶應次之其實不然寶應田窪下水所瀦蓄僅存者

緣堤數百畝耳不及百分之一二其被災與四邑同而無有流離轉徙之苦寇攘盜竊之警者賢令拊循噢咻之力也則公之德於民至矣公蒞事既久與民益相習曲折纖細莫有蔽隱人之賢愚淑慝皆洞然於中乃一以寬厚清靜休養生息其不率者磨揉遷革務以成就而安全之未嘗有所擊斷而無不洗心易志以從上之化今者西川底績桑麻徧野和氣翔洽四郊寧謐蓋亦復其舊矣而邑之氓庶咸熙熙然如赤子之依於慈母之懷歡忻鼓舞而幾莫能自言其樂也嗚呼上下之際相與如此豈非盛哉而公尤惓惓以風化為亟務期於富而教之將因其淳樸悙固之俗而擴然一進於古學宮敝久矣公一新之以肅觀瞻烈士祠祀漢臧洪陳容久無有葺者公為披翦榛蕪塗

暨丹艧有加於著作為歌詩於天理民彝之重再三反覆焉而又斥夸競崇廉退戒浮華尚儉約諄諄以孝友忠信為教意至殷也夫今之吏有文書督賦稅日不暇給不復以治民為事輒謂世俗澆薄難以繩約一切因任苟且歲月其能為民剖決曲直督責懲戒者鮮矣至於廣厲教化一以古之道治其民者曠世而不一見也今公之於寶應治效彰彰如此於古所稱南陽潁川固無媿焉豈特駕夫省文書督賦稅者之上哉是寶應之民之幸也今年夏四月為公設弧之辰邑之士大夫謀所以為公壽而屬余為之序余喜寶應之得賢令以復其俗之美且以進於古故樂得而稱道之所以明著公之治為寶應之所未有以志寶應之幸至於祝頌之辭稱願之語邑之人奉觴上壽必

有能道之者此不復著也

寶應張邑侯壽序

宛平張公治寶應之七年政平事舉時和歲豐教化隆洽耋艾歌詠歲四月十有四日為公嶽降之辰邑人士將奉觴於公而請余為文以為之侑余嘗考周官鄉遂之設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而統之以鄉大夫其秩則鄉有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而統之以遂大夫其秩則中大夫以今準之則鄉大夫遂大夫即州縣之任州長縣正以下乃其所自辟置而杜君卿馬端臨之敘職官以鄉遂大夫為鄉里之職而別出縣正以當縣令蓋其誤也夫五家為比五家為鄰累而上之以至於鄉遂萬二千五百家耳庳比今一小縣而其秩則鄉則中大夫其重之也如是嘗推求其故而知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之所以莫及者蓋在於此矣天下之治始於細微而後放之以至於盡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失而為治者不然必較計於銖銖寸寸之間為夫石稱丈量則銖銖寸寸之終不可以得其平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古先王之所以責夫鄉遂者詳矣師旅田獵學校選舉賦稅獄訟一切以委之而或有所牽制撓亂則無以布其手足運其精神而傾搖弛懈於纖悉委曲必不得以盡而民不被其澤故重其秩略與六鄉等所以絕牽制去撓亂而凡民數之登耗多寡民情之欣戚憂喜與夫賢愚淑慝剛柔強弱皆得以簡覈稽考從容措置而撫育之教誨之以馭之於治此三代之所以盛也漢之制令秩千石至

六百石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其意猶存故多以循良稱者自是以後轉以輕矣觀察採訪轉運提刑諸使雜然並出而法令愈密操縱取舍出入輕重皆不得以自行其意南豐曾舍人嘗反復歎息於縣之難為謂其過之易求勢之易撓而民亦得以與其擾此自漢以來千百年而循良之吏希濶而不數見也雖然制異矣法密矣而要其與民最親且近而可以考其多寡登耗之數欣戚憂喜之情與夫賢愚淑慝剛柔強弱之分其患易施其教易行者莫令若也朱子曰為監司不若為郡為郡不若為令而伊川程子亦言令所不得為唯制民之產耳他固多有可為者則亦視其所以自待與所以治民者何如而不得盡以法制為解也今公之於寶應也一以古之道治之課農桑省繇

役脩理隄防道達溝洫其為民興利除害不啻若嗜慾而
又新學宮脩邑諸先賢祠以廣厲人材振興治化皆法令
之所不及而獨䚡䚡為之寶應自丙子後黃淮為患仍歲
災祲公勞心焦慮日夕拊循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民賴以
安或有所侵暴必與為枝拄不肯稍有瞻徇大槩抑豪縱
惠窮下而平心持正亦未嘗一以操切屈撓咸也其折獄
聽訟剖決如神吏莫敢上下其手而竒衺恣睢者亦皆憚
伏不敢以有所倖至於簿書煩猥符牒趣迫公悠然處之
略不以為撓邑之人自市井閭巷以至村野窮僻莫不欣
欣然如遊太和之域而無有辛苦愁嘆之聲也三代遠矣
以公之治與兩漢所稱循良之吏若魯仇陳之屬相提而
論則未知其孰先孰後於是知古今之不甚相遠而古道

之果可以治也　今天子布德流惠涵濡休養於親民之
任尤所留意公之治績亦既彰聞矣昔卓茂以密令為太
傅周榮以鄮令為尚書蕭育以茂陵令為司隷校尉相傳
以為盛事而今亦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於公其復見之
乎此余之所以為公賀也夫古之禮有上壽有獻壽而於
誕辰之日以文稱壽則起於近世然豳之詩曰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古之人士所以
壽其上者歲歲為之未有以異也而且著之詩歌以示後
世則今之於誕辰以文稱壽獨於今為宜蓋合於詩人之
義矣余故因邑人士之請備述公治行之詳進於公以為
祝而并及夫古今之異以見公之為治實超越夫尋常而
非徒蔓衍侈溢之辭也世之君子而聞余言其亦必有慨
然而興起者矣

寶應劉邑侯壽序代

庚寅秋七月吏部集選人銓注州縣而吾邑得三韓劉公
余居京師數與公相見公為言先世以清白承家歷任以
來常懼不稱謹謹自守不敢有毫髮蹉跌今涖茲邑余益
兢惕誓不私一錢以負先世之訓又具詢吏習民俗閭里
利病得失余望其貌聆其論議慈祥愷悌君子也而其材
則有過人者乃欣然以喜慶吾邑之將蒙其休澤也還書
為邑士大夫道之既而邑士大夫以書來言公潔廉之操
慈惠之政一如古循吏而明通敏達之材強毅果敢之力
尤為卓絕蓋吾邑承煩苛之後庶務弗理公安靜無為與
民休息而條章品式周詳精密吏莫敢措手其閒一月以

來熙熙然如登太和之域矣耋艾歌詠聲譽洋溢不啻頡
川南陽之盛也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為公設弧之辰邑
士大夫因屬予為千秋之祝以颺其盛余固素知公者曷
敢以辭按漢志縣令長秦官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大率縣皆方百里準之於古邾莒滕薛之比也唐宋有京
畿上中下之差至明而一齊其品要其地則仍秦漢之舊
矣夫自諸侯變而為州縣設官分職固已大異而其實則
有不異者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凡上之所以治
於下下之所以望於上皆在養之而已至其所以養之者
不可以盡詳而書又曰在知人在安民先儒推其說以為
能知人而後可以安民不知人而能安民者斷斷乎未之
有則夫治國家治州縣之道大抵不外於此矣竊嘗論之

國家自卿大夫以及百執事賢愚愿險其類不一精擇而明辨之皆有可備任使而至於官寺則求其可任使者千百之中無一二也州縣自薦紳茂才以及齊民賢愚愿險其類不一精擇而明辨之皆有可藉訪咨而至於胥吏則求其可訪咨者千百之中無一二也然而門戶掃除之役簿書錢穀之司有不能以去者於是待之不得不嚴防之不得不峻而其地近其情熟其機深其術巧趨承奔走與俱上下徼而嘗之隙而合之而所謂任使訪咨者或有所假託緣借於是浸淫蠹蝕日以益敝令有所不行情有所不達雖有廉潔之操慈惠之政而民不被其澤矣國家之所以不治州縣之所以不理其不以此也歟漢以郎官出宰百里唐宋以丞簿尉遷補猶有能其官者　國家承前

代之制除授縣令多從初試夫士習章句之業簿書錢穀皆非所習而起田畝中衣食所需不無資藉於是吏得以中之操縱取舍唯其所為而邪正混淆黑白貿亂忠言至計不能以入而官與民卒俱受其弊故吏胥之害幾與宦寺等知人者蓋以是為難而其他賢愚愿險則固不難於精擇而明辨也今公有潔廉之操有慈惠之政制治之原固已得其大者而又兩宰州縣於吏事無不諳悉狐鼠之徒咸畏憚懾伏不敢以動其明通敏達之才強毅果敢之力足以堅其操而行其政推是以往荒陬僻壤之中蔀屋窮簷之下匹夫匹婦其皆蒙被恩澤而無不得其所之嘆矣寶應小邑號稱易治數年之閒困弊已甚得公如慈父母焉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在詩人亦僅以為祝頌之辭而在吾邑之人獨真有斯願也夫吏治之所繫甚重而天下人材不可以易得如公之為其於一邑固不勞而理異日陟臺省列岳牧登公輔繼先世之後為國家老成耆壽之臣以其治一邑者施之天下知人安民之效於國家見之此又余之所大願而非徒區區為一邑祝也已是為序

寶應劉邑侯壽序

寶應邑侯劉公以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為五十之誕辰學博吳君劉君率其弟子員稱觴以壽而屬余為序以致頌禱之意余夙仰公之名德迨公蒞任以來余以病家居不克趨謁左右而治行之詳則且聞之熟矣其敢以不文辭竊惟國家之制設守令以治民其下丞簿尉佐之而於

士子則別設教導之官然令於邑無所不統固非有分職也士之賢否貞邪皆得以督察而簡稽之又有季試以程其學業之進退邑有大政令大繇役令輒至學宮廣詢於眾士亦得引是非辨曲直抗論於廷則令之於士非漠然無所與者矣夫士者民之倡也教化之行必先及於士而後推之於民羅仲素云教化者朝廷之大務廉恥者士人之大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而後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一邑之治亦猶此也獄訟農桑之政士不得以一有與於其閒而至於扶樹教化整齊風俗則固有表率勸厲之責焉苟無以先之蚩蚩之氓將驁然而不能以盡聽矣後世學校之政不脩士多奔趨流蕩誼競勃戾不復自愛重而令亦因鄙夷之槩以為

是皆足以撓吾治而蠹吾政即有慈惠之長溫良之吏勤
勤於治民而已而於待士之道亦缺焉不講士亦愈以恣
縱無所檢飭於是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此兩漢循良之治
曠千載而不一遇也今公之治吾邑也寬厚簡靜休息無
為諄諄以平爭訟止鬬閧為訓興利除害順民所欲當苛
嬈之後而與之更始煦嫗覆育忻忻然如登衽席之上矣
而其於士也扶持誘掖鐫磨鎔鑄慨然欲進於賢人君子
之列而與之安驅徐行於中正仁義之塗表率勸勵其將
有賴於此非特不鄙夷之而已也公至未匝月而慕誼歸
德人思自奮謳歌歎詠徧於四野公之所以得此於吾邑
也豈偶然哉抑余又聞朱子之論取士也曰好士而取之
言語文字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退矣求士而取之投書

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遠矣待士而雜之畀庸便佞
之伍則志節慷慨者有長揖而去耳古之君子興學舉賢
非以崇獎聲譽弘長風流蓋亦將引以自輔故必有所別
擇於其間而今之士習時文靡爛之業以取科第獵名聲
其能通曉古今少知治體者且十不得一焉以朱子之論
繩之則未知其誰可者雖然天下未嘗無士也摧抑銷磨
不復能自振拔父兄之所漸染師友之所傳習浸以為固
然而不之怪有以淬厲而興起之則道學德行自重有恥
慷慨志節之士豈遂無人也哉此公所為勤勤懇懇於邑
之士而余固有以信夫教化之將成也昔吳公為河南守
舉治平第一史不載其治迹而獨傳其薦賈誼一事誼一
代儒者漢廷莫及而吳公獨能知之此古大臣之義其為
治必有非文翁召父之所能及者公之治民也卓然可以
繼文翁召父之遺烈而廣厲學宮鼓舞變化必有如誼者
出焉則公之功名流千萬歲不特繼前代循吏之後而已
也遂書以為公壽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五終

[illegible]郡承清劉次呂
後學朱[illegible]宗喬學周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六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壽序

吳劬日先生六十壽序代叔父樓邨公作

高郵吳劬日先生以今年十月某日為六十之誕辰其從子次及將稱觴以壽而請序於余余辱與先生交最著久同官翰林其出處大略相似故知先生為深次及不以序文請於今之名公鉅卿而獨以請於余此蓋先生之志而余固不得辭也竊惟　國家以科舉致天下之材固願得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而用之而格例所限徒顛倒於冥冥不可知之中而莫能以自必所謂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千百而不一得焉苟一有出於其閒則當貴重而愛惜之抽揚拔擢以為　國家棟梁柱石之用而因以督率風厲淬磨天下之人材乃往往沉淪抑鬱屈不自振而反不得與少年浮薄𥶡爭一日之遇此有識者所為發憤而長歎也夫科舉之格靡以為進取之資其得失固不在此而自服官以後其人材高下較然別白固無所假借於其閒然公卿以下至於列位各分其職其謨謀論議不盡聞於上而是非予奪常制其權於毀譽者之口雖有扶世導民之具移風易俗之方皆默默無以自明於是屈伸進退與夫人材高下有不能以相符合者此自世之樂育人材者之責而僅謂科舉不足以致天下之士亦其理有未盡者矣先生少以進士入詞館其文學辭章迥絕於人而寬通樂易不為崖岸飭躬砥行謹謹自守無纖芒鈌失此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千百中而一有者也而入承明之廬典金匱石室之藏亦駸駸乎嚮用矣乃徘徊翺翔幾三十年而卒以不極其仕凡與先生同進者皆已登九列躋三事赫然光顯於時而先生漠然不以為意也余嘗觀古來跅跎豪俊之士自負其材多叫號詆訐以發其憤憾不平之氣同時之人往往畏而嫉之故無用力者惟余亦然余雖不敢獲罪於世而疎放直率闊於周防蓋嘗退而自悔矣至於先生獨不能有以解也先生恂恂退讓不少自矜競與人交輸寫心腹賢愚無所失世莫不推服之而亦有所不合豈夫屈伸進退固有命焉而非人之所與耶然自士習日敝爭以趨走承順為工其逢迎媕阿盡力以求速化之術相襲以為故常而有退然其閒一無所與者則莫不笑之且疑之矣先生之不合於世也亦其宜然也先生今年六十家居者四五載矣聞之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年七十而後致事則夫七十以前皆強仕服官政之日也唐杜甫氏敘太宗致治之盛而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余甚韙其言蓋貞觀之政盡備於此則夫老成長厚敦樸有道之士國家不可一日無而古之治君賢主所以整齊風俗扶樹道教者未有不自於此也今之士大夫其碩德重望蓋無以踰於先生而先生之年則尚未老也一日　聖天子收召遺逸擢用廉退開延英以來四方耆艾魁壘之士先生應詔而起以文學侍從參經綸密勿之功於國家重熙累洽之化必大有所裨助如古巫咸傳說之為者書曰公其惟

時成周有無窮之某亦有無窮之聞此余所以惓惓有望於先生也歟先生家居以來絕口不及世事悠然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與田夫野老為伍蓋已相忘於出處之異而余惓惓如此者為天下計不為先生計也昔賈誼汲黯不遇於世君子惜之或者謂老其材以有待夫漢之文帝武帝皆三代以來不世出之主非棄才者其於賈誼亦深相知矣則或者之言猶信　今天子聰明神武奔走驅一世之材以効天下之用鼓舞變化有萬萬過於漢之文帝武帝者則其屈伸進退有未可以尋常概論也而先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公孫弘年六十尚牧羊菑川澤中鄉人強推起之不數載取宰相封侯弘之功業無足道而其遇不可謂不奇矣先生有位於朝又非弘比也余之出處

前後略與先生同而以七十之年絕無所用於世則先生不猶有待也乎此余所以為先生祝也先生通籍最早而大半家居其施於閭里有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凡行事多可稱述余皆略不道而獨著其出處之大者蓋所以致余之意次及持余言歸以示先生亦必有慨然太息於此者矣是為序

劉竹峰七十壽序

余少與劉君竹峰遊君余從表兄也莫記其相遇之始至今蓋五十餘年矣余寡交遊性又懶出唯君家去余不數武晨夕輒相過凡夫寒暑晦明風雨以及懽忻憂虞阨窮愉佚無不與共者故余與君交為最深今年夏四月十日君七十之誕辰二子宋聲唐州謁余請為文以壽君固辭不肯當而二子之意不敢以已余自歸里後不復能執筆為文然與君交最深其知君莫若余者又惡可已於言乎君家故為邑望族自職方公以進士起家與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領袖東林為理學名臣家以篤大兼山公弘菴公累葉忠厚守其家法而不大耀於時至於君四世矣君少穎異稜稜出衆弘菴公篤愛之以為可繼職方公之後君亦力自奮厲不紹前聞的緒是承淬礪底厲期於成就其為文謹守繩墨不少自馳騁而汪洋澹泊有雍容和穆之度見者皆稱嘆以為不可及顧久之猶不遇至戊子始與鄉薦而弘菴公已即世矣君常以不及見為恨也君自是澹於進取再試禮部更不復就試其後選授池州府石埭教諭亦以老謝不往君常言職方公以道德氣節高一世

僅為博士官及選職方公以病不能赴自幸承藉先業庶幾得備朝列與論議之末而荏苒歲月無以効其尺寸為悵然者久之然君特偶有所託云爾實未嘗以是措意也昔宋咸平景德嘉祐慶歷之盛其治可謂極矣林君復魏仲先之流生於其時略與杜范韓富諸公相先後杜范諸公功名勳業震耀一時而林魏以隱逸終其身乃後之論者亦不以出處顯晦有所軒輊於其間也君值仁聖之代重熙累洽之時優游里閭歌詠太平其於職方公之教亦可以無媿矣君治家有法度區畫井井條理秩然而時有所縱舍其負君者多至數十百金君無所問或以是誚君君亦不答也嘗以訟事被累其訟君者枝悍甚諸司符檄狎至而君自如或謂君曰吾為子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矣

子何怡怡然也君笑曰吾第聽之耳其後亦無事人以是服君之量也君少事弘庵公謹謹致孝友石無違處昆弟閒和協無閒言待諸姪尤篤有恩誼其於族黨接遇以禮有貧不自振者賙給之無所惜君年既高而於事多所綜練有以事來質者必為剖判是非無所回紆而大指歸於解釋至於往來交際一以退讓不一較也君教二子不專以文藝嘗稱引先世遺訓令二子克自樹立有聞於時可藉以繼職方公之後矣近年以來君以家事付二子獨與二三老友為香山洛社之遊每當酒酣歌呼談笑淋漓不厭其意氣猶如年少時也君耳目聰明筋力強固不類六七十歲人或稱漢申公轅固生皆以八十九十徵用今孫弘初舉賢良罷歸復以文學徵是時年已七十矣後為宰

相封侯以是為君祝然余之知君則深矣此非君之所願也職方公所著有緒言離騷經纂註君嘗為較定刋刻又其時與文文肅公姚文毅公劉忠端公多有往來文字君嘗欲收拾流傳以貽於後此可以知君之志矣人生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由今日以至百年尚遥遥三十年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忘其身之老也蓋古之人所汲汲者如此則以是為君祝其可乎余少君僅六歲又同與鄉薦奔走馳驅二十餘年猥以冗末受　上厚恩無絲毫報荅俯仰高厚祇增慚赧里居以來聾瞶益甚且不能不以家自累其於君有深羨焉今執筆為君壽不徒以應二子之請亦欲以平昔所致於君者為君申言之君其舉一觴而誦余文以為侑必為我逌然而一笑也是為序

湯尺舫七十壽序

余與尺舫湯君交舊矣大兄岸堂少壻於君家余因之得從君遊蓋在垂髫時至今逆數之歷五十餘年矣余性寡合同邑中交遊不過十數人或以文學或以材能或以行誼大都性情相類而趨向不相遠至於敦樸淳固渾厚純懿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心所推重者惟君一人耳即十數人亦皆以為弗及也君為松崖先生之令子以厚德世相傳而君尤加謹焉處家庭閒雍睦和順從無疾言遽色待人一以誠信謙下退讓未嘗有所爭較於財利無所營省而斤斤自守保持先業無所失墜

時與友朋談論衆競喧囂各自馳騁君獨默然閒發一語或不能盡達其意衆以為笑君亦共一笑而已略不以為忤也每歲之秋合燕賓朋至五六日酒肴精潔禮節周詳聞者爭赴之率以為常其往來酬酢與否君不復記憶閒有侵侮君者其待之亦如故也乎居渾渾不見圭角而是非邪正井然於中有不合者謝去不復近邑中亦莫不服君之厚德雖有畜守蒐瑣之流固不能有加於君也君少善飲然不喜以酒角勝有強之者亦不辭朝夕閒常自酌悠然獨醉頹如也當君少時風俗近古諸前輩猶在子弟循循守規矩君居其閒若無甚異自是以後日以益敝後生鮮出皆以驕侈相尚狡詐相賊害蕩然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而君獨守其舊其敦樸淳固渾厚純懿廩廩乎有

前輩之遺風足以搘拄一時邑中有所矜式昔之所稱善人君子君足以當之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自少至老常持一意於世俗機械皆所不曉故無所嫌惡於人而人亦不甚忌嫉之眞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陶元亮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以君之生平行事可以想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末俗紛紛如百千蚊蚋狂鼓於塵埃汚濁之中其不足以當君之一笑也矣君今年七十姻戚將稱觴為壽君謝不肯當余從子欽倚君甥也自歸德以詩來稱壽君之子鴻治韻含右衡亦固以請乃來謁余為序余辱與君交五十餘年鴻治為余從子壻余兒箴聽箴傳與鴻治右衡又為姻家余孫希韓君孫壻君孫緬東又余孫壻也雖老且病誼不可以辭乃為

敘其大略自以為知君者莫余若矣頃嘗念交遊十數人者今惟四五人在皆六七十歲人矣蒼顏白髮筋骸氣力遠不及昔時閒居相對未免有垂暮之嘆余則謂不然禮曰人生百年曰期頤人壽固以百歲為期今年雖七十距百歲尚三十年相與追逐上下亦尚足以自樂而無庸預憂於來日之不長也或誚余曰子妄言之是必不能爾余曰固妄言之且之文安知其必不能爾也昔三閭大夫嘅然於往者之弗及來者之弗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余非敢望如廣成子輩庶更得二三十年共為太平之逸民以盡山林泉石之樂是亦事之所有而非蒼蒼者之所甚靳也試以此聞於君其亦為我逌然而一笑矣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少以文字馳聲黌序間屢試不偶未老即謝去鴻治昆弟皆能文章敦行誼諸孫英英繼起必有以大君之門而成君未竟之志者此固理有必然而反近於世俗之常談亦不復為君道也是為序

杜翁八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加惠天下存問耆老七十八十九十者賜粟肉絮帛各有差於是有司奉　詔旨從事四方幽隱山林谿谷之老莫不咸被　上之賜寳應杜翁嬰甫年八十矣既受賜於公堂其子姪輩將侈而大之以為寵榮乃於今年設弧之辰請余言以紀其事因以稱一觴為百歲之祝焉余考之禮經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傳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夫三老五更皆卿大夫之致事者其位尊其德隆天子憲焉乞言焉是以執醬執爵祝哽祝咽其恭也固宜至於庶老則蓬蒿枯槁椎魯樸野之人耳又何養焉而禮之記養老也曰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未嘗以別異之也於是知先王之貴年也抑余聞之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故堯舜在上則其民仁壽此非有以增益之也其時德澤洋溢天下治和膏露降百穀登三光全寒暑平無水旱疾疫之災無夭札疵癘之患民得以優游遂長盡其天年而期頤耄耋者多矣先王重民之數拜而登之於天府而引戶校年於庶老尤不敢一有遺焉蓋以自考

其所謂數錫厥庶民者而又非徒貴年已也　今入子至
治隆盛和氣翔洽德潤四海澤被草木天壤之内物靡不
得其所休息涵濡者四十餘年矣故雖以寶應小邑而奉
詔旨食賜粟衣賜衣如翁等者數十百人歲時伏臘翁
率其儔龐眉黄髮後先閭里閈此真太平之盛事而非僅
一家之榮也翁為人淳樸不曉世俗機械類古所云無懷
氏葛天氏之民者夫雨露之養滫瀡之滋其受之未嘗不
同然以枯木朽株而望其發榮滋長難矣翁之壽也固國
家休息涵濡之所及而翁之所以受之亦自有其本焉不
可誣也則由是而九十而百年以至上壽詎可量也歟以
翁子姪之請余不可以辭乃為推禮經洪範之義以著國
家久道化成之盛而并以為翁祝云

姚聖功壽序

昔黄帝與岐伯俞跗作内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原人
血脉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而用度箴石湯
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由是人得以無札瘥夭昏而
共躋於仁壽之域然其書不傳晋皇甫徵士謐以素問九
卷靈樞九卷合之得内經十八卷之數唐王太僕冰是之
其說蓋或然也周秦以來有醫和醫緩扁鵲倉公之屬歷
見於史漢志扁鵲内外經白氏内外經各數十卷今所傳
者秦越人之難經而已白氏無所考說者謂秦越人即扁
鵲也史記倉公傳具載治驗而其術不傳至後漢長沙太
守張仲景機始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方大較推倉公越
人之旨以上遡於黄帝岐伯俞跗其書與衍宏深與素問
靈樞相左右後頗散軼晋王叔和纂序之然其書猶存而
得其意者則鮮矣自魏華佗吳普梁陶弘景北齊徐之才
隋許胤宗唐孫思邈之流皆以醫名於世而罕有發明迨
宋仁宗時命諸儒校醫論以布之天下而張氏之書乃大
顯學者多所誦習至於金元河間劉完素守真氏出始因
仲景之緒言而益振之明五運六氣之行以極溫涼寒熱
燥濕之變由是李明之杲朱彦脩震亨繼起明之原易資
始資生之義而以土為萬物之母於十一藏中獨取脾胃
為根本彦脩則究觀於陰陽贏乏之數而以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為說皆斟酌依放以發明仲景之意而素問靈樞
之指亦無餘蘊矣有明薛新甫己薈萃群言更加裁斷著
醫案二十四種其言簡而明約而易守而同時王宇泰肯

堂則又謂薛氏一用己意刊削古方為非是别著證治準
繩一書俾因病以考證因證以檢方二書並行而其途轍
乃歸於一余嘗讀其書明白通曉可按以施治而轉疑夫
仲景以來精微之蘊有不盡於此者昔李明之師張潔古
氏朱彦脩師羅太無氏彼皆以聰明絶世之資遐覽博考
靡不通貫而猶勤勤於師終其身不去此其師弟之間講
解授受必有非書之所能載者然數百年以來師傳中絶
世未有潔古氏太無氏其人則夫因醫按準繩以追尋守
真明之彦脩之遺緒而素問靈樞之指以不晦於天下固
世之所重賴焉而未可以易遇也吾邑姚君聖功以醫名
其學主於醫按準繩二書以治疾多奇中吾友某病熱幾
殆矣衆咸束手辭不可治乃往請君君時已被酒至診脉

大言曰是即可起一二劑愈矣衆愕不信藥之果立愈此
余所親見他多此類君於醫未嘗有所擇取有詣者無不
即往祁寒烈暑不少自暇逸常居善藥貧者輙與之不取
其値邑中貴賤賢愚無不樂道君者而君為人坦易無城
府與人言無不信邑有事多藉君為解後卒無異辭居家
兄弟雍穆相規勉以善温厚退讓與之處者從不見其有
疾言遽色其隱德篤行又如此蓋不徒以醫名矣今年某
月某日為君六十初度之辰余與君交舊矣而君季弟標
昉從余遊乃因以請余文為壽余不可以辭竊惟醫道鈌
絕久而君熟於薛王二家之學則有以窺夫仲景以下之
微言秘旨而庶幾識乎黃帝岐伯俞跗以及越人倉公之
傳不僅為一邑之所重賴已也故余掇其本末以為君告

亦君之所樂聞者至君之為人則不僅見於此余故併著
之使邑樂道君者有以識君之大略焉

聖功里醫也余家時延之其弟從余遊因請為之序聖
功蓋未足以當此置篋中已十餘年近日邑中鬼怪橫
行人爭以醫名而死於醫者不可勝數思聖功不可復
得矣又其言於醫亦略有發明因錄而存之

喬汝寧壽序

喬君汝寧以今年八月十有一日為七十之壽辰其姻戚
某將往為祝而以序言屬於余余固知汝寧者又以某之
請不可以辭汝寧少貧不自振無半椽之居一畝之產以
為資藉而勤身約己辛苦經營以殖其生俛有拾仰有取
惡衣菲食不肯妄費一錢浸漸積累不二十年遂以起其
家家致千金蓋自是優游閭里以享其成者又三十餘年
矣汝寧鄉居以田為業又時逐什一之利徵貴徵賤與之
上下而汝寧所以自致者則不以此書曰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春秋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其居身治家之大
指也汝寧家既饒裕不過求贏餘未老即以傳其二子二
子亦能世其守汝寧焚香煮茗自娛而已然亦不肯少自
暇逸時時有所檢督姻黨間聞汝寧有心計多以事來議
者汝寧推校纖悉必為之盡人皆以是重之蓋其始終之
所遭遇如此而汝寧亦可謂甚辛矣余嘗論士君子秉清
潔之操厲狷介之守不肯毫髮有所指取而困於俯仰之
無所資於是其氣不得不下其志不得不貶雖必不以是
喪失其生平而摧折挫抑不得以自遂者多矣而又日見

夫親族鄉鄰飢寒窮困流離僒急之狀欲少有以潤澤及
之而卒限於無可如何而止其悲傷壹鬱忉怛憔悴世之
人不盡能識也倘如汝寧之所以自致則所以養廉恥之
心而長恩愛之誼者豈少也耶許文正公言學者以治生
為急此正精於義利之辨蓋有以治其生則於世無所求
無所求而後辭受取與皆得以自行其意顏子簞食瓢飲
在陋巷足以自樂使無簞食無瓢飲無陋巷之居必欲上
食槁壤下飲黃泉則顏子亦有不能如陳仲子之所為者
矣故吾於汝寧有取也抑又聞之凡人之相爭生於不足
而苟其有餘則雖胥沒輕儇之夫未嘗不自愛其身而不
肯以輕棄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
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今之人倘皆如汝寧之所以自致

則衣食無缺俯仰寬然矣年朋酒足以為歡遺秉滯穗足以相及閭巷無暴桀之行鄉亭無犴獄之訟矣故吾尤願以汝寧風也太史公序貨殖傳以子貢為稱首而下及於洒削胃脯之徒班固氏有譏焉以汝寧之所自致非有陶朱猗頓之奇治鑄畜牧之盛而謹身節用浸漸積累以起其家其於子貢萬萬不逮而遠過於洒削胃脯之陋矣是太史公班氏之所深取也余嘗從汝寧問治生之術其經紀科條本於勤儉皆人人所可到又勞始而逸終固人之所甚羨而卒不能者荒於嬉費於侈為目前之計而不復為後慮也嘗見世之皇皇求利者毀廉隅冒法禁而為之如猛獸摯鳥之發父兄師友有所不顧而其所得多緣手散失終身勞苦無以自給以視汝寧不大媿耶凡汝寧之

所自致自士君子以及閭里之民皆所當取以為法故余毋樂道之蓋穆然於豳風七月之拮而不數范子計然之書矣某持吾言往以張於汝寧之宇汝寧有族弟曰念堂先生者為時聞人其議論與余常合是日當亦過此試一取而覽之其必慨然有感於余言也夫是為序

曹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石梁曹子允平以書來京師為其母王孺人七十壽詞序於余允平吾邑訓導曹先生之從子也允平以先生故時時來吾邑與邑人士遊余因以知允平今允平之請也重以先生之命不可以辭乃為之序曰孺人幼端謹嫻於禮教其于歸也循循執婦道甚恭於織紝組紃籩豆酒漿之事無所不習生平無孅麗之服珍玩之飾中年夫子早卒綱紀家政纖悉不遺教育子女具有法度允平以文名四方不墜先人之訓者孺人力也余觀古之紀烈女者多載慷慨激烈奇偉瑰異之事以為炫耀而尋常日用之行則略而不著余甚惑之彼慷慨激烈奇偉瑰異之事必其所遭之不幸蓋曠世而一遇至於尋常日用之行則固人人所可法者如之何其略之也今孺人之所立若是不必有赫赫可稱道而可以想見溫良淳懿之德幽閒貞靜之儀矣是不可以無傳也顧余於此又有感焉　國家仍前代之制分天下為十四道而江南為大其地跨江南北風俗錯雜往往不類自江以南趨輕靡好華飾氷紈綺繡純麗之服甲於天下地多佳山水男女聚會攘雜無別其女子彈絃跕躧游媚富貴卒以為常其俗之敝甚矣而江北廬

州鳳陽諸郡質樸儉陋勤農桑務本業婦人以貞信自守雖嫺戚罕相往來有先王之遺教焉吾邑於揚州為屬縣揚在江北而當舟車之衝商賈輻輳民衆且富其俗幾與江南同而吾邑以狹隘貧薄之故為少能以自守而今亦幾非其舊矣邑之西與鳳陽盱眙天長接境聞其風教常嘆仰之舉以為吾邑訓如孺人又其卓然者是尤不可以無傳也昔二南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謳吟諷誦於以風化天下而考其詞多婦人女子之事蓋天下之治必本於家人賁美釐降易重咸恒自古聖賢未有不注意於此周之盛也以漢廣行露變其前日之俗為治之極至於數百年後邶鄘之間猶有柏舟綠衣之以節著者教化之所繫如此今衆孺人之事發揚張大以傳而使江以南曠然

一變其俗盡如江北諸郡之為者則風俗美教化成於以
助於后王降德之意非小也已余既著孺人之事以應允
平之請而并附其說如此以示曹先生其亦將深有取於
吾言也夫是為序

范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代叔父樸邨公作

自設制科以來歷唐宋及元吾邑無顯人明有天下三百
年中其科者不過十餘人而已近歲號稱極盛科名之盛
至與吳越大郡埒　國家作人之化軼於前代矣往余居
鄉時邑子弟多以文相從質問故余得盡識其人其瑰瑋
儁奇之材累累相望而傑然特出冠乎群倫者則范子公
選穆菴二人為之稱首焉余每見其文輒欣賞移日以為
必連蹀一時增吾邑之重而又竊念其以孤童單弱不及

被先人之教訓又非有師友淵源之素而克自樹立如此
愈嘆息以為不可及後余而兒與公選穆菴游乃為余道
其母胡孺人之賢所以成就其子者於是知二子之克自
樹立固其有以自致而實皆賢母之教然也昔漢儒傳詩
之義以騶虞麟趾為關雎鵲巢之應而推其功於后妃之
德紫陽朱子非之以為妻道無成豈后妃所得而專夫二
南之化本於文王自非后妃一人之力之所致而至於時
勢之變固有獨專其事而不容以辭者則無成之云詎可
以泥論哉孺人為渭虹先生之配和淑莊靜姻黨多稱之
其事繼姑盡孝終其身不少閒相夫子以禮比於少君德
耀焉渭虹先生既早世諸姑懦弱有風雨漂搖之恐而孺
人榦持家政綱紀嚴密不少失墜其誨而子其有法度督

責歷切朝夕不少懈范氏自參議公以後累世不大振孺
人常諄諄焉以趾美前人無忝先烈為訓其言感激奮厲
聞者莫不怵動二子之克自樹立底於成就者孺人力也
夫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納酒漿[illegible]禮册女子
之職不過如此而史册所傳奇節偉行類皆出於遭逢之
不偶有非人之所常值者以孺人之所為其事最平而其
功為最大固非女子之職之所能盡而比於古之奇節偉
行則亦未可以高下較量也今年七月為孺人六十初度
之辰二子寓書於余請予言以為壽余不得辭也顧以二
子負儁材不一遇於時而於世俗所以為親榮者闕閼之
華飲宴之侈交游會聚之光寵未有一焉王荆公云賢者
道瀰於中而祿之以蓺雖無祿與位以為親榮而親之心

亦喜無量此姑以慰人子之情云爾君子鉥視軒冕塵視
金玉即窮約困頓無不可欣然受而獨於所以為親榮者
與世俗之情殆不能以少異則以是推二子之思其亦有
不釋然也哉語有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
豐年二子之才其必遇於世無疑也所不可定者遲速之
閒耳而吾邑世家舊族如仲如張如朱皆漸以光顯矣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是當為二子券也二子何歉焉河之
源出於崑崙歷二千里至於龍門積石而後大江之源出
於岷山歷數百里至於大別九江而後大其源遠者其積
厚其積厚者其發遲參議公距今已百年磅礴盤鬱之氣
必於二子發之而又適值吾邑顯耀隆赫之時機會之來
可旦夕竢也今孺人年方及耆由是而耄而耋而期頤將

觀見其子追蹤叅議公之盛以無負平生之望異日者余亦將執筆紀其閥閱之華飲宴之侈交游會聚之光寵以推明賢母之功之大信余知人之不謬而益以著吾邑科名之衆并非吳越諸大郡之所及也其有以必之矣是為序

喬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幼時嘗聞諸長老言往者邑中歲饑維石喬公出粟數百石煑糜粥以活饑民邑人感其德余竊心識之比少長已不及見維石公而猶及見喬氏之盛也維石公子穎如公卓如公皆謹謹自守承藉世業以高貲冠鄉里而長孫烈公公性慷慨喜交游飲酒至數斗不亂賓客盈門有古豪士之風於是時邑中稱鉅族者推喬氏余先大父與穎

如公為姻家而先君與卓如公之子元夫公為文會與烈公公遊從相好也余侍先君側見元夫公烈公公時時往來元夫公克守家法烈公公則多材略談論縱橫意氣偉然竊意喬氏之興未艾也乃歷數十年間而老既凋謝烈公公亦早世唯元夫公之子吾友松華以進士起家出宰邊邑亦不大振而諸子姓繁衍衆多支分派別譬如百圍之木枝葉扶疎其間不無旁落不齊之數而較之於昔亦往往不逮矣余自先君即世後僅以歲時謁元夫公而烈公公則以病不獲見迨後奔走四方不相聞者久矣及歸里中以耳聵謝客而烈公公之子萊洲紊洲乃辱顧余以母張太孺人之壽序為請於是太孺人年八十矣余病後於文都不復能作顧念先君之舊輩行今無一在者唯太孺人以高壽閒俯仰今昔有槩然於中者不敢以固辭也太孺人為虎臣張公之女張公文學冠一時以孝廉宰開建治績稱最其教家有法度太孺人親承訓誨以婉娩稱歸於烈公公順備和理甚得婦道烈公公既喜交遊四方之士多過其門供饋無虛日太孺人具酒肴皆手自調理極豐潔出笥篋脫簪珥以佐其費無所吝烈公公中年得末疾起居飲食皆恃人太孺人扶持左右晨夕不少離積十數年無一日之懈而又操持家政教育子女井井有法度吾邑諸世族素以勤儉持其家自與外邑多婚媾漸染其俗寖以浮侈中饋之事漫不復理至於冠髻衣履多為新異太孺人獨守其舊不變也蓋嘗讀詩周南葛覃芣苢諸篇其所言委曲纖碎皆治家之常務而盛世治平之化

與夫閨門貞靜幽閒之風有可想見者太孺人奉前人之訓為宗黨法則蓋有先王之遺教焉而當吾邑波靡之餘巋然獨存是固典型之所貽留而不可以易視者也昔屈大夫賦遠遊欲鍊形魄後天而老以觀反覆無窮之事太孺人自少至老所見於喬氏前後之故亦略備矣今日華堂燕坐子婦來觴於前追念生平幾如異世亦必有槩然於中者而盈虛之數往則必復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維石公之厚德閭里歌頌至今不忘烈公公以雄材偉抱不及大有所為後之人必當有食其報者今萊洲紊洲文與行克世其家其於是乎在太孺人當及見之此余所以尤為太孺人賀也余老耄多忘少時事尚能記憶一於太孺人之壽而備及之因口占授兒子使書以為序

點於太孺人之懿行未能發揮萬一而通家故人之誼則
附見焉固非為泛然頌禱之辭也

劉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今天子御極之初即下　詔書飭厲有司表揚節烈歲歲
舉行毋或怠於是有司奉　詔書惟謹歲以為常四方幽
隱靡不畢達至九年吾邑劉母王太孺人張孺人姑婦以
雙節上聞　詔書旌獎如著令鄉黨閒尤咸以為宜也王
太孺人余先從姑母而張孺人為表弟遜脩之婦是年張
孺人六十矣嗣子勗魯請為孺人壽孺人屏鉛華絕宴會
已數十年堅卻不肯當至是月　詔書下適值孺人設帨
之辰勗魯不敢以已也乃謁余為孺人壽序余惟張氏自
戶部公以來號邑望族以文行世其家而孺人為樸庵公

之孫女絅庵公之女歸於劉為贈布政公之孫婦禹左公
之子婦鴻臚公之從子婦余先君子受業於樸庵公余以
先姑母常往來劉氏於鴻臚公絅庵公皆獲侍言焉又辱
與鴻臚公子封事昆弟絅庵公子穎南昆弟交好故於兩
家之事為詳今雖病不能文然不敢以辭也因口占授兒
子使為序余往日以歲時謁見先姑母姑母方以弱年守
節遜脩在側纔七八齡耳未幾冠有室先姑母時為余稱
孺人之賢乃踰數年而遜脩又蚤世姑婦相依倚煢煢一
室氷蘗自誓咸以大節著見者為歎息悲傷之然是時先
姑母年已高居屋西偏奉佛精懇專心禪誦朝夕膜拜不
少輟家僅自給無所營省獨孺人以一女子主持門戶上
奉孀姑下為嗣續計於委靡單弱之中節衣縮食浸漸積
累未嘗有所憑藉而增益廓大家日以起於是人莫不嘉
孺人之節而又以服孺人之才也余嘗偕穎南以事至先
姑母所先姑母渾渾無所可否孺人於房中為穎南指得
失剖決明白詞氣壯烈無少假借穎南不能難也余以是
益奇孺人自後余奔走四方逾數年歸再謁先姑母則見
列屋凡數十楹家之隙地無不營搆輪奐高華陳設肅整
異於往昔先姑母指示余曰此皆吾婦之力也孺人性淡
泊不意華侈其區區竭力為此專以為嗣子地鴻臚公雖
累世貴盛而家鮮贏餘至是孺人之所成就幾與鴻臚公
埒矣孺人以辛苦墊隘之餘積數十年黽勉艱難以大其
家雖無風雨漂搖之恐而前後所守執其意不變人亦莫
能以奪也故尤以孺人為難孺人奉事先姑母委曲纖悉

無不周盡几後病痢數月朝夕侍疾不少懈洗滌廁牏皆
躬親之葬祭之事一切皆如禮自奉薄甚常蔬食不肯費
一錢而撫愛勗魯甚篤所以順適其意者未嘗有所悋惜
其於家事有所操縱取舍不專專以儉嗇遇親黨皆曲有
恩誼時時沾濡及之余於孺人事不甚詳歷述其大略如
此其謂孺人賢且能明道理識大體蓋邑之人人無異辭
也余少侍鴻臚公公時方中鄉舉家故鮮薄經營百費皆
自鴻臚公出支左詘右埒荼為苦而所以奉事寡嫂者甚
備閒日輒自袖百餘錢予遜脩別市果餌以食迨後官京
師常惓惓不忘余常以嘆鴻臚公之厚德劉氏之興未艾
也今先姑母與孺人之所立如此於鴻臚公有光矣昔太
史公為管晏列傳但論其軼事歐陽公為王彥章畫像記

稱其善用奇，所豈曾舍人為顏魯公祠堂記稱其歷忤奸而不悔，此皆古人之深意。今先姑母與孺人之節焜燿一時，載之　詔書，傳之史册，人人所共知，故余敘孺人事於此略不著，而特著理家興業劬躬讓後之詳，以為世風勖。魯嘗從余遊，小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余於易魯有厚望焉。孺人通古今，明於大義，易魯其以余文誦於其側，必有慨焉太息者，亦當有以識余意也。是為序。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六終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祭文

祭汪柱石先生文

嗚呼！當制科之初設，將掄選於豪英，爭奔走以趨赴，咸挾策而橫經，孰不殖而有獲，惟茂實其滋榮，乃循襲之已久，遂混濁而不清，偉吹竽之多濫，絀鼓瑟之無成，嗟高高之莫問，誰與鳴其不平。曰：自古其如此，徒流涕而沾纓。惟君閎博之識，魁傑之才，決漭浩淼，斲律崔嵬，追古人於伯仲，邵一世以嬰孩。獨專專於文字，一掃刮夫煤埃，徧綴緝以紬繹，自杼柚於予懷。其光輝如日星之出，其雄壯如風雨之來，其駿快如六馬之馳驟，其雍穆如八音之和諧。儼高文與典冊，信經國之鴻裁，會凌空而直上，超八紘而跨九垓。視彼紛紛之餘子，何啻驊騮山子之與駑駘。惟績學之日茂，曾誰氏之不如，顧蹭蹬而失路，不得策名於薦書。朱紫紛其混淆，玉石一槩以無殊，此時命之不猶，豈尺度之或踈。乃年往而歲徂，愈厲志之弗渝，雖屢逢夫饑饉，常自勤其菑畬，穿穴窮乎甲乙，諷詠逮乎朝晡，慨壯圖之未遂，詎蠹魚之是娛。昔平津與少傳，皆以耆德而耆年，膺顯融之新命，著勛名於簡編，景前脩之未遠，冀來茲之可傳。至皓首而加厲，日有俟於騰騫，乃十上而不第，竟痛憤而莫宣。顧桑榆之將及，恐齎恨於九泉，積平生之勤苦，邈若長空之飛煙。獨抑鬱而誰語，竟一病而不痊，嗚呼！今之小了，纖人，平庸疵賤，僅章句之粗識，曾詁訓之莫辨，競矯首

而厲角忽鷩翔而豹變譊大言以駭俗謂得失其必驗世
固有佔其然何名實之易眩惟懷抱之瓌瑋不克爭雄於
一戰怬屈心而抑志僅憫默以自遣是不免於訾謷而庸
詎知夫高下與後先彼夫三年大比之期固將以進賢而
退不肖言語文字之間已不足以繫形而辨貌而況妍媸
好醜更貿亂而顛倒試聑舉而高觀曾不足以為一笑徒
使奇偉豪儁之士沈溺汩沒其中老死而不能以自耀嗚
呼進退得失之際固非人之所為而天之所制任運數之
偶然彼冥漠其誰記而獨怪夫彼此之閒何巧有以相戾
豈蒼蒼之好惡判然其與人異世徒見一人之不遇非有
甚損於世而不知崇長鄙夫之心銷磨壯士之志老成寖
以凋謝典刑遂以覆墜後生小子直以勤苦為無益而束

書而游戲學問之絶於天下而安能不深懼夫殄瘁也君
以孝友居家以忠信與人慷慨而磊落卓冠乎羣倫凜乎
鄉邦之望有前輩之遺風壽已逾於耆艾家不缺於廩囷
有二子之英異及蹌濟之諸孫欣為善之有後可無為之
悲辛而余獨反復於其遇合之故以想其志意之所存竟
泯泯而長逝終寃酷而莫伸使九原而可作猶將雒誦而
長吟歷千齡與萬代卒抱恨於奚論為同聲而一慟君聞
乎其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湘淘文

嗚呼自文公之歿六百有餘年既支分而派別孰沿流以
泝源凡四書詩易成說之垂於世者僅視以為兎園之冊
而文集語錄之流傳者皆付之蛛絲魚蠹之塵編抗異論
而不顧競詆諆夫前賢即有傳狀道教力遏橫流祇以杖
拄門戶而於堂室之華奥窔之秘槩乎未有以窺其全也
惟兄資稟恬粹學問精醇早歲盡屏衆好而專事於武夷
雲谷之遺文網羅散逸剔抉糾紛咸聯絡以貫穿常融液
而沈浸莫不究其指趣剖其義蘊至於延平授受長沙磨
切從來之所不講而獨為之反復以推尋體之於身驗之
於心如相告語如聞誨訓而實有以見其用力之次第淺
深於是渙然自信收斂愈密涵養愈純會通夫龜山門下
相傳之指而上溯於主静立極之本原此固兄之所自得
而饒仲元何子恭以後抑未之聞也乃更取友於四方以
講明其未聞近者面相質問遠者書相往還其求之也殆
徧而卒不得其所安或局於旁蹊曲徑而失之偏滯或肆

為大言狂說而公然欺謾久蓋知其無所得而反而求之
考亭之書也益篤意於研鑽為敘次其歲月併編纂其行
事著為成書傳之其人藏之名山遵删述之遺軌懸日月
而不刊其於陸王同異之辨尤竭力以距闢析之也不厭
其細言之也不厭其繁彼以德性問學分途者既已操門
內之戈而始同終異之說名為排斥而實乃推波而助之
瀾兄則探其囊篋摧其羽翰指陳剖決判然如黑白之殊
別而斷乎不得以相干此又勉齋北溪之所未發而程練
江陳清瀾之不能望其藩垣者也兄少承家學涉歷宦轍
凡行政治人之規模俱有以得其大端而刑名錢穀之細
碎亦嘗為之裁決而區處故於同安南康臨漳湘潭之治
蹟悉詳陳而備具將以施之天下以見儒者之實效而所

以脩於身教於家者亦可略窺其梏注出入周旋整齊而嚴肅既循循於規矩往來酬接信厚而退讓皆歡然其無所忤近歲以來方伯連帥知其賢者方將羅而致之上位而兄超然遠寄自以衰頹而不足以有所與後生晚學景仰高風爭趨席下得一言而可行如久寐而忽寤朝夕講誦互相譏諭幾幾乎竹林滄洲之勝迹已湮而於今而後舉忽龍蛇之告災痛巫陽之莫訴羣倀倀其何依徒泣涕而瞻慕是進無以見於世而退又無以傳於後也豈非吾道之不幸而學者之所大懼哉余以庸虛辱從兄遊申以婚姻之好兄之所以告戒勸勉者蓋亦無所不道而鄙性昏惰無所成就而苶然其已老矣兄之厚意猶惓惓焉所云收斂凝定之功深潛純一之味時時舉以相詔雖嘗從

事而頗覺一己之難克且又年齒衰暮而甚恨其不早也里居而後竊於章句文義之間有所尋討而知尺寸之差起於分杪輒不自揆願與兄上下其議論以定歸趨為學者表而答問往復疾病乘之此語未竟而兄乃不及再見余之書橐也自玆以往有疑而誰與之釋有誤而誰與之考耶質之不振誰與策其疲駑私之未除誰與絕其憧擾耶落落遺篇其誰之能續茫茫墜緒其誰之能紹耶衆言淆亂如水之在地誰為之峻其防羣邪高張如火之於原誰為之止其燎耶兄所患若本非不起余病杜門未及往視旬日不見遽至於此失聲長號淚落如洗紀行琢辭自後死者之事而耄年荒陋其果能發明道學之懿以載之銘誄也兄之處世最為坦夷終始完人不見瑕疵蓋棺論定可無媿辭凡所著述傳世無疑兄其奚憾余言非欺長短偶爾相去幾時惟死生之異路遂從此而永訣想話言之莫酬直一慟而腸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鹿沙文

嗚呼余輩之同學也十有一年於玆居則相依行則相隨即奔走分散於四方而精神志意之流通者無日而不忘惟風塵之澒洞嗟事勢之乖離相與唏噓太息涕泗交頤而君獨振迅踔厲不肯少自抑挫規遠大以為期彼世之笑譏罵侮噂沓諭訕殆不勝其異辭庶一日出其含蘊以焯暴於天下俾庸夫小子慙赧悼恨於所見之已遲此固君之素志夫何生之不淑而遽止於斯惟梁棟之既壞諒榱桷之難支為之震驚眩掉廩然不能以自持而戰藝之

場說經之席念君之不復見將倀倀其何之嗚呼凡今之世蚊蚋蛙黽以聚以散疇則如君之豪凡今之世戈戟矛鋋胥戕胥虐疇則如君之眞恒放懷而自得直抗志以超群雜詠嘲於歌嘯每酒酣而益振一切成敗得失進退舉不足以撓亂乎其中至於友朋之誼親戚之情倉皇急難扶服死喪不啻疾痛之在體而為之吟呻蓋其律身應物大都放依於規矩繩墨而孤行立一意不概徇乎流俗之所云云嗚呼以君之宏放縱逸可以傲睨王侯凌轢卿相而不能博一日之名以君之洞朗軒闢可以綿絡宇宙牢籠古今而不能保百年之命謂蒼茫之無端疑屈伸之未定乃一棺以戢身遂畢生之已竟慨人事之殽亂若衆醉而未醒彼懵昏之童孺僅略曉夫餖飣且章句之莫辨妄

已盡於殘膋頷摩高而厲空維意氣之獨感悲斯人之甚刻鏐磨研之幾更眇濁世以遐翀歧偏紛以自紀倏淩斷其中絕遂泯默而莫應欲矯首而高呼竟莫莫其誰聽嗚呼衆萬之生同於澌滅腐爛而頑懦貪劣苟且之輩自造物視之亦以為草木鳥獸而無所省記若夫奇偉卓犖之士其出也決不偶然則雖困苦之摧敗之而所以究轉成就之者必有以炳燿於終始今於君之歿既不使張皇馳騁以發抒其所為又不使優游沉浸以追逐其所志遺文未著於時休聲未流於世徒悵悵於無窮卒坎壈而長逝天之生斯人也而靳之如此何其自相乖剌而發不知所以為計也嗚呼君之事業文章既不克顯其什一區區淺見薄識好議論短長者必且掇拾其得失惟余數人習君

之久知君之深有以信其生平之實雖幽明異路而炯炯此心常可以共質異日編君之詩述君之事俾來者得以髣髴於篇章吟咏之閒而英靈毅魄所為壹鬱而不伸於當年者猶躍躍其如或出也在昔靈均之溺長吉之殀莫不為之悲痛而摧裂而千百年以來焯乎其若光輝於是則君之所作即未必其追駕古人而亦卓爾一時之哲齊壽殤於一致會何歎於瞬息九原之下當有以洞然於其際而迴視夫熙熙攘攘犬豕狐兔之羣詎忍與之挨肩而疊跡可揮手以即路棄萬事而長畢嗚呼君之臨絕琅琅遺言好為誄辭以慰亡魂而余也思纏綿以瞀亂心惻愴以悲辛執筆再四叢雜紛紜强杖淚以綴緝更淋浪以霑襟想笑談之如昨緬顏色之猶存爽佪顧慕蓋已相忘於死生之異而未知所以為不朽之託者其果在斯文也耶哀再見之無時共長號而永送奠單盃以陳辭直腸絕於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烈女文

嗚呼忠臣義士貞婦烈女之重於天下也久矣蓋宇宙正大之氣常有所留以維持古今之終始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人類之所以不至泯滅者有此也若烈女之自立者不其偉哉方笄總而許字初結言於佩纕以摽梅之未堅曾未獲於同行乃夫君之無祿遽中道而逢殃嗟兩髦之我儀恒憫默而神傷欲奔走以耶哭有廉恥之大防心怦怦其不已屢涕泣於空房悵音容之未識悲前路之茫茫維歲月之遷流誼不可乎再更持帨巾而太息知壽命之

弗長託衰絰於素紒每矯飾而深藏念二人之我憐恐此意之或彰卒慷慨而一決竟之死以自明此其精誠之志壯烈之節可以貫白日而凜秋霜厲一世之頑懦植萬古之綱常彼夫熙熙攘攘摩肩疊跡者其誰不死而烈女之死也歷千載其有耿光嗚呼女子之貞操多見於書傳之所記或以禮自持全節於從容之時或以義自裁致身於危難之際而烈女之所處皆於此其有異即從父母之命而諧媒妁之言亦先王之所許而君子之所無以議乃赴死其如歸從夫君於下地蓋不肯少有假借以自緣飾其所為而期以必遂其志至於用意深隱哀痛幽鬱終不自言而千秋萬歲之名亦其所不屑計此固近古以來所莫得而儷也嗚呼吾邑自秦漢以後唯臧陳之是仰乃鬱鬱

其及茲若偏絃其獨唱慨義風之已邈後生小子眇不知其所向而百餘年來貞婦烈女如戚如戴如涂如朱累累其相望也而烈女之所就為尤尚矣方將尊之俎豆建之綽楔發揚光大以傳視夫蒙面易心犬豕狐兔之流使之忽然汗出自悔其前而感激奮厲而興起者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淮海之間有義風焉則烈女之有裨於教化非獨為閨閫之賢也嗚呼烈女已矣抑亦可以無憾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安溪李相國文 代遂寧張公作

嗚呼天純佑命維嶽降神是生賢輔蔚為宗臣重熙累洽世際隆平公於此時實秉國均在　帝左右密勿經綸綜括宇宙綿絡古今弛張翕闢斟酌運旋霖雨舟楫記功明

禋受命篤弼施及無垠我聞在昔伊陟巫咸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漢則丙魏宋則范韓寥寥異代公也其倫政在養民厥惟知人股肱耳目爰闢四門奔走承事剔藪搜原棟梁榱桷小大具營收拾遺逸加以磨研一士未顯寢不獲安如疾在體為之嚬呻水有溟渤山有昆侖衆所慕仰興嚮並臻抽擢其尤冠於倫群魁壘耆艾道則益尊屏黜浮華完我閒閑旁招俊乂國有典刑江河之坊風俗以淳公之體道不以自名有的其緒系於洛閩苞含同異軌轍咸遵不隘其塗用集厥成搜擇融液惟醇乎醇經學之興盛於宋元考亭以後原遠末分箋䟽繁芿互相糾紛流派瀰漫寖致沈泯公為薈萃折衷羣言釋諸疑滯合於大中出暢交通衆總條貫為歷遡之千百年前至於今〻祕蘊以宣　帝學之奧天縱聖明公惟承學詮敘所聞微辭隱義于　帝其訓期無失墜演繹發揮蒐畫典誥綴述皇墳尹朱望散見知之傳公於斯文一綫緜章渾渾噩噩接於周秦採厥元本統壹聖真芒寒色正五星叢天時俗之衰委轡橫奔公力挽之一髮千鈞其書滿家為學者宗公之筮仕誼不營躬堅操厲底無纖埃塵叨逢　帝眷寵渥逾新明良相遭千載之逢歎歷內外古大臣風在史氏記不可殫論余所譔次聯舉其凡公之晚節請老邱園寬閒之野寂寞之濱躋攀上下優游林泉有志未遂而以死勤夙夜匪懈公何憾焉嗚呼某等與公古義是敦自附譜籍垂五十年出入遠近有如一身緊惟某等獨知公心當公初載時事紛紜莫能自固隕於深淵余則料公必無羈羇松栢

之節著於歲寒厥有成績余言果信浸尋日月年除歲遷遂獲同朝恭侍　紫宸閣部之職如車兩輪共協以濟左右後先賴公之力庶免過愆公其去我而不少延閒緒小錄令幾人存追數往事邈若風煙又去其一能無悲辛公之在日不名公功公其歿矣咸望公還匪我之私其後當然公之既歿哀榮始終　寵錫稠疊辦護頻繁紀德敘行著於誌銘余言莫極僅述哀情公其知乎受此誄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勇略將軍文 代

嗚呼余觀自古奇偉豪傑之士為國家捍大難立大功者未嘗不為之咨嗟而太息況乎當世之所倚庇生平之所嚮慕而一旦忽焉以歿其盡傷悲悼之情又何可極惟公

雄毅之材傑魁之畧風雲變化龍虵蟠伏非尋常之所測識而其忠義果敢之氣至老而不衰雖庸夫小子皆有以信其終身之大節方寧夏之煽亂奉 簡書而疾入定禍難於毫釐呼吸之閒蹈春氷履虎尾聞其事者且莫不惴惴而縮慄及其從軍西指猛氣奮發料逆孽之可以一戰而擒而憤諸師之畏懦恇怯畫無意於報國於是慨然率先義聲獨唱 聖明之所嘉許同僚之所嫉忌猥當一路之任而僅予以疲散飢羸五千之卒直欲借名於攻戰假手於豺虎苟以快其忿憾媢嫉之私而無所復恤乃公能以弱摧强以少克衆定漢南如反掌取成都如拾芥不啻烈火之燎枯蓬飄風之捲落葉固已顛覆巢居剖破窟宅披腹裂股啑腦屠腸而承其餘威者乃得以畧取夫毛髮

爪指而自詡為不世之業迨師乘不和勝負反復獨以其一身枝柱於傾側擾攘之中城已危而復固軍已敗而復全其夷凶靖亂之功尤非短材所可及西川剋定直抵滇池其時環寇之師十萬繞城之期九月咸視之如毒蛇猛獸之不可嚮邇而飽食優游不復計其何策以剪滅公乃相觀形勢籌度機宜聚米畫沙無不周悉顧轉以戾夫蹴縮退避者之心而排沮抑遏不使其鋒穎之或出卒之豺牙睿厲虺毒潛吹始授公以偏攻之任委公以自効之力從乃鬭生死於穴中決安危於幕上芟夷而寺席捲一橋大破其藩籬盡刈其手足由是醜徒震驚尾解魚爛兜渠授首降於夜豎曾不踰時而掃刮七八年來狂狡抗拒之逋賊蓋嘗考其始末公則耕之耘之炊之餚之迨乎啟瀹而饌益也乃皆以給於他人而不知誰之所得嗚呼昔之諭諭訿訿潤滑臧否者大抵皆在黑白未分之日苟其功成名就勒鍾鼎而銘旂常則向者笑譏讒謗輩亦皆吞卷而口塞從未有奇勳偉烈炳然暴著於天下而顧加之以莫須有之辭誣之以不可活之罪宜乎公之扼腕椎心呼天以號泣然而天知吾忠 上知吾直伏讀 褒嘉獎諭之語足以信後世而榮子孫彼區區祿秩之崇卑亦何關於得失某誼屬通門情關密戚午聞訃而驚心獨流涕而沾臆竊以知公之心之深得公之事之詳竊紀敘其大綱恐不免於漏百而掛一而追思其言談詞氣如在目前庶幾英靈毅魄不消泯於宅穸而長往來於錦里之旁與商山之側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勇畧將軍文代

嗚呼天柱摧頽地維圮震星拆中台山移左鎮滇池之水魚飛鈌環之灰月暈穀城一去枕留黃石之書斜谷無歸沙擁武鄉之陣遥遥四極魂兮誰招渺渺九閽天乎莫問敬陳哀誄之辭少佇雲旗之聽惟公特稟英靈獨鍾奇偉略觀大意恥為章句之儒自喜全材常挾風雲之志當勁羽之方騫值洪波之驟起典客見奇於滕公護軍素稱於魏子屢膺偏校之師輙摩虎兕之壘搴旗奪幟辟易千人躍馬橫戈馳驅萬里指山川於掌上不必出之袖中栽鯨鯢於行閒何須叩之囊底是以 聖主獎其才能嘉其忠義築上將之壇授元戎之寄載蘭書而疾馳出國門而展誓高牙建纛望斷梟鳴列障傳烽魂驚鶴唳而公則談笑

無違神明不與厲有進無退之心出萬死一生之計慰殘黎於下里鼓角清閑皷虎渠於轅門日星炳耀倘稍遲於俄頃卬已逞其狂猘雖萬夫而莫攻豈一戰之可殪張公之平蜀郡孰為其難李令之定涇州未之或速既西陲之休師向秦關而振旅貔貅宿野霜寒萬竈之烟鐵騎連群苦卧千夫之羽咸欲前而不前且可取而不取公乃獨抗義聲密疏當宁入蜀之策不問張儀平吳之謀只同羊祜奉成謨以先驅遂與衆而齟齬迨獨當乎一隅師不過乎十旅裂眦指髮賈勇前行束馬懸車誰為後距部曲有庚癸之呼偏裨無丁壬之與隆高昂於橋下或伏其機沉吳漢於水中孰予去顧公則義不求全急寧呼功氣吞鉅鹿之沙威振長平之瓦箭必麗於六纛劍已摧夫九虎遂平

白馬之巖竟通金牛之阻敵來解甲熊耳齊鞍行未齎糧成梟㯋米合上軍與下軍分左拒而右拒荀楊不叶咸狐疑而相猜賈寇交爭獨抑鬱而誰語破月峽以直上詎云白刃當前執鍪弧以先登不謂一人可禦徑路五尺攀緪通塗懸水三門揚鞭飛騎衝風之卷秋葉何以加玆烈火之燎鴻毛又安足數由是傾其窟宅則籓籬無所施張潰其腹心則手足無所枝拄聲燀赫乎百城功高駕於同侶遂乃馳騎金標渡舡斧畫直靍夜郎之傒旁略冉駹之屬髳禽猶呼困獸未伏乘我無虞狡焉肆毒公更設七擒再連三覆皆瓦解而兵消不亡矢而遺鏃歷觀攻守之功允矣古今所獨若夫建寧之城昆明之郭曾不足以為寸莛乃亦自伺於尺蠖緊誅則幾成水火度勢則憂同猿鶴公賈此餘勇奮其長累人皆唯唯我乃諤諤探穴以揮戈植門而振鐸煬之以火魚沸於湯震之以雷燕離於幕彼技殫而力窮魚神沮而氣索互相蹂躪自為摽約降旛夜豎三軍歌兮爭獻捷而論功孰不慨而不怍嗚呼公秉是丹心至於白首推鋒陷陣公則居先策勲行賞公乃居後未有推揚之疏屢落吏議之口據鞍之年七十意欲何求投杼之疑三人事莫須有幸賴 聖慈之明得免網羅之咎且慰諭之愈勤更褒嘉之獨厚休息林泉之閒優游老耋之壽才與賈鄧相後先功與鄂褒為左右將論行而易名垂青史以不朽某蔦蘿託誼松柏貽芳乍承凶而驚怛忽流涕而浪浪誦椒蘭之賦泳龍蛇之章公實獨勝乎古人而亦何恨乎九京顧儀型之既邈僅瞻眺之難忘念斯人

之不可見為之惝怳而彷徨奠單杯以太息冀一酌乎椒漿然來格而來歆或在上而在旁嗚呼哀哉尚饗

祭漢章二母舅文 代

嗚呼自古溫良醇粹之士其淳德懿行有以維持世之元氣使不至於渝散泯滅而是人亦往往為造物之所獨厚蓋傲詭異常者或少近於刻覈行則高名則盛而輙逢其多忌此不可以為天之不平而實推本於其所自具至於忠厚退讓仁人長者之流固羣生之所賴以常存而福祉之集於其躬者不啻如水之趨而輻之輳覽往昔其若茲歷千載而不謬乃今於君之歿而竊痛其不可以究也惟君少而穎異為文章卓絕倫等闡繹夫閩閩濂洛步趨於歐蘇曾王超然不為世俗之所囿而其行事忠厚退讓溫

溫予仁人長者若陳仲弓王彥方之於今而再見也文女
孝待兄弟友接姻戚任以恤與朋友信以爭其他所遇質
愚愿險什伯千萬之不齊皆歡忻和洽而一無所忤譬即
或戈戟忽前羽檄猝至以免妄而召災罹自我而致寇循
循焉愉愉焉未嘗以少經於意而逶蛇從順不背為畔觸
之爭與蠻觸之鬪恆渾渾之寸田常勤勤其自縛類大璞
之不雕曾何假夫剞鏤赫奕大庭之遺民坐春風而飲醇
酎彼鄉里之奇衺咸聞風而稽首遵俞跗與扁鵲施砭石
與鍼灸去閼脉之幽谷獲光燿於清晝則所以維持乎風
俗人心者若是乎其德之盛而功之茂也嗚呼以君之文
與君之行宜其騰騫萬里激昂青雲示之天下以為淳式
庶幾其大有所補救而困厄之摧折之至於白首僅乃一

遇卒以諸生老而不克以底於成就譬豐山之九鐘終不
及夫清風之候常寂寞而無聲竟懷響而不一扣思夫國
家之設爵位所以礪世磨鈍而如斯人而不獲試亦何用
夫纍纍之印若若之綬且嘗縱觀於消息盈虛之故生殺
減益之由孰有積而不得施孰有善而不獲祐乃君之不
幸而適逢其貿貿也或謂善之積者其善長報之遲者其
報遠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君之二子英異茂特文與
行嘗世其家他日奮起於時顯揚光大君之志必有以伸
君之報必有以副然而追錫之寵褒贈之榮姑以慰人子
之心而茫茫九原耳何所聞目何所覩徒想像於杳冥恍
惚之中而仰瞻榱桷俯察几筵并惡知夫果有以饗其味
而歆其臭也夫使果有得於後以為報而蒼蒼者天挾威
福靈爽之柄其遲速之間胡不少有所轉移令其親見之
而顧不以及於其身俾仁人孝子之情徒寃酷而莫告且
紜紜者流不盡覩其反復熟爛以究夫天定勝人之所極
而致疑於善惡吉凶之茫不可考此余所為反覆太息而
不能不以為造物之咎也嗚呼君家自上世以來積德累
行至於練江曲江兩公而益大至於今蓋猶食先人之澤
而遺風餘烈亦往往非其舊矣賴君之存有如岣嶁之碑
岐陽之鼓猶得以尋君之鳥跡史之篆籀而昊天不弔欲
我善人使夫淼綿延延引千鈞於一髮者蕩乎將無所附
此非徒死生存亡之感而不勝典刑隳墜之憂則夫顯晦
得失之際其槩言之而尚不足以較也嗟斯人之不作惟
中心其若抽聊執筆以陳辭涕浩浩其決溜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僅述一而萬漏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鞋田壻文

嗚呼以子之少也彪炳其事業可以追步乎韓范之蹤馳
騁其文章可以仰窺乎曾蘇之指胡昊天之不弔而使子
遽至於此余反復思之子不應夭死年及壯歲甫登名於
一第不可謂太蚤今科南闈榜發子與尊公同捷聞於四
城人人稱喜謂令曾祖銓部公厚澤之貽累是有天道顧
由春逮秋僅數月耳又奚為乎其顛倒吉凶倏忽誰實尸
之而報施之草草嗚呼昔余舟過孟城子來謁余於河干
意氣甚偉溫恭爾顏余蓋喜得佳壻故以女歸焉而六年
之中時節往還間隔不見音問田環每矯首而高矚期遠
大以是繫地雖隔於百里不啻晨夕之聚懽何降年之不

永而頻徙余怦怦乎其難以少安也今年二月余自二千里外歸省先慈之喪子來視余留十餘日於苫次慰問傍偟而未幾告歸料理行裝趣道以北上値暑氣之方狂僅停舟以半日遂拜別遠行嗚呼誰謂繼此而不可復見乎傷哉子素無恙且耐習勞苦舟行較安穩況同濟有弱軀者而子一病不復愈所謂強者不可保誠有如韓昌黎所云者豈非其數也歟子自離淮後余久怪音書之遲滯吾弟補官比都門曾視子於旅邸比返道過臨漳而子之凶問不歸來為余嘆息余驚問而隔涕子之家人旋赴以報余而訃音已達里第矣每臨風以灑涕不知其究之故昨者子之价來泣道其患痢者沿路蓋當其離淮時已鬱鬱有疾意嗚呼誠知其如此則當日不揚帆而去也子貴

志以歿應含恨於九原而兩孤尚幼嗣祖父母雙殯在堂嗣父懸棺未窆後來者茫茫安所托耶余既老且病方望輔於子而子反貽我以無窮之憂煎興言及此可勝慘咽余以草土餘生豈能執筆為文詞而縷縷道其中情者不自禁其言之齎咨也酒肴是列用弔亡魂號呌千迴聞乎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二女文

嗚呼汝生六月汝母見背賴有乳者育於外家余未嘗一日得撫視汝也比長與汝姊相依克自成立凡針黹之事皆不學而能盥洗澣濯多躬親之余時困甚衣食僅給北後奔走四方於家皆不暇顧迨汝姊嫁汝煢煢依於祖母而祖母又病汝臥起侍養不少離余往安慶汝嫁有期入能攜汝以往瀕別時汝悲哭不可止余亦悲甚然竟不能以顧也比嫁又以繼嗣故往來無寧居汝性高不能甚下人而接物則以和手中無一錢而奉事尊長與親戚往來歲時饋問必如禮其勤苦自持有人所不能堪者而汝自安之晨夕針黹不曾去手隆冬祁暑無所間余於諸兒女往往多所訓誡故諸兒女皆嚴憚余然閒或為余言唯汝從未嘗以一言告於余余性疎亦未嘗少為之經理亦謂汝年方少而壻能文章識道理將來必食其福又外孫有異質嘗撫之而謂汝曰是兒必大汝門但余不及見也嗚呼孰謂汝乃不及見耶余多病不嘗出門一過汝汝必大喜延余坐蓄餅餌以待余余迫於事不移時輒去察其意若有所欲言而竟不一言也余以貧故兩妹兩女資裝皆

不備意常有所冀可以少償其志及以病歸里無所冀矣而時時念之不能忘也嗚呼孰謂汝遽去余而歿乎汝九月間來歸日未晡即辭余去余方訝其早歸不意從此遂為永訣也七月汝姊歸汝與姊相持而泣慟甚余謂為姊而慟不意乃自為慟也五月余生辰一切辭絕汝猶私具履襪以致一月前又為餅餌兩盤遺余余謂汝方甚乏胡更具此今尚存篋笥中也嗚呼尚忍言哉今歲夏汝病適值壻病大外孫病汝勉強支持不復能自顧會外孫女病卒家中僕婦又病卒諸事齟齬幾不能自振根本摧折蓋由於此生二外孫意頗喜不一兩日病汝憂之甚幾不欲生迨二外孫愈而汝病矣初病時即為余言若病不可治無為服參藥蓋拳拳為壻計為外孫計而不復顧其身之

死也余治病往往有小效汝初無大證而卒以不痊唯自
咎悔以未嘗竭力救汝為恨余年已六十老病幽憂死亡
無日退之有言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
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痛哉人生百年若朝暮耳汝母之
亡僅二十歲汝二十八歲更二三十年不過瞬息間長短
又何足較獨汝齟齬不合抑鬱以終終其身未嘗有居家
一日之樂而不及見壻與外孫之將來有所成就為絕可
痛也計汝拳拳之意九原之下痛念兩外孫不知如何今
唯與汝壻撫汝兩子以少慰汝而亦不知余之能有以待
也自汝之歿已經再旬余時刻未嘗以忘居閒處獨不自
知涕泗之橫落蓋有傷心者而言止於此悲而不能以文
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次媳朱氏文

嗚呼汝其竟死也耶吾固斷不料汝之死也而竟死也耶
自汝為吾家婦二十年辛勤勞瘁以成立其家而竟不享
其報以死也耶吾二兒困躓久汝望之日日以甚今幸得
之矣而於旬日之間遽至大故而竟不少待也耶嗚呼悲
矣不忍言矣吾與汝父最為交好故以二兒壻汝家汝之
歸也非有奩匳厚資而節衣縮食浸漸積累遂稍有贏餘
吾素貧困屋室褊狹汝與二兒議請自別居吾無絲毫孑
汝汝未嘗取一著以出也而亦從未嘗有一言及之其厲
志自立如此平居無紛華之好孅麗之飾剪裁縫紉不去
於手姻戚往來往往謝弗與惟以治家為急務歷二十年
未有一刻自暇逸也近世婦女喜燕遊多踵效習故家大
族時有漸染汝獨確然守其舊不少變經紀內外條畫井
井米鹽凌雜筐筥細碎無不得宜御下嚴而有恩婢僕無
敢違教令者子女眾多撫育教誨皆有法度不學古人而
暗與之合汝父歿哭泣悲哀如居三年喪汝母老矣汝兄
僅一人所居甚邇朝夕依依不暫離同於在室時與姻戚
不為世俗往來而恩誼周旋每加厚焉無少缺蓋汝之賢
且材如此余所述有不能盡也昔歸熈甫稱谷風之詩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至於旨蓄御冬事甚微細而亦亹亹言之不厭千載
而下可以想見為人婦者之心也吾嘗誦其辭而悲之汝
之持家以勤以儉辛勤勞瘁有過於詩人之所云者而中
道以亡又如所稱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倖已登岸而操舟

者歿焉其能無大痛也耶汝之事吾及汝姑克盡孝道雖
居在外而盥饋如禮歲時祭祀必親來家中吾以先考早
歿先妣在日未嘗有甘旨之養於生辰輒閉門不見客比
年以來汝乃率先諸婦為治酒肴召諸甥壻為宴會吾力
卻之不可止吾窮於世久矣每歲時聚集諸兒諸兒婦諸
孫孫女濟濟拜跪一堂亦頗而樂之惟以第二女不見為
戚戚今又少汝一人非特第二女比也欲如昔日之樂幾
未可得矣其能無大痛也耶吾向在京師二兒隨侍幾及
一載而未嘗有內顧之憂者以汝在也二兒應試或及一
兩月而吾未一往視諸孫亦以汝在也今二兒將奔走四
方無寧居吾老且病居又隔遠諸孫煢煢然無所依倚幾
不知所以為計其能無大痛也耶汝素強無疾病近年以

生育頻多胎產前後往往有小疾輒藥之而愈今亦猶舊
疾也而竭其力以治之卒不可救吾亦自恨其術之不精
以致汝於死也其悔之矣然徧延諸醫亦無有能言汝之
病症者按古方書以施治率皆不驗豈果病之不可治耶
吾不知所歸咎而祗以自咎也汝病後精明不亂劇時猶
自起坐整衣裳從無呻吟聲至卒前一日方自謂不治然
亦無一訣語汝母既老而諸子女幼小度其意中戀戀亦
何所不至而不肯一言其有所深痛而不忍言也嗚呼其
可悲也已吾家自吾祖母劉太宜人吾母劉太孺人皆以
任姒之德克享高年而伯母喬太孺人叔母張太宜人德
與相配皆不及中壽最後姪婦程氏亦以賢稱而早歿今
汝之材且賢可以繼太宜人太孺人之後而與程姪婦相

伯仲亦相繼而歿此吾家之不幸非特失閨門之助也吾
今既老且病倘尚可延歲月當次補家乘排纘吾祖母吾
母及諸母行事而附汝於其後以為將來子婦準式二兒
年方壯或者可有為於世暨於光顯以慰汝之靈而諸孫
皆稟汝教訓庶幾能自樹立歐陽公云惟為善者有後而
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其足以慰汝也耶其不足以慰汝
也耶嗚呼悲矣不忍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七終　　男箴謹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八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行狀

翰林院脩撰叔父樓邨王公行狀

本貫揚州府寶應縣曹村鄉貳畲

高祖春湖公諱乾妣謝孺人潘孺人李孺人

曾祖小湖公諱巖妣徐孺人

祖柱崗公諱有容恩貢生江西泰和縣知縣妣杜孺人

父厚菴公諱凝[illegible]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妣劉孺人
季孺人

公諱式丹字方若樓邨其別號也先世自蘇州遷寶應居
白田世守農業後從城中春湖公以篤行稱壽百歲小湖

公少椓家政以材能起其家所增廓田廬什伯於舊皆與
兩叔父共之年未五十卒橐中有七百金秘留以備荒歉
人無知者臨卒前數日盡出以歸於公無分毫私焉柱崗
公始治進士業有名令泰和時年八十餘矣謹廉多惠愛
所經畫皆為久遠利泰和民謳思之至今厚菴公博學善
屬文九試不遇人咸惜之自春湖公累世以厚德相承至
柱崗公厚菴公恢大之益加厚焉又以文學有盛名而俱
以明經老不大耀於時論者謂王氏之後必昌大云厚菴
公生四子公其季也生有異質穎悟絕出倫等厚菴公奇
愛之曰是必大吾門同邑孝廉張公拙存以博雅稱有知
人鑒一見公即曰此國器也以女許字焉九歲能文章十
餘歲應童子試即冠其軍其後邑令淄川孫公至淄川公

名進士為六有師法縣試得公卷大驚異以為非常人既拔第一謂公曰子當有大名於世區區第一不足瀾子也壬子受知於督學渝東簡公補附學生頃之補廩膳生歷受知於督學[illegible]虞公[illegible]邵公德州田公率前列不至第五以下厚庵公自少奇愛公至是屬望愈至而二子乙卯戊午皆不遇辛酉丁厚庵公憂丙寅吉水李公禎學江南歲試第一試詩賦古文詞又第一貢入太學公歷試幾二十年試卷出人相傳誦以熟故無不知公者而以不識面為恨丁卯始入都時貢法初行四方豪儁奇偉之士皆集輦下聞公名久爭願交公而公退然其間無自矜炫意及與公上下其議論莫不俯首嘆服自是傑然為海內名流之冠而聲望愈重矣是歲試順天又不遇即以侍養歸

辛未丁劉太孺人憂癸酉再入都大司成[illegible]孫公涇陽張公試輒第一名震太學而新城王公德州田公尤以詩相引重一時宿貢詩名號稱巨子者無不推服公出其下乙亥又以營葬歸自庚午丙子己卯皆以病不與試至壬午公年五十有八矣固已淡然於世而顧念厚庵公屬望之意尚有不自釋者比至江寧病猶未盡愈臨期意欲不入裝已就復罷者三四既而慨然曰吾自庚午以來不與試者十二年矣今入而不能終其事即出焉可也吾不可以不入乃入就試次早神思灑然握筆直書七藝文不加點夜漏下三刻已完卷而出公自壬申後多肆力於詩於制舉藝久濶不講經稾絕無所記憶至是為同輩誦其文莫不驚嘆以為奇二三場精神益振文益工公亦自詫以為必得當也榜發中式第六名時主考[illegible]陳公[illegible]黃公同考觀城張公得公卷俱極嘆賞已定第一矣會同考有爭元者陳公與張公皆山東人引嫌不欲爭而元卷又同經故置第六其後陳公每言及此以為歉可繼沂公之後矣未嘗不嘆恨也癸未舉禮部第一總裁孝感熊公澤州陳公石門吳公海寧許公同考浙興管公閱公三場卷咸謂此必宿學鉅儒能討論古今潤色鴻業可以備館閣侍從之選非屢以章句自名者及拆號得公名莫不自以為能知人能得士也是時 聖祖仁皇帝南巡江浙會試錄至問會元何如人巡撫商邱宋公對曰此江南老名士天下久屈此人臣敢以為得人賀平湖高公侍側亦奏曰臣嘗見其詩此今日第一流人可以不愧 聖祖大喜及

歸 殿試諸進士舊例讀卷官以十卷進呈公卷在第五傳臚前一日 聖祖自暢春苑歸閱第一卷第二卷畢問曰會元卷在何名次澤州陳公對曰在第五 聖祖問何以知之對曰放榜後臣曾見其所錄文字故識其筆跡 聖祖取第五卷閱之大加獎許問曰何以不第一掌院納蘭揆公對曰以字少小故在後 聖祖曰文字絕好字亦去得命尚書華亭王公讀卷王公且讀且贊海寧許公又奏臣督學江南時久知其名今日諸人皆所不及 聖祖命拆號果公卷又問曰此卷作狀頭天下人服否皆對曰無有不服者即命相國京江張公於 御案側書卷面第一甲第一名傳臚之日 召至暢春苑 御試西苑觀刈麥七言律一首賦得潤物細無聲五言律一首命大書以

進 聖祖覽之稱善旋授翰林院脩撰舊例一甲即授職
仍同庶吉士教習館考試 特諭王某文學素有名可免
試公以草茅諸生遭遇 聖主拔之下第冠多士首數蒙
天語褒嘉備至恩榮之甚未有倫比捐縻頂踵無以報
稱謹敘次本末貽之家塾傳示子孫永永無極四十六年
奉 命纂脩皇輿圖表脩書例用翰林而教習館不□
聖祖特命公與焉書成稱 旨是年冬十二月 武英
殿置局纂脩佩文韻府 聖祖命 孫公惺士總其事
而以公及盧公軒副之公時適病未能入孫公奏以□□
子懋訥代入 聖祖許焉明年春病少愈即入 殿中恭
脩而未有以奏聞者 聖祖不知也五月差各省主考官
公隨例引見 聖祖見公貌不甚瘠而久不入 武英殿

疑其避事意不懌先是 聖祖眷公厚嘗曰王某學問精
博非他人所及也有言公重聽者 聖祖曰朕用王某處
甚多於耳無與也又嘗論 本朝狀元以韓公菼及公為
稱首而同列有忌公聲名出己上者飛誅鈞謗無所不至
最後座師孝感熊公亦為所間 聖祖問文學中何人可
用熊公對以某某而不及公 聖祖意不能無少疑及是
乃奉不必入 武英殿行走之 命而公遂疏不用矣先
是公選拔同年二人同譜一人皆以縣令行取例科道兼
補而三人者欲補科選司陳公持之意未決陳公者公鄉
試座師也三人以公同年同譜相好託為之言又於給諫
湯公西厓坐上作書致之西厓湯公亦某某同年也科臣
某既入垣即疏劾陳公以重罪陳公性剛少合選事或行

己意廷臣多嫉之事下法司擬大辟會 聖祖自南巡歸
廉知其事 聖祖素重陳公得召見陳公具言科臣挾私
陷害以公手書為證 聖祖頷之 命內大臣覆審公具
言手書始末詰與陳公合於是陳公得免罪三人者皆罷
職湯公與同席并奪俸六月公亦僅奪俸一年是時 聖
祖未有怒公意而廷臣不悅者滋眾矣及是無有為公伸
理者由此沉滯累年至壬辰卒以罷歸初公雖見疏不用
而 聖祖以其文學重之自丙戌散館後 命分脩一統
志朱子全書淵鑒齋類函及分校廿一史諸書公援据奧
博考核精密一字一句必詳必慎凡進呈文字手自鈔錄
筆畫端楷不肯一毫苟且以文具塞責至其他分校諸書
甚眾皆掌院學士分諸同官而不盡以名聞其缺殘舛訛

叢猥雜碎及荒遠偏僻人間不經見之書悉以委公公為
之穿穴鉤貫條疏綜括朱墨紛沓旁行細書晨夕無間不
以勞勤辭也其或本 旨覆校更訂舊時改易偏傍勘定
點畫而已公獨研精覃思遐搜遠覽必為摘其疵纇正其
譌謬諸同官咸拱手嘆服 御賜松花硯一方 御纂文
集朱子全書淵鑒齋古文羣芳譜各一部公夙負重名晚
得一第領東觀著作之職寖以光顯矣而厄塞淨潛不獲
盡其用然以儒學老臣載筆 禁近黼黻鴻猷歌詠太平
者垂及十年抑不可謂不遇也罷官後有來慰者公曰某
以微末蒙 上厚恩無絲毫報答今又蒙 恩罷歸田里
自度犬馬齒衰不復能效用惟願子孫輩宣力 國家以
當啣環結草之報他無所計也既歸無一椽之宅以居僦

屋邦上題曰鴻柯草堂囊槖蕭然以吟詠自適不以有無
繫念會同年趙某以科場事繫郡獄自縊死有以蜚語上
聞者　聖祖命撫軍清查其事撫軍素畏謹必欲排根
株以實其獄於是下吏承迎轉相誣染創為十未可信之
說而金與史者并以及於公公以同年僚一入視他無所
與其後又誣公有名帖餽銀之事蓋是案所連及皆強有
力者而獨公為孤注問官多所指取遂欲藉公以蔽斯獄
相與構造流言風影附會於十未可信之外別為裝綴公
相誣害撫軍意有偏主徊徨莫定遂於条奏遲延疏內附
及公及某名疏至舉朝大駭[illegible]　聖祖仁明槩置不問但
以遲延下部察議刑部尚書韓城張公以此案體究踰年
所連逮死者甚衆而獄辭游移卒無成招今又以遲延展

限是終無定案之期而連逮者無已准例駁回速令完結
中朝士大夫亦多有為言者於是獄乃少緩而　聖祖深
知此獄之寃且濫於次年正月　特詔一切省釋　聖恩
浩蕩闔郡歡呼公有感　恩詩二章蓋紀實也當獄急時
家兩僕皆刑訊老僕竟以是死風馳霆擊有剥牀及膚之
漸公安坐隱几不為動少閒與友朋賦詩相酬答自若也
然以高年經歲旅居寓舍偪側重以迫窘寒暑燥濕起居
不時而公亦自是憊矣惟公以疾病餘年蹉跎晚暮膺
殊寵擢高科窮鄉下邑無不傳道其姓字以相誇耀至於
末路橫罹羅織幾陷不測朝野上下莫不為公感憤嘆惋
而卒未有誦言其事者獨賴　聖明照察曲賜保全其始
終非常之遇如此生華枯莢育肌朽骨隆天重地之恩未

知何以仰報世世子孫所宜感戴不忘者也公舊有脾泄
痰疾呉門歸後未半載痰大作時弟懋訥在青縣乃庀俸
別為公僦屋里中兄懋諶亦病率姪穀輿竭力營辦至丁
酉冬始克奉公以歸歸時飲食言笑尚如平日逾歲病日
以劇戊戌秋八月遂卒論者謂公少承忠厚之傳立心行
事平易正直不曉世俗機械仕後屢經憂患旁觀皆為惴
懼必公不能自免而公晏然聽之卒以無事暮年優游安
受榮養則為善之報亦有不可誣者矣公天性淳厚篤於
孝友厚庵公劉太孺人晚得公愛之甚公左右承順視無
形聽無聲不敢少自暇逸朝夕侍側融融怡怡從無疾言
遽色厚庵公督課嚴公稟承家學奮自策厲天資英挺不
甚假講誦而勤苦不少輟晚年遭遇以厚庵公劉太孺人

不及見為大感往往嘆息悲傷至於泣下與諸兄相友愛
委曲協和數十年無閒言山立公早卒遺孤幼弱且多疾
公撫育備至同居凡十餘年公性疎於家事無所營省至
於奉嫂字孤勤勤懇懇不以一日怠也遇族黨皆有恩誼
雖在疎遠亦未嘗有所遺忽自京師歸上冢族中咸集其
於尊長皆執子弟禮時天方暑或勸其少節者公愓曰吾
豈以老故自佚耶諸尊長不相見久所宜盡禮吾尚可自
強汝言非所以愛吾也公意不欲以爵位自尊大而并不
肯明言其恭遜如此公曠朗軒闢不設城府與人交輸寫
心腹一無隱匿而亦不為翕翕熱與遊者久而益親喜文
字飲善談論酒後歌呼徵引古今以策事相角逐而不以
所長蓋人故語言相侵亦從未之有昔人所稱雖賢愚感

險什佰千萬之不同而未嘗有怨嫌者公之謂矣公固無
忤於世而少負名聲謂科第可立致中歲困躓久庸夫豎
子間出而侮易之其外事牽引甚有以橫逆加者公默然
受之略不以介意及貴後遇其人如平時或諗公曰某某
皆得罪公者公笑曰會有是耶吾已忘之矣不獨不以出
諸口亦并不以存諸心也襟度坦夷不為畛域閭里閒無
富貴賤貧待之如一寬和樂易人人皆盡其歡凡士大夫
謙卑巽順不以名位驕人亦往往有之然皆不免矜持以
博名譽其有不經意肆然自放矣惟公體性自然不由強
勉校其前後未嘗有毫髮異同也公雖居窮約而憂時憫
俗常有利濟及物之思得第後俸薄不足以自給而鄉里
有以窮困來京師者館之於家終歲不厭其或病卒邸舍

者每倡率捐助為之經紀營辦俾得旋里揚郡民有轉徙
至京凡七八口行乞於市公知之即為醵金以資其歸其
忠厚惻怛之意出於至誠非有所為而自不能已也公澹
於進取於世俗罕所交接丁卯以七月入都十月卽歸時
有操文章之柄權勢傾天下士爭趨其門公顧不一往故
公名出諸同輩上而獨以罷歸癸酉再入都新城王公方
以風雅主盟壇坫四方奔走如玉帛職貢之會無敢後者
公至都踰歲不一至其門後殷君彥來以公豊臺芍藥十
二詩呈新城公新城公嗟賞不置因囑彥來致公意公始
往謁謁焉間於座中分賦長篇短什驚采絕豔震耀一時
諸公多為題品以增聲價而公顧落落也吉水李公德州
田公皆以試事受知摠裁熊公陳公吳公許公位九列登

三事公以白首門生從容几席講論經義閒以酬詠亦未
嘗屑屑往來門下也世俗浮薄囂競成風蒿守鬼瑣之流
爭奇鬭捷詭秘萬狀其有桀驁自高大者亦陰有附麗以
為根柢而外為崖異以相排迮公居其閒澹然而已仕路
偃蹇浮沉上下一切任之纂輯之暇時與悔餘德尹西查
公漁璜周公滄州陳公暨同郡宮君恕堂繆君湘芷郭君
于宮相唱和若一無所與者嘗自　武英殿歸孫公愷士
目送之曰此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謂深知公者矣公
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自六藝九流百家史氏之籍漢
唐以來名人學士之集錄以及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
野圃方言地記浮圖老子之說靡不鈔纂其奇辭奧指徵
文碎義為之剔抉其節目通貫其脉絡至於簡編散脫流

傳缺誤詞意結轖字句澁棘人所不能解者公一見而了
然於心不由師傳自然冥悟箋釋條疏各有本末儒宗文
師皆自以為不及後生晚學咸來取正析疑解難旁羅曲
穿反復發明故凡有問於公者如挹水於海取火於燧淵
淵乎炳炳乎不可以窮也少攻制舉業不顓顓以帖括名
當風氣柔靡之時而稜稜有以自異雄驚瑰瑋體氣奇逸
其於試也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丁卯後不事鉛槧而格律
一變清真勁健鎔鑄古人而變化出之尤為高絕至於鄉
會兩闈流於既溢英華自發縱橫馳騁不主故常有不可
以筆墨蹊徑論者矣所作古文詞不為摹仿而自有清韻
雲行水流初無定質近世以文章自名者未能過也四六
語尤工字櫛句比幽當濡墨而氣質渾渾無刀尺痕迹至

其藻思綺合葩采横流徐庾王楊遺風未墜其所作最夥
而不自收拾故無存者公於文章無所不可而尤長於詩
初受詩法於拙存張公公詩奇崛多不經人道語故公少
作絕無世俗語言意思壬戌癸亥間湯公西崖來邑中一
見與公深交相與劘切討論究歷代之體製萃百氏之精
華千名萬狀彙而有之沉浸濃郁自成一家蓋奔軼絶塵
而不可以追矣自李杜而下高岑王孟韓柳元白錢劉溫
李以及宋之蘇黃范陸元之遺山道園莫不具有其體而
公所自得則不以形似論也嘗謂詩以吟詠情性而情性
不可以人人一轍古人各以所長造於其極支分派别其
源流則一或者乃以一偏之見為之限隔斯亦陋矣其論
詩取材貴博寄興貴遠味欲其腴力欲其勁要不失賦比

興之旨而中所自得不在文字語言間故所作宏放峻厲
高華鴻朗鏗鈎炳耀如韶咸之奏鸞鳳之音雖羇窮愁苦
悲傷感憤而不肯一為號寒啼飢蛩吟蟬嘶之語覽者可
以考而知也名人鉅公以詩名者若新城王公澤州陳公
德州田公商邱宋公皆推服無異辭而同郡郭君于宮嘗
論其詩曰近代詩人皆以新城公為宗雖材力有高下體
格有正變要在其函蓋之中無能與角逐後先者惟公高
騁勇厲别出機杼其精密偉麗遠追二李實漁洋集中所
未有而馳驟迭宕壯浪恣肆直與宋之眉山放翁元之遺
山爭勝諸公皆未能及也識者以為知言公名在天下未
嘗有矜色奬引後進如恐弗及有以文字相從講者淬磨
砥礪期於成就一字一句之善津津樂道之從未有所訾

議自歛不肯表襮所作詩文未嘗自刻行以傳姚君曉
嵐鄉里後輩嘗以詩稿屬其點定後在揚郡極稱唐君序
皇之作以為絶倫會自輯詩集亦屬為刊削其通懷樂善
不自滿假如此平生交遊甚廣而不為標揚聲譽非噉名
者所託故雖為後進所宗而庭宇寥寂浮華輕儇之士率
不至其門其高情勝致亦可槩見於此晚年自訂其詩集
曰龍竿集曰畢蘇集曰補過齋集曰忍冬齋集曰鴻柯草
堂集曰梅花書屋集又有集前詩一卷所存者僅什之四
五至於在揚諸作散軼尤多公殁後悔餘查公乃為敘次
都為一集序而傳之查公又别加評閱為之揚抉其指意
疏剔其眉宇所發明尤詳知公者蓋不待後世之子雲矣
今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乙酉閏六月二十日卒於康熙戊

戌八月初六日年七十有四以子京縣加一級恩詔封奉
直大夫娶張氏明壬午舉人拙存公之女性嚴重治家有
法度以賢行稱早卒誥贈宜人繼娶張氏兵部尚書繩海
公姪孫女貢監堅侯公女撫教子女皆有恩誼誥封宜人
子二人懋謙戊寅拔貢生辛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懋訥己
卯舉人 武英殿纂脩順天宛平縣知縣改直隸青縣知
縣又為浙江烏程縣知縣女一人適邑庠生劉及箴貢士
洪公寀孫七人箴輿壬辰進士 武英殿纂脩歷任河南
臨漳澠池洛陽知縣歸德衛輝知府箴章歲貢生箴巽附
例太學生箴寅太學生箴卲邑庠生箴萃箴六紡皆聰慧
早卒孫女五人適湯銘喬武喬豫湯珂喬于廷曾孫九人
斯恬斯悛斯遠斯憚斯怡斯恂斯悟嵩高繼程曾孫女五

人公與先公於兄弟中最為友愛少同學出入必偕試輙相後先先公早卒公盡傷甚以不遂其志為恨每誦李義山哭劉司戶蕡詩輙為流涕懋竑少孤公撫愛尤篤視諸子有加焉家事銖髮以上皆請於公公為之區畫極於周詳懋竑幼羸弱善病公諄諄勸戒以保身為急其或在外手書盈紙多以為言至今尚存篋中每一發視未嘗不泣下也懋竑少從先公學後卒業於公於經史諸書無不為之講畫指示而於立身行己常反復訓誨扶持引導凡懋竑之少有知識不至荒廢先訓者皆公力也自丙寅後公多以病不與試而懋竑與兄懋謙弟懋訥後出有名公所以屬望者如一丙子鄉試懋竑病幾殆兄懋謙棄試事偕歸公則喜曰是宜爾也丁酉夏將北上辭公公已病親送

之門指所篝燈謂曰此將以與汝盡其惓惓不忘之意如此戊戌懋竑在京師公卒不得視含歛比及公葬懋竑往安慶又不得與執紼之役自今思之常痛於心即欲排纘行事庶幾發揚光大以傳而以事體重大不敢輕率因循荏苒忽已十餘年今者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懼無以見公於地下乃强為撰述畧敘梗槩老耄遺忘多所缺漏而才力拙鈍文字荒蕪無以稱道萬一伏冀大人先生賜之筆削更為碑銘傳記以埀不朽公仕宦不遂官止六品而文章行誼於國史當次文苑儒林之列并以備異日史氏之採擇焉雍正十有三年八月朔日姪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致仕懋竑謹狀

遺事

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少長耳白過面相者曰當以名天下其頂有異香懋竑少時親聞之祖母劉太孺人云

辛巳夏界首鎮人夜半起見火光燭天直北盡赤大驚駭徐察之則起於汜光湖中移時乃滅次日問之漁人曰此珠光也近歲頻見之其見必以夜半故人不知之耳事與孫莘老贊社珠光相類又壬午闈中八日晡時有五色雲見於西北見者以為人文之瑞公實應其祥焉

公少與先公齊名淄川孫公庚戌試童子拔公第一先公次之自是擇邑中士十六人月課試之面課者一傳題考每課第其高下先公與公迭居其首是時前輩講書猶傳矩矱具在淄川公持論尤精密課試後以別紙書論

文章及畧商相與切劘者甚至至今家猶存十餘紙焉子補弟子員公第六先公第七名次稍後淄川公頗不意比覆試録科先公與公皆列第一淄川公聞之乃大為作詩二首云石鼓初鳴簴業前芹翻榴火照華筵秋波浪青溟上不羨機雲入洛年盛朝才士幾騰驤花萼壁水傍自昔二蘇能射策逢時會否說歐陽是秋淄公為同考官論者以先公與公必得售比發榜皆不第川公分校易經房其第二卷王君司龍疑其文為朱公公作圻號非是淄川公及公師弟子之誼甚篤然以公祠取無毫髮私至是論者方自哂其陋也後淄川公入給事中典試福建先公與公往謁於吳門猶為嘆詫淄公所賞拔邑中士如郭公子桺成公自菴張公虎臣王

[illegible]諸皆先後得第去而先公與公獨留落不偶至是淄
[illegible]語曰予等終致大名非諸子所及也未幾先公早卒
[illegible]卒大對故世以淄川公為知人淄川公刻芝臺堂試牘自為之序
[illegible]少英異博涉群書於制舉業前輩諸大家無不徧覽其
[illegible]文奇放有逸氣而俯就繩墨章句妥適見者決其早發
[illegible]自應[illegible]子試值歲科并合學使者曠五六歲不一至是
特[illegible]防考五率多以賄進者至壬子始補附學生公年二
十[illegible]八矣自是三十年凡五試鄉闈餘皆以艱以病不與
計小試率多第一從不在第五以下惟鄉試名爲少後故
頗晦遲速皆有命焉而文章有靈則不以是少捲也
公静默自守渾渾不見圭角於世事尤潤跡自選貢法行
[illegible]名人皆以標榜聲氣為消多附離以圖進取其後門戶

[illegible]與[illegible]等公皆與往來而一無彼此故無有忌嫉者而
至[illegible]題表並聲淡譽則絕不以及公也癸未舉禮部
[illegible]江南田鑿或傳公作桃花詩三十章以獻者
[illegible]桃花詩近輕薄不可以獻此非樓邨所為傳之者
[illegible]公然入館後朝夕勤勤以職業自效於執政大
一未嘗一扉其門　武英殿總裁官皆近臣有權力諸纂
[illegible]否多出其口公不與之通故無助公者罷官後僑居
揚州鹺使曾君子清有詩名招致諸詩人在門下與酬和
[illegible]嚴重公公未嘗少降意歲時一見而已後使李君某親
[illegible]先公坐聽事移時公方小公薊易佚蕩不立崖岸非故
[illegible]亦其性然也然卒以此不合於世歷官十年朝夕僅
[illegible]給不嘗有一椽之居十金之產公時自言之惟一笑而
已亦無悔恨意
庚辰殿試會試一二名皆列一甲是科讀卷官有不悅公
者故列第五先是庚辰讀卷時　聖祖於第一甲有所指
摘欲以第四名管君昂發易之會　聖祖以事起入内考
感熊公仍如前所定　聖祖亦不復易也至是乃　待命
京江張公面書卷蓋以此　聖祖知人之鑒所當傳示後
世而科名高下一定之數固有不可以人力與者矣　公
宿負重名又舉禮部第一人皆以狀頭相擬先臚傳一日
同年大會於衆春園坐中報至某某一甲一名二名三名
皆不及公公聞之坦然諸得報者先散去公猶終席談笑
若平時同年以是服公之量也次日至　午門内方得報
公亦不自喜得第後絕不以科名自負詩文中從無一字

及此嘗記前輩云有狀元公於衆坐中忽自起行數匝拱
手自贊曰狀元狀元時傳以為笑以公較之蓋有不可以
高下論者矣
公才思敏捷凡所作頃刻立成為制藝率不起草癸亥試
海陵時以憂不與試諸友請公文以為式每早拈二題與
諸友游行市肆間歸即書二作如夙構者衆莫不嘆服從
未嘗作賦吉水李公校士以賦命題公略取諸賦一觀即
盡諳悉所作迥出一時之上閒作古文詞一洗凡戶銑谿
之習而清雅寛重有古人遺韻嘗作送鄒彦康博士之任
崇陽序謂懋竑曰此南豐舍人體也表啟諸作尤多然皆
不存稿輒為人持去遂散軼無從收拾惟曾刻會闈全卷
於二三場略可見其大槩覩鳳一羽識者不能無嘆息云

公居郡城多以詩文相酬答而於尋常士人罕所交接又以重聽故不甚能撿下閒有不悅公者會撫軍儀封張公與制府互劾在郡候　旨時制府勢張甚撫軍惴惴不自保揚郡十人有不敢望入制府之門而除奔趨於撫軍者此小人行險僥倖之極思而撫軍不悟也比事解撫軍復任遂以為此共患難者待之厚且藉之為耳目此輩出入署中外以張威福納賄賂而內喜除閭里細碎事以効小忠久之無可撫拾遂有以公為說者撫軍之疑實始於此其後趙案發於程光奎吳泌兩人者皆不能執筆以賓緣倩人代試得中式榜出朝野大譁而程光奎者江淮大賈以任俠有名凡諸疑案跡未明指光奎而實以為罪首迨兩府會審金典史湯以及公光奎財可通神力能使鬼

遂欲藉公以自脫而撫軍又必欲實其獄於是諸小人承迎意指弁有為光奎用者相與構造流言假借風影以其同郡得之聞見最真於是撫軍之疑滋甚而卒不可置光奎而獨坐公乃弁列兩人名以上頼　聖祖仁明槩從寬釋是案以無辜逮及百餘人死者什二三公亦慬而得免大臣不知人之禍至於如此此當列以為世戒者也隸卒王成書辦賁子殿改供誣公改供後又次第縊死問官亦以為必有指使滅口情弊而不斥言何人至胖腸酒飯之說則同時人為之亦必有指使者矣

王公令儀吳公元朗公選拔同年也王公東發公同譜也而王公令儀吳公元朗又湯公西崕同年先是公已為言於陳公矣至是又託湯公促為言故公即於坐上作字陳公以公言切勉從之蓋本為三公言其後王公令儀入垣

聞[illegible]陛公蓋不復為公地矣當內大臣累[illegible]實對非特師弟之誼不可以負而於三公[illegible]議者或謂公不當累及吳王二公此未深[illegible]附載之於此

癸未　殿試讀卷官元擬一名汪公紫滄[illegible]公[illegible]三名錢公亮工公第五趙公二今第六　聖祖[illegible]公表正及趙公名故遂弁易一名二名授職後公[illegible]之譜趙方盛年以才名自負而公居其上頗不[illegible]之孝感熊公以吧事出留妾居京師公問趙可[illegible]非師母也可勿往公從之而趙遂自往謁且[illegible]為孝感公歸妾以言於公孝感公遂以公為薄於師而趙特厚不知適中趙之計也諸事多此類其後公亦知之往

求其疎而卒卯江南鄉試兄楙謙姪箴與適皆出趙公門故趙繫邗獄公屢欲往視而不果後乃一入視而趙即於是日自縊幾陷大獄公蓋始終受趙之累亦其數然也

癸未弟懋訥隨公試禮部即留侍養京邸兄懋謙家居辛卯同姪箴與中鄉試壬辰至京父子祖孫聚集一堂公為之喜時弟懋訥以纂修議敘授宛平令改授青縣而姪箴與成進士公於是慨然曰吾可以老自佚矣欲以病乞歸而不果旋罷職故公絕不以去官為意而以投老歸田為大幸云有一詞林[illegible]年[illegible]矣罷官後大哭或[illegible]君子已中式[illegible]何以[illegible]矣何哭為答曰渠[illegible][illegible]

外舅拙存公歿長子亦[illegible]數歲放人不[illegible]者洶洶有[illegible]外姑移居與公相近公[illegible]擁護畢盡其力少長[illegible]

遐汝居又為拙存公搜緝遺文編次刊刻與內弟無競公尤厚善比歸無競公已前歿猶惓惓念之不置也

公歸僑居揚郡閒來里中於縱櫂園集諸後輩及家子弟為文課親為評點定其甲乙嘗曰吾本寒素諸生聲伎之奉燕遊之樂所未嘗有也惟訓誨後生子弟庶幾有所興起俾前人讀書一脉不至斷絕耳是日晚失新婦一事亦不為意而以不能常居里中為憾比後歸則公病已劇不復能舉是約矣此公之遺志未究者也

公於學問不為講解而立心制行歸於篤實與人言必告以孝弟忠信敦厚退讓凡夫矜高侈肆輕儇刻薄之語從不出諸其口居常訓兄懋謙等曰古人嘉言懿行經傳所載多矣汝輩宜勉力効之力量有大小成就有高下不必

其同若夫吾家祖父相傳忠厚之緒則萬萬不可失也又曰吾輩家居無力可以及人只一日閒行得幾件方便事說得幾句正經話即是見在功德矣古人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語當書紳也凡訓誨之言不可悉記而其大指不出乎此罷官後又謂兄懋謙等曰汝輩藉先人餘蔭幸列仕籍為州縣官必勉為清白吏砥節首公以無負泰和公之遺教且吾受　國家厚恩無以報稱是在汝輩夙夜匪懈靖共爾位以伸吾未竟之志無或因循少有曠職使吾有遺恨也厥後貽書勸勉諄諄蓋未嘗一日忘云

自春湖公以來舊邑永寧鄉壹畝里書以疏族為之先公初卒里書催糧等事輒以先公名為首有侵陵意公[illegible]

遂與之絕率懋竑從籍別鄉故今族皆籍永寧鄉而公與懋竑獨籍曹村鄉為懋竑故也從學時一藝成為喜形於色戊辰縣試文出公批其後有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之語蓋悼先公之不及見也制舉藝外於書無所不講律呂之學不傳蔡氏新書具在時人罕通其義公為之批註發解口授懋竑使識之是冬古水李公以六律五音命題公所作微密詳明同輩無能窺其藩籬者儀禮舊苦難讀敖氏集說時尚未出專以註疏未能明了公為之翦剔芟亂摠撮綱要後以事中輟至今五篇而已至今憾焉懋竑承學為文庶乎不失師法至於解悟敏捷觸手靈通則固不能幾其萬一也懋竑少懶不多作詩閒有與友人酬和以呈公公以為詩格太癯僅取一二語而已書其上曰須

為翔蛟吐鳳之語郊寒島瘦不可為也又嘗語懋竑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詩以博取為根柢運用驅使少有材力即能為之儉狹孤陋則不可為詩矣譬如用兵糧無百萬之儲士無超石投距之勇雖使韓白將之欲以鼓行而前難矣哉昔昌黎韓公言盧殷無書不讀止用以資為詩蓋謂其用之之小然詩不如是不能工也戊寅在梁溪為懋竑改定古詩十餘首又嘗為張明府作三教堂詩公見之曰邑中無此作也丙申遊梁宋閒得詩數十首歸以呈公曰詩若是多耶然已屬疾不復能評閱矣懋竑親承指授而於詩無所深解嘗欲為公作詩集後記至今未就追述前言蓋不勝默默自愧云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八終　姪箴輿箴韋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九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記

新脩寶應學記

寶應學始建於宋嘉定再建於明洪武是後累有脩葺今
國朝又更新之以迄於今蓋七十餘年矣間亦稍爲枝
拄完缺補漏而傾圮歲久日即於敝壞比年方議重新而
以費大卒莫能舉遂寧張侯甫著縣事慨然以爲己任捐
俸倡始鳩工庀材與教諭吳君訓導劉君主簿蔡君合邑
人士之力共爲之而張侯以政事之暇日親涖焉以督其
成不丙月遂訖功於是棟宇崇麗門觀顯嚴堂齋序莫
不峻整肜青黝堊皆應圖法煥然一復其舊矣張侯將偕

邑人士釋菜於先聖以告成事而邑人士來請於余曰願
有記余久病不能文且茲事重大刻之金石以垂久遠非
徒記興作之本末已也辭弗敢諾而其請不已乃爲述張
侯之意以告之曰在昔虞夏商周四代之學載於經已
其制蓋不可詳考而教學之法則固具於戴氏大學之書
自宋以來歐陽公王荊公南豐曾舍人皆發明之而子朱
子諸學記所言尤詳其於道德性命之旨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之說學者所以正心脩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固
無不備悉矣後之人讀而考之四代之學雖已曠絶亦不
啻身遊其間而親聞其訓誨也顧論者以爲今之學與古
大殊即自宋以來且有不盡合者以於學徒同於官署而
於古者所云皆廢不復講余綜其實則向不然 國家之

取士懸五經四子以爲准式而一本於程朱之訓詁士盡
之所講習無不自於此而經義之文固不離於章句誦説
之習然其所稱道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曾
子子思子孟子之格言大訓而周張以後演繹敷暢微言
奥義亦具載於其中苟能推而明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
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則與古之學者無以或異而今特
以爲口耳之資譁世取寵之具至其行事往往謬戾而不
合且畔越焉則非所以教者不至而士之學者循乎其名
而忘乎其實也 今天子廣厲學宮振興文治所以董率
勸戒之者無不至四方之士亦既廩廩向風矣而窮鄉下
邑猶有如前所云者則良有司整齊化導磨揉遷革之功
惡可以或緩乎夫道德性命之旨語之人人有不盡解而

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説固人人之所能知能行其
出入向背較然其可據非有空虛高大滉漾不可窮之云
以自遁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子存之
庶民去之苟其盡反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而蕩焉
自肆於奇衺放雅之行吾不知所以自待何如者試於清
夜之間一自思之必有愳然汗出以慙而不能以頃刻安
者矣吾邑素號淳樸其子弟多謹飭自守猶有先生長者
之餘教至於近日寖非其舊閭里輩以詐力相陵暴而
囂宇嵬瑣者亦雜出於其中不惟不知愧畏反矜炫焉其
有一二守正循理之士且以爲唯默而相訕病矣張侯丞
吾邑凡二年其於人材風俗之敝嘗愀然憂之故其署邑
事也首以興學爲亟蓋將率邑之父兄以訓飭其子弟款

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恥毋桀驁毋詭詐毋習鍥薄之行毋競錐刀之利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蕩軼於法度之外根本既立而以益窮夫道德性命之旨於歐陽王曾子朱子所以記學者一一切磋究之體驗而服行之則所講習於五經四子者不為空文而有以稱 國家養士育才之制由是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必有剛明俊偉卓犖奇傑之士起而效疏附後先之用者是則張侯興學之意而非徒巍峩其宫廬崇飾其庭宇以為觀美已也張侯諱懋恭四川遂寧人為吾師相國文端公之從子貞孝先生之子家庭學問具有源流其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侯丞吾邑久於邑小大諸務無不諳悉為治廉平不擾不踰月而政以成故能以其餘暇親往涖事周而且速蓋其用

意有在於簿書期會之外者此非今之吏所能及余是以推侯之意以與邑人士共勉厲焉以無負侯之教也吳君諱資生劉君諱大成蔡君諱永春皆有功於學者當得附書雍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某日邑人王懋竑謹記

郭烈女祠堂碑記

烈女諱純姓郭氏寶應人廣東連州知州昻之孫女太學生屛之女也許字喬茂才崇道之子潤茂才郭氏壻其妻於烈女為姑蓋重姻也烈女少淑婉遵禮法姑愛之歸寧輒召之見循循執婦道謹甚姑歎曰他日事我必異於人越數載潤病卒烈女聞之號泣不食欲以死殉太學止一女覺其意傍徨幾不能生力勸阻之烈女曰是不可以為父母憂也乃強起食然自是以後屛居一室蓬鬆憔悴未嘗有喜笑之色凡瑤環瑜珥綺繡紈麗之飾皆却去不復御遇壻之祥日則數日不食姑婦相見涕淚下不可止旁觀者咸歎息悲傷之太學常曰女故不言然其意甚決不他許也烈女少安焉既三載有媒妁至其家與太學竊竊語烈女詫曰是豈為我耶我不可以久於世矣即舉平時所服用納之母所曰女無用此也會其姑歸依依左右不忍去臨別謂其外妹曰妹為我強留一二日恐後不復相見也家人皆怪其言然不知其將以死也不數日竟自縊死死後一小女奴指其巾曰姊三年來暮必泣持其巾反復視已而又泣卒用以死晨起以白紬約髮而以綵線覆之日日如是我不敢言也太學解其紛良然嗚呼烈女死其夫之志未嘗以一日忘而遲迴展轉恐傷其父母之心

且又不欲以自明也此其節愈苦而其意亦愈可悲矣昔人著貞女論以為未嫁而夫亡者之可以無死而死焉者其事過於中庸不可以訓乃槩之於烈女則固有不然者烈女之於其姑時時相見執婦道久矣非若納采問名屢為父母之事而不知其身之為誰屬也一旦夫亡回面易心委身他姓姑姪之閒何以相遇此真豺狼犬豕之所不忍為而謂烈女為之哉一意所激視死如歸苟其有所託以解於天下之口而陰以自便其委曲遷就之私固烈女之所深恥也烈女之處此不可謂不審矣而議者猶襲昔人之餘論格其事不為請旌表是亦不考其本末之故而於烈女之心有所未白也世衰道微正氣淪喪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者往往脂韋没溺不克自振而節烈之事僅僅

見於女子其英靈毅魄乎有不隨死而俱亡者天地所以不至覆墜人心之所以不至泯滅正繫於此而識猶復云云豈不深可歎哉烈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某日死年十八烈女幼有志操好讀書於家範女誡等篇皆解大義每於姊妹談及古烈婦貞女事輒奮曰人生如是足矣後卒如其言死時以巾繞床端坐地上面目如生亦異於人云邑人士嘉其節建祠祀之而余為敘次其事以申烈女之志而系之以銘辭曰

天地之義嚴於家室詩著靡他易稱從一後世不察假借口實匪有異同苟以自飾嗟唯烈女婉娩令儀堅貞自砥之死不移既葬而除固亦其宜我心不許何生之為在昔火叔采薇西山比於三仁父兄之閒高節冠世岳震星寒

嗟惟烈女亦同此歎哀哉已矣自殞其生所不朽者萬世之名孰為短長孰為重輕爰作此銘以永厥聲

墓誌銘

喬君楮堂墓誌銘

君諱崇讓字致能楮堂其號也祖諱可聘明天啟壬戌進士監察御史以理學有大名父諱萊康熙丁未進士翰林院侍讀以爭河工事去官直聲震一時郡人至今德之君侍讀公之次子也家世顯貴為邑鉅族而君少循謹守禮法退人無少長咸畀下之被服如寒素見者竦然敬焉曰此程夫子也因其行第遂以二程呼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君資稟不異於人而自力學不懈師事侍郎湯公西厓於制舉業外時有所旁及質疑問難湯公異之應試海陵輒自買古書數百卷侍讀公聞之喜曰此吾家千里也丁卯中江南鄉試副榜君於是益自奮厲欲有以繼而世之緒而光大之而又遐搜遠覽將力追古之作者志大累神太勞而遂以病矣君幼體肥甚常自謂壽命不得長及病久不愈乃不復有意於世而一以書畫自娛然君性淳質凡有所為必造其極其苦心億精及有異焉者或以止君而君不少自釋也畫宗北宋人山水樹木簡淡閒遠筆墨之外別有雅韻尤工鳥獸草魚皆曲盡其生態隸書奇古其師法在唐以上而屈盤帖妥歸於自然是時名人輩出於畫推王石谷輩於隸書推鄭谷口簠以為莫及君獨脩然之齊而不少讓自此以下皆所不論也其行楷尤精遒似涪翁君略不經意而第其品為最病少閒時時取

古人書讀之為小詩清婉有風致涉筆作小題跋筆勢翩翩有前人恣態以病故亦不能以多也君幼以學行為鄉黨所推重既病不復與外人接而居家孝友恭謹退讓未嘗有疾言遽色於家中細碎皆不問而區畫其大者井井有條時稱引古賢聖遺事以教誡子弟皆可紀述考其生平行事循循渠矱中略無蹉跌也君既不治舉子業然不能以忘癸酉鄉試畫而柯擬斯友久而題其上曰蕙帶闈寬訝沈郎筆鋒銷盡業全荒幾年不屬槐花管一掛猶霄著意黃其寄意如此病革時取平日畫數十卷悉焚之曰此不足以傳也別留十餘卷俾藏於家臨殁命其子鐸曰吾生平未嘗有聞於世今其已矣吾有自置田五百畝以予學中為諸生膏火之費庶來者有以識吾意也嗚呼

以君之忖之由使少假以年必有以自見於世即其不遇
而高風遠韻者比於黃叔度徐孺子之流不然而或不死
以疾亦必有所譔著以與李元賓王逢原輩並傳而皆不
得有所成就計其臨歿惓惓之意猶有不忘於後世之名
者嗚乎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康熙丙午二月十九日卒
於康熙甲戌六月廿八日享年二十有九娶汪氏丁未進
士刑部主事汪公諱懋麟之女性慷慨好施與明於大誼
無閨闈氣苦節數十年晚遭變故意氣不少衰其議論行
事宗黨間傳為法則生於康熙丙午二月廿五日卒於乾
隆丁巳十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一人鐸四川夔州府
知府女子一人適某孫五人于宣于廷于遷于義于還曾
孫五人永慶永年永清永錫永泰余少從君游相好也後

約為文會君以病不果與家居歲不三四見君卒之歲養
疴樂志堂中余館於其西齋時時相過輒相與論說古今
議論上下君雖病亥亥不少倦余因以知君之所蘊積者
蓄而不得以出者而又以察君之行事可謂善人君子求
特近世之所希有也君與叔弟念堂徵君最相友愛而余
叔父樓邨公年長於君幾倍矣顧獨奇君才於中表兄弟
尤相善故君歿時口占六絕句有云生平好友惟兄弟此
外還能方若知方若樓邨公舊字也蓋未嘗以及余而余
之知君則深矣自君歿後風俗靡敝日入於衰壞後生鋒
出爭以奇衺恣睢悖驁淩奪相誇尚欲如君之影響彷彿
遇不可得而君之殘紙斷練流落人閒者寖以散軼即其
藏於家者亦不復存矣迄今僅四十年邑中無復有道

君姊字者黃與念堂徵君言為嘆息悲傷之特摭拾君之
大略為之傳而久未及作今年秋君子鐸奉汪恭人之匶
啟君墓而合葬焉乃追為之銘以卒君志以寫余思云曰
維君之材蓄而未施維君之學詘而未遂凡今之人澆淳
散樸君獨夷然混沌未鑿中厄於疾有志未就而如所立
亦足自壽世往風微其誰知之典刑云邈如何勿思我誌
君墓匪徒以文爰詔來者庶其永存

翰林院編脩蔣君西圃墓誌銘

君諱繼軾字蜀瞻西圃其號也姓蔣氏其先世於明初自
蘇州徙居江都之邵伯鎮入 國朝有諱某者以順治庚
子舉於鄉至君而遂大顯為鎮冠族曾祖諱有紀祖諱以
直皆不仕考諱鏕太學生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妣張氏

封孺人文林公生六子君其長也年十四補郡附學生尋
補廩膳生戊子中江南鄉試癸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脩以請告卒於家君少穎異不群讀書數行俱下
為文章操筆立成試輒冠其曹偶名聲藉甚然久之不第
君於是益自奮厲遐覽旁搜沈浸濃滌得其粹精流為華
英故其文弘涵演迤日大以肆[illegible]肯為鉤章棘句以矜詭
異而清徹閒雅夷愉和適光油然而幽味淡然而旨讀之
者流連諷誦迴環而不能自已以其知名久行卷出一時
翕然師尊之君又以其餘力工詩古文辭皆有師法不同
時世絺繪雕刻之習然君深自晦斂不以自名學者所傳
誦行卷而已其他則不盡知也君之性淳篤事兩親孝承
順顏色謹謹無違文林公以累世不耀而孝友有穫焉者

君少以穎異稱其屬望尤至家故鮮薄不惜重幣延名師家塾歷歲不少息既又築西圃命君率諸弟讀書其中君與諸弟講誦之暇嘗慨然曰其何以慰吾親乎比成進士乃曰一第不足榮庶少以慰吾親矣丁丈祙公憂哀痛不自勝竭力營辦喪葬皆如禮既葬遲𢌞不欲出張太孺人曰吾年未甚老汝豈可以吾故而忘汝父身後之榮乎君乃承命北上逢　覃恩贈考如其官母封孺人未幾而太孺人訃音至矣君於是益自傷以從宦故而親之歿皆在二千里外不及親視含殮為終身之恨不敢以昔人所云以志養志者少自解釋也一切喪葬皆如前而自是遂不復出矣君與諸弟友愛甚摯而所以督課者則如嚴師日講指畫以其所自得者反復發明諸弟多所成就咸以文

著稱家居後益聚諸子姪教之讀書為文悉稟承家學暇時為稱說古聖賢人行事以為法而治家居官往往廣引及之間治酒肴與共講論一堂之中怡怡然相樂也君兩弟兩子兩姪皆先後舉於鄉一成進士衆以為君督課之力君曰此先人教誨餘澤之所及吾何力哉乃哀集諸闈墨序而傳之以示子孫無忘先人之訓焉君在翰林靜默自守不交接世俗飲食燕會無所與權勢赫奕者不一至其門時方破去資格以不次用人進取者多求速化同輩中不數年有列侍從登臺閣者而君漠然自如或目君為冷諸君為迂君笑曰吾所守如是不可易也及　今上御極之初收召遺逸網羅俊乂枯槁沉溺之士紛紛然附離而起君方家居久漠然自如在廷啟事亦無及君者蓋其

始終一節不易所守如此故通籍僅三十年家居且大半而平以編脩終然至今士大夫語詞館中學有清望者不三四人必以君為稱首丁酉京闈君為同考官所取多知名士嘗與脩萬姓統譜舊特分校者率假他人手以應文備數而已君獨勤勤省覽捜採廣博訂正精詳然主其事者循習舊例一視之而已亦不知其異也又充明史纂脩官明史開館已數十年前輩若湯潛庵先生汪堯峰先生及諸名人史稾尚存但多殘缺殺亂君發故篋為之整比次第以資筆削而其元稾將別為敘錄以傳會以憂歸未竟其業今史事已竣諸稾皆不知所在識者惜之史既進
呈以君與纂脩加紀錄二次君既歸又脩江都縣志揚州府志發凡舉例悉有依準是非予奪一秉至公其於忠

孝節烈雖寒微之家事蹟湮滅者必極力表章之嘗自言吾耳目所見聞毫髮不敢有私至於登載既廣或得於傳聞有不能盡核者以是知作志之難其斤斤持慎如此山東通志久未成書東撫特遣使延君以往刪訂綴緝未逾數月遂告竣以四百金為謝君固辭不受請以助賑濟之費東人至今傳之君性淡泊於紛華無所好獨喜聚書諸生時常苦不稱其志及官京師四方都會閩人有秘本必親往求之手目抄録校正遺脱刊改訛誤又徧訪之諸家以求是正晚居邗上捜緝益廣凡得唐宋元人集三百餘部大半是鈔本世所不傳者名為之題跋定著正本可傳學者君益自喜每於歲暮出諸書於庭陳酒肴而拜之因名其齋曰拜集齋自號拜集老人此其高風逸韻邈然埃

壖之外非世俗之可幾其萬一者即以比於古之歐趙諸君子亦未知孰為先後也君以文學為職業於特事無所與世未嘗知其材比家居地方利害民生休戚無不慷慨直陳不以嫌疑自避君旣素行高州郡所禮重故所言多從者歲大水邵伯堤危甚君力言開芒稻河人字河洩水入江堤遂以保無虞比薦飢貧人相聚率以稱貸為名實相攘奪君亟言於郡守勸請各憲得米萬石民賴以濟閭里晏然在郡城所建白尤衆凡郡有平糶賑粥諸務君不惜勞勤嘗親與之區畫周詳民感其惠於是知君之材略有不僅以文學著者惜乎其施不遐其流不大也使君得行其志必有功業焯烈著聞於當世然其小試如此則其所蘊蓄者亦可槩睹矣君卒於乾隆三年十月廿四日享

年七十有一癸巳科進士 敕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加一級紀録二次娶王氏先卒贈孺人子五人之葵庚子科舉人四川奉節縣知縣之華監生之蘭丁未科進士山東高密縣知縣之萱監生先卒之蓉監生出繼女二人孫八人孫女五人嗣子之葵等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奉君柩合葬於邵伯鎮王孺人之兆而來請銘於余余與君少同郡學二十年丙戌始相識又兩年同舉於鄉自是時時往來每至君家必留飲連日夕在京師前後兩年過從無虛日余與世濶疎有事必請於君而君得異書亦必與余共商榷故余與君相知為深今雖老耄不文然於君不敢以辭也為握筆敘君行事追憶生平涕淚下不可止僅誌其一二大者而系之以銘銘曰

風俗之衰壹趨囂競憑虛陵空莫必其命君獨超然岡守其正泊兮無營歸於澹靜世則我遥於君何病汲冢魯壁旁羅殘牘神祖聖伏勃爾以興千載一脉與古人並詩書之澤逾久而盛貽厥孫子以永終慶

朱君秫村墓誌銘

君姓朱氏字天遺秫村其號也朱氏於邑為著姓自叅政凌谿公知府射陂公皆舉進士以文學有大名至於君蓋七世矣曾大父濁菴公諱渾大父君喜公諱克起父愚山公諱嵊君喜公高抗有大節從兄弟有顯者畧不以降意時同榜王姓族頗從橫里中里中以為諺至今傳之諺曰朱門[illegible]進士王門朱進士蓋以王為志朱為謝也君少挺特不群君喜公愛之以為類己長補博士弟子員君為文清思刻削不肯作世俗舉

子語其所發明必造於深微而蕭疎兀傲多以曲折出之以是知之者絕少或誚其違時君笑曰吾學固如是也比丁酉以第三人舉於鄉衆始大服君又笑曰是豈足以為學耶君嘗病為科舉所累不得專意於學至是乃盡屏舉子業取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之書而日誦之將以窮天地之變古今之宜與夫國家興衰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顯晦勝負之由以及於叢雜細碎亦為之考其是非以其得失以為有用之學而又上溯於濂閩之微言得其大指刋磨浮華趨於本實其志為甚大其進為甚銳蓋幾及於成就而不幸遇病以卒君天性至孝與薦後常以君喜公愚山公不及見為大戚奉母太夫人左右無違晨夕不離於側戊戌辛丑兩就禮部試旣出闈即僦車歸人怪問之

曰吾親老不可以久離即使獲第踰一年歿試豈為遲耶若其不然則吾已先侍親側月餘日矣所得不已多乎然君自是亦不復就試矣士子自執筆為文則以顯榮為意奔走勞苦往往老死不能自止及與薦其塗愈捷其望愈奢其求亦愈亟君年方逾壯太夫人亦未甚老而獨以奉親為重引義自斷如此君與弟若遴尤相友愛家事一以委之絕不問其出入終其身無閒言居家不為崖岸之行而謹守規矩內外井井皆有法度君面目嚴冷語言峭直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過遇事引據可否未嘗有豪髮假借友朋閒皆畏憚之後生輩見者莫不肅然從君學者於文字外嘗有所訓飭多搖手相戒不敢為非君之教益行於家而及於一邑矣從兄湘濤名朱氏之學君暇日即往

與之講論有一字之疑必以質問反復辨難與相上下其平居議論多本於此而剛方之節挺直之操則稟之於天有不可得而屈折者矣昔東坡公為王元之贊云使其處於衆邪之閒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穿窬斗筲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竊謂君足當此語而惜乎其不遇以歿也余少與君交好議論往往相合里居後常倚君為助邑有大政令集議時君獨慷慨發憤剖判是非力與之爭即有齟齬亦無所顧君素行高衆所慴服故不敢與相訾謷而聞其風者亦為之振起邑令某以憂去里人將具呈上官請留之君獨持不可不肯署名或曰得無拂令公意耶君曰此於義不可留他非所恤也余嘗以事與邑令有違言君面質余曰此不可少自屈禍

福天也寧可以避耶余為之悚然自君歿後令益自專事皆操於吏手集議遂罷不復講而後生子弟奇衺恣睢日入於敗壞至有公為攫敚橫行於白晝大都之中有司相與安之而士大夫亦無敢訟言其非者余既失君助而又益老且病惟日閉門自守默默不復出一語蓋以是愧君嘗嘆使君而尚在必不至流蕩之若此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乎哉君丁酉舉人卒於雍正戊申三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娶潘氏繼娶喬氏男一人舜年郡庠生女子子三人長適張鈾邑庠生次適潘鶴立邑庠生次適趙宜詵君姪光進少從君學其知君為最深狀君為甚詳余僅掇其一二大者而細行則不暇書後之人讀其狀可考而知也君素有肝疾服涼劑輒愈是歲發尤劇余

視之謂曰人之血氣前後不同涼劑不可更服也君以為然居二日少閒即過余與商訂方藥適余有郡城之行往別君君猶送余至大門外期以速返至郡不三四日乃聞君訃蓋為庸醫所誤故余之悼痛尤深比君葬又以病不及為銘至今十餘年矣遺風餘烈日以益遠恐不復有能知君之行事者故追為之銘以貽其子舜年俾異日刻而納之墓中焉銘曰

在昔孔子時已嘆剛者之未見況降及於末流人人學夫圓轉皆卷舌而固聲各自逞其機變惟君生於百世之下而獨留其一綫抗然如矢之一往挺然如金之百鍊將與古之汲黯諸君子並而使胡廣趙戒之徒萬縮而自羞其顏面慼斯人之不可作遂貪亂之交煽嗚乎其亦已矣夫

孰知余心之哀怨

詳稿

道清一案詳稿 代藍論弟作

卑職卷查得本年正月十五日據在城地方馬盤龍趙文煥報稱長蘆坦娘娘廟尼僧道清於十三日夜投井身死不知何故理合報聞等情卑職隨即帶同仵作至長蘆坦驗視實繫投井身死并無別傷當場喚本庵尼僧道興道明等訊問投井情由供稱繫老尼僧之甥孫王虎臣因老尼僧在日素於庵中往來是日為老尼僧上墳即於本庵留宿飲酒與道清炒嚷道清半夜投井身死道清之父孫自福亦供繫王虎臣炒嚷憤怒以致其女身死并無別故懇具詞攔檢免去尸衣并訊隣佑約地口供皆同卑職隨

即通報在案別將王虎臣押候批審於本月二十日道興道明控稱王虎臣半夜赤身露體凌辱道清以致投井等語本月三十日孫自福又控稱王虎臣半夜扭門露體凌辱以致其女自盡等語卑職合兩控詞與當場初供前後頓異其中必有別情即拘在庵僧衆及隣佑約地人等當堂逐一研審道興道明所供與初供不殊及在庵四尼僧小尼興林等亦俱供王虎臣止因留宿飲酒與道清炒嚷并無扭門露體凌辱等事再訊道興道明控詞所稱據供原繫孫自福逼使誣告實無其事而四尼僧及小尼興林則細敘本末乃因老尼僧在日王虎臣素與道明有姦孫自福亦以其女在庵之故常相往來亦與道明姦好皆非一日老尼僧既死道清繼主庵事其人潔清不容汚穢深恨其父所為不能禁止而又以其父之故并王虎臣不能驅逐屢與道興勸誡道明道明不自悔改反以上弔恐嚇道清積憤已久常自痛哭期於必死是日觸於一怒遂致捐軀四尼僧興林等當堂供吐歷歷如繪及訊道明并道明之母一一情真自認不諱道明供已有孕五月道明之母供孫自福付與打胎藥轉付道明而王虎臣孫自福狡口不承各行嚴訊始自招認續奉撫都院趙批示飭令卑職查明致死確情詳奪等因卑職又拘齊在庵僧衆并隣佑約地人等逐一研審皆與前供不異道明王虎臣孫自福亦皆俯首無辭卑職看得道清之死因炒嚷憤激所致自王虎臣之罪而究其根原實孫自福有以致之自福不痛其女之死而反以妬奸之心為誣告之舉妄揑虛詞冀

圖索詐且不難以其女皎然之軀加之誣衊此其人真狗彘之不若者矣王虎臣和姦威逼兩罪從重科斷擬以威逼孫自福誣告人命本應反坐姑念其女已死從寬免究至和姦之罪不容更免與道明各依本律案自福繫河間營兵別牒呈協鎮革除糧名正在詳擬解審於本月十一日孫自福兄孫自德具控陸府憲臺詞稱王虎臣逼姦致死并李四楊二朋謀勾引等語蒙批秉公確審卑職遵即拘喚孫自德繫河間人隔屬抗不到案孫自福具詞願代質審乃提一干人犯當堂訊問李四楊三供稱從不與庵中往來只因曾與王虎臣相識道清死後孫自福在鎮與王虎臣打鬧不已將王虎臣拉囬自福懷恨并欲扳累索詐是以自德有此誣控自福前控詞具在并無一字及此

叶影彰耳目豈得置而不問其與王虎臣俱刑訊羈候亦非有枉至李四楊三本無風影自福索詐不遂挾恨扳誣卑職身為民牧豈敢以無端人命累及非辜自福前後控詞互異日月皆可考據道清之死在正月十三日而自福之控王虎臣在正月三十日自徳之控李四楊三在三月十一日使王虎臣果有扭門露體之事自福何不控於卑職相驗之時而直遲至半月之後使李四楊三果有謀叫引之事自福何不控於卑職審理之時而并遲至兩月之久其為索詐明白無疑倚恃營伍凶悍貪詐始而扳誣繼而發脫四布黨與無端控告口含毒血隨意噴灑只在卑職屢被誣衊合前後情節觀之亦有不待辨而明者矣至直隸州縣大部多有行查徑令申覆卑職因循舊例不

更詳考冒昧之罪所不敢辭謹遵憲諭永為後戒其玩忽經承已責懲訖若大部行查發落之期乃孫自福在部之日明有假捏朦混卑職原申只備敘撫都院批准發落飭縣遵照非謂已經發落即道明有孕於產後百日的決豈能預於六月五日便行枷責其六月五日乃奉院憲批示之日此時自福已逃正在緝拏以非大部行查所及故不贅敘以繫案牘非有假捏朦混也理合備具始末據實詳覆申請憲臺核轉除申部原文已經録送外為此備由另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按此所敘差為明白然細考原供則於情事猶未得其真也王虎臣素與道明姦好是日自李楊兩家拜節飲酒而來借名工蹟實為道明留宿沽酒意[illegible]然道清則自徳之誣可知庵中僧衆及在鎮人等僉供此事與李四楊三毫無干涉實因自福挾恨索詐牖令伊兄有此誣控而孫自福則供實不知情繫伊兄所為并無朋謀幻引等事已敘供另文詳覆在案其王虎臣孫自福道明俱詳擬解審於四月二十二日奉大部堂牌為行查事據孫永亮控稱楊三王虎臣李四見道清年少逼姦自盡投尸井中希圖滅跡又惡等畏罪夤緣將叔自福刑禁勒令攔詞等語飭令查報卑職遵查孫永亮亦繫河間人而次闌提堅匿不至其孫自福王虎臣等已經解府孫自福又在府脫逃無從質審所控逼姦自盡投尸井中前後供詞明白皆無其實至於刑禁勒令攔詞尤屬不經卑職屢次訊審詳擬定罪何至三月之後更云攔詞其為虛妄不問可知

除一面關提緝拿外於六月初五日奉撫都院趙批允照擬發落陞府行知到縣卑職以孫永亮孫自福俱不到案無從質審奉部行查難以久稽即於六月二十二日具敘前後情詞并奉批准詳擬緣由申覆大部而孫自福於在府脫逃之日即更赴部妄行控控奉部咨查於某月某日蒙撫都院趙飭令查覆卑職具文詳覆在案於八月初八日又奉巡道李飭查并提申部原文卑職奉調公出典史由仕咸備文申送在案今又奉撫都院趙准刑部咨查并匿報越申等情嚴飭查覆卑職以人命重案豈敢輕率前後研審情真實無他故王虎臣雖以炒嚷之故致道清憤恨投井然實無逼姦之事其扭門露體本屬謊詞擬以威逼已足蔽辜孫自福與道明和姦四尼僧及興林常堂供

不許兩相忿爭而道清挾道明與共宿重違其意故中夜有赤體扭門之事其逼姦在道明不在道清也道明既不可出而道清與爲抗拒虎臣秉䶘遂有詈辱此道清致死之由平日積憤已久而激於一怒以速其死則虎臣威逼之罪自無辭也孫自福旣亦與道明通有所護惜又欲藉其女以圖索詐其令道興道明控狀而不自控則姑留以爲地而又慮訊鞫之下虎臣與道明眞情必當呈露故反令道明控王虎臣以掩其跡至於再控不准乃不得不自控而道興道明兩控詞俱稱不知何人朋謀勾引自控則反無之疑此時已有成說一入控詞恐沮壞其事又以風影牽告本無其實若經訊鞫必可解脫故止攻王虎臣以相驚動蓋已不暇爲道明

計至四尼僧與興林當堂供吐并自福姦情一并敍出則其所萬萬不及料也自福虎臣同刑禁擬罪李楊等皆晏然無事前說當不復理自福深懷忿根謀翻成案故令孫自德於府控告始及李四楊三朋謀勾引等語蓋旣恨前說之見欺而又疑李楊輩實有關說以啟其機不復影射直出姓名爲牽連誣之計及府再駁審如詳核轉則自福計窮更起控大部其前後情節如此是虎臣之赤體扭門原非虛詞特無逼姦道清之事而自福以護惜道明不肯明言其故反以誣及其女其遲至半月以後始控王虎臣遲至兩月以後始控李四楊三一則礙於護惜一則惑於索詐迴惶不定自納敗闕令爲一一指駁自福當無以置辨然其眞情則實有未

盡也因思獄訟之事反復萬變但據成案斷不可以爲準所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爲司牧者烏可不盡心乎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十九終　孫男希伊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啓

上屠老師啓

恭惟老夫子閣下巖廊雅望社稷重臣正色直辭儼汲長孺之節擥宏才偉略廊李文饒之規模初從牒於有司聲名藉甚旋擢秀於多士風采隱然蔚矣文章之宗卓哉公輔之器惟信道而自致未嘗有毫毛之屈於人斯當官而直行豈肯以斗升之累乎己撥煩理劇肆明通敏達之材稽古愛民施慈惠溫良之政流恩膏於百里上課最於三年以階級之匪遥僅為平進乃　聖明之特許不比常銓歲月遷除方次補於外牧省垣委寄遽改秩於中朝不以

閫閾之勤非有左右之助識之旅見之際拔之選人之中遂踐東臺即班左掖耳目是託出納攸司不求赫赫之名惟盡蹇蹇之思言樸忠而可信事切要以必從適當大比之時往莅校文之任閉闗塞竇凜乎冰霜之操賁異搜奇收明堂棟梁之用爰膺內擢聿換崇資洊歷清曹頻移近署京兆原為劇職司隷亦號雄㙜自機務之分於五城凡管轄之僅於兩縣已非漢唐之舊猶為畿甸之師尚考前脩未聞令舉寬而有制獨高歐薛之風猛則民殘不襲趙張之跡更重付以留鑰俾之尹於陪京時值昇平不恃邊防之鎮遏秩居清重有同卿少之㣲翔人共推為公才帝用思夫舊德若股肱之是賴自內外之均勞百僚欽承以夕兼擁旄秉節之寄蒼生倚芘朝野仰鸞臺鳳閣之儲懋竑下邑鯫生末傳樸學幼尋摘於章句不解包何長涉獵於藝文敢云富駱隨行逐隊曾未離於風塵隱顯伏閒竊自甘於退處幸出大賢之門下不為斯世之棄人爨餘之琴謬搏拊於笙磬溝中之斷附雕斲於楩柟奉訓誨以周旋期專愚之不失惟洛邑為奔走之地而舉場實梯緣之階天與拙踈性本孤直雖度於今日有十上之困而願為先正留一脉之傳迨漂泊以及茲顧倔強之猶昔衆皆知其不可已亦笑其何為乃重有此遭逢遂再蒙夫採錄擬之上第猥荷鄉大夫之誤知寘以乙科自安愚不肖之常分荅　詔僅成故事莫由竭犬馬之誠致身不自他門尚無慚羔鴈之獻奈時日之多滯徒爾旅居嗟饘粥之未充幷從寄食常遥望夫几席如在雲霄欲敬聆於話言

僅存寤寐敢因簡牘上候旌麾託緘封其已遲咎瀾踈其何追精誠斯極銘鏤不忘非無許國之心少行所學竊緣將毋之義式遄其歸詎自絕於榮塗綿力薄材固知無補於廊廟矢永厲於素節居窮守約庶幾不辱於門墻冒黷嚴尊伏增戰灼臨啓不勝翹企依戀之至

上遂寧張老師啓

恭惟老夫子閣下柱石九垓綱維八極經世宰物淵源舊學居清任和之閒匡國庇民模範前脩有直方大之器遭難値之運役肱耳目謨謀遠繼夫皋夔建無窮之基舟楫鹽梅勳庸並等於伊傅凜孤操以厲俗若嚴霜烈日之震肅大四方秉厚德以鎮浮如甘雨和風之長養夫庶類歸然一代之望允矣衆正所宗忠結於　上而益親道加於

民而丕變蓋自早踐青華之選與東馬嚴徐以奮飛亦越
徧試數歷之途比卓魯龔黃而上最溫恭恪慎楙然君子
之猷安靜寬仁藹乎吉人之度佪翔列職領袖清流所至
留赫赫之名隨在盡翌翌之思泰山喬嶽百司庶尹衆所
倚以知歸景星慶雲四海九州爭先覩以為快遂受鎮臨
之重寄洊登京牧之雄班四國黍苗之膏千里江河之潤
不局於淺小以悦朝夕而懲貪除虐於民有醲恩厚澤之
施不取於細碎以立聲威而興利去害於國盡長算遠慮
之實羣心虛佇　帝眷優嘉浙介東西已著旬宣之茂績
江横南北更崇冶鑄之宏功稟采豈華協笙鏞以振響拔
尤賞異合榱桷以呈材公乃若茲畧無遺於尺寸清則徹
底不少玷於絲毫曠前後其焉如絕古今而罕覯迨乎宣

房之築特承　聖謨洎於屯氏之通獨持上策省功費同
於延世多便利過於當時合淮黃以安流無俟東山之問
水兼運漕以直達且勝印川之河防萬頃蒲葦頓為膏沃
之野百城捐瘠復還生聚之鄉效逾於昔而益隆民到於
今其受賜乃定九川而歸禹貢還總六典以冠周官爰陟
統均聿綜銓管自四曹為紛冗之地而一筆操澄汰之權
山子之容裁非止門調戸選之舊毛公之清鑒詎同年除
歲遷之宜克三宅以乂受民列九德而熙庶績朝推耆壽
國重老成式副巖石之瞻即竚端揆之拜保邦致治以一
身任安危易俗移風以片言繫輕重立綱陳紀予之畫一
有明明之章程興孝舉廉返之樸淳皆勉勉之人士在廊
廟何煩極論而草茅未敢深言必亟根本之圖用念久長

之計待澤者千百國為黎民創非常之元貽謀者萬億年
為社稷永无疆之祚則勳銘太室懸日月於旂常爵列彤
廷鞏河山於帶礪不特文章小技韓李歐曾不足以歷其
藩籬抑且功名緒餘丙魏姚宋不足以臻其閫域矣樾忝竑
羈單下士樸鄙庸儒少涉獵於藝文略知采獲長鑽研於
經術未克證明詎云窺性命道德之微僅粗識理亂興衰
之故見之言而施之事豈其能然脩之家而獻之廷竟亦
何有加以性惟拙直落落不合於時兼之學本迂疎硜硜
自守於己是致進退之用日以差池獨持出處之閑未敢
蹉跌幸出大賢之門下不為斯世之棄人先蒙薦之資尚
無慚於林澗遂鵷鷺之跡仍待放於江湖非無許國之誠
少行所學輙緣將母之義式遄其歸迨漂泊於三年終遲

廻於一往懷晨昏之戀分自絕於榮塗念旨甘之供冀相
從於冷署會台旌之南指獲望音塵值師席之北旋親承
訓誨辱獎待之厚逾越尋常蒙申諭之勤丁寧再四舊廁
門墻之列已久與夫鑪錘新分咳唾之光更爾加之拂拭
拔擢非文詞之末詎止號以門生源流有脈絡之通是可
稱曰知己報答未期於何日依倚寧在於他門材類櫟樗
庶幾效椳闑扂楔之用質同溲勃或可為參苓薑桂之儲
窮且益堅當自全於晚節老而彌厲誓不負於初心苟片
辭之可收願備芻蕘之採擇倘餘齡之未暮猶冀鞭策以
驅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謹因小牘上叩崇階更有微誠
具於別紙踽踽自憐於孤立區區有望於躋攀冒黷尊嚴
伏增戰灼臨稟啟不勝翹企悚惕之至

上彭館師啟

恭惟老夫子閣下興朝柱石盛世羽儀鍾洪厓之奇九霄特峻毓滙澤之秀四紀遐通學府儒宗溯淵源於陽夏清名雅德並風節於廬陵精研於禮樂詩書匡說張文家法傳之六學包括於羲農虞夏周情孔思公望比之三君擬秋卷之菁華光分桂苑著春闈之雕煥彩散瓊林排金門玉堂映奎壁之光麗五緯而正色入北扉居東閣選鵷鷺之侶聳孤鳳以高翔蓋漢魏以臺省為清選之班而唐宋以館閣為儲材之地至於近世尤號極榮綰中書制誥之文總國史經筵之職以語言議論爰佐昇平由侍從文儒旋登輔相自進用之漸廣致資望之稍輕乃得一世之偉人競傳中朝之盛事聲譽溢於廊廟風采冠乎縉紳高

步承明之廬舉朝無出其右抗論石渠之署同經孰與爭先兼之碩抱宏規匯徒以章句自名所學加以澄懷朗鑒已可於經綸微見其長致治莫先於育材雕琢瓏磨六瑚四璉之寶報國最亟於得士網羅收拾大杗小桷之宜於閒暇優游之時為廣大久遠之計試看公門之桃李無非太室之棟梁鼓舞精神挾風雨翕張之氣貫通脉絡弘敭廷締搆之模則是之綱之紀會見琮璜圭璧之陳因以啟心沃心竚俟舟楫鹽梅之任矣懋竑羈單下士寂寞孤生才拙性踈固知無補於世伏閒隱隩久甘自棄於時揭從黎谷之中後與風塵之役徘徊前路躑躅中塗竊依多士之末光幸出大賢之門下長承教誨深荷陶鎔疲駑庶可效於馳驅拙鈍亦同登於拂拭乃以私計上叩鴻慈讀脗

州之書既念晨昏之久缺罷安陽之擬又虞饘粥之難充顧蒙假以便宜許之即以歸省皆因大造遂獲兩全直如覆載之恩何啻生成之德迨遙遙於歲月當介[illegible]之前終戀戀於庭闈卒逡巡而不果頃聞尊命不勝兢惶思嚴辦於舟車猶遲疑於進退擬於數旬之內再就千里之道力非所堪若於一別之閒預指經歲之期心則不忍詎鮮甲之是羨古人且不以換夫三公豈雞肋之足嘗今日特不免惜夫九仞伏惟肆終始之惠施轉移之仁仍混吹於齊竽得同躡夫楚屨精誠斯在銘鏤不忘依倚不自於他門頂踵知難於報稱謹脩蕪牘上叩興居并達愚衷冀蒙鑒納遙聽几席已心往而形留敬託緘封覺意多而言少其為感佩曷既鋪棻冒黷嚴尊伏增戰灼

上李中丞啟

伏以旭日麗旌麾行省統翰藩之寄祥風開棨戟外臺崇岳牧之勳襟帶荊揚長江要衝防遏踞宣潤之上控扼吳楚中原屏蔽填撫通汝潁之郊以清靜寧一涵煦生民蔀屋窮簷咸食寬平之福以潔廉慎謹表率屬邑銅章墨綬群奉忠信之師布愷澤以旁流播仁風而遐暢百城載咏千里騰歡恭惟老大人憲臺柱石世臣巖廊重望宏材偉略翁張闔闢具丙魏姚宋之規模碩德遠猷經緯彌綸追韓范富歐之事業孤標峻聳而蓄以深厚望之[illegible]慶雲清操刻厲而出以慈祥所至皆作和風[illegible]焯風采煒煌自其俛焉不辭州縣之勞[illegible]稷之重三善四善嘗報最於比年大書特書屢[illegible]

考政事以詳試而益熟施為以諳練而愈精頻年南陽共
傳慈惠溫良之治扶風馮翊更頌廉問澄案之功僚采之
所交推　聖明之所重許遂擢居於喉舌有詔徵黃乃留
佐夫股肱特請借冠用增秩進律之典慰攀轅臥轍之思
譽望益著於中朝聲實彌光於上國爰從監郡即授价藩
寺自方州俾專分閫古者並列內職中丞原號雄班今者
獨重外除都院尤推劇任唐之節度觀察此為兼官宋之
轉運提刑皆同幕屬總一道軍民之務併諸使黜陟之權
非重厚無以鎮浮若煩苛適以滋擾自其徊翔既久於閫
閣之淩雜細碎無不悉其纖微抑以駁歷偏多於曹掾之
蠹守蒐瑣無不盡其曲折不取於鉤校以矜明察而蹤節
潤目為民畫長久之計莫過於薄斂省刑匪尚夫崖岸以

立聲威而絜領提綱為國固根本之謀必在夫懲貪除虐
江以東淮以北千里帖然郡有七州有三萬民歡其功業
直追蹤於羊杜勛名當接武於虁龍式新巖石之瞻佇俟
鈞樞之拜澍霖雨而維舟楫滿載旂常補日月而鞏河山
勒銘鐘鼎卑職羈單下士樸鄙庸儒少誦習於一經僅通
訓詁長鑽研於六學未克證明歲月蹉跎笑遺餘之不補
風塵憔悴嗟躑躅以何之獲生聖人之世棫樸菁莪詎自
廢於長林豐草側聞君子之義南陔白華何敢忘夫夕膳
晨羞是從初仕一資之階漫隨半通五兩之後秩雖同於
筦庫任有重於監當自顧已卑猶慚未稱幸奉大賢之教
誨逢坯冶於一陶冀蒙哲人之提携勉馳驅於十駕精誠
斯在銘鏤不忘即肅謁於門墻早望塵而雅拜將敬聆夫

音指輒敷衽以陳詞伏願德協弼諧功崇啟沃得賢所以
報國旁招於寬閒寂寞之濱安民本於知人廣延夫耆艾
魁壘之士育才必由庠序訪蒯切之前規經世不以文章
求根柢之實用採掇無棄於葑菲咨詢且及於芻蕘庶憑
末光得免大戾蘆柳樗櫟未可供匠石之儲薑桂苓芩聊
以充藥籠之用仰希鑒納不勝兢惶冒黷嚴尊伏增戰灼

上李中丞小啟

恭惟老大人憲臺九州冠冕一代權衡溯道德之淵源企
三光五岳之氣美辭章之黼黻備九邱八索之書稜稜風
采比元禮而不顯其跡矯矯節概追栖筠而自合其宜廊
文饒之規模加以精密盛伯紀之論議不至濶疎麗藻雄
辭擬於習之深之殆其似矣高懷雅致況之文靖文定維

其有焉若夫蘇枯弱強秉武岡之節至於奉公潔己著石
門之操理寃滯於日知斥桀驁於景讓是皆今人之未到
而亦古者所難兼誰之克如邈矣自遠嘗考駢儷之作半
是卮詞亦越頌揚之篇多非實錄茲豈其例未可云然嘗
奔走於燕趙之間而得於道路之口又往來於滄瀛之著
而按其符檄之文大較以樂易寬和芟除苛細亦越以簡
穆恭靜鎮遏糾紛自令長而為監司無此疆彼界之弋異
由畿甸而歷諸路信耳聞目見之皆同此銘之於金石而
無慚即編之於詩書而不愧蓋當隆平熙洽之世必有重
厚敦樸之臣維持淳風固護元氣彼清名震世而考其行
事不免君子之疑或正色當朝而核其初終莫慰四方之
望海內之所以浩然歸重而儒者之所以欣然樂從式觀

衮繡之歸竚傒釣樞之拜以天下尚有可為之事而國家乃建無窮之基卑職年不後人學未聞道初誦習於服賈未解貫通繼竊尋於歐曾僅能綴緝尚冀歲月之暇橫卷而隨諸生乃以升斗之謀抗顔而居師席祿以為養可竊附於仲車試而教人終貽譏於正叔徒然蠟其貌極知僭踰之愆不無亂其閒難免曠瘝之責蘇湖原為著令當考嘉祐治平之規州郡僅曰具文尚尋滄洲武夷之制教學相長也雖云勉焉而力不足亦今何殊乎豈曰願之而時不可仰賴高明之訓督誓竭小己以驅馳為之主持加以風厲譬蘊藏於喬嶽而平岡小阜亦資長育之功如灌注於江河而支川細瀆并獲潤澤之用教化行而風俗厚先布中和樂職之章師道立則善人多更上慶歷聖德之頌

伏惟鑒照曷任氷兢

上李藩臺啟

伏以望高棨戟旬宣崇上國之功譽隆璇台屏翰仰重臣之寄控荊襄而振吳會鎮撫統千里之名藩通河淮而帶梁陳經營屹一方之巨障表以廉敬銅章墨綬咸謹凜於夏日秋霜拊以慈良甕牖繩樞悉布濩於和風甘雨宜有師保萬民之德豈止慰安一道之功四履騰懽五聯贊喜恭惟老大人憲臺挺生賢佐特立真儒萃詩書禮樂之精的緒是承淵源上接於周孔負輔弼凝承之望舊典時式謨謀遠繼於皋夔稟采豐華黼黻工卿雲之麗洽聞彌覽經綸摛賈董之長奧學冠於當時雄文振於前代聳九霄而直上橫勁羽於三秋縱六轡以疾馳騁追風於萬里載從簪筆原自趨墀歷曹司翱翔省署英聲特峻左轄右轄卓哉二職之華茂實益隆前行後行蔚矣三臺之妙遂外分於朝寄聿出綰於郡符惠窮黎以撫綏即奏襲黃之異績雄邊防之糾遏并流張趙之威名洊膺褒賞之科合五長十連而絕出更用薦辟之典兼轉運觀察以來臨襜帷喜暫駐於南州衮繡願無歸於北闕 帝心嘉許特授外臺之司 聖眷優崇旋擢行省之任厲潔清之操六條澄按盡去夫奇請他比之深文施溥洽之恩七郡集安咸喻夫平訟息爭之至意兩江分於上下而治所不移三司非有崇卑而事權益進竊考創制之始固全付以總領之常迨至沿襲以來遂或分夫節制之柄顧惟臂指之勢在今日不殊於前念此綱維之宜獨大賢克舉其職承流宣

化不僅朱墨之勾稽數政寧人詎止度支之籌算和平寬厚嘗以惇大居明作之先簡穆宏深不以優游取清靜之似正己以率屬奉公砥節競擴義而滂仁奧學以育才易俗移風克耕道而獵德懸中天之景曜宛陵秋沛皆仰無盡之光流大地之恩波皖水漳湖俱被不知之潤即專授於靡節碧油紅旆看周公左召公右之規模佇翊贊於鈞樞紫闥黃扉觀太傅前少傅後之事業卑職覊單下士樸鄙庸儒少涉獵於藝文粗通章句長鑽研於經學莫識門庭悵歲月之蹉跎老兮將至愆功名之蹭蹬窮矣何之乃當一懼一喜之時漫從為養為貧之役假斗升以自給無復當年慷慨許國之初心借縫掖以為郵猶是今者從容授書之本志獲託高賢之門下竊欣小子之幸逢閒守由

之大名夙懷企慕樂湖山之自得近識依歸在昔穎昌之了翁辱紫品目於持國亦越睢陽之明復重增拂拭於希文自顧朽鈍之資冀於坯冶之内倘可加之教誨庶幾奉以周旋尚鈌趨承之忝未及望塵而雅拜謹脩蕪牘之敬輙敢敷衽以陳詞伏願霖雨四方陶鎔庶類得賢所以報國搜羅敭抉無毛髮絲粟之不盡其材安民在於知人裁定甓齊凡刀筆筐篚之各稱其用養士必由庠序訪劘切之前規經世不以文章求根柢之實學採掇無棄於葑菲咨詢且及於芻蕘得憑末光以免大戾蒲柳樗櫟非足供匠石之儲薑桂參苓或可充藥籠之備仰冀鑒納不勝兢惶冒黷嚴尊伏增戰灼

上李藩臺小啟

恭惟老大人憲臺一代權衡九州冠冕峻元禮之節槩懸星漢照耀之光鄜文饒之規模挾風雨翕張之氣立標準於顧廚儁及異材輩出若峯山之仰岱嵩徧鎔鑄於銅墨銀黃衆望咸歸譬百川之趨溟渤文章政事合二科於同塗道德功名貫而端於一轍江以南淮以西物無不得其所盡霑溉於厚澤醲膏連有帥州有伯邦其永孚於休競鼓舞於和風麗日陳寶五重球琳琬琰燦焉具巖廊之珍廣厦萬間柱石棟梁屹然負社稷之重共覩真儒之效益增吾道之榮蓋自經義之興多汨沒於章句訓詁抑以科舉之弊半消磨於篆刻雕蟲無復經方致遠之宏猷安有尊主庇民之實用遂使馳驅奔走別求餘辦之材以致宂務經營更屬通達之彥脂韋習以成俗而節義不立其閑

冕瑣幸遇於時而學問不預其品夫惟大雅一雪此亡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英資雄畧知湖海之有偉人駿烈豐功信科目之得奇士房杜姚宋不專美於貞觀開元韓范富歐詎擅名於慶歷嘉祐鋪張大業願寫赤紙青簡之書揚厲鴻休更上濃墨大字之頌卑職學未聞道年已後人歷攬秦漢以來粗知理亂興衰之故追遡洛閩而上未窺天人性命之微拙守區區僅免蹉跌退省默默敢有趨營冀歲月之稍閒橫卷而隨章繹之後因升斗之弗給乃抗顏而主壇坫之盟在昔庠序之選除原屬興賢育材之至計今也州郡之列職僅為索食餬口之私謀學舍荒蕪朋徒怠散自嗟卑冗不勝慚惶幸居陶冶之中獲與帡幪之末敬因小牘上叩鴻慈倘可加之提携更望進之教督落九

霄之珠玉庶奉盛指以周旋奮十駕於康莊得假訓詞以風厲希即承於几席願長附於門墻銘鏤不忘精誠斯在卑陬而懷遠志固知無補於毫毛束縛而效小忠終冀少強於分寸其為感佩罔既鋪棻

上朱臬臺啟

伏以望重繡衣一道肅澄清之烈譽隆蒼珮六條專廉訪之權分星史於烏臺凜凜自揺於山嶽嚴霜威於丹筆明明易避於江河受嘉師而監祥刑聿申敬慎之指陳外事而用中罰爰垂矜恤之文小大必以其情或擬之冬日夏日出入反非有意畫化為春雨和風高蓋同飛褰帷獨聳恭惟老大人憲臺清門碩望名世偉材日月旂常瑚璉瓔於奕葉河山帶礪著閥閱於興朝孜孜於種學績文必求

根柢以濟用循循於經世宰物不為䇿采以炫名李贊皇
之逸氣雄姿於政事自然詳練孔博山之清脩雅望於聲
華不假交遊早馳騁於長途奔軼絶塵追駿足於萬里久
翺翔於天路扶揺直上横勁羽於九霄歷為多課奏居
最百城無出其右三遷猶謂其遲誦美聲之旁流覩英標
之特起潁川剖竹乘朱轓皂蓋以來臨馮翊分藩合五長
十連而並建民無遺便縱浩蕩於江湖治不收聲送瀟灑
之日月　聖心褒許命掌外臺之司　帝眷優崇擢授雄
班之職上服下服盡心於淺深輕重之閒單辭兩辭慎測
於虛實真偽之辨五聽三刺不入重文九篇六章盡删奇
請例比極於精竅同符蜀科獄刑號為詳平稱仁漢牘于
丞相曾為廷尉積德載於高門楊司徒亦列理官餘慶延

於寶儀即看雄旂犀甲擁節旂而同於八伯三公茆侯紫
閣黄樞陟端揆而入為三事四輔卑職質本微賤學則虛
庸鹿鹿無奇魚魚何算籧鷩鷟之侶終蹉跎於毫分墮燕
雀之羣雛躋攀於尺寸爰就升斗之秩用佐滫瀡之供官
雖已卑職猶未稱經義治事共聞之矣何以後安定之規
模小學近思亦具在焉詎能闡紫陽之蘊與幸託大賢之
宇下加之教誨庶可奉以周旋冀分君子之末光為之主
持得以免於隧失伏願勲高虞牧榮晉周卿弘廣廈之萬
閒相彼四方盡在帡幪之內轉洪鈞於一氣厥惟三品咸
入坯冶之中收奇寶於道旁尋芳草於野徑則執斤引斧
左右效樸斵之工抑奉蓋授綏遠近助鞭策之用即覯承
於几席希長附於門墻感分歸誠慶遭逢之多幸依仁佩
德頌高厚於無疆冒黷嚴尊可勝戰越

上朱泉臺小啟

恭惟老大人富器識宏遠風采浚明茹古涵今博洽排
賈董之儔匹懷文抱質弘深居歐范之等倫磨礱於珪璧
琮璜欽四璉六瑚之寶雕斵於楩柟杞梓適大宋小楠之
宜乃以明通敏達之材施慈惠溫良之政表禎符於祥鸞
馴雉播德化於雅管風琴長仰慶霄部屋窮簷欣末光之
照燭旁流閭澤大川深谷藉餘潤之沾濡歲月遷除爰近
拱於監郡藩屏丕寄更　特命於祥刑多所平反務在生
之一奉湯網禹車之至意願為省釋不能徧也更删漢律
唐令之繁文以審錄之餘而不廢咏歌遠擅場於大歷以
判決之隙而別為題署創新樣於元和牛渚龍崖籠一時

之勝概宛陵秋浦把千古之風流世多尚夫通材而容納
夫樸拙鯁直之士人皆競於進取而摟剔於枯槁沉溺之
中仵晉陟於鈞樞當使騶驄騏騮同歸於駕馭行册命於
師保抑令金鐵銀鏤盡入於陶鎔卑職學術多疎行能無
取紛尋摘於章句不解包何長涉獵於藝文敢希富騎隨
行遂隊曾未離於風塵隱隩伏閒竊自甘於退處幸生
聖人之世菁莪棫樸豈自棄於豐草長林側聞君子之風
南陔白華敢忘夫晨羞夕膳詎云效其尺寸姑相從於
斗升自學制之久廢於今師道之不復於古盡倚席而不
講章且概以何為甚愧虛庸無以率其怠散更嗟冗末何
以尋之[illegible]攝惟小子之幸逢席大賢之足託申風厲之令
膠庠有所禀承廣樂育之方朋徒有所依倚則淬磨朽鈍

長增拂拭之方鞭策疲駑薄効馳驅之用其為感佩罔既
餙葵

上張太宰啟

伏以皂蓋彤襜千里分句宣之寄隼旟熊軾一折重綏理之權布麗采於中天景星慶雲咸仰照臨流澤膏於大地和風甘雨悉被沾濡維茲桐君皖伯之邦獲見京兆漁陽之治表周官之廉正錄漢傳以循良郡邑得其依歸章縫有所準式酌樽罍之餘液徧賜於二遂三郊叶笙磬之同音起化於東序西序五聯賛喜四履騰歡恭惟大公祖大人憲臺道德菁華文章淵海溯橫渠之舊學源流自濂洛以來把曲江之遺風手筆並燕許而上明經術以濟世務元元本本直窺禹稷之真傳抒諷諭而達下情炳炳烺烺

并削揚馬之賸語合規模於作者求根柢於古人沉深穠厚重之儒國家是賴慷慨負椎傑之氣英俊所宗試百里而剖符比三年而報最鴻恩博洽愷澤滂流厲潔清之操處脂膏而不以捲握自潤施慈惠之政懸蒲葦而豈以鞭朴必行我德如風轉移有同於偃草臣心似水扶持亦比於載舟遂膺賞擢之科用錫褒揚之典在銓管之常調再命作牧於方州蒙 聖明之深知一麾出守於大郡皖口舊為重鎮同安今號雄藩遠控荊襄遙通汝洛雖昇平不言形勝而撫馭必得名賢中朝之所推崇 聖心之所嘉許洊受親民之職偉哉著績於前熟識制治之宜允矣課效於後長川鉅谷地大而益廣其施烈日嚴霜歲久而彌勵其節纖悉細碎盡知之矣自不遺於燭隱照微險阻艱難備嘗之乎又何憂於恕己量物無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即一草一木之皆得其宜且也慕徐榻之高風於焉懸榻更爾思任棠之微旨不避當門拔薤行以化囂浮其運旋在薄書期會之外集衆思以廣忠益所採掇豈農穀錢刀之常閭里歡呼數百年欣逢此日父老歌詠十四道僅見斯才州郡不足以相煩社稷當付之大任琮璜珪璧必為巖廊之珍杞梓楩楠要是棟梁之器即看碧油紅旆日夕陟藩垣屏翰之司行俟紫閣黃扉朝野頌輔弼凝承之績卑職末傳樸學下里輕材漫涉四部七略之津涯莫測九流六家之閫奧性惟拙直落落不合於時用則濶踈斤斥徒守於己念許國之義詎自棄於明時緣將母之思僅私從於卑署曾考北宋著令之始校文講藝非盡興賢育

白田草堂存稿 卷二十 十六

才之初心亦越勝國改法以來增秩立員僅為索食糊口之私計自傷冗末不勝慚惶幸託庇於高賢望門牆而趨走覬厠名於下吏奉訓誨以周旋若潁川之了翁蒙品目於持國似睢陽之明復增拂拭於希文自顧遲頓之姿惟冀受容而受察獲處曠閒之地敢祈或挽而或推倘可加之提携庶克脩夫職業陳書橫篋復覩槐市之開舉論發題重正露門之講伏願陶鎔庶類雕琢羣材本三德以乂民盡方員平直之用廣十科以造士無毛髮絲粟之遺今者預蓄之膠庠之中異日徧置之廟堂之上則垂聲史冊不徒比於文翁常袞之倫而附名簡編亦可比於趙德杜醇之次敬脩蕪牘輒致愚衷即晋謁於崇階冀常依於末席伏惟鑒納可勝冰兢

上張太尊小啟

恭惟老公祖大人嘉臺名世挺生異材間出具橫浦之節槩懸星漢照耀之光廓垂崖之規模挾風雨翕張之氣安世默識河東補二篋之書平子精思西都成十年之賦兆王符之瑞紀布濩於蒲鄉表紫文之儀羨榮華於珂里廷空稽牒共推明斷之材野絕情農是識勤敏之用安陵重望籌策同姚宋之儔廣漢高名議論皆朱呂之亞詎止當時之能吏實為一代之偉人蓋嘗伏草茅之中竊妄計家國之事宣風布職無如二千石之良作牧分藩率在四五輩以下莫問夫政平訟理庸冀乎遠格迩安茲於今日為第一流考之天下更無異議昔以少忤衆其懼矣悻小人之嘒依追其既留羣共驩焉樂君子之得位當此重熙累

洽之日又值搜奇拔異之時自一歲其屢遷乃五年之尚滯念蒼生之誰托不計夫凌雨震風慨人物之眇然竟忘夫滋蘭樹蕙雖斯世斯民之幸或由九里而及京師豈吾君吾相之心先一州而後天下佇看珪覲式侯璽褒大旆高牙仰召慰黍苗之望鸞臺鳳閣伊傅著綸綍之勳卑職學未通經才非適用講考亭之集註詎窺道德性命之微誦涑水之編年少識理亂興衰之故歲月逝矣甘蕿落以無成晨昏鉄焉懼滄澧之弗給爰隨遠牒用注末階維小子之幸逢託大賢之門下近在坯冶之中得為屬吏叢緣葭莩之誼攸附通家已忻荷夫帡幪更望加之教誨集橋門之彦選士造士咸鼓篋而横經盛黌舍之儀小胥大胥孰負牆而倚席表風聲以樹扶道教願承緒論闢鹿洞之

規條張壇坫以主盟儒宗因依末光繼石室之圖繪其為忻幸罔既鋪棻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答羅年兄啟

弟學偉材淵源奧學返三餘歲之古有過向雄纘八十一家之奇不數崔蔡博聞辨智合居言語侍從之流簡要清通當在臺省寺監之右乃六月之暫息預培搏風九萬里之程會一舉之先鳴竚入登瀛十八人之選允為時棟共仰高標弟樸鄙庸儒羈單下士猥緣同譜得與齊盟豈臭味之差池顧道途之隔別山川相望風雨銘心偶脫蓬坑來居學署投閒置散詎有負於生平興賢育才尚自慚於職任幸依桂林之里快覩儀刑遥聯通德之門尚圖造謁冀承清誨光分餘壁之輝遽辱好詞炳似慶霄之照奈

尺寸之莫致已貽笑於濶疎何牋素之未遑更祈容夫遲頓以積時之拘滯惟空羨夫高鳥遊魚倘獻歲之惠臨可相從於桃蹊李徑敬因燕牘聊致愚衷言少意多終難寫夫懷抱形留心往已不禁其驅馳輙自占陳不勝傾嚮伏惟崇鑒曷任翹企

與諸學公啟

清門雅望名世儒宗宋艷班香蹠古文之派別周情孔思溯正學之淵源廣樂育於棫樸菁莪大收楩楠棟梁之用烝髦士於金玉追琢旁羅琮璜珪璧之珍文教聿新咸横經而捧手士風丕振多負笈以從遊鵠既集於泮林鳳宜巢於阿閣佇由芹水徑上蓬山懋兹猥以散林謬聯同事慚虛席之莫稱覔分半壁之輝愧沿泝以無徒願借九里

之潤道途之阻未及親承夫光儀歲月匪遥即擬趨聆夫子
訓誨兹緣公務率逼啟陳所有微情具於別紙伏惟鑒照
不勝翹企

與丁司訓啟

延德忱恂負材敏碩風規傑立蔚矣儒者之華節槩著聞
卓哉古人之望是則是效坐都講而來三鱣左之右之引
長途而騁而驥士皆不變用收拾梗楠之材道乃大同爰
淬磨琮璜之器橫經捧手者數百輩咸觀聽於橋門請業
摳衣者幾千人爭問難於重席有詔定太學之法湖州獨
取翼之在朝舉博士之師平原自來匡鼎泮林芹水羣推
陶冶之功蓬島瀛洲竚看飛騰之勢懋竑學乏世用識不
逮人謬以庸材獲叨聯事同舟而濟假維楫於中流一車

以行整鞭轡於前路方深望夫教益遽辱蒙於注存价使
來臨瑤箋是況木瓜為好也媿無雜佩之酬干旄以告之
竊冀周行之示即遲良晤不盡寸言臨啟曷勝翹企

安慶府學月課告示

安慶江淮隩區荊吳都會昔稱南嶽聳峯崒於潛山近帶
西溪阻渺瀰於皖水攬雲巖雪嶺之勝靈秀所鍾通桐川
梅渚之波粹精斯滙緬懷往蹟東坡山谷勝槩猶存遥溯
前徽廣平勉齋淵源未遠欽清風於晉宋杜行齊何萬倫
推高尚之宗考積學於元明王龍舒方本菴負儒林之望
至於杏園桂苑雕華散彩侈烜赫於科名若夫紫閣黃扉
持軸秉鈞紀寵榮於閥閲發纓遇於韓呂中原文獻之家
啓鑒並於歐曾天下英才之選流風所扇人人抱荊玉隨
珠餘韻相沿在在擅南金東箭是可希施孟嚴顏之亞將
後見晁董賈馬之儔本學稟質迂疏受材樸陋六經四子
歷能涉其津涯九流十家未克窮其奧賾方冀歲月之暇
橫卷而効編摩撰就升斗之謀抗顏而從駕說竊念古者
膠庠之設原為興賢育才之盛心乃觀今也郡縣之除惟
存課藝校文之故事自慚卑冗曷敢怠遑胡安定徐節孝
之模範可師許蘇門吳草廬之科條具在少獲厠遊於前
輩廩廩乎與聞古君子之風晚託末契於後生嚾嚾然塵
述一先生之語豈無千人萬人之傑顧比肩接踵以偕來
誰為一箇半箇之傳顧高瞻遠望而何極驪黃牝牡盡登
閑廄敢云相士如相馬之奇平直方圓悉就冶鎔庶幾鑄
金得鑄人之術謂文者道之所貫當沿流而泝其源然言

者心之所形可即末而操其本詩賦策論較焉殊轍匪徒
矜黼藻之工經義治事合為一塗必欲濟根柢之實鑽穴
於微言奥指居今稽古乃克就榘矱之所同刊削於碎義
偏辭崇雅黜浮其毋背繩墨而歧作典刑已邈遠尋之三
十載以前英髦咸賁庶不至四五輩以下地連汝頼風氣
重固常想中州之出偉人俗異江蘇學術樸醇深慰南方
之得北士爰諏令日用集名流植芳卉於堦庭不啻珍之
席上收奇寶於儀櫝莫容置之道傍報國惟以文章蔚矣
太室瑚璉之器識時在於俊傑卓哉明堂梁棟之材本學
才闕三長愚存一得專農馬之智游云甲乙品題供藥石
之儲竊比朱丹磨研非更繡其鞶帨假課試為講習之媒
思司鐸於門墻引章縫以康莊之路愧范魯公之衣鉢安

望登庸援歐陽子之鼓旗亦能助勇傾耳以聽黃鐘大呂倡九變之和聲拭目以覩景星慶雲煥層霄之麗采屆期擁篲佇俟鳴鑣相與有成眷言無斁須至示者

須朱子書謝　恩呈看詳

看得唐虞夏商而後道在東周禹湯文武以來學宗孔子顏曾翼其緒思孟承其傳自大義之攸乖遂微言之幾絕秦用申韓而道以裂漢尊黃老而儒寖衰六經皆殘缺之餘諸子多分離之論墨守章句訓詁之業用紀王鄭賈服之名迨濂洛之學既興而洙泗之道乃著關中本原則一比於伊尹伯夷龜山的緒是承同於卜商言偃定夫顯道其末已分豫章延平其傳未顯惟我文公之出始集諸儒之成窮理致知極庶物人倫之幽賾正心誠意凜戒慎恐

懼於幾微為六藝之折衷詩書易禮之旨大明煌煌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立萬世之標準語孟學庸之註既定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五穀之可以療飢剖從來不決之疑訛發自昔未宣之蘊秘疏奏封事莫非帝典王謨之精敘記碑銘亦皆天理民彝之奧象山以虛無為捷徑力攻其溺於釋老之非同父以功利分岐途大破其流於管商之失發揮所及殘篇斷簡俱布帛菽粟之文風指所傳隻字單辭若天球河圖之重論其道實孔子以後一人比其功亦生民以來未有乃刪脩纂輯之作具有成書而文章議論之垂未曾裁定全集別集續集之不無煩雜池錄饒錄建錄之或有混淆詮次者博采廣搜而未考其前後編次者件分條繫而未辨其異同間入他文且增贅語勉齋果齋之承學詎能不負其傳西山鶴山之勃興亦祇無失其舊因循既久散軼莫釐至於四書之訓說最多尤生平精力所寄而諸家之抄撰不一乃後世學術所關集編止於學庸略而未備纂疏及於陳蔡擇焉不詳雲峰之通頗為紛舛道川之釋未極刪除彼何王金許之云尚疑醇醨之異味況胡楊蕭陳之輩何止黑白之殊觀制雖重於膠庠說或同於燕郢致使外伺者得窺閒隙並令墨守者轉見瑕疵橫肆詆排公行刪削譏摸索之影響誚辨析以支離考亭之書幾為厲禁尼山之旨別入旁門幸否泰之循環斯晦明之遞轉我　皇上欽崇正學表章真儒溯道統之源流爰升從祀滙群言之條貫俾纂全書學惟定於一尊理同歸於皆是黜德性問學調停之私說敢

云朱陸之並稱斥氷炭輔車謬悠之狂言誰曰中晚之異論謂六經之道皆可見之躬行而四子之書尤為切於日用校勘己編須布宜先學並進於知行佩博文約禮之訓德同脩於仁義收存心養性之功齊治均平誠為樞紐中和位育敬屬始終統會辨論之詞而黃輔諸儒亦可不入別擇發明之要而饒胡以下豈所宜參反復丁寧若傾耳於鵝湖鹿洞之側裁成激厲直置身於武夷滄洲之中是則震八表以鐘鏞懸九霄之星漢五百年淵源可接導河積石流衍於徐揚雍豫之區億萬載聲教無窮維嶽崧高峻峙於元會運世之內矣

為顏先生請同門啟

顏先生以鴻博之才丁難阨之運世傳一經不蒙稽古之

力家徙四壁會無卒歲之儲乃心織而舌耕竟囊空而室
罄㾑懷雅度溫溫然陳仲弓鍾季明之風邈志孤情凜凜
乎胡元安袁卲公之節唯知謹以自守不肯少以干人寂
寞闕君平之稱流離起孝標之嘆耄而被疾已無望於杖
國杖朝養則無資又何有於時制月制總計終始之具安
辟郤子之宅誰分慨扶服之無聞陸氏之莊安在懋竑等
取六櫝之材深慮朝夕之閒或致兩楹之夢嗟蓬蒿之已
咸從幼學久立師門彭戴異傳各有自得嚴顏同派俱已
顓家原無扳十之求敢忘在三之義逾時歷歲未少答於
絲毫刻骨鏤心空抱慙於頂踵小人有願謂日月之尚賒
君子曰終知報酬於何所今當窮迫之會亟為將伯之呼
凡我同儕共襄茲舉桓榮負土遂崇若堂之封楊政持章

且乞尺一之詔厚有賴於二三子抑無事於百千緡巨餘
洪夫措置彷潁川之例輕塵絕露辨訾比曲逆之來奚啻
三塗之艱竊敢九頓以請謹啟

為姚氏請助啟

姚曉老以英偉之材丁荼毒之運橫罹酷害真可痛悼幸
蒙公明之聽得伸幽沉之冤凡我同人皆為感泣而案牘
未竟歲月方長煢煢孤嫠崎嶇奔走道路之費無所仰給
仇讐已報縱九死其何辭依倚無門幾寸步之莫致望深
同患慮重分憂願分東壁之光少助西江之潤向也陷阱
決脰共知人有憤心今者倒廩傾囷更冀克襄義舉謹啟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終　　孫男希朱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一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春二月夜中書懷 丁卯

乾坤吾父母一身詎為小浩氣塞太虛迴出蒼霞表云何
當世士如眠夜不曉顛倒衣食裏游絲自膠擾諸葛志如
龍正學白日皦舉頭望四顧嘆息斯人少嗟予德菲薄況
又集辛蓼增益頗不能疾疢苦未了汩沒二十年慚愧辟
有標竊讀古人書戲怵窮幽杳憤極鬼神通朦若矇而瞭
洛閩世已遠隆緒誰與紹吾生雖云晚自待肯瘠眇高志
薄雲天一往頭不掉春風何融融明月何皎皎白鶴翔天
末游魚沒深沼人生誠自得胡為利名擾操刀便一割行

之在所肇勗哉若不及流光同過鳥丹厓峭萬仞毋使後
世藐千秋放志意慷慨稱燕趙

書曰詩言志太史公曰詩以道性情余夙不工吟率懷
而作或有合焉月露風雲之詞所不屑也然自顧不諂
於世故未嘗以示人陶隱居所謂只可自怡悅者也使
今時名人見之未免笑吾傖父耳近日人心不正邪說
橫行後生子弟類皆索索無氣靡靡無恥廉恥二字漸
澌已盡滔滔者皆奴妾耳豈有丈夫哉吾輩涉世日深
漸生蔓藤如繩之繞如泥之淖不能自脫須勇猛振起
精神挺豎着脊梁骨白戰將去庶有出頭日子雖被謗
議不顧也屈大夫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
也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古人不依

此耿耿者常往來於天地間介何人者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能無心故朱子曰世衰道微人欲横行非剛勁有
意氣人立脚不住近日檢點大率委靡處多勁烈處少
浮湛鄉里絶無主角恐遂汩没不復振起為世笑駡中
夜思之不知其汗之浹背也劉越石云如何百鍊剛化
為繞指柔要其所以化者必有其根必須斬斷此根纔
可長進不然只是空説不濟事也

偶閲陶集移居詩於其語忻然有會也因和韻一首

贈念堂先生 壬申

我本避世人志不在田宅常持一卷書澹然風雨夕素心
託喬子竊所得為役邇者吏比鄰時時共譚席旅亦[illegible][illegible]
霄冥搜追古昔願為雲與龍相逐無分析

空齋索莫坐細讀古人詩古人不可見悠悠安所之徘徊
步中庭恍惚若有思千載日以遠為問此何時柏馬討得
失深意良在茲不從多嘆息斯言不余欺

即事

小小中門限日日常在眼一朝忽增高出入不及蹄舉足
若有絆旁觀盡為笑從此下心意未到已長嚮咄嗟復蹉
跌慚愧色赧赧高下何得失一視初所撰自古有賢愚由
來豈異産少成不可變慎之銘心版

寄念堂先生 癸酉

帝稚出來並頡頏扮飛南北兩茫茫三千里外誰為樂十
二時中不暫忘野水横流歸斷港寒風長吹挂殘陽今年
桃李有春色何日征車到帝鄉

好似微之與樂天當時意氣更無前勝筆十萬横千載巧
匠三年細斲鑴慷慨不須同富貴㦰規豈屢在文篇幽懷
無限憑誰説一度思君一惘然

知己一人可不恨文章何必問遭逢徒然過眼終無益如
此糊心孰可容彈事鮑宣真哨直授經張禹更中庸野人
會著遵堯録寂寞書齋手自封 念堂京兆秋試薦而不售

半落生涯似轉蓬漫將身世付夢夢高枝厭浥三霄露別
葉飄零五夜風傲骨不辭與俗忤短材合得一生窮故人
問我今何事已作牆東避世翁

欹斜幾幅駡離憂惆悵無聊暮倚樓萬里風煙雲似蓋滿
天星斗月如鈎寓書無復誇三泰偶詠應知擬四愁寄語
洛京今好在雙魚時至更相酬

鳴鴈行 甲戌

濕鴈燕山來飛渡黄河北若飢常悲鳴聞弦遠自匿厲翮
摩蒼穹倏忽誰能識江南沃饒地稻粱何翼翼側目伺山
隙呼朋共飽食來去如風雨朝暮得不息十十連五五維
列生光輝笑謂此間樂那肯更思歸春風不相待流光倏
爾非俛仰難可住躑躅江南路體肥不受風空復怨毛羽
恐遂罹蔚羅慄慄自戰懼淮陰少年見之笑昔者何黠今
何愚胡不高舉翀天去徒爾一一口唧蘆翻身挾弓仰射
天箭來不得少須臾一鴈既墮地衆鴈驚相呼努力思逭
逃咄嗟復與俱千百不脱一念之良可吁豈真智愚別直
為苦樂殊，

舊交行

洛陽城中花如雪遊人三五爭攀折秋風不待結子成啼
鵙一鳴芳暗歇少年盛氣寡明儔翱翔驂騑齊驅鐵有不
吾如若泥滓黃鵠高飛在嵽嵲接軫連茵袞袞來若作酒
醴惟麴蘖蹉跎未老身已衰面目冷落言訥拙古釵雕刻
非今時手持贈人人不悅世間百物有輕重眼前劣惡誰
能別不如閉門且高枕三徑榛莽人跡絕只今鑄錯已嫌
遲何處却覓六州鐵

題讀書劄記後 乙亥

絳雲樓上說瞿曇萬卷詩書合自慚元祐全人誰得似天
遺一老在江南
雜稾於今總莫傳殘書兩帙是遺編箇中別有關心處不
著長楊著太元

髙元未比陳公甫篤實應同薛敬軒記取昔人珍重意書
刪枝葉泝根原
肯將綺語費精神考證徵參幾十春此學而今真斷絕不
能容易屬他人

和鹿沙自題二安書屋 丙子

萬事而今絕辦營一枝聊爾寄東楹入門曲折風無方當
牖周遮月小明漠漠殘香雨露迴稜稜立壁雪霜清誰云
身外無多地笑傲還堪足此生
半弓只許能容膝陸處依然住小舟不解何為空過夏更
無一事恰逢秋閒吟漫喜書堆案散步常防屋打頭料得
此中安穩坐春風春雨聽鳴鳩
磊落床頭一劍橫那堪閒作老書生杜門並不閒三徑浪
跡終當徧九坑問卜只緣愁泥濁登車何日想澄清近來
自笑吾非我付與兒曹說重輕
少小與君最往還文章氣誼早窺班未聞牛驥常同皁豈
有蛟龍肯戀山四海於今誰不識是中能得幾時閒屈伸
定理惟看蠖萬種愁心一併刪

遊惠山慧品泉亭和鐵上人韻 丁丑

蒼山揷近郭到此意適然陟巘頻迴首臨池小息肩槎枒
攀古木清冷吸名泉勝有山居願探尋莫計年

過寄暢園和鐵上人韻

名園此日好勝境更誰同苔繞亭亭樹歌催細細風荑嵐
屯野碧破萼點梢紅向晚添幽興淹留意未窮

贈鐵上人用前韻二首

漫爾相逢日襟期共灑然世人多貴耳誰氏可差肩莽莽
敧危壁淙淙響暗泉論文重有約握手在今年
末省西方教師今獨不同清心懸凍月逸韻瀉流風瑤樹
旋吹白珠苞乍坼紅高談連日夕此別意何窮

又疊前韻二首答鐵上人

獨住香林寺高齋思渺然煙雲長在眼風月一擔肩野鹿
頻窺户空山自煮泉此閒應可樂端坐數流年鐵上人住焦山
喬子曾來此嗟余未及同倒懸滄海日橫吹大江風石路
孅拳踞山花鬬白紅斯遊亦未遂豈獨嘆途窮

舟中感懷敬和叔父樓邨公韻 本四首缺一

撲面飄風起逢迎却小槎鶯花歸夢數驛路客愁賒激浪
翻孤月冰崖舞急沙白雲層疊處遙指是吾家

勝地排芳樹晴光鎖綠筠低迷山寺路高挹太湖濱偏覺
寒隨客當思曛過春寂寥無限意有愧草元人
去歲秋風裏還家暮雨昏驚波浮斷岸橫檝過高原青鳥
誰通使黃熊未對恩今朝誰過此嘆息舊潮痕

三月初余歸寶應園中牡丹未放及余以又三月重
來則花已殘矣感賦四絶句

薄陰輕靄弄芳辰去住匆匆笑此身今日偶從花下過驚
心已是十分春
纍纍香苞翠裏勻歸來別作一番新紛紜眼底眞無賴只
趁春風不待人
蜂喧蝶亂不禁思國色天香借一枝窮蹇應知原有例却
愁與汝不相宜

闌風長雨送春殘寂寞高齋作意寒惆悵明朝春欲盡憑
欄不厭百回看

惠山酬唱詩久未成篇鐵夫屢促之用前韻自嘲

側聞高論迥自省忽茫然列坐嗟箝口寒宵笑聳肩徒云
工篆刻只是負林泉始覺平生誤蹉跎歷歲年
薄材敢自棄願與古人同清冷三霄露蒼茫萬里風任教
嘲曳白未肯拾殘紅竟夕何曾寐推敲兩字窮

梁溪郭外泛舟 戊寅

料峭西風氣肅清宿雲解駁快初晴青鞋布襪從今始村
櫂蘭橈試一行丹嶂千重思正遠碧天萬里意空橫眼前
大有娛情處多少溪山管送迎
亂流孤峙自成奇匝地濃陰接綠漪遶寺閒看四面水倚
欄紛數一枰棋摩娑古石尋遺跡追逐涼風入舊祠落日
放船應自好篙師解纜更頻移
山色雲容澹未收斜陽返照入中洲蒼蒼暮景千峰合渺
渺長空一水浮身似征鴻無定所心如巢燕只歸休秋風
不用頻搔首八月江頭一葉舟

贈胡敬仲

世味蕭然總破除焚香宴坐自深居縱橫獨有千鈞筆搜
獵長隨一卷書野鶴摩空雲澹澹寒梅斜影月踈踈逸情
高韻無能似媿我麤中百不如
湖州舊學淵源遠內院遺編統緒長閒卷恰於心有得閉
門却與世相忘咀嚅不肯送言語篤實誰當論輩行我亦
曾聞伊洛旨鵝湖鹿洞好商量

客舍感懷以旅食法當瘦遠行人所愁為韻

天風吹遊絲飛颺向何許出門多棄捐流光感羈旅我心
如秋砧日夕千萬杵空堂時歎息鬱鬱欲誰語
豈無洞可棲豈無竹可食嗟彼鸞鳳姿而乃在枳棘願借
南山霧冥昏共一色泛泛同舟子何須辨白黑
愁思日以侵有如萬鈞壓微茫方寸閒固守坐牢甲戰勝
癯者肥根株付一鋤究觀空門中此是安樂法
空庭獨延佇天高日正長豐悴忽去來得失安所當齊文
窺楚屈妙理析蒙莊生平宿習在結念不曾忘
膏以火自煎山以木自寇鞶帨刺繡文擾擾與心鬬我本
澹漠人坐此日羸瘦願尋第一義小道何足究
晨昏三十年左右奉中壺胡為餓驅人離家日以遠望望

白雲飛三起不能飯尚哉王子陽廻車九折阪
妻床有病婦捽臂忽遠行丈夫志四方豈無兒女情何因
銷疢疾醫藥漫縱横家書不易到若樂那能明
世道離淳古澆風散其真而兒初長成未知學何人醇謹
舊家法正直我所珍此言能信否遠寄使誦紳
江漢水之大其别為瀰漫賦分有定爾窮愁固其所生無
媚人骨與世日齟齬橘柚有佳味肯後戀粗枝
丁與壬為妃坎與離為仇相反乃相成此是天意不自顧
終無補歲月忽已遒閉門讀書史已矣余何求

夏夜感懷和敬仲韻

涼風已是片時秋穿落清房意轉幽熠燿小星穿樹出空
明積水接天流壯懷誰與銷深夜高詠應知釀別愁吾道

非耶還自笑合將身世付悠悠

玩月用前韻

肅肅輕寒五月秋横斜疏影更清幽波浮碧瓦翻無定光
射銀河斷不流未解題詩猶有恨慣經作客已無愁霓裳
自是人間曲碧海青天只謬悠

書座右二首 己卯

長堤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
浮天潤漭漭決四圍内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
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斡是非反掌閒鈆刀貴一割我心
似爽灰百念俱刋劉願更塞其端絶之在由枘

偶作

拙守何能有巧逢漫從季主卜窮通已無萬里封侯相史
直一生磨蝎宫冷淡自甘時譽棄清高未與昔人同出門
一笑吾何事老放江湖號病翁
憔悴應知力不任行年已見二毛侵長風大浪平生志白
石清泉此日心世事煙雲歸變滅閒中歲月足幽尋空齋
大有遺編在時聽朱絃太古音

蓮池菴舊有三教堂張明府毁之作詩示邑人因次
其韻 庚辰

倥侗顓蒙迷黑白異教外馳爭相逐詭辭誕辛滋糾紛茫
茫岐途竟安適祇園高坐張網羅頗疑世人嗔怪僻金銀
銅鐵歸大冶左右採拾工塗澤漫云三教共一源入門曾
不辨主客珠裝寶飾例從同遼濶千年雲霧積咄哉小儒
爭淺膚證引疏通害愈劇崛起韓歐有幾人庸庸餘子其

誰責我公遠紹兩賢後一憤今將付火宅神靈萬古塞太
空顧此旃檀豈遺迹是非剖判直分明附離何有豪髮益
西遊乘日亦虛荒位置原不棄履屐不論不議古之典只
用彼法題之額長歌激烈敘其由勁氣方當沮金石願持
此詩曉群愚門闥洞開我心獲

讀詩疏 辛巳

一經穿穴舊家風地老天荒閉戶中細注蟲魚銷假日不
須辛苦學屠龍

人日用退之城南登高韻和念堂 癸未

歔歲會佳節曉日和風弄端居茅屋下兀兀如癡凍蘭編
信有味佚遊戒無用古人不可作執鞭吾誰從炯炯一寸
心直與千載共剝啄叩門來衣冠强迎送念當遠遁去佚

頽躬種莳不爾乘孤舟萬里快一縱丈夫各有志胡爲妄
倥偬寄語同心者寸陰宜自重

燕堂諸公俱有作復繼其後

嘉會雜羣朋乘酣恣嘲弄賈勇各摧鋒剖疑若滌凍而我
朽鈍姿不中一割用喬子發高唱搜剔徧遊從瑶函滿琳
琅願與拙者共固距不容爾牽引已疊送煎熬廹詩腸百
田熯苶莳又如行蜀坂束馬不可縱文章一小技顧乃徒
倥偬執筆祇自笑累句詎宜重

病中題留侯世家後

老向赤松傳寶訣穀城黄石轉荒茫素書一帙分明在檢
點曾無却病方

高沙寓齋獨坐偶憶江南之遊因成長句二首 丙戌

旅寓應無外物牽高齋趺坐思悠然荒寒恰與秋天迥寥
寂還於靜者便漫笑此生如寄爾都忘今日是何年朝來
飽飯無餘事手把南華第一篇

從來性癖耽肥遯一室蕭疎夙所甘壯志何須馳薊北幽
懷忽自憶江南清風十里吹黄葉紅稻千塍落翠嵐遥念
昔遊佳絶處孤峯頂畔小茆菴

戲作示同學 丁亥

諸君才調各縱横前輩風流見典刑乍看異軍驚特起却
輸一着占先鳴同時謾説河南簡晚節翻傳少府平鈍拙
無能偷格律廿年雕琢竟何成

贈相士 戊子

東西南北只横飛倏忽空行絶馬羈默坐晝爐原偶爾莫
將姑布認麻衣
遷延何望九方皐駑馬應無驥一毛邂逅逢君惟淡話蕭
蕭小院滿蓬蒿

題海陵武使君相馬圖 庚寅

長松千尺倚絶壁寒風颯颯來西極細草平沙萬里遥驟
裹遠自渥洼側使君疑立少踟蹰中有至意人未識前身
應是九方歅驪黄牝牡同物色鳳臆虎脊擅奇姿飛電流
雲白超特容與蕭散脱羈鞿錦韉珠鞍詎外飾應策騰空
須臾爾倜儻未可尋常測周遊黄澤轉瑶臺弭轡更就芝
田食金埒未解重驊騮蟻封安用資剛拭神駿之愛愛者
誰四不能言焉以臆使君意氣萬人豪逸情遠性無畛域
牧民會須去亂群周旋後先利啣勒更加按節鳴和鸞惠

養不欲窮其力舊德曾聞司隸驄治譜一一遵軌轍屏藩
今日正須才左驂右服此其職他年除戟重旬宣千金市
骨意尤亟大厦可成非桷榱衮衣云補豈要棘駕馭鞭策
効驅馳一過馬群空冀北考牧攻駒例久傳汧渭華陽數
盈億十里五里白汗流什伯之中焉取仂太行朝邑憔悴
時筋骨形容皆自匿一經品題價十倍先景遺風信可得
使君著意風塵外為撫此圖三太息在坰伏櫪俱長鳴不
須更鑄銅馬式

贈攝高郵令胡秀標

崑崙之水來自北淮泗從之相左右洪濤瀾汗渺無際顛
風急雨常奔吼淮揚兩郡為澤國萬民流冗嗟四走安集
撫綏賴良吏古之龔黄誰其偶胡侯慨起遼水上胸中磊

洛躔星斗前年會攝安宜宰閔閔勤恤不務咎罰膏布濩
雨露施覆育所及徧穀轂以德化民民不欺中庭不用陳
鞭杻綱紀小大事咸宜綜練精詳卯及酉晝絕請謁屏苞
苴一介分明義不苟飄飄高舉振六翮直以牯胥為汙垢
歸裝不留一錢看惟餘德澤在人口去冬忽聞盂城來鼓
舞歡喜迎童叟兩界相爭幾不決佇立南望空搔首我侯
視事載一期惠政清操如素守須洞適逢災沴餘賑窮恤
之行所部搜剔窮鄉一不遺人人親自給筥數紀總敘功
滿里闕投以木桃報瓊玖天門鵷鷺忽群飛紛紛符檄來
如藪一手枝柱與上下屈心抑志常忍詢激灑珠湖浪不
驚卒保農民安畝畝安宜相望百里間何天獨於盂城厚丙戌春上遣使二十餘人挑濬海口悉令召募余邑乃私為派夫時值乙酉水災後民不堪命胡侯獨不一應盂

城人至今德之我昔有侯宇下日閉門不會通誰某揭來遊此忽
兩句與侯大扣而小扣職卑祿薄不自輕欲為千畝圃不
朽參以見聞三嘆息今之司牧所無有落落如侯亦天下
可使斯民無踐蹂清源龍門聲望高姓名曾自達旒黈有
賢不用古所希譬如良玉終必剖鵠起鵬騫更不疑慎終
如始余所料願為河海潤千里沾濡且自通梁筍繼承寧
用舒遲吏佐佑常忠直諒友辨材必欲致楩楠長禾終不
容稂莠規模弘廓意豁然知人善任非自詡以簡馭繁莫
過勤力餘於事無留莽簿書更值閒暇時玉軸牙籤不離
手三原王公撫吳日舟中常載李元壽為誦皋陶益稷篇
正襟危坐以心受事見歸太僕鹿野翁傳古人讀書乃如此章句篆
組非所取胡侯胡侯廊廟器輒竭愚衷叩罄舌勝之雖履

方起迎當毋以規為瑱否遂寧宮保今大賢拔擢我侯置
先後敬附一語効芻蕘采葑采菲忘妍醜淮黃會合日以
淤俯視兩郡如在湫增卑倍薄非長策淮南黃北可永久
相其水勢決且排略仿古法疏八九印川舊說未足據勛
名當使錫圭自侯能為我建一言立起昏墊登陵阜兩郡
千載恒尸祝豈獨小邑頌父母養雞種黍在衡茅材薄猶
能刻岣嶁

偶作 丙申

宋寞從中隱次且合小休稱心固易足與世本無求咫尺
波濤惡尋常風雨愁所需惟一飽辛苦任橫流
道路依人拙鳴號都不聞亟為懲咎賦悔作送窮文深谷
漁樵侶空杯猿鶴羣百年已過半何事日紛紛

放言

黑雲湧天天不雨萬竅號風沙莽莽登高四望心茫然一
雁孤飛下平楚深山大澤滿蓬蒿嘆息誰能中梁柱倏忽
變化自有時咫尺莫辨鼠與虎淮陰本自畏周叔有材不
用棄泥土高冠長劍彼何人大笑柏直口方乳成敗須臾
反掌間千鈞已壓懸絲縷寥寂荒雞時一鳴慷慨中懷起
且舞牟腸詰屈車輪摧坐縻歲月守環堵求齊空勞工鼓
瑟適越何事資章甫五柳先生歸去來武陵桃源無今古

宿真州

昔時曾住古城邊風景依稀似目前二十七年成一笑荒
雞聲破五更眠

六合道中 丁午七月與喬生受百從六合往江寧者試今十五年矣復來過此念受百不可得

騎驢會此逐塵沙細席優游歲月賒掌故只因從伏勝校
書無復待侯芭平田漠漠孤烟直荒草離離晩景斜猶記
伊川雍録語低徊往事重悲嗟

滁州

青龍橋畔夕陽斜重疊闗山曲曲遮遥望西南最高絶不
知何處是琅邪
庶子遺跡久微茫六一文章萬古光更有醒心亭子在南
豐端的嗣歐陽
清流闗下成陳迹孫趙寧雄亦已亡涵煦百年無事日遺
民未解説滁陽

滁州大栁驛慧月菴牡丹

滁州之西驛大栁慧月菴中誇世守牡丹一株圍四尺亂
枝盤屈交索紐植根已及二百年花發花開歲月久荒寒
茆屋三五椽平臺剥圯苺苔厚旁有小株稱重樓曹鄶未
許齊秦偶山僧頑野不曉事南燭辛夷乃與友緑蕚紅苞
空自芳蛛網縈縈暗戸牖樵夫蕘豎時來過壁上咏吟無
一有而我到此重嘆息徘徊周覽日及酉傾城國色辱泥
塗此意毋乃天公負常聞洛陽全盛日牡丹叢叢為澤數
三月春風潭沲來舉國遂近狂奔走翠幙繡帷相護遮朱
欄玉砌横左右歐陽譜記記其詳爾雅釋草同不朽姚黄
魏紫天下奇至今詩人常在口風流歴世世相傳千載右
株徧山阜名園自昔有廢興亂離況値羅李後宮室焚燒
掃地無根荄剪伐供薪樵遺種都從中尊生萌芽初茁如
亂毅從來造物忌完名瑰實往往遭擊剖此花流落荒山
中反以幽賸全其壽得失相乘自如此盛衰有以識其叟
僧言此花多靈異牙師遺語有從受前年州守移署中二
年不花雖其咎伽藍入夢送花來花仍如故似指蹊幻語
要足警群愚推之於理詎信不浮屠桑下不三宿而以區
區遂蒙垢花不因之為重輕俗子好怪何足取我作長歌
材力薄若呼烏烏叩瓦缶聊記滁州慧月菴此花今日此
敦[illegible]廢埃漭天車馬疾他年莫忘重載酒

旅中與逸上偶讀漆江壯往而先生遺事慨然有作

黄河昆侖來西折萬派滙為鎮當中群山如列隊規模
氣象閎深然莫與對嗟余生已晩不及見前輩少小所傳
聞往往遺烈在英英職方公獨立持清裁意氣薄雲霄直

節寧玉碎正當横流時亦手障一簣高風振萬古遂與李
杜配東林天下望公以早歿睒位卑名不稱談者發深嘅
侍御後起者柔剛非一槩風旨相承接塋潔無瑕纇尋尺
灑江湖縈紆引灌漑晩歳脱塵埃飄飄餐沆瀣與世本無
爭詎肯厲矛鐵至今閭里閒厚德民所載自從兩公亡吁
嗟不可再淵源無的緒音徽猶未沫先民有典刑側聽多
清誨時於几席末恍如聆謦欬寥寥三十年耳目都不逮
後生恬所習遂乃恣狂誖議論侈翁訿文章飾藻繢岐路
紛奔馳公與繩墨背偶為誦前脩有若嚼木柹姓名寖不
識安知所服佩榛蕪塞荒塗往來日憒憒孤鳳時一鳴不
勝衆犬吠金口而木舌已矣坐自廢陰陰風雨夕復見三
日朏閒出得吾子磊落删衆穢偉材越流俗何止什伯倍

嗟昔記舊聞引領常眄睞今朝旅寓中相對聞慷慨頹繼
函公後鑽仰振一代掃刮去垢氛誅鋤闢草萊安驅以徐
行百乃造奥内九原如可作亦獲游車徐徽言一以紬默
默悉徽刈余豈識路人壹欝抱塊欲吐狂言四顧若
有礙氣味忽相合浸長三尺喙慎勿示世人徒爾增詬誶
君其自厎厲余已妄衰退閉口不復道歸歟事耕耒

偶作

達夫五十工吟咏而我明年始及之莫笑老來如炳燭閉
門覓句未嫌遲

詩有別才詎不爾韻語久已誚南豐杜韓歐李淵源在只
是無人續正風

大歷以還多作者次山獨録篋中詩艷辭麗句從雕琢韶

濩遺音自不知

高山鉅谷識規模白日青天有坦途千古文章傳正印莫
教細碎枉工夫

宿胡家莊初入河南界

驅車幾日策疲羸路入河南向晚炊梁宋由來平似掌汝
潁翻是鈍如錐沃饒無過中原地淳固終於大任宜俛仰
古今一惆悵長歌吟嘆有深期

舊德先疇猶未改轉從樸陋見天真敢云天下無高士只
想中州出偉人廣廈要需梁棟重大圭不假斵雕新了翁
亦自生南土遺語當年豈漫陳了翁先生閬人也嘗言須用北人見呂氏童蒙訓

杞縣明末流冦犯此

搶攘悲往事迴首意多違時代有今古山川無是非水[illegible]

舟重載車敗馬鞿何必爭岩險惟當慎此機

行田中

四望平疇合溝塍未可尋有風翻麥浪無地挿秧針待雨
朝朝急驅蝗歲歲心年豐人自樂常誦帝恩深

書輝縣志後

奇節千秋著六經共城原以共姜名首山不近朝歌地周
召還從史氏評汲冢書有共伯和與史氏共和說異邑舊云周共伯國此從汲冢書志不能辨註云衛世子蓋兩失之

毛序鄭箋世所宗鄁書誕謾更誰從自來世子無封國更
合三監說邶鄘世子宗伯諡共姜從夫諡志云世子封於共又謂之鄘皆非

水石風花日放歌洛陽城裏自婆娑向來堅苦百原上未
必遷名安樂窩邵子安樂窩在洛陽邑人因邵子建此志因實之誤

魯齋名字震蒼穹劉削都嗟事跡空何況竇姚耶律輩文
章勛業付秋風許姚竇耶律諸公皆邑流寓志不載元史本傳

鄉里於今傳舊鎮竹林遺跡認荒苔公和偶自逢嵇阮未
信山陽接嘯臺志云山陽縣廢為鎮竹林有其地其說未有據也

略記舊聞多牴牾何人辛苦任編摩網羅放失非吾事勝
地而今只一過時將往百泉山

贈胡玉臨

千里驅馳踏軟塵一杯相屬意中新老成如復見前輩謹
慎應緣學古人陳寶五重傳琬琰和聲九變奏韶鈞固知
不負平生志看取規模冠等倫

理學名家思舊德謂學士此菴公循良列傳佩先型謂方伯存齋公清門
久已推三世治譜由來守一經蕩蕩江河都滙海䟽䟽風

雨自從星當年傳語人如昨吏與高吟試靜聽
予諒合作百城師阜會遺風再遇之寥寂庭空無折葦蕭
條壁立有懸絲優潤誰可誇三泰豈樂欣聞詠十奇朝夕
及今常底厲屛藩重望有深期
石稱文量豈寡失銖積寸累乃無乖十連原自里胥起六
容必從州縣來案牘不留非俗吏風流無取是清才老夫
狃語真堪笑橫浦慈湖論本諧
棠溪曾住小樓偏絕憶當時倍惆然廿載忽過常衎辟（余丁非戊寅館棠溪今二十年矣）三人並建可差肩（從遊者永叔特季王陸今皆仕州縣）征車
倏慨來今日細席從容記昔年五十無聞功業晚只應留
取此心傳

與王爾昌敘別

忽漫相逢絕可憐龍山常憶共華筵青衫漂泊三千里白
髮蹉跎十九年（戊寅歲與爾昌別）何丨不為避世計算來只欠買
山錢與君握手還如昔說到當初已愴然
舊遊重數真如夢端居堂中歲月遥賤子今猶在壑谷故
人都已上雲霄泥塗亥字何須問冠劍丁年未許招（用虞山語）
惆悵共城將遠別射湖他日訪漁樵

鍾巨源出示新詩因贈二章

麗句妍辭舊有名由來姿態合傾城即憑絃索翻新譜吏
聽涼州意外聲
溫李風流有別情西崑酬唱接開成紛紅駭緑尋常見倒
瀉銀河徹底清

又贈一章疊前韻

邂逅相逢識姓名寄懷久已自舒城（謂言百）引商刻羽何人
會郢客高吟是正聲
紅袖烏絲自寫情淵源遠出庾蘭成碧瀾寸寸橫秋色（用遺山語）
天與詩人一段清

百泉山道中口占

一帶烟霞望不窮蘇門姚許有遺風我來願住百泉上可
得他年附寄公
嘯臺當日獨深悲正始風流別有師避世詎如嵇阮輩木
能身到七賢祠
見見聞聞都不同荒山寂寞弔遺蹤容城已遠睢州歿誰
與安禪制毒龍
讀書常自思前輩到此彷徨意未寧四十年來無一事橫

經久已負平生

次鍾巨源韻留別

夜看斗轉及參橫征馬群嘶愴別情四望塵沙迷轍跡幾
番奔走誤平生枋榆未遂當年願湖海空憐後日名惆悵
河梁吟好句媿君詩律號長城
下帷雒誦一經橫襟韻飄然遠俗情妙語只今推屈子湛
思久已過揚生擅場大歷知無敵新樣元和合有名相見
未幾還惜別蕭蕭風雨結愁城
破曉前山翠黛橫清風策策動高情長吟重懸齊三十遯
世還從會兩生流落常嗟未卒學去離應怪不求名若今
託跡塵寰外珍重他年易趙城

問路

平明旅店動征輪纔及半程日向辰一直路從城裏去（河南人皆謂汴梁為城問之人多云一直去）三叉口問道邊人前村髣髴爭驅馬舊轍縱橫孰識津自是多岐難辨別役夫莫厭往來頻

瞠目前途四角輪此行亦自不逢辰半生蹭蹬誰如我中路崎嶇難傍人莫問田夫能識字既充水手合知津梔言蠟貌多如此太息還應自怨頻（收車者四夫都不識路）

旅中偶作

平疇廣野日揚沙老向征塵閱歲華落落東來一騎馬搖搖西去四輪車殘春未盡聞孤鴈新月初圓看晚鴉寂寞黃昏人獨坐幾行題壁字欹斜

舊學分明似畫沙煙霞泉石自清華比年跋涉經荒峪隨世低昂坐小車斷岸荒村留古樹夕陽流水認寒鴉而今

盆信歸來好滿院蓬蒿一徑斜

共姜臺

聖人刪六經獨著柏舟節於邶鄘衛中邈邈凜孤潔堅貞本天性非為名教紲之死矢一語震厲如嚼鐵高標何聳峙寒空斷氷雪龍比一輩人同灑萬古血周禮傳五服二父乃具列法以中人制條目何廣設尚餘荒古風陋語未刋劉不有守義人孰補綱常缺浩浩洪河翻地軸為之裂斷鰲施赤手天柱傾不折至今千載下景行仰前哲我來平臺上懷古欽貞烈想當孤守時耳目若割截悠悠未亡人百念俱灰滅豈顧後世名遺跡留卓傑不知何代築廢興凡幾閱人心本不死清風在嵽嵲西望太行山俯視同邱垤野老不曉事崇構華楶梲翠幙被明璫儼與仙佛埒

吁嗟當年心沉沉苦霧結防身動如律舉足不踰閑胡乃效此為九原徒悲咽土偶非其形即當一時撤煌煌立木主遺篇大書揭共明靡他義庶足警愚劣我今作此詩其猶吹一吷願以示後人餓死無蹉跌伊洛多發明慷慨片言決此義自共姜聖經若樹臬勝語記他年重與表碑碣

題共姜臺詩後

今之汲縣古沫土孟侯傳世八九數共城逍遙在遠郊謂姜處此非其宇東宮西宮古之制何況共伯早死無其主寂寥孤守耳目絕不應荒野獨踽踽俗言世子此封國傳垂不為別子祖且也伯當兩髦時曲沃詎值申生怒或云共山下有共伯墓共山之名以此取周人之祔也合之古有從葬禮所許百歲之後歸其居使令死骨同朽腐白楊

蕭蕭夾古道孤禽獨叫號悲苦後人於此築高臺想像清風萬萬古歷載綿邈臺猶存遺蹟直與首陽伍見聞已遠付荒寞後人傳說多莽鹵更指此為共姜葬因其基址崇垣堵共山相望咫尺間豈以孤墳留山隝固知此語未足據大類鑽皮出毛羽昔者馬遷稱好奇涉獵廣博肆纂組共伯乃入釐侯羨後世至今疑衛武又如汲冢記共和異同豈特薛魯鼓筆削不經聖人手紛紛議論終何補共姜節義詩所載如圓有規方有矩僞臺聳峙名不磨儼若千鈞繫一縷邑志草草多缺略願寫此篇續鄘譜

嘯臺

漢終四百九服覺崢嶸特出當塗高削平袁呂拒吳蜀誰知三馬食一曹指揮堦序走群雄網羅八紘無奔逃千鄴

孫陳稱舊德萬鈞之重輕鴻毛翻廻車乘多叔求珠摧
毀火銷膏殀生利害反復乎岷起寧得不枉撓先生抗志
風塵外一身孤孑守蓬蒿被髮穴處猿狖羣默默始知闕
扃牢苟全性命亦非易相去咫尺翻波濤有時長嘯激悲
風萬木洶洶增怒號山谷如聞鸞鳳音相見不識徒勞勞
嵇既養生終不免阮亦東逝隨滔滔固知兩者不俱全衹
令千載同訾謷泣麟嘆鳳徒為爾挫折豈謂非其遭春蠶
作繭自成蛹副褘乃過三盆繅千里馳驅趁以忽霜蹄一
蹶傾塹壕前車之覆已如此汨泥揚波餔醨糟失意還如
快意人俯仰相隨如桔槔

自開封往輝縣途中作

濃李夭桃千萬朶春風融冶吹婀娜牆邊老樹潛無花寥

寂空庭明月墮生平不作依人計槎牙硉兀與時左低頭
垂翼默無言外間所見總非我未耐朝市日周旋唯向山
中盤礴蠃三十年間欻忽過野蠶作繭自纏裹今者胡為
驅車來俛仰四顧無一可崛强意氣終不除焦爛直如赴
水火閉門偃卧無慙顔信知溝壑非吾禍襄陽一書共歎
息誰云退之蹈兀軻相排未已轉相效帷中大笑恥與跋
浸尋歲月多漸靡琢削節目平磊砢曩時所學今何如忍
遂蹉跌同么麼此閒得失判豪氂固塞隄防謹關鎖洛陽
二頃無復望拂衣更待何時果天末鴻鵠已高飛世人徒
羨沉沉影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一終　孫男希周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二

寳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寄贈胡玉臨 丁酉

淡淹春光閏月初共城幾日駐征車來看墨綬分符竹
羨斑衣奉版輿貧不東歸還舊隱低徊北望覩新除
無限憑誰說千里遥緘尺素書
縡帳當年幾往還曩時所學一窺斑聲名豈落盧楊後
事今居召杜閒細雨無聲通畎澮長風有力到榛菅安
馭吏腐生話座右箴銘未可删
寥落風塵飽所諳相州南下再停驂參差忽作經年別躑
躅猶留異日談問渡誤傳綠海岍 黃河渡名海岍口 行吟空自傍

江潭北風又寄丁寧語舊德先型更細參
喔咿初倡玉繩低袞袞征塵日又西一去未能尋故約再
來何日續前題寒花吹落迴無處羈鳥驚飛不定棲可是
茅簷安穩坐蕭蕭滿院長蒿藜
勞生何計得長閒俯仰隨人一笑慳大地如行九折坂小
休還憶百泉山不堪潰穴時時補漫把彊弓寸寸彎師法
只今推兩漢春風且為破愁顔

述懷寄玉臨用舊韻

車馳馬逐趁飛塵翻覆應嗟世局新千里關河逢驛使一
朝風雨送歸人往來自昦無長策行止終當付大鈞窮鬱
詩人原有分郊寒島瘦可同倫
鞲上飢鷹未肯馴飛颺一去解天刑屋傍自樹籠雞柵窓

下聞鈔相鵠經除草決渠驅阿段引帆繫軛笑奴星㸃鹽
隨分何能足叩角悲歌孰與聽
榻楊兀坐得吾師日暮河梁安所之初過晚春花澹澹恰
逢淺夏雨絲絲蒼茫已作兼旬別邂逅翻成一段奇曾到
歸仁堤上望無番搔首憶前期
安樂遺窩接嘯臺攀蘿捫葛路多倩遥想當時成獨往却
憐此日不重來巖棲澗飲知無分繪句絺章只費才自笑
崎嶇空好事天公何意未云諧
抱膝高吟一室偏矮籬細寫意愁然三塗谿谷思垂手二
頃田園可息肩浩浩陰陽催小至紛紛憂樂感中年生平
不負幽居願頼有清商一曲傳

寄贈鍾巨源疊原韻

西窓剪燭論縱橫漂泊偏嗟客子情碧水青山纔一到春
鴻秋燕太忙生杯盤草草誰堪語驛路匆匆不記名嘆息
故人原有約夢魂猶自遶共城
磊落床頭一劍横抗懷古昔恥孤情當年誰識庾桑子今
日還憐轅固生前輩源流如可接後來草木亦知名蒼茫
闔戶勤穿穴奚止風流重管城

寄贈王爾昌即疊前韻

高樓堆敞兩床横歷載周旋共旅情自不見來多後輩再
相逢處似前生蕭蕭盡改新鬚鬢落落猶傳舊姓名接席
連茵凡幾日又驅車馬去孤城
風波遥見大河横萬折難諳世上情淡泊故交非熱客雄
豪直氣是狂生空囊不恨無錢使小户偏能以酒名若返
柳時須過我片帆直指射陽城

寄贈胡永叔疊贈王臨前韻

問學由來久軼羣發揮今見一番新規模猶記當時語氣
味還同我輩人兩世淵源延寶廕百年典則著和鈞偶
小試經綸手雅管風琴自巽倫
風操氷霜加峻厲空庭閒寂靜儀刑神明未見誰之比曲
折邦如舊所經却卷波瀾歸一勺更從照耀映三星循良
續茂謳歌遠洋溢仁聲滿邇聽
躑躅曾過淇水湄風塵憔悴更何之長開通德唯留草熟
看平原不繡絲此去生涯甘澹漠近來事業轉難奇閒門
擬作四夫老千里重過未有期
、枝上苑羮時栽移向河陽未許猜形勢久聞全晉別山

都自太行來崎嶇願奉三年最馳驟原非百里才先世
屏藩推重望　詔書五色即須裁
別踈音問何時達薊北書來一莞然(謂念堂先生)矻矻說君不
去口英英如子孰齊肩殷勤笑語連三月(乙未春晤於京邸)莽蒼
風煙又兩年屈指後期無定在新詩好附驛筒傳

七夕雨

織女黃姑事竟非穿鍼貫縷意多違凝雲常在明河没驟
雨初來野鵲歸萬里不通京洛夢十年猶守故園扉方心
未繫憑誰乞奕奕空傳五色糧

題墨菊冀(戊戌)

豔能濃姿已盡删一枝新自洛中還相逢莫恨緇塵染別
是人間氷雪顏

蕭蕭孤韻澹幽襟水墨應知着意深素質不為兒女豔却
從朝市覔山林

題畫紅蓮花

搦更一枝倚水斜冷疎偏稱野人家無端也著臙脂色拍
手來看富貴花

月曉風清水一涯淋池何日更移栽夢中似到麻源谷十
丈蓮花㸦碧開

凌波仙子媚幽姿歛袂新粧不自持老去風情渾減却也
應不作女郎詩

和瓶中荷花六首

遶郭荷香認舊溪積陰無奈客中棲一枝低亞瓶中見不
門前十日泥

燕支淡抹醉春酣𥿄麗何須憶水南却笑崎嶇多好事盲
風怪雨過空潭予宮封事出郊看荷花遇大風雨而返

摇颺輕紅映碧空秋光掩冉畫簾中長廊一過香如縷不
羨淋池十里風

酒暈無端上玉肌數枝綽約比瓊姿西洲別有無窮恨不
到風清月曉時

曾蕩輕舟出小津藕花四壁靜無塵秋風斗起雙塘夢元
是山間林下人

名花暫對可銷憂胸次翻添一段愁三十年來成故事迴
峰亭畔記嘗遊縱梓園荷花最盛迴峯園中亭名

夜坐偶作

端居消永夜泊與淡相宜身老長閒日心清久病時秋聲
來樹裏月色上簾遲會得此中意孤吟一卷詩

山林麋鹿性朝市總非宜歸夢三千里鄉思十二時高枝
花發早深谷水流遲不盡平生意波瀾付小詩

和元溪移居四首

散髮狂歌紫府仙塵埃不斷忽覊牽寂閒未肯留三洞安
定於今試五遷詎有園池比履道勝將草木寄平泉人閒
適意都為樂策策秋風兆暮蟬元溪在京師凡五易居

塵沙撲面走中衢轉入幽居景物殊老樹當門新翠合平
臺一望晚煙鋪重吟元亮閒詩句更搨洪厓舊畫圖火急
蹊書閒上黨寶安今已換桃符念堂先生嘗謂元溪當移居今在上黨元溪舊寓寶安寺衡

蓼寂揚生宅一區籤藏千卷足清娛十年喬木中梁柱萬

里丹山引鳳雛家具紛紛尋短槃詩筒日日走長鬚求羊
來往添幽興不比東鄰濫瑟竽

穿徑誅茅築小邱杖藜亦得暫優游入門曲折迷新衕當
牖横斜認昔遊憲仲孫舊寓此余嘗飲齋中仲進未堪稱北部士龍且
合住西頭後同正則相鄰近接席連茵語未休謂葉松山

和元溪櫰坡四首

老櫰両両倚前陂矗立中庭氣象多門外野風吹不斷時
聽竽籟好經過

雜纍空林淡靄生哦詩日日繞堦行却看密雨跳珠過便
已循除潄潄鳴

築土為陂試手初安排都作野人居南榮藥草多名品帶
露和烟摘小蔬

樓陰會誦長公銘公望終期列鼎局赤管一雙時起草精
思還搆院中亭

余癸酉省試表叔喬楮堂先生畫枸櫞一枝贈予附
詩曰蕙帶園寬訝沈郎筆鋒銷盡業全荒幾年不
屬樓花管一樹撐霄著意黄時先生卧病樂志堂
堂中有老樓一株故作此詩蓋以不與省試為恨
也未數年先生卒畫亦失去今年元溪於京師移
居門有樓兩行元溪為作樓坡作詩紀其事余因
追誦先生舊作為慨然久之乃書以貽元溪再次
元溪韻四首

門前小築號樓坡扶杖經行感慨多舊輩凋零都欲盡三
生還記一來過

曾從許史識班生老驥横空萬里行卧病五年秋閑寂寫
來都是不平鳴

唐昌崇敬惱辛迂憔悴江潭更卜居折得黄花堪一笑荷
鋤歸去種春蔬

相見當時只服青芊芊宿草户潛扃廿年舊事無人説香
雪而今故有亭

封事元溪寓齋各有菊數十本元溪以詩貽封事索
和余亦同作用元溪韻

朝市偏餘野興濃寒花層疊半弓中廿年豪舉三人在十二年前賞菊念堂先生齋中痛飲累日今惟余三人同在京邸餘皆散去一種鄉風兩處同傲
遝不隨鵷鷺侶蕭踈終託桂蘭叢明年何地成追憶願向
眞僧問色空時余將歸里中谷米亦將和

題張淵度我與我周旋圖

是非得失不須論相對應知面目真世事分明同一局頗
為縮手袖閒人

兀坐空齋影答形眼看蠻觸幾輸贏楸枰不比彈碁様却
似中心也未平

决戰原爭一著奇爽空闘捷總非宜運旋別見經綸手珍
重當於未下時

同形異體自相親覿面寧殊越與秦四海弟兄都賸語看
來只是一人身

贈汪拙存

霓裳同詠大羅天誰是蓬萊最老仙白髮蹉跎常自笑君
今猶較十年前

上苑移根已別裁三行六案望君來朱丹正在磨研日[illegible]
取他年柱石材

題魏東澗小照乙亥

金匱流傳已久湮今朝拈起一[illegible]新朱絃大有遺音在類
見羲皇以上人

千五百年無作者河閒微旨溯長沙別傳只繼彥脩後記
取嵩山頌一花

秘典旁篇常徧尋清虚畧不涴塵襟華陽原是長桑輩碧
嶂丹崕深復深

恨不將身入此圖共君淡話穩跏趺憑誰更乞吳興手為
補春風杏一株

訪俞葭白不值寄贈二首

望中芥蒼舊風煙邂逅難逢一悵然歲月蹉跎吾輩老陶
懷跌宕古人傳漢云不見同千里若較相從遲十年他日
論文重有約拙疎應已笑華顛
卓犖高材獨有君典刑未遠記前聞煙波自放江南棹馳
驟終空冀北群意氣憑陵推肸札文章聲價重淵雲希微
別溯平生事宴坐焚香對夕曛
又贈二首叠前韻
渺漠長林纍晚煙相逢握手倍欣然詩從大歷多分派文
到元和有別傳細席共論追昔語短箋重寫記當年空堦
滴瀝西窓雨卻恨東風太放顛
曠度虛懷孰似君相推豈獨在多聞小山莫問曾成賦大
雅於今自不群岐路原知分楚越壯遊猶未到燕雲空齋

趺坐無窮思一卷南華日已曛
呈遂寧張公十二首 辛丑
榮光淑氣拱嘉辰遙矚清霄佩德新落落公才蟠柱石峨
峨高節襲蘭蓀百年制作推夔卨四國經綸重甫申盛績
只今垂紀載竊餘歌頌敢重陳
霓裳會記大羅天高步瀛洲羨老仙賸有文章宣鳳誥別
將勛業續麟編典刑常在思前輩衣鉢猶留啟後傳陸相
千秋判奏槖常楊他日可齊肩
中朝標望軼羣英退食從容識老成露冷三霄金掌迥氷
凝一片玉壺清摶風直上高秋鶚擊水偏迴橫海鯨舊事
槖來多道說日聽鐘鼓共砰訇
經術還將試望之憗良合作百城師勤無留牘常先事清
不收聲凜自持靈雨絲絲隨夾轂長風浩浩竦寒帷只今
內外多欵歷 帝眷真如夢卜期
秉節擁旄重撫綏規模遠與召郇齊養禾先已鋤稂莠牧
馬還同服兕犀釀澤旁流江左右興歌並起浙東西醇儒
事業今無忝兩兩華星映壁奎
三吳視學更超然自有此官無此賢徑竇應知皆斷絕朱
丹總已入磨研盡收弟子三千輩獨占聲名二百年曾著
青袍同鵠立龍鍾深自媿雕鐫
睿畧神謨承指授江淮千里固苞桑木門灌注遵成算石
堰波濤謹舊防歲計度支無漏溢外銓選補共搜揚科條
願放南豐記銘刻深恩永不忘
成功久已勞嘉績 制詔新來墨未乾底定九川歸禹貢

整齊六典冠周官統均已令綱維正燮理還期社稷安紫
閣黃扉遲並入沙隄遙望萬人歡
水鏡中懸仰鑒裁網羅此日八紘開知人本是安民事報
國元從得士來珪璧琮璜廊廟器梗楠杞梓棟梁材鄙人
也與韓徒數却笑移根未許栽
耆壽於今留厭服巖巖風采壓朝端崚嶒直似千尋碧傾
灑惟憑一寸丹薑桂不嫌老去辣雪霜偏著晚來寒旂常
竹帛平生事更擅英名久遠看
寂寞深齋靜不譁笙鏞未肯比仙璈遭逢恰值隆平日福
祉還同衞霍高老圃共看榮晚節清池原不玷秋毫由來
天壽推平格伊陟巫咸選舊勞
拙守何能世事通只應憔悴老蒿蓬身居唯諾千人外心

識淵源一脉同薄伎敢云還席上塵蹤猶未處叢中白鷗
浩蕩煙波遠田首崇階意不窮

題張氏武功圖

聖神統八極彌覆徧海寓京口宿重師荆揚扼門户張公
遼陽來雄姿猛哮虎啣命治水軍握節居北府逆氛起滇
南浸滛蝕全楚縱横巳岳閒洞庭遮重阻公時初至鎮文
書捷飛羽忠義不辭難慷慨率所部自皖達武昌備守固
疆圉倚公如長城千里皆安堵勇氣突無前不築濡須塢
移屯詣行營願分左右拒湖水浩淼淼衆賊蜂蟻聚鏖戰
挫其鋒北向落爪距柏直彼何人大笑口方乳竄伏洲渚
中進退若孤鼠腹心已披裂手足尚枝拄公為計剗除兇
敵在樓櫓輕舟便轉旋仰攻非其侶飛章上陳請 天子

重嘉許意匠辦經營艤舸昔未覩平乘益州船駭稱越公
武掃刮盡巢穴尅期在一舉戈甲耀日光燀赫震金鼓波
濤簸春天激射恣風雨桃花及柳林搏戰日四五斬馘數
千萬纍纍就擒鹵江漢為廓清逋逃無處所乘勝復西部
破竹孰可禦羣帥爭馳驅借公餘勇賈拍手唱鐃歌一麾
貔貅旅矛戟列森森化作兩階舞方賊大至時惕息未肯
近帷幄首建策夾攻乃可取直從肘腋旁横刺斷腰膂死
咋無尺寸賊勢為崩沮舳艫相啣接日月離寒暑青絲白
馬輩强半膏刀斧匪徒籌畫工獨立府艱鉅譬若共捕虎
論功疇與伍當以衮衣歸中朝屹梁柱充國守衛尉充戍
屬肺腑爾宇更啟封帶礪誓茅土逡巡還故官長揖倚大
樹保障自所職顧視舊印組迴憶八年來矢石日交午凝

食不遑暇下卒同甘苦今已底安定南徐仍填撫東山言
其完部曲樂酒酣灑然何清閒道古且語語命筆繪此圖
深心寄毫楮以斯貽後人請共念爾祖不學杜當陽勤銘
水之滸余生不及公嗣君結縞紵披圖欽英風褒鄂安足
數遺蹟遡生平俯仰感今古愧無韓柳筆未敢續後序聊
效關中詩庶幾配吉甫

呈鄭魚門先生

海内聲名仰斗魁稜稜風節厲清裁歐蘇只作文章伯枚
馬空傳侍從才衡岳峰尖一柱立黄河水曲兩崖開髙名
千古誰能似宋司馬公今再來

洛閩承學久微茫墜緒於今誰獨當箋註旁羅同鄭服淵
源統壹過荀揚文皆載道裁新語行本躬脩凛舊防百鳥

喧啾塗耳目却看孤鳳自翱翔

視學由來為重選當官正色總澄清力崇古雅歸繩墨盡
屏浮囂勵老成問學必須求實用文章不肯誤空名棟梁
榱桷同收拾留與他年作國楨

往緣重望多苛細或以公心付混同清節已如懸白日虛
懷仍是坐春風妍媸不爽存真鑒絲粟無遺合大中八十
年來稱迴出黄扉紫闥仰穹窿

曾侍絳紗傳六學欵材深自媿雕鐫南歸原已承恩賜北
望於今歷歲年躑躅中塗惟自笑遲迴末路更誰憐師門
依倚須多幸願假搏風上九天

又呈鄭魚門先生

理學中朝夙所傳清名介節益巋然已知試玉滿三日吏

看樹人期百年一振瞶聾啟後覺獨支梁杜續前賢便令
文教同鄒魯徧拂春風入管絃
國以人材繫重輕礲磨追琢出琮璜治經應繼胡安定養
士還如許仲平几席一時來問學巖廊他日共功名行難
猶記韓公語甚村參苓在藥籠
報國文章猶未盡畹畦重疊蕙蘭叢扶持道教存清議刻
藿浮華追古風絕續詎云一髮力隄防直障百川東儒生
事業今無負力遏況雄見此翁
本朝人物推湯陸三十年來誰繼之公望久知歸彥國羣
情都已屬敦詩願為社稷無疆計正値黔黎待澤時遭遇
聖明千載會姓名端合重台司
岣嶁羣山仰岱嵩淵源兩世荷陶鎔伊川錄載楊遵道嶽

國書傳蔡九峰樸學自慚附末籍輇材何敢問遺踪頌歌
推說吾徒事俯仰深思大澤濃

呈山陰王公

高步橫空入紫闥瓊林早起散芳菲中原文獻承家舊天
下英才曠世希翠壁千尋杞梓合碧霄萬里鳳鸞飛典型
海內推前輩卅載靈光已獨歸
分符三載共歡康幕府初開辟咳良沾灑一同咸布濩遲
留半刺久徊翔名高卓魯仁恩遠跡儗鄒王歲月長獨任
華虛遺悃愊却教人頌子雲章
千秋遺愛在桐鄉兩地遙望久不忘九曲微波多潤澤一
丈餘力史助勤吳陵歌詠思逾切漣水依歸樂未央他日
屏藩膺重任不須重說杜當陽

兩瀆交流日阻艱宣房久已慶安瀾許商議上無能決王
景功成且未遑謾說治坊陳北闕誰將問水繼東山淮揚
保障惟公在引領河渠 特詔頒
流輩飛騰多歷年而今耆壽更誰先險塗久已經三折中
策還為計萬全屯氏河常通渤海萊華水不漲桑田崇庳
遲速何須問看取勛名勝印川
瑞靄榮光壽域開稜稜標望近魁台平當原領河堤使桓
郁且從少傅來徵召必為梁柱用追隨深媿楠楩材執經
門下常依倚敬進南山酒一杯

劉明府署中牡丹冬至後開兩枝分賦二首

玉雪珠氷萬里天忽從庭際轉暄妍宣華栽後花多幻瓊
島飛來種是仙瑞葉樂安添舊譜清詞與慶入新絃一陽

初動迴寒谷大地春臺總盎然
名品久知推首冠更驚此日艷朱欄不隨桃李爭芳節來
共松筠守歲寒小會正從五日樂晚花又得一枝看秋江
莫恨東風早到此遲遲可盡歡

呈孝感屠公 壬寅

偉才重德冠羣倫衆望咸歸社稷臣正色立朝資弼亮建
牙開府著經綸遭逢幸值千年聖布濩欣看萬物春四海
蒼生同仰命巖廊又見袞衣新
長風遐被海瀕遙共樂昇平荅 聖朝號令分明懸白日
襟懷高迥傍清霄特崇惇大蠲苛細壹準虛公屏雜囂好
是運旋經國手鴻恩溥洽徧謳謠
直上雲霄緣自致遠除都是 帝親裁早聞抽擢離常調

新賜旌旄領外臺樸重合為瑚璉器瑰瑋獨取棟梁材得
君乃見真儒效渭水商山今再來
老成碩望今為最邁世高標未可攀勳業直追伊傅輩淵
源自在軻雄閒虞廷制作先咨牧孔室文章久鑄顏收拾
正為榱桷用草茅應自媿榛菅

又呈孝感居公

草律羣山仰依萬經綸原自問儒宗明良遭遇風雲合侯
甸句宣雨露濃一代聲華推賈董千秋事業接夔龍鯫生
載筆居門下願寫勳庸著鼎鐘
楚澤尋陽九派通扶桑散彩見朝暾學通濂洛源流遠文
到周秦氣象尊碧海鴻溶鯤變化丹霄寥廓鳳騰騫科名
未是平生志治譜由來細討論

稽古愛民承舊學奉公砥節號廉平當官常盡孜孜力所
至皆留赫赫名仕路風塵原自苦書生氣味本來清 詔
書早表公卿器要取循良作國楨
霖雨蒼生仰化權子諒寧止此心傳六雄四輔從詳試五
長卜連以最遷閭里具諳凡曲折吏人久與共迴旋要令
際戢引殊績故教遨巡歷歲年
百里何當局短轅拚飛應自脫籠樊方隨墨綬從常選便
入黃扉侍 至尊不假吹噓名自識一無憑藉面承恩共
傳 帝眷多優渥抜擢真同夢卜論
往在東臺批勅日恰逢南國校文年材求杞梓中梁柱韻
合笙鏞入管絃自是聖朝無缺事肯教平世有遺賢諫垣
衣職雖多補長育人材更最先

朱紫原同涇渭分力從雅正掃紛紜清標峻待裁通牓遠
繫精明試雜文此日嚴顏書竹帛他時王魏出河汾年來
重録登科記自笑終為燕雀羣
幾時公望屬巖廊祇覺遷迴歲月長玉出方流多照耀
經長坂且翱翔一朝耆舊推韓富三輔聲名繼趙張最是
兩都鎮鑰重又煩鎮遏事勛勷
清操原不染埃塵蒸變還期德化淳已以寬和持大體兼
之明斷布深仁封疆寧謐都無事州郡綱維在得人措置
規模已早定紛華猶自廣咨詢
鴻翊新從 特詔回經營又藉股肱材加官僕射統行省
持節中丞領外臺政記科條明日月令行庭戶動風雷文
星今日臨牛斗會見端門歷上台

向讀細席侍終朝四卷纖雲望碧霄程學何堪追呂謝蘇
門木許並秦晁絕編猶幸尋脩綆掛壁無由挽大弨所得
只今惟固守荒村風雨自飄搖
家家風塵跡未安中塗躑躅事愈難遊人只為多生語奉
母惟思就冷官苦竹不因經歲改清霜更覺曉來寒師門
南望長翹首願假摶風振羽翰

題劉雲岫歸隱圖

翠壁丹崖峻以巋蒼藤古木轉幽閟靈境杳與人世殊武
陵桃源留髣髴桐帽棕鞋方竹杖一邱一壑情所寄繁華
都盡萬緣空蒼茫不記平生事悠然心與白雲閑沿瀾穿
林隨所值出入高下一俯仰桂花松子常滿地水清石瘦
樹益奇歷歷可作山樓志圖綺未是世外人深谷逶迤且

肯恣却看此日眉宇間凜凜常帶英雄氣印湖舊剖河山
盟閥閱元將怯辟比叱咤風雲變化生繡衣貂裘擁鐵騎
南北驅馳萬里行歲月荏苒慚故吏提鼓援枹臣之職人
笑不作妄校尉從此掉頭不少住貴富棄之如敝屣米與
夫為五岳遊我寫此圖聊寓意當今寰宇須昇平邊鄙閒
有羽書至潁陽老將衆所推金城方略誰擬議據鞍上馬
矍鑠翁萬里尚藉帡幪庇功成長揖歸去來蕙帶荷衣返
故肆平原門下公孫龍載筆還能況同異

山安署中偶作

徙倚坐匡牀閒銷半篆香文章從鹵莽事業就荒唐信手
繙詩冊安心入醉鄉相逢唯一笑不用熟黃粱
永日留官署風清燕寢香淒涼寒范叔慷慨老馮唐躑躅

悲岐路徘徊念故鄉塵埃方未息敢自計持粱
淵源名亞子一瓣有分香舊學窺濂洛新篇續漢唐專愚
可自許寂寞是吾鄉堪笑隨陽鴈區區謀稻粱

醉中書贈王桐崖世兄

幸接荀君座衣裾惹暗香高談裁晉宋古義引虞唐虛薄
慚書麗沈冥託醉鄉西窓共話久只自附孥粱

徐雲岫見貽二章即用原韻贈別 癸卯

粗糲何曾具一餐荒齋相對只空盤乍逢不覺多長語
別無能愧冷官自古書生常寂寞而今人物正艱難與
握手期何日願共松筠守歲寒
公望交推第一流那能[illegible]作與同遊江湖寥落三年夢
引縱横萬里秋行道者書端有命山林朝市定誰優着

四海聲名仰會見甘霖徧九州

答友人見贈即和原韻

泉石煙霞未許尋寥寂相對酒盈襟講堂漫說鄒二讀東
閣還容戲五禽時病足未愈濩落江湖違壯志銷磨歲月寄微
吟閒關一聽籠中語誰識平生萬里心
奔走風塵四十年而今鬢髮已皤然掉頭不住誰知我白
首空歸豈問天已坐虛名真自誤肯令承學竟無傳晚來
閉戶勤脩綆不使風光落酒邊
空齋獨坐費幽尋斜掩西窓月滿襟嫩綠兩瓶新日注硬
黃一卷舊來禽唱酬無復聞高論徙倚空餘自冷吟萬籟
不鳴群動息此時應見古人心
題詩重與說當年往事依稀倍悵然福地潛通小有洞仙

班同憶大羅天老來非復少時別妙句猶憐萬口傳握手
未知何日事相思應寄皖江邊

別丁寅兄即用鈍人先生原韻

拙迂無適用寂寞求高閣風塵三十年未肯嗟留落揭來
博士署閒居理舊學同僚得素心晨夕共商搉不愛夔龍
薦庶尋孔顏樂　詔旨來自天厚事期大作梧鼠吾技窮
安敢冀奮躍願返屠羊肆仍循道人繹量力固不任匪云
自待薄古來樊稱輩名高氣轉索豈有嘉謀猷可以佐帷
幄徒然遠別離邑邑數日惡

題宋界陶先生百二圖 丁未

栟材超逸冠羣倫林壑未許偕隱淪白首耆艾典刑在漢
忠今為無事人曩對大廷聲輝赫諸公動色江都策青蠅

營營側目多遭逢知己真何益一朝小試汜國手政績流傳在人口胸臆約結未得施舛戾紛紜掣其肘翻然遂賦歸去來睥睨莫識棟梁材縮手袖間亦已矣清泉白石月徘徊精神强健老復壯南窗日在羲皇上咏吟道里常慨慷千里郵亭入詩帳俛仰歲月疾於風八十年間似轉蓬靜中却憶坡公句一日寧僅兩日同人謂東山將復起貫穿綜練有誰比公作此圖一大笑百歲逍遙巖谷裏天外冥鴻羽為儀左塾右塾弟子師言談辭氣如疇昔絕憶少小詩公時眼看世事皆邂逅變化反復竟何有文章亦足作怡悅豈必勛名圖不朽我今未老已多憂半生鹵莽合歸休何當九垓期汗漫夜夜從公秉燭遊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二終　　曾孫直至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校書 庚戌

文章千古易淆訛亥豕魯魚校幾過老大眼昏可惜功來緒閱已無多湛深意思常收斂刻苦工夫費琢磨莫道居閒無一事時看日影自婆娑

縱橫塗抹黑痕乾細注旁行技已殫往節未能沽酒飲里居仍是借書看清秋高興都云盡暮雨閒愁且自寬試問門前誰好事掄根霜草又將殘

秋雨偶作

微雲團團淡秋光閒裏方知況味長故紙鑽研無了日急

將詩句答新涼

未有蹤蘆可隔風濕雲不散雨濛濛平生淡說張才叔着屐看書一室中

老去定無多歲月蒼茫猶憶此心初百年易盡吾何恨辜負窮愁不著書

工夫未到何須說著力研磨更自疑莫道文章一小技晦翁親校蘭齋詩

與念堂先生

辨香還指射陂東純翁贈侍讀公句前輩凋殘後空天下誰為第一手後來尚數二三公貞介凜秋[illegible]陵脈絡同自是文章千古事肯將陳迹付秋風

念堂先生以詩和答再疊前韵

吾老敢云易已東廡困仍是笑空空旁門未許容餘子的
緒相傳有數公語朱子舊學已荒無藉在古人不遠此心同
白頭正襟漸磨力願共親承白世風
兜率何心我欲東梧松寔坐萬緣空初年亦有偶然作往
事都歸無足公詞筆君今推四絕笑言我可附三同雲龍
相逐半今事酬唱應追元白風

念堂先生即用前韻悼長源并和二首

年落生涯似轉蓬那堪回首舊交空眼中歷歷都無賴身
後參參恐未公跖壽顏天千古恨鶴長鳧短百年同吟君
惻愴山陽句一叫高天起朔風

吉語哀聞相併至浮雲變壞一朝空人材豈不如時輩天
意何妨恕此公握手只為三月別傷懷無復一樽同寢門

痛哭多遺恨貞曜還思續古風

輓長源

兩漢賢良州里選入材合以制科尊上林枝好無棲處阿
閣巢空有舊痕文筆自應追慶歷隷書從古數開元功名
無分遺編在嘆息何由起醉魂

桂蠹芝殘悲道窮傷心無路問蒼穹胸懷元在雲霄上意
氣空歸冥漠中落落不甘從混濁岩岩長自倚崆峒風流
瀟洒今誰在捲袂哀歌意未終

念堂先生八分書歌用杜李潮詩韻

鍾王遺跡傳官帖後來踵起有如雲遒來筆法已中絕摹
擬形似無毫分何況八分體最古後生荒略迷見聞安排
點畫亦不就欹斜傾側豈其真杜陵評書自有說八分瘦
硬乃有神誰與遠追古作者固翁庶與韓蔡親世傳谷口
吾不解瞠乎其後非比隣石臺精舍規模在固翁之外更
無人胸中無書僅貌相塵氛俗氣來相向冠裳佩玉大廷
中瀟洒風流非木彊縱橫老筆怪淩紙酒酣下筆力愈壯
意氣直空八百年上與唐人為輩行我觀此書久咨嗟欲
寫筆妙付長歌含毫忽憶韓公句才薄無如石鼓何

輓貞節王母董太孺人

共姜令女今茲見孝子忠臣更不疑烈日嚴霜比節操天
經地義賴扶持百年易了會何恨萬古不磨永有辭寥廓
清風滿宇宙應知異代可同時

與近也敏伯

導河積石自昆侖正法原歸不二門憔悴自憐心未死昏

聵還喜舌猶存烏焉訛誤經三寫黑白分明定一尊昔席
話言今記否願從枝葉泝根原

羣言淆亂久紛紛掃括誰知有異軍已老未能償所學將
休今欲付斯文剪裁元自非刀尺積累終當在寸分一髮
千鈞吾何敢期君努力紹前聞

有以畫像屬題者其人初未之識無以措筆卷中見
樓邨先叔父及括堂菊坡念堂三先生題字今唯
念堂存耳歲月未遠風流歇絕為之慨然漫作二
絕錄呈念堂先生當同一喟也

過淮爭指射湖濱文獻相傳自有真前輩而今凋落盡貞
元朝士更無人

當年遺事久塵埃東注難將一手迴嘆息後生耳目狹幾

人親見典刑來
陸放翁二十時作菊枕詩後四十三年復有作正六
十三歲也余今年與之同歲因用其韻作二首
絕無佳句付奚囊千載誰拈一瓣香六十三年如夢裏醒
來祇攪九迴腸
病起從來不作詩昏眵兩眼髮絲絲憑欄不語空惆悵若
箇名流似往時
為喬布昭題書卷
君家有先正遺語述魏公鄒陳兩姓字日月懸天中誦之
常感激百代仰清風喬子後來秀持節日躬躬獨悍浩瀚
志天末望冥鴻趺坐長松下寒梅圍數叢手把一卷書結
念千載同寥寥天宇澗浮雲四卷空翦除自淨潔何地茅

蒿蓬顧恐躭暇逸茫茫安所終自古賢達人不捨豪末功
淘汰從鍛鍊雕琢事磨礲蕩滌瑩心意清露洗昏蒙永念
先人語精誠有感通遙遙想前輩執鞭願所從人生百年
內歲月何匆匆寸陰真可惜勤苦在自攻慎勿輕培塿吾
將升華嵩慷慨慕所尚廩廩緊余衷撫圖一長嘯朝日已
生東
閒居無聊意不自得偶憶往事輒成二首閣筆翻為
一笑也
朔風凜冽至飛雪肅嚴寒僵臥空室中併日無一餐偶逢
洛陽令世乃知袁安高名懸日月千載永不刊却想當日
事餓死自所甘懷寶就煨塵寂蔑亦何嘆自古多如此俯
仰獨興慚士固各有志豈肯妄相干
寒谷多橫雪高稜倚松柏自古賢達人往往遭困厄哀哉
栗里翁行行覓乞食永懷漂母惠千金豈所惜余非負心
人自料終無益稟性夙不諧至死諒弗易冥報以相貽若
語出胸臆悠悠百世後此意竟誰識饑寒在生前所保詎
朝夕九原不可作執鞭願為役
偶作二首
破屋還將一木支鐵輪旋頂白無辭推頹應似謝昌國寧
薄真如吳隱之尚論古人誰不媿縱觀今世亦奚為一編
周易牀頭在疑義由來費所思
晚歲閒居歷幾時獨嗟貧與病相宜醫來扁鵲亦何益客
對青蠅可自知然火未如田甲貴羅門合笑翟公癡窮通
反復尋常事有命於今更不疑

為朱道州題響山圖
我生之地接吳楚淮南江北海西頭曠野茫茫平似掌千
里不見土一邱曩時經行齊魯郊長岡起伏如龍虬赤土
粗石爭醜怪林泉何處閟清幽遙望泰山高入雲道邊摩
可小停輈尚憶梁溪惠山路春風兩載常淹留山水未深
猿鳥少平生夙志未云酬只今抱病卧閭里萬事都已破
除休慈亭示我響山圖使我感觸心悠悠君有高才能篤
學下筆直欲凌滄洲元龍未除湖海氣乘興當為五岳遊
扶搖而上九萬里自顧張邴豈其儔如何守此長寂寂合
眼不問車前騶知君胸中別有事隨俗俯仰誠所羞響山
之圖聊寓意閉門堅坐追前脩雕肝琢腎無閒暇得意焉
知歲月遒蓬瀛方壺咫尺爾高齋展卷疑雙眸某水某邱

胡為者而况起滅如浮漚還君此圖三歎息逝風何必即
同舟我本無能且老矣儻可置我其間否千巖萬壑何處
是中夜起坐商聲謳

海觀以素翁先生小照見示追念昔遊為之泫然敬
題四首

尊酒相從記昔年談笑不厭共周旋而今前輩凋零盡把
筆題詩一愴然

一醉常令荷鍤行幕天席地想平生寒風暑日塵埃裏得
失憑誰仔細評

文獻中原擅令譽傳家經訓自菑畬蹉跎未了生平事几
案猶留一卷書

姓名不受世人知隱德都將燕翼貽絕憶漢書韋孟傳他

年還述在鄒詩

偶誦放翁詩云釀酒移花調護閒弄琴洗硯破除閑
因自笑曰酒琴所無有花多不開硯則頑石而已
獨居已久原自無悶終日繙閱安得少閒調護破
除皆無用也因作詩二首以貽同志

過眼榮華已盡刪端居只合老空山未煩調護元無悶何
有破除自不閒收拾餘生鬻作繭鑽研碎義豹窺斑亦知
來日無多矣且可從容晨夕閒

古人書在敢云刪空手何勞入寶山雜念不除都是病塵
緣未淨豈容閒槎枒應悔魚多刺點綴翻嫌竹有斑好似
夜闌更秉燭可能留意硯琴閒

偶作

開卷應知愧昔賢規模仍是十年前空山雨雪都無迹古
木號風別有權憧擾切須還自證崎嶇終不受人憐到今
未得脩行力百感中來一慨然

和念堂先生二首 辛亥

少時相逐在名場往事空嗟穉且狂自古斯文誰正色每
聞佳句有清香茫茫墜緒思前輩寂寂孤懷若異鄉共識
陽和多氣象朔風猶自凜冰霜

晨夕幽尋典籍場樽前無復少年狂一生不結窮途恨到
老還留晚節香只有愛閒真是癖未聞養拙更何鄉研磨
六學如淵海鬢髮焉知滿雪霜

道州以詩見示即用原韻贈之

大匠操斤示準繩 道翁先生以詩名邑中 亦趨亦步可隨登龍吟虎

嘯感雙鳥蟬噪蠅鳴陋十僧思入豪茫力轉銳意闊飛動
氣橫騰一編雒誦常終夕家法原知在杜陵

詩人正脈本繩繩岐徑旁門未許登曹洞別當傳法日華
嚴只作譯經僧威儀肅穆朝森列儲蓄豈盈士飽騰 叔父樸部公嘗為余言詩當作翔鼓吐鳳之語郊寒島瘦不可為也又言淵明是用人皆能之所需者材料耳材料不富譬之兵無餽餉雖韓白無能為也此聯蓋記其語 愧我才非皮陸比可能酬唱續松
陵

登前韻二首

迴肥兀坐似牽繩謾說羣山入户登高臥時為扶杖與閉
門只作打包僧有書未讀心常下與世相忘色不騰記取
故人珍重意相期寂寞有於陵 道州以新刻於陵子見貽
娓娓周旋似束繩江淮湖海愧陳登到門不見常來客入

空今為退院僧零落前閒日亂俛蕭疎世事白曹勝優游久已從漁釣更有兒孫裒舊子陵

又和念堂先生疊韻

縱橫才略可專場瀾醉誰云老阮狂野寺留題詩字徧帝城傳道姓名香家貧猶有書千卷身退何妨老一鄉煖日烘薰人獨坐不知門外有春霜

同看春風歌舞場從來不逐蝶蜂狂夜帷靜對三史月午榻閒銷一篆香問字常依揚子宅授經還託鄭公鄉舊交零落今餘幾老幹崢嶸久飽霜

格律尊嚴孰擅場研磨細意敢云狂陶韋詩淡都無色班馬文高不道香少陵每稱陶謝非陶比也韋少不又愛可並言耳後山詩派竟班馬香班馬不可以香言之詩似少詠短檠士擎燈前還自力亂書圍裏是吾鄉流光在

再貢無奈病罷歸來已六霜

疊前韻與懿誦五弟

四世詒謀翰墨場素風醇謹戒疎狂一言垂訓惟從厚先大父以厚名卷萬卷傳家別有香府讀香公作邑志言書香之盛未有過王氏者堂搆餘基舉杜曲余家創業自高祖小湖公今所置田多有存者衣冠遺愛說桐鄉分祖奉和公有遺愛民至今謳思之本根培植思前語叔父修撰公題屋柱云業更有許大在本根先自培務來奚止春秋感露霜

竿木隨身且罷場諸方無復似君狂渥洼自是千金產衣鉢長留一瓣香處世勿言平等法安心豈在莫知鄉儒門亦自頻收拾不用相逢訪石霜

再題讀書劄記後

譜中體系覺何如采獲原知非一途莫道此書無定例不從文字著工夫

端居終日自欽欽著己反求用力深橫耳所聞皆妙道孟子論語一經鑪鞴鐵成金

高節誰將李杜並元城真有古人風若教濂洛傳心印遂容還應遜此翁

一實真能碎百虛高明要復此心初儒門亦自無多子塵垢先須亟掃除

總緣懶廢更誰論鍼砭尤當識病源歲月侵尋吾老矣寸陰是惜莫多言

又疊韻二首呈念堂先生

自慚冗散濫登場慄慄常虞白也狂寒骨自非天廚器敝衣猶帶　御廚香玉堂勝事留西掖青瑣朋班憶　帝鄉

聖主深恩無以報夢魂猶戀早朝霜

老學耕農早築場行歌不似接輿狂三間老屋琴書潤百畝荒疇秔稻香樂歲人和皆帝力閒居事少即仙鄉還餘葵藿心常在寸草三春不被霜

劉豫瞻以小照索題口占二絕

放浪西湖號隱淪往來雲水自由身綠蒲青荇荷陰裏可是羲皇向上人

臨淵空有羨魚情縱棹還當載酒行四十正當強壯日林園好自樂昇平

題陶閬長楊濯足圖

長楊風蕭蕭白石水鑿鑿彌望四宇空清景何寥廓危坐默不語臨流自浣濯囂囂市井喧無地可措脚奔走四十

許幾鑄六州錯大笑來山中俯仰脫纏縛不受一塵侵孤
懷別有託想像洗耳人高風凛如昨遥遥千載心神交共
寞漠漁歌起葦間厲聲振林薄影響忽滅没無路通略彴
覿面雖千里還爾共酬酢張邴合志者何必同坏酌我觀
石上人棲心入淡泊水木有清暉肆意在邱壑已斷區中
緣豈復堪羈絡願堅金石操永永完吾樸

元題絕句四首久忘之矣復於陶園處撿得并附其
後

先生坚坐緑岩邊散髮長歌不記年今日坡圖還一笑楊
花未落水濺濺

濯足曾聞管幼安禪衣白帽自高閒寄懷常在羲皇上可
使淳風一日還元人有幼安濯足圖

利鎖名韁不自由故山歸去破除休菀枯本是尋常事只
有江河萬古流

一著塵埃便點汙湔除還許附吾徒閉門自恨歸來晚慚
愧長楊濯足圖

七月十五日夜懿誦邀同往縱棹園余以病不能赴
是夜月色佳甚獨坐有感往事因成一律呈念堂
先生

萬里清光澹不收兀居何計答清秋向來勝跡成前夢照
後高情續舊遊津逮橋邊同水厄迴峰亭畔比遨頭辛巳八月十五夜余與念堂諸公遊園中橋壞俱墮水幾殆甲申乙酉閒園梅盛開余與諸公窮日夜往遊距今二十餘年而守齋先生鶴關九鶴羣長源封事遂鄉皆為古人獨余與念堂自益三人在耳然余亦老且病矣玉山往
事憑誰說喚起幽人一段愁

又得一首呈自益

良夜相招泛小航碧天如水接蒼茫平泉樹好無今古緑
野人空半在亡觀井獨存周柱下辛巳八月十五夜余與念堂鶴羣長源同墮水數殆而自光在岸不與
劫灰猶認舊靈光往時同遊學齋鶴羣長源封事逮鄉及寶開兄皆為古人獨余與念堂三四人在而自才年最長已逾七十矣依稀風景應如昨默坐寒齋
自感傷

偶作

行止從來付大鈞崎嶇尚得自由身閉門何敢稱遺老久
病還堪比半人未信椒蘭多變化却看桃李競爭新平生
別有無窮在思與高人仔細論

百種塵緣盡屏除餘年自斷守窮廬向陽何處三間屋插
架空言萬卷書余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生平志願於斯足矣於今亦成虛語可一

笑也此願不酬真恨事吾生未老且安居終身應是同無益
却羨興公賦遂初

秋風

秋風纔入戶景色曠然清虛室絕塵想空庭無鳥聲人情
分向背天意雜陰晴寥寂觀書者還疑志未平

正月十六日夜閱指月錄戲作一首

勞生何計覓心安一卷閒繙轉覺難物外誰知有普願石
中丸不耐豐干捋鬚未害師黃檗煨芋空分笑懶殘獨對
孤燈無一事清霜明月共高寒

又得一首

咫尺山林是所安脫離塵累却應難敗棊自恨多空着沒
剌何勞更徧千閒理舊書猶奮迅曉看清鏡已衰殘谷山

臨水吾徒事不怕春風特地寒

賀劉蒼巖

聖主勤民若堯舜旁求俊彥登夔皐疇咨牧伯綱維正愼簡官師耳目勞特擢循良承詔命奉宣德意沛恩音三吳遠繼文襄烈歌詠明良又一遭

光華元擅文章選辦治尤推政事材風采直居韓范亞淵源應自召郇來均施大惠同三壤燁赫高名冠九垓屏翰只今膺重望遙瞻除戟近魁台

九曲河源脉絡通力還大雅有宗風規模宏遠思前輩議論奇高見至公障決正憑一葦力迴瀾已滙百川東老夫衣鉢今無忝報國敢云得士功

纍從昔席聞高論治譜官箴累得之自古親民重守令由

來祭吏在監司知人方可稱良政稽古何當不合宜獻歲發春時悵望寒泉講習有深期

和自益除夕元日二首（甲寅）

時節催人老乘高若累丸衰年偏易感晚境孰為歡眼見新符換心驚舊學殘向來香案吏猶守一氈寒

今歲三朝節風光都一新（元日乙丑乙未及立春今甲寅並元日立春）天官重甲乙人正判冬春（夏正以平明為朔今歲立春在卯正二刻）雕落嗟同輩高深見古人塵編插架在亦自未全貧

又疊前韻

此夕當除舊往來如弄丸（康節詩）擊拘應自若冷淡有餘歡身退惟跡放心安付耄殘聖朝恩澤重冬盡不知寒

寅年寅月日（用楚辭注語）歲序恰重新歷紀原從夏芳華久衍

春江湖多逸鳥山澤數歸人病方無肺已非關樂賤貧

又疊前韻

杜門堅自守辛苦咽熊丸凌雜三元具諠譁半夜歡嚴更撾鼓急歲久引杯殘一飽還能足應憐在外寒

史志傳殷歷今朝氣朔新和風初轉候煖日已烘春天上尋前夢田閒訪故人茅簷安穩坐絕口不稱貧

嵬瑣非吾輩朝朝思逐丸講論攻昔席杯酒割今歡畢說兼存古訛文仍保殘自慚詩句裏趁韻屢號寒

身世浮沉日風雲變化新九天隨境濶萬物與時春緇緌稱迂叟烟波號散人尚嫌多累在何敢厭清貧

元日念堂先生懿誦各有詩未以見示也和自益詩竟戲成二首呈念堂

窮居少餽歲古味薦牢丸（東坡公語）未肯趨時好唯應追昔歡毫鋒競擊逐沾丐惜餘殘為念雲龍句誰云東野寒

異軍看特起健筆各爭新省業同過夏孤懷賦感春登高憶舊侶袖手笑旁人（往年與燕堂諸公和昌黎人日登高詩今唯念堂在耳東坡詩集諸公酬唱歐陽叔弼袖手旁觀而已）短句聊申意殊慚腹儉貧

和懿誦

不受塵緣轉晴空看落丸豈忘平日事湯逐暫時歡體性依圓覺功名笑懶殘蒲團還獨坐心境共高寒

我心如日月光景自常新無復思高念那容詠冶春三生授記後一箇付衣人為問曹溪路身貧道不貧

東瀛東

夙習多沉痼滴腸授藥丸永懷千載上別覓一朝歡詩筆

尋根柢圖書守蠹殘鴻柯有的脉毋使鬪郊寒
阿對泉頭住交情有故新拙知時共棄靜與物皆春無問
門前客還思我輩人相逢唯一笑切莫日憂貧

與道州

彌年久不見曾否得仙丸賸有山林興何妨兒女歡迎新
旭日轉待漏曉鐘殘莫道無氷雪梅花自耐寒
同輩儕高唱霓裳散序新雖當多病日仍是苦吟春伯黨
方勤學侯芭問鑄人論文原有約自愧說全貧

夜坐

破窓風雨未安眠病眼眵昏短檠前下士於今聞道晚名
山何日著書傳願以文字垂千古更與天公乞卅年多少
平生未了事夜中撫枕一愀然

偶作

險途千里自漫漫顛蹶前來祇一嘆不斷虛空流注想可
容罅隙等閒看閉門未是安心竟著力方知克己難喫緊
當機在一決莫教岐路笑蹣跚

自悔

紛華原不到癯儒歷載辛勤隨走趨漫以因循淹歲月并
將細碎枉工夫愛奇好博終無益儷采雕章總不殊收拾
遺篇重著脚任教稟燭笑專愚
山林誰是攻吾短得失由來只自知九折應憐從學誤三
生猶悔讀書遲寸陰倏過都堪惜來日無多可力持空鎖
柴門無一事巡簷常誦武公詩

讀鈍翁初集中多及秋崖先生邑中後輩幾不復知
先生姓字矣感而賦此

前輩聲名重帝鄉飛霞乞珮共翱翔安西句好爭吟詠長
樂歌成入典章四海共推齊稷下百年誰識魯靈光堯峯
幸有遺編在嘆息公今為不亡

客至

中庭佇立且徘徊剝啄聲聞手自開除却撿方并問病更
無一箇到門來

不出

窮途老阮久迴車日月飛騰暮景斜自笑龍鍾覩穉子可
堪觸熱到人家

與念堂先生

來日無多暮景時故交零落竟安之笑談恍惚生前事夢

寐依稀覺後疑慷慨只緣思舊賦淒涼重續補亡詩溪南
辛老今猶在朝夕相從未較遲

再疊前韻答念堂

齷齪龍鍾已倍時蒼茫暮色更烏之衰年無復能高論舊
學何人與析疑博取孟京來講易遠希商賜可言詩期君
棄置人閒事共校殘書亦未遲
七十無聞常自媿閒中撿點獨憂之收心力量談何易克
己工夫斷不疑格物未詳重補傳王風已降又刪詩險塗
難盡憑誰到垂老猶嫌一覺遲

如岡宮兄次丸字韻詩見懷依韻奉答四首

別離二十載日月如跳丸（甲午歲與如岡同在青縣署中）舊事任能說何
年可再歡遊人誇夏淺老客惜春殘（寄詩時四月杪）應笑鑑湖吏

猶然滯一寒
往昔永安署銷愁共一丸今君不得意此日孰為歡零落
三人在（宮兄與余及五弟三人在）銷麂一半殘（予時廷權廣臣皆逃時同在署中）殷勤
憑寄語尚冀脫餘寒
日益昏聾甚王喬未饋丸攻文守舊業汲古得新歡閉戶
潛蝸角尸居等鱠殘百泉前有約嘆息舊盟寒
蘇門曾再到儼沸看流丸水閣尋幽景荒臺覓古歡（百泉山有清暉閣又有孫登嘯臺）爽佃老樹下悵望夕陽殘獨自勤遙念綺瀾
寸寸寒

為懿誦題牧牛圖

粲可相傳真實語撒翻總是弄虛空元來佛法無多子盡
在懶安一句中

此心元自不曾灰扭鼻何人與拽迴十二時中無雜念許
君親見趙州來
教外誰云有別傳盡祛邪妄斷諸緣織雲四卷明何淨好
是清秋碧落天
家是儒宗不解禪塵昏故紙日鑽研楞伽也有相同處兌
己工夫只自鞭

又作四首

繫念乖真可奈何我今更作牧牛歌逢人漫說無生語只
是相將入草多
解脫唯憑棳轉時萬牛田首欲何為惡風黑浪同飄墮宴
坐岩閒總不知
雕零重教霜雪加春風又見草萌芽寶刀斷折都無用贓
奴相逢說熱沙
莫向門前倒刹竿妙圓心境本高寒作詩何必此詩語憶
著分明下筆難（偶於遺山語有弁故及之）

余不解禪題牧牛圖絕句八首然較諸公所作都不
似也因復題二首

平常語句本天然萬法都歸一法傳試展此圖君會否分
明不是野狐禪
定為慧體莫生疑起念須知種種癡覔向此中寫意了元
無一句著題詩

六月二日晚坐偶成

縈欝濃雲暮雨昏空廊寂寂掩柴門絕交有語傳田畫樂
死何人誌尹源剪伐應憐木自寇憑依猶冀石能言堦前

未是忘憂草（庭中萱草未放）惆悵孤懷孰與論

辛亥正月夢與鶴羣話舊作十絕句及覺僅憶兩句
云絕憶平生一樽酒夜窗風雨細論文嘗欲續之
輒悵然而止今夏鶴羣次子章之以扇乞書因續
成六首老病懷舊不知衰涕之橫集也

荒寒宿草幾青青湖海蒼茫尋昔盟四十年間彈指過更
從夢裏話前生
指歸同是出河汾特起何妨有異軍絕憶平生一樽酒夜
窗風雨細論文
寂寞書叢冷舊芸九原遺恨佛名經夜臺可是逢知己要
使蜚聲過震霆
斷思研味四靈詩危仄中通又一奇零落遺編今在否蛀

鳴蟬噪竟誰師
邦水名流推兩謝蹉跎失路忽中催更憐蘭蕙同焚萷誰
寫溪堂舊集來
收拾流傳後死事而今已是負幽冥此身猶在還堪補留
待他年作碣銘
答念堂先生
縱橫萬折水流東光彩常新轉碧空紫極未曾逢賀老裴
陽猶獲拜龎公莊騷詎可分枝派班馬何妨小異同大雅
於今久不作射湖應許續家風
和艾堂試燈四絕句（乙卯）
門巷蕭然冷似氷卷書默坐見高稜老夫只有山林興兒
女庭前湯試燈

畫省春風隔十年昏聾久已笑華顛夢中猶記傳柑節不
見平分白打錢（甲辰上元余侍內廷至清明則以憂歸）
我是田閒擊壤民亦從州里共迎新眼看燈市多魚兔未
有人家識鳳麟
氣轉洪鈞草木春踏歌齊唱出重闉爕和別有經綸手好
作山閒林下人
又疊韻四首
東風不解晩來氷蕭肅寒光照屋稜收拾平生湖海氣閉
門獨對短檠燈
簫鼓喧閙樂有年兒童歡喜欲狂顛太平時節同歌舞只
是囊空無一錢
靜裏方知萬物春制心防意密羅闉題詩未敢擬前輩

作岑牟撾鼓人
黃浦村庄老逸民衰遲郿復更謀新此生料不逢諸葛點
校長編接獲麟（時方閱三國志以通鑑參校第三句用蜀志杜微事）
又疊韻四首
涉世從來戒履氷銷磨無復見鋒稜宰官身是前生事不
記當年弄繖燈（幼時常買繖燈與兒輩排街為戲）
綺陌華燈自歷年香車寶馬趁春顛儂家也有歡娛地明
月清風不用錢
百年涵煦太平民結綵高樓歲歲新莫笑村師多誤註却
教獅子作麒麟（去市多獅子燈幼時以為麒麟宋人壽麒麟註孟子麒麟獅子也見朱子語錄）
十里珠簾競冶春攔街高唱入城闉（記白方園同輩事）而今同輩
凋零盡只作空齋宴坐人

又疊韻四首
紫陌歡騰夜踏氷百華影動映觚稜寒鄉也自多裝綴一
種光明日月燈（用佛經語）
偪側囂難惜暮年書空咄咄笑人顛清宵此夕唯高臥肯
向隣家乞（如字）酒錢
石室流傳啟後民遍來拈起又重新九牛毛裏藏身在何
日翻成一角麟（時敬閱御纂朱子全書）
爛醉狂歌各競春柴門不用設重闉（向來燈夕有以燈來者輒閉門拒之今歲無復有至者矣）
寂寥自是平生願誰問泥塗亥字人
又疊韻四首
盡掃濃華獨飲氷深藏常白摸床稜閑來湯策元宵事猶
及坡公諫浙燈

昏晴紗燈附十年畫圖指點說周顛先大父燈夕則兩鈔壓知時見之懸二四十年矣燈畫八仙渡海先大父因為說諸神仙事清門三世今如舊先君室中燈亦二三十年不易不羨豪家阿堵錢

癸菴常懷畝畝民奇祥異瑞歲增新朽枯未比淵雲輩綠筍丹何頌白麟

細草閒花也弄春殘雲漠漠照城闉孤吟亦自同時鳥未有門前載酒人

又疊韻四首

雅義清詞凜雪氷析文還自骨稜稜却看紫府仙人筆來共人間咏寶燈

箋註旁羅迄耄年辛勤秉燭若凝顛吟詩作賦寒窓下不是驚坡萬選錢

塗改清廟與生民儷采雕章字字新自媿壽陵同學步空將七說續桓麟

潭淹風光早發春閒來扶杖出闉闍辦香原是南豐派可作江西社裏人

敬倚姪以丸字韻詩見寄又疊韻四首寄之

治譜飽經歷有如走阪丸課登三最上碑記萬人歡事省從寧壹恩深補缺殘豐年人盡樂尚自念祁寒

邺鄗舊衛地勝事一番新淇水源流古蘇門草木春隄防先馭吏辨治在知人千里生民寄無嫌在郡貧

清暉曾小住松柏仰丸丸距止三秋別誰為十日歡流年逝水去同輩曉星殘尚喜身猶健何嫌范叔寒

世庳橫身過乘除異舊新莨蔄方在佩桃李不爭春冗散

嗟全局昏聾笑半人別居思法戒老也轉甘貧

題湯旭存小照

太古去已遠澆風散其淳誰知百代下尚有羲皇民縱觀時世輩狂馳入荊榛擾擾日夕閒覩面越與秦騎紫方自得孰與指迷津君真大樸質完完葆吾真逡巡自斂退傷躬以謹醇不曉機械事曠蕩無距堙人事多反復而終不嫌嗔往來持一意不受緇與磷閒居含靜默坐閱歲月新典刑追前輩今見老成人紛紛今眦于捧腹弄吻唇遙望多避去何殊麐與麕我觀卷中意落落傳君神胸懷常瀟灑晴空迴秋旻試看此眉宇何處惹埃塵生平無嗜好安問富與貧但得酒中趣日與華胥親可惜丹青手不著一壺春君聞應大笑急起覓南隣從此至耄耋逍遙樂良辰

和鄒肇杰世兄留別韻

老病昏聾只半人故交來訪意偏諄十年秋雨驚前夢千里浮雲絕後塵茅舍蕭條無一榻玉函茫昧問三因高家門館依然在慚愧荒莊涕淚新老師以甲辰年過寶邑至今十年矣世兄來始知老師即以是年棄世為之泫然世兄以甲辰膺鄉薦盛年高才足繼老師之後寒家偏側甚世兄來未能留一榻世兄腹小病為醫治亦未即愈中四語皆實事也

代題釣魚圖

碧梧翠竹聳千尋謖謖風雲起棘津要識而今垂釣者原來不是羨魚人

獨立山岩臨峻坡晴明原未辨漁蓑扁舟合在烟波裏只恐江湖風雨多

世外高人本自閒一塵都盡萬緣删莊生偶自遊濠上可

是持竿守碧灣

毛鳳池邊豈再來山間林下自徘徊卷中風味誰相似萬古嚴陵一釣臺

炎暑

六月炎暑勢蘊隆老夫卧病一室中左右偪側無隙地一庭之廣僅半弓赤日行天火烈烈安得萬里來長風科頭跣足差自便箕踞只恨無高松北窻一枕亦未穩短夢不到槐安宮

新秋三首

赤日行空百卉腓遥天已見秋雲飛誰知阿對泉頭叟原是江南老布衣

一曲誰能引鑑湖海棠不發玉簪枯牆邊不改清陰色只

有秋葵一兩株

潭沲春風未有涯故鄉已復憶秋瓜巡階聊爾一迴首簷蔔而今尚有花

偶作

成形將盡反吾真追數生平未了因汨没徒留今日悔叛家還喜少時貧功名會上元無福世宗憲皇帝命內監召余及蔡聞之賜福字以余不在書房遂不與賜聲和塲中未著身己丑癸巳諸公多在以閣節賜余者皆力辭之至乙未不復有至者矣戊戌殿試亦力辭不送門聯後屠少庵世叔與殿試卷精抄致誤遂不與進卷之列後來不與館選亦由於此到老崛强仍似舊空齋獨取豈關人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三終　　曾孫正堅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詩

偶成 丙辰

抗懷直與古人期何幸於今親見之已聞抄撰除斗集更問流傳諷諭詩攬轡願觀清詔使伏蒲期築太平基囊封一快思投匭遥想寒齋獨宿時

聖朝軌轍明明在手把遺編闔且開共以儒宗推真薛還將直諫望朱梅是非自合依公論彈擊終須歸內臺畎畝未忘天下事疇咨誰是救時材

聲名往日薄雲霄曾擬揚生作解嘲豈謂璵璠同是石誰知荃蕙化為茅蒼茫暮色雞棲樹潭沲春風燕語巢却恐

山間多妄説諸公應未釋憂勞

晩望

斜倚中庭望落暉衰年久病意多違韓門弟子窮張籍蜀國諸生老杜微莫問傍人同與否詎知吾道是耶非長煙如淡横寥廓繞樹昏鴉正亂飛

豪氣不除常崛强狂奴故態有誰憐縱觀一世都云爾悵望千秋自古然局外元知難著手閒中只合了殘篇諸公正值昇平日可使江湖樂暮年

早起

曉日開新境清風見古人澆花知有意拂鏡本非塵心靜都無累思通若有神西窻卷書坐瀟洒得吾真

苦雨

氣候朝朝變依然小漏天兼旬不住雨五月尚衣絺綌蟬
方爭舞蟲沙劇可憐宿雲都未解遠望一愀然

題賈明府小照

自昔重司牧令長最為親區區百里間四體共一身閭閻
多疾苦朝夕聞吟呻枉直易別白得失可細論歷觀古良
政規模今具存吾邑彈丸小生理隘艱辛習尚崇儉陋風
義舊所敦云何近年來散樸而澆淳紛紜爭暴桀諠競越
興秦肆然無媿畏狂馳走麐儷公道湮已久清議欝不伸
譬如沉陰積亟望迅雷震引領我公來佳氣滿城闉欣逢
太平日醲厚布 皇仁錞于申教誨整齊裁方圓蕩滌諸
塵垢頓令耳目新看此畫圖中高坐有神君眉宇何蕭爽
氣槩聳嶙峋芙蕖出渌水獨鶴迥秋旻深情眇何許籌畫

運經綸正已以格物安民在知人周防塞罅隙起居斥敗
羣大明示好惡炯炯白黑分一手障狂瀾迴注力千鈞倏
爾變末俗更作羲皇民遠躡卓魯跡姓字同芳芬幸獲託
宇下耕鑿安晨昏歌頌吾職也庶以致慇懃永念詩人義
蔚菲雜蘋蘩不敢侈綺語質言聊用陳

余少時賞菊友人家花多上品盆瓶羅列皆佳玩也
一友忽曰陶淵明籬邊菊當不若是時咸韙其言
今年偶得野菊數本置茅簷下適箴傳自揚歸言
郡中花絕盛并憶前語因書四絕以自嘲

野性從來鹿豕群亂頭粗服見吾真依然陶令籬邊菊只
少門前送酒人
揚州年少逞豪華勝境翻憐紈綺家漫道人情鄉向菊夢
中猶記洛陽花
滿眼濃華已盡刪秋風策策轉輕寒高情可似嚴光輩未
許袁揚一例看
鏟除塵俗何能盡飲水仙書隔幾重直到天台高嶺上石
橋南畔幾株松

冬日雜感詩

萬里吹長風落日望歸烏悵然莫與群局促自荷篠非無
江海志歲月空擾擾病力倦驅馳一往頭不掉與世久濶
絕孤懷日以杳樂毅後通燕廉頗思用趙古來經世人此
意誰盡了
歲序及元月朔風颯然至夜半衣衾單輾轉不成寐忽聞
羣雞鳴肅然自警戒物固守其常不以寒暑異人乃至靈

者胡乃中變置溝壑吾分耳何所可相避脫去無營營高
舉尋吾契
少小無長伎只辦作書麓破殘書百卷晨夕快意讀自許
孔鄭徒旁羅及杜服九流與百家往往供採錄中歲汩奔
走為學苦不足老來多遺忘愕然一白腹猶思自牽補夜
夜當秉燭云何晚多累又頻值憂戚兩眼俱眵昏不復辨
簡牘此意竟空存一生徒碌碌慷慨思古人街西張太祝
狂語李浙東吾獨盲於目
積善積不善自古有明記影響未盡憑好惡乖所值去順
而效逆卒亦禍不至區區一隅中胡乃逢時醉所以狂馳
子橫行自縱恣屈子賦遠遊眇舉以託意世運有反復遲
速從其類可嗟吾老矣慨焉付一喟

揚州八絕句

通籍纔三月休官已十年攜來古寺裏風景倍愀然

閉戶常堅坐蟲魚注未成今朝一出誤惆悵負生平

悠悠世上事落落故人情眼看浮雲過青山只麽青

握手方談笑遷移不隔辰分明天意在何事更尤人

浮沉頃刻異傳語轉相驚自是尋常事無勞恨不平

溝壑安吾命何愁老病侵雞鳴風雨夜猶見古人心

宿雲解駁盡白日懸中天一覺揚州夢胸中自浩然

齷齪龍鍾老泥塗棄不材昔人元有語切莫下山來

又得八絕句

暮景蹉跎愧短才中途失路更徘徊旁人問我遲遲意只望金鑾召眼來

牽拂相招豈偶爾信非人厄值天窮區區也費安排在左右都逢荊棘中

十載閒居守靜虛此心元有未灰餘天公應是深留意怪雨盲風為掃除

大郡遥聞東閣開梁園宿客盡鄒枚老夫一點分明處祇偏魚龍百戲田

身老真如退院僧寓齋蕭索冷於冰却憐男子張君嗣茶夜瘦羸總不勝

奔走經營還未了崎嶇百折任銷磨風波都足橫身過為歷江湖險處多

一箇半箇今誰是為法求人事轉難但使淵源勿斷絕故翁老死更何嘆

僑側當前一笑空偏強未肯哭途窮只今詩句流傳後可代還應識阮公

準提菴

野寺何寥廓不聞鐘鼓聲徘徊虛殿上心境得雙清

昔日莊嚴地今來瓦礫多廢興元萬變不必問葦馱

禪宗方盛日往來如雲煙遥念雪山裡此中有別傳

舟行三絕句

密雨凝雲釀雪天蒼茫暮色更淒然舟人曉起驚相語已見晨光茅屋邊

朔氣寒光時節異北歸合有打頭風人事反復誰能料盡日舟行快意中

百里前途盡日期浪平水闊一帆遲天公應是憐遊子起趁風來到岸時

至郡城過蔚然鶴羣故居叩門漠無應者不勝悲感作二絕句

旋復歡迎事已空往來猶認此門中依稀不記前生事惆悵山陽一笛風

一片傷心不得語門前脉脉吊遺蹤江山故宅還依舊宿草誰尋馬鬣封蔚然鶴瓊皆未葬

和艾堂元日詩四首丁巳

曉起值初明春和鳥弄聲壹觀新歲景因見古人情浩浩氣長在悠悠志未平斜川開紀日耘耔待深耕

十載歸田久三朝望帝鄉吾衰耄已及君仕力方剛韓富勛名大鄒陳姓字香用張艱公語里居毋自逸顧為世人忙

淑氣麗休明時清有樂聲枌榆元自足蔡聾豈無情歲月淹田里須臾想治平所祈無一事安穩得農耕
屢經星歲易養拙守吾鄉君炙誰當補臣丁本予剛空六寸草報還藉晚花香自笑昏眵眼丹黃盡日忙

春日感懷

七十從來自古希欣逢令節值清時娛嬉尚憶兒童樂昏耄都嫌老大癡雜念難除聞道晚荒言欲出讀書遲閒呼秉燭頻驚覺合是平生不了期
曾依昔席竊餘光前輩源流未敢忘問字無人常寂寂古書具在轉茫茫旁門穿穴傳經誤碎義鈎蒙論史荒只恐後生聞見狹願分白黑與陰陽
鷦栖隻影寄空林風雪橫窗寒色侵地狹迴旋多束手力

窮馳驟不從心溝渠元藉江湖潤壑谷重教日月臨尚有區區微念在倚門斜望一長吟
一室蕭然白日長安心不記是何鄉市中客子原無睡物外高人自不忙雕落還餘霜雪色清冷只憶芰荷香紛紛塵俗何能遣一盞春醪未肯嘗

病眼益甚偶作字數幅因題其後

眵昏病眼守窮廬灑筆縱橫尚自如好事僅留星鳳帖偶於江寧得星鳳樓殘帖數十紙及山谷墨竹賦皆宋刻也墨竹賦為友人借去失之今僅存星鳳帖敲門誰乞換羊書歐虞模範思前輩學昔先生與余友蒼園皆以書名篆籀微茫訖古初項貽書靈皋靈皋言多不可識如篆籀也展卷熟看成一笑南窗高卧且蘧蘧

偶憶東坡公語後題其後

只寫東坡不著名戲題劇論有餘清子昂小字流傳日自笑區區託後生
下筆遠期五百年斷殘遺跡付飛煙而今前輩風流盡鳳髓何人解續絃
過眼繁華春一夢海邦爭說玉堂仙誰知阿對泉頭叟憔悴泥塗劇可憐
薄俗無緣識老成讀書猶自想儀刑貞元朝士今何在天末冥鴻又翦翎

有梁姓者以賣薪為業往來余家十年餘矣昨八九日不至問之則已以病死其人素彊無疾病而又小心勤謹甚為之惜然因念人生浮脆如此而世之營營逐逐老而不知止者何也子曰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長短之閒相去幾何而返顧生平視賣薪者且有愧焉則反有不逮者矣為作此詩以諗同志

向日不可駐衰榮儵忽閒萬事豈相屬凜凜歲已寒哀哉賣薪子朝夕常往還不見八九日昨云已蓋棺勞身以自給勤謹無他患流行多災厲陰陽迫相干大笑一世人蠻觸互爭殘計算盡錙銖反覆興波瀾擾擾百年中何異沐猴冠自古皆有死胡不放眼看長短固定命俯仰就所安朝市競奔馳不如一夕閒灼灼桃李姿毋乃愧茅菅先聖垂明誡未足鐫愚頑區區祇多言閣筆付長嘆

病眼

願與古人為後輩元明遺集足吾師生平壯志今已矣千

寓香山病眼詩

涉筆為文祇應事工夫閒暇在歸田十年投老眞無賴篋底何曾有續編

的緒相傳更不疑百川學海未云癡上林遙望無窮樹可許鷦鷯占一枝

別徑旁門也徧叅鑿幽縋險自迴環眼看鰌鱓崢嶸舞何日蛟龍起舊山

舊歲作菊花四絶句今歲邑中花絶盛而余未之見也偶得野菊三本置庭中顧而一笑復次前韻

大雅於今誰出群固聲爽迹自全眞偶來采菊東籬下一望南山不見人

一片蒼煙繞素華蕭踈冷澹野人家老來元是秋風客獨

對庭前隱逸花

駭綠紛紅已盡刪飄零還賸一枝寒此中幽意無人識只有儂家著眼看

瑞氣榮光爛熳中曲欄密室錦千重傍人莫漫輕三菊別有高風比七松

偶書高季廸寄贈倪隱君詩因作一絶句

自古高人鹿豕群聲名肯使世知聞白衣宣召稱徵士不及倪迂號隱君（鐵崖先生高風何可攀躋然視隱君則有間矣以是知遯世之難也）

錄舊詩附一絶句

覓心便是安心法指點工夫頃刻間外境不妨可借取掃除一切本閒閒

少陵遣興詩云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此即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意而變出之同谷詞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子朱子嘗謂其陋余謂此老或別有意在也戊午長夏偶閱此詩因用其韻作一首（戊午）

寂寞杜陵翁常羨致身早撫髀一太息富貴何足道馳驅萬里途咄嗟忽衰老壁上彼千尋木外榮中已槁黃昏期漸近夕陽豈云好去去勿復言埋沒同秋草

夏日偶作

吁嗟此日更何求衰疾殘年百事休松墨不存同竹矢羅衣尚在比狐裘（先祖母賜墨一笏曰此練江公所貽也後失去家有羅衣服之已三十年矣）數椽數畝承先業某水某邱憶舊遊多少心懷無說處可令瀟洒送離憂

偶閱義山無題詩因書其後

暮雨空林繫所思狐懷脉脉憶前期胸中不解分明處可是無題却有詩

何事連篇刺狡童鄭君箋不異毛公忽將舊譜翻新曲䟽義遙知脉絡同（無題詩鄭衛之遺音也注家以為寓意君臣此餘說耳此與彼童刺忽指意雖殊脉絡則一也）

空望瑤臺只淚垂此中哀怨竟誰知靈均憔悴江潭上千古無人續楚辭（託芳草以怨王孫假美人以喩君子義山自言云爾然其指意遠絶矣高唐神女自其淵源所自不可以誣屈子也）

春蘭秋菊可同時萬草千花各自奇若遇少林胡老子少君門外得吾皮（無題詩後來多效之者然轉入於奇其趣愈下矣是又義山之所不取也）

題韓慕廬先生文稿後八首

六十年來獨擅名霓裳散序徧飛聲後生莫漫輕前輩破
盡工夫學不成

自古為文有異派玉溪原自杜分支廣寒仙子垂環珮珠
玉隨風落好辭（先生文如梁之徐庾唐之溫李工妙極矣然亦玉庵之別子也）

排比鋪張逞瑰奇區區尚自守藩籬殘膏剩馥多沾丐別
有根源却未知（先生文原本於經史大家而文律極細於王唐規矩無毫髮蹉跌也蓋不徒以風韻見長後之人徐其藻而忘其用惑矣）

萬本流傳奉寶書　九重省覽達州閭元和（元白）景德（楊劉）當
時體烜赫聲名總不如（先生文當時文獻之後一變藝體遐方萬里無不傳誦九重亦為之嘉嘆行卷之尊無加此者三百年來稱絕盛矣）

永明新體自黎吳包趙相承綿　塗壁壘旌旗都變色青
藍冰水可同無（先生文師趙明遠黎吳包諸公皆其所采獲也然其所自得者多矣文章家此種至先生而極後來無以加也）

燕公高步開九日勲業原非姚宋倫獨自不蒙博士議文
簡文恪是何人（先生少進至尚書無秉不甚著然視兩吳則遠過矣故併及之）

即事

長鋏攜歸已罷彈中庭四望思漫漫朝飢未了常空坐盥
水不來無奉盤午榻煎茶童子去晴窗作字老妻看衰年
自是無餘味偶爾相逢一笑難

又得一首

鬧裏平章事轉殊少年豪氣未全除老妻稚子為詩料（叔文嘗咏老杜老妻畫紙兩句謂余曰老妻稚子亦可為詩料也）茅屋柴門是畫圖萬里江
湖逢釣叟十年風雨問潛夫老來苦貧平生志嘆息空今
歲月徂

校禮記注三首

凸臺雜記煨燼後相承意說各云何郢書都是依文解魯
壁誰知缺簡多雀鼠角牙同聚訟方員枘鑿幾操戈老來
徧校蟲魚注更願假年作正訛

聖王遺跡付飛煙收拾流傳幾歷年王許別分戴氏學皇
熊只作鄭公箋師承唯謹稱前輩疑義常留俟後賢却怪
後來多曲說好評同異著新編

從來雜說費爬梳絕憶當年論石渠掃刮紛紜刪衛𦵏發
明章句補陳疎自標特解臨川注略採群言東發書老眼
眵昏勤校訂敢云闓放比樵漁

八月十四日夜夢與可亭研齋兩先生於　懋勤殿
中共語及覺口占二首

恍惚吹空上碧天還疑身是玉堂仙依稀不記夢中語迴
憶同朝十五年（自癸卯距今十五年矣）

從遊朝夕連三月聚散升沉俯仰中誰識同時六學士白
田莊裏一漁翁（癸卯冬余與蝶園可亭研齋龍翰四先生及蔡聞之同在內廷故落句用白少傳語）

疊韻二首

續經豈敢效河汾穿穴窮年問典墳繁曲不傳洪範數鄭
深莫與太元文他時李漢知誰屬此日侯芭未有聞慚愧
一生成底事可令來者占餘分

閒來亦自賦橫汾野語私裁缺帝墳雜豪烏焉多誤字塵
編朽蠹是遺文初生猶及見前輩垂老虛能述舊聞却笑
韓張為謾說皐比孰是可平分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勉強屬和未成也先得二絶句

古三百篇發憤作憂時感事託諸辭却教樂府流傳徧可勝香山諷諭詩

温李新聲掃刮盡空庭四望獨長歌不肯竟作山林語只為風雲氣較多

邑中有牡丹者數家余未之見也戲作二首衆星渚

飄紫姚黃衆所誇空庭寂寞夕陽斜自知富貴元無分準擬籬邊看晚花

水向城東天一涯春風也到野人家寶曦門外花如錦衰老猶能坐小車

念堂先生見示秋日雜詩十首依韻奉和

初秋湖上聯新詠妙筆於今總不傳珍重同翁貽十絶風流還復見前賢癸亥秋湯公西厓在邑中有秋日即行十絶句叔父樓岬公和之迄今五十餘年矣後世繼者今秋同翁先生以秋日雜詩十首見示追憶昔事為之慨然同翁西厓高第弟子城公聚星堂雪詩所謂以老門生繼公後者傳語後輩亦邑中一段佳話也

文章自昔史才難遺藁流傳後代看誰是董狐南史筆可令班馬作奇宮康熙中史館多名輩潜菴湯公純翁汴公其最也皆有史才癸卯秋余與同翁先生同被召時蝶園公可亭公研齋公領史局俱應入館會余入告內廷而同翁分數銅陵可亭公欲留余纂管史事而余因請並留同翁蝶園公可亭公皆以為然而研齋公以上命已行不可更請遂止時同郡將淑聆見在史館常語余諸前輩史稿具存館中但多散亂方謀整比次第未幾淑聆亦以假歸今史事既竣諸稿俱不知所在矣

壞戶驚聞半夜雷人人企望宋公來虞廷也自憂讒說虞隼橫行是異災時聞彭中丞被劾

是非原自存公論別有私懷未盡捐春草輸贏關底事狂蜂亂蝶各爭先

盡搜證治術諸料廣路平原入網羅十二時中安樂茶默然無語病維摩余病治久不愈東垣先生云安神不言以養其氣今擬從其說

淵明憔悴東籬下對酒欣看晚節花千古高風人未識桐江烟雨屬誰家附今清風高節三代以下唯子陵可比肩耳後人何敢望其脚板也

皇仁萬里燭幽情朝野歡傳頌 聖明敢謂詔書常掛壁荒郊元自未開征

治河三策至今傳杞國多憂若隕淵莫道芻蕘無一得有聲何路徹高天用後山詩語

支離病骨怯新寒時事都如九節灘共笑老來多累句白圭不厭再三看

仕隱不同從其志徐陳並自號高流古人經世何曾了豪氣空令橫九州

偶作

老眼眵昏未肯休繁文碎義苦尋求庭中元自無頑石說向西風誰點頭

淺學何能識道真鑽研文義細評論殘編尚可自怡悅莫問門前好事人

詠庭中老柱

庭中老桂樹對之常浴嗟憔悴生意盡強自抽萌芽縮卷兩三葉散落綴槎枒雨露不能潤灌溉無所加念此枯朽質豈復可作花牆根有雜草欣欣爭紛葩適時各自肯寧必桃李華子雲不曉事獻賦晚自誇徒為世人啖勞笑令齒牙吾衰甘寂寞悵望夕陽斜

和星渚日及之韻

盈虛消息本天常莫向須臾較短長伊洛分明兩轉語安心是藥別無方

專門訓詁已微茫奧指精言久閟藏千五百年傳絕學何人可與細參詳

未許崎嶇走路旁平行直達有康莊願君盡屏閑言語日用工夫只自將

絕去安排箴主一多岐久已戒亡羊記取簡約分明處雕鑿虛空枉自忙

喫飯着衣從切近貌言視聽謹隄防只今收拾身心了刻刻周旋未可忘

簡策淆訛難識別郢書燕說轉茫唐朱門若有忠臣在肯

使清漳混淄澠

南北分途無定所足非剖判劇豪茫却嫌高坐揮談麈翮落他家舊槖囊

悠然胸次自徜徉鼓瑟歌風點也狂世外畸人多跌宕南窓一枕到羲皇

文義窺尋粗有見畧從徑路識門牆箇中更有無窮味未得中邊仔細嘗

有意翦除歸肅整是中未穩且倀倀脩行不得絲毫力七十無聞祇自傷

只留一隙已開張稊稗應知壓稻粱野火橫吹燒不盡更思何策掃攙搶

廿載盤盂凜懿戒至今遺憾未能償危言日出憑誰斷却

乞金鏡爲刮盲

又得十二首

象山龍川多爭論遺訓昭垂日月光後輩何容更著語求哲空勞為補亡通辨言未予未說

的緒相承是陸王此中高下却須商舊防已壞恣奔潰滄海橫流是禍殃

異同早晚無深辨玉石原非一概量剖決只須持寸鐵可令群輩汗流僵

百斛龍文詎易扛疵瑕自不掩珪璋滄洲未必傳心印要是江流始濫觴

黃氏節抄文集語平湖隨筆徧丹黃儒門規矩依稀在可是流傳一瓣香

何許流傳多記注椰黃馳騁盛文章臨川早已生蜈螣空

使今胡述紫陽

闡傳家付互相望自許淵源過謝楊洙泗未蒙鑪鞴力三千弟子幾升堂

點勘兩言爲禍本憑陵意氣自孤亢今人直踏古人上只待諸生為發揚

曲屈方知穿蟻穴爬梳仍似雜蜂房彌縫會合多膠附更與飛空架乙梁

次第毋令下手妨紛羅書冊嘆茫洋設科已自多條貫誰辨中央與四傍

捭闔縱橫不可當喙長三尺耀雄鋩榆錢柳絮同飄蕩也向春風舞一場

心忖從來未易明叶描摹影響是何鄕而今奚是顏習蓋
付與他年說夜郞

人日作用昌黎城南登高韻己未

獻歲候已和氣盎東西弄曉日射紙窓几案去今凍晨起
初盥櫛左右雜佩用令節雖自古索居絶朋從開卷略有
得惜哉無與共永懷昔吾友論難互相送浮念亟廻梳有
如割菰葑內省常戰慄廩廩敢少縱歲月忽已暮愼毋再
倥偬作詩聊自箴知非世所重

往者燕堂作人日詩用昌黎韻諸友和之成帙今三
十餘年矣今歲偶復作此詩追憶往事爲之悵然
因又作一首

少嚴父師訓弱冠不好弄藝文恣探討心解若釋凍語一口

時綴綷探刀思一用同志六七輩牽拂日遊從疑義相與
析晨夕切磨共每逢古令節新句亦屢送自從諸友亡心
胸塞亂葑束縛蛟龍僵不得風雨縱相對祇兩人華顚各
倥偬短什以相貽勿嫌鄙語重

人日有感而作

天性人爲貴傑出萬物首云何古禮俗比類同雞狗今朝
忽歎息曾見古人不逆知百代下紛紛狂奔走爪牙恣搏
噬獰獰暴哮吼但願司晨夜一家共相守螻蟻有君臣鴈
行次先後俛仰天地間無乃顏之厚我欲發一言徽纆緘
其口六經管書生脫去如械杻孝弟胡爲者大笑會中叟
衆裒方倨肆咄嗟汝何有惘默自感傷作詩貽諸友戒之
勿示人毋使群單咻

世路扇澆風本根已憔悴公道無復存尚賴持淸議好惡
各不同無得少倒置豈容毫髮私片語凜足畏浩浩洪流
翻不問溝澮細烈火燎平原抱薪還爲累瓦以古人心別
白明大義一簣雖無益此語終不易黑雲瀉四野白日多
幽翳氷山正崢嶸譙劍逞猛氣避居窮室中慨焉付長喟

戊戌歲余居京師與同年高星源俱隸教習館星源
嘗謂余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余欣然以其言
爲知己今歲星源道過余家復擧前語逆數之二
十餘年矣星源又曰本色二字未易承當成仙成
佛爲聖爲賢只此而已余曰君言則是但少兩字
蓋可以成仙成佛爲聖爲賢而余固未能也因相
與大笑別後記其語以示兒輩

山上有木漸君子觀於水譬彼作室者必自築基始大白
乃受采忠信可學禮稟性寡所諧區區愼守此嗟我同心
友見許獨以是只爲本色人坦直無骫骳仙佛與聖賢非
余所望矣自量詎不審妄言適可鄙布帛在織紝菽粟待
耘耔綺繡非所欣珍羞未云美氣骨眞當勉絶詣安能擬
所當增兩字片語斯足紀萬石舊家風不願章平比植德
無殊邈聊用貽孫子

星源令弟天來爲教官十餘年矣余問之曰何久不
遷也星源曰是有兩病一曰懶一曰笨長爲教官
已矣遷擢非所望也余曰是兩病余皆有之此君
所謂本色也復相與大笑並記其語作詩二首

仕宦有要訣所重在趨時曳裾王侯門朝夕亟驅馳局促

階卮澗低顏奉言辭童僕且侮慢婉婉笑而嬉候伺獲心
意乖閒以入之若猛獸鷙鳥迅發斯不疑寒暑豈復避遠
赴風雨期促促無餘暇安知筋力疲富貴有定分惜哉空
爾爲鄙性鈍且拙而於懶爲宜淡與泊相遭寂寂無所思
閉門讀書史親見古皇羲端居一室中幽事可自怡本無
軒冕意與世若分歧南北迥異轍失路亦何悲未識殺有
叟少陵真吾師
粉黛時世妝胡爲自傷嗟大運固已然人人學圓轉制行
多脂韋出言必繭卷舉動有鉗束如蠶自作繭秀外而患
中磨揉從選耎以此取歡悅災患庶可免嗟余賦窮骨挺
挺不可變曲意强周旋終覺面目醜病已居膏肓反後諸
能造開口有根觸即事已乖舛一見戒門絕縱彼牛羊踐

況在朝市間驅逐同蒐獮只合安門里私竊樂餘善夕共
素影流朝重濃露泣出入自由身忘懷到雞犬吾笨亦自
可所休詎云淺
往在京師時與同年景履齋偕行履齋過有推許余
謝不敢當履齋慼然謂余曰君無太自謙謙則名
云矣余因念世之負虛名者惟居之不疑而余未
敢也亦只取論語一言吾斯之未能信耳因有源
言後憶前語更作一首
人苦不自知安敢重用罔賦分本一定尺寸不可强余稟
薄陋質少小事鑽仰圖史紛盈几箋注久徵茫晨夕費丹
鉛工夫終鹵莽作詩多蕪累爲文患冗長以之比昔賢奚
啻淵亦渫洛閩有遺言亦願承餘響搜剔文字閒躬行未

能放糜廣時內省山不失所養至今數十年不斷流注想
險途迫詰曲長川恣潢決中道有迴車障堤非尺壤以此
不自得坐立常惝怳老大共推排亦或蒙嘉獎每聞眾言
至慚赧泚其顙世路重虛名雜然非一黨家雞與野鶩各
自披鶴氅居之唯不疑迥出群倫上俗人都貴耳焉知辨
真賞謬種久流傳工風与版蕩寂寂株守者不得比高朗
譬行千里道迅奔難來往朝耕而暮穫有如適莽蒼所趨
九分岐無庸徒慨慷諒哉漆雕言古人不我誑
題湘洵秋林讀書圖
湘洵兄向以秋林讀書圖索余題置之笥中逾十
餘年矣而未及作然常往來於心未嘗忘也今春
病中夜不能寐偶思及此乃綴數語爲之贊比曉

淒卷欲書而考圖中指意與先叔父樓邨公述亭
燕堂而先生所題詩有不合者因別爲此詩以發
明其意而贊語則附於後庶來者有以知湘兄前
後學問異同之實亦湘兄之所樂聞也
閒居無外事一室澹泓清世味銷磨盡慨然念生平晨夕
擁書坐舉杯時自傾千秋邈悵望幽獨俯前楹怪石雜老
樹落葉滿空庭馳騁文字間因見古人情一朝忽有悟乘
風余上征更爾換凡骨肺腑徹晶瑩天心與月脇穿穴互
縱橫覃思力鉤索一家書以成綜觀前後際各自殊課程
前集盛齋著後集正學名昔賢有遺訓未及細參評今日
題此卷爲君一發明常願相反復詳語擇其精所恨人已
往言之誰爲聽

深潛純一之味收斂凝定之神此生平之所用力學
緣之以為本根常閉戶而精思中綿綿其若存追古
於千載脫去世俗之埃塵囧獨有所廸然而自得不在
於語言文字之紛紜嗟斯人之不可作誰與上下其議
論願講磨而定壹是徒悲恨於索居而離羣覩儀容之
儼然憶謦欬之時聞竊寤言而永歎巫陽循謠與招魂

己未冬十二月晦和東坡饋歲別歲守歲詩

嚴冬迫歲暮故人競來佐時聞叩門聲真意豈在貨嗟余
賦質薄窮居空老大瑣事付兒曹閉戶日高臥粉餈與粿
餌累累忽盈座微摯亦沾丐不復事碓磨紛紜舊鄉風忽
忽今鄉過尚愧木桃詩有唱莫能和時諸公見饋多不能答
歲行不可駐疾赴已云邅年少相牽拂勝事那復追咄咄

百年內吾生自有涯輩行今餘幾空爾憶昔時二三老同
學誰能遲甘肥枯坐一室中已矣更何悲幸已踰中壽又
復與歲辭浩歌聊自慰吾氣未全衰
霧氣日騰上暖風振蟲蛇衆星多不耀仰視浮雲遮默計
一歲事閒居知若何列坐聚兒孫亦得一笑譁往昔飲歲
酒更鼓逾三撾今未及乙夜身困已欹斜憑几一歎息吾
老其蹉跎生平多志意欲說向誰誇

偶作 庚申

胸中氣漏薾嵯峨今日不平爭較多病門寒齋思一奮十
年霜刃未曾磨
世事莫如清議重片辭裁斷豈云輕九流混濁何須問只
有青山萬古青

聞陶園又有移易為之悵然率賦一首呈念堂先生

少時握手論文地意氣還將蓋九州白髮相看成野老青
山無主想神樓陶園也人居之數二十年矣方祈春草尋前夢詎料西
風吹舊遊今春重會於此旅舍往來同一局暮年寂寞更添愁

早起偶成

几坐匡牀自討論却看羣動自飛奔半留半罷席離散不
雨不晴天晏溫此老崛強還似昔諸公聲勢豈長存浮雲
變滅須臾爾只有山林道獨尊
本擬蘇湖為後輩忽驚身作玉堂仙祇將文字隨消秩禾
有謨謀語　帝前世事元從毫髮誤當幾孰任轉移權往
來三月曾何補巡首朝班十七年

十月有感而作六首

塵霧昏蒙風不翻世情多幻似聾軒只須袖手都無事且
作好官佗莫論痼飲沉迷三日醉舊防橫潰九流渾巫陽
不下憑誰訴白日何緣照覆盆
堪嗟覿面如秦越更笑同模似斗筲只恐風雲多作態誰
知荃蕙盡為茅蒼生翻被深源誤宰府徒傳叔子嘲餘望
於今猶未絕憑高何日更登巢
昏昏元不辨瑕疵可是天心未改移敢謂倉皇多謬舉直
教嵬瑣盡狂馳徧觀未有伸眉處極數今當共手時反覆
須臾那可料一心勉學更奚疑
豈謂闒茸無公論灑淚縱橫志未平松號大夫難辟坐僻
稱公子任橫行嵩收冀壤允惟称却洗瘢痕細詰評刑底
是非終有定煩君著眼自分明

逕望紅雲擁合肩九閽無路問巫陽蜩蚿糾結勢方張閙
並摧萎夏正長撫枕空餘氣已薄仰天誰信時幾將眼前
憒憒無分別空使衰年涕泣滂
霜雪不降煖風流混雜蟲沙各自由外事只今唯掩耳中
懷莫說苦低頭深山大澤舞鮨鮮曠野平原走馬牛井底
微陽已轉否滄江歲晚獨離憂

於紅紙作字致念堂先生鈇訛不可辨也戲成一律

聊將片紙寫常談老眼眵昏合自慚鈇誤不關通草字糊
塗竟似達空函幽懷未許傳心畫棘手何能落筆酣只此
是學吾老矣歐書張譜可同叅

病後夜中不能寐欲攝念習念而不可得既又思之
有類於禪家本來面目之云者張子言精思多在

夜中而明道亦言張君祺上床不得思量事為非
是則知夜中非必攝念習念之謂也因了三首以
諗同志 十二月立春後八日

更鼓不聞雞不唱幽人輾轉未成眠那堪今夜如秋夜可
得今年比去年穿漏紙窗殘曉月昏蒙布帳隔重簾平明
可待翻遲滯高枕何能久帖然
習靜元非似石頑只將枝葉盡旁刪晦明本是循環至遲
早何分頃刻閒攝念已空緣念起覺心未了倏心還夜中
亦有工夫在豈止倏然日閉關
本來無迹可追尋屏絕塵埃不受侵刋落竟從虛寂處依
稀眾兆妙明心毫釐莫辨前途誤反復誰知用力深却憶
橫渠成誦語精思力索在於今

病中觸事多忤遂以增劇夜中思之忽成一笑早起
書此以示兒輩

須臾尚作無窮計可是人間第一癡即事便為安樂法相
逢都是喜歡時梳頭掃地元無賴潦止晴行豈預期晨起
忽然開口笑今朝徹也不須疑

正月十八日驚蟄節晨起書此 辛酉

昏夜誰知月與星冥濛初日已中庭沉深淵底多幽蟄奮
迅今朝作起亭

聞近也有京師之行詩以為贈

邑中詞館今無繼王謝江山自昔同京洛相逢如問訊舊
巢元在玉堂中
靈雨昭蘇自有期豐年甘澤未云遲向時前輩根株在待

子橫生第一枝
四十年來守樸學馳驅千里豈徒勞東山自為蒼生起更
願諸公著眼高
區區鈍拙曾何補老病龍鍾竊自憐只為昔賢留一脈崛
強還與記當年
樂志堂中同講席暮年將與付斯文京師莫漫稱嚴鄭天
祿還須老子雲

慕韓往京師應試詩以贈之

遠送征鞍憶舊盟紅塵堆裏著高名鄙人自是多生語今
日為君更發明長安紅塵堆裏拖泥帶水一場而不折本乃為得力前此曾舉以語念堂先生也
道心何必刪除日行已優游是坦塗世事極知吾有命願
從根本著工夫

胸襟流出見高情會向蓬壺頂上行直令輩流咸俯首肯
隨春草鬪輸贏
莫言制藝為小技千古淵源脉絡同珍重昔人元有句瓣
香今在射湖東（末句錢翁先生贈臨川公句也）
满山桃李混塵埃紫陌遊人得得來寄語諸公各努力而
今誰是棟梁材
偶閱韓集拘幽操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
不聞聲此為余作也因作歌一首
惟余年之衰暮兮又疾病之相乘目茫茫其無所見兮耳
詽詽而不聞聲慨朱墨之廢置兮任簡編之縱横掔古人
而弗及兮忽自悔其半平猶永念夫懿戒兮時常顧於箴
銘嗚呼余固不可以久待兮尚遲遲其徐行

還念堂先生書附詩一首
病軀只作須臾計未了殘編豈復陳自料三生同此癖他
年還作借書人
放言　八月十一日
卅事日亥亥誰與握其機環中多變化衍失判毫釐反後
須臾間一跌莫云追咫咫百年內已迫桑榆期却觀前後
際而安可逆知自昔賢豪輩往往困塗泥生平所蘊畜迄
不得少施寂寞窮山裏乾死竟何裨奏賦輕馮衍陳疏毀
賈誼（顏師古語）到今常嘆息嘆息空爾為琬琰就煨塵萬古有
同悲聊於呻吟暇略寫危苦詞放筆一大笑命也更奚疑
書示兒輩　九月十日
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
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殁之言汝其敬從
書示兒輩　九月十一日
為學在求放心讀書在惜分陰喚醒勿令昏昧奮起無使
因循常不欺於暗室庶廉師保之臨必玩味夫本意專尋
經訓之尋理義散於日用何庸揣摸於高深工夫切須接
續萬無間斷於紛紜言語多而轉離援引廣而非真空虛
都屬無益涉獵竟亦何存謹於不聞不見防罅隙之浸淫
研於一字一句廓繁冗之胸襟念君子之三戒其能免者
幾人守終身之一事可或累於弗親修身總歸於實亟當
培其本根求言必自於近所宜加之常勤徑路斯於無誤
歲月不至銷沉敢言妄希賢聖庶不愧於儒林自抱一生
之悔可為後學之箴

夜不能寐偶得首二語早起因續成之病中靜坐於為
學讀書微見路徑而一生汩沒於今已矣悔之無及率
意而言語無次第然大指則具於此書示兒輩願各努
力當以余為戒也辛酉九月十一日書於詒清堂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二十四終　曾孫重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有白田雜著已著錄是集凡文二十卷詩四卷末附行狀一篇其學長於考證故全集以雜著爲冠詩文則未能過人其與方苞書自謂筆力拖沓不近古人所謂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亦足見其學問之篤實也

秋水堂遺集六卷

〔清〕莊亨陽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元仲集一卷》提要

秋水堂遺集叙

吾鄉李文貞相國以經術光輔太平退食之暇及門高弟子環向講席質問奧義極一時之盛如楊文定公徐魯南張長史陳滄洲何義門諸賢其尤著者也

南靖莊復齋先生及相國門最後相國心重之與諸賢等如朱子之晚得北溪然相國歿先生由進士出宰山東濰縣丁內艱歸聚徒漳江倡明師傳鄉邦後進翕然宗之如宋人之宗北溪

然今
上御極以楊文定公薦舉經學助教
國子旋陟吏部郎出守南徐觀
察淮海㠯勞卒官其政績追古
循吏朝野無閒然先生自其少
時從鄉先輩戴麥村學詩輒工
復與漳浦蔡文勤公結社東江
以古今文鳴及執贄相國一變
而進於道余之就正先生也在
乾隆初元忝附先生薦書之末
因得同教國子當是時
上遴選名公卿總理太學立造士法

六堂師各占一經按期講授太
學生每相見討論經義罕及詩
古文詞先生偶有作人輒取其
稿去亦不甚愛惜觀其伸紙落
筆雅健清深不屑屑傍人門户
吾鄉雷翠庭副憲嘗語余曰昌
黎論文必有諸其中以復齋觀
之尤信苟得其稿褏而藏之勿
失也碩先生官京師僅三數載
余與翠庭又先後奉使於外無
何先生即世壬申余假歸訪翠
庭于江陰使院述前事相與黯

然久之庚辰翠庭又歿忽忽將
廿載余老病侵尋去先生之鄉
數舍居閑鬱鬱以不能躬拜墓
道汲拾其遺文踐翠庭相屬之
語為恨今先生文孫漸等能讀
祖父書悉心蒐羅部分井然凡
先生當官碩畫訏議皆有考焉
旁及算法經相國指授亦繕寫
附于後請余為之叙開卷三復
聲貌若接忻喜先生之有後也
嗚呼文所以明道也不徵諸事
則其言為無用不根於心則其

言為無本余感翠庭之言序先
生集淵源乎文貞相國極一時
師友之盛後之人因末求本知
北溪為朱子高第弟子讀北溪
之書其有諸中者可窺矣知先
生為相國高第弟子讀先生斯
集其有諸中者亦可窺矣
旹乾隆丁酉歲長至日門侍生
官獻瑤譔

先曾祖復齋公秋水堂遺集經先伯父與先君子編錄成卷乾隆丁酉歲蒙 石谿官太年祖鑒定而弁以序言閲今四十載矣族中諸同志恐致湮沒請刊之以垂久遠謹將原集付梓再搜舊篋得詩文若干首輯補為一卷及諸先輩贈輓詩章併傳誌附焉其箕學八卷現載四庫全書家有藏本俟後續刊

嘉慶丙子端午後二日曾孫 樹金 樹程 應爆 樹貞 謹誌

秋水堂遺集卷一目錄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南靖莊亭陽復齋著

恭賦

御製詩十三首

暖閣前頭放早梅

行宮駐蹕暫徘徊畫閣陽生早放梅
綵仗遥臨花已綻
東風未到蕊先開物情如見天心復春信應隨
御蹕來

聖藻揮時承
寵渥瓊姿何幸在瑤臺
教化原從風俗起
一人有道養顓蒙敷教隨宜立大中俗判剛柔殊燥濕
化行南北異西東
熙朝制作緣民性
聖王調劑問土風雲漢爲章歌
壽考太和翔洽普天同
微雲一抹散瓊瑤
一抹輕陰漠漠雲雪花如絮舞紛紛許多瓊樹
宮中見無數瑤華
仗外分著地寒光猶縹緲彌天瑞色正氛氲還瞻
睿藻成珠玉長應豐年奉
聖君
共躋仁壽樂且康
箕疇錫福徧黎民四海雍熙萬物春壽域開時歌
聖壽仁風洽處識
皇仁太平有象惟耕鑿

久道無疆見鳳麟願與康衢忘
帝力年年擊壤更吹幽
書雲翹望太平秋
六龍晨駕禮
圜丘佳氣氤氲拂曙流史氏爲書雲物象
清時預報太平秋民和道泰祥光起物阜年豐瑞色浮千
呂還知來絕域梯航萬里集共球
葭管初回日影長
黃鍾氣暖律回陽共覩

清時復旦光寸管寒灰飛嶰竹九華再節駐扶桑中天煦
嫗時綏永化國優游影正長緜緜初添揮
扆藻惜陰還見邁前王
人煙有慶色
海宇長無警閭閻大有年
九重多雨露萬井萃人煙鷄犬恬熙日桑麻樂育天氤氳
佳氣合爛縵慶雲連喜色騰郊野仁風洽市廛
宸遊遥望處歡賞意悠然
土厚登雙穀

天心知地德
鳳蹕駐
龍城土沃三農慶年豐百穀成高低麻與麥燥濕黍兼秔
萬寶倉箱滿千村積貯盈
翠華頻省斂繡壤及時耕共效華封祝熙熙樂
太平
五風十雨自調和
盛世休徵協化工共欣時若卜年豐土膏每潤依旬雨禾
黍常蕃應候風稍拂平疇看浪細好霑秋稼與雲同普

天咸遂盈寧慶萬載千秋祝
聖躬
雪花應候慰三農
彤雲漠漠結寒空白雪霏霏逐曉風候應隆冬飛六出
瑞占盈尺慰三農無聲瓊玉來天上不數珠璣種地中
幸覩休徵逢
盛世家家擊壤慶年豐
金甌永固識人和
丕基永奠似金甌應識人和遍九州地利原從民氣固

天心還向物情求黃童白叟歌磐石黑齒雕題拜
冕旒從此百靈長效順千秋萬歲享共球
雨露生成隨品彙
陽春布德正均平
禁苑群芳倍向榮大造無私饒雨露百昌隨類荷生成栽
培厚處知天意膏澤沾時見物情
聖世甄陶原不異存神過化更難名
宮梅先發上林枝
紫陌韶光

禁苑先宮梅開處玉含煙一枝春信隨
雕輦幾點微香入
御筵門豔早舒寒雪裡承
恩獨占曉風前山中多少和羹樹羨爾移栽向日邊
御試秋斂冬藏暗發生一等第四名
陰陽迭運互藏精資始乾元本在貞一氣靜中看翕聚
百昌暗裡自勻萌青霜已是培桃李白雪誰知長杜蘅
聖化甄陶天德合仁和義肅徧生成
賦得海不揚波

樓船長纜慶櫜戈絕島猶徵淑氣和潮汐自隨天上月
鯨鯢不起海中波
一人有道休風遠八表來同重譯多共祝
聖皇無量壽萬年清晏動謳歌
秋水共長天一色
憑眺層臺上風煙萬里收水天何一色上下正同流碧
宇澄如練空江翠欲浮波邊明去鳥日下認歸舟望遠
常懷古登高易感秋白雲南畔起極目思悠悠
綠筠尚含粉

蒼篁初解籜綠嫩粉仍留澹掃神彌潔輕勻色更幽虛
心含嫵媚勁節帶風流著雨湘妃怨凝塵何晏愁青筠
終不改白賁又焉求擬結他年實高岡引鳳遊
葭管初回日影長
暖氣黃鐘動
清時復旦光灰纔飛嶰竹節已彈扶桑日馭看初北天心
見一陽太音聲正濬化國影方長寸管知冬至分陰惜
夏王
宮中添彩線刺繡有文章

賦得激賞搖天筆
盛世昭
文治微臣動
主知金門初獻覽
黼座不停披得意忘言處賞心搖筆時憐才
宸眷厚興寄
聖情移玩味方誇絕留連重歎奇謂關天下計非但一身私
似讀子虛賦如吟寒食詩冊鉛揮歷亂往復興淋漓字
裡榮光滿行間星象垂虎賁群引領侍史亦揚眉自愧

雕虫技常懷報
國思片長經拂拭拜手在
形墀
麥浪
四月時維夏三農麥報秋薰風過廣陌細浪滿平疇瀲
灧文何蔚蒼茫翠欲浮綠波晴野色滄海碧雲流未許
花如馬還疑影漾舟東皐人氣好極目思悠悠
晴絲
的的朱簾紅日暾碧紗人氣香風擾紅塵細細陌頭游

遊絲裊裊空中繞花底悠揚望有無凌虛搖落看縹緲
紫蓮紅藕斷參差飛去飛來出宮沼轆轤紅線弄晴暉
機軸家家杼聲悄南鄰少婦凭闌干拂面縈鬟生嗔惱
遊絲搖曳往復還蕩子不歸春色老願及秋期夫婿回
飛來乞與樓頭巧
賦得遊蜂花上食
正是芳菲節遊蜂早放衙輕微來
上苑細小入梨花潤吸三宵露香偷萬種葩含情思報主
得飽便爲家妃子春眠覺相如渴病賒良媒眞有幸占

斷一春華
珠藏澤自媚
神州毓至寶大澤孕元珠未獻
明堂上猶潛野水隅含章原有耀內美自生腴曲渚空明
漾靈川氣象殊祥光浮藻荇餘潤變鷗鳧罔象無心者
應知眞契符
青郊上巳艶陽年
青郊上巳艶陽年多少歡娛在水邊簫鼓臨流波渙渙
繡羅拾翠草芊芊春殘啼鳥愁無賴風煖遊人醉欲眠

何處笑聲吹不斷綠楊陰裡戲鞦韆
鷄聲茅店月 二首
孤月照人行荒鷄處處聲郵亭三唱早天漢半輪傾影
促晨裝亂音催曉鐸鳴千山猿嘯合五夜客心明函谷
寒難度邯鄲夢不成着鞭從此去參井正西橫
蒙袂抱征轂令知行路難鷄從茅店聽月傍板橋看照
處聲逾苦啼時影倍寒半輪天欲曙三唱漏將殘計日
程猶遠思鄉淚未乾京鷄來醉月不復上長安
夏雲多奇峰

朱景蒸炎氣亭亭結遠峰因風紛變幻出岫肖形容鼓
鬣陰千疊呼嶸列萬重已看青嶂合還見白雲封玉女
煙光翠江郎霧氣濃何時作霖雨潤澤下淙淙

飛花送酒舞前簷

飛花送酒舞前簷又是花時一度淹北地春光閒獨醉
西山爽氣許同瞻風飄杏苑香初動雲擁桃源意尚潛
遠志未能成小草金莖仙露幾時沾

燕知社日辭巢去

霜清露冷白雲斜海燕辭秋別路賒來趁海棠三月雨

去鶯蘆荻一江花風翻社鼓飛無定泥冷空梁靜不譁
王謝風流相憶否烏衣巷裡舊君家

其二

西郊社日發微涼紫燕初辭玳瑁梁日冷畫堂憐語寂
風廻金井憶泥香春秋有意迎寒暑南北無心爲稻粱
雁自來時君自去行藏何事費思量

上苑早櫻花

誰將山下種銜向
上林中所貴結根與寧甘碩果同

寂園新未薦
禁苑意先通物性爭
恩寵天心助化工鮮華明曉日濃艶醉春風朱實行堪摘金
丸漸不窮一枝無借處辜負玉闌紅

二十四番花信風

二十四番花信風番番消息總難同共看物候如流水
未解天心是化工桃李無言春欲去蕙蘭有約意何窮
故園風景年年恨只在花辰次第中

其二

二十四番花信風番番都在小園東風初過處春潛破

花欲開時氣未通愛汝傳來三月信阿誰折得一枝紅
莫教飄落江南去聯併歌聲出魏宮

名花當美人

莫把珍珠買素娥名花相對更婆娑風梳雨沐新妝巧
蝶使蜂媒春意多妃子有香浮太白朝雲無語伴東坡
傾尊自覺鍾情甚爲問佳人妬也麼

願君流光及盛年

春華不復再白髮恐相侵努力須先着榮名貴及今蘭

叢知歲晚桂樹惜年深況乃有情者寧忘遲暮心

賦得題闕

平原高下識恩波九陌香泥潤綠莎呼吸通時回造化
雲雷動處起謳歌愁當難解歡逾甚望到無聊感更多
願與康衢忘帝力王風十雨自調和

水精簾下看梳頭

睡起嬌無力當軒理繡奩欲梳宮樣髻半捲水精簾玉
女煙中見神娥月下瞻雲盤擾擾皓腕露纖纖墮馬
郎寧愛飛蓬妾亦嫌銀鉤斜燕尾桂戶惱亂髯七鈿香
微透雙眉黛未掃知君懷彩筆留畫遠山尖

擬唐人端午賜衣應制

明堂開地臘梅雨斂餘霏春服傳中使龍光出太微助
陽行月令順節勅時幾長短人皆稱經綸世所稀鮫人
三島織天女六銖機清比臣心似涼疑夏日非五絲應
可續團扇不須揮自顧慙初服無能補袞衣章身文未
足在筍德多違拜舞新披葛珍藏舊賜緋臨風歌穆穆
戴德頌巍巍太液看龍戲飄颻神思飛

秋月照寒水

潦盡秋潭淨天空皓月寒浮金光灧灧沈魄影團團寶
鏡開瑤室眞珠漾玉盤清能生慧照明足靜風湍芹藻
輝方潔蛟螭意未安萬川齊映處圓滿息波瀾

海色晴看雨

滌流重陰結潮頭濛濛何處辨仙洲波蒸日氣昏鮫室
風亂潮光暗蜃樓孤與遠迷疑霧合碧天遙浸恍雲浮
蓬萊莫訝人難見怪底晴時雨未收

軍中宜劍舞 集字

碧血淬青萍荒郊士馬橫中消揮正急上將令初明龍
尾秋如霽魚腸怨不平月支頭可借報國喜功成

遊魚啖花影

芳樹流光碧沼中遊鱗唼唼弄春紅忘機可任香為餌
得趣無妨色是空煖冷自知應濬薄菁華未竭亦朦朧
漁郎幻逐桃花水更與桃花水不同

鳥眠花底夢

為愛幽芳花底眠一枝沈醉艷陽天綠陰深處風光好
紅雨晴時曉夢牽[illegible]迷亂香疑化蝶春迷倦翮似遊仙
知君欲學雛[illegible]客不[illegible][illegible]鈴近塢邊

蚕食葉成字

二月柔桑葉葉青蠶蝕學書成機絲未就天孫巧
錦字先傳戍婦情薄裡斜形神斌媚枝頭鳥跡勢縱橫
文章合出經綸手不比雕蟲浪得名

殘月如新月

畫樓西畔月哉生望後餘輝一様清學拜女兒重出戶
倦飛烏鵲又棲城素娥老去眉猶好玉兎殘來魄尚明
底事未忘新與故暮潮聲亦早潮聲

燈下瓶花影

銅鐎注水剪名花銀燭搖紅倒影斜疎密有情侵卷軸
輕盈無語拂琵琶畫屏隱隱清光滿綉幙沉沉春事奢
爲剔蘭膏休教燼空庭月落笑人賒

雲護巢松鶴

野鶴孤棲嶺上松亂雲如絮向巢封青虬樹老環三匝
白雪翎寒鎖萬重夢去緱山煙渺渺歸來華表月溶溶
一聲清唳隨濤遠知在蒼梧第幾峯

燕雁易春秋

分飛南北兩悠悠信[illegible]藏春易秋風暖杏梁猶獨往

月朗榆塞未同遊清霜紅雨殊歸夢香徑寒汀自結儔
何不忘機渾物淚欲將此意問沙鷗

雪壓竹枝低

修篁百尺長琅玕六出花飛壓畫闌有節參天聊拂地
無心向暖却驚寒皇英清淚斑仍濕穆滿哀歌曲未殘
待得玉龍鏖戰後起居日日報平安

秋葉勝春華

東風已去衆芳沉秋老還看芳樹深二月紅花歸絳葉
十分春色到寒林霜飛青女嬌無賴露染西皇艶不禁
更望白雲疎樹裡玉蕭開處併輸今

蛛網縈花片

花飛寂寂正愁人徑裡蠨蛸解惜春小網織來疎復密
落紅縈處褪猶新娟娟暫欹風前舞欵欵如停掌上身
不是暖絲輕罥住玉顔無主怨香塵

倒影浸樓臺

誰家池舘似蓬萊夕照參差映水隈彩鳳樓中魚下上
白鷗波底客徘徊風飄闌檻斜無主浪颭簾櫳皺未開
忽訝神妃浮洛浦不知浪鬭笑聲來

荷珠散復收

細雨頻傾絲玉盤離離合合曉珠寒總驚錯落星千點
旋見清明露一團淚灑鮫人光不定佩遺神女幻無端
荷錢也是饒佳趣子母池中等樣看

黃知橘柚來

一片黃如許遥知橘柚來芳香雖未接臭味不須猜晷
歲長思友橫流浪作媒蘭橈迎漸近懷抱向君開

子路無宿諾

吾愛仲夫子中懷不自欺許人惟一諾踐去未逾期義

重情何悉盟寒赴敢遲片言今日事隔宿負心時季布
千金在侯嬴一死宜寧如委蛇者白首負相知

看竹何須問主人

慶雪干雲碧玉枝胡然淪落托於斯好求高士爲君四
欲歸主人舍我誰遑樂莫欲從事覺此情惟有予飲知
風流儒雅應難遇汝獨無心慰所思

又代主人作

苔色青連一徑深十年手植到如今阿誰便爾含幽趣
排闥公然坐綠陰若遭總君仰俯見老丈於汝豈無心

但教爲我迎風掃無使狂且跡再侵

餘夫二十五畝

厚生籌至悉制產及餘夫授汝圭之半分將區一隅少
年猶力食及日向田趨未有妻堪媚同來耦不殊翁嫗
催獲銍兄嫂佐春壺
帝力知何許謳歌滿路衢

送人令粵東

多少交遊羨剖符經綸寧得似君無同贍雅化行幾句
又見高風動海隅五嶺雲開頻放鶴三山春暖早飛鳧

等閒翹首庾關路更有梅花寄一株

贈李陽楚令饒陽 代作

女蘿力弱久依松鄉土情殷臭味同却喜故人榮製錦
遂忘羈客怨飄蓬
皇都花柳爭春色
帝里桑麻待好風最是此間天路近琴聲易到
禁垣中

贈江明府

鳳池公子經綸客甫試平陽奏奇策 公曾爲調喜令

天子書名列
御屛宣室呼來屢前席忽聞海嶠望安瀾
聖主疇咨求碩畫一封
丹詔命君行又向天南更飛舃我來索米長安城傾蓋逢君
如夙昔古光一片照人心慷慨高談吐肝膈家在龍溪
漲海頭幸託宇下沐膏澤杜父召母世所稀不遇使君
從安適置君盤錯見君才羨君因風生羽翮成功報最
入承明麒麟閣中嗣舊迹
別李太守旋旌

涉遠意悠悠相顧東南陌伊誰載馳驅君子勞朝夕具
有浩然氣寸心終潔白
北闕再上書昌言慮側席莫學賦歸來優游痼泉石乾坤
擔荷人奚必憚行役丈夫宏業成如彼售連璧睠此淳
土風大化丕危繹祖道競紛紛暴者黎與赤悵望雲山
高何時返輪迹
制府覺羅滿公平臺紀績
興師當六月方叔任憂勤十萬盤胄甲三千屬水軍從
容除小醜慷慨露飛文能事要荒見豐碑勒至勳

秋水堂遺集

卷一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榕村落成用朱子卜居韻

廟謨及閒暇還山春徂秋既底天下寧乃卜林塘幽結搆小
山麓三面臨平疇岑樓起連霄開亭若虛舟古榕正婆
娑年代不可求萬象時寓目清淨心與謀曲池仍蕩漾
活水來源頭魚鳧亦解意激濁揚清流際茲落成日風
景如洛遊昔賢亦有言後樂繼先憂靜言念今日芳躅
軼前脩股肱難久離寧容長鹿裘

步安溪師鼇峰講學詩原韻
清時崇正學開府振儒風几几迎夫子惺惺問主翁淵源
推洛下瑕疵謫楊雄講易探無極歌詩戒啓戎師詩有云主爵
戊[illegible]銷康成階草綠茂叔渚蓮紅多士環瑤席昌言勤泮
宮鼇峰傳授意鹿洞指歸同吾道門非峻岐途障一空
諸生融大義群牧識康功明發趨朝去高岡鳳在桐
御賜李將軍匾額頌言步安溪師韻
煙霞歸老結茅廬此度遙迎
天上書知是鼓鞞思未已

賜來翰墨寵何如山中宰相歌梧鳳林下將軍拜藻魚巨牓
長懸飛白在卿雲爛縵繞交疏

下第上　沈心齋夫子

三台佳氣接長庚金鑑高懸似玉清
雙闕雲衢龍乍見九臯
天路鶴齊鳴西方彼美思環珮南國遺香愧杜蘅此日狄
公門外望成蹊桃李正菁菁
樗才久矣列門牆歲歲稱觥北望長萬里思追良驥步
九秋深負木犀香開將東閣應偕入調得梅羹許共嘗

幸踵後塵同拜舞陶然一醉紫霞觴

祝友人壽

長安日麗小春天玉斝觴君白綺筵風雅久曾推宿望
功名況復羨華年廚袍延入三千客錦瑟彈來五十絃
醉後爲君還起舞看君先着祖生鞭

送人令雲南

莫爲賢勞賦遠征滇中山水倍關情東西南北惟
君命卓魯龔黃此日成滿縣名花鋪錦地一天甘雨灑蕪城
春風相憶昆明路早播聲華達

上京

張近言壽詩二首

瓊樹翛然紫陌塵何當傾蓋輒相親未逢陳子誰投漆
得見周郎勝飲醇風雨雞聲聯永夜芝蘭香氣動千春
清時多少經綸事羨汝方剛膂力人
長庚彩徹滿
皇州又映君家百尺樓昨日
玉書傳賜宴皇太后萬壽先一日恭逢
今朝青鳥報添籌燕姬入座飄紅袖越客當筵羨黑頭

一酌葡萄持壽汝天衢早騁紫驊騮

送人令香山

墨綬遥從天上頒鳴騶此日唱陽關憐余索米長安市
羨汝看花姑射山龍戶月明歌管雜羊城風好簿書閒
如君自是追風足聊爲馳驅百里間

送人宰南寧代

蒙山蒙水遠分符曾侍家君過此區覆載無私垂絕徼
雍熙有象到荒陬千家瑞氣豐年玉百里神光照夜珠
莫厭南中聊一試早隨徵

詔入
皇都
爲友人祝壽
論交却憶廿年前百尺元龍意浩然此度天衢重握手
恰逢嶽降正開筵芝蘭氣味清逾韻松竹風姿老益堅
滿酌流黃持獻壽祝君長作地行仙
贈陳守府之任嶺南
錦衣衙
命出神京嶺表風高海甸淸自是將門推李氏懋知幕府羨
班生戈揮絶島煙波靜斂拂南天瘴癘平好向樓船勁
遠畧只今
天子重干城
與人祝壽 代作
旅食寄京華許身殊落落巷陌滿風塵阿誰日徵逐交
道固有神與君深相託眷戀情不移豈獨私我族君乃
貴公子舊業在臺閣讀書破萬卷古人所猶服年少作
文賦眞氣已磅礴腕下走蛟龍鬼神驚帷幕逸致凌三
都豪聲馳九牧結客醉瓊筵千金重一諾動心適所宜

和光更諧俗殷憂濟物情充實經綸腹良工被襤褟行
吟抱奇璞莫邪秋水中稜稜露鋒鍔古來王謝家一門
皆卓举毋乃嶽降神甫申自相屬愧我無足齒感君時
相勗願君據要津早展騏驥足
題節孝陳氏 明黃亨恩之室漁樵良村人也
開披古誌數貞脩地老天荒蹟尚留三月腹遺勞顧復
七年翁病賴和柔賊憐至孝韜霜刄人溯淸風賦柏舟
笑殺鬚眉空泯沒曾如女子範千秋
其二
妝鏡臺前碎玉簪畫眉人去夜沉沉幾拚一死回姑志
不惜殘生感賊心藥餌躬親曾未歇松楸手植又成陰
世閒大義歸巾幗留與漁樵話到今
送張慈長歸汀州 時作畫于扇頭留別
江雨連朝暗君行不可留白蘋花未老勞我望汀州瓜
圃開新徑雲林坐小樓輞川圖畫好把玩足忘憂
元夕𥙊詩和張琢園先輩原韻
觀燈
陌上香塵滾滾燈前笑語喃喃貪看不知歸去城西

慶城南。

飲酒

三寸黃柑結客。百壺白酒邀賓。今夕共拚一醉。明朝春事催人。

乞花

女伴神前再拜。一枝筊卜維三。乞得大家恭喜。今宵端得宜男。

鞦韆

粉汗香湧力怯。春風吹處堪誇。却怨羅裳飄颺。那知墜落簪花。

竹馬

一曲琵琶出塞。數行簫管喧城。不管明妃苦恨。人人馬首歡迎。

踏歌

連袂挨肩調急。催腔按拍聲清。海國金吾不禁。同來歌詠昇平。

樗蒱

盧雉聲喧徹曉。少年技癢難熬。擲盡翻成一笑。牧奴可

是雄豪。

戲毬

青草堤邊作戲。三郎劇趣猶存。莫厭逢場飽看。草書原學公孫。

李思亭百韻詩題辭

惇行風久喪相怨及連枝宜以妻孥故能敎孝弟衰義門良足法梓里有餘師不識天倫樂看君百韻詩

康復齋以廣文授京秩歸自臺灣適逢初度賦此贈之

百里才猶小用君誠不宜請看五斗米還是折腰時豹隱毛成采鴻逵羽可儀置身何處好只合上林枝

其二

此日君初度方於島外歸丈夫志海嶽兒女戀庭幃舞引梅花發歌迎元鶴飛盈盈一水外宜欲扣君扉

送張雲亭之任金華

去年相伴出仙霞琴劍衝寒踏雪花最喜清言如玉屑今看綬帶赴金華行經釣瀨堪懷古路入蘭谿半是家他日樓船橫海外波澄煙暖靜吹笳

暢春苑引
見後感賦
聯班
上苑作春遊取次名呼十二籌（時甲次名在第十二）自昔不爲鷞鵷
賦於今敢望鳳凰樓同年有意誇金馬賤子無心愛牧
牛最是放歸歸未得朝朝南望白雲浮
無題四首
十二層城次第開許多騎鶴上瑤臺神仙自有神仙種
莫敎人間劉阮來

其二
花開總是一舡風枝北枝南似不同莫向御溝還蹀躞
御溝流水各西東
其三
野鳥文章好似鸞翾雲覆雨幾多般鳳凰西去無消息
鴉獨爲姝壯羽翰
其四
朋從海岸望瀛洲縹緲虛無不可求我欲乘風登泰華
擘天劃地鎭神州

都中襍詠三首
飄飄書劔别册霞淚向燕臺度歲華秋老未分文旦柚
月明空羨武夷茶誰開東閤還招客每望南鴻倍憶家
孤坐碧窓無意緒不堪寒夜更吹笳
其二
瓊樹翛然玉一枝繞雲和雪共離披爐煙細細香猶冷
蝶夢翩翩意亦癡篋裡紈羅裁半臂心頭紅豆結相思
幾回欲向東風訴情短情長自不知
其三

仕不趨朝隱不歸却令齊赴馬融帷蛟龍戰後還教舞
鷹隼秋深始習飛都市索來粱稻少故山知有蕨薇肥
如何學得東方朔便把金門當翠微
送中書鄧蓼伊奉使　册封安南
聲敎朔南曁炎方使節馳朱衣唐册命黑齒漢旌旗
令前驅日（中書粤中人）名王負弩時歸來報
天子長策在羈縻
寄福山令徐仲升
混迹京華少故人報章猶幸往來頻河陽處處花如錦

燕市朝朝桂作薪瀕海鶴琴聲漸遠朝
天珮馬望彌親好將治術編成譜我欲憑君細問津

和馮于門泥美人原韻

簪花初出大明宮細馬馱來相映紅喬坐一龕還寂寞
可能歌舞醉春風

其二

紫陌香泥撲面埃踏街歸去重徘徊一般滋味如相惜
雲雨應知入夢來

其三

不御鉛華分綺羅綠衣長掩小宮靴若教會作纖纖步
撝汝還山著芰荷

其四

登場木偶儘堪憐屈指輸他一著先有意莫辭千萬喚
眞眞原是卷中仙

初得芍藥 二首

經旬不出戶春事頗相猜小子知花信持將芍藥來披
帷香乍入汪水蔫還開亦有輕煙籠薰爐麝未灰

其二

已作經年別初聞今日香嬌奴如可念秀色不能忘陌
上開應滿街頭賣正狂旅懷何以慰持汝當紅妝

送南平余夫子歸省

才名高海國發軔錦江濱百姓視猶子上官驚若神氷
壺清見底雪岫峻無鄰譜得川中蹟他年好問津

其二

列宿光方燿聲華動
闕廷諸公爭衮衮 夫子獨亭亭直道持三事眞源在六
經如何廊廟器便作少微星

其三

閱世已如此抱琴歸故山白華身可乞紅樹意相關談
笑辭韓范藏脩樂孔顏寧無懷道濟聊得伴鷗閒

其四

揚名親已顯身退更名揚孝道歸完節淸標見義方膳
調魚膾美果摘荔枝香朝夕南陔下萊衣日正長

其五

去年羅棘院幸出大賢門陋質慙知已深情但感恩行
藏當世望離別寸心煩擬待還鄉日從遊谷口村

其六

小子猶喬野能知　夫子心雁來秋月冷鳳去碧山深

誰和陽春曲獨歌梁父吟豈須

冊詔下拂袖起為霖

送張連城歸淅 二首

昨夜西風起凉生身上衣君懷慈毋意裝束欲言歸八

月蕿華妍三秋鱸膾肥嗟余獨留滯遥望海雲飛

其二

晨夕相持久綢繆固有情人皆爭北首君獨向南行白

髮長年望緇塵一日清請看曳裾者何似綵衣榮

題范希遠百雁圖

誰將百雁寫成圖認取相同箇也無記得前人曾畵此

生憎半入晚江蘆

和方次山見贈之什 二首

漂泊仍非不繫舟三年悵望海雲浮人誇駿馬千金市

我愛元龍百尺樓寄食誰能憐旅况同工近喜接名流

吟君白雪添鄉思爭似歸家擁敝裘

其二

羨君骨重更神寒暫向江村蓺蕙蘭青豹山中非久隱

碧桃天上豈愁殘鄒枚氣蓋梁園客元季聲高冀北壇

他日相望何處是一枝瓊樹倚雕闌

贈李識都年伯歸養

金馬門前客雕龍稷下才白雲遥望處

丹詔許歸來釣渭親猶壯登瀛兒尚孩朝簪離

北闕夕膳向南陔鱸美看調膾蓴輕侍採梅錦衣長戲彩

人世兩蓬萊

老龍吟

東海老龍啼燕婉白蛇入窠啖龍卵龍卵蜿蜒升碧空

白蛇將兒駐上風老龍下宿藕絲孔臭味與蛇呼吸通

噴雲嚼霧走風雨玉鬣金鱗抱珠舞白蛇兒女生輝光

老龍厚恩不可忘

偕恒觀成過丁純之看菊留飲

我愛丁君室芝蘭氣不如無錢多買菊有子學能書子新從觀成學書法

酒熟先生餞花明隱者居忘懷同一醉莫問

是吾廬

之明日復贈余菊十數叢五色相宜喜而再賦

愛花原有癖爲客未應灰昨夜酒初醒今朝菊又來黃花兼白映紫艶開紅開厚意良難報空酬五字裁

風雪喜元升吳君自塞歸 携詩集見示

門前楊栁正依依又見寒生王女扉雪引鳳城征騎返風飄龍塞故人歸鶺鴒有賦詩偏好苜蓿經秋馬尚肥我獨淹留仍作客年年悵望海雲飛

九日遊五塔寺同李議都抑亭彭旵麓作

倦客離鄉四載零淹留只爲上林春每看北地黃花菊倍憶南天白髮親幾度重陽空擲過今年五塔紀遊新故園亦有茱萸酒歲歲開樽念旅人

送張素園同年歸晉江

昔年共領東堂薦此日偏辭北闕歸去路雪花方漫漫入門楊柳正依依錦衣晝耀從人看紫帽朝晴放鶴飛我尚羈留還作客羨君馬首有光輝

再和方次山見贈 二首

一駐高人駕清光尚滿帷筆花鶯艶冶蘭佩想葳甤月

皎窓虛處蟬鳴雨過時相思千萬緒拈韻不成詩

其二

我亦有心者逢君欲贈刀無車愁出入多病減風騷朗月懷如積陽春曲又高報章重疊寄深愧負同袍

河梁曲

天畔微風飄浮雲湫南北遊子上河梁微波洞庭緣洞庭湖水深復深丈夫貴義輕黃金拔劒向君舞劒花淩亂寒光沉離懷不可道離愁不可掃轗軻局促智慧老傷心古道生春草

偶成

曲曲闌干正正屏東皇消息隔重扃鶯花亂處春無賴風雨來時夢未醒頃刻煙光環珮杳十分山色畫圖青蓬瀛有約幽期近玉女傳言下小庭

都中春夜

黃金臺畔夜沉沉參井微茫拂素琴九陌紅塵圍客夢一春明月照鄉心掖垣花落疎鍾冷禁苑烏啼碧樹深無限感懷來此夕寒燈挑盡不成吟

餞春用栁子厚南磵中韻

方春務春事撫景及良時甚鳩何爲鳴花落已參差惆悵不可留深情亦忘疲盤桓花樹下濯足清漣漪南窓日初永簾幕卷不垂凉燠自茲判動隨時所宜微陰潛氣萌山中空自知消長若循環來年相爲期

都中憂旱

播穀聲殘春又深朝陽杲杲散輕陰神靈似斂風雷斂禋祀空將玉帛沉槁壤無方回地脉密雲何處見天心人間零淚難成雨欲遣阿誰爲作霖

咏雨

油油雲覆空脉脉雨灑道點滴幽人知優渥老農報碧草暗池塘青鳩戲行潦簷外淨游絲長空歛餘照芳甸襟英柔馬跡緇塵掃高閣靄清陰幽軒增寂寥眞氣養鴻濛道心滌煩躁潤物不言勞流膏祇覺妙三日起蒼生千秋孰同調

送康連叔歸閩

河梁携手立風雨正秋深前有一樽酒送君還舊林翠微高士業青瑣盛年心珍重燕中別相期慰好音

題蔣約齋卷後二首

一函珠玉九天香邱壑餘徽韻許長讀罷沉吟重再拜幾人身後有文章

其二

傳得先人格調存風流不數浣花邨從今卷底留金石更莫開時灑淚痕

題壁二首

挾策遭時棄窮途轉累人文章空自許面目向誰親相對南冠客難邀西第賓秋風與春雨無日是良辰

其二

蕭索眞無怪平生拙可憐逢時落眾後得過在人前醉舞看長劍哀歌撫獨弦此身慚孔雀毛羽挾金錢

贈阮叅戎子章之任鷺門二首

裘帶翩翩故里遊襜帷望斷陸梁州原任雲南陸梁州知州未行特改此職書生未許百夫長投筆眞成萬里侯先以孝廉出身花鳥盡山銷殺氣盡山花鳥島名阮子此地招撫海冦有功故敘煙波孤島羨清流南東半壁憑君在好向樓船壯遠猷

其二

黃鵠高飛壯羽翰滄池萬里息波瀾天生足下爲方召

入慶軍中有范韓緩帶輕颸春正暖雅歌微度夜初闌
郎令
聖代徵儒將橫海應知議築壇

和友人正陽橋作

花落長安惜暮春朝朝躑躅
御溝濱不知遊冶誰家女竟爾淸揚絶世塵行雨行雲原是
夢傾城傾國又何人憑君莫上陽臺望我亦多情宋玉
身

百歲翁

經過三萬六千餘百歲方周一歲初天眷老成貽鶴筭
帝嘉人瑞錫龝書黃眉壽考傳文獻白首兒孫奉起居憶得
香山元爽事只今輝映好相如

古意

我有一斗酒問君何得魚牽連餌芳餌細大不相如持
歸入家門顏色何敷愉下階迎上堂左顧勅中廚淸泉
爨新火鹽豉愼勿疎約身奉君子甘苦與君俱得新而
捐故君子亮所無願留同斟酌永結平生娛

春日

杏花開處小樓深牽引春光醉客心香雨欲來風滿座
彩雲初破月當林纏綿無那柔腸結踪跡難從芳徑尋
瑶瑟玉簫歌自苦聊將一曲待知音

新婚別

昨日來郎家今辭未敢吐今日與郎別相送不出戶未
鮮嫁郎歡安知別郎苦

猛虎行

南山白額恣飽膏腴咆哮自雄道逢騶虞虞前致辭民
獨何辜虎乃大笑何太區區弱者不足彊者有餘我腹
常實汝腹苦虛幸有良圖以肥賤軀虞揖謝去感歎欲
獻寄語市人各敬爾居

秋興三首

西風剪破芰荷衣書劍飄零事欲非吾道自應憐和寡
世情未必貴知希曾無好夢來藤枕剩有秋聲到竹扉
倦客不堪頻悵望蒹葭旅雁幾時歸

其二

白雲回首滿空山彈鋏長歌猶未還身似孤舟渾不繫
恨隨芳草半難刪寒蛩多事宵吟苦野蝶無心午夢閑

何處思秋魂欲斷聲聲都在荻蘆門

其三

亂峰若爲訪仙源一路芙蓉醉不言珠樹欲埋黃草徑

斂光誰燭紫薇垣未堪水上盟鷗鷺何處天涯憶弟昆

無限秋光閒自賞青霜白露冷蓬門

舟次瓜步

木蘭舟穩繫江濱江上秋光老白蘋向浦漁郎齊鼓枻

隔蓬商女半窺人雲連斷岸過殘雨風捲平沙作暮塵

指點白鷗眠處好忘機于我最相親

淛江舟中和張季長作 二首

錢塘江上悵離群曉夜狂濤我獨聞潮信未能忘范蠡

水聲疑是哭劉蕡一帆風駛波猶暖兩岸山高日易曛

忽報前灣楓葉落不知秋色已三分

其二

南歸何事又同群浩渺江聲不可聞幾度悲歌憐白喜

頻年倦羽笑劉蕡六橋花歇朝雲冷七里灘清落日曛

贏得君家詩句好一江風月與平分

贈康復齋南歸

高秋張素琴一曲送君歸君歸適所願念我寒無衣京

華靡麗地玉食桂爲炊去歲來茲土獻策與時違失意

仍淹留歷歷何所之賴君賢主人倉雀不苦飢君本貴

公子意深才亦奇仕宦登臺閣令名良足稀一旦拂衣

去獨尋野水湄豈不樂通顯心中常苦悲先靈藏鬼地

安厝未有期以此還故鄉五斗情不移崇報罔極恩仁

孝行在茲況乃林下風其樂殊匪夷家人多古歡野老

濟忘機澄江狎魚鳥落日送餘暉視彼百丈塵孰爲知

是非自憐窮途客多謝春風吹仰君厲高節羨君燭先

幾感激發中懷爲君作此詩我亦生隱心歸耕南山陲

代贈車太史督學閩中

奎壁中天光焯焯玉衡照耀連南服占爲海嶠起文明

休哉先生司教育先生道高才更奇屈宋風流斷復續

早歲承

恩入玉堂廿年校書在天祿日長頻視五花磚夜深時傍金

蓮燭年來幸得到瀛州遂躡後塵相追逐朝薰夕炙日

向深栗若精金溫美玉撐持世教障百川欲舍先生更

誰屬卽今視學向閩中威鳳祥麟拭目閩中舊傳鄒

魯名况復久道觀化成七十餘年孕苞承甝承
帝命掌其衡先生馬首東南指我亦惓惓桑與梓宮牆化雨
好風多莫種薔薇種桃李薔薇艷麗易泥塗桃李成陰
能結子經綸行誼與文章三年咸會風雲裡得人豈為
植私恩
聖代明良資喜起功成拂袖報
彤墀一片玉壺清似水雕錦青綾何足誇看築沙堤三十
里

桃花行

玉鈎簾捲雙飛燕井畔轆轤紅絲線銀瓶汲水注銅鐺
溶溶流出桃花片桃花艷艷水溶溶隔座尋源路不通
畫欄一曲三千里併作巫山十二峯峯上雲生朝暮雨
堂前月落罷歌舞金壺水澁夜情長蓮子青青吟獨苦
三尺鯉魚引素書殷勤為報桃花主

壽太傭陶廣文

東壁昭回霄漢邊紫雲繚繞絳帷前諸生化雨從胡瑗
名士高風赴鄭虔聲和九皋天外鶴心開五葉火中蓮
巴人一曲君聽否擬唱鐃歌祝大年

楊開府贈言 代

霓旌頒下亞夫營棨戟旌催百粵行嶺表即今瞻父母
閩中長此憶干城民懷直道心能寫吏服先聲政自平
更向天南宣德意知君麟閣有高名

祝友人壽

泰望山高降老成南宮東觀兩持衡
賜來天上金蓮耀量與人間玉尺平世講芝蘭同臭味相期
松竹正堅貞清標閣下歸來早傾奏鐃歌叶鳳笙

送人令南平

墨綬飄飄逈出塵鳴騶容與發清晨先生在昔官常冷
我輩于今道不貧琴拂曾山仙作吏花明秋浦玉為人
祥光一道來 彤闕疑是雙龍起劍津

王直大將歸阻雨集字戲贈

白社懷盟主煙雲意念通昨宵連嶂雨欹枕墨池翁旅
思牽蓑桂歸心怨去鴻綠珠爭一宿百拜謝東風

贈康四步丹赴姑蘇

妙年高氣宇弱冠擅才名南國方求女東牀孰館甥矣
人鄰越嶠遊子向吳行擬結松蘿好兼償山水盟渡頭

煙樹澗驢背雪花輕黎嶺梅初放錢塘浪正平湖光西子面岫色楚王情畫舫閒門泊香塵繡陌生和風氷始泮旭日𣘀方萌玉鏡三千滿雲車百輛盈琵琴音靜好蘭麝氣縱橫阿閣紅鸞集金閨彩鳳鳴筆滋春水碧眉畫遠山明射雉如臯笑聞鷄昧旦驚愛憐歌婉婉珍重喚卿卿父母歸應順因玆洽弟兄

遊白鷺庵

雨過見春姿風光蘭若宜青蓮初出水白鷺不窺池樹老藤垂帶潭空竹漾枝石頭僧意悟花外鳥聲遲行徑趣相引看雲機亦隨息心遊歷際清磬得吾師

又和遊白鷺庵

選勝乘遊憩策蕭寺野竹標空遙峯結翠魚鷺忘機息游禪地濛濮滄洲人領其思

登文昌閣

高閣逼層霄文昌次斗杓下臨城郭小望入海天遙西北廻千嶂東南鎖二橋嵐光朝送雨水色晚含潮桑柘村村滿煙霞面面饒悠然舒一嘯蘋末起扶搖

石榴洞在詔安之漸山宋進士陳景肅翁待舉輩築室讀書種榴數百株故名

終南佳氣多高躅勢中客潛見各有宜捷徑嗟何益緬彼漸山中寒泉流白石翁陳一輩人風高世不易豈無軒冕資貌愛青山碧繞洞石榴枝坐卧形神適邱壑慕羲皇一時稱巨擘榴花千遍紅煙雨今猶昔踐徑重徘徊落花想行跡

又和觀察李公韻

灼灼桃花溪迢迢洞中客日月曉夜馳世代無損益漸山古洞何人開亦結高懷委泉石種將千樹石榴花南面百城曾不易榴花紅榴葉碧汝我相將永朝夕苔茵石枕花下眠濁醪一樽時共適夏至子初生秋來房半擘口中嚼啐紅真珠齒舌生香自憐惜石榴花今似昔花開花謝杳無人洞口寒林遺鹿跡

和李觀察道原堂懷古明成化閒漳守方來建祀朱夫子今廢跡尚存

吾道南來正學揚考亭遺蹟寄清漳杜蘭有限春風歇蘋藻無情夜月涼一綫微言昭簡冊千秋絕業起門牆欲知嗣服今誰是懷古吟成字句香

董奉山在長泰仙人董奉所居有丹灶石棋枰琴室遺跡

閒來乘興訪林邱無那仙翁去不留丹灶煙寒黃葉亂

素琴聲斷碧山幽鹿含芝草雲間出苔襯松花石上浮
當日爛柯棋已罷誰招鸞鶴更同遊

試劒石 相傳爲閩漳陳元功故蹟在漳浦雲霄驛將軍山

寶劒當年定百城將軍初試早知名魚腸斷處渾無血
石髓流時合有聲事去雲霄傳鬼哭夜來風雨憶龍鳴
光芒腰下今誰在持向人間問不平

登碧玉千峰亭和李觀察作 在道原堂側

閩嶠俯四郊環陬抱城曲危亭竦岫巔千載寄芳躅遝
勝政暇遊登高恣遙矚郭外攢千峯峭蒨明蒼玉斜暉

澹晚煙爽氣集晨旭變幻萬壑雲因風起相觸豁然形
神開道心遠塵俗孤吟激清音感時萬慮足緬彼前代
人餘徽良可續

龍門石弔古 在海澄同安二邑界宋帝昺入海處

龍門近在海門東海色蒼茫浪拍空一自伯顔鐃吹去
惟餘石骨抵秋風

其二

石骨稜稜萬丈高新龍鼓浪舊龍逃趙家塊肉難留得
龍血腥腥染戰袍

文丞相壘 丞相起兵勤王收兵汀州分遣諸將取雩都元兵北漳移壘漳平爲援

宋祚炎氣微孤臣奮靈威悲笳動地喧義軍鳩鐵衣一
旅能幾何上相勞指揮總爲顧大義安敢辭危機氣憤
鼓聲沈力窮心事違蕭蕭千載下故壘留餘徽日暮黃
雲深鳥雀不敢飛

送李補公回京

絳羅開馬帳韋布託龍門幸接趨庭暇時聆探奧論交
忘公子貴才覺妙年尊珠玉風前唾波瀾筆底翻新詞

看未足芳草醉無言征馬嘶歸急離亭話別繁鞭揮楊
柳岸酒貰杏花村山色銜詩思溪光引夢魂西方親彼
美南國望王孫元度來何日清宵步月痕

李觀察署中送夏含村回維揚

才子江南至傳聲海國遙相逢瓊樹裡一醉杏花朝劍
氣凝秋水文光薄絳霄敝裘同永歎倦羽各無聊燈火
常連夜歌吟每徹宵未應詩興發頓使馬蹄驕霞嶺晴
看翠錢塘怒聽潮暖風湖上棹明月市中簫鴻鵠君高
遠煙波我寂寥閒亭虛白入孤榻冷光搖悵望三千里
縈懷廿四橋來年通問訊 上苑好相招

集字贈夏荔圃
迎將繡虎到邊州欣赴公餘接酒籌瑤樹乍親懷雅度
華燈並坐感清流文如九陌花爭發詩似千峯靄欲浮
馬首歸期休太早豪情群望佇南樓
又集一百字
庾嶺來南國吟詩寄小樓傾樽親雅伴並坐載仙舟清
鏡凝琴影寒燈記酒籌歸途千嶂斷春夢片峰浮金感
三番盡花看幾日休征鴻驚斂響塞馬望河流紫艷嫌
冊桂孤芳破石榴同工誰作合好調得相酬

送人宰陽朔
山西王君吾故人意氣卓犖性且真京國相逢重相許
醉我有君醪與醇同是菖蒲闌干者逢時吐氣思經綸
君今保障百越鄉我尚淹留九陌塵九陌紅塵百丈高
送君南去心牢騷憶昨相將市中飲五白六博仝分曹
傾情倒意樂何極鈞天為我奏雲璈同學少年八九輩
阿誰未解學操刀操刀割雞不為武解牛乃中桑林舞
羨君初試烹鮮才是處鯛鯆先快覩相思江上好回翔
都荔山前歌樂土莫道微書不早頒呼吸去天纔尺五

贈江明府二首
天上曾陪雙鳳輦海頭暫駐五雲車地因盤錯重求斂
入占才名迭種花寒谷陽生饒雨露公庭晝靜對煙霞
更問父老相傳語種秫無田酒亦賒
其二
落度行踪寄北燕每懷桑梓意悠然一枝瓊樹三年望
幾曲瑤琴萬里傳賦就競誇春草碧夢中誰贈筆花妍
揣摩未熟貂裘敝慚愧文通翰墨緣
贈魏太守之京

海隅暾赫日照臨
帝命下土愛厥琛
九天宮闕鬱沉沉明德馨香
帝薦歆棟樑佳器尉鄧林千雲松柏宜千尋雅望汪汪江輿
瀰才名伐猶齊嶔岑咳唾隨風落球琳天孫雲錦經綸
深手揮文梓絲綺琴俸錢餉鶴水作心林下鴟鴞變好
音門前桃李日森森士無仳違青者衿農樂耕桑女在
紝六載奏刀漳水潯相門小試股肱任鸞鳳棲遲枳棘
陰

帝闕廷竹到于今五花驄馬行駸駸清風拂袖月當襟驪歌四發情不禁溢吻藥籠匪茶筏祖帳徘徊懷所欽一杯明水手酌斟陸離長佩瑤華簪馭雲驂霧九垓霖黃童白叟寫謳吟峩峩石闕翻鑄金千秋萬歲結素忱

贈形家廖一臣

西江見說廖金精苗裔如師又得名馬跡蛛絲尋地脉
龍盤虎踞辨山形白楊初卜將軍塚青草難忘高士塋
一卷詩歌天下播布衣方術動公卿曾營竹川洪處士葬不受金都人士作詩美之

玳瑁山一名三鳳後峙五峯有龍潭旱禱輒應下連鏡山寶珠山濂溪周先生祠在焉

五峯凌漢霧開遲玳瑁山頭泰華思古洞雲深龍戲水
仙臺日暖鳳銜芝參差鏡匣空中影零亂珠光畫裡詩
四面芙蓉齊映發風清茂叔愛蓮祠

題吳明叔松石封侯畫圖

年來却被小山留枕石偎松寄一邱忽覩卷中圖畫好
令人投筆憶封侯

同心蘭

九畹滋時悟化工一花曾見兩花融從教並蒂臨明水
也結同心向晚風紉佩佳人憐合德斷金公子憶和衷
孤芳亦有忘言契空谷交歡意未窮

疊前韻

何須羯鼓喚天工蘭畹花開萼正融雙臉偎香同曉夢
一心凝艷醉春風友朋作合渾尋臭兒女難分只寸衷
為寄閨情思結佩沈吟欲采意無窮

石假山集字

龍眠池上夏陰平不是呼童積雪成傲岸中臨天目冷
幽奇參映雁門橫曾經鞭策驅滄海頻見豪光動赤城

最喜秋宵寒月霽一邱眼底半分明

新荷集字步夏芬園韻

太華峰頭八九枝名園新發夏初時方塘似鏡影侵戶
細藕如銀香繞巵漸結瑤家清艷破欲浮青翰夢魂疑
吳宮少婦無顏色為喜花開報汝知

魚集字

楓落霜清竟化魚濠梁空潤樂何如龍門鼓浪嫌溪老
丙穴揚波到海徐蘋藻臨江猶有酒放歌彈鋏又無車
離懷一逐滄洲遠煩汝遙將尺素書

咏懷

誅茅闢山徑靜閒天籟鳴造化陳妙理萬彙含至情瀉水置瓶中淄澠不清誰秉歲寒心鑒此霜雪貞

感事用前韻

芳草忽銷歇何來鵂鶹鳴白日亂浮雲浮雲亦無情榮枯總尋常好尚難獨清已矣衡門下長嘯幽人貞

李觀察壽言

閶闔天鍾秀崧高嶽降神兩州驄馬使十部繡衣臣執法怯先貴施恩不後貧清操冰映雪勁節竹生筠僚屬傾心早豪强革面新邪驚冠上豸衆識囿中麟豁達能容物和平轉近民花村無犬吠梓里有風淳飢飽時安適涸𣹢貸苦辛九年敷惠澤一路沐深仁恬冒情無極栽培意更眞醫師收溲勃匠石蓄荆榛憶昔漳濱別翻汙薊北塵六經何處受五字未能勻自愧登龍者還成畫虎人迺來函丈側幸得笑言親化雨滋三月光風坐七旬耳提兼面命去類乃求醇恍似醍醐灌希如錦繡純搖光今指末弧矢際生申玉椀傳桃至金莖貯露陳南山齊獻頌北海正留賓野鶴隨威鳳菁莪倚大椿栽歌雲漢什壽考祝千春

酬陳源長作

少小曾交臂中間嘆索居相逢一日話已是十年餘慷慨今猶昨風流衆不如飄飄毛骨異朗朗宇眉舒腰下千金紉胸中萬卷書清言揮玉麈雅興換金魚膾醯承嘉貺醇醪覺醉予故人珍重意持此報瓊琚

壽李觀察 祈山

天上歷歷種白榆鳳凰翩翩下海隅海隅舊有梧桐樹鳳去鳳還棲一處使君驄馬五花文行部重來感舊恩寒谷陽饒春日暖兩州人醉好風薰薰風淡蕩吹江水江畔離離長蘭茝成蹊桃李自無言賤子匪匪同覗履漳南六月荔枝紅紫氣來時香露濃卅霞峰頂動仙樂笙歌縹緲凌虛空黃童白叟拜稽首攜襄如瓜將進酒望塵拜舞效稱觴白水一杯仁者壽

壽江明府 梅溪

甫申瞻嶽降民社抒宏謨已製平陽錦仍分漲海符五年勞撫字百里藉匡扶瑞氣豐年玉神光照夜珠人間懸水鏡堂上濯冰壺波潤魚龍燮春和草木蘇政同秋

浦逺治豈魯山殊君子年維永仁人壽與俱欣逢初度
日共獻列仙圖一曲南飛鶴隨風滿
帝都
中秋月下和張琢園先輩原韻二首
爲聽霓裳踏月遊碧空如水意悠悠人人解道春宵好
未抵清輝一半秋
其二
鹿皐歸去少吾徒寂寂長宵酒不沽月下忽傳詩句好
廣寒深處憶君無

壽李太守
五馬來何暮邊州政始通共傳周柱史不讓蜀文翁下
令如流水移人挹惠風陽春氷雪後撫字鶴琴中九里
河流潤千村壽域同庭開芝草長日旭海雲紅
北闕聲非遠南山頌未工願偕諸野老扶醉菊花叢
代贈太仰上人陳汝器
昔我幼冲時閩海氛方熾逺隨先大夫仗節閩海使圍
城援日孤背城戰不利盡節殉封疆闔門死王事獨我
藐遺孤流離竄島外覩息仰皇天白日觀魍魅高僧渡

渡海來將我歸故地慟哭見
天子承恩錫寵位萬死乃一生感師義俠氣比歲撫江南飛
錫翩然至相對溯艱危心膽猶驚悸告歸何局促後會
良不易泠泠雲溪巖先君蹟所寄歸去隱茲山幽深絕
塵意送子念前人悵然灑清淚
壽魏念庭太守二首
天爲
皇家降世臣嵩高生甫又生申蘭臺舊業經綸手海甸新猷
保障人水滿西江無涸轍律回南國有陽春使君原是

和羹者好倩東風報
紫宸
五百年前一老亭只今嗣服望先生當官豈道憑三字
爲政真源在六經麥秀揩前傳鶴舞梅香署裡度琴聲
願偕野老將春酒齊向公堂獻兕觥
壽吳真弇九十予爲余同年
菊英釀酒醉華筵海鶴群飛祝大年序值九秋過九日
身經三萬近三千
楓宸有問從珍席蘭譜同芬寄彩牋自此更登無量壽西

湖湖畔地行仙

送人歸閩

落度頻年憶故園南來嘉客共温存如何去歲過燕市
又報今朝出薊門暮雪敲詩驢背上曉霜沽酒杏花村
羨君早慰高堂望介壽筵前綵袖翻

壽管伯六十

甲子一周日家駒千里特阿咸工獻壽蘭譜共徵詩海
鶴聞方貴巖松老更奇匡盧仙路近長永萬年支

王學林年伯雙壽一七十一六十一十月一五月

注易吟詩遠俗塵烏衣巷裡鹿車人芝蘭日下名方播
梁孟年高樂更真七十麗眉齊六十小春佳氣應深春
他年吾友揚名大
鸞書頒下
紫宸

送李鮮符同年赴廣文任

三載同蘭情已合今朝把袂意何長錦衣歸去猶初宦
絳帳開時是故鄉鄒魯高風觀俎豆蘇湖盛業起門牆
殷勤擠得菁莪化日下看君姓字揚

壽同門徐邵溪年伯母余太君七十

芝華明日下萱草茂天南甲子周逾十陽春月正三
鸞書何緩緩鶴髮喜毿毿嶺表霞光蔚同蘭醉共酣

趙太君年伯母雙節雙壽詩 趙與鴻同年 姪繼叔後

一門雙苦節壽考介瑤池七十八十衮如松如竹時同
心齊令聞繞膝共佳兒
紫誥揚名顯人間兩母儀

翟耐翁年伯八十壽 翟年兄字敬生 號極

蘭向南宮秀椿於嶺外新石松爲伴侶龍馬足精神豈

獨杖朝者具堪式國人鶯花三月好
紫誥發陽春

壽韋太君年伯母七十 子同上僑同年

祖生初喜著先鞭還向高堂慶壽筵膝下錦衣天上樂
人間王母地行仙家駒看去皆千里甲子周來又十年
更羨
鸞書頒
北闕同蘭齊獻九如篇

送周信伯泛海

昔我同門友生兒喜壯遊樓船隨海月寶劒帶吳鉤異域崇華夏皷人重馬周珍珠酬萬斛返棹莫淹留

鶴鳴九臯題壽圖

怹策鶴鳴路鶴鳴何處陰聲聞萬里外響出九臯深好爵縻應久遐齡算自今夫人有美子奮翮和清音

又松關霽雪

地勝松多古時和雪乍廻虬龍蟠嶺際圭璧散林隈紫氣騰初上靑牛躋未開關門令尹報老子正東來

又二首

曾聞環珮共之官滿縣花明映鳳冠每傍彈琴商撫字時從內閤問平安人宜難老山長在酒泛陽春歲未寒

此日令妻同壽母歎聲吹入彩雲端

雲璈秦處競繁絃綠野堂中坐翠鈿分得禮家香一瓣種來書帶草如煙慈顔笑子猶萊老象服宜人是地仙

會見含飴百餘歲錦衣戚綵自年年

聯字贈林子牛得孫

奇奇不是俗人兒眼碧頭圓髮燥時正是石麟天上降珊瑚華架又傳伊

昔年夜訪呂君松甫適與諸弟子扶鸞立成五言古詩一七言近體詩一古詩中藏一一散人前夕郎至子令夕方來竟虛良夜十七字近體藏良夕何啻前夕好七字屬松甫與余步和其韻子援筆成二章焉

三冬兩荒落十得九無存措大苦才短況乃敎學分衣食良苦辛剪刀間閭門徒然多離憂敢望大塊尊到岸泓無畔猶豫象浮雲心念罔所寄名譽衆口紛放懷文墨場努力歎離羣元境塵土淨龍虎如並奔水止波浪平此宵志將遜

昨夜琳琅玉宇傾望餘殘月半猶明躬荷元風廻草偃口承帝謂遠塵情願言淵滌源頭淨未卜渾沌象外行見說坎離如子女兩家交媾可能成

下車志感

民隱誠堪念愁眉對簿書俸薪無餉鶴出入只騎驢恐負

君恩重常懷政術疏風塵誰識者寂寞下車初

昌樂題壁

揭斗維西柄其如翁古何斟盈悲夜月空凋望銀河上

下交猶淺官私恨已多苦心中澤雁我鬢已將皤

令灘縣未三月夜夢淵明醒而有述

五斗亦難得折腰誠可哀淵明猶愛我髣髴夢中來爲道菊將秀云何汝未回醒時殊自笑不是濟川才

鞵頭

尚書履內身經入供奉靴中我舊過却恨風流材不稱金蓮窄處奈他何

聞蟬

西窓夢破未分明抱葉哀蟬咽不平斷續響從疎柳度瘦寒吟向夕陽成知君有恨高難訴似我無煩響亦清已矣孤貞餐墜露對人何事苦流聲

甲辰五月九日平江阻風述懷

痼毒苦炎熱歸路猶阻修薄暮渡楊子微風蕩行舟京口放船下不熱疑清秋嗟予薄祜人得此何所求大風忽南來吹水使倒流櫓柂曳我左篙努過我頭舟子牽纜行匍匐若馬牛三日四十里中心滋百憂我本欲歸客知非怒石尤所傷棘人遭轗軻莫與儔昨歲毋喪返郡陽溯上游不知歸棹去亦驚風濤不經年絶音問肝腸如裂抽奮飛恨無翼天意故淹留微官悞人子風木悲遠遊寄言愛日者祿養不足謀

重九中月後水落風高步登小山悽然有作

十度重陽九離鄉歸來其奈此重陽寸心莫報春暉暖尺組還悲秋露涼陟屺頻年嗟有母登高今日望無孃可憐寒菊同余瘦冷落東籬未吐黃

卷一終

秋水堂遺集卷二目錄

秋水堂雜詩十章　賦得吾亦愛吾廬三章

獨坐聞鷓鴣　山中無冰二首

丙午紀事　爲耿太守作

酬陳雪槎別後見贈之什二首

送李元會入都　贈林寸紳藏樹軒

送李元會入都謁選　送劉道尊五首

送朱觀察使江南　又代作

代劉觀察留別許總戎二首

代劉觀察留別吳書記　代劉觀察留別何耀宰

贈李太守　重遊雲洞題九日

送臧仲醇遊海外　輓王仲安

題吳崔甫寫照　過秋水堂贈吳尼木八首

題沈心齋句

長兒生十四年矣不能作五字對走筆示之二首

爲許青畹題康喜子松石圖

爲黃子寅題其尊人玉翁先生四小像

贈黃子寅

五哥家優童嬌花索詩乞字題此與之三首

酬張存思索字詩　留八分

新婚詩　題少年行樂

西園感秋　九日登芝山三首

咏菊　買菊

吳家王烈婦二首　贈吳甫通縣庸德克脩匾

贈謝旦暉　觀別者

有松三章題楊適甫行樂　三山道中口占

送王爾其之姑蘇　擬古意二章

出山口占　北上答鄭雪崖贈別

壽徐魯南先生八十

病中和李穆亭先生除夕韻

和李霞亭舍人元夕觀燈韻

題李元會望海圖詩

題謝桂林夫子軍中讀易圖

讀陽城傳得謝夫子言事消息賦此志感二首

送林孚亭司任黔中　官門黃家節壽詩二首

梁門劉孺人節孝　壽詩

秋水堂遺集　卷二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秋水堂雜詩十章

入山深已甚不復苦勞形病以閒爲藥貧難祿代耕雨餘苔有色風細樹無聲獨坐忘言處依稀太古情

僦隱聊藏拙原非高尚人曾爲三月吏重憫一方民騶虎無仁政聞鴻但愴神不如花下坐頭裹小烏巾

土闇重階上蹤攜四面通百城何足擬萬卷在其中詩禮承庭訓鳶魚悟化工比來何所似弄月與吟風

八載歸來晚重營秋水堂斷山開小苑臨澗闢東廂地狹無三徑村廻自一鄉淵明愛容膝我亦竊相方

小山留我住爲結此山房柱樹當茶竈松陰護石牀看花過日子讀史度年光白露蒹葭裡閒吟水一方

春嶂如看畫秋潭亦望洋買山難以隱近水好爲堂晝卧常憑石晨興懶下牀愛玆風景好不羨繡衣郎

躬耕苦勞力其樂亦無疆請看玉爲帶爭如荷作裳種苗春事及濯足澗流長所恠山妻拙牆邊不樹桑

秋水一時至百川俱灌河有誰知我者獨自會心多不

作江淹夢羞爲甯戚歌

聖朝方道泰休問事如何

漁樵長混迹牛馬任相呼濁酒有時有野花無處無夢來頻栩栩行去獨于于旨欲追懷葛奚論唐與虞

孰是可懷者棲遲一畝宮吾師書兩字命我意無窮雪裡幽人卧梅邊驛使通故山春色好爲報鳳城中

賦得吾亦愛吾廬三章

吾亦愛吾廬園荒手自鋤花開春去後石潤雨來初屋角山疑假門前水似渠忘機枯坐處鳥雀下階除

吾亦愛吾廬王侯第不如人傳五柳宅天與百花居北牖容高枕南窓好著書萬閒那得此寒士正欷歔

吾亦愛吾廬三間半畝餘菊黄秋徑滿月白夜窓虚室有懸雲磬門惟問字車蕭然無一物篋不畀人胠

獨坐聞鷓鴣

獨坐蓬蒿宅曾無車馬過貧爲山鬼笑癖作碩人歌自昔貪行役于今戀薜蘿鷓鴣還有意盡日喚哥哥

山中無米二首

荒歲米如珠千家九百無斷炊愁巧婦辟穀笑麻姑毋

教猿升木寧堪豕負塗清臣有遺帖披覽獨踟躕

陶令歸來好歸來正苦飢言辭素所拙驅去欲何之漂母殊難遇王孫未可期叩門無解意冥報以誰貽

丙午紀事

雍正四年夏四月來年不登秔稻竭金錢難買米盈升十家爨煙九家歇高公入覲駐三山睠念漳民首如疾力陳大吏請開倉倉未俞閉騶不發黄堂五馬戴星回曲突徙薪殫良法盡開積穀糶窮黎五廠宏開若星列米準三升穀倍之扶老提孩紛不絶仍率縉紳將富民

釀金煎粥不計日東西南北四行糜甘滑如飴白似雪有錢儥得二鬴歸無者亦得徒餔啜丁男隻日婦女雙顛沛不忘男女別寧云升斗活鮒魚已决西江濡涸轍憶昔太守初下車陽侯怒波城闕没百姓流離嗷嗷咻保全何翅萬家室今年重復罹凶荒善政多方天可斡生者父母活者公億萬夫家矢銜結他年報績去朝天此郡民饑誰與活

爲耿太守作

曾聞荒歲米如珠不道將珠換也無倉庾開時天雨粟

粥糜行處帝傳馹日邊驄馬來何暮海國牂羊困已蘇
贏得陶潛高卧穩空山夜靜聽鷓鴣

酬陳雪槎別駕見贈之什二首

漳濱草樹色蕭森在留三星困又深沍海未能平米價
密雲何處見天心軒車東責如安宅公事餘閒不廢吟
可但新詩光筆戶思波先已到山林

君住錢塘我住閩君馳皇路我閒人非關有意鳴高尚
只爲無才慕隱淪花徑獨尋蘭與菊石牀同夢影和神
君登政府歸何日可得西湖鷗鷺親

送李元會入都

昔有董邵南行義泚水湄朝耕而夜讀門內孝且慈世
人苦不識獨有天翁知天知物亦感鷄哺乳狗兒時從
韓愈遊贈以長歌詩忽爲燕趙行裝束光歲棃借問何
所爲咄哉群有司燕趙多慷慨應知有合時韓公重相
送作序意現奇子家邵南德媿我非昌黎愛子今日行
青雲相爲期
天子正立賢北首燕路宜少年多不賤衣馬輕與肥吾友鹿
皐子獻賦方揚眉騏驥絕塵奔我駑不能追願子據要
津翱翔
皇路馳講席談仁義毋乃一世嗤

贈林子紳藏樹軒

先生家在榕城住老樹階前拂雲霧先人手植幾何年
秋月春風四十度比予彭澤賦歸來別業重營仍故處
菁葱猶是人已非捫葉攀柯增孺慕樹正中堂不忍除
複壁沈沈重保護從茲手澤得長存爽籟寒煙生日暮
立身行道名既揚環堵詠歌足容與君不見田間薇芾
久成陰當塗亦有甘棠樹

送李元會入都謁選

清時闢四門才畯無遺者吾子夙家脩壯遊
金闕下射策第五人簡在
帝心寫
錫子以車服
命子貳民社吾聞喜不寐夜深燭已灺孝友政之原推而洽
郊野願子善服官莫謂知者寡名譽四國馳
九重應不舍佐理非等閒懔如御六馬庭訓吾所知愼勿寄
魚鮓

送劉道尊五首

帝命察汀漳無心爲稻粱鞭箠驅猛虎剪牧起羸羊正氣明
于日清威肅似霜沙蟲與猿鶴處處被春暘

直道今猶在斯民未可欺太都官瞶瞶不是豕蚩蚩但
得鸞凰至能教鼠雀衰看君三月政已勒萬年碑

此間民命薄無那
九閽遥驄馬行誰避長蛇氣正驕蘭芳當戸發貝錦指天揺
借劍知何日干雲恨未消

側聞諸父老聚語復長歎從幼至於耄何曾見此官無
方留信宿有淚落闌干遵渚鴻飛去蕭蕭漳水寒

大羅曾共會海國獨棲遲繡節來茲土榮光照水湄趙
張君不忝余謝我難期相送關門外悠悠無盡思

贈朱觀察使江南

誰云漳俗梗公至去蒲鞭敷政未三月爲邦如百年縣
前無繫獄巷底有歌絃翠岫風生樹清渠月映川鴻飛
遵渚去我願及秋旋公愛漳民甚公來民有天

又代作

保障閩天重翩翩驄馬來愛民銷杖楚化俗厲風雷漳
水春濛滿芝山嘉樹培兒童騎竹望使節早南回

代劉觀察留別許總戎二首

帝慮炎方瀾未安殊勳世德早登壇金門接廈坊堂小南溟
環瀛控御難乘戟風高牙影動餘皇令肅角聲寒青雲
久矣占于呂日接南來重譯番

昔年持節巡閩海今日辭君返上京幾度留予予髮白
知君好我我懷傾樓船橫海無波浪麟閣從人道姓名
難向轅門一攜手緘詩無限別離情

代劉觀察留別吳書記

閩中佳客孰如君舊業才名早出群開府虛懷天下士
書生長揖大將軍貌看鸞鵠神同遠話擬芝蘭氣並薰
別後憶君何日會年年南望海天雲

代劉觀察留別何耀宰

相好亦前因鷗還與鷺親君爲東道主我是北歸人慷
慨意何許文章交有神留詩贈君別君莫厭予貧

贈李太守

大羅天裡陪仙籍君子亭邊酌兕觥太守真從冰上立
小民如在鏡中行由來漳海稱鄒魯會見淳風達

帝京五百年前一朱子於今端的望先生

重遊雲洞題 九日

至時逢至日重九復重遊塵慮久相判到來心更幽雲歸千樹暝風起萬山秋第一峯前立身居最上頭

送戴仲醇遊海外

飄然浮海去此日正安瀾知汝南爲客龕余北作官逢迎隨處有景物放懷看得意歸宜早高堂數倚闌

輓王仲安

莫向蘆漪去蘆漪惹泪零土埋高士築月犯少微星 時泛濠人

以上俱寥亭作

送客吟初罷遊仙夢不醒 是夜方朗吟樂天潯陽江頭詩送辛 可從石秋子容與敬身屛 君爲石秋子高弟

題吳倠甫寫照

畫圖中人未識面年少風流良足羨亭亭玉樹倚臨風點漆雙眸笑將倩石牀相伴坐者誰缾有可憐花一枝長日對花花不語問君沈吟何所思所思道遠無終極人面如花心匪石今年花似去年紅惟有人心不可測銅缾古意花無賴磐石不移長自在阿誰解得畫中詩我獨知君心所愛

過春水堂贈吳尼木八首

菉庄有高士漳上最能詩得句獨微笑苦吟人不知思深明月夜興在好花時富貴非君願行歌且餔糜

如君如我者惟愛入山深秋水與春水兩心同一心京華多倦客吳越少知音何似歸來好相將撫素琴

我女君兒婦居然共一家常懸徐孺榻飽啜邵平瓜子夜吟新調辛夷發舊花小巫神久奪未敢學塗鴉

廿歲施山道初登燕翼樓白雲當牖入曲水抱村流知足無他慕閒居得自由幾時作隣並談笑以忘憂

地僻人應少山深水亦香宅邊龍眼大池上鳳毛長晝永空階靜風生小院涼我來北窓下一枕傲羲皇

石筍來英德花梨出海南將軍歸故里公子賤華簪帖黃山谷奇書碧玉函不因農務急坐此恣幽探

不識端溪研憑君認老阬鸜鵒斑有色鸂鶒眼含情注水花初發揮豪彩自生殷勤持贈我何以答瑶瓊

卯壑堪娛處靡公欲老身鷄豚五畝宅梅柳一園春過客遍詩遍溫泉濯足頻武陵津可問時見捕魚人

題沈心齋句 心齋夫子掃粃糠而下世騏冀尾以歸天隻字在人吉光片羽諸同學鮮有得之者

君子寅近于無意中得此幸何如也

盤底闌干首稽先生每數官卑請看這篇詩書係祿薄君息重官卑師道尊十字二十年前揮就篋中珍重多時誰想爲君題此字係親學時欲以贈其廣文而不果者

長兒生十四年矣不能作五字對走筆示之二首

行年已十四披卷尚茫然梨栗知頻覔之無識未全艮

工勤樸斲朽木費雕鐫何日開心孔能成五字聯

昔我同門友生兒盡泮遊自慙非寶樹徒羨彼名流業在帷書史人應異犬牛世間第一等汝亦有心不

爲許青畹題康喜子松石圖

蟲松松不雕畵石石不朽赤者可爲師黃者可爲友我居深山中坐卧與之偶君家隱於市愛之頻搔首舒圖挂粉壁謖謖風生牖眇視巖石間疑有雲氣走持此以自怡何異深山叟

爲黃子寅題其尊人王翁先生四小像

先生肅遺像岱嶽等嶙峋少壯而之老鬚眉覺有神閥山全羽翼薇閣掌絲綸留得餘徽在清風啓後人

贈黃子寅

久矣京華別不虞君在玆新傳鸚鵡賦舊業鳳凰池門振河汾教人歌棫樸詩令名兼壽考文簡以相期

五哥家優童嬌花索詩乞字題此與之三首

雙鬟婀娜唱鄉音遮莫騷人百感深記得娉婷顏色好十年拋隔到而今

銀盤纖手捧檳榔公子王孫取次嘗不是雲英擎掌上如何滋味比瓊漿

昔朝名士絶風流白練裙書事已休爾獨何知珍翰墨爲題詩句作纏頭

酬張存思索字詩

雲開才子來天北驀地相逢便相憶揮麈高談朗玉山令人五内時銘勒君遊百粤我幽燕十幾年間斷消息適來讀禮卧深山如鳥倦飛還戢翼木石與居鹿豕遊野人相顧無相識夜坐厭聞幽澗聲晨興但看寒山色偶來漳上又逢君道故尋懽開脳臆君家世業在縹緗文采風流絶南國八分追步及曹全隸比歐虞跨薛稷金石時宣鐘呂鳴下聽候蟲只啾唧識都太史艷仙才道是曾供香案職千首詩輕萬戶侯我欲效顰苦不得

空谷跫然尠足音獨自雕蟲學篆刻詩不能工書未成
腕下無神筆少力君癖何爲獨嗜痂索我蠅吟弁豬墨
傳來長句擬青蓮三折遊魚更足式巴歌勉强爲君書
願指瑕疵示砮側
留八分爲林子牛作子牛詩自以八分比壯士楷書比宮娃故云
科斗亡籒篆已隸三千程不死流俗馳同一揆獨八分
存古體吾有友子牛子能學之蹤極軼蔡鍾碑扶其髓
奴視唐不屑擬魚之遊隼之尾闞以南罕倫比琢園翁
鹿皐氏工隸法各自憙踵松雪追晉比相後先衆所侈
牛見之眩朱紫欲舍旃徃從彼嗟世人涸臧否甩釜鳴
黃鐘毁荃爲茅茨作茝金石文等糠粃如江河靡所底
維爾牛中流砥今胡爲委厥美圖嗤膚葉乾胏空滅鼻
失金矢且努力作壯士毋轍亂無旗靡紅粉娃安足齒

新婚詩

繡陌香車至羅帷蠟炬紅雙棲疑是鳳齊案想如鴻詩
爲催妝好文從博議通佳兒得佳婦笑倒白髭翁

題少年行樂

藐姑山上一僊人雪作肌膚玉作神謫下塵寰塵不染

幽蘭寒菊獨相親

西園感秋

秋來一度一悲歌處處寒雲白露多只有蟲常吟局促
更無人不嘆蹉跎三眠楊柳今如此半死梧桐柰若何
贏得西園窓下水微風爲起洞庭波

九日登芝山三首

多愁多病强登高四望頻將短髮搔山勢北來何落落
海門東去自滔滔驚飛雁陣都無字新種松聲未有濤
獨立蒼茫更惆悵歸來買酒醉離騷

逃墨歸儒自有期開元頂上紫陽祠三千佛子今何在
五百年來果不支山簡登高惟飲酒昌黎懷古愛吟詩
寄言龍象休淒絶吾道南來正此時

不嫌屐齒印苔衣也逐兒童上翠微昨夜手偸慈母線
今朝目送紙鳶飛山青雲白懷初放風急天高願易違
看取野鷗眠處穩與君共守釣魚磯

咏菊

牡丹零落紫薇休一片風光起暮愁獨有東離殊絶色
來迎少昊去行秋杜陵白髮羞相見彭澤酡顔不自由

更把落英收拾好黃金簇簇滿牀頭

買菊

彭澤歸來菊就荒叉抛三徑滯清漳眼前不見黃花友籬下誰招白袷郎深巷數聲八欲瘦小園相望態如狂呼僮罄取金錢買莫訝風流債未償

吳家王烈婦二首

夙去雙親在雛孤一毋依如何身便死只恐事多違殉節眞無愧成仁孰與歸表阡他日淚點滴報春暉

世德梅村舊高風杞婦貽吳先世有王獨人以節孝聞 孤貞已不朽

一死更為奇命向縲中盡魂于地下隨從容兼慷慨愧殺老蛾眉

贈吳希通懸庸德克脩區

可是脩難克都忘德是庸觀風來下國勵俗獎高蹤懸版光閭里徵詩及菲葑繡衣猶在望華袞想重逢時工麟瑞以孝康侯為御史 我愧無刀贈君看幾戶封人人親與長此日是時雍

贈謝旦暉

我本山中人幽居在空谷與君邑比鄰望君想芳躅行年八十餘風神朗如玉康樂畫中詩東山花下局更問醉醒時清琴彈幾曲

覩別者

豈獨身為別看他亦黯然雲飛巫峽口雨散楚宮前神女來何暮襄王去可憐多情饒宋玉賦別欲狂顛

有松三章題楊邁甫尊人行樂

有松在林有鶴在陰與居與遊好是德音 厥松惟貞厥鶴惟清與居與遊無忝所生 維松曰赤維鶴曰白與居與遊壽考無極

三山道中口占

躡屩更擔簦長亭復短亭頭因驚雪白眼為看山青鳥亂猶桑冊楓醉未醒榕城夫子在今日好傳經

送王禰景之姑蘇

晨夕相持久無端送子遊樓船隨海月寶劍買吳鈎筆自思張敞人應識馬周等閒行樂地莫上百花洲

擬古意二章

歡從海上來遺我青銅玦儂道結同心歡云相決絕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滿處不相逢相逢缺時節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出山口占

是水皆歸海無雲不出山
聖明欣作覩重復到人間

北上答鄭雪崖贈別

昔我同門友相聞未相識一見愜所懷鄙悋覺爲克示
我懐達堂高言見令德服矣脩信姱何當腐鼠嚇濯淖
汚泥中終能別白黑不見黃鵠飛翻然先斂翮如我尚

公車君豈愁家食來吾導前路遲君賈董策

壽徐魯南先生八十

壯歲尋閩洛逢師契悟參學先河以北道在魯之南大
義解何炳微言思愈覃榕村傳絕業後學飽餘甘廿載
依遺軸初元起紱簪留香滿秋園抽緒勝春蠶君子齡
難老斯文任允堪杖朝微　世瑞慝乞獨無慚

病中和李穆亭先生除夕韻

流年欲換華筵開君子維宴歌具來酒酣耳熱高談發
獨余高卧如心齋心齋豈是坐忘者出處兩字果靈臺
憶昔明良方一德事與時並功名借易道陰陽書道政
經義闢將蒿與萊先生念祖能繩武秉禮蹈樂王佐才
弟昆姻婭集俊彥德行道藝肆取材嗟余學殖久荒落
沐猴冠帶遊九街道師之言不無失竊恐聞者等風埃
昨日受命令飲氷陰陽有冷氣不諧自思何以愈我疾
宜令採藥還天台先生再啓舊東門千樹桃花手自栽
老夫長鑱劚黃獨魁首爲霖下兼垓

和李霞亭舍人元夕觀燈韻

聖皇出震泰階新屈指于今兩慶春休養一年民正洽笙歌

此夜曲初勻銀花火樹輝南郭皓月繁星繞北辰更喜
舍人詩句好傳來起我病中身

題李元會望海圖詩

賦海有奇才望洋領奧妙萬里不揚波浩然一長嘯

題謝桂林夫子軍中讀易圖

射隼上高墉噬腊翻遇毒承寵在師中九年困株木習
坎維心亨射鮒猶井谷酒食血中需山天取大畜河圖
與洛書鴻磐衎以讀羑里贊羲皇同患韋編續方智圓
者神六經胥綜錯消息尚天行剝窮反爲復繼離照四

方王明並受福弋取彼在穴用賓而視國藩牢角又蘇
悟玆不復觸濡尾曳其輪寡過在巽伏柔者以時升括
囊無再辱

讀陽城傳得謝夫子言事消息賦此志感二首

陽城方飲酒韓愈尚狺狺諫議能如此朝廷有直臣延
齡進作相陸贄暫留賓獨愛金吾賀金吾是武人

王臣終蹇蹇幾日幸生還老馬久知道傷鴻不避弦蛇
騰存醆屈玉碎勝泥圓況復逢
明聖無爲怯酒泉

送林孚亭同任黔中

客從黔中來遺我黔中盤瑊瑤比溫潤皓月齊團圓同
是鄉里人又爲心所歡北遊上京華晨夕相周旋黃金
持一鎰贈我如棄捐分手萬餘里道遠見面難相會旋
夢中別此十五年君今展驥足我猶守兎園盤中何所
有聊望青雲端

官門黃家節壽詩二首

少年甘苦節前路一何賒未至白頭日常懷白壁瑕汎
舟貞靡慝嫠子幸成家松柏寒崖上穠於桃李花

孀居三十載兩鬢已皤然寒竹有貞葉穠桃不計年駒
成千里駿壽介九如筵身世都無媿持將答所天

梁門劉孺人節孝

燕燕鬱金堂孤棲玳瑁梁伯鸞眞有婦德耀竟無郎直
以氷霜操能爭日月光幽貞揭華表士女拜
天章

壽詩

鄉評高月旦詩禮紹前徽至寶遺珠網奇才集絳幃掇
科賢有子味道澹忘機幸得同蘭譜霞觴滿座揮

編籬二首

廣文官冷似山居課僕編籬結搆初庭際有人如不見
窓前無草又奚鋤門牆過隘休嗤我桃李成陰且待渠

長夏日長公事少睡酣自校讀殘書

其二 酬王貨谷

講堂何事半周遮隔斷紅塵自一家多謝先生撰贈句
可憐同學爲栽花狂夫有栁樊難折司業無錢酒莫賒
若箇人來問奇字而今端的不容車

題芝石圖

君家有芝石愛石亦愛芝本來原是石芝特強名之一
入畵圖中形色兩相疑是石還是芝觀者不可知名實
眩人心雙眼爲迷離乃知好事者顚倒造物奇因君觧
妙理此石過吾師

送李爽卿先生令彭水 三首

尚書道政事孔聖愛君陳惟孝友兄弟能施有政人先
生孝且友摯性何肫肫廿載吾師門聞見得其眞今朝
乃出宰推此育斯民德風蒸以軒人各親其親粉餙有
何用支翁不足論

昔我嬰沈痾呻吟十餘載一日遇先生云能爲我解悶
予歸山中經綿久相待邇來始授予霍然形神改彭水
民亦瘼安仝望明宰仙吏散丹砂葛洪令南海民氣和
且平民情樂而愷引領望西方蜀雲多異彩

我有雙眼鏡良匠斵水精其體縝而栗其用明且清投
閑十歲餘棄置委微籠先生今日去百里坐專城視聽
喜無障埃垢羨不攖於我爲長物持以贈先生氷心玉
壺中奏績登
帝庭時時視此鏡贈者有餘榮

贈姜上鈞先生纂脩三禮

九九松柏景山陬桂史來時紫氣浮五鹿逢朱都折角
三重奪戴亦低頭周家纖悉疑姬旦魯叟彌縫笑孔邱
幸際
聖朝明絶業佇看陶淑徧神州

贈李太宜人節孝

峩峩五闕山下有湖水清大儒間氣出磅礴餘精靈後
宋五百歲吾師繼考亭有友故中表鄉會仍齊登志合
道亦同指娍締姻盟師乃生男子頭角嶄足驚吳姬年

十七於歸百兩迎淑女配君子好逑詩所賡維時西學
入象數譯始萌萬支復千蔟探索窮神情追逐出象外
披棘而擢英女紅及閒暇籌策視縱橫相從頻布算茲
術亦孔明佐姑理家政綱紀靡不勝君子命何促嘔心
血如泚病革禱蒼旻吸之盡盈升離鸞對孤鏡中夜暗
涕零荼毒摧肝腸沈痼還自嬰殷勤囑二子閔斯期大
成上有老祖姑代姑先以承侍病供藥餌力疾猶獨撑
彌留顧新婦汝孝莫與京摩體斂餘福錫汝保後生山
南長孫婦遜此孝且貞白日久沈匿皓月終西傾同穴

悃所適二孤嗣崢嶸伯氏綰墨綬仲氏亶

彤庭

天子廣錫類

貤贈有餘榮行道共嗟歎師門多令名昔從吾師遊仲氏尤

儀型析理入毫髮疑竇破六經步趨廿餘載騏驁力莫

并感此殊自慚蔚蒿傷罄餅再拜矢頌言高山與景行

送御史陳逊園之任江西 時轉塩驛道

諫臣辭 北闕持節向南行老驥鹽車重皇華驛路明

淮南閒汲黯司業冷陽城仗豸誰能觸梧凰逝不鳴江

湖憂未歇童叟喜先聲去去西江路迢迢竹馬迎

題王尚卿

昔有南陽葛侯之廬今有藍陽王子之居葛比管樂子

復何如爲國以禮略讀我書

題畫

天際黑雲屯漁翁具簑笠買酒掉船歸不愁風雨急

王質齋壽言

晨夕西雝裡相從若雁行論交稱我長已是十年強貌

古懷如月齡稀鬢未霜懸車君莫問振鷺正高翔

讀循翁先生悼亡詩賦此請正

淑女期偕老如何老不偕南華盆再鼓青草塚重埋慈

孝追前事歌辭寫痛懷知公悼亡意匪亶爲裙釵

題槐陰燕蝠圖 王氏二首

燕燕君家物翻飛何處雲麟鳳管不得若輩自成羣

愛汝庭槐樹陰濃花未黃得閒諸舉子此度且乘凉

和王質齋邀集芙蓉樓

芙蓉花外夕陽樓買醉同來半白頭莫笑鄭虔爲冷宦

何如李廣未封侯 下有李廣橋 烘山南樹丸丸亶白塔

西風瑟瑟秋獨摘蓮房弄蓮子吏情今日付滄洲

盆梅

結根盆石共雪案伴吟哦縱有清高韻其如局促何晴

香浮幾許疎影散無多爭似孤山畔橫斜映碧波

題謝香祖帶經清照 三首

不耕奚穫不菑胡畬伊何人斯帶經而鋤一逢年者時

得志者命命未如何業所自竟二言以明道詩則有庸

立我脩名侑經是崇 三

贈黃恬圃

地覺壺山勝人從璧水還畫圖留我㨶花月想君緣一
舫懷知稼千觴醉學川倘偕霞趣隱不羨鳳城邊

方鏡用杌太史韻四章

是鏡團圞汝獨方熒熒四射露鋒芒不存圭角嫌圓娟
自飭廉隅愛耿光磨朗玉琮懸寶殿削成秋月浸寒塘
如花望幸知多少對此無爲膽暗張
昭昭炯炯復懷方四顧莫逃毫與芒本性由來稱正覺
旁人未許說圓光月華取得三更水雲影涵於半畝塘
如此貞明非是幻諦觀何事作譸張

神縱從圓智本方匣中正色發寒芒形非天體離明麗
德肖坤維地道光四面靈成驚滿座一隅清影映迴塘
祇應持贈端嚴者瞻視衣冠自主張
人愛圓時我又方與君相對思芒芒阿房宮裡應埋照
仁壽庭前莫放光見汝肺肝同皦日寫將形影勝秋塘
高明正直疑神惡自祿何如翕不張

方鏡詩成題其後再疊前韻

少而知學長通方墜緒尋來歎渺芒自顧童頭兼豁齒
可能刮垢更磨光阿誰得意風生座若箇無心月印塘

館下諸生同一笑先生何不學蕪張

送桂林謝夫子榮任湖南迎養三首

夫子骨鯁臣矢忠何慷慨曩昔叩
九閽荷戈乃出塞幸得
賜環來健翮猶未鎩感
恩報不圖微軀敢自愛道直身且尊胡爲奉而退循誦白華
詩遊子已心痗
虎豹在山中藜藿爲不采夫子立朝端公卿容色改
一朝辭魏闕持節兼戲綵桂嶺接洞庭秋蘐蔭蘭茝

將母遂所懷
君恩信如海江湖雖云樂是憂其能解夫子行復還
一人久相待
吾師有二八一謝與一余相成竭忠盡今世良所無幸
出大賢門自顧樂何如逝者不可追存者喜相於脆以
自脩束立身庶不渝言別意惘然相送不能趨寒儒道
所尚唯阿非吾徒臨岐承教言小子紳所書

送謝世兄隨師榮任

吾師一門稱兩絕南平夫子爲余說父批逆鱗濱九死

謫戍荒塞甘嚙雪有子數齡欲從之抱頸號咷不肯別
都人聚觀咸歎嗟父忠子孝間世出我時相送掩淚看
及今語予神猶越余聞此語骨悚然正氣鍾來果非一
恨余疾疢閒憂虞欲圖相見還銜䘏元年奉
召入都門師已
賜環仍就列登堂再拜寫心時見君膝下風神發幼時至性
故所欽矧今後生我氣奪六經師說好淵源汲取無嫌
深且淵學成他日踵芳踪又是 清時一英傑吾師令
日賦南陔君隨杖屨無相失臨岐握手不煩言努力奉

華宜愛日
爲官瑜卿舅氏作
我愛同門友親親念渭陽徵詩寄閩嶠祝壽爛
天章篤行令長統高標古仲方外甥況宅相君子更休光
燈花詩次友人韻
春色銀缸裡花光惱睡鄉結來何灼灼看去只茫茫發
處根非種開時興亦長雖然能吐艷未許便流芳倏爾
如宮桂旋焉似野棠一心生變幻孤坐費思量幸向火
中出愁從風外颺珠簾休乍捲錦帳更須藏才子生幽

夢佳人伴夜妝金蓮千葉炬蓺杖一書牀炙手誰嫌熱
熏心汝莫忙由來稱好事多恐是荒唐
寄祝李穆亭五十初度二十四韻
昔就文貞學因從侍讀遊芝蘭同一氣磁鐵自相求道
脉榕村接微言劄記留我時猶拾瀋君豈學爲裘努力
邀青眼論心矢白頭廉隅相砥厲戲謔亦風流促膝誠
云樂離居每積憂污泥余落度清路子乘猶宦海波濤
壯閩山道路修十餘年不見長此望瀛洲江淛多才藪
珊瑚一網收謹持冰潔操險作夜光投

聖主徵遺獻先生奏遠猷五星連且聚三禮繹還紬我愛梧
邊鳳翻辭溪上鷗
御溝來蹀躞
賜第共優游雪月供談笑歌行互唱酬尋源欣派合析理喜
絲抽鴻鵠仍高舉煙霞乞暫休存愚詒子弟大業寄林
邱近日疎魚鴈遙天望斗牛菊香殘未了梅氣暗將浮
攬揆齎均似知非伯玉侔臨風何以祝繩武卜金甌
送李靖亭省覲歸里 二首
負笈湖頭日憐君語未成重逢在京國進士早知名禮

部推先輩文壇畏後生四年交好甚分手不勝情
仕宦少年事爲何便乞歸高堂未白髮遊子愛斑衣南
國尊方美深山橘又肥蒼生君念否莫戀釣魚磯
送張念慈同年歸里
君昔宦西江不飲西江水數載秋官曹但索長安米趙
走力不任乞身歸故里前路問征夫入門携稚子身閒
心亦閒勿藥當有喜念我本同蘭以君爲視履今日送
君行自愧徒爲爾
送鄭仲鄴歸漳上

結交十餘載世講非無因況復重姻好有如骨肉親別
君上京國四年應以頻君從故鄉來相對忘苦辛多君
天廟器覯國利用賓白鷺在西雝于飛正振振忽領綠
在衣悔爲遊子身翩然賦歸與壽母及小春我于君家
堦侍我來遘瘵今幸無恙已作病癯人亦欲省其母
累君携到閩感君錫類意猶子誼亦均來年鹿苹後遲
爾　御溝濱
送蔡巨源之任江南
東江雅望憶當年喜得兒郎又象賢伯氏已陪劉琢筆
次公更著祖生鞭
帝師餘緒優民牧大邑閒烹若小鮮莫道江南佳麗地只今
蔀屋最堪憐
東皋陪諸先輩看杏花口占
白晝頭顱看杏花東皋追逐日西斜休云水部梅花好
吏部今朝也放衙
送盧杰夫之任威縣
世人都不識而我獨知君直是心如水兼之氣薄雲姸
婣平日判仕學此時分我意君知否期爲鸞鳳羣

贈康步舟先曾祖母謝太夫人節孝
貞松慈竹久逾青弱草輕塵詁不經霞嶼洲邊傳苦節
剛溪堂畔想芳型柏舟底事傷孤露婺女居然比列星
潛德幽光今正發
綸褒奕葉報精靈
送同年陳少范宰肅寧
作吏同門友似君才最稀難爲每至族亦見奏刀微任倉
河南劇邑　此邑休嫌少斯民重所依等閒襦袴頌會達
戴宸扉

送畢清涵先生歸山東

秋暮霜風高送君衙百慮所悲寒氣深復惜故人去同是老迂儒莫能因世故臭味不差池綢繆互挹注相見恨已晚言別一何遽軋軋獨輪車（君駕此以歸）歷歷歸途樹回首望同曹嗤我墜雲霧我亦賦歸來行行問前路黃鵠千仞翔無爲稻粱誤

壽程供奉尊人

金殿初供奉華堂介壽筵嚴君年七十難老是眞仙賦獻無知已經明有象賢少微與東壁輝映桂江邊

酬李積齋見贈四首疊其韻

師門羣從盡通儒二十年前邸第俱問字得朋時海契校書餘暇更投壺燕南鴈北難相見虎逝龍亡失所需世路交遊從此絕空山夢覺獨于于

重來京國雪霏霏又喜逢君棣鄂輝司馬省中迎騎入（時尚在兵部）雕龍院裡送蓮歸（後爲翰林）始知明德傳裔服又繼𡡉佾製舊衣三載度支煩借箸戔然不屑稻粱肥（後爲戶部）

西苑宮門次第開山公啓事幾時回致身卿相應須早轉眼星霜覺漸催膂力可堪當世用鬚眉深負昔時來愛君年少湛經術那得同曹許暫陪

作詩投我氣橫秋骨重神寒老更遒似此眞堪簪筆侍如余只合大刀頭　清時有鳳鳴于竹聖世阿誰觸不周便欲辭君方外去垂綸鼓枻白蘋洲

重答李積齋疊前韻見贈

白髮談經歎魯儒古人不見與誰俱問天無計呵泥壁拔劍徒將擊唾壺不道堅冰原是漸那堪宴樂便爲需茫茫經濟成煙霧笑殺容居襪易于

舟楫輕便霖雨霏皐夔稷契好容輝胡麻及春時可種遊宦白頭人未歸籌世莫題鸚鵡賦全身須著芰荷衣君看桂玉緇塵裡爭似故山薇蕨肥

雙眉長蹙口難開一月從君得幾回匹錦機中方擲斷片雲頭上又追催在陰獨鶴鳴何遠搶地鶯鳩飛不來可是滿堂無解意目成重許一相陪

名臣有錄比陽秋（尊人抑亭先生著歷代名臣言行錄）庭訓傳來骨氣遒救火當場難撒手迴瀾作柱莫搔頭風雲孩子龍猶耳夢覺如余蝶是周誰折瓊枝遺下女無多杜若在芳洲

題趙畏之詩卷集句

弱冠弄柔翰結交皆老蒼青雲姿可羨白首興難忘我友二三子共分一日光端來問奇字容許後升堂

踵韻奉荅黃靜山春日招讌之作

春風扇微和撫景開我襟況復良宴會賓主諧素心我來接談論把酒忘自斟大雅久絶響如聽瑟與琴曼聲悅人耳亮非君所欽言笑不覺瞑出門夜已深

壽王太君

林下高風與世殊母儀婦德兩堪模看花上苑春暉動

珥筆彤庭列宿符五色天書煌甲第八紘人瑞拱璇圖遊歸獻壽齊斑舞喜見堦前樹樹珠

壽節孝婦代人作

黃雀空倉已苦饑鸞孤鳳隻願逾違代夫終事甘茹蓼教子成名忍斷機蕤到三秋開正好人生七十古來稀請看玉潔氷清者象服宜身有翟衣

和金以寧消寒六詠

布被寒於鐵如何暖氣融欲求宵夢好須是火潛通手炙花磚熱心薰石炭紅南來諸學士多半亦冬烘暖炕

一片河氷合中行與有餘乘槎猶歷塊牽纜不驚魚天變水爲陸人將舟作車尋常濟川具休問事何如氷牀

製出棉簾好垂時戶不開紅爐留煖住白雪却寒回只愛風難入休嫌月不來長安蕭門者過此重徘徊棉簾

繁華多　帝里村落少薪樵鑿得西山骨供將北地燒質剛金不壞性烈火難銷雪裡誰相送寒威苦正驕石炭

非筑亦非塤嘔噯過九門葫蘆看處肖獻藥和時諠氣似揚仍抑聲因吐復吞只愁輕薄甚吹破惱王孫響葫蘆

兒女門前擊鼕鼕報太平輦來宮扇出揭處月華明調急疑金奏環多襍羽聲漁陽今日弄端的賀時清太平鼓

送郭伯陽令柳城

逢君在漳上揖我甫諸生翹楚薪中出南金鑛裏呈兩篇新試草一見卜知名果爾鄉闈雋旋看進士成循良邀

帝簡盤錯試君行授職膺花縣分符到柳城學優從仕易邑小奏刀輕更喜之官近兼將慈母迎舞衣文錦製侑膳素琴橫寸草春暉暖好風椰葉清恩施乎粤峒孝治達

承明
天聽非云遠惟君播治聲
三月十九夜入直吏部宿口占
儤直嚴新令分番宿吏曹一燈郎署冷再
命我心勞敗絮春猶擁空庭月正高直南遙望處仲蔚有蓬
蒿
送李鱗蒼之汾州
少年詩賦冠吾曹今日相看笑二毛我倖郎官猶偃蹇
君登國子亦牢騷寫心煤市長歌壯攜手河梁去馬勞

好探仲淹遺策獻鹿鳴來食此閒蒿
春暮早赴　圓明園車中作在部以瞭馬駕車
郎署二毛者衣裳倒五更尚書朝有奏踏月赴　圓明
鄉躑驛官道紆徐出　禁城不因公事趣那作近郊行
雨後塵猶斂春深草未生女牆初日上南苑曉雲橫瞻
馬悲泥滑愁人愛路平胡為嬰世網到處百憂并
送人令德安代陳少范
曾向滇南去種花花明如錦便歸家非嫌五斗貪紅樹
為戀雙親乞白華姑射仙人重下界德安甘雨又隨車

緇塵三載成交好願得相從海上槎
韓翼兒張姬少眉僕二首
芍藥花開四月時銅瓶插處態偏宜人人只羨瓶花好
不道蘇州韓翼兒
玉笙金管趁腔吹自製新詞譜竹枝傳說愛才蕭穎士
料應未必解吟詩能詩解吹笛
送邱巽行之任德安府經歷
生長原同里交親在異鄉聽琴依浙水製錦羨襄陽京
國重相見升沈迥不常此行書上考花氣有餘香

賁比部靜山先生擬邀朋作庭梅讌而花信尚遲既得
桃杏二花先期招飲復侑以詩踵韻奉答二首
小山叢桂好未得遂漁樵此處梅堪賞霜前信尚遙桃
紅真似火杏艷比於苕莫忘歲寒約卬須早見招
名花偕益友臭味一般新莫逆笑相示無言飲我真來
脩從直道開謝付穹旻此意能知者悠悠有幾人
和劉侍御蘭谷先生水仙花韻
十室數莖發已知天下春清幽仙作侶淡蕩水為神才
恐蛟龍得顏着桃李新傷心千古事太白與靈均

和人杭宅丁香讌作元韻

杏歇桃殘擷採奇紅塵滚滚欲安之丁香花畔傳杯早
姑射山頭會面遲風外魂銷還幾許雨中愁結解何時
羅浮舊入師雄夢我亦相從月下期

三月十一日奉
命之楚將出都留別諸同志三首

出山未五載通籍已三遷臣職敢云稱
主恩殊覺偏圭璋何取爾特達豈徒然被
命慚無地熏心夜不眠

吏隱難終隱燕遊復楚遊武昌魚可食峴首石長留南
北惟
君命江湖抱
主憂從來許國者不爲一身謀

出門亦惆悵更復可憐誰念我數知已相思無盡期煙
波黃鶴渚雲樹上林枝努力酬
明聖無爲惜別離

謁楊椒山先生祠二首

見說椒山膽於今婦女聞三邊無馬市當道有豺羣成
敗何須論楊鄒未可分滿城爭看日魏與訴明君

北河南畔店下馬已黃昏知有先生廟夜深來叩門提
燈瞻正色藉草禮忠魂如見精靈出依稀踏月痕

謁岳武穆廟二首

曾過西湖拜古墳湯陰今日弔榆枌寃沈北闕天難問
計就東窓鬼不聞宋室但留秦賊相金人寧畏岳家軍
重泉莫說黃龍洞飲恨千年獨有君

阿誰面縛跪祠前鐵鑄頭顱斷復連市儈縱能行閒謀
廟謨奚取殺忠賢君侯未死寧南畫二帝猶生或北旋

泥馬馱來心獨很至今歸獄亦堪憐

清河涯阻漲口占

暑雨滯征車臨流四新漲谿壑何易盈濁波激湍浪濡
軌非所安馮河未足羨舟楫不濟川將焉用彼相河畔
草青青停車解靷勒物我兩暫閒此懷一爲曠原泉流
有常雨集匪難豈安坐且須臾利涉惟所向

謁端木夫子祠

驅車過衛地入廟仰遺風穎氏十知亞參乎一貫同盟
辭專對項藩解立談中築室歸來後居然數仞宮

襄陽阻風夏旱口占

炎風四五日天意囘難明襄漢浪如馬夷猶棹不行峯奇雲有態苗槁雨無情誰作昌黎頌祈玆南國氓

武昌五月登黃鶴樓 用崔灝韻二首

崔灝題詩處時時作夢遊三還來此地五月一登樓有鶴何人駕無魚可自求江城好風景梅落不知愁

大江東北去逝者幾時休若敕仙長在應須水不流漢陽空有樹鸚鵡已無洲 時洲沒水中 鐘鼎何年事登臨歎白頭

月夜放舟

風雨黃昏後輕舟十里程一帆迎素影雙槳擊空明水面光何耀波心魄自清莫云濡滯甚且趁月中行

阻風

風伯憑陵甚波臣亦助之浪花迎棹急堤柳送檣遲莫恃天爲梗休誇人不支布帆無恙否自有濟川時

題鍾太翁行樂

中年賦遂初行樂寄幽趣抱琴林下遊松楓夾歸路白雲舒素心青山澹機慮豈不念蒼生經綸有人付

登晴川閣

大別山方盡晴川閣正開滄洲饒草樹黃鶴好樓臺水向雲邊去舟從天際來得閒時一眺且莫負丞哉

漢口述懷

漢陽分府地三楚號咽喉嶓水從東注岷濤向北流檣帆千里集煙火萬家稠市滿魚鹽氣人惟貨寶求冠壞滋故習牙角動成仇索吏鷹行立牒詞薪積投冤鳴巷深處聲徹廨西頭青曉何曾寂黃昏尚未休傷哉俗化失致使性情偷稍示蒲鞭辱還懷酷吏憂風爲君子象草是小人儔極目煙波外萋萋起暮愁

內監試展轉枕上作

混迹綺羅香無媒轉自傷羣居仍獨處異夢却同床寶鏡含清影明珠吐艷光秋來風雨夜只有一人長

以閨題戲效唐人試帖一首 題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節

周召敷文德徽音寄二南風成江有汜化起葛之覃肄業汝雖及姱脩恐未諳漢濱情止義牖下女從男要渺無能省妻琴且不堪面牆書所戒努力莫空談

答趙畏之見贈二首

陶尉京華至攜來尺素書風塵君所厭音問我還疎五
守傳離緒三秋慰索居難忘是白下肯役過南徐（趙生長江字）

鴻鴈哀鳴處嗸嗸聲入雲斯民何不幸此地獨頻聞疏
濬思明德安全賴
聖君守臣策未獻憔悴答
憂勤

石林口決二首

不作南徐守誰從此地過嗸嗸憐赤子滾滾怨黃波一
障石林破百川秋水多年年昏墊苦司牧欲如何

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道北口亦徙封洪
澤湖堪汪微山運莫衝
聖明思俾乂謀國肯相從

登徐魯南堂贈其子念詒一首

卅載同門友登堂泪滿巾緗書存手澤贍像憶精神上
蔡徵言絕（指椽村語錄）峒峿宿草新（宅兆處）嗟余來此地兒
事又何人

答蔡叔玉見贈兼之送別

豹尾甘泉外今傳光祿詩白頭苦吟望始得放翁詞薄
宦難為客逃臨慰所思留君未十日何處覓新知

題游孔宮行樂

荷亭揮扇日科頭樹色茶聲耳目謀更愛兒童生意好
釣竿輕拂采蓮舟

應藕州太守雅爾哈善徵　旌烈詩一首

姑蘇太守寄書來
旌烈詩徵未易裁感里香閨多閒氣
天潢佳麗半奇瑰舍生取義甘縲帛遂志從夫笑夜臺爲報
窮簷諸婦女輕塵弱草莫相猜（皇族雅係覺羅）

淮徐患水頻年告災海寧陳相國請
命視河至徐恭賦十六韻上呈

聖主咨昏墊元臣請視河所憂心腹地故使股肱過父老傳
相語文襄跡未磨只須仍舊貫何事變新科一自毛城
閉翻令滐水渦微山幾鼓浪洪澤又驚波川壅能無潰
民傷亦已多彭城來作守半載屢登舸役向宣房藎籌
如匏子何曾陳賈讓策寧似白圭頗同輩雖相信當途
或見訶大都權不屬未免聽猶譌畧復理前說載為賡
以歌大人倘垂納赤子可無訛底績行覲見流芳諒匪

他持玆酬國士未敢獻鞭靴

蕭縣道中作

行部臨蕭縣炎風野氣昬蟎生飛欲翅汎長伏增痕楊柳東西岸梧桐大小村驅車此一過憂恨不堪論

贈陳執夫同年

一作南徐守霄顏洪二毛識君猶邂逅飮我似醇醪河套籌邊遠陳爲寧夏道著河套志梁園遯跡高陳解組不復出山相看謀出處自覺寸心勞

除夕龍江阻風二首

白下陳民隱舟中度歲華此身今許國到處卽爲家雨雪長干暗飄風五兩斜夜闌秉燭坐心口自嗟呀

已別石頭城仍遲三日行風隨寒氣驟春逐浪花迎信宿銷殘臘淹留□遠程濟川會有日聊發櫂歌聲

和弓御九春詞調傷春怨

好夢因鶯斷雨打深深花院滿地落胭脂十二闌干憑遍　客愁千千萬怎奈春如箭願得結同心莫負郄東風面

眉峰碧三曲

菊蕊黃深淺寂寞秋將晚纔得相逢又別離風送鴈聲悽斷　阻隔非云遠切莫啼痕滿雪夜來時莫自巾山陰也得頻頻見

其二

誰道歡猶淺相守朝和晚風雨綢繆日向深好似藕絲難斷　行與□情遠離恨腸中滿願得新詞頻寄來想思慰我如相見

其三

袂染霜華淺宮柳烏殘晚城北城南一望中十里陌塵遮斷　驚力前程遠冠蓋京華滿男子何須怨別離天涯相隔猶相見

題行樂涼雨竹窗夜話圖調滿庭芳

燈影搖光簟□□□□篁滿院淸幽漏深人靜相對□忘憂趣微涼入戶□□簾幙且慢垂鉤西窗外瀟瀟夜雨點滴到床頭

傳神圖畫處聯床雙□俊雅風流似嚶鳴好伴共泛仙舟堪羨深情古意相偎傍款語綢繆誰憐我懷人□地相望楚天秋

春日載陽賦

歲方始時及春寒減改淑氣新聆音中角紀物先○麻殘
雪送千門之媛細○○九陌之塵來燕翩翩兮入戶去
鴻渺渺兮橫雲上 ○芳菲似錦平原縱目蕩○○
茵當始和之令 ○曠志而怡神若其淑女懷春學士
愛日執懿筐兮 行倚晴窓而揮彩筆傷同歸之○
期惜寸陰而恐失爻或思婦出遊良朋送別芳草
孫之不歸綠波湖伊人而如結旣解緒而增愁常右
而莫泄至若咸晚金張西都尹姑闘草踏青宣湮導欝

游龍之馬交馳流水之車四出落琲珥於芳郊遺珊○
於金埒樂莫樂兮春光歡莫歡兮春節若夫鶯路垂
旂載寢廟開冰學宮釋菜同厥度量正是權概兮
折順物性之○ 沒毋與期農時之弗害倉庾覘○
而播好音桃李娟 ○而舒○態雖天地之化工亦聖
之茂對爾乃花明 ○麗昭陽高燕有事弓韣 ○
景融融而獻媚鳳○○以生香太液池邊歌聲宛轉紫
微宮裡舞袖○○○○何心隨御幸韶華無限待○○
頌千秋與萬歲 ○爲樂而未央是以遊子多○濡毫

作賦騰○ ○堤之芳樹愛春○之○辰懷
佳人之遲暮 ○場抽思藝文之圃下述○氏○
上揚皇度○ 情亦同時而異趣聽陽春之○
邈馬寡儔故 ○聊以自娛

卷二終

秋水堂遺集卷三目錄

秋水堂遺集

卷三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萬年寶歷頌代陳謙季大史作

天命我

皇臨御寰寓作君作師乃文乃武

聖皇之學同符東魯天縱多能生知好古治本於道運超三

五六十年來和風甘雨八埏九垓各得其所生人率育

充溢囷庾蠲租億萬不可計數六經既明大啓文府豈

弟作人璧泮鐘鼓刑措勿試罔麗于辟民洽好生

恩澤洋溥仰惟

廟算握神之機既芟三蘖海外心歸

親率熊虎羽林佽飛有嘉折首朔漠來威極西之域自古莫

綏罙入其阻若馳康逵崑崙星宿近爲藩籬萬國尊親

內向

天扉永奠四極固太平基上稽往牒神農軒后越及尹耆歷

數長久天啓

皇祚史册未有和氣薰蒸諸福咸受鳳凰于郊麒麟在藪朱

草靈芝被滿麓阜賤土含生黃童皤叟歌詠

聖朝家爲春酒介是籌祉拜手稽首恭頌我

皇高明博厚億萬斯年爲

天子壽

慶雲賀表代作

爲

聖德光昭宇宙慶雲疊見滇黔率土來同敷天共慶事欽惟

我

皇上

道合二儀

光被四表

撫五辰而凝庶績萬國咸寧

敷五物以教兆民群黎徧德

極誠昭事既先

天而弗違

至敬祗承无後

天而奉若所以珠聯璧合華照有道之符海晏河清用效太平

之象茲者慶雲告瑞已見滇南佳氣揚輝復呈黔北非

煙非霧五采絢于脊霄如蓋如車三旬續共七見彬彬

郁郁旋鳳翅與鸞翔而靄靄紛紛儼金柯而玉葉徵

一人之有慶符萬姓而瞻雲遂令黑齒雕題咸拱戈而頂禮

青蛙綠畝占比櫛與崇墉寔惟

帝德之昭垂故召

天庥之滋至乃復

詔茲中外

諭及臣工摛抱爲懷寅恭是飭陋軒轅之紀事自侈官師缺

蒲坂之興歌徒誇爛縵臣等幸逢

泰運快視

嘉祥歌雲漢於爲章頌光華於復旦在

皇上之事

天如事

親愛已喜而弗忌在臣下則事

君如事

天恩宜感而彌勵從此詩賡天保川方至而日方升數協箕疇

年長豐而物長阜矣臣不勝踴躍懽忭之至謹恭疏慶

賀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擬上觀風整俗使謝　恩呈

爲

聖教昭回共仰海隅春顧尤加十邑蒙恩千村同慶事竊惟

閩漳故郡舊爲南越之區唐宋開疆曾沐紫陽之化風

淳俗厚物阜民安嗣是以來末之或改自海氛不靖兵

燹連年學宮鞠爲茂草詩書絃誦之澤既衰百姓習於

從戎狹邪拳勇之風遂熾加以

九閽甚遠官多下畏尺咫知十萬可通民亦惟愛此一物遂

至強者脅弱富者欺貧壯則凌衰衆則破義雖太平之

後休養有年而好尚所成挽回無日惟此下民弋鄙之

習實㱕

天子南顧之憂欽惟我

皇上

德合乾坤

恩同覆載立無方而教無類邇不泄而遠不忘雖炎風朔

雪之遙猶胥教誨豈碧水丹山之近忍使愚蒙爰

命大人觀風整俗宜

一人之德意樹十邑之風聲始自鄉紳及于髦士上而大吏

下逮小民進之于膠庠申之以孝悌謂漳人質直性近

可嘉而漳俗剽狂習則宜變尚義而不學者勇之漸好

勇而無禮者亂之階敷之以寬勞來歸于振德糾之以

猛鞭朴嚴于明刑力挽頹風如廻瀾于既倒心期善俗

乃絕萌于未萌誨者忌勞聞者不厭其等或叨一命或

受一經家食自安　國恩是荷上既感我

皇之眷下則體大人之心敢不脩于家而達于鄉同敦禮讓

相與女言慈而子言孝共勉淳龐亦步亦趨用循昔人

之轍是行是訓如近

天子之光從此處處絃歌家家親睦海隅日出依然鄒魯之

風漳澨波清永效雍熙之俗矣

雜說十四條

大有初爻　大有之時羣賢布列初獨遠而無位所謂上弗援下弗推雖賢而無所用故曰無交之爲害而非其咎也然窮居獨善賢者不辭苟或萌逢時干進之心不能以艱貞自處則咎多矣故又戒以艱則无咎象傳只擧大有初九以釋无交害而不置一詞可悟其旨不然大有之時何所害而以無交爲貴耶

大有五爻　威如吉威者畏也言敬畏則吉也象傳易而無備言若生慢易之心則無備而有患也六五爲大有之主而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以敬畏之義爲戒持盈保滿恐懼綢繆之貞疾不死否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皆此意也本義程傳皆以威武爲說似未正大且易而無備句必須補出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語氣亦殊牽强

謙五爻　不富者以謙下人也以其鄰者以謙化人也利用侵伐者有不可化則利用侵伐蓋欲胥天下而謙之也象傳曰征不服正是欲其同歸於善若舜之於苗湯之於葛文王之於崇密是也

晉六三　坤爲順三爻順之至也密比離體則麗之至也巫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又象傳柔進而上行柔謂坤進而上行謂三蓋五雖上行而晉已極惟三自下而上於晉之義爲切故傳釋之曰志上行所以明上行之爲三而非五之謂也且五位已高不可謂侯屯指初豫指四此當指三五特利建錫接者耳况五悔忘之後尚有戒辭三則直曰衆允悔亡視五爲優竊疑此卦之主此爻當之

彼汾章沮洳汙也一方遠也一曲幽而阻也所采者莫耳桑與蕢耳鄙陋見小亦苟儉儉霜之意也

園有桃章桃茹果實甘可食棘惡木實酸不可食凡殽以佐

食者也今也以桃爲殽以棘爲食失其宜矣以况亂國無政不用其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故憂心莫知而歌謠行國不能已也古者食桃以黍雪亦重桃之一證

下武維周句或以下作文全不可解安溪師曰下武言尚文也與下世德作求亦殊貫串然鄙意謂武字卽履帝武之武言自下帝武而爲周世世皆有哲王如殷人作頌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蓋推所自始以爲發端也

大學恂慄注訓戰懼似只訓得慄字尚少恂字一邊鄉黨恂恂訓信實之貌信實者誠也不誠無以爲敬亦必敬而後能

誠此爲自脩切要工夫故並言之不專主敬也
天下歸仁歸訓與字言大而夸渺無實際非也蓋不仁之人
但知有已一膜自封至親胡越克復之後廓然大公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民胞物與皆在仁者度內故曰天下歸
仁爲仁是天德天下歸仁便可語王道顏子聖門第一人故
發此旨
由已已字與克已已字只是一箇已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
已也而辨其非禮勿其非禮者亦已也小體大體皆屬於已
以已克已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之意

故須喫緊鞭辟做著已工夫非人所能知亦非人所能與也
但說在我無難似乎淺談寬泛
片言節片言者一片之言猶俗云一邊的話耳書明清於單
辭謂非兩造具備只有一半的話故曰單辭獄必兩造具備
然後可折今子路動而明果而决只須聽一邊的言語便能
稽貌察詞可以不必兩造俱備也若如時說謂半句話便能
折人細思之似爲情理所無者
以文會友節解　友之切已處在輔仁未有友則不仁而能
輔我以仁者故必擇仁而友也然仁在內不可見所可見者
在外之文而已文不專指講學凡威儀文辭著乎外者皆是
凡人之威儀不類文辭不經者一望而知其爲不仁君子弗
親也必先擇其文之類乎有道者取而會之周旋往復乃能
徐察其內之所存果表裏如一言行相顧則眞仁者矣然後
從而友之藉彼直諒致我切磋而吾仁以成若友之助我者
然故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若時解則是以友會文以友
輔仁非本來語氣不可從也
憲問節　註解殊未叶蓋原氏非但知食祿之人且本文語
氣平列亦不得側注有道鄙意穀字不訓食祿止是重視祿

耳思之猖介視穀若浼但知於穀字上別廉貪爭潔汙一毫
不苟至於經世大猷因時利濟爲有道無道所不可少之人
則未之有也故子以爲人無論有道無道各有職分所當爲
若不能就此理會做工夫止在穀上總總計而斤斤守之以
自鳴廉潔則其見識分量已止於斯而已可恥孰甚焉此與
哂由之問廣曾皙之意同蓋聖人之裁狂猖也如此
張長史一直一橫圖謂自本身而上溯之爲父母由父母而
祖宗而天地自本身而旁推之爲兄弟由兄弟而族姓而民
物上高一層則下濶一步以明西銘之義王交河謂西銘尤

爲引而近之故即以天地爲父母與太極圖合蓋吾人飲食服用無事不賴天地以長養呼吸動静無時不與天地相流通則生於天地實與生於父母者無以異能以天地爲父母自能以民物爲胞與矣案長史說以解知禘之說及中庸明乎郊社之禮意甚爲親切交河謂西銘引而近之尤宜提了當故盡性至命宜與天地呼吸相通對越在天特寢門内事耳此義正與長史相發也

吏部謹

奏爲土官承襲事准廣督馬爾泰咨稱云云該臣等查定例土官故絶無子許弟承襲又定例土司隱匿逃人如係受賄革職者不准親生子承襲擇本司伯叔兄弟子姪取具宗圖并衆夷信服印甘各結題請承襲如係隱匿不報審無受賄情弊者仍照定例承襲等語是土司參革者即係逃人之案猶必俟審明結案之後該地方官始按受賄與無受賄之例分別題請承襲受賄者不許子承襲無受賄者仍許子承襲此不易之理也今那

馬司土巡檢黄宏緯於特參狥縱諱命等事案内革職審明題結係無受賄情弊於乾隆四年三月内奉准臣部文査明應襲之人至十月内詳請題襲時已生有子黄昌嗣自應照定例題請承襲乃該督並不將伊子黄昌嗣請襲另將伊弟黄宏緒請襲又稱黄昌嗣係革職後誕生之子不符襲例臣部遍査例内並未載有此條隨行令該督將革職後所生子不符承襲之例査明抄録送部定議去後今准覆稱先經該攝土司於乾隆十月内將黄宏緯之子黄昌嗣詳請承襲後議以黄宏緯

革職二年之後生未滿月之子詳請題襲事屬不經恐將來革職土司效尤爭執致滋事端是以駁令改將伊弟黃宏緯詳請承襲至革職后所生子不應承襲之處原無所憑無從抄送又引有增例內開凡襲職官員獲罪革職者其世職與親兄弟承襲仍請將黃宏緯承襲等因於九月初七日咨送到部臣等查得黃宏緯革職既非隱匿逃人之案又審無受賄情弊自應仍照定例令伊子承襲既應令伊子承襲則無論革職前所生之子與革職後所生之子均屬黃宏緯之子即均爲應襲之人向使宏緯未生子而弟已襲弟已襲而後生子固不必奪弟以與子但今弟猶未襲而請襲之日業已有子斷不得追論其從前之未有子謂此子非其子反舍之而立弟令尋常無受賄之罪與匿逃受賄者同科也且該督前所稱革職後生子不許承襲之語既已全無所憑而後所引世職官獲罪革職其世職與親兄弟承襲之條土官又無此例若照該督所請以弟黃宏緯承襲不但於例不符且恐將來土司革職其親族生心覬覦非分滋啓爭端臣等詳加酌議似應將黃宏緯之子黃

昌嗣照定例承襲那馬司土巡檢之職仍令該督取具黃昌嗣宗圖印甘各結送部存案其土司事務該督照例委族人暫行料理俟昌嗣長成之日方令任事相應具

題請

旨俟

命下之日臣部遵奉施行謹

奏　　奉

旨依議

吏部驗封司主事臣莊亨陽定稿

上德制臺

竊查徐州一郡。水患居多。而黃水爲尤甚。告災無虛歲。卑府守斯土。牧斯民。不得不容陳原委。祈大人鑒而察焉。案黃河之水。至徐州而始聚。緣徐州兩岸皆山。河流緊束。宿遷以下。北有運河。南多民舍。兩岸護隄。亦狹河身。寬者百餘丈。窄者僅五六十丈。伏秋汎漲。無所容納。漫溢衝決。自昔而然。康熙二十三四等年總河靳　因河水盛漲北岸李道華家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隄之處黃水漫溢又王家堂隄工衝決三四十丈乃於南岸毛城舖建減水閘一座水口寬一百二十

丈又於銅山縣之王家山鑿天然石閘一座水口寬三丈二尺以洩徐州迤上之異漲復於睢寧縣之峯山亦鑿天然石閘四座各寬二丈二尺以洩宿遷迤上之異漲俾各分注土形孟山楊瑞靈芝等湖行六百餘里澄清滙歸洪澤出清口會黃入海自此徐州垂五十年河患以息然毛城舖地勢低窪年深日久雍正年間漫口刷成支河十一道大溜南趨洩水過多計分黃河十之六正河溜緩沙停河身日高清口黃流時多倒灌歷任河臣恐運道淤塞皆以蓄清敵黃爲務築高家石堰增高減水壩而洪澤之上游宿州靈壁虹縣五河臨淮泗州盱眙一帶湖田俱被淹沒或灞上過水太多則天長高郵以下各州縣亦難免於沮洳乾隆初年總河高　以爲黃水過分則力微而沙壅又宿靈虹泗已受睢淮之水勢不可以再加乃將毛城舖漫口支河十一道塞其九而留其二又將百二十丈之口門縮爲三十六丈外加築草壩兼堆亂石壩以遏黃流冀蓄全溜以刷河身減分流以寬淹溺隨時補救理所宜然但所留二支引河一係倒勾一係旁流不能減水入毛城舖是以乾隆四年大學士鄂奉
旨詳勘以爲現在河身北徙三十里較前形勢又有不同若

止此引河二道用減黃漲恐南注之水過少助清之力益微且盛漲無地爲容墊溺又將復見乃復增挑引河二道又撤去草壩及亂石壩俾得分洩無如南岸堤外俱築有魚鱗疊壩逼水北行引河之口漸至淤塞數年以來雖盛漲之時洩水不及百之一以致北岸銅山縣境自李道華家樓起至燕家山止九十里高阜無隄之所始則漫灘而入繼復衝刷成河雖石林黃村二口築壩遮攔然兩旁漫灘無處不可以入北趨微山湖湖不能容遂成氾濫銅山之西北沛縣之東南悉爲巨浸而荆山口之下流經邳州入運河至宿遷亦皆瀰漫

此徐州頻年水患之所由來也大抵黃河水性湍悍半挾泥
沙其流易壅槽狹曲多則壅更甚下流既壅上流必決不決
於南則決於北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今徐州府治之東有下
洪呂梁洪及鯉魚山等處緊峽束流怒濤周折其流不暢故
伏秋汛漲上流難免旁溢爲患恆多所賴南岸毛城鋪一閘
大洩黃漲以保此徐郡今毛城鋪閉而不通故北岸石林黃
村一帶處處漫溢年年告災然郡城所以尚保無虞者亦惟
恃此漫溢分洩之故若將九十里無隄處所盡行築堤捍圍
則異漲難容而徐州之城郭將屬之波臣人民化爲魚鱉矣

爲今之計所最亟者莫如開毛城鋪北口之引河撤隄外魚
鱗之疊壩俾黃流得以抵閘南注漲汛之來大則洩大小則
洩小復總河靳　之舊規從大學士鄂　之新畫減黃漲十
之三庶幾徐州之患可免耳或疑毛城鋪一開則下遊宿虹
泗盱患水必甚雖利於北將害於南若欲計兩全則宜開毛
城鋪併留石林口使南北兩路分洩庶正河殺而徐城可保
分流減而北之銅沛南之宿虹俱可無虞此其說亦似也不
知洼水於北總無容納之區洩水於南則有歸宿之地爲利
爲害較若列眉何也蓋北岸石林口之下止一微山湖蓄水

有限又距河止八九十里導黃使入不一載湖可淤爲平陸
而荊山口下流石底橫亙不能深通將成汎濫蓄極而洩邳
宿運河亦不能容納爲患滋深又微山湖與韓庄閘運河只
隔一隄地勢窪下萬一奪溜則全河北徙運道將危此勢之
必不可者若南岸毛城而下則有洪溝河可以爲洩有楊端
孟山靈芝等湖可以爲蓄紆迴六百餘里注於洪澤則化黃
爲清洩諸清口則助清敵黃河流無倒灌之虞運道無淤塞
之慮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毛城鋪未閉以前宿虹盱泗
未聞頻年告災自毛城鋪既閉之後宿虹盱泗亦未見屢書

大有而徐州所屬無歲不災無災不賑費
朝廷數十餘萬之帑金與數千萬斛之漕米百姓雖得苟延
殘喘幸免流離而瘡痍既深元氣難復人情苦則輕生窮則
爲盜竊刦之案日恣月積不識將來何所底止
皇上聖明以爲此等地方屢被水患必有致此之由乃河員
或迷而不能知地方官或知而不敢言卒無一人爲
聖天子告者因循墮壞耗國殘民此局外有識之人所爲發
憤而增歎也即如今年六月之交黃河漲發徐城之水比去
歲長一尺有餘南北兩岸私堰官隄危險在所不論而南岸

天然閘上過水一丈有餘黃流猛迅閘下口引河兩邊子堰
衝决各十餘丈東西地畝悉被淹浸北岸自華家樓迄蕭家
山無堤之所黃水漫溢北接昭陽微山兩湖通爲一片自九
里山琵琶山以北瀰望汪洋乃分二支一由張谷山一由車
道口洩歸荆山口經邳州入運河運河水增一丈餘無地容
納邳州宿遷亦皆被害爾時伏秋二汛尚猶未來而勢已如
此二汛既至患當何如可憐徐州所屬歲歲告災雖我
皇上不惜發帑傾倉竊恐將來亦難爲繼此孰非毛城鋪閉
塞不通階之厲耶總之黃河之水衰則利合盛則利分既盛

仍合壅閼衝潰勢所不免故禹之治水曰疏曰濬曰導疏者
分也疏九河是也濬者浚也去其壅塞務令深通若瀹若排
是也導者因地勢而導使下流若決若注之類是也今縱未
能濬之亦宜導而疏之顧奈何反合之乎據日下河員之見
咸以爲毛城鋪苟宜開則總河高　必不閉即閉而大學士
鄂　亦必復開展轉附和萬口同聲一有異詞便遭指斥獨
不思總河高　慮大溜之奪河故塞九支留二支以時啓閉
爲宣洩非欲全閉也大學士鄂　繼來相度以爲引河二道
不足減漲復增挑二引河又撤去亂石及草壩亦未嘗不欲
開也今乃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總河高　爲口實守其
說而失其意自以爲總河高　之功臣而不知實爲總河高
之罪人也比因徐城黃漲異常親行察驗始知毛城鋪過
水纔數尺許用以減漲不及百之一將來北岸無隄處所衝
决之害將有不可言者大人可不先事綢繆早爲之所耶卑
府前者迎謁行轅曾經面稟祗緣初涖茲土耳食所得尚未
周詳今數月以來留心講究攷圖籍訪輿言似有以得其要
領又復沿河上下登高瞭望攬其形勢利害更爲了然伏惟
大人抱濟時育物之懷具旋乾轉坤之畧卑府幸得備員屬

末心懷悲憫有懷未宣冀效涓埃竊陳狂瞽倘蒙採擇入
告得見施行徐民幸甚　國家幸甚

天然閘畧節

蕭縣地形窪若釜底伏秋二汛天然閘所入既多而大山頭所洩又少積滿四溢勢所必然前

欽差大人定議以爲疏去路不若減來源議於閘口塡亂石六尺閘下引河旁築兩堰高止五尺便可無患厥後亂石不塡而兩堰高寛如故河身窄小不能容納故去歲放閘之時黃水漫堤溢出旋開缺口東岸田疇俊被淹沒後雖增高數尺無如黃水所至日淤日墊河底幾與堰平幸而秋汛已過水不加增堤工得以無恙然積水既多無路宣洩自永堌上

下倒流旁溢一望汪洋雖閉閘已經月餘而水猶未盡涸冬麥不能入土卑府目擊心憂乃令經歷武丞運督同巡檢強國瑄等於積水之區開引河數道歸入閘河漸以就涸春麥可望然大局未定患仍不除卑府所以不遠千里奔瀆憲轅也今之議者紛紛不一或謂去年築堰過卑今但增而高之可以苟安數歲不知堰增一尺淤亦增一尺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斷不可以一日安者又或謂塡閘門一丈二尺水入既少則患自平此特在蕭言蕭不顧害之他及尤勢之必不可行者又或謂西堰加幇而東堰展開一二十丈河身廣而容納多可以無患惟是地勢西高而東下計東堤二丈乃當西堤一丈難於興築又現今西堰止於永堌東堰僅止於廟橋自此以下缺焉汛水發時東自廟橋以下西自永堌以下無不橫流倒漾今若但仍故堰增高加展上游雖治下游患終不免如欲東西兩岸接築至大山頭則爲費不貲且閘門過水盛溜異常一時所入可當十二時但恃此以爲容納猶之注壑於瓶徒見其溢而不能受耳至於大山頭彭家溜尾開鑿使深通實爲要策但一路砂礓前經估計約需十萬去年少加疏鑿迄無成功固亦有難言者卑府再四思維實無

良策爲今之計莫若棄地與水不與之爭於半坡店開一徑直引河由趙家山至劉家屋以達大山頭接築西堰不使空缺其東堰則築至趙家山止以下不復築堰俾得受東方諸山水如此則地勢寬衍即有出漕之水散漫無力不致衝潰又東岸饒工若小鹽馬厰毛家諸河俱可使之會歸此河循山而南不必復浚計自堤至山寛一二百丈至七百丈不等自趙家山起至大頭山止長約一萬三千餘丈所棄者不過循山一線磽确之區而所全者數千百頃膏腴之壤害少利多一勞永逸計無便於此者卑府親閱地形舊河自半坡店

折而西而南後折而東南今取直南形如半圓徑以比舊堤爲工亦省約通估不過七萬兩合徐屬緩工議停節省所餘可以集事矣或疑百姓有不便者卑府細察民情咸謂黄水所注久之可淤爲良田永烟土型昔湖今壤是其明驗今雖棄之後將收之且今亦仍未嘗棄何者閉閘以後涸可立待秋禾雖難播種而二麥將受厥明亦何不便之有哉至憲諭所云既棄其地勢必盡豁其糧乃免年年報災之患此說誠然但卑府細思之亦有不必爾者苟豁其糧便成官地小民執業安肯輕棄爭耕佔種反滋訟端但將此地豁其一半之糧每年歸入冬勘種麥半徵無種全免如此則可無年年報災之患民安其生而國家亦可省無限糜費矣卑府管見如斯未知當否伏祈大人訓示遵行

上訥公

竊唯徐郡屬邑濱河布列豐沛邳宿在河之北碭蕭銅睢在河之南兩岸長堤皆聯亘盡徐境獨北岸銅山境內自李道華家樓起至蔴家山止計長九十里絶無堤岸乾隆元年以前毛城鋪未閉伏秋汛至分洩黄水十之六七故北岸無堤處所尚爲高阜不至淹沒自二年閉毛城鋪水盡歸漕無所分洩向云高阜忽變低窪嗣是以來無歲不災無災不賑至七年而石林口無堤之處分流過甚幾於奪河在徐郡則銅豐沛邳宿實當其衝又復波及山東之金魚滕嶧淮府之桃清沭贛併海州安東等處黎民昏墊難以言盡幸賴皇上仁恩賑貸無已得免流亡然國計民生兩爲之耗敝矣伏思黄河自塞外入中國以至徐州千支萬派合而爲一其勢過盛其流不暢斷不可以無所分故神禹治水必先疏九河使入於海靳文襄深得其意亦於毛城鋪建壩減黄水入洪澤湖仍瀦爲清水出清口敵黄以保淮揚運道法制之善良莫與京後因洩水過多恐其奪河總河高乃卒塞之塞之誠是也第塞後數年分洩又未免過少故大學士鄂親臨相視撤去亂石增挑引河俾令多洩無如壩外沙灘愈淤愈高

而減水亦復愈少以致七年有石林之患去歲黃水本不甚
漲而銅蕭豐沛亦便受災今年本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雨
水偶多而北岸無堤之所黃水已漫流入荆山口腹裡民田
復被淹沒銅豐路斷所幸二麥告登無傷稼穡特恐將來伏
秋汛發秋禾又不能免耳伏思興利貴於因時除患務在探
本今時本計唯在酌開毛城鋪使黃水有所分則北岸無堤
之處自不至於淹沒下免沉溺之民上無賑恤之費兼之兩
岸堤工可保永固樂樂利利其益無窮矣亨暘愚陋無似所
見未知當否但以守茲土牧茲民利害所關言不敢不盡恭

逢公祖大人閱視河工實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攄情上稟伏
惟憐其愚恕其戇是否可採恭候指示察奪施行幸甚幸甚

上陳中堂

亨暘以迂儒下吏辱蒙閣下國士之知因叨
皇上簡試之任自到南徐已遭荒歲去年賑務方竣而今歲
災害洊臻黃水橫流八屬告饑自惟不德累及黎民尸位素
餐將何以報
聖恩而答知己是以半載以來遍歷河干審察形勢訪耆碩
而諮官僚早夜講求頗得其所以患水之由及所以禦水之法
於去八月間密稟督撫二憲近商周二大人奉
命南來欲救目前之災荒永除將來之水患卑府亦嘗以除

患之策上陳於周然亦未免惑於浮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未有已然而猶以為安者及
今而不知變計則下殃百姓上累　國家其禍將靡所底止
矣幸逢閣下受俾乂之寄宏時懋之猷一見即拔以手加額
喜
皇上付託之得人幸河淮蒼生之有慶卑府　蓋前後讀大人
所上疏覺源委瞭然若指諸掌而有以信底績之必然也顧
此中情事或不無為閣下所未親見者敢陳其畧以貢芻蕘
見石林決口殃及萬民害及兩省又壞運道數月以來縣築

屢潰幸於初二日合龍但時將寒沍水澤腹堅銅沛之交縱橫百餘里汪洋巨浸獨韓庄閘及荊山口二尾閭所洩有限存留之水將凍而不復涸及凍解而涸涸而燥當在三月之交春麥亦難入土但可播種秋禾明歲沛銅邳宿夏災竊恐不免况細察情形此工亦未爲牢實何也需料用秫稭而非葦柴則易腐壓埽用新泥而非老土則易銷基底多軟鑲而少下埽則易汕雖一時苟且速於報竣而氷結之時凌汛一至則推盪堪虞氷泮之後春水淩滛則鑽隙可慮至伏秋二汛則水勢衝擊其難保又不必言者矣然此猶就石林一口

論耳自李道華家樓起訖蕪家山凡九十里無尺寸之堤黃汛盛時處處皆可過水今但於九十里中塞一石林口長不過三五里外此尚有八十餘里無在而非石林口竊恐銅沛邳宿之水患依然而北侵運道淹及金魚滕嶧之彊東汛駱馬湖注入桃沭安海之境其患仍未有以易也爲今之計誠宜亟築九十里之長堤絕水北流然後黃汛不浸運道可保耳論者或疑此九十里原以洩黃流異漲保徐州郡城之民今若築長堤則水盡歸河漲無所分徐州郡城又將沈溺此其說固然然考靳文襄所留以洩黃漲而保徐城者止在毛

城鋪此九十里之地原疏請築長堤因奉
旨分別緩急次第舉行又既有毛城鋪洩水而此處地形稍高是以議緩後遂訛傳爲洩黃以保徐之門戸耳夫河身不能九里而反留九十里以洩水指大於臂臂大於身其誰信之今毛城鋪既閉而不洩則此九十里高阜無堤之所俱變而爲低窪河必從此漫溢北行無足怪者非築長堤不能弭其患也乃復以此處洩水入湖用濟漕運不知微山湖爲諸水會歸之區每苦洋溢力自足以濟運無需於黃况重運出閘俱在五月以前卽令湖水不足斯時水正枯涸安有黃水

到湖此亦莫須有之論也且　國家所重者運道而害運道者莫如黃故運之於黃惟有推而遠之未聞引而近之最者開石林口新河欲使黃流達微山濟運及至爲害乃卒塞之去歲塞而今歲決遂逼微山湖之水侵入運道爲害不可勝言乃今年春尚欲疏金陵鎭尾閭使石林黃水直入微山幸而部議不行若使行之則今茲石林之決河已北奪而運道廢矣故欲永除將來之水患必在乎開毛城鋪導黃流十之三以歸洪澤然後徐州城可保運道無虞也乃論者又謂洪澤上游患水已久今年毛城未開而古溝一決下游淮揚又

受其害若加以黄流注入勢必不能堪是利在北而害在南矣然不知古溝之患在閉天然壩縮清口以蓄清敵黄爲務蓄極而無所容此其勢不得不決所謂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者若導之使行必無是也聞今歲臨淮之城不浸者三版古溝決而臨淮甦高郵之鄉宅無水者十一三壩掘而高寶免與泰以下亦以開范公堤故而後民不至爲魚此其大彰明較著者是則徐州之水患與上江之潁泗下江之淮揚皆以壅塞爲害非疏通致然也誠開毛城舖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

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而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矣然微觀今日事勢似乎止塞石林一口便可了局其餘所講水利亦不過小小補救而遠大之計未有籌及者此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大人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伏惟　師相大人抱仁民之心具濟時之畧又復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用是不揣愚陋妄獻蒭蕘倘一得之愚或荷俯垂茹納俾江南數郡免於昏墊則卑府亦可以待罪南徐少圖報効苟其不然則孟夫子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者卑府實不忍立而視其死自當反諸其人斷不能尸位素餐致上有負於

君相之知下有慙於百姓之望也惟閣下矜其愚而察焉

再上陳中堂

比者卑府不揣愚陋曾抒末議上陳伏蒙閣下不以爲鄙夷而棄之乃賜書教以所不及謂毛城舖一開而河以南七州縣將受其虐疑若以鄰爲壑然此誠閣下覆載無私之心也但前說猶有所未盡者敢不悉陳之以祛閣下之惑乎查毛城舖下游舊有引河一道南至睢溪口會睢水由霸王城歷碭端孟山靈芝等湖以歸洪澤原非奪地而爭河自康熙二

十四年靳文襄開毛城舖時原分黄水十之三至雍正末年漸已分黄水十之六然五十年中民安其常未聞以此爲患者何也蓋天然減水壩不閉則毛城雖開而水有去路故四五十年不能爲病今毛城黄水雖不下而數年來鳳潁泗惟胥以沈者由閉減水壩而水無去路故利害殊耳由此觀之利害之機止在天然減水壩之閉否非毛城舖一水所能爲禍福也且細考睢水所經之地空濶而鮮居民並無城郭倉庫即間有村落亦不及銅沛邳宿十之二三況南無運道而北有運道決之北流入微山則黄足以妨運導之南流入洪

濟則黃足以濟運孰利孰害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准此以論則毛城之閘可不待再計而決矣惟是睢寧南境原分二支歸洪澤一由赤山南小河一由赤山北潼河今潼河已淤塞故汎濫於睢寧不能由歸仁閘出大涵洞以入湖誠一疏之而患可止其餘亦悉復靳文襄之舊如前所云者則上下兩江之民得免沈溺而閣下之功德無疆亦與河淮並永矣

河防說一

徐州所屬致災皆黃水爲之昔靳文襄公以爲徐州黃河之北逼近運河黃水可以南洩不可以北泛故於河之南岸開毛城舖一百二十丈又開天然閘三丈六尺以洩汎漲保運道全徐州意至深法至美也自乾隆三年毛城舖閉水勢無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閘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勢過猛閘下引河狹小不能容納兩堰潰決銅山之西鄉蕭縣之東北南三鄉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寧又因洪澤湖水滿倒漾不得宣洩以致淹沒而北岸石林口一帶自李道華家

樓起至蕪家山止計九十里向稱高阜無堤之所四年以後亦變而爲低窪伏秋汎發黃水皆從此漫溢北流入微山湖一由韓庄閘出運河一由荊山口出運河河不能容兩岸常被淹沒然害猶未甚也去歲石林口一決黃水北注直壞沛縣之縷水堤逼微山昭陽湖之水不得南流橫衝運道自夏鎮以下韓庄閘以上微山湖與運河合而爲一旁無緯道漕艘難行沛縣全邑汪洋城隍幾於不保銅山河北四鄉皆成巨浸豐縣境鄰銅沛者亦被波及其由荊山口入運一支則橫貫駱馬湖破六唐河汎濫四出邳州宿遷半受其毒仍從

北淹金魚滕嶧之鄉東浸桃沭安海之境害又不獨徐州一郡矣今石林口工程雖已竣然細察情形亦未爲堅固何者沙虛則易崩料鬆則易蟄樁不入地則易漂且護戧不加月堤未築永泮之時已爲可慮桃伏秋三汛又有不必言者就令可保而石林以東八十餘里無堤之處今年汛至恐無在而非石林口其害仍無已時故必急開毛城鋪而後可永除徐州之水患也至古溝之決傳者以爲河湖交漲又云河南開通水道直至亳州所致不知非也方古溝未決之先查閱毛城鋪並未嘗過水黃河雖漲勢不能及湖而河南諸水必

會淮雎歸洪澤自古而然無論亳州開否也天然減水壩雍閼已三年矣蓄極必滿滿則必潰縱使亳州不開古溝能保其不決乎古溝不決鳳潁泗尚復能堪乎論者又謂開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既大害於鳳潁泗壅之而潰又大害於淮揚不若塞斷清口別於天長六合開鑿山隙六百餘里導淮入江一勞永逸其說亦似也但

本朝制度原合淮黃以通運道若使淮自淮而黃自黃則轉運維艱慮有妨於

天庾　且開六百餘里之新河爲費不貲孰若仍靳文襄之舊使鳳潁泗淮揚徐海俱慶安瀾不費不勞而漕艘直達京師之爲得耶或又疑黃河之底日淤日高苟不塞天然減水壩以蓄清敵黃則清口將有倒灌運河之患不知天然減水壩原與清口平洩水正相當直則所蓄清水力本足以敵黃但非導毛城鋪黃水以助之則黃自黃而湖自湖兩不相通湖水有時大勝河河水亦有時大勝湖不能無虞倒灌故靳文襄洩黃之有餘以濟淮之不足化無用爲有用功莫大焉何也今試洩黃水十之二使入毛城鋪歸湖以出清口計正河減二分清口增二分則合處差爲四分試洩十之三使由

毛城鋪以出清口則合處計差六分矣黃大則清亦大黃小則清亦小名爲以清刷黃實則以黃刷黃雖千萬年亦無倒灌之患也再考靳文襄舊制於清口分運處所原建磨盤墩一座以禦黃流又建閘三座視黃流之盛衰爲蓄洩務令足以相敵自毛城鋪閉後黃水頓增舊運口逼近黃河恐其倒灌乃改鑿新運口離河稍遠以爲無需舊處墩閘一切撤去誰知伏秋汛至全河勢盛灌入清口無所關攔而運河洪澤兩受其侮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靳文襄收黃之利今則却黃之利而反招黃之害且又受淮之虐致使徒縻

皇上數千萬之帑金數百萬之漕米國計民生交受其困爲
計不亦左乎及今而猶不知改圖仍舊後將何以繼之哉

河防說二

竊惟徐海之水患在黃而鳳潁泗淮揚之水患在淮數年以來耗國殃民害日益甚夫昔不患而今患其故可推而知也蓋黃河之水至豫徐而大聚但豫境河堤寬三十里汎水至足以容之徐境則河身甚窄寬不及三里北近運河南逼民舍汛發不能容納不南潰必北決故靳文襄開毛城鋪以洩黃之有餘濟淮之不足而徐州之水患息也淮之水自桐柏山合七十二泉注洪澤湖靳文襄蓄以高家堰隔以磨盤墩使七分出清口三分歸運河故黃水無倒灌之虞至雨水過多則由天然減水壩洩入高郵寶應諸湖而運河之東岸又有車邏昭關等壩洩水入興化鹽城以歸海故鳳潁泗淮揚之水患息也但毛城鋪地勢低窪久之刷成支河十一道分黃水十之六歸洪澤湖爾時亦不爲害乃總河高　虞其奪河於乾隆三年將支河塞其九留其二又將毛城鋪口門一百二十丈縮爲三十六丈外加築草壩兼堆亂石黃水盡數歸河無所分洩而徐州之水患頻頻見告去歲之石林龙其甚者也又塞毛城鋪之後而洪澤湖清水弱黃流倒灌入清口運道幾阻至五年乃閉天然減水壩欲多蓄清水以敵黃

致使湖水漲滿倒漾逆流上游鳳潁泗諸區皆被其害七年
壅極而潰古溝一決下游淮揚等處又復受其殃矣夫高郵
寶應諸湖原能蓄無限之水以濟漕運而東岸昭關車邏等
壩又足以洩漲入下河亦何至於爲害若此所以然者蓋由
既塞天然減水壩又慮運河之水乃將昭關車邏三滾等壩
亦盡行堵塞故去年古溝一決高寶爲魚無可奈何始將三
滾壩驟行掘開水勢湍激直注下河漂溺胥沈興化鹽城之
民又遭肆虐向非蒙督撫大人將范公堤開通十五處注水
入海則興鹽之困豈得紓哉總之今日水患弊只在一壅字

毛城鋪壅而徐州壞天然減水壩壅而上江之鳳潁泗壞三
滾壩壅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觀去歲臨淮之城淹以古溝
決而甦高寶之地淹以三壩掘而退興鹽之民溺以范公堤
開而免此其明效大驗也究其所以致患之由及所以免患
之故則今日治水之策唯有仍靳文襄之舊貫而不必別置
一議者至於興鹽之地本屬鍋底但須於受水兩旁陂而澤
之然後徐導使入海所棄無幾而所全實大矣

上按察司陳

睽違道範倏五六年江右江左襜帷所至民受其福始信大
賢功業固不與俗同也所幸秉臬江左卑府幸備屬末自惟
鄙陋欲躬請指示而災務殷繁刻無寧暇瞻仰之思與日俱
積而已茲有稟者徐屬頻年告災患在黃水黃水之患在於
石林口石林口之患在於閉塞毛城鋪蓋毛城鋪閉則水無
所分石林口不得不決河流北徙銅沛邳宿以下波及山東
滕嶧等處皆受其害現今屢築屢決此十二日合龍處又復
走埽五個決口二十餘丈黎民魚鱉實爲可憐卑府以爲目

今之計宜上開毛城鋪使水分流則石林口易閉若不事分
洩力與之爭終無合龍之日卽令苟且合龍明年不決於東
則決於西北岸九十里間恐無在而非石林口也但開毛城
鋪之說議者咸以爲淮水既漲復加黃水必不利於河南宿
虹泗高寶諸縣不知此數縣今年被災之由乃因洪澤湖增
高減水壩過蓄清水加之大雨以致上游受害至水大難容
古溝不得不決而運河東壩又復閉塞水無去路以致高寶
一帶受害及至事急乃將東壩掘開衝注猛烈興化鹽城一
帶又復受害此皆川壅而潰之故非關毛城鋪一水能爲禍

禍也況今年古溝一決清水必弱正須導毛城一水以助之苟其不然明年清口又必有倒灌之患矣頃亦將此意白之尉大人然亦未免惑於浮議職府守茲土牧茲民既知所以致災之由復有所以弭災之術而言無聽倡無和憂憤悲哀無所宣洩孟子所謂求芻牧不得立而視其死者正職府今日之謂非大老爺孰可以此言告者乎又河員皆諱言黃水二字職府素性愚直今年石林口之水皆據實稟知督撫暨河院微聞甚以爲忌恐將來不無中傷之處未審大老爺何以教我惟冀有以保而全之則矢銜結於靡既矣至於各州縣以災賑孔棘罔有刻暇不無辨理不前者惟冀憲臺曲爲鑒亮而已

通稟各憲

自石林口合龍之後卑府業將可慮情形密稟在案昨十二月二十七日壩身臨河鑲邊處又復塌陷傾倒計長五丈寬二丈許幸裡身原埽不動猶未過水經河員搶築無礙細察此時水正歸漕水又未泮而勢已如此將來之事未知何如萬一不保未涸者固不得耕即已涸者亦爲虛種矣抑卑府更有請者河淮之間患水已甚其弊只是一壅字何也壅毛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潁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此固人之所共知者是以今歲臨淮之城不淩者三版古溝決而臨淮盱高郵之鄉宅無水者什一東壩掘而高寶兇興泰以下恭水衝漂向非大人開范公堤則民生亦盡矣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況今已見其形者乎生民之害已深 國家之帑已耗
皇上南顧而咨爰
命相臣會同大人俾乂永安此千載一時也安危之機正在今日仍舊貫水患自消失今不治後將不可爲矣卑府 位賤言輕何敢置喙然守土牧民思盡厥職惟有嘔心瀝血密陳於大人之前伏惟大人哀其愚誠或賜採擇則底績之休將

於大人親見之曷勝幸甚

上白總河暨　尹總督

蓋聞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而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江南水患頻仍病民生耗　國帑可謂非常之事矣剝極必復否終則傾此時必有非常之人出而建非常之功者舍大人其誰屬哉伏惟大人智能周物道足濟時又復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江南百姓顒望久矣果蒙
聖天子簡畀斯任玆者親歷河干徧覽形勢知俾乂之猷當自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神明獨斷奚假芻蕘然卑府守玆土牧玆民目擊時艱不能自已試畧陳原委以備一得焉竊惟江南之災在水而水之患在黃與淮自靳文襄公之後有遜寄張公長沙陳公相繼而理黃水大則毛城舖洩之淮水大上則洪澤湖之天然減水壩洩之下則高郵之三滚壩洩之流分則勢殺去漸則力微五六十年不能爲害也自毛城舖閉而徐州受矣天然減水壩閉而鳳潁泗受矣高郵三滚壩閉而淮揚高寶受矣高寶不支復掘壩注諸興鹽而下河更受矣夫爲川者決之使導不可壅也壅極而潰傷人必多石林古溝衝潰四出此必然之勢也今石林雖築而毛城不開則九十里無堤之所在在皆可爲石林天然壩不開而但減

一尺則高堰一帶在在可爲古溝三滚壩永閉而復別設新閘其得失更未有分矣論改作者之意不過欲蓄全黃之溜以刷河身不知河身未刷而南衝北決河底日以加淤且豫省遥堤寛三十里伏秋汛至水尚拍岸今江南河堤寛不及三里以三十里之水納諸三里之中其差十倍苟非毛城舖分洩何以容之耶又清口運道最防倒灌必蓄清使足敵黃乃可無患今毛城舖之水不下則黃自黃淮自淮淮水弱時倒灌所不能免是以塞天然減水壩又縮清口務蓄清以敵黃不知蓄極而無所容鳳潁泗載胥及溺古溝一決而高寳

興鹽後受其殃矣爲今之計不若但仍舊貫分洩毛城舖使黃水入淮則天然減水壩可以不閉清口可以不縮不蓄清而清自強田廬固無淹決之患運道亦無倒灌之虞也論者又疑毛城舖開則河南岸七州縣民且不堪不知水有水之壑毛城舖下游舊有五湖皆水故宅下河興鹽諸蕩亦然原非奪民之地以予水特民奪水之壑以爲地耳且去歲古溝決時毛城舖之水原未嘗下何得歸咎於毛城舖耶況黃水導之使南則可助洪澤以濟運決之使北則可淤微山湖以衛運又南之田廬少而北之田廬多其較若什之二語云兩利相衡則取其重兩害相比則取其輕又安得舍其大而庇其小哉卑府見今所行水利皆小小補苴無關大計其何以永除將來之水患用敢不揣固陋妄抒管窺未知當否伏惟大人察其愚哀其誠少垂鑒録則　國家幸甚斯民幸甚大人之明德且與河淮並永矣

上撫憲陳

竊惟捄時之道除害貴絕其原興利當舉其要緊先務也比歲淮徐告災禍生靈費帑藏蓋數千百萬於此矣
聖上南顧咨嗟
欽差三四大人欲捄目前之災荒除將來之水患然於絕原舉要先務未見有所設施其在徐州者捄急之方止塞一石林口善後之策止修一縷木堤至此外水利工程則委員四出令皂估計曾不匝月即便施行守令不及與聞興害不及通捄或急其所當緩或後其所當先鹵莽滅裂不一而足其爲補捄亦復幾何恐徒費金錢而水患仍未有已也亨陽心獨憂之而無可奈何輒不揣鄙陋於迎謁河院白大人及督憲尹大人時即以前所稟大人者昧死數陳仍呈稟摺乃幸蒙河憲若不以爲非督憲亦大以爲是退而竊爲淮徐之民喜也但思謀貴萬全而時不可失今小滿已屆夏至日近伏汛之期轉瞬即至南岸毛城猶尚未開北岸九十里長堤又不可築此處汛濫銅沛邳宿黃患依然汛早則二麥難收汛遲亦秋糧不保積災之後民焉能堪且去歲災賑憲德加寬已爲無可復加之勢若今歲復災愈難辦理是則事之大可憂者敢懇大人咨商督憲及早措置務於伏汛之前先定大局使南徐得洩伏秋二汛北岸可保無虞庶亨陽所陳者不至託之空言而徐州之民實受其福其感戴憲恩豈有極哉

上督撫河

卑府于十九二十等日由銅山之西北鄉歷沛縣縷水堤南北一帶凡屬石林口下流所淹涸遲不種及已種而不發之地滿目蕭條民生實爲憔悴所有應籌事宜已另具禀廿一日閱石林口截工甫十之六從前滲漏蟄陷處所賴截之力以保無虞但尚嫌單薄恐伏秋二汛未足相禦茸本日抵毛城舖閱定國寺之倒勾河已經挑訖寛止三丈去水面尚三尺其西爲富家洼尚未與挑原估欲於此處引水東流入定國寺之倒勾河以達毛城舖但思倒勾河勢逆流遲本易淤

塞今若引富家洼之水注入不惟横遏此河之水不得南洩且將倒衝此河之水北返歸黄反成一引河而兩河俱爲無用矣不若於富家洼另開一道務令寛深引使南流直達毛城舖庶可兩存而並洩耳廿一日閱蔣家營舊河寛可十丈許現在河口掛沙故壩截斷尚未過水河之東前經別開一倒勾河寛止二丈五尺不敷里入於蔣家河河之西又有李家口河此口頗寛可引水入王家河仍歸蔣家河以達毛城舖現今尚未挑挖亨陽查伏秋汛至時河面水可四五里計寛八九百丈而毛城舖口門原寛一百二十丈深約二丈計共二千四百丈折算可殺黄漲三尺弱今合計新舊五支河之口寛不及五十丈就令過水深一丈亦不過五百丈而止以洩河漲水勢尚不及一尺所減甚微未見其益似宜於李家河口迤上別尋河頭另挑一河或於富家洼李家口二河挑寛二十餘丈庶可多減黄漲二尺不然恐徒有分洩之名而無分洩之實也亨陽到毛城舖時河憲所委料理支河之林遊擊已沿毛城舖下游閱視五湖一帶惟有銅沛營守備孟宣在該地伺候淮徐道憲查勘亨陽回至順河集遇蕭碭廳何熠至郝家集遇淮徐道憲俱將勘過情形備細商禀矣此

廿三日途次接奉憲臺批亨陽禀諭知此案已與河憲商定奏明舉行併將來委員如何料理情形禀聞亨陽雖才識短淺苟有鄙見敢不盡愚用是縷悉禀聞未審當否伏惟大人俯賜鑒察裁奪訓示

序海圖說代

閩地東南瀕海上接浙江下連東粵凡二千餘里與澳叢襍風濤險阻奸宄出沒由來舊矣方今

聖天子在上宇內誠和萬民乂安四陲島夷莫不賓服重譯入貢海波不揚加以沿邊設防星聯珠絡自遼至滇綢繆備至豈有鯨鯢尚煩顧慮獨是洋商海賈艘舶往來貨利所萃甘心者衆比歲以來每有一二奸船時出剽掠以苦我商旅此

天子所以重有海疆之議也奸船浮游海中隨風南北非有巢穴可窮方浪靜波安時萬頃悠悠到處停泊哨出則望洋而逃哨回則伺便而擊倏往倏來誠難弋獲及夫颶風大作驚濤拍天折桅摧檣覆沒是懼則必避風島澳以求苟活若逆知其必避之處先據要口邀而擊之可盡殲也然奸船雖浮游海中而實出自內地凡無賴不逞以及饑寒切身之輩嘗入海伊始大都必由口岸刺船以達賊艘而所在漁船貪賊重賄又多暗輸水米以濟其窮誠察嚴則奸人無由自達貪人亦無所利食盡勢窮立見解散耳大抵防海之策不外乎嚴島澳之巡徼審口岸之防閑嚴島澳之巡徼草薙而撲滅之

將弁之任也密口岸之防閑以斷奸黨之招絕接濟之路專汛之司也若夫州縣得人教養兼善衣食足而禮義生德化成風俗美雖賞不竊巡徼防閑訖無所用矣丁酉夏五月閩中督撫大臣奉

天子命巡視海疆議增防禦余亦以職守從䟦履所經事勢情形粗得其概于是取閩海之界始北關訖南澳為一圖中間濱海之州縣凡十有六按澳凡二十有四停泊口岸所在非一莫不悉載因為併陳其畧至於各縣之按澳以及口岸要緊者別有各縣圖說如左

禁洋私議

福建僻在海隅人滿財乏惟恃販洋番銀上以輸正供下以濟民用如交留吧者我民興販到彼多得厚利以歸其未歸者或在彼處為甲必丹轉徙貿易每歲獲利千百不等寄回贍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資衣食給本錢為生多致巨富故有久而未歸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去來自便人各安其生自海禁嚴年久者不聽歸於是有獲利既多徒望故鄉而隕涕者又有在限內歸而齎金過多為官吏垂涎肆行勒索無所控告者皆禁之弊也夫不聽其歸不可若必促使盡歸

令島夷生疑惑盡逐吾民則自絕利源奪民生而虧國計尤不可也又設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島夷以窺中土不知交留吧不過荷蘭一小屬國去荷蘭尚數千里相隔既遠無從生心又吾民在彼者貧則仍留富則思返懷土顧家亦必無引彼窺我之事此皆前任督撫不恤民瘼張大其說以見己之留心海邦而厲階之生遂至今為梗矣為今之計莫如聽其自便不給照不掛號永弛前禁令海舶得以及時往返不遭惡風無覆破之患此上策也次則於出口時取具船戶甘結不得將奸人載回違者罪之中策也又次則於入口時嚴加譏察異服異言不得入港其年久在限外回者令自供籍貫造册報官存案到家安插後陸續取具族長或鄰居甘結地方官不得藉端索騙此下策也如此施行濱海蒼生幸甚

大計密稟

敬稟者今年五月補行　大計一案想大人明並日月彰癉維公自必獨運藻鑒舉一人而衆知所勸錯一人而衆知所懲卑府識淺智疎待罪南徐雖經三載而屬吏賢否殊愧未能深知但聽言觀行兼之博訪民情亦可十得六七茲謹遵例填明四柱考語申送鑒核中有不能盡載者謹密陳其事如左聊備採擇焉伏見銅山令張宏運實心愛民苞苴屏絕聽斷公平堪稱循吏今歲囚犯越獄後百姓皇皇恐失父母城鄉社廟祈禱如雲及乎八犯全獲四野謳歌亦足徵斯

民直道之公與該令幹濟之畧碭山令鄔承顯精明強幹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窮黎愛之如父母巨室疾之如鴟梟自謂無愧於心乃至不理於口如此之員不可多得經歷武承運誠實小心諳練諸務操守謹飭凡有差委肆應咸宜民情愛戴遠近同聲鍾吾驛丞陶瀅素知自愛練習政務查荒散賑甚得民心既牧馬而馬肥可牧民而民息此四人者似皆宜書上考以厲廉能以慰民望又見通判李紳壐居心苛刻利己損人按行州縣多作威福所屬牧令畏之如虎匠役販賣怕與交關胞兄初喪在署娶妾拜堂鼓樂成親郡人以爲笑

蕭縣令王部器小見偏不顧大體任用匪人諸事乖舛詞訟不結民號糊塗赴府呼究者甚衆此二人雖無貪婪穢跡然一則秉心行事不似端人一則力小任重恐至顛蹶卑府不敢徇阿僚屬匿不上聞惟大人裁奪其廣文一席惟豐縣學楊大濱宿遷學汪荧文學之餘兼通政事碭山教諭謝晉善於其職訓導曹廷襄年老乞休此外所屬牧令教職佐襍各員皆无咎无譽均在不入舉劾之班至若卑府德薄才短忝職無狀下車以來慚遭荒沴不能消弭洪水橫流萬民昏墊罪無所逃幸遇

皇仁憲德有加無已南徐赤子俱獲生全私用自慰但憂勞動心魂魄離散數月之後鬢髮皤然歷節怔忡諸病交集加以水利續興諸務勞午職在守土不敢告勞今年又以　計典將届例不得休是以力疾支持尚爾供職茲數大事行已就竣伏惟大人憐其衰病恕其愚蒙塡以年老休致還山俾得收召魂魄續成舊業長享

聖世之太平則自今以往之年皆大人之賜感戴豈有涯哉爲此密稟伏乞鑒奪施行卑府臨稟曷勝瞻依之至須至稟者

秋水堂遺集卷四目錄

秋水堂遺集

卷四

聖人以經法天論 留京教習館試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孔子有云六藝於治一也禮樂詩書易春秋皆其具也至邵子獨以易書詩春秋爲盡民之四府以象四時謂聖人以經法天夫上明天道下察物情中通時變凡經類然故隨舉一經而四時之氣備焉必析而配之迹若類於强合然要非無說也試論之夫道德功力之殊皇帝王霸之辨也皇之世如春帝之世如夏王之世如秋霸之世如冬時之升降也孔子

贊易首羲軒序書斷唐虞删詩自文武而脩春秋也以桓文事之汙降也世數遷流運會使然古今之變抑亦終始之序乎但其爲義則有不繫乎此者何則生民之初萃物未殊也聖人者出于是仰觀俯察作爲八卦通德類情尚象制器以食以居以卜以筮飲食男女所自始政教君臣所自起皆所以使之出死之途而就生之理又其爲辭也首稱乾元元者仁也仁生理也是天地之心而萬物之命也生民去此則生理絶矣故在天爲元在時爲春在人爲仁維咸主生而聖人以易盡之也且吾聞之物生必蒙蒙必受之以養不養則不

長也夫之有夏也萬物皆相見而致養焉故曰亨者嘉之會言時通而衆美備也尚書載堯以來迄于三代秩叙惇庸典章文物凡所以建極斂福敷錫庶民之道莫不備舉所謂嘉會非耶是故以之爲教則疏通而知遠以之行政則四達而不悖用能長養萬民俾各咸若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雖然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是以養失而乖教失而僞禮失而采樂失而淫僞采淫乖不可長也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禮義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能使誦者悱惻聽者和平是故秋者天

所以止萬物之過者也詩者聖所以止民情之蕩者也佚不忘勞安能思毀其三代之遺乎至春秋者孔氏之刑書也四時之序陽爲德陰爲刑刑佐德以成治猶陰助陽以成歲也窮陰沍寒天地之生意存焉褫斥貶奪聖人之精意寓焉春秋撥亂世反之正別嫌疑明是非爲萬世禮義之宗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程子曰五經有春秋猶法律有斷例是故冬者歲功之成也春秋者人道之終也不終則無始矣孔子其有所不得已者耶由是觀之天時運于上而物遂陰陽之升降可驗而知也聖經法

于下而治昭禮樂之汙隆可舉而措也聖人法天後王法聖唐虞三代之治不難矣大哉經乎是誠聖人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豈規規焉比擬以求其肖哉與天合德與時偕行適性命之源而契化育之妙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謀而合自然之理也又嘗推其意而論之易本陰陽明造化爲五經之源其體乎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爲後世王者而脩其用乎書詩道政事理性情其體用之間乎以體爲基者常隱其基故詩書春秋之爲用明而易之爲用幽準天辰之不見也以用爲體者常藏其用故易書詩之義炳若日星而傳心微

言經數千百載而莫喻其旨亦猶地火之常潛矣安得聖人復起而正其是也耶

分疏確當可補四經箋註至文氣質實遠古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又其餘事矣原評

孝子邱永彰傳

邱永彰字光和龍溪十一都人明旌表孝子邱子能之裔孫也至孝純篤爲兒童未嘗被呵怒年十七遭父喪家貧不克葬以哀籲天晝夜慟哭一日于野取竹筍供母闕地忽得白金乃克葬每風雨輒奔父墓號泣母喚乃歸事母力致甘脆不使知其勞有命之應唯進退齋且愉也母病殁哀毀幾殆獨與妻蔡氏二人舁柩以葬負土成墳遂廬墓側焉鄉邦號曰孝子縣令立扁其門雍正五年

天子詔下有司褒民間忠孝節烈未顯者永彰例獲

旌表建坊崇祀都人士益榮之永彰先有兄未室而亡痛之甚貸息錢以葬後家稍給爲立繼嗣娶婦分田宅如已子有功緦親無後者亦爲繼之族人咸歎服子能旌孝祠爲外孫蔡應科所建

國朝海氛播蕩祠廢址沒于人永彰贖而搆之今尚巋然永彰既自傷少長于貧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于是屢捐貲爲族中賦役費又置義田以給孤寡戚里有貧不能葬者必厚爲贈賻蓋推已及人無不盡其心焉性冲和不與物競與子言孝與弟言悌有爭者常微言解之終其身不履公庭子四人教以義方皆有成立次太學生倚煌有能名庶能業其家云

論曰經稱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永彰斸筍得金非至德冥感者歟殁而

褒顯宜哉抑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永彰純孝藹如因心則友上追祖宗下收族姓此無他長一孝舉之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烈女王伴娘傳

烈女王氏名伴娘南靖金山人國子生拱枡之女也性至孝自少即厭華麗喜讀書觀古人節烈事概歔欷流涕許配同邑雲水阬鄭應奎子統未嫁而統歿女年時十七也訃至女不哭而神傷以所治棉布二端寄爲斂具因謂父母曰兒聞烈女不更二夫兒將相從地下矣父母詑之曰若欲爲楊玉娘耶吾嘗聞之官女曰玉娘狥名者兒自盡兒事耳非爲名也父母泣而慰之曰若必欲守義終身不嫁可也否則往夫家立孤亦可也奈何以死戚吾二人乎女黙然不應父母懼

囑姊妹輩防之甚且勸解之女度不得遂乃詐曰吾今釋然矣未歸鄭門尚非其婦於禮固無取也姊妹輩信之各歸就寢迨曉女寢門不啓推戶入視見女已自經死服飾儼然笑容可掬於几上得書視之曰不孝女伴百拜上辭父母命既如此義不容生願勿以兒爲念舉家慟哭鄉閭聞者莫不奔走瞻拜遂聞諸官請旌表時邑宰彭儒師黃以格於例不果遣人致奠焉越七日始就歛顏色如生夫家求合葬父母不可乃迎其主以歸

贊曰先王制禮嫁乃從夫處女捐軀疑於非正然舍生取義大節所關與其不及寧或過之伴娘未嫁女耳而慷慨殉夫巾幗有心鬚眉愧無地矣前龍溪烈女楊玉娘將死時以事聞諸官遠近來會者數萬人玉娘從容自縊君子以爲賢試律以伴娘之義猶有名心焉伴娘洵不可及歟雖然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如玉娘者又曷可少哉

烈婦王準娘傳

烈婦王氏者龍溪諸生吳世德之妻也小名準娘父麟瑞南靖人以孝徵辟官至監察御史王氏幼習父孝已能承順二人年二十歸于吳事舅姑如父母族黨稱之性和柔娣姒六七人同爨而食咸得其歡夫嘗自以爲得內助也吳雖家世宦而貧王氏親操井臼執女紅常斥賣嫁時物以供菽水晨夜篝燈熒熒夫婦相對紡輪聲與書聲若倡和然舅姑亦頷而樂之夫疾不解衣而養夫食不嚥躬自調和以進輒遭呵叱王氏滋益恭無厭怠意病革私籲天請代及死慟絕而甦父聞來視女王氏悲不自勝密白所以欲與夫俱死狀因潸泣再拜辭別父亦潸泣不能一語頃之謂舅姑曰夫死新婦義不獨生不能終養夫人顧自有娣姒輩在願勿以爲念命呼數歲孤兒至撫之而泣曰吾不能見汝之立也家人有勸者皆不應七日朝奠宿戒王氏沐浴更衣焚香告先祖及亡夫入室閉戶遂自經以死時雍正七年六月二十日也年二十九歲漳搢紳士庶奔走會者萬餘人具以事聞諸官請旌表焉

論曰吳先世有節孝王氏者潛而未顯其子孫多貴仕今復

得一王氏義烈流徽明德之貽遠矣抑父以孝女以烈王之一門盛節又何奇也方王氏未死時諸娣姒意其守義未遂必其舍生而慷慨引決乃爲世奇男子所不能爲賢者固不可測哉

太學生李廷琳傳

李廷琳字雍石平和侯山人後徙居漳浦唐江王之裔明進士京元之孫也順治甲午寇亂賊脅京元取金帛數十輩環刃之廷琳父庠生孚祉以身翼被數創不為動至刃将洞胷猶抱持不捨賊㷂其孝釋焉廷琳六歲喪母能哀痛如成人依依父側父最憐之父老病足不痊禱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異常獨行朱子家禮既葬廬墓三月歲時祀事未嘗不流涕也伯以少失侍事繼母王氏尤得其懽廷琳年六十六卒王氏猶在撫尸慟曰孝哉此子天胡奪之速耶友于兄弟

伯氏早世育其孤有室而後遣之愛兄弟之子如已子蓋孳性然也少勤敏補弟子業博綜六經尤篤周易好古書遇輒買藏之曰吾以是遺子孫雖未必能讀亦不至損其智而益其過也以例入國學老且病尚應科舉壬子歲猶子國祚舉於鄉病方革聞之喜曰吾力學而輒軻以終今見是子成立吾死不恨矣廷琳生富貴家然無紈袴習被服食飲有寒士所不堪者而樂善好施常若不及族戚鄰里其婚嫁喪葬不足者資之孤寡者贍之阨窮者周之有死於道者棺斂而瘞之康熙丁亥四月浦大水城南居民咸升屋極而號廷琳奔告其妻父蔡祚迴請以蔡氏祖廟處被水者蔡諾遂方舟濟之行糜粥飲食之仰給者衆至自操井臼越三月水落不能葺屋者仍捐金錢與之丙午浦大饑多棄其子於路廷琳見輒收畜之需乳者為傭乳母全活者又數十人浦人至今猶義之雍正元年

詔求孝廉方正漳浦平和士民首舉廷琳廷琳固辭乃止搢紳先生聞之益重其為人贈言累卷不能殫述云

論曰有子稱孝弟為仁之本吾於廷琳信之矣抑亡友盧君格為余言廷琳妻有襍佩之風子有麥舟之誼胡篤行之彥

萃於爾室耶嗟乎士庶人有善歸之父母非孚祉不匱之孝又烏能錫類永世若斯哉

陳氏篤行傳

國子學生陳志超字暉萬龍溪人也世居廿九都岱洲徙于岱之西鄙曰鴻洲父明節字省軒孝友夙成八九歲時遊外大父所知父母糧絕卽晨夜負米歸有三弟甚愛之拮据爲娶遭亂分散鳩集後不能復同居仲氏叔氏不能治生數爲賑給性謙謹犯者不校樂善好施常焚約券有貧婦將產以匹布付其夫夫賭而盡喪其直悔恨無及自沉于河明節見而救之詰其故贈一金焉志超幼承父訓文行交脩與其二弟皆以孝友聞後人繼其志五世同居篤行之譽溢于海

邦燕翼詒謀實自志超始志超性至孝生事葬祭無不自致其誠髫齡時從父侍大父側執杖進履帨能佐父所不逮大父顧而笑曰有孫能若此耶康熙甲寅歲閩亂渠師豪猾朋侵民財父時不能飽其欲被誣入獄志超以童稚奔訴元戎寬宥白丁巳海氛益熾先挈弟妹奉母避居天成砦復歸迎父挾貲行遇賊賊欲殺父志超號泣乞以身代賊感而釋之亂平復故里承父志與弟同居勸弟力學獨任家計一錢尺帛不入私室俟二弟成名始例入太學勤于職業雞鳴而起夜分乃罷待人以誠用之不疑人亦無負者治家儉樸不妄費一錢而宗族戚里嫁娶喪葬及逆旅窮途者周之無所吝嗇給叔父有定數叔欲得本自貿易卽如其意予之年杪仍有增益歲以爲常又爲諸功弟聘婦予百金爲生計衆咸業之族有兄弟分財而恚其父偏愛者志超諭之曰兄富弟貧衰多益寡乃父母之公心易地皆然又何怪焉自以兄弟同居欲世世子孫引而勿替因撰著家訓二十條家規十八則正其本濬其源節其流防其弊直而溫樸而不厭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志超歿仲弟銓字亦濤者繼之守而勿失尤嚴課督延名師主經蒙二館時又親爲講解使知言行爲要孝弟爲

本道德文章相爲經緯於是乎子弟蔚彬彬焉銓弱冠遊太學性倜儻慷慨重然諾操履不與兄同而摯性則一侍養之下父母爲之懽然兄命之斯行有事必請於兄卽不可必委曲商度無所敢自遂與季弟出入必偕所未解必使了然而後快弟歿哭之慟與喪兄同其天性有過人者季弟自南字鈉民篤學能文章學使汪棣園先生拔補郡弟子員其學自六經而外宋元明諸儒之說無不條貫孝於親愛敬其兄父母卒後每讀屺岵蓼莪之詩聲與淚俱聞者爲之心戚伯兄喪悼不自勝後與諸子輩言及兄淚輒涔涔下性寬厚愛人兄

嘗命句莞田租佃貧者但入其半而書完於簿佃人德之閩其死流涕者十餘家惜乎其不見於用也志超子五人長茂椿四天耀茂椿子士偉皆補弟子員有能名餘子若孫及二弟允嗣布在司成黨塾間者類能勵志進取不減謝家之風流銓歿已八年茂椿實持家政食指千數庭無閒言與江州陳氏後先輝映庶能纘厥緒者雍正七年

帝命内閣學士劉公觀風整俗於閩召見茂椿等家人慰勞旌獎有加大敦實行者不近名而名亦不克免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予故樂道而傳之且因以自勵焉

鄭贈君傳

贈君鄭姓諱某某字用山居泉州永春縣今改直隸州治遂為州人少孤事母至孝與兄居稍長見家計淡泊即輟儒業治生備物以餐母母憐之母歿哀戚異常喪葬皆自己出不與兄事視兄子猶子兄子婦猶婦人皆謂君孝弟慈足法也性復好施里有困乏者周以粟償與否弗計或急喪中夜叩門則給布帛俾具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歉邑南鄉乏食告貸者甚衆時家無積粟輒斥賣腴田數畝買米以賑無德色持身直方惡傾險居城市足跡不履公庭然肯為人排難解紛有鄉人欲藉假命誣仇家離城四十里許君聞星夜往解之勢禁理諭情辭惻摯其人感悟而止當是時令貪黷脅役若蠡蠹人咸為君危而卒無患君嘗言獨為吾易其為吾難人當為其難者以故遇人輒以吾為勸肫肫懇懇聞者為動容歎息其要歸於正直節儉而止又自以少輟業少文雅慕讀書事者儒宿師必延之上座厚欵之子二人長即封君榮東成儒業孫六人皆篤於學行有司嘉君誼延賓席辭弗就曰孰若吾後人克有成立耶年七十自營幽居又四年乃卒後以孫夢馨貴贈文林郎嘉言懿行沒世有稱者故樂道

而傳之

論曰余嘗從贈君孫夢磐遊醇醇頖有道者此有由然也匹夫爲善化及鄉人况子若孫乎率乃祖攸行可不務耶

代劉觀察漳江先正遺文序

漳州紫陽過化之邦節義文章蔚爲宗表有明一代代有傳人及其終也文明之風直與信國後先相望斯亦奇矣余奉命觀察兹土未入境而問俗咸謂此方人頑梗澆薄不比中州及下車則見漳之君子莫不敦古道而能文章其小人亦莫不自愛而重犯法悍可以理奪頑可以誠感雖以余之不德而視予猶父乃知紫陽之化猶存而人言之不足信也視事以來思與諸生考德問業奔走會垣而日不遑暇督艘事竣始得觀呂生所纂漳江先正遺文古調新聲繁會競奏高

者出於天深者入黃泉實爲有明一代之脉至覽所爲列傳則其人或以文章華國或以經術匡時或爲直節之孤臣或爲捐軀之烈士皆足令人慷慨流連興起於百世之後惜乎余之行急景仰殷而表彰未及也夫人以文傳文實以人重遺臭之徒見其文不顧而唾曾不如不傳之爲愈今呂生愛其人因傳其文傳其文宜學其人記云近文章砥礪廉隅紫陽遺敎俱在行與漳人共勉焉將有北溪東湖布衣諸君子者出不特八股制義彪炳一代而已也

吳和仲江村二集序

和仲少居墨溪從吾師麥村先生遊先生奇其才令讀經史語錄諸書四壁蕭然聲如金石夜深坐而假寐未嘗就寢牀數載文日有名督學汪棣園先生首拔之及遷郡城與東江諸同人互相切劘學益進時師客南川余從受學和仲每有呈正師未嘗不稱善余從旁竊觀目注意移擊節歎賞亦不能自禁也辛卯余赴省試師卧病城西和仲偕未發馳往省問得失事師曰文造恬潤無不達者理足則恬氣充乃潤子與元仲必並轡而揚鑣矣榜放果然而吾師已歿今余兩人皆成進士矣雖鳴風雨中相與追憶曩時誘掖之善識鑒之精余兩人梁木生悲涕未嘗不涔涔下也和仲無他嗜好以有生徒獎後進爲務性醇行端氣溫詞寡人士所矜式其文根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江村初集行不脛而走兹及門又裒近作爲二集將梓以公同好請序於余余與和仲事同師道同術又同舉於鄉二十年來余有文必以質和仲和仲有文亦以示余兩人常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則此中甘苦之味疾徐之數非余相知深者又烏能道其所以哉乃不辭而爲之序

李玉飈時文序

吾友李君玉飈工于時文初刻既成不脛而走于是坊人復刻其近稿嗣續以行夫玉飈之文英銳特出寸鐵殺人能令觀者劌目鉥心躊躇滿志乃試諸場屋賈用不售何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坳堂之水置杯焉則膠是故德以蓄而盛材以老而成彼嗛嗛者吾無取焉今天或者厚眷玉飈欲使蓄其德老其材而大其用焉是未可知也玉飈勉乎哉

王直夫詩序

吾友直夫少孤負詩名蔡閬之太史亟歎服而序之將付梓直夫堅拒以所造未也時與余同出四明陳莘學師門下師爲風雅宗匠論詩首品格次聲調要在根本性情因授刻朝詩使卒其業余固頑鈍不能學直夫浸淫玩索未數年已登其堂而嚌其胾歲甲申又同受知吳興沈心齋夫子獻所爲詩先生曰是尚拘前人繩尺而未窮其變也授東坡石湖直夫浸淫玩索如討者之幸于一逢求者之欣于一獲而余已瞠乎後矣然直夫以淵源所在每作卽舉以質余而余詩稍

有疵累直夫尤攻擊之不厭蓋根本乎性情以爲詩而論詩益以見其性情者也三韓李祁山先生方觀察汀漳卽向莘學師詢所得士師舉直夫及余余自辛卯計偕多住京都直夫爲觀察召置天海山堂詩益邃寄余愈不敢望後塵矣大約直夫詩靈迴朴潤不事雕飾其虛懷定力神明師訓殆謂友夏所謂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詞不準古以情所逼爲詞者乎而直夫韞輝藏媚朝方脫稿夕任遺忘余乃代檢奚囊如各體若干首爲初集吉光片羽畧以示人景星慶雲定爭先覩爲快也直夫又善小楷與詩名相埒所書淳化釋文膾炙海內其以詩傳後必也

嚴太乙詩集序

嚴子太乙鄭白麓先生高第弟子也篤問學有異才爲文深古瑰奇非耳目近玩不爲世俗人所好好者其畫耳尤長于詩淺淫大歷間而言之有物氣骨特雄健漳自白麓云亡吾師蓼村繼起文章道衰風雅式微操觚家至不能辨四聲分八病況正始之音乎太乙冥心孤詣克嗣前徽海國風騷于兹不墜噫亦賢矣哉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必先徵本行而後循教率太乙摯性過人孝友之稱不閒內外本實盛者枝葉榮在心發言依永和聲固宜

其及此也今行年五十矣貧且善病尚困童子試中世俗皆以詩能窮人爲太乙詬厲而太乙終不改處之夷然此必有以自得者矣白麓嘗爲余言太乙之人之文如野鶴寒松可愛而不可狎今味其詩亦大略相類使其用於世固矯然絕俗忠讜骨鯁之流惜乎至今不遇也意者其盡少貶焉然吾有以知太乙必不肯爲也

藍石谿輓詩序

亡友藍石谿性聰敏讀書能見聖賢大意豪宕自喜不修邊幅家居浦之長卿客遊常不返余雖屢諷之不顧也善爲八股每一篇就人爭傳寫學使者累拔爲第一食餼二十餘年不得舉於鄉竟老於明經以死奇才轗軻天道人事蓋莫得而指名焉方石谿壯盛時東江諸子霞蔚雲蒸嘗大會芝山問學堂角藝賦詩論難蜂起石谿目光如電幾欲空一世人而今則已矣廻思二十年前事風流雲散邈不可追嗚呼孰謂余能無今昔之感哉論者稱石谿以才雄亦以才累向使

石谿能用所學自持其身擇地而蹈之雖大儒不難至而計不出此徒以文藝見稱於時此余不能不重爲石谿惜也石谿死漳人士賦詩以哀之余尤哀石谿者因爲之序以寓予意焉

牆東詩錄序

東里先生曾孫仲安日坐蘆漪中裒集先世詩自先生上溯憷菴下迄思齋凡八世附以已作題曰牆東詩錄問序於余余取而讀之大約多和柔嘽緩之音而無猛厲噍殺之響乃知王氏之學與先生之為人其得於詩教者深也先生居臺諫時東林諸君子力持三案之議先生獨謂神器既定宜惜大體不必擿摭細微有傷君父致開媒孼之端釀清流之禍因上兩朝詆訪疏持論甚平惜乎諸君子之不能用也天道陽極則亢陰極則戰事勢遷流相激致然君子之傷不必盡

咎羣小也楊左諸賢風宇孤峻激揚標榜取甚憸人八月有內爽之武戒卒也大璫肆要典成門戶相軋棟折榱崩遂至杜夭東流明社用屋悲夫悲夫孰是使之然哉記曰溫柔敦厚而不愚先生有焉余觀世之論先生若有不釋然者故表而出之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王氏之詩神其聽之矣

鄭霞田先生西行紀畧詩序

康熙戊戌余成進士居京師時霞田鄭先生以林縣令行役西陲出塞八千里返役後行取入都出所著西行紀畧詩相示忠愛之情溢於言表不以追琢為工古風人之亞也及余令滌縣以憂去官先生亦出牧嵩嵐致仕歸鄉里日相過從交益親復以長公孫女為余兒婦嘗就余謀刻西行詩未果而先生歿矣乾隆初余奉召助國子教繼陸吏曹而次公以行優薦升太學復出是編屬余序余謂先生為人磊落坦易不自修飾而慈祥愷惻可

愛可親性情所徵於詩畧見今令嗣能成先志刻而行之是作之者仁人而傳之者亦孝子也余與先生交三十餘年又重之以婣好故述而書之執筆悽然蓋不勝人琴之感云

劉魯田太極圖說論序

雍正二年春予以母喪解組取道自濟上歸劉君衍中出其先人魯田先生所著太極圖說論一冊相示取而繹之中間太極之義動靜之說與夫主靜立極之解莫不深探力索出入儒先而不詭於正心竊異之因爲予言先生少時博綜羣書心雄氣盛及見安溪李公歸乃盡棄其舊銳然欲學大儒始知淵源蓋有自也利欲鼓簧正學絕響士大夫靦然人貌實有豕心今世盡皆折節如先生何患真儒不接武耶安溪之門予最爲後進講授所得本以周旋五六年來病且作吏學殖荒落念之憮然今之歸也苦塊餘生不堪世用將遯跡於山椒水湄弄月吟風以究吾業劉君守先人之遺編析薪其在負荷有心吾知其將必有得也予日望之矣

梁君立齋箴語序

梁君立齋閩南安人也年十七銳然有志於道言動不少苟人以迂怪目之嘗著箴自警語甚痛切既死吾友官君瑜卿從其弟得之以示余深以其死爲憾嗚呼世之人生皆人也自生而之死則皆非人也夫以人生奈何以非人死乎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死者幸也幸其生也人而死能不離乎人也今梁君所造吾不知何如然觀其所自警蓋知人之爲貴而不甘暴棄者雖天不永其年使就其德業然與世之以人生而以非人死者異矣又何憾之有哉因跋而歸之用廣瑜卿之意且以自策焉

黄學博覲餞道聲序

吾友子寅黄先生秉鐸漳上五年秩滿如京師諸生喜其將遷而復惜其去也發言爲詩搢紳亦屬而和之此以見諸生之博習而親師先生之教於焉小成也夫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先生可謂能師矣能爲師然後能爲長

聖天子臨軒以求非先生其誰當之異時以教爲治施不悖求不佛民化而俗成然後信余言之不謬也

勸修漳州城濠序代朱巡道作

漳州閩南一大都會也負山阻海人物繁夥紫陽過化號稱鄒魯百年來兵燹之餘市邑變更俗亦非舊采風者不能無感焉余膺　簡命觀察茲土旣視事之明日登城環閱烟火萬家佳氣四合南河抱郭迎潮送汐扶輿磅礴而鬱積地靈人傑宜若不爽者及按行城中則溝渠積糞壞水道閼而不通心竊怪之昔晉人欲遷郇瑕氏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晉於是乎遷新田今漳之南河

則亦汾澮也而水關不脩通濠久塞使萬家之惡積而不流愁苦墊隘莫可聊賴民之日貧俗之日梗固其所矣攷之郡志二關由來甚久明嘉靖間置鐵柱而濠不通後知府羅青霄命撤之以百戸一員司啓閉民樂其便富庶科名亦勝於往日由此觀之濠之通塞固漳人盛衰之明驗也余奉

天子命來育且教者苟利不興害不除余敢自暇逸哉爰倡始捐俸與摠戎初公各率所屬共襄盛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紳士庶民亦各出願力積絲爲纊以助斯役余將樂觀厥成焉

勸修漳州城濠序 代初總戎作

古者營國邑必內外溝之外限戎馬內通舟檝厥利均焉漳府治形勢甲他郡北依山南面水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民足恃以安城中舊有濠南溪之水入焉可以通舟檝建東西二閘以時啓閉積雨水有所洩居者無水患制甚善也自余奉命來鎮是邦則見城南二閘沙漲其口濠中瓦礫山積者不可計數每水潦至泛溢及衢巷穢氣腥聞壅鬱不解余寔患之夫城之有濠猶人之有腸胃也腸胃窒則氣不能升降而體病城濠塞則水無所宣洩而民亦病是非漳之利也觀察朱公下車未匝月即議疏之於余心若合符節余敢不勉率屬僚成茲盛舉使漳民共享美利哉且余觀漳民囿豪舉者今歲夏秋間相競賽神盛作供具翦綵爲樓閣每一所費不下數百金其施於無益猶如此則於今之有益者又當何如也爰書數言以爲爲善者勸

代李太守重興淨衆寺序

余自邵武移守漳州問俗觀風揚清激濁遂修學校濬城濠築倉廒以次畢舉暇則憑弔古今升高而望遠嘗陟芝山之麓登朱子問學堂下觀開元古寺屋宇壯麗林樹葱蒨信可樂也其東爲淨衆寺幽邃勝開元然圮而未修瓦礫壞積佛像露坐風日中選勝者皆廢然而返余同年友梁君某某舊令長泰泰於漳爲屬邑每以言事至郡常館淨衆寺僧舍寺僧妙華思有以興之因梁君請余言以爲倡余前此固未暇及也夫福地奧區天恒不以予人而獨予僧非天之厚於僧也人私其有而僧不得私其有天之予僧寔公諸人耳漳有淨衆寺已歷千餘年雖寺僧主之而郡之搢紳先生老師宿儒貴豪子弟下至農工商賈以及四方宦遊斯土者皆得以登覽徜徉放意肆志焉則寺非僧之私而與人共之者也既與人共則其廢也人亦當共爲歎惜而共興之豈曰存則樂其樂而廢則不憂其憂坐使福地奧區風流頓斬哉夫率作興事修廢舉墜亦守土者之責也且又重以梁君之請故爲之說如此令都人知同樂之義一乃心力積小以高大寺之興也有日矣若夫福田利益之說則亦幻而不可知者君子

不道也

郡侯李公頌言序

清漳古閩要區號爲劇郡然自紫陽過化以來禮義修而廉
隅砥牧斯民者莫不宗主而伐柯之況我
皇上踐祚以來求賢若渴凡擢有司莫不誠
諭務底休風以追三代一時循良倍於曩日郡侯李老祖臺
實膺其選南宮之文
宸翰褒其藻麗克食之
賜三召慰其勤勞令寧都而稱神君攝虔瑞而歌杜母
特簡歷守汀郡旋改漳州甫視事即大書矢詞於門自勗以

奉公潔己推公之心如日麗天旣明且著可以知其設施於
民纖毫無陷者矣觀其頒諭民之令懸各家之門務使官能
愛民民不欺官官視民如赤子民視官爲嚴父由是格心者
衆澆風不作凡百鴻功試爲枚舉葺問學堂於芝山延師授
徒俊髦並集日試月會之費肴樽筆札之酬皆耗清俸以勉
樹立故一逢歲試採芹香者一十有六是文教之成也城河
湮於泥淤幾成坦道海憲朱公方議浚而別調及公攝篆清
及徹底其費多出於泣辜子贖不足又濟以俸遂能百年久
壅之地一旦漣漪可通舟子七星之墩碁布署渚古用以接

牖者廢既日久茲焉復新凡皆地靈之補助以振一郡之命脈者也兵歛手而不犯民犒賞必加慰勞民樂業而致豐歲米價賤於他時十六條之講勤宣朔望俾咸體我
皇上明倫厚俗至意而鄉之里老勤隨聽講者又復禮而遣之百姓聚觀莫不歎息泣下蓋謂慤慤之意前此未有也無何改調延平民留公不得爲公祖道東門燈花香案延十里外俄而以事解組辛亥春抵郡別白魚米蔬炭之屬郡人爭賫兢上四營軍士尤爭赴乎其先公喟然撫而謂之曰無以余累爾也余涼躬余安有德於爾耶聊取一二餘皆峻遣諸

兵民猶未慊心躋公祿位於登仙宮以誌去思盤移濟項鉄石三百有零例應賠補百姓知其空囊也自紳士以迄齊民由斗至石由石至百餘肩而共輅之竟逾厥數此足以見公入人之深捷如影響者乎諸紳士里老於其畢事還省之時歌驪折柳緗帙競投屬余敘以付剞劂蓋謂余知公者也不揣拳曲謬弁厥首云

勸輸助龍溪令左明府序

龍溪吾郡邑也有賢侯崧甫左先生爲明忠臣浮邱少保之裔來治於茲愷惻慈祥勞心撫字古稱民之父母殆庶幾焉視事未及期檄調南安縣事甫下車邑人或盜之牛遂以此被劾失官閒居漳上先是侯未至時閩中米貴制府請於
朝運米數十萬石分所在平糶龍溪價既平米壅不得售徵耗甚侯至不肯受代巳斅實聞上官及侯罷則令侯必以良米易足數乃已侯在龍溪爲廉吏不取百姓一錢家又貧且遠無所措巳有

旨召見而不得行留滯至今嘻數奇亦甚矣夫爲民父母而不卹其民父母之過也能卹吾民而吾民反坐視其困而不爲之所則爲人子者之罪也且左少保疾風勁草義烈感人今其子孫爲吾邦父母有素絲之德既不得志而又使淹卹於吾土地吾邦人不亦恥乎歲三月邑之搢紳先生倡議助輸而士民亦咸樂爲是舉也以余非龍溪人所言公而不私請焉用書數言以爲直道者獎勸

浦頭甲社倉序

昔朱子行社倉而鄉無捐瘠惜後世修之者寡前湋中米貴吾鄉吾甲困頓特甚余思有以善其後用倣朱子法置社倉於本甲自出粟二石爲倡甲中每烟戶各隨願力所至自石餘下至一斗爲率斂而藏之凡居吾甲之者乃借斯粟歲收息止二分有新戶來居及舊戶分爨者亦各隨意續入其徙居他所者不得分亦不得借令表叔羅帷泉族叔伯元族弟子技司其役吾弟吉人董其成所貯粟除耗百之三以時發斂富者不得操其贏貧者不至窮於索十年之後積粟漸多

雖水旱凶荒不能爲吾甲病矣抑古人有云衣食足而禮義生斯法也行觀吾甲中且彬彬乎見王道之易也

龜山造文峯序

龜山自我祖肇基垂四百年食指數萬財穀充羸冠諸鄰里然僻處萬山中讀書者少科名文物自昔寥寥雖亭陽以祖宗之靈幸成進士亦倡焉而無和獨行而無徒心竊傷之數年以來與諸長老誘掖獎勸不遺餘力而釆芹藻者曾無幾人尤爲可怪也近青烏家有云龜山山水甲他處獨少奇峰特出者若於卯丁二方增建高峰使木火通明則人文蔚起矣諸長老聞而然之思欲捐貲以成斯舉俾亭陽序其說以爲勸亭陽思地靈人傑自古爲然郡邑浮屠高出天際者

所在皆是事雖未足憑要亦理所不廢是當趣而成之者也況吾宗人素多樂善好施者聞比年七月盂蘭會時一人倡始奔走偕來不崇朝而百金可得夫求福於無形者尚如此則造福於有象者宜何如耶惟我伯父伯兄仲叔季弟等各隨願力積少成多共襄盛舉亭陽從諸長老後樂觀厥成焉他日文章彪炳甲第蟬聯近則身膺其寵遠則子孫食其報猗歟休哉非惟一時之利亦千古之榮也可不勉歟雖然吾子弟之就學者於諸長老之勤勤懇懇其亦知之矣厚意何可負也

祖祠福德神醵金序

宅之神曰福德俗稱土地實卽古之中霤也禮五祀之祭中霤爲尊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神之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自我祖東洋公建種德堂洎今百有餘年肇祀不忒但祭先之禮未隆故祀神之禮從殺歲辛卯亨陽幸舉于鄉始以中春月朔脩先祖歲事戊戌成進士留京師者八年叔光錡國驥以爲先靈旣妥明神未歆爰鳩子孫之有力者醵金若干兩爲祀神之需叔光錄總司其出入威舉當事者備品物卽以中秋祭先祖之日祠焉及亨陽令濰縣歸見堂上堂下濟濟

蹌蹌祀事孔明詢厥所由顧而樂之夫祖考有貽謀亦賴子孫能繼序斯舉也可以光祖德可以報神功而所以自求多福者亦將於是乎在矣用書其事以垂勿替云

靜樂軒公子孫積置祀田序

謹案家譜稱我祖靜樂軒公恭以行己義以事上勤儉幹濟規模宏遠公卒妣張氏守義鬻子辛勤成夫之德家道以興然則吾宗之大蓋自靜樂軒公始也今子孫食指萬有餘文物甲族中春秋祭獻分所得爲而報本追遠典禮闕焉豈非孝思無窮器物未備歟雍正三年春七世孫志增光錡等謀所以光宗祀者乃令孫曹如干人通出白金如干兩用是出歛收息廣置祀田俾得以時脩歲事子子孫孫垂千萬年永以勿替是舉也我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亨陽是以欣然

援筆以書願從諸父兄後聿觀厥成也

送官瑜卿歸省序

乾隆初元余與官君瑜卿同爲江陰楊文定公所舉瑜卿先至京師館於李穆亭第旋登鄉薦需余至乃同見
上命下同分教國子入太學又同日視事及余遷居學舍瑜卿留三禮館越一年祭酒趣之始入自是晨夕無閒善勸過規相視而莫逆也余年雖長於瑜卿而學識不能什一嘗從質六經疑義及古先儒爲學之要發余矇不一而足蓋余平生所受益良朋者瑜卿與穆亭不甚相遠焉穆亭性剛直遇事踔厲風發余竊慕之瑜卿則醇醇若處女三人行似不同

而投合無間無他其趣一也自穆亭歸山中數年同志諸賢風流雲散惟瑜卿獨留去年成進士對策直聲震公卿居翰林一年念太夫人甚急圖歸省於是瑜卿之去亦遂不可留矣昔淵路二賢一曰何以贈我一曰何以處我此古仁人君子之道也往者瑜卿常病予之戇余亦時矯瑜卿之圓交相濟焉庶乎其可今瑜卿歸尚得一穆亭相劘切余獨離羣索居子然孤立大懼過愆日積貽師友之玷瑜卿可不亟爲我謀乎瑜卿善爲古文辭余欲師之而未能今送其行姑道吾意學爲一首以質之

族兄啓菴家訓序

啓菴五兄智勇絕人慷慨有大節束髮從軍立功海上志欲建牙秉鉞爲
天子馳驅然見知有人同升無日信乎人能宏道無如命何也退而閒居建祖廟脩族譜厚䘏同姓吾宗人咸倚爲重性好施不甚治生產晚年勤斷家事自述遭逢垂訓厥子其言藹然以仁肅然以義蓋然以忠生平大節略可見於此焉古人有言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以兄之才而所就如此數固奇矣然嘗其需于血而出自穴周旋坎窞卒能自全不可謂非

幸也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吾兄雖不見於用而宗族稱之鄉黨恭之大臣愛之
天子卹之推恩褒封榮及三世有子二人方將恢大厥緒非履信思順之故歟予不才辱兄之知久矣知兄深故樂道兄之善叙之以爲勸云

楚遊日記序

余自乾隆元年以楊文定公薦被
命入爲國子監助教三年遷吏部驗封司主事今年三月六日有
旨吏部主事莊亨陽著吏部隨便帶領引見至十一日引見奉
旨莊亨陽著交與湖廣總督那蘇圖以同知題補竊自念聲聞過情君子所恥特達知遇報稱爲難始信古人所云朝受命而夕飲冰非虛語也余于乾隆五年始撰日記有舉必書蓋取昔人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之意因作此以自檢凡不可筆者不敢爲也卽今日自以爲是而爲之筆之閱明日一覩省乃能自知其非後因不再蹈則過或可從而損其偶有合者則又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存之亦以備參考也今既恭膺簡命出爲外吏責逾重事逾繁則過差遺忘逾甚欲無記得乎爰以出都之日始別記爲一册詩云不愆不忘余竊有志焉然遂與不遂則未之敢或知矣

李氏石巢記

石巢俯瞰鳳臺高得山五之四石周於旁獨空西南一面康熙五十七年李君因之讀書僧舍探奇得之謀於仲兄弦亭徵君鑿石累址爲樓又上數十武爲臺決背盪胸畢攬漳勝雍正六年伯兄思亭先生自刑曹歸復與因之斸巢中石拓室間三楹高與臺並且作亭其巔藏修息遊之所備焉余時與落成因爲書其事於石俾千百世後遊者知雲洞之有石巢自李氏始

續置漳州會館碑記

吾漳會館肇順治間洎雍正　年宗伯文勤蔡公以公車日盛進不能容率合衆力別典煤市宅一區直六百兩時林君謁選居京捐金若千云以成其父志郡人義之今上改元觀光益衆官京師者張君　蔡君　方與余謀爲之所而林君適以黔中別駕卓異入都慨然復捐百金爲倡衆無不踴躍爭效者合舊遺新醵得五百餘金以四百有五十復典一區與前所典者毗徐用增昇前典價皆澤州陳公故宅也夫事爲之在人成之在天前役尚已今者萌甫動而林君實來一唱百和復成兹舉何多幸也吾漳人其與國家泰運興乎林君旣成先人志又復慨先人猶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且頌景命之有僕矣用記其事勒石以勸來者

魏念庭太守去思碑記

魏公去思碑者思魏公之去也於是魏公去三年矣民思而不忘於碑之也公以康熙四十九年來守於漳越六年報最卓異授分守江常鎮道中間設義學以敷文教行社倉以備荒年葺江東橋以通商旅又建萬壽亭修府誌闢府治蓋百廢具興焉歲乙未漳民艱食公合家人羅江蘇米萬斛航海達漳民用不困公之賜也蓋公學湛經術治識大體簡練精明人莫能及去久而思日深直道在人可見矣公諱荔彤字念庭爲相國柏鄉魏公之季儒行治術皆世其家云

塵定軒記

昔張子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未離釋氏之見也釋氏以世界爲幻以事物爲塵必一切脫去然後可以言定故程子非之以爲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若惡外物而求照於無物之地是可靜而不可動內外二本焉可語定此儒者之道學聖之門也曷故釋氏離塵以求定儒者即塵以求定日用尋常應事接物彼之所謂塵即吾之所謂定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東滅西生日亦不足矣抑人之不能適道者大率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私累之如塵垢之著膚用智則智蔽之如塵埃之眯目非必外物之爲患也君子之學不自私故廓然而大公不用智故物來而順應內外兩忘澄然無事定靜安慮知止能得尚何應物之累哉同年執夫陜先生仕優而學肆力於程朱以塵定名其藏修息游之所人或疑先生爲惡外物之累者而不知其非也故特爲記之

跋林涪雲研銘冊子

涪雲林子嗜刻金石文吾師罷官歸息葭滄泊然無所事獨愛研適輒爲銘俾林子鐫之林子愛師亦自愛也裒所揚爲二冊同志繇以詩師又跋且和焉憶癸丑伏中師病且革猶爲林子書一研自顧而笑不數日已[illegible]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殆柏舟詩人之志乎比以入都經會城林子携冊索和予行急不暇也爲識數語而歸之蓋不勝梁木之感云

跋鄭雪崖詩稿

吾同門友雪崖先生居近陸而學從朱嘗官於蜀含而歸十年不出以究其𥁞立身操行成如也著懷遠堂省身錄粹乎儒者之言又善為詩雅正和平雖轗軻矢吟而不與激昂慷慨為類殆所謂有德必有言者歟先生嘗為苦說謂心之味苦其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夫則以苦為甘者非於道而有得其孰能之哉

為趙芝田題野渡圖

元家大都依倣古譜故今人畫山水中作人物猶貌古衣冠未見有以本朝服飾供繪事者此畫野渡圖山水淡淹蒼茫不極所作舟中人皆窄袖朱冑　有一種神氣王右軍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後又以今為古也達人陳迹不存獨標新軌彼區區偃王前人者予無取焉趙君芝田索跋因題而歸之

秋水堂遺集卷五目錄

秋水堂遺集

卷五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蔡廣文壽序

共翁蔡先生晉江知名士也世家而曾淵源所漸文章德行皆可師法歲辛夘與其兄虛谷同余举於鄉許偕又數相見於藐邮先生所知先生久矣今

聖天子嗣位思一道德以同俗謂俗成於民化始於士令所以治民而師所以治士故允釐百工特愼師儒之選而先生寔承

命以來至之日進諸生而訓之以孝弟禮義忠信廉耻之行爲文月有課時有校嘉善而敎不能士懷自厲龍溪數大水文廟垣壞明倫堂亦鞠爲茂草先生出巳俸葺之俾諸生得以時習禮揖讓進退於其間余竊歎先生之學誠明於體而達於用也雍正六年九月某日爲先生六十初度諸生以余知先生者徵余言爲先生壽詩不云乎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文治昭也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敎育成天錫純嘏也先生本素所學誠于内而致行之以爲

天子宣敭化厚風俗朞月之間彬彬然效可覩矣作人不替

壽考奚疑焉抑余聞明開翁公正春秉鐸玆土時五色雲見
學宫遂魁天下先生將毋類是歟願更以爲先生祝

吳吉生松鹿圖序文

吳君吉生將門有官勳棄而弗御爲諸生以老今年六十有一矣諸族戚相率爲詩歌作松鹿圖乞余言以介壽余惟洪範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而貴不與焉蓋貴者天所以勞人非所以福人也位高者身危功崇者過積今吳君繼乃父業制閫外行三軍方且憂勞之不暇欲求今日之優游閒放如蒼松野鹿自全其天又烏可得哉吳君性至孝爲行有聞於鄉沖弔退讓人或犯之不校也筋力強健喜遊歲入足以自給有子能讀書庶幾五福備者

謝泮瑞壽文

雍正己酉四月尚平謝少安丈寓書於余欲乞言爲其從祖泮翁介壽壽八十有一降以五月九日且述翁之生平復盛推其行誼以告余余從而序之曰翁吾宗之自出也少聰頴失怙家甚貧因棄舉子業學治生其道以勤儉爲本不欲速不求備不行險不苟取非義財日以饒壯遊吳楚閒遍覽名勝中年以後有契于淡泊寧靜之旨搆一室顏曰霞谿草堂嘯傲其中每春秋佳日輒携孫曾登山臨水徜徉忘歸或時竹杖芒鞋悠然獨往足跡不履城市者三十餘年性孝友而

行淳備與人恭而有禮族黨無閒言子四人長鄉學次國學餘亦能文章皆教以義方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前邑令王公表其閭曰醇德可嘉翁亦無甚愧焉今行年八十一矣耳目血氣不異少時加以伉儷相莊皤然偕老孫曾繞膝蘭茁其芽殆庶幾五福備者此豈得天獨厚歟抑行善好義如古所云惠迪吉者歟是皆不可知獨念翁少而蒙晚而逸毀譽榮辱無所入於其心而又不以憂衣食亂卽此以論亦足以全其天和其神而馴致于期頤之域矣又況乎行合神明而天錫純嘏哉少安丈端人也而稱翁當必有說矣余敢或靳焉

楓樹坪簡某翁序文

楓樹坪簡氏與吾族居同邑隔三十里而遙世爲婚婣齊問其族有某翁者隱君子也歲在某某爲翁六十初度諸姻戚共乞余言書之錦幛以爲翁壽余固知翁名而未悉也余之中表某某蕭君能悉之其言曰翁少而聰敏讀父書輒通大義兄弟相爲師友其伯兄永侯補弟子員翁獨棄去不事勤於治家量入爲出寸絲一粒無不愛惜曰吾不敢暴天物也及覩人窮困者周之無所吝有求假者無不得所欲以去翁先世素饒於財然至翁而益裕者亦其德有以致之也性孝

友事親盡禮期功之親無閒言常以此教其家人故孫曾輩莫不循循然有規矩閨門之內肅而且和余慕其家法乃擇翁女孫爲吾兒婦也家有塾禮延師傅授舉子業翁朝夕覩之稽其勤惰考其工拙應試者必厚爲資給子孫咸自勵能文章今其次君已入國學其長君雅有能名人勸以出身他途夷然不屑也翁自中年以後足不履城市日對山林窮泉石悠然自樂是非榮辱無所入於其心鄉之人莫不加愛敬今行年六十矣體加健貌加腴吾不知其壽之所至也將古所稱備五福者其在斯人歟余曰如子之言信不異乎吾所

聞矣是誠可以備五福者也昔馬少游嘗曰人生乘下澤車駕欵段馬作鄉里稱善人足矣其弟援願心非之及南征交趾仰視飛鳶而後知其言之不謬也朝市多危山林多安崇爲禍階卑爲福藪從古及今未之有易若如翁者足不踰戶庭聲不出里巷以讀書爲善教子孫以泉石農圃娛心志天定而神全氣和而形順以視世之寵榮酖毒戕賊本根者其相去遠矣然則好德福壽相因而至也誰曰不宜哉既獲聞於蕭君遂言之以爲序

謝以成壽文 代作

昔箕子陳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由此觀之是福以壽爲先而壽又以德而錫也龍巖謝氏世居尚平之鄉族姓萬餘人文物甲一縣有以成君者娶吾宗人女聞其幼而穎異善爲文詞年二十四補郡弟子員遂志於學不以家計爲事應科舉屢抑於有司而志不少挫日與諸弟姪子孫輩講藝論文探微索隱樂而忘倦性剛直見義必爲然溫恭自下不以己陵物爲鄉里解紛息爭每以片言折之人無不心服者孝友根於天性事父母能以色養父母顧而樂之家世饒於財非義不苟取視兄弟之子與己子無異一門之內訢訢如也噫此非所謂攸好德者歟惜乎不得獻其猷爲以佐天子徒龐眉皓首長爲山中之人也昔藴長公稱方山子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自謂一世豪士而卒不得遇獨徜徉窮山中爲之三歎息焉今余之於君毋乃類是邪雖然洪範五福不及於貴好德錫福不專於祿向使君得志於有司而攝尺寸之柄則利欲薰其心賢勞

疲其力壽且有不可知者又孰若優游卒歲保性全眞之為愈哉抑明道先生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君之德已及於一鄉矣則又非獨善其身自夷於木石鹿豕之倫者所可同日而道也

今上御極之某年七月廿四日為君六十初度諸族屬徵余言以壽君余因為之序如此

吳某翁壽文

歲庚戌余客授於郡張氏之西園吳君熾生來乞余言為其伯兄某翁七十壽余雖與熾生善然未嘗識翁也問之曰君兄何如得毋與君類耶熾生曰否否吾則安能及兄哉吾與兄蒙先人故業居鄉里為諸生後又咸貢入成均有子數人于今皆抱孫焉然吾自少年為豪舉喜結納名流酒食徵逐用財如糞土而吾兄泊然無所嗜寡交遊獨能脩業而息之吾性介而褊涇渭過明秉正嫉衺擯斥惡人不遺餘力常得罪于宗族鄉黨吾兄不吳不敖與物無競雖有不善能容而納之若無所可否者然是用希吾又好遊嘗踰嶺嶠放浪吳越浮江淮歷齊魯陳衛宋鄭之郊冒風露觸霜雨悲喜汩心使性飛揚吾兄則名不出里巷足不履城市嘯歌自適形不勞而精不搖夫守不如廓飛不如伏文不如樸皎皎磽磽不如鹿鹿觀此數者吾又安能及吾兄哉余聞而慨然曰善哉俗之漸民久矣鄉曲無行宗黨比周侵陵孤弱恣欲自快身安逸樂而心矜勢能之榮雖戶說以淑論終不可返安得盡如翁者使俗還醇樸耶老子有云至治之世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不相往來翁其得于是歟率茲義

以往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此道德之符而自然之驗也又何假于余言乎熾生日是固足以爲吾兄壽矣遂書之

曾翁壽序 代作

今上御極元年七月七日爲吾曾氏姊舅弟特翁七十一初度翁族子又老先生洎尚之兄鳩宗戚製錦爲壽屬余序之余方奉

恩命入都不得與躋堂言又烏可已耶翁世爲平和望族姻祖四子翁其季也余少時嘗從先君子教授翁家見翁孝友恭儉敬先睦族好行其德不矜其能有質行之儒所不能及者雍正乙巳平和大饑翁罄所藏粟賑餓者不足則投牒縣侯沙公借帑金二百餘兩以繼之全活數百人時余罷官歸

田里聞翁此舉益歎爲今世所希也書稱作善降之百祥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方余從館皇田時獨與令嗣倪長兄同筆研今則子若孫如景淵對章並皆篤行能文蔚然時表隸郡國學彬彬焉雖曰淵源所漸非積善能致此耶昔姻祖以鴻儒碩德作賓於鄉眉壽九十有四今翁行年七十一矣精悍之色見於眉間依稀二十年前氣象孔子所云仁者壽殆翁父子之謂乎余之行急不及道其詳異時而耄而期諸君子偕來奉觴上壽余雖不文尚能爲翁頌之

壽謝母林孺人文

余從姑適龍巖謝氏少安丈丈之叔母林氏孺人於四月某日爲設帨之辰子姓姻黨咸奉觴爲孺人壽欲以余言爲徵余不能辭也孺人派出九牧自爲女子時已以賢德聞及歸謝公以成事尊章克盡婦道勿逆勿怠得其歡心公性豪邁讀書不問生計孺人爲之經度事事皆有條理公友于兄弟每推所有以與之孺人曾無難色公又好客客至不醉無歸孺人備酒漿具殽蔌未嘗不辦每至夜深婢僕皆倦欲睡孺人亦無惰容人咸稱公之賢而不知孺人有相之道也孺人

性嚴而有法舉丈夫子六人教以義方遇諸孫一無所姑息以故諸子皆有成立而孫曹十餘輩有能爲文章者嘗與少安丈同作雖丈亦以後生爲可畏也今孺人年七十矣思齊思媚之歌令妻壽母之頌秉彝所好有同心焉孺人之德如此則孺人之壽又當何如耶古之孝者父母有善則必求當世能文之賢人君子敘而傳之以冀不朽今余既不敢當賢人君子之稱且言之不文行之又將不遠也然余從姑歸寧時嘗爲言孺人之德以勗諸婦余聞之甚詳則能文之士又未有若余之知孺人者夫擬人必于其倫譽人者必從其質

余亦從其質而已矣

旌表節孝詹門湯孺人七十壽序

湯氏孺人者吾從姑夫偕安謝丈之姻之棏詹君之母
今皇帝旌表節孝者也雍正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孺人七十
初度諸戚屬將燕躋堂之祝乞言于余余從偕安丈知孺人
久矣孺人爲龍巖諸生湯友淑公長女年十七歸詹公鵬飛
亦諸生也好學而善病孺人調護唯謹七年公没孺人幾不
欲生顧自念出腹子方三歲又不忍與堂上姑永訣乃不死
性至孝事姑于形聲之外周旋娣姒間式好無猶御臧獲嚴
而有恩里中貧乏無告者有求假周之無所吝蓋鄉人莫不

加敬愛焉孺人既痛夫力學早夭賫恨於九原期子成先人
志雖甚愛必教以義方七年遣就外傳夜歸躬自課督稍長
則營別業延鴻儒鉅公厚爲之禮俾朝夕與居雖詹君克自
振拔不負所期亦孺人教之有道也傳稱明德之後必有達
人是以古賢人君子出節婦家甚衆蘉屈戥蟄理所固然無
足異者孺人集荼茹蓼苦節可貞垂五十年德之休明天鑒
之矣其所以昌孺人後者當不知何如乃儕俗卑論徒見孺
人以皓髮貞嬬身膺
褒寵門閭之外坊表巋然而詹君又以膠庠異等當茲設帨
之辰率孫曾十餘輩衣綵衣以次奉觴上壽咸歎息豔羨以
此爲極人生樂事遂誇孺人之榮不亦末乎余素不能文而
樂道人之善每聞人忠孝節烈事輒神往不能自禁或從而
筆諸書況孺人者固所親見耶故不辭而爲之序因以爲祝
焉

湯孺人壽序代嵩明府作

龍巖於漳爲古縣山水靈秀人物蔚起忠孝節義之士代不絕書下至婦人女子操貞履節所在多有然力不能自表見而沈淪湮滅與草木同腐者乃不可勝數

今天子嗣位詔下各直省凡有忠孝節義之人從前無力上達者令所在察舉以聞官給旌表仍建祠祟祀於是窮鄉下邑苦節幽貞無不畢顯余時承乏茲土實首舉湯氏孺人以應

明詔孺人儒家女年十七歸邑諸生詹君鵬飛宜其家人必

敬必戒七年而詹君没孺人始欲以身殉旣復自念遺孤甫三歲不敢輕易棄去以重姑戚遂爲守死計徹簪珥却脂粉枯槁自安門以內肅如也竭力操作以奉姑得其歡姑没喪祭盡婦禮宗族稱孝撫孤子雖甚愛必教以禮法七年遣就外傅少長聘名士爲指授儀及于物於是孤子果成立能文章補弟子員食餼二十人中今邑中士人所稱爲詹君之楫者是也方孺人矢志靡他時特行其心之所安原非好名希榮勉而爲此乃幸逢

天子聖明褒旌下逮不好名而名歸不希榮而榮至白髮皤然率子若孫象服拜

命邑中老少男女相與聚觀而贊歎之以覘俗流婦女其賢不肖何如也雍正七年孺人年七十於十一月廿一日爲孺人設帨之辰諸族戚皆奉觴上壽丐余言書之畫屏以爲祝夫奉行

明詔宣德化崇節孝勵風俗固余官斯土者之責也乃揚孺人之徽而序之以爲邑人勸

李母楊孺人壽文 代作

今聖天子嗣位崇節義厲風教命宣省采節孝貞烈者以聞
特加
旌表吾邑有司以孀伯母楊氏孺人應
明詔
僉允袁行于是孺人年六十矣諸姻戚子姓相率稱觴樂余一言爲孺人壽余惟孺人之節之孝達于朝著載在秩宗勒諸貞珉則孺人之壽已無疆矣尚何言哉雖然亦有說焉昔長孫夫人乳其姑崔氏以興魏國夫人鞠其兒歐陽氏以大

令德之嗣莫不熾昌蓋天之報施善人靡不爽也孺人苦節之貞其甘如薺撫諸藐孤底於成立彼習見孺人之徽管珥却鉛華四十年不見齒也必念毋之劬勞孺人之問欲敬進柔色以温古鋼爲饎享祀必誠也將孝思之爲則又况孺人義方之教言提其耳者匪朝伊夕哉然則孺人之嗣其自行束修立身行道能揚名以顯父母無疑也魯頌閟宮之詩曰令妻壽母說者謂其德可刑於寡妻以順於父母故父母顧而樂之眉壽無有害余今歌此詩以壽孺人庶有合乎不然孺人之令問徽音亘千萬年而不敝老氏云壽之指茂以

永矣又何區區之足云

陳母林孺人壽文

岱洲陳氏五世同居其家皆力學質行余故樂從之遊始識亦濤公于井圍繼交其猶子少樞比歲在鰲峰又得少樞弟漢章咸相善也

今上龍飛四月既望爲亦濤公淑配林孺人七十一初度覲戚交遊製錦屏圖畫人物以祝吾友李君羽叔屬予序之余謂自古稱同居若壽張張氏浦江鄭氏江洲陳氏皆丈夫主家政其時內德之佐未或有聞何也陰柔之性夫夫子子各懷其私較短絜長更相娼嫉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男子稍不

自持未有不爲所變者況能相助爲理耶孺人嬪于陳爲介婦宮事無違孝敬有加及以次持門內事夙興夜寐相夫俾無忝今已老矣諸子少樞輩猶奉命惟謹簾閣之下肅若朝廷雖諸子之率謹亦孺人之教先之也昔博陵崔孝芬孝暐兄弟事叔母李氏若事所生事無大小悉以咨決一錢尺帛皆入李之庫傳者以爲盛節今孺人之奉承于少樞諸人以方崔之于李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夫陰陽之義不能相無亢則害而承乃制陽不得陰無以成歲夫不得婦無以成家所慮者陰疑于陽婦疑于夫雞既司晨龍將戰野誠使陰統于陽婦統于夫有美含之弗敢成也則婦順章明代夫有終而一家成教矣豈前云云者所可同日而道哉孺人設帨時維孟夏在十二辟卦承乾爲坤孺人之德蓋全乎坤矣坤之辭曰元亨利牝馬之貞翼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然則孺人之順而健者其壽之无疆足以應地可知也余嘗爲少樞作家傳言雖不文而詞無溢美今復摭其實揚其徽以壽孺人是不亦可乎若夫後家世烜榮寵夸其子孫以爲諛則余無取焉

壽宜門節孝瓜爾嘉淑人五十序

米山瓜爾嘉先生爲余吏部曹先輩共事久交益親嘗爲道家世甚悉先生伯姊嬪于宜爲節孝婦以子貴

封淑人

今上御極之四年年五十循例請

封于朝九月某日設帨之辰先生將率諸昆爲淑人壽又念淑人守志全貞非世俗婦可比尋常儀物不足以稱將爲文張之然不丐公卿大人獨以屬余余何足重者固辭不獲命乃爲之序曰大易文言稱臣道妻道皆以无成代有終爲義

而世多震殉君之臣殉夫之婦爲不可及不知此奇節耳非庸行也忠臣節婦能代厥終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代終之事將誰任之且奇者決于一時庸者持以畢世孰易孰難故庸者貴焉淑人年十五適贈君廷綱二十六而寡贈君才高氣揚需次縣令未仕而歿淑人于時幾不欲生顧念堂上親及出腹子誰爲代終厥事者因誓死不奪茹荼集蓼歷二十有四年孝事尊章始終如一教三子以義方皆有成立長君兆熊御史風節矯然次君兆恭利津縣丞政有善聲三君兆熬亦隨旗宜力嶄然見頭角女子七人已嫁孫男三女四皆可含飴弄向使淑人奮不顧身舍生以殉烈行芳名非不足以驚駭一世然揆之无成代終之義則未有合焉孰若棄彼取此如今日克全妻道之爲貴乎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淑人其得坤之貞矣傳又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淑人之代夫有終是載物之德也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淑人之光大厥家是咸亨之象也德滋而後有象象滋而後有數然則淑人以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將始爲令妻繼爲壽母耋耄期頤壽過其歷固所操券而必得者況又精神名譽垂千古以長流哉先生以吾言爲足張淑人否耶

南平余師母韓太夫人壽文 代汪應銓作

銓戊戌試禮闈及第幸出南平余老夫子之門夫子視銓猶子銓視夫子猶父也禮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夫屬乎子道妻皆婦道然則銓師夫子師之配蓋有母之尊焉師母姓韓氏有賢德父母最鍾愛爲相攸莫如師者遂歸焉師卓犖異常好讀書不問產業師母主家政綜畫有方膂耳之餘以佐膏火師所以得用心于古人而力追之與相先後者由是故也師自成進士後令江津掌銓曹觀察濟寧師母皆未暇從及徙德州始往焉至未幾而師被劾勘問師母方藉

百姓所投錢攜幼男及女僦屋以居詩所謂及爾顛覆者幸天子聖明事得白擢山東按察使司復之官署不數月又被劾師母遂歸閩中巡常熟居停銓家四月有餘銓室人執婦禮朝夕省侍銓亦以時問安見其爲人肅然敬雖然和不以得失順逆生喜慍大有類于吾師者是豈師之德刑于寡妻歟抑天生大賢必先立厥配有莫之爲而爲者歟是未可知也師再被劾

上復內召爲順天府丞旋又以誣獲罪罷而歸杜門不出及乎局外變生有欲餔糜共慰白首相莊而不可得者壬癸甲乙之間疾疢甚矣

今上龍飛治崇寬大滌垢衰幽不一而足人無不恨師之不相及而卜師母之將有榮也于是諏于明年正月十日設帨之辰爲師母壽屬銓爲文以侑觴夫婦人之道從夫者也師有千古之壽則師母必偕焉況師之手澤俱存師母有子而教之以繼師之業其爲壽又豈有量哉吳會至閩幾二千里稱觴未能姑援筆序之南望三山願言無既

黃姻祖母吳孺人九十四壽序

余以
今上御極初元被
命爲國子助教挈長子修偕來入太學居二年而黃君澤夫始至于素聞澤夫有高才能文章意或華而未實及見則醇厚謹飭若質行儒者甚喜之于是同舍而居朝虀暮鹽引以共嘗考德問業外相對言家事無隱情澤夫慊慊甚因爲其子求長子修之女爲婚盟甫結而澤夫遂膺鄉薦矣今春澤夫謂予曰吾祖母吳氏同安望族女也端淑愷惠年十九歸

先祖事尊章能以孝養偕老垂六十年和而加敬有子四人孫十二人曾孫八人莫不循循規矩婦姑娣姒無一反唇相稽者皆祖母教也然生平未嘗疾言遽色雖下至臧獲詈聲不出諸其口性儉約不妄費一錢而里閈急難求無不應操作甚勤即耄期自曙達昏不少暇逸今行年九十有四矣十月某日爲設帨之辰倘吾得幸成進士欲乞仁人一言歸爲祖母壽當以屬先生願先生勿辭也予應之曰子言善哉洪範五福壽爲先然所得自致者攸好德而已以太姻祖母之德如此是壽之基也其壽又如此是德之與也旣醉之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類者善德也壼者家室至深之處也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萬年者壽也祚允者景命被祿從以孫子也言內德克茂神庥所凝將子孫多祚景命無疆又不惟其壽而已今太孺人子若孫皆敦本業尚實行有文學不亞澤夫者若而人異時一門俊乂揚于
帝廷而太孺人享期頤之壽翟茀魚軒如天之福未知其所届也予素不以善自誣者言爲可信今又吾婚姻也雖辭將不獲俟子得意歸當爲子張之耳仁人之言予又何敢焉已而澤夫果捷南宮將衣錦而歸徵前言遂援筆書以爲序

陳門吳孺人七十一壽序

余壯歲宦遊時即聞吾漳有介眉陳君者爲人磊落豪舉喜結納名流居漢口凡閩之仕宦商旅遊于楚者莫不托焉及予去歲奉

命來楚中適權漢陽丞分駐漢口詢介眉已物故見其子季襄恂恂然能世其業心竊嘉之及余將赴德安季襄送予舟中跽而請曰先生素心許吾父願父所以能若者吾母爲之也吾祖自漳遷于贛瑞金之浮波渡母吳氏龍溪磁窑人年十八歸吾父事吾祖父母以孝待吾諸父母以和教育吾諸

兄弟以慈以義父客遊母主家政人咸謂勝一男子父以無內顧憂吾上二兄下一弟皆母出獨吾出于側室生母熊氏彌月見背吾母親乳哺以長時常撫吾而泣視諸兄弟愛有加焉蓋非母所出而不啻母所出也今母年七十矣明年十一月某日初度欲乞先生一言爲母壽可乎予聞之喟然而歎曰異哉鳴鳩分哺七子能均以平詩人咏之亦一毋故耳不然啄且攫之矣是婦人之性各私所生嫡媵猜嫌有若仇敵比而同之百不獲一况覦所生而尤勝乎孺人可謂加于人一等矣予素心許介眉今得見其子又因以知孺人之德可不褎而大之乎語云德爲福輿仁爲壽基介壽之期余當有述焉以爲世之爲母者勸也歲二月予復奉

恩命守徐州將行因書之以貽季襄俾爲孺人壽

李觀察壽文

㚖省設官上督撫次監司次守令督撫於守令勢懸絶也故耳目惟監司是寄而守令之所則做亦惟監司最先稱此盖難也觀察李公爲少司寇莆陽公令子特膺簡命分廵閩海駐節於漳閱今九年矣中間璥而歸歸而復起汀漳百姓聞公之將再至也喜不自勝如旱得雨盖公初來時漳民困於强暴官吏多從風而靡公獨毅然不撓諸守令亦遂倚公爲重於此見公之賢無忝厥職而民之愛戴有由然也夫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古人有慨之者公之歸也兩袖飄然與古之沈研避錢者何異而又竭力奉公家無餘儲乃再任以來飲氷茹蘗清操不渝正巳率人丰裁愈峻百折不回之守皆人情所不可及非大賢而能之乎亨陽以諸生受知於公去歲濫叨館職久暌教命比得漳紳士書稱六月廿五日爲公誕辰將以是日躋堂致祝且云公今兼攝府篆惠露仁風有廉范孟嘗之概屬亨陽一言以侑觴亨陽嘗竊喜出大賢之門下公之行誼又所稔知者既不與稱觥敢以譾陋辭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民以正人在位邦家胥慶宜享無疆之壽也今普澤敷兩郡矣他日外而督撫内而卿輔立德立功垂壽世之業以光大先緒是亨陽所爲公祝者亦漳民圖報之願也夫

劉道尊壽文

雍正六年冬漳上諸生持松石圖併係詩爲一幀徵余言以爲觀察劉公壽於是公之去位久矣余習見官斯土者肘有印腰有綬則陽鱎䲢逕奔走趨附初度之日奉觴上壽摯鮮魚羔畵屏錦障炫煌於道去位則已焉今公以誠心直道不容於時既奪其位而復遺之艱幾不能自謀其朝夕而諸生又奚以此爲於此嘆公之明德遠也公去年春下車未一月以事赴省旋被劾賴

聖天子保全之歲暮乃歸例不視事視事月餘又被劾計公敷政之期不滿三月而善者利惡者懼憂者喜病者愈噫德之流行何其速也公再被劾有

旨召公去之日焚香夾道送者數十萬人酌酒獻公皆涕泣不能仰視謂公歸不復也而大吏復持公短長不令公得見

天子奏留公漳州督修海上戰船事竣乃得歸公復還居碯河船廠襆坐傭匠閒士民聞之日爭致柴米商致材冶致鐵油麻箬葉不呼而集攻木攻金設色之工皆辨色而作見星而歸庀器至夜分乃罷日促成之無爲久溷苦我公也此非所謂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者與余觀諸生皆非身被公之澤者特以直道在人忠愛之情不能自已遂至形諸楮墨發爲謳吟永念仁人使君壽考攬斯圖也可以見公德之深可以徵漳俗之厚可以驗人心之同可以知王道之易余蓋流連不能置云

秋水堂遺集 卷五 三三

江梅溪明府壽序

梅溪江公以州伯之秩爲龍溪明宰溪故劇邑也瀕海多盜訟獄最繁頗稱難治公至不數年政通人和奸宄戢志訟獄衰息民用以寧列憲嘉公之績令公攝篆武安武安之民亦歌孔邇焉蓋公之爲政寬平簡易不察察以爲明務與民休息雖古所稱仙吏無以加也歲八月三日爲公誕辰紳士里民共爲百仙圖以獻一以見公清淨無爲通太上之理一以祝公遐福萬年享喬松之壽也豈但試雙鳬於葉縣求勾漏之丹砂也哉

鄭姻祖母戴太宜人八十一榮壽小引

鄭公鄉表戴毋儀傳佐夫流兩國之徽教子成二方之彥毋慈兒孝鶴鳴而和在陰兄友弟恭鐘鼓而聞于外有司采風問俗常式君子之間使者論秀書升用勸賢人之篤觀光上國人擬徵君習樂虞庠師誇造士於時歲在已未序應小陽月以三五而盈齡稱八一之慶白雲遙望紫氣初升壁水池邊季子思歸而將毋黃金臺畔同人寄頌以稱觴妝却六館奇英篇篇似錦携得三洲景物歲歲皆春襲以芳緘歸而獻壽最喜西雝之振鷺自南國以飛來更欣北海之蟠桃遇東方而偸去恭疏短引用祝長年

祭鄭門節婦黃孺人文 代作

嗚呼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唯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是故其生也不愧其死也不朽士誠有之女亦宜然孺人出自名門歸于右族孝尊章相夫子睦娣姒宜家人族黨稱婦順焉而中道乖迕忽喪所天孺人義不欲生顧已有遺腹因念古人死易立孤難之義謂當爲其難者冀子抱孫竟成厥志嗚呼古今來忠臣烈婦慷慨捐生者死則已耳至于亡命孤臣孀居少婦亡者日以遠存者日以長桃菀柳枯時怵于目夏日冬夜時感于心乃猶結情皦日冊

赤耿然時物變矣而志操情思曾不少改此其所以難也孺人二十而嫁三十而發形隻影單稱未亡人者三十五載金石做其幽貞風雨傷其顛頓完節以歿可不謂難歟子張有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孺人今日其殆庶幾乎抑觀孫曾輩皆克自振扳立身揚名光將遠而有耀異日
褒榮下賁慰此苦節者又當何如也某等居同邑里屬託葭莩慕松竹之孤標痛鸞皇之長逝含毫作誄述太古之高風酌酒陳芻盡周親之一哭靈其如在尚或鑒之

祭林舉方文

嗚呼公之名滿閩中閩中士大夫莫不樂與公交余雖居深山自少已聞公名及長爲諸生往來郡城中聞公名益甚然而貴賤殊勢貧富異情固邈乎不相及也歲戊子得交公七舅爾潛君爲余道公善事甚悉時公已官於朝爲刑部員外郎自是而督寶泉局又陞戶部尚書郎中能杜請謁絶苞苴曉山田公濤江施公稱公爲冀卓一流人物余雅慕之惜乎未得一見也辛卯余幸舉於鄉計偕北上而公適假歸始一晤公於楊州客邸掀髯談笑氣象軒舉殊愜所聞後公嘗以

事至三山余亦便道至止與公談竟日吐肝膈相示益嘆公胸中涇渭分明而強忍毅力有非人所及也公事親孝生事葬祭皆以禮性甚肅處必莊居必潔治家以嚴樂善好施與公交者求無不應不以破産故少嘗誦疏傳之言以自儆殆所謂積而能散者歟奈何天不憖遺遽奪之速耶公有知人之鑒凡締姻好者多成進士又多聘名儒教子孫嘗從同年江村先生處見公令孫所作扇頭楷法遒勁若顏柳咄咄逼人公可謂有後矣其能繼公之志述公之事無疑也記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余於公能無一哭哉

代李思亭祭林肇方文

嗚呼若公者漳之望也公存漳人有幸公沒而漳人減色矣公居內林九龍江之水入焉南流至湘橋與西溪合商玉黃公居之二公皆無晏子之位而有晏子之能漳人待而舉火者且數百家民咸德焉公少喜讀書不治章句樂觀古人成敗運籌決策刑名錢穀之務靖海侯施公嘗命公同楊萬雄招撫僞禮武鎮又挾以如京師知公才也公歷官刑戶二曹慎平反謹會計獄無冤民庫有餘積督寶泉局剔釐奸弊天子大臣皆知公能而公遽以疾假歸惜乎未竟其用也公

葬太恭人時來會者數千人費鉅萬人或以爲言公愀然答曰記有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爲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爲今幸三者備矣奈何以孫子故而儉吾親乎嗚呼可謂孝而達於禮矣公素豐於財性好施與雖罹於家門之禍誣於非干之案沉於奸猾之吞狃於賠償之役而叢林寺觀津橋道路掩骼埋胔之施朋友親戚往來仕宦扉屨資糧之給周窮乏撫孤寡歲有常數曾無所吝惜公亦賢矣哉使漳之搢紳皆如公漳其有瘳矣奈何人不能如公而天又奪公之速不使漳人得所依毗耶公將沒時顧謂孫子以財有餘爲累又謂生平有最負疚之處悼悔無及願後嗣惟和惟順勿効薄德嗚呼古所稱滿而不溢過而能悔者其謂是乎四月余哭商玉而慟今茲又哭公而慟豈惟親暱之爲亦爲漳民痛也雖然公既能散財不以爲子孫累則子孫賢而多智多智且賢則天之所以償公者爲不薄矣而又何以哭爲

祭康復齋先生文

嗚呼用舍無常死生亦大輕塵弱草今古同悲亨陽今日者且欲起先生於九原而慟哭之矣先生貴介公子也精明簡鈌有幹濟才始司鐸連江繼調臺灣又陞京衛武學教授筮仕二十年上官無不知而愛之者然數頗奇每欲薦輒齟齬不遂蓋終先生之身不脫寒氊一席爲可怪也方先生調臺灣時連江士子暨弁兵父老相率籲撫軍乞留任不允及其行也鼓樂喧天香煙夾路人奉卮酒爲別擁馬首不得行先生泣而慰之先生泣父老亦泣弁兵皆大泣縣令金君以姦

頑謂先生曰以君得民如此他日吾去時不知作何景象也因自傷泣下沾襟不能止嗟夫廣文散職耳化民非其責澤民無其權不過據皐比談經論文令諸生稱博雅足矣乃先生獨能使軍民愛戴咸歔欷誠迥出尋常之外假使先生綰銅章分絡節得竟其經濟謀畧則尸祝又當何如哉惜乎一調再遷竟以苜蓿老也亨陽與先生令子交最深父事先生先生愛亨陽特甚歲癸巳先生丙調亨陽隨以計偕抵都門遂留署中飲食教誨之恩有加無已焉先生自通籍以來常以親柩未葬爲憂居京師歲鬱鬱不得志遂乞假而歸亨陽作詩送之有曰祟報罔極恩仁孝行在茲又曰況乃林下風其樂殊匪夷蓋期先生襄事後長亨山林之樂也孰知葬甫畢而先生已遽然長逝不可久留耶先生少時豪宕自喜筮仕之後小心謹慎人以爲難然愛惜分陰曾無少暇過用精神已傷枯落矣嗚呼痛哉昔左氏有言曰死而不朽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先生之才雖不竟其用然以一師儒而大有造於百姓功亦偉矣連江臺灣二邑之民將社而稷焉又況繼世象賢芝蘭未艾死而不朽先生亦可以無憾而亨陽獨爲悽愴而揮涕者傷行樂之未幾感投分之

深情俯仰興悲不能自禁焉耳敬束生芻淒然哭奠陟降如在庶或下來

祭康復齋文 代作

嗚呼大塊無情人生易老質非金石莫能長保蟪蛄悲鳴傷心宿草言念先生愁焉如擣憶昔講業聞溪之濆余時弱冠爰登君門余於先生誼猶弟昆雞鳴風雨蘭茝同芬歲在庚午先生下榻館我西軒坐我東閣令子師余相從四臘意氣綢繆觀言款洽嗣是以降出處睽違菰蘆下走鴻鵠高飛司鐸廿年三遷絳帷別離既遠相見益稀苜蓿寒氈人冷不支先生當此吐氣揚眉睠懷雙槻翩然告歸崇報罔極仁孝在茲窀穸既襄孝思不忘宜享壽考福祿悠長胡天不弔飛鵬

來翔魂兮何往寥廓之鄉人亦有言身世浮萍百憂交集砭骨搔精果然枯落反眞潛形死而有知悲當塡膺嗟哉先生於斯焉已何以相慰令名可喜況有象賢英英繼起含笑九原孰加於此共憶故交心摧不止斗酒隻雞匪云甘旨哭奠筵前揮涕如雨爰抒蕪詞聊以當誄

祭張鈍峯文

嗚呼子期云亡高山絕響刈茝焚椒衆芳安仰緊惟先生神寒骨爽秋水迢迢玉山朗朗孝弟性成聞於族黨六籍羅胸抉靈濬想發爲文章高深以廣氣薄風雷思窮泱漭同學少年莫能相髣其也何知過蒙譽獎相與定交邈焉無兩共處一庠人稱倜儻君爲瑤琨余亦篠簜歲在辛夘同登鄉榜奧味滋親前綏屢枉疑與共析奇則共賞擊節浩歌慨當以慷公車北首翩爾同征仙霞竹影黯澹灘聲長江浩淼泰岱峥嶸騁懷遊目爰寄騷情歌成金石理極杳冥詞源萬斛儕輩

皆驚會闈下第咸愧劉生歸來漳上研鑽彌精焚膏繼晷墳典縱橫時時過從頻咀餘英應求既切姻婭用成吾女阿廉君兒我甥居然一家豈曰友朋戊戌之歲我倖得名君復不利策馬南行越至辛丑君來於京論文丙夜耿耿寒燈倦而就枕東方既明是年復挫孤憤難平南轅重駕握別涕零雍正之元余出都城採刀甫割內憂遽丁君北我南會面不能庚寅四月袒跣登程鄭李二君逢我濟寧我詢君況云爲病縈藥物失宜榮衛乃爭我聞斯語心如懸旌還入家門五內崩摧兒女牽衣阿廉不見方知已殤淚下如霰萱萎蘭枯心

悲囟顫自悼寒微敢邀親弗從玆讀禮屏跡空山君有書來告予已還趨庭有日夙疾粗安余答君書心羨且難天倫樂事不假神仙比余服闋始出里門久懷叔度步入西園我已登堂君不出閤寒帷一見非復舊顏君持我袂淚落闌干云恐長別我不謂然人孰無病華𥥠可瘥謹乃服餌順以自寬前程萬里莫自憂煎君呼愛子出拜丈人氍毹欲没盆用傷神數日以後覛脈稍勻謂將復愈殊有餘懽誰知大命竟委黃泉北堂垂白抱恨綿綿諸孤在疚摧毀腸肝我來憑尸涕泗潸潸𧔥古逆凶從古所傳我欲搔首問彼蒼天四十服官

強仕之年先生抱器未或一宣奪我善人抑又何言巫咸不下何處招魂音容既渺徒溯遺文幸多令子載育乃孫頭角嶄然可以紹聞

紫誥貤封庶慰九原傾觴哭奠靈兮如雲搦管陳詞悲不可論尚饗

祭余太老師文 代謝老師作

嗚呼高樹欲靜涼風颼颼孝子欲養親不可留辭榮解組抑又何求言念耆德黯兮生愁緊惟先生通經學古爲文之彥諸生翹楚懿行嘉言鮮不爲則執古之道行不遺力年登耄耋屏跡邱園煙林月榭嘯傲盤桓嗟哉先生弗賓於王工文不遇亦士之常所積者厚其流則光佑啓厥後善人餘慶先生有子義方所貽絓曹之望王國之儀不吐不茹羔裘素絲古人作誦乃今見之歲在戊戌恭奉

皇綸繙經校藝禮闈同分斷金得朋晨夕討論秉心淵塞別

擇蕕薰人亦有言桃李在門嗟哉先生壯志猶昨頻以書來自云矍鑠令子有懷不縻好爵每欲抽簪追隨巖谷巳亥之秋陳情

天扉洛河奔梳翩然南歸所願承歡戲舞萊衣訃音中道事與心違白華徒乞血淚長揮嗚呼先生壽雖既延孝子之心豈不窮馬入門不見几杖空懸致令遊子抱恨終天何以相慰令聞不巳教成於家爲國之紀嗣是以還繩繩繼起泉壤貤封光揚德蔭其等誼屬同蘭玆之永嘆爰率及門臨風遥奠有酒如泉有淚如霰萬里陳詞以誄以唁尚饗

祭李文貞公文代作

天啓昌期我
皇御宇王聖臣賢雲龍風虎嗣歷伊始如日之升維公應運
海嶠崛興入踐淸華翺翔禁苑梧鳳喈喈磐鴻衎衎游心太
古遜志斯文約身操行卓爾不羣色養告歸閩氛沸起欵欵
孤忠中流一砥蠟丸陳奏萬里輸誠
天兵南下醜逆底平歲在戊午島冦復横圍城望救代馬無
聲公俾親屬間道疾走潛導兩軍犄前角後小醜旣遁公歸
於朝階陛綸扉
恩踰百僚
帝謂在廷鯨波未息宜殄滅此以靖南國公贊大計爰舉元
戎赫赫南征蠢冦力窮四海永淸
九重彌眷遂長鑾坡九法繼建察賑視河督學畿郡修明經
術以與英俊校試未畢遂留撫軍邦圻千里奮武揆文經界
以正河道以循七年之內甸服生春簡在
帝心入參機務乾乾者心休休者度謨明弼諧風高夾輔儷
范驅韓凌房軼杜恭惟
聖學統貫天人右文稽古知化窮神旁及歷律洞徹涯津惟

公得聞見知之臣周易性理指授以明諸經剳記業次將成
迺故知新落實取精微言大義炳如日星政府十年頻乞懸
車暫憩湖山復奉簡書
恩遇益殊倚毗方篤胡天不遺褱我梁木人亦有言不朽者
三德言旣備功亦無慚儒者之學體用一原以道爲治惟公
克然謹愼淸勤純德無缺
聖主知公終始一節某等末僚傾心未已泰山其頹誰爲仰
止登堂慟哭孰云其私束芻絮酒尚或鑒之

祭江陰楊文定公文

嗚呼泰運方開老成遽萎虎逝龍亡悲寧小子師學安溪卓爾有見敬義明誠遇物兩片篤信力行絕塵斯邁在孔爲顏於朱越蔡始以詞臣視學畿甸前李後楊青霜紫電繼命分巡民自不冤滇南秉鉞滋益有虔流沫漂山難撓鯁骨忠信委懷波濤不沒我
皇出震惟聖知賢今朝
御極明日
賜環
命作秩宗典朕三禮司成典樂致胄伊始上有堯舜下有皐夔中天盛治計日可期如何不淑棄世如遺搔首問天杳不可知
帝嘗謂師俗趨功利何以返之使歸道誼師拜稽首對揚休命敬先辟雍表端影正愼飭厥僚宜徵學行小子何脩廼達
宸聽用閒聞
命過情足恥辱知大賢轉私獨喜師爲鶴鳴陽等子和當有德造爲

皇家佐以慈色喜赴
召不辭嗟哉于今失所憑依涓滴之水不足救焚熠火之光不可燭昏世道人心如瀾斯奔言念及此悲不可諭拊膺長慟實係斯文不獨知巳豈但感恩生芻一束絮酒一樽揮淚陳詞以代招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魯南先生文

嗚呼泰山雖頹西河未死恪守師傳昭茲來許學者所瞻不疑夫子一旦云亡伊何覩履緊惟先生文貞高第靜穆沖和入門見器既登於堂乃嚌其胾學陋姚江文羞明季餘緒所兼唐詩晉字片紙尺縑得者競貴從師覩學共迴波逝秉鉞追隨幷襄吏治歲在己丑爰成進士中秘讀書晨夕猶侍入耳必錄會心輒記尊聞行知學滋益粹本體惺惺威儀棣棣乙未分闈采珠擷桂貝錦南箕竟爲顛躓戊戌春盡解組還山魯南倡學十有七年榕村語錄纂輯成編得師之意迺有

師言如水凍滴如火薪傳不毀游謝空守蹄筌天衢有慶今上初元擢爲侍講脩禮是官時已八十懸乞之年遂初載賦歸老林泉丁巳臘月覺揆令辰兒孫侍側親戚具陳春觴上壽胡考生春悠然一笑長謝世人嗟哉先生死生亦大君子曰終胡無罣礙處一化齊道力所届孔聖有言朝聞夕可死而不亡沒世則那遺書具在要眇精微嘉惠後人無有窮期文貞不朽先生亦垂青雲是附得所依歸九原之下展也自怡所恨後生矜式無從考德問業孰與發矇共等數人論交有自夙近文章庶隅亦礪聚散無常典型時企追念昔遊潸焉出涕斗酒隻雞望南遙酹杳矣音容昭哉精氣尚饗

祭黃娩淵先生文

嗚呼天生善人爲國之紀于野于朝人同覩履一旦云亡傷心曷已況後難忘維桑與梓嗟哉先生吾邦之彦幼而岐嶷長而淹貫文學唐宋詩探魏漢衆子之業亦登于岸歲在丁酉解額首薦辛丑同登未能或先讀中秘書曾則屢冠八闈名宿相國所羨自古文人少所建立經濟文章邈不相及先生乘之政以學八出守澂江靡舉弗愜撫仙湖口其壩牛舌築濬成之滙流活活東湖土司爲我世守外捍苗頑害不我受或議改歸入流分部先生憂之此爲禍首急白上官不如仍舊自撤藩籬孰尸其咎議由是寢迺善厥後時逢勸墾衆効才能虛而無實惟務逢迎先生所屬獨持不行求民之莫不愛功名嗣是內召効職刑曹矜慎庶獄蔽囚以要讀禮家居將毋逍遙今上初元舊服八朝維時淑問有若皋陶先生佐佑鳳翽桐喬翎可爲儀衆是用翹嗟哉先生如何不淑有母在堂曷爲其促亦有遐齡此此穀穀天道寧論帝閽匪覺嗟哉先生人孰無死死而不亡曰惟三耳先生有言文播遠邇維功與德民歌樂只況後象賢兒孫繼起亦又何求戚我鄉里不見典

型淚下如泗斗酒隻雞銜哀以誄尚饗

祭李穆亭文

嗚呼國有與立紀曰善人喬木何能所毗世臣吾師作相堯
舜君民明德之後公爲其孫如播斯穫若陶在甄紹聞衣德
卓爾不羣延英侍讀吳越衡文竹箭南金楚楚盈門
三聖相承右文稽古脩明六經如日當午周易性理公能贊祖
後典三禮獨斷以刮敷奏經義
天聽用聰顧謂我公淵源不同擢自宫僚綸扉我勷
帝眷方殷公身亦致有知必言言無不既一歲四遷春卿是
貳亨陽壯歲學靡折衷乃造門牆登師之堂授吾正業探之

茫茫孱氣息心微覘其蹤時從公遊大發我矇故里追隨自
春徂冬旁及歷算音律是窮榛村夜月臨江曉風成雲之洞
五閒之峯師遊所適我與公從丁酉之秋公舉于鄉公車北
上與我偕行藍輿霞嶺小艇錢塘晝馳並轡夜卧連牀公倡
我和待句滿囊筆墨縱橫鋒鋭莫當戾止京邸問業考德公
也趨庭吾也侍側以脩以游悠然各得泰山忽頹驚心動魄
公奉輀歸余留邸宅獨居三年縈懷麗澤公入中秘余宰萊
濰內艱解組風木興悲讀禮授徒差得明叓十有三載外戶
不窺乾隆初元忽膺
召命迫入都門不見文定公返自淛舊遊復併喜極生悲執
手涕零余教國子公爲侍從勗我以德分我以俸公病假歸
余懷蒡蒡木落風高于野遠送我由吏曹出守南徐徐方昏
墊赤子爲魚我憂百結公時在都以書來詢方畧何如具以
詩答公不我迂方我春陵近今所無嗟余之學屠龍是嘲量
器所受無過斗筲可澤而漁或山而樵博觀並世豈少賢豪
不鄙謂余亦辱公愛拜疏自陳遽舉以代聲聞過情君子所
耻公之譽余無乃類此昌黎有云感恩知己所冀歲寒與公
終始胡然厭世神與形離蒼生奚託

天子奚毗自朝及野感歎歔欷況在亨陽友而兼師聞訃創
心泣涕漣洏上悼國紀下哭吾私易簀遺言屬余誌懿行
嘉猷曷可勝記既譔公銘更徵往事作爲哀辭矢以侑祭尚
饗

禮部侍郎李公穆亭墓誌銘

吾師故相國文貞李公之孫禮部侍郎穆亭能志祖之志學祖之學行祖之行年五十有五
上方嚮用不幸以疾殂于京邸亨陽時守南徐聞邸杪得公遺疏悲不自勝爲位而哭閱月得公行狀遺命屬亨陽銘幽
公諱清植字立侯一字穆亭閩之安溪人世有聞人至文貞公以理學大儒相
聖祖仁皇帝十三年贊元保泰顯著功宗其說經多所發明補裎朱之缺公父贈公允亭以殫思泰西歷算嘔血遂不起歿

時公生二歲母太夫人幽憂病瘵後十年亦歿文貞公時巡撫直隸公大母林太夫人携公兄清機暨公之官署就塾誦諸經畢公輙私取通鑑繙閱不釋手康熙丙戌文貞公入相携公行世父茉園君病留保定邸公往訊騎馳日踔三百里傷跗不自覺世父既歿諸從皆幼獨公日侍文貞公左右每事先意以承文貞公戚爲少殺公姿敏且銳從宿遷徐翰林用錫壇長學文貞公退食之暇諸賢請業滿座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公悉從旁默而識之下至音律歷算字學無所遺文貞公手註周易及四子書獨高第江陰楊文定公得聞之公時入耳會心亦足以發于是公與文定公皆心喜丁酉公舉於鄉戊戌文貞公薨雍正甲辰成進士己酉以編修典江南鄉試事庚戌以侍講提督浙江學政乃取居喪時所手録文貞公未刻書及蒐輯門弟子所記者次第梓而行之有榕村文集語録周易通論詩所樂經尚書七篇禮纂詩選凡若干卷廣布于學宮浙東西士用丕變癸丑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於京師成秩元祀文貞公與焉復命有司諭祭于其鄉公時鐫級未補遂假歸襄祭禮又即榕村講學故址爲文貞公祠寢廟翼翼歲事以時乙卯冬

世宗皇帝大行今
皇帝召公爲翰林院侍讀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浙江鄉試入纂脩三禮自文貞公歿後及門諸賢後先散去
天子初元選用遺老召楊文定公于滇南復起徐用錫于家皆會于文貞公賜邸公追念舊遊悲喜交集未及一年而文定公薨踰年壇長亦以老病去公自是悒悒不樂而疾作矣乞歸居數年少愈辛酉秋長男宗文舉于鄉因假裝就道壬戌二月至京脩儀禮癸亥三月補原官四月進經義召見陞右庶子晦日

御試一等擢詹事府少詹事四月輪對授三禮館副總裁八
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一月充武英殿總裁兼辦經
史館事甲子三月十二日奉
旨陞禮部侍郎時公已病甚具摺辭不允及革口授遺疏十
八日終于正寢公爲學洞見大原穿穴諸經少年好易晚尤
喜譚禮嘗問業于季祖父皐軒先生復從故相國高安朱公
桐城方望溪先生考訂往復及專修儀禮覃精凝思按文索
義因以窺見先聖之用心一有所獲喜不自禁常強以聒其
座人然性服善論有當輙舍已從之故所訂諸篇平正通達

鄂張二相國皆許以必傳于後惜乎未及告成而公殂也公
天性篤摯憫俗憂事見義敢爲閩山寇竊發官軍既俘其魁
而有司羅織善良械繫百十纍纍于道公遇見憐之至都爲
訴文貞公請于朝
特旨肆赦人莫之知在浙時軺車所過吏奸民瘼必以告當
事淛人陰蒙其福自幼從文貞公耳濡目染國家事皆得其
竅要通籍後益留心經濟足跡所及孜孜詢訪籍而記之所
在水利河防錢鹽軍政之類源流利弊莫不犁然晚年持論
益平實切近自詹事至少宗伯疏陳常平倉穀事宜次陳保
舉宜露封又陳海船免稅宜計船之大小咸切事理可施行
其臨殁遺疏曰惟願我
皇上益崇惇大之治彌廑如傷之懷法令已極周詳毋以細
碎科條啓繁苛之漸臣下但取忠實毋以承順趨走開緣飾
之風閭閻之民力日瘁飭外吏惟重撫循而毋滋騷擾草野
之利源漸竭戒計臣宜重大體而毋盡錙銖語皆切要言不
及私其忠愛之心惓惓然欲吾
君爲堯舜樂身後斯民而樂利之與文貞公如一轍嗚呼是
可不謂賢乎漳浦蔡文勤公選古文雅正需公論次而成佐

高安公修名臣循吏名儒傳行于世公生平志在經濟未嘗
多自著書間爲詩文雅健清深其言藹如著有文貞公年譜
淛授存愚擬宋史稿及詩古文藏于家公形癯而神充理勞
治繁心氣閒定素與蔡文勤公友善其好賢愛士亦如之一
年之閒自下大夫洊擢卿貳朝野士大夫莫不慶
聖天子得人公亦感激淬礪力疾圖報稱而卒以無祿何歟
古稱才難孔子歎之非徒生難用之實難用之而得展其用
尤難自前世而皆然于公又何詫焉公生于康熙庚午年十
月二十日卯時殁于乾隆甲子年三月十八日辰時元配夫

人黄氏子三人長宗文辛酉科舉人黄夫人出次宗鳳邑庠生次榮惠側室曾氏出孫拒英壯英祜英宗文出攀英宗鳳出女子三人皆適名族文貞公弟子獨亨陽最爲後進自乙未與公交至今閲三十載中間離合不常而相信日益篤公爲内閣學士具疏自陳荐亨陽以代病革以行狀屬公姻官君瑜卿而屬亨陽爲墓銘竊自幸果不爲賢者之所棄也然而感時撫事悲痛固有難言者矣公子宗文扶公柩歸將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于某月某日道出徐州鶴邑斗酒隻雞迎舟慟哭按公行狀而銘之銘曰

駪騤奔馳一日千里伯樂御之長駕遠畧跡伊始胡爲乎總轡扶桑月方中而遽止嗚安寧魂不死納銘幽宫介繁祉

恥園李徵君墓誌銘

徵君李姓諱五達字幼兼别號弦亭世居海澄之長嶼祖嗣駱有厚德父長茂孝義傳家子八人長五福己丑進士刑部主事徵君其仲也幼頴慧八歲從母避亂小山城盜熒樓瀕死得脱亂平就學讀書必尋思推究年十五六慨然有高世之志惇行孝弟存誠敬别義利言動不苟儕輩有相聚歡謔或爲非僻者輒恐仲子知之嘗頫其所居曰恥園作恥說以自勵故後進稱爲恥園先生爲文章偶爾涉筆自然高古年三十學使欽縣汪思白始拔之九蹶舉場太夫人年高遂不

就試父殁哀毁幾殆寢柩旁三年特爲母勉進食及太夫人目失明則時時侍側笑語作孺子歡太夫人若忘所苦焉性清介叔父贈公命主家政不有私財贈公知之臨終出五百金以賜徵君泣辭不受贈公不能奪也贈公殁後百口同居事兄若父愛弟如子怡怡愉愉門以内不肅而理漳人士作詩歌之漳浦文勤蔡公序曰仲君賢而無私故思亭一家至今安之蓋道其實云

世宗憲皇帝御極元年

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鄉人欲以徵君應固止之居有頃

制府滿公撫軍黄公方伯黄公檄府縣取君事實徵君聞之
赴省辭疏已上無及矣
命下給六品頂帶馳驛引
見尋卒
旨各省孝廉方正年五十五歲以上以知州補用郡縣逼迫
催上道於是徵君仰天喟然歎曰兄弟守官母氏喪明今欲
使我舍親成名則已不孝忘親求貴並後不廉
上亦安所用我哉乃疾走會城投牒乞終養諸當道咸愕然
動容感歎而撫軍猶謂不宜以私情虛
盛典徵君涕泣請乃爲具

疏時朝端大臣若文端朱公端恪沈公咸想望丰采及知不
就益歎惋加敬愛焉徵君得請後三年太夫人歿喪祭哀慕
如禮營兆合葬于武林服闋大府檄促赴京而徵君自以執
喪後血氣日就衰兩目漸翳遂引疾不出委家政於其弟癸
丑伯兄思亭歿居常怏怏日益昬諸弟姪以徵君老且病欲
推產爲贍却之曰吾生平淡泊自甘今乃需此耶壬戌三弟
復歿益無聊賴越一年而徵君遂殂矣嗚呼惜哉方元年
詔下時天下同舉者以百數中閒飾孝附廉刓方刻正以求
便其身圖者無論矣其近正者亦大都託毛義之說以自文
未見有辭不就徵者獨君能然是其孝爲眞孝廉爲眞廉所
性根心故不可以人爵易也平生于書無所不讀愛左氏太
史公文章最後嗜近思錄益信學必反求諸身故雖道不顯
于時才未施于用然卽其平日所爲洵可爲篤行之君子矣
徵君生于康熙某其年庚戌正月二十一日辰時卒於乾隆
八年癸亥正月十二日申時年七十有四配安人周氏邑庠
生崗女子男三六齡六言六宜並邑庠生女三人並適士族
余素兄事徵君三子皆從余遊知君獨深乃爲之銘曰

匪孝也爲不忍離其親匪廉也胡不可榮以祿雖金玉而遐
心宛白駒于空谷徵君之藏高風肅肅勒我銘辭以勵世俗

丁氏兩孝婦碑

龍澤丁氏一門二孝婦姑康氏婦龔氏皆以奇顯今
天子榮詔旌表且崇廟祀者也康氏歸生員丁朝輝性至孝
姑嘗病劇醫者逃夫憂之與康中庭籲天泣數行下康私有
所祝祀畢遽起取利刀割臂肉二寸許欲以啖姑夫色動叫
號隣人觀者皆感泣曰天乎當鑒若婦令姑有瘳也果啜羹
而病愈後康氏疾病長子元房婦龔氏亦割臂以進康氏病
亦尋愈當是時家人無知者元房入室見龔氏形憊甚衣左
袖朱殷詰其故不答索而視之則臂肉割其半血濡縷不絶

於是人咸歎丁氏一門之內兩世之間婦姑奇孝相後先爲
古今僅事也夫好名之士有所希冀刲股廬墓無不可爲故
君子弗貴焉若夫婦人女子至性所將剝膚不顧彼豈動於
榮名者哉嗚呼若二孝婦者可以尸而祝矣因爲論次其事
俾丁氏鐫諸石以志不朽

吳齊格特氏先塋碑文

王府二等侍衛諱二綴公於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吉旦樹碑
表其先塋凡以寵
錫命述先德而垂後世也侍衛蒙古人姓吳齊格特氏先世
居嘒而親遼河祖諱朝克圖隸正紅旗隨
世祖章皇帝入都　贈通議大夫祖母巴語特氏　贈淑
人考諱色特尔累　贈通議大夫妣巴魯特氏　封安
人　贈淑人贈公天性豪邁勇畧絶倫從征山東有功未
授職年三十五賫志以沒有二子長二集圖次即侍衛皆幼
淑人少年矢志食貧作苦殷勤教子克有成立康熙三十三

年開於朝
敕賜建貞節坊年六十有六乃卒淑人明大義愛子不以姑
息每從征伐必誡之曰祖父世代從軍幽光未顯汝曹當善
成先志致身王事勿以老母爲念是以二子能奮不顧身争
先陷陣而侍衛由筆帖式
欽選十五善射轉驍騎校歷陞至敦郡王府二等侍衛從征
五次累著勲勞
紫誥褒封榮及先世非淑人之教曷以致此嘗覽史册所載

寡毋苦節之子多致顯榮蓋蓄極而通者造物之理而琢玉以成章鑄金以就範則又善教之力也斯基之表其可以風矣

秋水堂遺集卷六目錄

襍錄

五文昌讚　魁星讚
關聖帝君讚二像　孫眞人讚
湯文定先生讚　題人行樂圖
題友人妻遺像　趙畏之小照
題謝橘垣像　爲連襟謝晉封題小像
題五老圖　題鄒肖巖行樂圖
題張視侯小影

補輯

甘露亭　西湖
龍川曉月　王天石贈言孝友匾額
壽耿太守代　代藍獻其壽黃子寅
在山中喜諸弟至去後有作
正月十六夜感舊　送陳少林之楚遊
贈五阿兄家歌童　贈上鄰弟新婚
壽人母詩　和葉先生寒宵不寐原韻
和李觀察初春登文昌閣

萬壽圖文

題霞田鄭老先生百壽圖

韓先生傳

康氏族譜序

李母某孺人壽文

沈心齋夫子醵金啓

壽李覲祭文徵錫幛小啓

爲鄭姻祖母宜人作壽詩引

爲吳尼木徵壽小引

醵脩龍江書院小引

與王振聲書

稟謝老師

先慈葉太君行述

城隍廟四月二十日祈雨文

祭八蜡文

代作祭李臨川母吳太夫人文

附錄

陳萬策贈詩一首　夏之芳一首

李光墺一首　蔡大受一首

李志遠一首　蔡一詢一首

張秉誠一首　吳鏵二首

林夢斗一首　藍授世一首

陳　鏡四首　李清載八首

蔡　新一首　洪世澤三首

官獻瑤二首　吳　鐸二首

趙宙度二首　李清馥一首

劉芳藹輓詩一首　傅爲詝一首

雷　鋐一首　蔡　新五首

張壽介一首　吳　鏵一首

鄔承顯六首　王　言一首

復齋莊府君墓誌銘　方　苞

祭莊復齋先生文　李清馥

淮徐海道按察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袁　枚

漳郡志傳

南靖莊亨陽復齋著

襍錄

五文昌讚

祉曰勾龍棄為后稷神配以人匪云囘遹文昌五星斯文是職爰立厥配聰明正直豈神牖而鬼輸惟虛靈之弗失

魁星讚

維魁之星象主文明爲鬼爲斗誰貌厥形土木丹青司文之衡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吁嗟乎諸生業忠不能精無忠魁之不靈

關帝讚

孔孟程朱不可以喻婦女堯舜禹湯不足以服老兵普天歸命維侯之靈蓋由屈極而伸亦曰誠精故明

危坐山容忠誠內發氣塞天地光爭日月力挽孫曹心尊漢闕志在春秋萬年碧血

孫眞人讚

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唯與道合乃與神通出千金於海藏垂杏橘于無疆豈徒誇黃芽白雪白虎青龍

楊文定先生贊

學問醇正品行端方煌煌
天語雲漢爲章學所從受安溪之傳眞知篤好終無閒然力行所知願公同好隨其接遇必傾懷抱品有由基繼善以成內外夾持象濟科盈慈祥周浹寬裕不猛見義必爲仁能生勇樸拙自守逆億弗萌奸弊釐剔明根於誠溫恭之至輸爲謨言道惟堯舜朝陳於前立身行道顯揚所存忠以成孝有光師門

題人行樂圖

吟風弄月對酒當歌頤爾心神黃髮皤皤人生行樂富貴則那詒孫翼子爲穀如何

題友人妻遺像

色也宮德情也勝義德義承夫妻道無愧惟家之索不獨司晨無違夫子厥問亦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知子之好雜佩以報如何不淑中道棄捐夫有良朋況也永歎維梁有笱維鵲有巢遺像在懸靈爽匪遙

題趙畏之小照

傳神者甚麼現身題詩者如何說法拈來試問大家客亦知

夫水月

題謝橘垣像

肅而穆者其貌沈而毅者其神雖青衫以終老隆譽望于鄉鄰緊圖像之在懸用啓佑爾後人

爲連襟謝晉封題小像

當年識君初束髮秋水爲神玉爲骨連襟更復相往來醉倒玉山高興發自余去作燕雲遊春風幾度十年別歸來頭上已二毛君獨皓眉未懸絕筵圖作少亦作老正是强仕之時節願君努力及盛年寶樹流風未銷歇

題五老圖 爲五阿兄壽

五星之精降爲五老資始一元妙凝三寶日月長明靈光內葆松石爲師使君壽考

題鄒肖巖行樂圖

衆人皆醉君胡獨醒醉者山頹醒者齒冷雖戒糟醨終成酩酊不如老僧空一切境

題張視侯小影

那張郎君没眞頭角這張郎君有眞面目挾彈韝鷹吹簫度曲千載風流依稀可續

補輯

甘露亭 嘉靖中甘露降御史李元陽表賀太守孫裕建亭芝山頂以誌瑞

茂陵仙掌成縹緲臺廢聞啼秦吉了甘露何年降海隅危亭不日凌雲表郡侯名勒石碑陰御史章馳楓陛杪此度登高問玉盤山空月落霜天曉

西湖 漳浦縣治之西宋邑令趙師縉所闢闢後人文日盛明黃道周爲之記碑今尚存

西湖雅與淛江同淼抱城西望不窮二月桃花紅滾浪三秋藻帶細迎風流環鹿水浮佳氣影倒梁山浸碧空頻向小亭亭畔立舊碑猶没紫苔中

龍川曉月 龍巖縣

龍川蕩漾碧波流月印空潭露未收蟾兔入河殘影罷嫦娥臨水曉妝秋浮光欲瞎翻青荇沈魄凌晨動白鷗起向江干思乞佩明珠一顆孰能儔

王天石贈言　孝友匾額

五月九日城南市市上逢君把我臂見君手持一卷書我道詰朝行入試忽然問我索長篇云是劉侯旌典事劉侯旌典事如何便以卷書揭相示中有紳士劄一通約畧領君孝友至雙溪才子贈言多寓日繽紛忘姓字

君家內行人所知司牧襃旌良厚意祥光四射滿江城
童叟喧呼聲動地從茲和氣洽堦除前哲曩賢堪位置
笑殺我輩二百人只解縣門空拔刺不辭固陋作長歌
慷慨羨君已心醉

代作壽耿太守

高才空冀北雅化起漳南俗變漓爲樸民囘苦作甘撥
雲天有二戴德字爲三春酒釀初熟稱觴醉共酣

代藍獻其壽黃子寅

大名高紫帽小試就青氈苜蓿盤雖冷蕪湖業已傳龍

門思永託馬帳悵將遷預作躋堂慶還如祖道筵問奇
欣自昔載酒又何年爲祝三珠樹移栽向日邊（黃秩滿將歸諸生預爲祝壽）

在山中喜諸弟至去後有作

諸弟翩然至相從慰寂寥來時花正發歸去夢無聊縱
酒原非癖行歌不是驕中庭有嘉樹風雨莫漂搖

正月十六夜感舊

仲舉今何在依稀下榻時青蓮空有女伯道竟無兒月
入閒房苦風生宿草悲木蘭花下坐誰與共題詩

送陳少林丈楚遊

丈人將有行遠在瀟湘側欲行如不前不行不可得我
病舌徒存終日無休息方謀歸山中卧看秋山色久作
忘年交相視皆莫逆念此長遠征無能丈人役囘由相
贈處殷勤互爲益努力返故鄉無爲長作客

贈五阿兄家歌童

當筵按拍唱清歌幾度聞聲喚奈何東日兒郎年最少
南樓老子興偏多已同金谷珍珠買不數胡姬細馬馱
我亦知音能顧汝莫辭一曲更婆娑

贈上鄰弟新婚

喜汝今成立婿慈得婦時應承先子志莫負伯兄期占
與鳳凰叶兆爲室家宜須令老執友吐氣一揚眉（其父子肅與余交厚者念之憮然）

壽人毋詩

三月陽春好慈親介壽筵綵衣翻膝下珠履曳階前萱
草知迎日蟠桃不記年麻姑來報道同是地行仙

和葉先生寒宵不寐原韻

霜華冉冉鬢邊生祇事寒宵夢不成莫是青鸞啣信至

胡爲白眼到參横挑燈獨取醇醪酌掃雪誰將活火烹

安得壺公傳妙技縮卿衾枕入彭城

和李觀察初春登文昌閣 調最高樓

東江閣春色正來歸登眺俗人稀畫欄勻引詞章客和風披拂艷陽時悶消除揮彩筆寫新詩 試看那水光明又麗試看山容晴更媚紛四望眼如痴南窓北牖芳菲人民風物俟使君知慢言旋情欵欵日遲遲

萬壽圖文

萬壽圖者爲宋陳居中所作合百老人于一幅而通計其壽則是人各百壽也然商山四老與香山九老洛社耆公著名史册流光後世者率皆未及百歲則此百老人者固曠世之瑞矣嘗考漢竇公年一百八歲晉趙逸年二百歲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其他稗史所載尚不勝屈指合百人而計之殆又不止于萬壽矣試披圖一覽而皓首童顔爽人心目吾安得邀天眷而與百老同遊于山水中耶

題霞田鄭老先生百壽圖

取商山之皓香山之老洛社之耆英作一圖爲百壽者百以壽先生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先生令林縣召內部出牧嵩歲州政教宜民桑梓之望允矣君子壽可知也抑詩又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夫苟樂其心不違其志葆眞全神將與清寧無極其視圖中人又不足爲一吷矣

韓先生傳

韓其天寶人也美鬚豐下雙眸炯炯爲人端重慎寡少時即受林三教先生心法於同郡盧生初行艮背一日夕遂窮其妙自是或坐或起或歌或笑一食或盡米數斗或竟日不食不能自禁亦不自知者一歲有餘舉家大駭咸咎盧生盧生亦怪之比醒試詢向者所爲則皆遊洞府登雲路排閶見帝或晤對列眞也不數年盡得盧生之道時時靜坐日有所得充然自樂雖爲諸生奔走試事而視功名事業漠如也常爲人却病往來漳郡凡有病者延入卧內靜坐片刻盡愈其症

候病亦輒愈人不能測其所以然然非有積善之家雖敦請終不肯往余素疑其說一日因病喉痛委頓牀褥開藥石皆不效水米盡絕適先生至爲余坐食頃余即霍然而起啜飯半盂若未嘗病者余始信其術之不謬也晚年道益高養益純能于靜中神遊他處歷知外事纖悉不遺秘不示人所遇極窮不以爲感曰吾命固然耳一日過其徒曰若宜及早努力吾將不久人世矣即回家處分家事居數日端坐而逝時康熙某年月日也

康氏族譜序

康氏族譜者康石卿所譜也譜止四世者何石卿所知只四世其遠者不能知也人惟一本不可有二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隆一本也又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蓋傷之矣今人有不知其先世者往往自附望族侈爲顯榮深可悼歎昔郭崇韜過汾陽墓下馬拜哭而去狄青旣貴顯不肯祖梁公君子謂青賢於崇韜遠也然則石卿其賢乎哉石卿又云相傳康氏之先出自海澄居南溪十一世若以三十年一世計之已三百三十年當在明永樂間而海澄爲隆慶時所置縣距

今纔百五六十年耳後先不相當直故不可信

李母某孺人壽文代作

吾鄙漳上李思亭先生吾同年友也家以孝友稱余心慕之嘗問家法焉

今上御極之七年其子元會需次于都謁余曰吾從伯母今茲幾十某月某日爲設帨之辰願乞先生一言以爲壽余曰以先生之家鄉人薰其德者猶當善良况群從娣姒輩乎子試爲我言之元會曰從伯母孝而能敬慈而能義節儉而有恩佐從伯父事父母夙夜敬其宮事雖甚愛子而不爲姑息身荊椎髻布裙而有求假者周之不少吝數年來專家政肅莊爲容裕其爲仁居簾閤指揮一言一行皆中儀式雖吾祖母母氏屢嘆之惟先生勿鄙也余曰有是哉俗之敝也男婦有行者鮮夫慈于嗜利陰之性也犯順逆長少年之衆也教之不端習與性成禍中其身悔不可追而家亦隨之開有婉義之婦孝愛之子爲始基者必大家故業者必長吾閱人多矣見五常順逆報施以類蓋不差累黍也今孺人配君子無違德教育得母道諸子皆成立詩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類者何善也壼者何深肅之處神床之所凝也壼而類焉其自天景命申錫無疆固其所矣吾今即以先生之家之受祉者壽孺人其不亦可乎試質之先生以爲何如也

沈心齋夫子醵金啓

洪維心齋沈老夫子校士吾閩克寛克明矢公矢愼謳歌既徧于海國眷錦旋苦于邊城皎日當心已捐軀而入地客雲不雨空搔首以問天昔在及門曾襄義舉尚餘供爨久困追呼點鐵可爲金嗟莫逢此異術續絲以成縷寔有望于吾徒七十老人復馳尺書而呼將伯二三同學當効寸草以答春暉匪獨私情且彰直道謹啓師脩築客雲城勤勞以卒故中閉云

壽李觀察又徵錦幛小啓

竊惟桑戟再臨頌仁人者兩郡襜帷重駐美君子曰萬年攷吹律于林鐘逄覽揆于初度時維夏日猶冬日之暄候應薰風暢惠風之氣共沐春臺過化歌一路之福星願假錦幛陳詞祝三多于壽且各將恍悃祇獻岡陵謹啓

為鄭姻祖母宜人作壽詩引

通德高門傳經淑配卷雲鈿碧光浮林縣之花樹背草青色奪嵐州之錦荷龍光于象服看綵戲于萊衣攬初度者七十一年頌宜人者萬有千歲茲小陽之令序際既望之芳晨同學名儒偕登堂而拜母能詩才子羣獻頌以稱觥川方至而月方盈竹長苞而松長茂爰從諸友步厥後塵用綴一言聊以介壽

為吳尼木徵壽小引

地入龍山樓高燕翼中有翩翩公子久稱得得才人維伏月既望之晨實花甲初週之度金蘭無遠蘿蔦具依十二屏風思譜南飛之曲三千珠履應佐西姥之尊佇獻九如恭疏一引

醵修龍江書院小引

龍江林子明萬歷開號稱三教先生欲驅釋道二門同歸孔氏以中一之法授學者使治其心又能以其緒餘却一切疾病衆咸宗之康熙中有余　者傳其學來遊于漳爲人却病無不愈因率學者搆小祠于淨衆寺之北以奉先生迄今四十餘年圯甚陳君　謀同志共新之問序于予予謂先生心法人多聞而疑之不知其爲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之說也却病之方又即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之旨也學者從事于此而求其端則治心以治氣入道爲有階矣豈非孔氏之支流餘裔哉且是說也行則人無奇衺物無夭札亦聖天子化育之一助也予故善陳君之舉而序之

與王振聲書

伏惟老先生荷

聖主之知畀衡文之任爲我國家得人古所云三十年文章經濟皆從此出者老先生今日之謂也晚不孝孽深先慈道喪解組以來了不復作仕進想比年授徒漳上以昔所竊聞於吾師者諭及同志思欲廣吾道之傳而德薄能淺未必能有所造然竊以此自藏其拙寸心亦用自娛也孫祖臺下車晚適歸山中及到漳接所寄厚貺感激何既海角鄙人尚蒙眷念老先生高誼上薄雲霄矣雲海茫茫相見未知何日每讀書有疑難處無可質問輙念老先生精湛之解神思飛越奈何奈何近聞

皇上有頒歷算書未審即老先生前所脩者否恨不得一見也茲因孫老祖臺之便肅此候安伏惟順時自愛以慰蒼生之望臨楮曷勝瞻注

稟謝老師

門人莊亨陽謹稟老夫子大人萬福萬安前聞老夫子得膺
寵命仍鹽司楚南不勝手額嗣閱邸抄又復意外之變未審
斯人何所佚于夫子而爲是萋斐貝錦之詞也今者蒙
恩致仕爲國家計則甚可惜爲老夫子計又實可幸何者習
坎不如出坎從此謝韓范而樂孔顔以究吾學以全吾眞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則是斯人之大有造于吾夫子也何爲不
豫哉門人自守徐以來災賑頻仍形神爲憊去歲蒙
恩量移淮徐海道而今年三屬仍被大災心則如焚身則如

溺衰病日增老態百出然尚不能自逸環所屬千里而遙皆
必有車轍馬迹日下巡行災地高曰而嗟雖有良謨無所建
白亟欲乞休又以大計在即例不准告待明年春後便當決
計歸來矣費伻至徐門人正在東海未能一面接讀老夫子
教爲之慨然門人邇來有意外之需歲入耗半納手知寒良
用自歎聊附上銀二十兩乞爲叱入賜到新刻尚未及覩知
必有以發我矇者所示明史門人並無此書儆齋刻本亦未
經見想江蘇當有此尚容訪求耳耑此奉覆恭請鈞安暨太
[illegible]母并合門安吉餘不盡

先慈葉太君行述

先慈姓葉氏外大父岳伯公爲漳平學生博學嗜古老而彌
篤外大母吳氏娠先慈將娩之夕夢蘇東坡先生入于室故
諱夢坡幼而聰慧外大父每讀書輒從旁觀聽盡記其形聲
及長遂通大義時舅氏豪放遠遊獨先慈左右就養愉色婉
容二人頗而樂之幾忘舅氏之不返也歸家大人婦道克脩
孝養備至而雞鳴昧旦儆戒有加先祖尤禮敬焉生亨陽四
五歲猶乳哺即口授唐人詩百餘首并鄉黨一篇及家大人
攜亨陽教授村落間歸則先慈躬自課督日授經書嚴背誦

又時時援古人孝廉忠節遺事以爲訓禁止嬉戲狎侮有不
率教則引杖箠撃或對案不食須叩頭謝過乃已時舅氏已
歿家大人迎外大父大母以養外大父又卽世獨外大母存
每見先慈挂亨陽必流涕爭之先慈泣而對曰兒豈不愛子
顧不如是無能有立也世閒不肖子貽父母羞辱者何莫非
婦人姑息所誤予且先人之言至老不忘及今不教後無及
矣稍長遣就外傅有客至必窺其所爲若論學問文章則爲
設肴僎家雖空乏而嘉客信宿無不曳懌以去雖古稱陶栁
之母不能過也亨陽既補弟子員亦教授以餬口歲時省覲

必問學業何似常戒亨陽曰學者豈有爲竹有得故月異而
歲不同若窮年累月一不能有所發明無爲貴學矣至亨陽
鄉舉之後得從安溪李文貞公受業歸每有詰問敷析明暢
先慈乃大喜曰今非復阿蒙類矣汝從前殊憒憒不吾慊也
歲戊戌亨陽成進士留京教習例不得歸南望白雲悽然隕
涕期滿
御試一等需次都中雍正元年春始授濰縣知縣自以二十
年來衣食奔走于職有餘每覩人杖屨怡愉依依膝下輒悠
然神往今可以償所願也于是遂迎家大人先慈及弟亨德

之官舍舉家就道溽暑跚闢六十餘日至江南沭陽縣桑墟
旅舍而先慈以暴疾殂矣嗚呼痛哉先慈義方教子心力交
瘁未享其報遽殞厥身茫茫天道其謂之何豈降命不可復
反歟抑所謂福善禍淫者舉繆妄不足信耶若以亨陽奉職
無狀裁及其親則又竊自惟入官三月事無不可對人言者
胡爲乎桑墟去濰止七日之程而天之降割曾不少延使亨
陽抱終天之恨也嗚呼痛哉微官誤人一至于此向使亨陽
絶意仕進菽水承歡必不至以先慈垂白之軀冒數千里炎
蒸委命于逆旅是則先慈之歿亨陽寔爲之其又何尤乎先
慈恭儉好義善治家剤盈酌虛各有條理家大人因得一意
問學以詩酒自娛辛卯以後家大母年益高先慈奉事尤謹
諸父從兄數破其產先慈常爲賑給族黨中凍餒無告每分
所有以周之平生未嘗失言色于人鄉里無不稱道者先是
家大人欲爲外大母立繼嗣外大母不喜曰若即吾子也何
以繼爲先慈朝夕諫久之乃以姪爲嗣外大母没後先慈字
之如子爲之娶妻既別居則給產業生三子又取其次者以
繼亡舅之後衆咸義焉以故亨陽倖登一第人不稱先慈之
教之嚴咸謂先慈行善所致也先慈生于丁未年五月初十

日卯時卒于癸卯年六月二十三日戌時享年五十有七歲
歿後數月始奉
恩詔自八月初三日以前內外現任官員俱獲封典因得
勑贈孺人子二長亨陽娶戴氏次亨德娶張氏孫二拯自亨
陽出持自亨德出俱未聘女孫三二亨陽出一許貢生吳諱
鐸公次男瀚一許同年舉人張諱壽岳公男標先慈歿乃殤
一亨德出者尚幼嗚呼亨陽本謂得祿可以養親孰知因祿
反以喪母六月二十七日訃至濰五內裂摧以生爲恨又格
于例不得奔喪扶櫬益用自傷乃令亨德先以喪歸八月初

六日攝篆者始至遷延兩月方行交代又不肯出結聽南返
至明年三月匍匐謁上官乃得回籍守制哀毀餘生加以憤
懣痁瘧繼作伏塊呻吟每和墨伸紙欲述先慈遺事涕泗交
頤兩目一無所見今病稍愈乃能執筆畧舉梗槩昏憒遺忘
語無倫次惟望　大人先生寵錫鴻文垂諸史冊感且不朽
矣謹述

城隍廟四月二十日祈雨文

某奉
簡命來涖茲土神寔相予爲斯民主三月廿六某始受事幾
及三旬雨不入地四月初七黃霾其風自茲以還烈日焚空
麥縮其穗穀槁其苗嘉禾不殖民腹將枵嗟彼黔黎亦有何
罪罹此鞠凶使我心痗政刑不節寔某之愆凡有殃咎身甘
受焉敢告明神爲民請命召雨回風蒼生有慶職某無任云
云

祭八蜡文

爲蝗蝻生發籲請神力速殛天災立救民命事竊惟天人感
應幾微不爽政治有得失而災祥應之濰邑頻年旱荒困苦
已極惟望茲麥秋有獲不至于流亡豈期蝗蝻倐起北郊台
底馬頭蜂屯蟻聚雖羽翼未成而已有食苗之氣竊思災不
虛生由人所召毋乃某寔失職致罹天譴然而守土庇民衆
災捍患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則我與明神均有責焉職受事
日淺善政未著拯救無方敬陳犧牲躬行祭賽惟望尊神顯
厥威靈正當蝻子未成之際速賜潛消其有隣封未入境者

亦即併為殄滅則民荷神庥職感神德矣爲此理合備由具
牒須至牒者

代作祭李臨川毋吳太夫人文

嗚呼名賢特起間氣所鍾必有賢毋挺爲女宗靡監勤勞來
諗不遑倏爾云亡惻焉斷腸緊太師毋蕙心蘭質幼讀父書
長續兄筆作配封君館于貳室滫瀡承歡女也子匹載育吾
師昆弟五人授經畫史六藝具陳作毋作師率義率仁果也
吾師行道立身子以毋賢毋以子貴經濟文章揚名當世外
任封疆內歷卿貳
紫誥褒封尊榮備至過門者三春觴上壽迎養者再色怡邀
豆盛德備福流光積厚昔撫廣右
天語俯詢北堂鶴算
宸翰叨恩額謂吾師四字是賜俾爾毋壽王事爾寄出者効
忠居者致孝匪懈罔極是曰兼報去歲奉
命祭告先陵請假省覲禮竣遄行刻期膝下勞苦生平違家
旬許風木遽驚吾師抱恨皐魚踵歌朱紫華榮不易薜蘿如
怨如慕無可柰何幾分受業欲厯莪某等思源憐存歎逝
有毋如斯曷云其萎南望傾觴潸焉出涕爰製哀辭以當含
襚尚享

恭贈元翁年長先生赴濰榮任　陳萬策

同在扶風絳帳前相將共上大羅天鴻文舊擢
仁皇代簡命新膺
聖主年邸第最難今日別濰川應有德風傳讀書到此方成
用莫作迂生老蠹篇

恭贈元翁先生赴濰榮任　夏之芳

頻年留滯金臺客剸邑今從吏放衙細束病身垂印綬
商量經術課桑麻海隅遙醸隨車雨春鳥新銜到縣花

叔度此行應已慕等閒襦褲著聲華

恭送元老年長兄老先生榮任　李光墺

聖世重清士吾曹各宦遊彈冠擧綵髮攬轡出丹邱東岱歸
然近霸風最勝留昔吁功利纔今用德仁柔微祿供滫
瀡朝衣易做裘經生原白面家母看青眸變俗羞黃耇
哀辜恤要囚即斯行獨是何事詑同仇堅壘存吾道開
城與物諧當春花柳弄惜別肺腸攪拈病爲思爾哀貧
向孰籌長安如更到多角共綢繆

奉別　元翁老門長兄赴濰榮任　蔡大受

同門共譜衆朱衣更復後先冥曲沁盧我忝翰虛左一
羨君出宰重於時花迎墨綬鮮鋪錦柳拂銅章翠滴絲
此日寒亭來竹馬會須京國避驄騎

恭賀　元翁父臺年先生榮任　李志遠

百越才人舊有名簡書新命慰蒼生雲門山北霓旌過
濰水橋邊竹馬迎化日方舒看鳳翥仁風漸被望琴聲
丹除常憶隨肩後握聚今朝喜氣盈

恭呈　元翁老父臺　蔡一洵

雲飛簇簇賁齊東竊喜蘭馨臭味同鶴舞春風花滿座

琴調清夜月橫空文章驚看傳天鳳經濟遙徠集澤鴻
翹首孤山咫尺近德星猶射夕陽紅

乙巳冬日喜遇元翁老先生話舊率筆呈教幷求尊楷
八法　張秉誠

漳江一別分南北踏雪看雲空寄憶公上長安醉杏花
天衢躍馬黃金勒我獨馳驅五嶺間百閱衝突靡休息惟同
燕雁結儔侶不似鯤鵬展羽翼今秋觀海來鷺島轉到
芝山尋舊識公時服闋在卅霞忽然會面開顏色披襟
恰喜對陽春舉酒當歌吐胸臆公之孝友善家庭公之

文章華邦國仙標合侍承明廬花封庸足託社稷牛刀
少執試烹鮮三月化行聲啣啣方今
聖上重才能會有徵車隆衮職卽欲居山暫養閒弄月吟風
焉可得人生會合良有時猶幸相逢話頃刻公眞七步
八乂才詩情筆法兼精力爲我高唱大江東伸紙淋漓
飛翰墨鍾王顏柳傳格上好憑尺幅作楷式裝成擕此
竞他往終日相親如侍側
奉別復翁姻老先生承　召入都　吳鏵
地僻園林好逍遙過幾年一登黃閣上不任白雲邊此

日家山遠何時旅雁傳遲君千里駕今久共留連
草野終難隱
朝廷復任賢須知金馬客應伴玉堂仙樓閣千山對園林一
水連相過話離別此去莫徒然
奉別復翁老先生承　召入都　林夢斗
雲山迢遞去翩翩萬里秋風正灑然
聖主蒲輪徵夾㴉詞臣金殿試青蓮崇親頻遂閒居日益國
欣看利濟年冠蓋久稀從祖道爲君老作送行篇
送莊復齋進士　內召桒行　薑授世

天地泰初交拔茅以其彙虞庭闢四門冀野不留驥先
生昔治民亨鮮聊小試陟屺賦歸來趨庭日養志事親
事已完致身義方始講學在闈中桃李栽次第
帝曰咨國學造士良不易經明行乃脩疇能佐汝位大臣擧
所知束帛因而至先生出事君正心與誠意作敎明人
倫師道端不愧師立善人多天下從茲治
四言詩四章奉賀　復翁老夫子　陳鏡
文明啓運如日如星絪縕闓嶠寔鍾秀靈篤生夫子羣
生典型贍言太學明德惟馨

科名鼎盛出宰花封龔黃之侶濂洛之宗顧惟碩學表
率三雍公今翔去吾安適從
橋門鼓篋實荷帡幪趨承几席如坐春風河汾氣象旦
且熊熊琴材見賞爰及爨桐
昔日昌黎亦從太學迴翔吏部望尊山嶽接踵才名惟
公先覺爲國之楨亦光吾學
小詩四首奉上　元翁老先生　李淸截
屈指當今誰碩儒先生道與昔賢俱淵澄雅量涵千頃
澹白冲襟在一壺心蹟遥從書冊見謨猷正是盛時需

他年枳棘曾棲得賸勿空煩何易于傳孫可之有何易于傳
報東長生甘雨霏膠東花樹倍光輝魯山忽駕明車去
彭澤曾拋五斗歸平度風牽黃茂艇歐寮秋染碧羨衣
南靖有歐寮山芋魁飣豆尋常事堂識先生戰勝肥
白雲嶺上絳幃開十載虛舟去不同漸覺魁三孫入夢
豈知尺一頓相催召公遠向徐方至江陰公同朝薦舉李渤初
辭少室來世宇昇平千古事辟雍鐘鼓暫追陪
鱣堂勵操凜如秋擢置天官節更遒係屬難邀書紙尾
阜曩佇待上螭頭中原士論憑槐里今日朝端重馬周

一首白駒煩三復莫因鱸鱠憶滄洲
再疊原韻奉上　莊世伯老大人
憶承嚴訓對先儒兩版衙門朝夕俱祗自低頭安劣拙
誰能張口辨瓠壺學如譚虎從師勘術比屠龍豈世需
十載于今逢父執鈞天忽聽奏錞于
清風穆穆四門開獻納都從蓬島回龍沼麟郊符已兆
天時人事日相催何心便作孔融去容易招將王式來
輦下有誰排紫闥薦雄微省與趨陪
疊疊清言玉屑霏珠旒幸覲德星輝蓬門客有樑松拜

虛室人從叔度歸千里太行餘白汗十年京洛見緇衣
強安蚍足非吾願骯髒寧能慕舉肥
景物凄清度杪秋明光捧匣曉風遒當空磊磊星千點
升寒纖纖月兩頭未覺簿書哀老子尋思鵬鷃說莊周
萬人如海王城裏大隱應看作十洲
辛酉維夏　復齋先生以銓部之楚分府賦此贈行　蔡　新
三十二韻
夏景吐清暉春花畱餘絢庭際布新陰野色紛葱蒨臨
風詠白駒縶維勞繾綣既念素心人況復

朝中彥我
皇御極初置羅嚴谷偏神雀不穩棲職纓綴紫燕碩果慶得
輿㵲食酬行願摩挲撫石鼓羽翼功經傳奪席二載餘
司封又登選清晨入銓曹薄暮歸講院攬轡慨澄清名
流盡目睭著論邈時英搜採窮奥衍小子未登堂規彝
矩與偭憤悱愧三隅割切循八線先生去歲授余三角算及八線表等書
遂令孤陋姿膈隙窺曦晛以茲樂歡聚忽忽如奔箭星
霜未兩移時事更忝燮琴鶴出燕京鳧舄歸楚甸敝車
轂尚圓瘖馬跡猶徤車逐新人驅馬還舊主戀如何數

晨夕由焉不省省此行望鄢郢道經洛陽縣禮樂經始
公中州訪文獻衡岳鬱嵯峨江漢垂組練蘄黃控紫桑
襄樊枕洛汴古來形勝地撫蹟流英盼南登岳陽樓極
目湘潭澱烟火匝村墟禾麻錯蔓莚先憂後樂心肯使
溝中怨雖非百里才暫假揮巾扇賈傳出長沙前席虛
便殿行矣驅毋疾宣室猶思見

復翁年伯赴楚榮行 三首　　洪世澤

經書滿腹是儒宗更有詞華哲匠同大雅莫辭分刺去
高懷會向洞庭空郢中雪調新添白洞口桃花舊自紅
三楚由來驥賦地看君坐嘯對雄風

腹笥便便令秘書蕭然兼兩映征旗常時退食開三篋
此日皇華載五車文雅分符增氣色大賢莅郡自聲譽
主恩到處皆堪報莫謂丞哉能負余
吏事紛紛真似毛南邦人士望仙曹應知粉澤需文雅
莫是風塵困鬢毛此際遙看士元足異時自脫呂虔刀
行行休損平生志半剌能分撫字勞

奉寄復齋太守 二首　　官獻瑤

見說淮黃流尚高萬家瑣尾待恩膏飛鳴暫爾棲哀鴈
泛濫還須挈巨鰲解障百川雙手抵能安半壁一肩挑
招招只恐無舟楫目斷徐關江海滔
清節人傳豹節羔可憐無暇得雲璈奏刀縱說盤根利
毀室安能未雨綢河伯不仁來疊浪水仙多恨起秋濤
我情早爲先生盡浩浩聊當流水操

奉寄復翁姻老先生 二首　　吳鐸

縱欲臨風問起居使君無暇剖雙魚黃河不獨憂民隱
乘傳還如畏簡書但恐勞人生白髮須知良牧出
丹墀十年懸隔空山裏老病猶能帯杖鋤

知公婣吏治新
命到徐州已慰蒼生望能寬　黃屋憂故人官上郡賤子老
孤舟報　國何年畢相思無日休

一別經年杳無音耗想朱幡五馬已入彭城矣偷陶尉
之徐其人謹恪託寄小詩聊以代束情見乎辭謹問起
居不勝翹企 二首　　趙寅度

跋涉憑陶尉脩途寄遠書不才多病者
主棄故人疎守郡揚風雅離羣久索居天涯正誰憶君子在
南徐

北關迷漫樹南天黯澹雲關河千里隔消息兩無聞勝概歸

賢王災黎得使君何時重相見杯酒接殷勤

口占奉呈復齋老世伯先生　李清馥

一方上屢

九重天特選循良障海壎巳幸浪平千頃碧那堪野曠萬民顛推恩及物行新政舉目飛鴻尚可憐最是天心仁育處精誠可感待廉賢

恭輓莊復齋先生　劉芳藹

世間留古直何可少君心民命擔幽獨人知任淺深騂騷纏展足金玉遽亡音正氣歸閩海春風苦爲吟

傅爲許

人生千載後尚與古爲徒矧茲同時人寧以跡親疏覿面不相知雖有亦如無相知不相見生死會相孚卓哉復齋公今之古丈夫落落昧平生聞風想楷模雷君即官名鋐爲我語歷歷世人殊寸心懸在口任眞無所拘妙學窮造化公精于天文浩氣塞空虛榮辱比牛毛休戚切肌膚朝野之所賴吾輩氣不孤方期殫厥用而乃遽逝乎宦遊五六年淸節留南都列郡隕所庇遠近痛號呼哀音傳薊北知交各欷歔欷歔亦何爲世失一眞儒兢爲大小招招魂返故閭神靈未磨滅此後應知吾

雷鋐

遙聞捐館信夢醒半疑猜蒼生方有賴造物肯相摧迢遞中丞札陳可齋撫軍書來悼君卒于官囊素蕭然頓足吞聲哀愾思君素履匆匆英風來萬鍾等一介道義任取裁共處海嶠中千里莫追陪丹霞一把臂胸次洞以開念茲勇退人

心焉甘草萊（君宰灘以難歸家居十載）適有大賢薦成均藉育才（江陰楊文定公薦補國子助教）公卿咸折節汪目展規恢郎署歷民事攬轡江河隈一麾駐呂梁汹汹聲喧豗（君赴徐州太守任正値河患時）晝瘁拯昏墊欵欵恫瘝孩呼號慘四野勞盡寸心灰

聖主稔治蹟旌賢表外臺（擢授淮徐海道）轉盼不次擢力此狂瀾迴何遭二豎阨于焉藁壓埃同心得幾人君竟已焉哉

蔡　新

半載音書隔三春別夢頻如何身已逝方覺道將伸濟世非無祿談經昔有隣撫時兼憶舊揮淚欲沾巾

學脉尊先正松村舊主盟早時聞小陸晚歲得安卿風義存千古淵源問九京秖今搖落盡誰和在陰鳴

十載遲空谷推賢憶大臣入山心似水許國鬢如銀出處安時遇行藏合古人已膺宣室召肯負致君身

楚北遮留日江南望拯時驚濤翻陸海痛哭問瘡痍淚迸桃花水薪艱瓠子陂由來賈讓策漢代未敷施

昔歲皇華道星軺一渡河談憐宵更短醉覺酒非多良會難如此長辭痛若何不堪回首處腸斷暮雲過

余素不能詩忽聞　復齋姻老先生仙逝竟夜不寐淚如迸泉紀事言情聊以當哭云爾　張壽介

憶昔少年時與公同筆硯公學富五車文壇早獨擅弱冠登蕊榜姓字神州徧猶念總角交晨夕共繾綣締結爲婚姻意氣更堪羨公高不仕節庭闈甘侍膳十載隱深山榮華不足戀

朝廷勤側席邱園膺寵眷授以國子師栽培羅俊彥未幾入銓曹水心復鐵面壬戌淮徐飢百姓苦仳離

帝命守其土風俗轉恬熙仁聲播遠邇數月陟監司省風頻問俗風紀賴扶持世道傷凋殘非公孰敷施如何天不

弔淹忽竟何之可憐淮徐境父老相苦悲哭奠具雞黍哀號陳誄詞余也聞之大失色竟夜不寐淚雙垂迴憶當年相追隨于今不見何淒其吁嗟乎功名事業今已矣先生令聞垂之千載無窮期

吳　鐸

已知陳老没悲酸又聽元翁卒在官兩友俱亡心慘慘三冬未盡雪漫漫循行人去思南國墮淚碑存見峴山目斷芳春惟一痛九原深處可追攀

鄔承顯

中外居官只一心愼勤不憚二毛侵自持忠信師三省惟事先勞惜寸陰夙夜每懷難報稱庶幾無忝欲抽簪方欣道德同風盛空賦黃鸝隔葉音

謝傅西州我最親年壘醉後淚痕眞雲龍千古崇山斗放鶴孤飛化石塵淮海耕春歌杵歇閶漳書劍墓廬新鰲峯衍緒悲何在回首彭城座上春

蔡刑曹主政長漢馬刑曹員外位雙哀一卷詩得公清賞不餘辭遂覔禮數升賓座看試春衣放鶴時太白識荆容吐氣長孺揖客許相知三瞻奉檄查看泉河承挑天然引河防工碭縣皆在屬下頳色休光遠矯首東徐暗自悲

碭邑防工大火流迎公巡部老堤頭停輿命我先乘馬好語隨旌上渡舟風漾白髯絲幾縷神清秋水月初鈎誰知幻去須臾事淚逐河聲未肯休

講學師傳自紫陽憶臨碭學我憂傷曾爲小吏趨承聽得附名儒汲引光五斗尚無招手座片言適合許升堂斯文稽古榮如此何地重尋一瓣香

兩袖清風不染塵貧無以斂最傷神屬賢致賻爭從厚羣庶焚香失所親紅杏馬頭猶有色黃茆岡上欲留春

全歸定配鰲峯祀理學眞傳待學人

王言

聲華何意謝朝班昨夜光浮霄漢間當日名曾清似水他年節已重如山薇垣詞賦愁將絕柳岸車騎愴莫攀知是乘箕還帝側長留姓氏史難刪

莊復齋公墓誌銘　　方苞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久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于途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

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林鄂公海寧陳公問士于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寧偏往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

西林瞿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而自是未再至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稿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色君成進士出少京兆余甸御史謝濟世門二君夙以抗違勢要著聲由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之六年夏或薦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

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德安府同知逾月擢知江南徐州府徐仍歲水災君以七年四月至相川澤諮耆民具方畧請廣開上遊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注措而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飢不暇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至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俱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能救斯民之飢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祲凋敝多不異于徐命也夫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飢羸遺民中

心愧畏夢寐中時擗辟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偏告大府鹽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不可救矣陳于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如今日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巡行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浹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強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于母者終其身以君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于母而孝乃無虧于父蠹民之病勤

事以死而無負于
君凡君之生不怍于人死不愧于天寔由于此豈非易所謂
益之用凶事者耶君學行爲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
冠鄉先輩戴嵾村鑑識妻以族姑泰安趙公撫閩請主鰲峯
書院以持父喪辭其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
士少有所嚮者多願爲弟子九年京察
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清植舉君公論大服
其卒也士民唏噓聞者罔不痛惜所著秋水堂集河防算法
藏于家君諱亨陽世居漳州南靖縣之龜山辛夘舉人戊戌

成進士卒以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一父光澤
號璞園母葉氏妻戴氏孝于舅姑與君之友于弟亨德並有
聞長子脩次子撰孫三人以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葬于龜山
之後隴銘曰
自大理熊君絕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爲而忽焉隕墜者
五人而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覩災黎之滂沲
歲底從省役回接老先生手教春秋其其弁敝老師遺
集滿擬交春和暖即命小頑繕寫不意痰嗽愈劇至十
五日氣喘不止勢不能久切囑小頑覓人抄正送上晚
從此不能再見老先生矣竊念一生刻苦自好唯老先
生知之甚倘蒙椽筆賜以墓銘晚雖死不朽矣臨終口
報書之不宜
此先曾祖在署臨終丐銘遺筆即銘詞內所謂遺
命也因搜舊篋得之附刻於末　曾孫樹金謹識

祭莊復齋先生文　李清馥

嗚呼師友道遠風靡日偷忠言至論流俗罕投惟公平生出
處一致崑玉秋霜淵澄嶽峙丙申之歲來自湖山予時童稚
始識公顏榕村雲齋座列英俊公與文勤獨闢道蘊惟我先
祖契誼至心延聘家塾爲後學欽暇日講磨上達不已謝氏
去矜獨能踐履壬寅九月予至京都公時教習示我楷模路
岐多端鮮不易志公啓我衷幸免顛躓出宰濰萊予亦南歸
倏聞讀禮侍奉庭闈十載漳江振興教席北溪東湖淵源獨
接
天子龍飛訪求遺賢江陰薦疏列舉後先惟是國學英髦之
儲
簡授六堂以教冑子十習丕奮後秉銓曹靖恭爾位風節獨
加
帝選良牧淮徐重寄洪瀾潰奔備極撫字室荒民離尚集飛
鴻仁人君子焉有其躬予時乞歸邂逅河上探讀囊言籌持
責讓皤皤白髮炳炳丹心濟物懷抱慷慨尤深旋擢監司蘇
我民瘼黎庶追歡謂得霖雨何意二載遽乘箕星訃音傳到
洙泗交并嗚呼道廢中途古今共慨況屬典型能無深念前

歲
詔旨湯陸並求元臣入奏謂公特優仲氏陳情舉公爲代僉
曰老成高出儕輩何期不淑哲人之凶士林顛頓桐子路窮
惟聞師儒年來少替宗伯遽歸公今又繼惟公之學弗事游
移篤信師說上溯閩伊素重躬行不貴文藝剛果直方嫉邪
警世風俗之衰共效脂韋凡屬吾黨多順少規能得如公三
四
朝宁屹然中流可爲砥柱惟我諸兄最沐公知馥也不
肖又辱撕提秋水堂中正資雅誨尺書一通今巳不再音容
巳邈遺著尚存欲探遺篋援我手鶚昔造葵陽相進反掉今
茲拜公生匆來悼謹獻清酒載拜陳辭上爲世痛下哭吾私
嗚呼哀哉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袁枚

乾隆九年枚宰沭陽淮徐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則循故事餽殽蒸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飪郤之是暴天物而違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沭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辯出所爲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坐講中庸不皮傳濂洛語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盡變若欲即駕車赴聖域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疎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爇火砲

閉焦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惶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馳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奚慊慊耶藝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既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沭饋牲牢不受命從耕藉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盡主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餘溫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跪而辭曰公見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誓指其心乃聽之公諱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南靖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濰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

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

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其督撫白簡繕矣命公補牒公牒稱令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勢隆赫監司皆鞾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運鹽

故雖暴漲非徧告諸大府不啓閘公力請得以時開勘淮海災過勞以羸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氓罷市奔走樹素幟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緡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眞儒也已公少時受知于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爲御史三日露草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于庭翼日章上果得譴減死戍邊

漳郡志傳

莊亨陽字元仲一字復齋南靖之龜山鄉人也性坦易剛方而有曠度于細務若不屑屑經意至任難肩鉅株交轕繞則致其劬覲往往心晝手指口瘏音嘵猶兀兀不止古所謂劬躬盡瘁無恒安處者非正直之君子不能矣康熙辛卯舉于鄉戊戌成進士出宰山東濰縣毋就養卒于逆旅喪歸守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授徒講誦若將終焉乾隆元年江陰楊大宗伯名時掌成均拜疏薦士七人首亨陽有司趣之行至都授國子助教六堂之士少有所向者多願

爲弟子遷吏部主事每執牘與長官爭可否或齟齬侃侃無懼色六年有薦其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用十一月由德安府同知擢知江南徐州府又二年遷分巡淮徐海道其守徐州也值河淮交漲仍歲水災

上特遣閣部大臣率同治河官諸度形勢務得要領爲長久計亨陽乃博詢耆民躬親視川澤悉其利病爲書陳之當路者七自爲說者二大要以淮徐水患已甚其病在壅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潁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在開毛城鋪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而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矣時視河皆中朝名公卿未及措注列石林洪沛縣城將潰民爭竄逃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之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其巡淮海也海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障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無救矣乃躬陳制府自今後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百餘年

積患一旦免其皇皇拯民于難若病之在身然嘗對上官僚屬自責恨荷

聖天子不次拔擢而災患乃數十年未有心殫力困終不能救斯民飢溺嘗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見飢羸遺黎中心愧畏言已則涕下聞者爲之蹙額以積勞視災核賑回道舊疾作遂卒卒之朝尚強起視事也僚佐入視敝衾蓋體笥無新衣莫不哀悼士民啼號交相弔有吏跪柩前慟哭至失聲猶不起衆問其故此吏頗恭謹曉事侍左右親見其揮淚作上當路書披卻導窾爲民請命銜感之深不能自已也

卒年六十一素湛心性理書好獎誘後進訢訢如也意所不可則㥜然見于面詩古文詞雅健清剛如其人有荻水堂集若干卷又從李文貞相國講學旁涉九章著有算法書及河防者藏于家予脩有志樑扶喪歸僚友致賻遇可無取者必卻之或勸之受瞿然曰君子不家于喪吾何恐傷吾父之廉

論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

國朝來漳之宦而達者多矣其賢聲熟士大夫之口首文勤世遠副使亭陽繼之雖婦人女子猶然以是嘆誠之不可揜也桐城方學士苞志其墓曰以副使之孝而恨于母者終其身以副使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其牧民者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于母而孝乃無慰于父憂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于

君又副使之生不怍于人死不愧于天者實由于此豈非易所謂鞏之用凶事者耶嗚呼知言哉族人莊志壎字企思博[illegible][illegible]以孝友聞遇窮乏常賙恤之亭陽少許可獨善企思卒年七十有八

莊元仲集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莊亭陽撰亭陽有算學已著錄此集僅文十二篇乃其官淮徐道時所上河防條議也

綠蘿山房詩集三十二卷文集二十四卷（一）

〔清〕胡浚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乾隆刻本

序

會稽胡竹巖先生高才博學詩古文詞名聞海內予耳而熟之垂三十餘年第宦遊蹤跡遙雲山遠未謀面也先生致仕歸家并發徵騰寫稿素抵蕺山

後道德文章多如砥礪不意晚歲實則已名動玉樹矣生平著作等身固應傳世以垂永久茲從其高第弟子馮君踐野獲觀所刻綠蘿山莊詩集諷古謂其行宏深花多匯焰輝騰

似吳興承旨承旨故宅在郡城中明初已為寒宗襲錦衣占籍居之予嘗訪松雪齋文敏公所手植銀杏雖無枝葉鐵榦僅存摩挲不釋猶悅想其為人然予與先生雖未謀面而讀其詩不

亦如文采風流之家世乎

時

乾隆辛巳初夏苕水孫人龍

書於藏山之證人講社

綠蘿山莊全集序

駢體何昉乎曰自庖犧氏八卦昉矣有陽必有陰有奇必有耦有純必有雜物相雜謂之文五色具而采章昭八音調而大樂作經天緯地禮備樂明無非駢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中損益積

久愈精變通不窮盡利文詞特其一端也論者謂妃青匹白體不合古其然豈其然乎文之起於字字起於畫畫起于卦不待智者始明也卦先列四耦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回而重之引而伸之有內有外有靜有動有往

有來有不易昚變易詎非兩間
千古萬事萬物之無獨必有對
者歟所憾乎騈體者謂其華而
鮮實佀而非真未究本原徒江
藻飾用之談理則未足以釋聖
經用之記事則未足以掾史筆
云尒至若詞賦制誥表章序記

書啟贊頌哀誄雜文祗取達意
亦堪立誠引古証今比物連類
方且病於寒儉何妨畧作鋪張
有音同鏗金戛玉吹竹彈絲豈
不勝瓦缶之搽土風有采芻麟
翔鳳舞虎變龍騰豈不勝雞豚
之游村落也抑自屈宋以騷爲賦

枚馬以賦爲文隷事瀾翻漸趍
富麗盛於六朝沿于唐宋作者
林立後出彌新其初本由詩別
爲賦而語不單行其後復旦曰
賦及詩而詩成格律夫文猶五
色也詩猶八音也文自西京以
前詩自正始以前古色皆天真

古音皆天籟也下此天真漸減
則設色務工巧焉纂組刺繡圖
畫不如其視法服山龍黼黻真
粉本也天籟全失則繁聲擅勝
藝焉箏琵阮笛鏗鏘動聽其視
太常祝圉損篙直蕢桴也頋安
所得前古諄朴之典章元音之

律呂取以考校耶李唐人材輩
出文則王楊大暢徐庾之波燕
許始振揚班之氣詩則太白仙
飛絶跡少陵體集大成六云盛
矣況有專用駢體意祗孤行軼
為江河注海别為歐蘇導之先
路又有盡掃陳言爽起八代朗

若星辰照夜前為思孟續其後
昆者乎宣公心在經濟不言文
也韓子以文自負乃亦曰子雲
相如同工異曲又曰以古為師
師其意不師其辭然則昌黎之
所取所棄詎止兢兢較量於體
之駢與不駢者耶文無難易惟

其是果是也自我作古無所不
可刱載籍具存駢體亦猶行古
之道也會稽竹巖先生學博才
雄久以詩古文名天下舊刻緑
蘿山莊四六文集二十四卷臨
川穆堂李公同邑秋滕魯公序
之今刻詩集三十二卷并前編

屬余為序余荒陋烏足以言詩
古文先生所著原原本本殫見
洽聞取精多而用物宏功力深
而收名遠文於五色其為天孫
之雲錦詩于八音其為神女之
琅璈乎余讀元黄二賦慨慨乎以
鉅筆象繪乾坤始覺笑六合為

惎者識楢坐井誦游仙百篇飄

飄乎吕寸心妙合坎離又覺登

七章於選者才乏凌雲也巖居

養病卷軸全疎聞先生晚喜常

編不廢著述精神無異少壯心

甚羨之故以卦畫為詩古文列

首　首

乾隆戊寅孟秋之吉天台息園

齋台南書於萬松岡

綠蘿山莊詩集總目

會稽胡浚竹巖撰注

孫[illegible]全校

四言古　一首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古　一首
五言律　一首
七言律　九首

卷十八

五言古　一首
七言古　二首
歌行　一首
七言絶　二首

七言律　一首
五言排　一首
七言排　一首

卷十九

五言古　六首
七言古　三首
歌行　一首
五言絶　五首
七言絶　三首
五言律　三首

七言律　八首

卷二十

七言古　一首
六言絶　十四首
七言絶　二首
七言律　六首
五言排　一首

卷二十一

七言絶　一首首

卷二十二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三首
七言絶　一首
五言律　四首
七言律　九首
五言排　一首

卷二十三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古　五首
歌行　二首

六言絶　六首
五言律　八首
七言律　十二首
卷三十
五言古　三首
七言古　四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四首
七言排　一首
卷三十一
五言古　四首
七言古　三首
五言律　六首
七言律　十二首
卷三十二
五言古　二首
七言古　二首
七言絶　三首
五言律　二首
五言排　二首

綠蘿山莊詩集卷一

分目

蜀武侯銅鼓歌謝段晴川作
鄭雲叟拉同任太史處泉登臥龍山手隸刻其匡石
同身到蓬萊索和春暋
玄春雜興十首
吼山龍口泉
雲石庵
寄西河毛太史二首
泛舟平水溪過鈎磯石
宿平陽寺祖公方丈

綠蘿山莊詩集卷二

綠蘿山莊詩集卷三

分目

雞山志載越王畜雞以饗士者而土人歷傳畜以爲鬬今山頂有古井名曰雞窠其屋東磐石高丈長三丈亦名鬬雞砦暇日登遊題詩北牕而返

病後秋懷

寒坐草堂與雨笠各出所藏詩目品評卷軸

錢王祠

癸巳恩科闈中簽官崔公臬使

天竺道上

同丁六芝田朱二藕村泛舟西湖四首

登萬松嶺遇驟雨

側耘闕微扶輿惟意盡乃止邇日貌似成列率就簡爲能事甚或短章寥寥至有不盈幅尺者志感有作

江頭

會城觀閣

岳墳

探真亭觀湖

海會寺在吳山北峰最高處

謁于忠肅公祠

山家觀梅

送丁應坤之寧海

登東眺亭

泛舟康樂湖

宿夏駕村晒贈主人

次日復次主人伙中漫興韻五首

登上虞城懷古

經蘭芎山

遊白水宮

甬上寄呂國施怡園總戎

何章城東樓望海

日湖夜集即席次怡園總戎韻

色。睡。西。施。蘇湖上初晴後雨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貴與記西湖自紹興建都君相燕輦
遊于此金主亮聞而羨焉卒起投鞭渡江之志論者以西湖為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亦稍過矣酤。添。黃。髮。
花。如。練。浙江新志黃鶴樓在赤山埠浴鵠灣元張伯雨居此唐韋莊詩黃篾樓中挂酒簾燈。暗。紅。
亭。月。似。眉。咸淳臨安志外沙河自竹車門北去幾城東過紅亭稅務鮑照咏月詩末映東北墀娟娟如蛾
眉自。是。身。輕。容。放。浪。一。憑。狂。墨。寫。烏。絲。蘭亭序放浪形骸之外霍小玉傳取
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授生
登。萬。松。嶺。過。驟。雨。浙江通志萬松嶺在鳳山門外夾道多巨松皆唐時所植上有萬松
書院
游。舫。艤。三。堤。尋。山。杖。孤。策。浙江舊志西湖南渡後歌舞叢錯走馬游船達旦不息西湖志
裡湖西岸者為楊公堤孟珙闢西湖時增築自北新路第二橋入靈竺路者趙公堤宋淳祐間京尹趙與篡所築自

斷橋至孤山為白公堤唐刺史白居易築顧苑策竹名可為杖白。雲。起。空。厓。史天官書凡望雲氣江淮
之間氣皆白易通卦驗立春少陽雲出黔如白鵠丹。泉。瀉。幽。石。四明圖經丹池山頂有池其泉皆赤
色故名丹池虬。龍。攫。我。前。蒼。翠。涼。欲。滴。鄮山子西湖唐九里松今將千歲虬枝偃蹇瀧
幹攫拏有一根雙幹挺然者有五六人合抱者有蒼翠下
垂可手接者奇偉鬱茂為湖內異觀今惟桐塢村土穀祠
有松六株甚古觀九里舊松于此訪之可也按西湖首數
萬松次九里松所謂湖辨浙江而通天目者抱朴子松三
千歲其中有伏苓其狀如龍形藉。草。傾。壺。觴。縱。望。未。云。極。杜詩憂來藉草坐陶歸去來辭
引壺觴以自酌入。谷。始。亭。午。赭。汗。方。濡。春。亭午見未句注詩白駒在彼空谷後漢劉盆子
傳被髮徒跣敝衣赭汗海。北。陰。風。來。雷。雨。不。移。刻。杭州府志海門去府治東北六十里
子詩花游發風動地易解卦雷雨作解橫。腑。亦。樹。猿。劉伏傳處女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女舉杖擊之
老人即飛上樹化為白猿下。視。倒。飛。鳧。穀梁傳六鶂退飛風也化書鴻風化水。氣。浮。孤。山。

豁。若。江。湖。白。五雜組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來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尚百餘丈而
水湧起狀如炊烟與相接海山俱隱沒不見浙江新志登天目山望錢塘江如白練李詩南湖秋水白捩。衣。
避。茅。茨。目。瞋。駭。未。息。陶詩茅茨已就治史扁鵲傳目瞋然而不瞬化。工。幻。神。奇。
物。理。安。可。測。賈誼鵩鳥賦造化為工莊子臭腐化為神奇倏。忽。高。天。遊。異。景。杳。
無。跡。詩小雅謂天蓋高王勃詠風詩去來固無跡歸。遲。雙。麻。鞋。斜。陽。映。西。壁。杜詩
麻鞋見天子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

制藝闡微抉奧惟意蘊乃止避日貌似成矜率就簡
為能事甚或短章寥寥至有不盈幅尺者志感有
作

繁。簡。無。拘。格。含。毫。俗。何。殊。歐陽子上宋史表詞之繁簡因乎事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

儒。誇。侏。勝。朔。漢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三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三百
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脛。詑。鶴。爲。鳧。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藐。海。
渾。疑。詭。古今文評韓文如潮蘇文如海潘。江。耐。賞。枯。鍾嶸詩品陸文如海潘文如江我。須。
學。作。我。四。尺。養。珊。瑚。世說與我周旋久寧作我[illegible]文章志王愷與石崇爭豪武帝每助愷常以
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
而碎崇曰此不足恨以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光彩溢目者六
七枚如愷許比甚衆

江頭

詞。場。幾。處。擬。驃。姚。李詩詞場繼國風史衛霍列傳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受詔與壯士爲驃姚校
尉杜詩將軍只數霍驃姚偏。愛。孤。吟。慰。寂。寥。楚詞九辨寂寥兮收潦而水清石。鏡。樓。臺。
迷。驛。樹。越州圖經長山在蕭山縣南九十里其巔高者曰鏡臺山又曰白石山鐵。幢。風。雨。上。

志吳王既賜子胥死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盪激堤岸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立潮頭者子胥爲之立廟

但恐捲去陰符經〔文獻通考〕陰符經一卷黃帝受之玄女李筌注甚日

無芒雲氣黑海嘯峯摧怒漂石白鼉騰涎忘夜守翻身却

恨乾坤窄洞庭雪城崩巨山〔傳奇錄〕貞元中洞庭湖前一山有大風濤碎一巨舟所載數百人居島上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狹束其人爲巖不廣數丈湘媼至山飛劍斬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大白龍長數千丈湘媼樊夫人也

銀宮繚獸攢珠玕〔列子湯問〕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史〕封禪書海中三神山皆黃金銀爲宮闕

沙飽蹴蒼耳盤衙孽孰許霸毛殘〔南史〕張融作海賦示顧覬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其始起也洪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起自突然止亦

倏豈化幻生安措局更憐重水化翔鷗萬點浮沉漾波浴

〔水經注〕文種既誅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去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

種胥疾威

揚眷浩軒檻雨濺蠍衣裳〔大雅〕旻天疾威〔杜甫詩〕軒楹勢可呼

江東蟹帆

避漁淵空林拔盡枯楓黃〔臨安志〕海門山潮頭洶湧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千道

〔志〕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舜漁處也

洞心眩目憑高處互詫龍鮹誰敢擲

〔臨安志〕潮汐往來爲天地之至信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

吳姬十五慣

乘潮一葉蓮舟亂江去〔唐李端詩〕採蓮從小慣十五便乘潮

海會寺在吳山北峯最高處〔浙江通志〕海會寺在吳山脊爲郡果院後改今額

石頂風霄現崑崙躋上頭〔三皇內秘文〕上三霄一日風霄謝靈運詩蕭吸風霄〔謝脁〕

〔妙〕毘盧遮那如來是一切諸佛之總持〔石屋禪師詩〕便蹋毘盧頂上行〔杜詩〕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漫疑從地湧〔華嚴經〕爾時善財見大寶蓮花從地湧出光明寶王以爲其臺見摩耶夫人在彼座上〔指月錄〕罔明菩薩從地湧出彈指一下女子從定而出

直似與天游〔莊子〕人間世內直者與天爲徒〔又〕外物胞有重閬心有天游

吳越東西盡〔浙江建置表〕春秋爲吳越二國〔水經注〕永建中陽羨人周嘉請分浙江以西爲吳浙東爲會稽郡〔越〕會稽即大禹葬故地

江湖上下泝〔蘇軾表忠觀碑〕吳越地方千里

江右湖控引甌島閩江舊志錢塘右都湖與東帶長江

孫浩烟霧外指點望予洲〔十洲記〕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亦多仙家

謁于忠肅公祠〔浙江通志〕祠在三台山之陽祠少保于公謙祠後即公墓

尚書墳廟凜秋風卜夢精靈尚許通〔王世貞于謙傳〕皇太后命成王攝政尊進兵部尚書加少保孝宗時贈太傅諡肅愍賜特祠于其墓曰旌功錢塘縣志于忠肅公墓上士子多往祈夢有靈驗

空勢萬全歸北狩〔明史紀事〕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開主和謙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于此萌矣

孤忠一死衛南宮〔英宗實錄〕景泰四年春正月己巳未讖太上皇帝居南宮〔明史紀事〕景帝不豫兵部尚書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石亨等率衆薄南宮迎太上皇徐有貞請殺謙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

神鴉攢飯饑餓黑〔杜洞庭湖詩〕迎棹舞神鴉〔又〕千家注洞庭湖中有羣鴉集客舟檣上博飯祭之乃去相傳湖神之使謂神鴉

寒柿藏碑爛葉紅〔文獻〕考異東坡嘗謂初讀韓公游青龍寺詩云正值萬株紅葉滿不曉其故及觀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全紅詩蓋謂此

回首岳家祠屋近應須執手話宜同〔西湖〕志岳少保墓在栖霞嶺下〔張岱〕于少保〔祠記〕公與武穆皆墓于杭又皆祠焉南北對峙亦天定云〔戴徐錄〕虜獲太上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國有君矣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國有君矣而于謙獨揚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

其白如練亦名瀑布泉白水宮在其下（山川志）白水山有泉四十二道投空而下金芝森老珠羊臥（四明山記）巖及石壁二崖生五種芝一曰金芝黃滿如金夜有光（名山記）白水山瀑布嶺相傳劉綱夫婦乘羊過此亦名羊額嶺（玉海）昔洛下有田夫墜穴中行至一處見巨人告飢于柏下牽一羊三捋其鬚得三珠前二自香之以後一投堅者吞食既出問張華華曰此九龍仙館巨人爲九龍大夫羊乃龍第一珠吞之與天地齊壽第二延年第三止充飢而已銀竹秋高石燕飛（四明山記）雪竇北巖生石乳有毛竹銀筍其毛竹自生毛筍皆銀筍仰銀錢如筍或云毛竹筍白如銀（文）白溪七十餘里有石燕毛竹銀筍不死之鹽一逕眞游消蠟屐（世說）或詣阮孚正自見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百年榮顧付荷衣（楚詞九歌）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劉樊只在前峰過月下笙簫夜夜歸（仙傳拾遺）劉綱爲上虞令同妻樊夫人師事白君居瀑布洞側及昇仙後猶有見其乘雲過此者（漢武帝內傳）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

緑蘿山莊詩集　卷三　廿七　竹巖胡浚撰注

甬上寄昌國施怡園總戎（浙江通志）定海縣宋熙寧六年立縣曰昌國

幕府馳書久。懷中更幾年。（合璧類編）王智興幕府既開所辟皆備者（古詩十九首）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水軍雄殿制。（朝野雜記）紹興十九年漢沔兩大將稱殿前諸軍都統制（宋會要）武職有殿前司置制使平江許浦亦置水軍副都統領之瀨將重戈船。（漢書）南越傳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嚴氏要略）漢置戈船將軍建戈于水上浮渡海水以討北狄馬跡綸巾月。（大昌國州志）馬跡山在海東北安期生洞在焉（蜀志）諸葛亮傳綸巾羽扇指揮三軍蛟門畫角煙。（名勝志）蛟門山在鎮海縣東十五里有蛟龍穴處（王維詩）畫角起邊愁（李靖兵法）角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聲一聲絕右虎侯捉驟馬之類桃花幾拗水。未泰庾樓筵。（寧波府志）桃花渡在府城北門外（北堂書鈔）庾亮在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登南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遂據胡牀與浩等談詠

句章城東樓望海（四明圖經）句章城在鄞縣南六十里

海門天萬里。渺渺望滄洲。（海防纂要）羊許獨立海中危礁第三門戶（杜詩）滿壁畫滄洲嶼諸洋隔。（浙江通志）寧波中營海汛轄洋面三十二曰小磐嶼十曰獅子燕內洋轄洋面二十七曰溫州嶼十一曰東嶼十二曰西嶼十二曰雞娘礁十六曰亂礁洋外洋轄洋面六十一曰雙嶼山二曰雙嶼港三曰白馬礁六曰四礁頭乾坤一氣浮。（易說卦傳）乾爲天坤爲地（天地全圖注）地之外皆天天之外皆水之外皆風風之外皆氣（杜詩）一氣轉洪鈞夜靜寒吐日。（玉篇）神鰲背負蓬萊之山在東海中（類篇）海土有夜行者至三更忽見赤光如半偏山形若浮船人曰此日出也霜壓蜃藏樓。（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香貢來應近。三山數點舟。（文獻通考）占城國貢道去浙江二千里建隆初貢龍腦香（浙江海防志）李港汎洋面二十一曰三山

緑蘿山莊詩集　卷三　廿八　竹巖胡浚撰注

日湖夜集郎席次怡園總戎韻（寧波府志）日湖在府治西南一里

沙頭龍舸載金鐘。（類要）凡船多畫黃龍故王勃云舸月下狼毫灑練裙。（筆經）狼毫細而硬（世說）王右軍訪羊欣值臥書其新練裙數幅而去禮數寬於嚴僕射。（杜詩）嚴鄭公枉駕草堂詩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唐書）嚴武傳贈尚書左僕射詩才清似謝將軍。（李白詩）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又）詩傳謝朓清十洲紅冷芙蓉露。（名勝志）四明日湖宋太守劉埕當月湖之舊疏之復積土廣爲十洲五曰芙蓉洲半壕黃蒸桂聚雲。（竹里編）日湖旁有桂井壕植桂樹空其中可以晏客每開香達城上（通典）城上有黃雲臨之大吉（類要）桂未開時取其蘂曰桂粟可貴酒莫怪倚聲催和急。投壺佳興自難羣。（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東觀漢紀）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設樂必雅歌投壺

緑蘿山莊詩集卷之三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四

分日

緑蘿山莊詩集卷四

會稽胡浚又號倚堂撰註

甬上觀李雲騎秋獮

吹角高亭百里開。〔浙江海防考〕內洋岱山轄洋面四十九，三曰高亭。〔演繁露〕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帝命吹角為龍鳴禦之。水師秋獮陣紛紛。〔浙江兵制志〕鎮海水師營兵丁一千二百五十七名。黃金鎖甲樓船將，〔杜詩〕雨拋金鎖甲。〔注〕以黃金作鎖形，名子甲。〔通典〕樓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設格開弩窗矛穴。〔漢南越傳〕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赤羽旌旗橫海軍。〔家語〕子路曰：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杜詩〕宮殿晴薰赤羽旗。〔通典〕漢有樓船將軍。〔寧波府志〕大海環府境東北際，定海之招寶山，海潮自定海入。燧火捲蓬鷹一道，〔左傳〕若火之燎于原。〔通典〕李陵征匈奴，及于大澤，匈奴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爾雅注〕鷹鷙鳥善搏，軍中多養之。霜風鳴鏑馬千群。〔史匈奴傳〕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向而不射者斬之。夜韉炙兎城頭晏，幕府揮毫待子雲。〔周禮注〕駐軍之所，環車為宮，仰其轅以表門。〔詩瓠葉〕有兎斯首，燔之炙之。〔漢書注〕大將軍衛青即幕中開府，故曰幕府。〔揚雄校獵賦序〕十二月羽獵，雄從，田車戎馬器械尚泰奢麗誇詡，聊因賦以風。

江心寺曉望

〔原注〕在甬城北桃花渡

寺下潮生沒淺汀，鐘聲初出望江亭。〔法苑珠林〕唐述寺東谷中有一天寺處所。〔鎮定常關鐘聲〕〔浙江舊志〕超然亭在桃花渡造舡場，宋紅宮兆說之建，後即以祀之，今名望江廟。黃蘆歷歷聯霜濃，〔白玉蟾琵琶亭詩〕兩岸黃蘆今畫樓。〔楊誠齋渡揚子江詩〕只有晴霜凍太空。白霧茫茫海氣腥。〔宋五行志〕建炎三年駕次松門，海中白霧晝晦。〔常駿赤土國記〕既入海，海水多黃，氣腥，舟行十餘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九譯會看馴雉入。〔琴操〕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徐陵集〕

衆渺渺，馴雉南飛。雙扉虛宅牝蛟靈。〔名勝志〕蛟門山在定海縣東海中，有蛟龍穴處，所興颶風怪浪。〔徐表長集〕招寶山東二十里，山下白牝蛟宮之，故名蛟門。僧呪石屏〔浙江舊志〕浮塗山在呂國南海中。〔名僧傳〕僧慧崇僧住山，鈙法師自誦觀音呪，功無比，陶曰：吾坐後石屏能呪之令破否？呪之，裂為三片，今名誦石岩。

甬城坐雨憶山齋秋菊

海城風雨殘，〔四明圖經〕抱負滄海，枕山臂江。〔浙江通志〕寧波府據甬水為城，闢為六門。坐憶東籬景。〔陶詩〕采菊東籬下。木葉下空齋，金錢臥苔冷。〔楚詞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劉蒙菊譜〕金錢菊深黃雙紋重葉。客程滯以遙，嫩醪誰對影。〔杜詩〕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日暮望歸舟，淒淒江樹暝。〔謝朓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櫟社洲中尋平楚亭故址

〔注見下〕

社櫟枯株已半埋，古亭遺甓更荒苔。〔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曲轅，見社櫟樹，華之百圍。〔浙江舊志〕櫟社在寧波府城南，又見下注。三支江水洲前合，〔浙江新志〕平楚亭在櫟社之陽，今水中洲是也。洲當水三合處，北通桃源，西接乇山，東南流入郡城。昔人建亭其上，匾曰平楚觀瀾。萬里秋雲海上來。〔寧波府志〕府環海東際嶕崎，海潮自定海由鄞江而入。世事本同蒼狗幻，〔杜詩〕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變易成蒼狗。野花猶傍白鷗開。〔杜野望詩〕江靜白鷗來。君家土渾無跡，滿眼山川更可哀。〔名勝志〕鄞縣夏禹時堇子國。〔注〕邑有堇山，後加邑為鄞。〔詩緜〕乃立冢土。〔注〕冢土，大社也。

客寓初食蟛蠏

貝宮神闕夜忘守，介士無心護滄叟。〔楚詞河伯〕紫貝闕兮珠宮。〔李賀集〕有貝宮夫人歌。〔抱朴子〕出師下岩之際，或見蟹，則呼為橫行介士，以權安衆心。〔酉陽雜俎〕蟹八月輸芒于東海海神。〔杜牧

書吳王既殺子胥盛以鴟夷之革投之江中遂為怒潮激隄野人有見其乘素車白馬立潮頭者

朕欽遺令葬（紹興府志南雙雁鄉有雙雁墓[illegible]及卒雁不去乃葬之）雁塚

傍名曰羊裘虛陸客星臺（[illegible]錄嚴光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illegible]物色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意其光乃[illegible]至）靈泉清味

仍如昔共漱微酣坐綠苔（紹興府志龍泉在山之趾宋高宗飲之甘取十甕去又山有龍泉未嘗竭所謂龍泉者也）

題中天院（餘姚縣志龍泉寺在龍泉山今所存者惟山門大雄殿中天院而已）

疑閣西厓上孤傳浩刦家（[illegible]之人家部制我界始）帳煤污鼠

蝶篆漫龍蛇（曾子固磨厓碑[illegible]太師筆下龍蛇字）歌澗縮泉

猶繫山猿日揚斜犢倚今漸少枯蘆水蘭花（全唐詩話王播再游揚州）

木蘭院題詩壁上曰二十年前此寺游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入四明山紀游（丹山圖四明山在東海上）

少小慕真游每欲窮靈宅（紹興府志四明山在餘姚縣南一百十里晉孫綽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蓋曰仙靈窟宅焉）方丈泊蓬萊弱水無羽翼（名山拾遺方丈山一名巒雉登地方千里蓬萊山亦名雲萊廣七萬里西王母傳崑崙山下有弱水千里非羽車羽輪不能到）四明在人間胡為不可即（浙江通志中黃胎藏論羽服綠衣何所得皆自五藏生羽翼）四明峰幾何二百有八十（梅福四明山記四明山在寧波府西南百餘里高一萬八千丈由鄞溪而入者稱東四明由奉化入者西四明由餘姚白水而入者稱西四明）天洞標神栖（洞天福地記第九洞天四明山化而為二百八十峰）七州環繞（浙江通志四明山紹興之餘姚上虞嵊台寧波之鄞奉化台州之天台明州赤水丹山之名）

泉四十二道投空而下其色如練是曰白水亦名瀑布泉（白水宮在其下蘇詩玉虹流元施釣白水山詩暨湖）大地玉龍吼勢接碧空河漢流（杜詩此物頗豐足）

兩簷松尚覆天寶碣（紹興府志餘姚祠宇觀在四明山本劉綱樊夫人升仙之所觀在四明山唐天寶三年移置白水嶺下遂名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四明山大蘭山移九龍宮）古觀荒凄凄瓊扉摩壞闕婆娑

更君游潺洞細溜鳴寒潔（浙江通志潺湲洞噴瀑飛沫冬夏不竭此）

又見或傳笙鶴聲依稀響秋月（浙江通志潺湲洞側劉樊師事白君此居故名上註）前岑杳復亜凳嶝穿蘿葛（杜詩入山傳有鶴也向東南行斬）走馬或緣附（記四明山洞天東南二十里有石翠過迤南[illegible]又鶴向北頭荊棘攀蘿透迤為二十餘里）

為錢王走馬岡又曰青[illegible]文[illegible]（天記四明山石南五里紹興府志）間道瓶有石（紹興府志四明山）方五六七里細草逆若文賴然路

道之石與九陽谷挺楸楺陰月閉樫柏（名山志四明山黃楊宋生梓松柏樫）

評集　卷四　六　竹巖胡淡撰注

寧海投龍漱名山天下九之一（外紀唐時醮祀皆于名山洞府投金龍玉簡左使小九之一）往從所艱涉苦江波隔（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父艱紹興府志曹娥江在府東九十里亦名舜江）茲辰復何幸東來值于役（詩君子于役）雞鳴晨舂粮行縢來踵縢（禮曲禮雞初鳴咸盥漱莊子逍遙遊適百里者宿舂糧詩疏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踵至膝者）一主二僕偕旬月期所惬涼風吹我裳木葉黃已脫（逸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禮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石氣自空青稜稜見山骨（杜西閣詩石壁新空青蘇佛跡岩詩山骨瘠岩土）取道由東明溪口始進發蹊竹火清淵漱足怡悅（餘姚縣志東明山在縣南五十里是為四明水口詩祗可自怡悅）

白水若凌虛起突兀玉虹四十二晴空走雹白非河漢傾詎復有此物（名山記白水山在餘姚縣西南六十里是為四明山西）

支徐孺榻。寰覽徐穉字孺子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青簾許

升李膺門。後漢書李膺性簡亢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客臨吳楚皆萍跡。一統志鎮江府春秋為吳地後屬越越收屬楚秦漢屬予傳萍浮南北 詩弔齊梁脫粉痕。寰宇記齊高帝陵在丹陽縣北二十五里梁武帝陵在縣東三十一里 魚蝦憑君留一醉。殘石室有客草蝦子

故鄉風味合重論。陸游入蜀記六月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甚富新唐書大將軍告身錢易一貽

舟出京口

輿地記鎮江府三國時吳都於此後徙秣陵改為京口鎮

栗栗寒風縱布袍。郵程漂泊客心勞。世說戰戰栗栗汗不得出杜詩此身漂泊苦西東詩甫田毋思遠人勞心忉忉 中江地坼金山險。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寰宇記金山在鎮江府西北江中上有金山寺 北固雲連鐵甕高。南史梁平樂侯傳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一統志北固山在鎮江府城北梁武帝改為北顧廣輿記鎮江府鐵甕城即府城也吳孫權所築 旅食兩飡愁桂玉。國策蘇秦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 徵名千里涉波濤。三國吳志周瑜謂蔣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氏作 故園回憶東齋夜。臥看紅珠滴酒槽。沈立越州圖序郡東□谷所□齋晉王肅曾于此注易唐李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

舟中望金山寺

南唐僧應之頭陀巖記金山昔名浮玉因裴頭陀江際獲金貞元二十一年節帥李錡奏易名金山

風愛裴公寺。乘潮呼鐸遲。廣輿記金山寺唐裴頭陀開山所建杜詩千家注黃鶴註乃竹籬河也 帆檣風際立。釋名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金碧鏡中看。□徵畫偈見佛法以南史諸國考之其壯麗金碧正如今事佛處蘇金山寺詩□□□□□金碧陸游入蜀記午過瓜州江平如鏡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為巨麗 泉數江心潤。張又新水經揚子江心中冷水第一一統志中冷泉在金山寺為天下第一泉所謂揚子江心水是也 山浮地脉寒。名勝志金山一名□□以其浮而不沉也 墳在否。千古未憑欄。陸游入蜀記金山寺有二島台曰雲根島特起不附俗謂之郭璞墓晉書郭璞死王敦之難贈弘農太守

過高郵

江南志高郵州隸揚州府邗溝地秦為郵漢為高郵

甓湖珠水潤。淼淼接城坳。廣輿記甓社湖在高郵州孫莘老家湖陰夜覓光如晝衙湖求之見一大珠其光燭天一統志高郵城一名孟城其地四陷低窪皆沮洳蒲葦之澤惟城基獨高狀如覆盂 堤樹惟栽柳。河防一覽河堤種柳其上可以盤根護水 村簷半覆茅。北游錄揚州而北一路堤之上皆茅舍 花魚寒作鱠。高郵物產志鮆魚有花記魚 蘆酒凍成膠。杜詩蘆酒逆成 客路眈風物。憑將自解嘲。杜詩懶情無心作解嘲漢揚雄傳或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渡河後始僦車陸行過淮濱道中作

方輿備考淮安府領縣九五曰桃源縣宋為淮濱縣

鹿鹿時沙碾鐵輪。風狸無復似淮濱。史記田單傳燕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其車軸而傳鐵籠江南通志淮安府桃源縣宋曰淮濱以濱于淮水也 山連葛嶧仍通楚。一統志葛嶧山在邳州枚乘七發嶧陽孤桐謂此山之南者十道志楚州戰國屬楚 地是桃源枉笑秦。江南通志桃源縣唐之桃源鎮也元為桃園宋謝枋得詩尋得桃源好避秦 野鶴嘯林寒啄笑。蘇石鏈山記山上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 飢狼出峽甚擾麏。野史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飢豹常有餘言狼貪而豹廉也文狼行先以足跑地使塵上順風而揚令人不見其來 皇家結網殷勤甚。莫厭公那歷苦辛。唐陳陶詩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

溯疏吏治稱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

過下邳 一統志邳州夏之邳國秦為下邳後周為邳州

野曠少人烟雄州何代遷 風俗通下邳縣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為楚王都之後乃為縣 山留黃石墩 寰宇記黃石山在邳州山上有黃石公祠史留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城記赤烏年 十道志下邳城呂布始築至吳赤烏二年被兵增築 [illegible][illegible]梁小 [illegible] 沙平馬跡圓 國語昔穆公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 地記馬跡山石上有秦皇馬跡 夕陽多古思徵詠正垂鞭 歐醉翁亭記已而夕陽在山唐書崔湜暮出端門緩轡諷詠張說曰文與位皆可至其年不可及也

汶河

汶泉幾折入清溪落日寒風亂馬嘶 太平御覽沂水出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世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預洛水東北流注之沂 紅樹數家茅屋小 王維桃源行坐看紅樹不知遠北史江南人家皆竹籬茅屋 白沙一板橋低 羅含湘中記白沙如霜雪西湖遊覽志江漲橋元末開河搆木板而渡 徵車本是吳公薦 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壤土全拋鄭谷犁 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真漢中士女志鄭子真家谷口世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寄語家人須遠望征夫已過楚山西 詩皇華侁侁征夫每懷靡及水經沂水出蓋縣艾山酈注艾山今在邳州戰國屬楚

綠蘿山莊詩集卷四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五

分目

山盤道屈曲而上大五十餘盤經大小天門〔王篋〕山石之巖人可居者〔合璧類編〕泰山在兗州府奉符縣名太岱蓬玄洞天

三

獨倚長空望大荒。二儀高下認蒼茫。〔淮南子〕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地坳崢孔千尋叅。〔地理志〕泰山在鄒縣北高秀出石間多孔穴往往有如數間星處其俗謂之擇孔河接崑崙一綫黃。〔泰山記〕黃河去泰山一百餘里祠所望黃河如帶〔山海經〕河水出崑崙墟東北隅[illegible]東南流入中國秘語無從搜石礆。〔史封禪書〕天子獨與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語秘不得聞〔舊唐禮儀志〕制封禪為石[illegible]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大厚一尺為石檢十枚以石泥〔封禪儀記〕山頂西巖曰仙人石閭仙閭須待結丹房。〔李義山詩注〕有丹房須知用六一泥法沈郎舊鎮曾分土。擬看東來白鳳凰。〔曹唐小游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

提茅土鎮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郡騎白鳳凰

四

孔子崖邊古碣高。〔列子〕孔子登泰山見榮啓期〔名山記〕泰山北下為孔子崖古松甚多稷邱祠畔柏生毛。〔列仙傳〕稷邱君泰山下道士漢武東巡乃携琴來迎曰陛下勿登山恐傷足指及數里左月梁折上諸之路為君立祠復置百戶承奉之〔水經注〕泰山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江[illegible]白練知歸馬。〔吳地記〕孔子登泰山望吳門之馬如疋練〔爾雅〕江南曰揚州海外青螺想伏鼇。〔劉禹錫洞庭山詩〕白銀盤裏一青螺〔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根蒂浮游不相連屬天帝恐其流于西極乃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二萬歲而一交焉撒棄自憇婚嫁畢。〔漢官〕上泰山八彡置錢物壇上亦不歸除諸奔所云聯梨酸棗狼藉散錢處具道是武帝封禪求及上百官先為上璣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也〔尚友錄〕向子平婚嫁既畢與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窺松轉羨背胸寬〔西封

儀記行到天關尚十餘里仰窺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杜〕望岱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飛鳥驚人已命詩如畫須拓雲關首更搔〔搔首集〕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蘇〕王維詩中有畫〔李白游泰山詩〕舉手開雲關

汶城西關弔王彥章墓〔兗州府志〕梁太師王彥章墓在汶上縣城西

豹死留皮人死名。長鎗鐵黑聲錚錚。讀書不如能俚語。丈夫節義本性生。〔五代史〕王彥章〔傳〕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忠義蓋天性也〔又〕彥章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奮疾如飛軍中呼為王鐵鎗〔後漢書〕光武謂徐宣曰卿可謂傭中佼佼鐵中錚錚梁家招討忠且銳。燒鎖南城勇無對。〔通鑑〕晉[illegible]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梁主以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召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治舟楊村夜命甲士六百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未散起更衣引精

兵趨德勝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斫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鬬雞兒自憚英名。質子擄孥何足畏。〔兗州府志〕王彥章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五代史本傳〕晉破鄆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供給甚備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保鑾倚平京師空。血矟暗黑創痍〔五代史〕唐兵攻兗州召彥章守捉東路祇有保鑾五百皆新募兵不可用先鋒敗于遞坊彥章退保中都以百餘騎死戰唐將李紹奇識其語音拔矟刺之傷重馬踣被擒中都兗州復何道。魅蜮忌人成大功。〔五代史〕王彥章被擒莊宗曰爾名善戰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彥章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詩小雅〕為鬼為蜮〔朱子綱目〕王彥章疾趙張亂政趙張聞之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不可為王彥章所殺盡力傾之段凝在軍中百方沮撓前拒後擒志莫阻。甘心皮骨埋東土。〔五代史本傳〕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明宗往喻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頭曰余豈苟活者遂見殺〔胡三省通鑑注〕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illegible]世[illegible]年[illegible]皮骨金蓮銅鶴化鴟鴞〔唐會要〕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

西流逕縣故城南〔名勝志〕鹽河一名瀫水出危山經東阿縣北上有管仲三歸臺〔竹里編〕東阿縣北土邱巋然道旁有碑大書曰管仲三歸臺

大匡版法事已遒〔管子〕篇目版法第七大匡第十八

土山尚指三歸臺〔管子〕土山見上注〔通考〕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史記〕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輿地記〕東阿縣北高阜是管仲三歸臺

亞卿霸才天下罕寗遊荒淫侈用館〔左傳〕管仲乃受下卿之禮而還〔史〕管晏列傳管仲既用任政于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子〕施伯曰管子天下之大聖也晉阮籍詩情哉何恣土溝蕪遺荒浮

借得土木[illegible]齊民一片悲

心醉說苑〔劉向說苑〕桓公立仲父有中門而立者曰管子之智可與謀天下君持其信乎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乃謂仲曰政則卒歸于子矣政所不及惟子是匡于是管仲乃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

續裳

拚縕藏弓奇古來智者每若斯〔杜氏通典〕晉制太尉郊廟冕服七旒玄衣纁裳〔史〕越世家范蠡既去遺大夫種書曰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子何不去

居今公讜相國遂上

歌姬府田宅〔舊唐〕郭子儀傳吐蕃等南下急召子儀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虜問誰也報曰郭令公也曰令公誠存安得見之子儀出傳呼曰令公來皆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又上元二年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并車服珍玩之具〔通鑑〕郭子儀賓客進見姬妾未嘗去側〔史記〕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者沛人也黥布反上自擊之數使人問相國何爲客說相國曰上所以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國從其計

山左自秋荒冬旱行旅多虞季冬下旬早發銅城驛猝然喧起幾致越貨之警已而徑趨他所因感賦〔齊乘〕記銅城驛在東阿縣

深冬斷雪二麥枯青菀地赤無青稃〔漢書〕[illegible]大旱乾枯小麥貴[illegible]海岱惟青州齊河[illegible]〔左傳〕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饑鴟人立老鴟叫〔[illegible]〕鴟鳴聲惡

盛午日不見物夜則飛行人家〔圖經本草〕鬼車一名逆鶬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室收人魂氣此鳥有十首爲犬所噬今猶餘九首其一常下血滴人家則凶

赤狼躍萃黃狐〔宣室志〕張鋌歸蜀次巴西遇巴俠置酒遊滄浪君至天曉鋌悸落見一赤狼臥于前乃滄浪君也〔杜詩〕黑狐跳梁黃狐立

空堡無人門晝閉

閉贓林懸弓聲嘯呼〔杜詩〕百帖林閑以伯賢于沈居戈村坊鹵掠碎瓶盎

嬉女走藏雞狗屠〔杜詩〕雞狗亦得將

昨聞探丸聚姑墓〔漢書尹賞傳〕長安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一統志〕姑墓城在莒州

湖陵旋復遭恣睢〔寰宇記〕湖陵城在魚臺縣〔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

橫暴亦可誅〔康濟譜〕人一日不再食則飢飢則爲盜之劫〔漢書〕竟以此也橫暴見上〔孟子〕離婁注〔周禮〕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有相翔者誅之

飢所迫似此

蓋湯乾溢本

時有浩浩〔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通鑑前編〕成湯大旱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遂齋戒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棠已乘官家符〔孟子〕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illegible]〕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宋世稱帝曰官家

孰令大道生荊棘行人惴惴愁馳驅〔漢〕太初童謠雞不鳴狗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繫〔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公車北上乏行李〔史記補〕東方朔初入長安詣公車上書〔左傳〕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

蕭條一束惟琴書〔禮曲禮〕[illegible]琴瑟

敢越轂城五更始早發忽聞秉炬喧前途〔廣輿記〕穀城在東阿縣管仲采邑

華神傳見一人披髮挾刃從林中持火炬而出

館人失色火作恐鳴鑼集衆防〔孟子〕上館人求之弗得〔古〕木蘭詩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

旋望衆劃馬非所利終[illegible]

虎捋其鬚〔杜詩〕[illegible]

外春寒賜錦袍海綠絳事上紅氍毹即今舞席上紅氍也趙飛燕外傳飛燕娣弟流轉長安事陽阿主家爲舍直滿故歌舞飛燕通于羽林射鳥者夜雪期射鳥者于舍旁露立閉息溫舒無疹栗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無青律覺感

客厨酒薄燈煤昏周郎持卷夜叩問鄭綮詩思何在對曰在灞橋雪中驢子背上門蘇詩薄薄酒勝茶湯吳地志周瑜美姿貌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觀梅數謠康節與長男雪夜共坐都有叩門者云借物止令勿言數成男曰金短而木長所借必斧先生曰必斧山陰舊棹隔天末祇令賦彩飛神魂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夜眠覺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輕舟就戴杜天末懷李白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畫品錄序畫有六法四曰隨類賦彩是也妻兒待米歸無策畫我何須麗人側同原倡云憑誰更待究須豢養我家側問道遙杜詩妻兒待米且歸去明日遂將來細聽又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同車乞寫北風圖僕馬黃敝貂裘同車尚書故實李嗣真評事云頭畫居居第一詩北風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又惠而好我攜手

然虎頭又伏衛協所書北風圖詩卷耳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我馬瘏矣我僕痛矣國策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去秦而歸贏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綠蘿山莊詩集卷五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六

分目

綠蘿山莊詩集卷六

會稽胡浚字希張撰註

長安漫興

千里封畿地軸平。(班固西京賦)封畿之内厥土千里(漢書)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為千里(河圖括地象)崑崙之山横為地軸(莊渠遺書)北絡極于幽燕其前平坦千里白檀盧水護神京。(廣輿記)白檀山在密雲縣曹操破烏丸于此(司郎集)盧水在燕京西南六龍夜雪沙頭苑。(廣輿記)御馬苑在京城外牧養御馬大小凡二十所(易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唐王建詩)五色雲車駕六龍(杜沙苑行)左輔白沙白於水雙鳳春雲樹裡城。(漢郊祀志)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王維詩)雲裡帝城雙鳳闕黃麾翻電影李氏藏書咸陽有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漢書)桂宮有紫房複道(宋輿服志)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長橋畫轂走雷聲。(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淒涼獨苦襴衫賤搔首寒風弔慶卿。(綱目集覽)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於其下著襴及裾名曰襴衫以為上士之服(詩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史刺客傳)荊軻者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二

燕市遼關兩道分。(史記)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日下舊聞)周世宗不血刃而取遼三關神皋一望對斜曛。(張衡西京賦)而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帝之奧區神皋樓中金粉蕭皇后。(范三堂外集)瓊花島妝臺金故物也今日為遼蕭后梳妝樓海上笙簫李少君。(漢郊祀志)李少君以祠灶卻老方見上言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仙者通蓬萊中於是天子使人入海求蓬萊而海上燕齊之士多更言神仙事矣(仙傳拾遺)李少君燕人得尸解方問空中簫鼓移時白塔

梨花堆絳雪〔春明夢餘錄白塔寺建自遼壽昌二年塔製如幢白如銀一統志歐陽公守亮陵亭下所植有紅梨題詩〕玉河柳色染黃金〔燕都遊覽志玉河即西苑所出日緣宮亭受玉泉注入西湖通於大河〕松煤細墨濃于斗試寫誰家練幅裙〔晉書羊欣嘗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得家書作

栗里蒲陘信息疎〔紹興府志栗里相傳虞舜躬耕於此述征記八陘七曰蒲陰陘〕隔年風雪見雙魚〔樂府客從東南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白頭親健猶能飯〔史記廉頗傳趙王使使者視廉將軍尚善飯〕黃口兒嬌已讀書〔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北史〕石乳濃香織繭〔本草綱目石鐘乳石乳〕海沙鵲葉想瓜〔杜詩東方貢海沙乳石久服延年益壽好顏色不老杜詩茜裾葉袠對鐵網〕

鑪〔丹鉛錄凡海邊可耕之地皆曰沙詩楚茨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塘西一岈番楊綠細雨誰人代荷鋤〔杜詩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春夜景孟拉飲街西

山月光流太液波〔輟耕錄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引金水河西流入於太液〕番楊門外繫青驄〔神仙別傳李少君有人見在河東蒲坂乘一青驄〕彫盤錯落花問酒〔谷曹類編韓詩酤顏傾錯落錯落酒器也〕錦瑟玲瓏燭下歌〔白樂天商玲瓏歌羅商音抱瑟玲瓏再拜歌初畢周禮圖注瑟畫錦紋者謂之錦瑟〕皂帽依人悲越鳥〔上高傳管寧在遼東常著皂帽漢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紫駝八胎爛春駝〔物志傳紫駝色耳垂首上有一封若封土杜詩紫駝之峰出翠釜〕夜還咫尺御街〔酉陽雜俎京師呼巷為衙衖元人有以此嫁張雲若紫駝〕近聽鼓休嫌醉尉呵〔見疑前漢李義山詩嗟余聽鼓應官去〕

史李將軍傳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

軍都山〔九域志軍都山在昌平漢設軍都縣〕天半行人跡蒼蒼度石門〔水經注積石山下有石門杜詩石門斜日到林邱〕雲崩穿峽鳥〔杜詩嵐壁鳥猿道〕藤掛飲溪猿〔峽中記巫峽猿猴數千每飲則攀藤掛木連臂而下〕凍瀑春難圻〔廣韻圻綽風飛泉懸水為瀑布飛流而界道〕晴嵐午尚昏〔王瀛湘韻八荒〕盧君何處隱井樹渺無存〔二統志軍都山漢盧植隱此昭烈嘗就經〕其山寺賄嶽一也

下門

觀王會

日上蓬萊苑花中簇仗高〔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受朝貢萬國大朝會天寶中改為蓬萊宮先儒詩錄唐宮中多植花郁杜詩春旂簇仗齊唐詩九重初日照蓬萊〕欵書留孔

雀〔南越王趙佗上漢文帝書今上生翠二孔雀二〕貢使認蒲萄〔漢匈奴傳元壽四年中單于來朝節之於上林葡萄宮〕禹筴千秋合〔漢郊祀志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梯航萬國勞〔漢顏延之曲水晏詩序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通典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遙知群舞處雲擁赭黃袍〔七聖傳玉皇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雜真仙稀得見面舊唐輿服志武德初天子燕服惟以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

二

占風周稷慎〔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意中國有好道之君逸周書王會解西面者稷慎大麈注稷慎肅慎也〕程海漢都盧〔漢地理志船行可二十餘日有都盧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盛貢明堂位〔禮記明堂位〕

昔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

奇。登。職貢圖。舊唐經籍志藏貢圖一卷梁元帝撰 賨。君。金。鎖。貴。後漢書初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五姓皆武落鍾離山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赤穴四姓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令各乘土船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居於夷城南史赤土國惟金鎖非王賜不得服

羌。女。白。頭。獵。通典貞元中林邑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南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閣之中四面嚴險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何。似。明。廷。上。群。望。許。受。符。史封禪書黃帝接萬靈明廷又五帝本紀黃帝合符釜山索隱注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

三

勒。龍。祁。連。石。西。來。珍。異。多。唐類函竇憲征匈奴至燕然山命軍司馬班固作銘勒石紀功

而還一統志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一百里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故名

番。髦。青。海。馬。通典吐谷渾青海週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曰龍種吐谷渾嘗得驄駒能行千里

封。土。雪。山。駝。舊唐書天竺國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北天竺距雪山四週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其國有橐駝犀象博物志橐駝毛紫耳垂脊上有一封如封土

象。譯。翻。音。諦。禮王制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鐃。簫。拊。節。和。樂府解題漢樂府有鐃簫短歌益軍樂

獻。桃。聞。有。使。續。次。野。麗。河。通典康居國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色如金亦呼金桃一統志野麗河源出西傾山經西番東北流五百餘里入黃河

四

髳。徼。從。化。後。魚。貫。祝。宮。門。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髳在巴蜀易剝卦六五貫魚以宮人龍无不利

土。婦。能。騎。象。名山藏高思弄楚雄土官高政女也既為楚雄府同知宣德六年進貢自卸冠帶作土婦裝騎象入彰義門觀者為之繪土婦貢象圖

羅。人。解。化。猿。[illegible]司合志自楚雄以南有名真羅武人者人死則變以諸獸皮葬之深山久則其人即隨所變皮化為其獸而去又姚安鉄鎖箐中多幻術能令人入箐迷惑當其破時稗將盧雲入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忽上樹不見軍中望之者以為猿六

地。毛。皮。毳。布。雲南通志緬甸土產白疊布又金齒出緬異即門疊布也堅厚緻密類絲細

天。酒。沃。醉。榴。唐孫逖詩天酒醉榴花神異經荒氏惟日飲天酒三升

共。說。南。還。後。勤。耕。谷。上。恩。一統志雲南玀不知耕種兵不離身採獵為務

五

銅。龍。攀。帝。闕。六帖漢宮門上有銅龍二枚謂之銅龍門宣帝名太子詔其來遲問之乃不敢絕馳道別從銅龍門入故遲帝悅

玉。馬。奠。王。城。古逸殷末謠云帝得妲己玉馬走注云玉馬后土之靈也詩注

洛邑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

萬。壽。歸。天。子。詩江漢虎拜稽首天子萬壽

三。登。共。太。平。周禮注耕九年有三年之畜曰一登為登平耕三十年有十年之畜曰三登為太平

堯。壇。諦。仲。暨。路史陶唐紀修壇河洛擇良議沉仲月辛日昧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越歲仲春率百工沉璧於洛且告禪事

皇。席。記。隨。笙。帝王世紀女皇氏爰絕瑞席蘿圖上際九天下契黃爐合凡履中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

不。及。簫。韶。奏。東。風。譜。頌。聲。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簫韶舜樂之總名也唐歷志立春中候東風解凍

雨中登樓

積陰連日閉柴關屋裡登高亦破顏。易復卦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列子破顏而笑

鐵。嶺。重。垣。迷。朔。磧。日下舊聞鐵嶺在薊州城北十里石色如鐵懸崖極深一統志鐵嶺衛屬奉天府

玉。泉。孤。寺。暗。西。山。游業玉泉山山麓有寺所謂玉泉寺也西還注西山內屬太行外接

農爲裔官是後能言
甫爲容者由徐氏焉細翅千杯消綠蟻爾雅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曹
年蛺詩將中綠烟百變幻黃龍舊唐音樂志歷代優俳雜
綠蟻且徐與奏臨軒設樂舍利獻從西
方來戲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醉歸未覺
翳日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輝耀日光
天街遠已似蓬山隔數重杜牧詩天街夜色涼如水詩又
露不醉無歸李義山無題
一隔蓬山一萬重

同張風林黃天紵來聲吉祇魏亭詹來軒契會旅邸

予以庚齒忝居最長即席賦紀

曲水園西古墨亭燕都游覽志圖亭之在東城者有萬駙
馬曲水園文二古墨蘿存宛平署內令李
駙馬得李北海所書古墨亭三字
見之將軍客星槎上見文星博物志海上有
人乘槎至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河渚飲之曰爾歸可
問嚴君平君平曰某有客星犯斗牛郎此人到天河時也

杜詩南斗避文星慄承牛耳推齊白史齊世家高國先名小白於
莒高傒立之是爲桓公七年於
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於是始霸焉三十五年秋復會諸侯
於葵邱惟爾齊主中國會盟左傳晉會齊盟孟武伯曰諸
侯盟誰執牛耳注尸盟
者執牛耳尸盟尊敢向龍頭視管寧唐類函管寧與華歆同學時稱三友
一龍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原
爲龍腹歆爲龍尾金版摹書堅[illegible]文心彫龍交友篇言
爵鄰乎蘭芷志旋變
於損荒聖賢以此鏤金版而
雞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玉瓶瀉酒會飄萍蘇詩快瀉
君家藥玉
虹梁江淹詩兎絲及
萍梗所寄終不移他年白髮溪山處重話京都舊細聽
魏志曹公與韓遂交馬
相見但說京都舊話

柴市謁文丞相祠春明夢餘錄順天府學元
之柴市也文文山授命爲

宋室孤臣血荒祠片檜間輿記宋文丞相祠在順天府
學天祥死節於此詩斗水思樂
汴水獨來其中四里志孔
子子綏詩在人成毀前從容留正氣文文山正氣歌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

義
難漂泊痛崖山續通鑑景炎二年帝遷新會之崖山群
臣二年張弘範乘舟入海陸秀夫負帝同溺
白刃終歸死中堂事記至元十六年執天祥至大都囚之
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東城柴市中
白刃可
路也黃冠豈望還元太祖賚錢文天祥至燕坐臥小樓
足不履地上道王積翁諭旨天祥曰
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也黃
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通問京帝物畧江南義士興公葉莽都城小南門大德二傷心織綾婢遺骨訪
年繼子堂至都順城門內見石橋織綾戶媪公舊婢
緣荷也爲望語劉牢子引
到葬處遂以歸葬廬陵

燕京雜歌

盧溝聖水兩潸潸北平今古記桑乾水即盧溝河良鄉舊
志琉璃河即古聖水水經聖水出上谷
東過良鄉點點蟠龍鎖上關三國志鍾山龍
鄉縣蟠石城虎踞御柳濃遮翠微
寺下舊聞圖通寺創於唐宣德年重葺名其山曰翠巖
微文翠微山圖通寺即舊平坡寺也在西山高處

雲孤削白檀山昌平山水記密雲縣二十里有白檀
山廣輿記白檀山曹操破烏丸於此

其二

遼后梳粧舊起樓黃封深鎖苑門秋燕史金海橋之東北
曰廣寒殿俗云遼后
梳粧樓也日下舊聞梳粧
樓相傳俱云遼后遺跡鈿釵粉鏡都零落杜氏通典皇
后鈿釵禮衣
十二鈿服俱雜色漢淑
妃傳妃愛弄一粉鏡不及孤松尚拜侯西田集承光殿
在太液池上園
以甃城一名圓殿中有古栝數百年物也客燕雜記圓殿
大松萬曆年枯死封之都督逾年後生一云封蕃影侯

其三

昌平漆繇暗杉藤魏書薊城東北有昌平城水東山記永
樂七年卜壽陵於昌平舊名椊子山改
曰天壽水經注漢文帝謂群臣曰以北山
之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寒食烟消夜海
燈黃圖雜志天壽山諸陵相留得圍墻封玉雁中官指與
傳夜有神燈出宮城引駕

十三陵（劉向諫厚葬書始皇葬驪山之阿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黄金爲鳬雁日下舊聞凡陵其外垣皆塗以黄土西平山水記十三陵獻陵制最樸會要昌平天壽山十三陵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陵懷宗思陵）

其四

薊北高臺古樹荒。年年風雨憶昭王。（水經注薊城内西北有薊邱陳子昂詩出自薊北門太平御覽燕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待天下賢士謂之黄金臺）築金舊事消磨盡。寒鴉噪夕陽。（李白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長安客話黄金臺有二燕昭所築者在定興今都城是後人所築）

其五

石鼓龍蛇篆畫奇。彝倫堂下覆松枝。（元史本紀皇慶五年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春明夢餘錄國子監正堂七間是名曰彝倫堂帝京景物略彝倫堂之松元許衡所手植也）周宣禡馬秦王時。誰作陳倉紀獵詩。（復齋碑錄石鼓文周宣王獵碣詩吉日既伯既禱鄭樵石鼓考序石鼓固秦文也惠文王後始皇以前所作也史封禪書秦作鄜時日下舊聞石鼓初在陳倉野中）

其六

丞相祠堂翁仲摧。（青箱堂集甕山有耶律丞相祠公及夫人二石像端坐西頭前二翁仲其一首毁相傳居人夜見有光疑其怪而鑿之也後一高阜則公墓土人鮮有知者）美髯遺像滿塵埃。（甕翁集耶律丞相墓前有石像髯分三綹其長過膝）北來柱自誇鴻業。末抵韓嬰土一坏。（一統志韓嬰墓在任邱縣嬰傳士著韓詩内外傳數十萬言）

其七

彩畫靈毬詫鬼神。（帝京景物略功德寺門外古木谷三十畝宗供木毬施以丹堊寺初興時牧僧洪禪師能役是毬毬大如斗不脛而走見人躍擊地如首稽叩人候門乞里募金人曰爲木毬使者所募金以建巨刹）釣臺遺寺隱嶙峋。（所濠集功德寺元主游樂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拘據集功德寺在西山東麓）尸羅幻術從來有。只供街頭聳耳人。（拾遺記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尸羅云百三十歲自國五年至燕都衒之術於指端出浮圖十二層諸大人分列轄蓋鼓吹塔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子大運轉粗躁目見天地四方易位矣）

其八

方井深深細草遮。（長安客話慈慧寺後靜樂堂牆陰皆宮人斜也彝鑾紀聞宮人斜在靜樂堂後有二井宮人非罪死者例不賜葬火葬塔井中）虎皮墻近玉鉤斜。（帝京景物略慈慧寺牆百堵以亂石名曰虎皮墻十道志雷塘玉鉤斜隋煬帝葬宮人處）淒涼一掬臙脂土。骨侍溫泉伴洗花。（輟耕錄仁智殿溫石浴室在瀛洲前有亭曰臙粉亭蓋后妃洗粧之所韓偓詠浴詩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

其九

歲歲洪流撼石梁。琉璃淨綠泛鴛鴦。（石湖集琉璃河水極清此尤多鴛鴦什伯成群）漲時水彪休輕眎。尚倚孤臣舊鐵鎗。（長安客話琉璃河舊有橋長數十丈橋畔倚一鐵竿長數十尺蓋鎮壓之物俗謂王彥章所造鐵鎗五代王彥章傳軍中號爲王鐵鎗）

其十

麟角毫灰村巷虛。（太平御覽晉武帝賜張華麟角筆管撰博物志鄚園志張華村臨桑乾河帝京景物略固安東有張華村村人指石井欄入角曰故宅處）但憑遺井說荒墟。可憐不似江陵宅。留得重來庾信居。（渚宮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

城北三里

十一

百尺盧溝橋板平。騾車牛鐸震雷霆。（一統志）盧溝橋跨盧溝河金明昌初建

毘盧閣畔人應笑。只似蟻蜉綫上行。（日下舊聞）大慈仁寺毘盧閣甚高望盧溝橋行騎歷歷可數

十二

西便門西驛西輪。爛殘燕九賽長春。（帝京物略）白雲觀在西便門西一里塑邱眞人像白皙無鬚眉都人正月十九日酹祠下謂之燕九節偷騎閣雜紗白雲觀燕九節是日爲長春眞人誕辰

焚香捲幔瞻丹像。只是人間白皙人。（漢羅敷行）顏色頗白皙餘見上注

十三

鑌鐵鉤銛百寶鞍。前門浴象萬人看。（桂海虞衡志）馴象必以鉤形雖大不勝其痛故得以數寸之鉤馴焉（長安客話）象房在宣武門內每歲六月初伏官吏迎象出濠內洗濯（兩京求舊錄）京師洗象觀者且千人

鼻長噴水衣裳濕。一道晴空雨氣寒。（息吹集）象鼻能噴水每浴時仰鼻上噴高數丈

十四

一目甘池莫畫圖。（析津日記）涿州有魚重唇甘池有魚一目武清鱅鶴漫輸租。（詩蟲魚疏）漁陽鰱似魴頭大幽州謂之鴞鴉亦謂胡鰱鳥（臺筆補）武清係河泊斥鹵人戶捕魚爲生魚官所管打魚七十六戶每年納魚二千餘頭

貢鮮昨日逍花社。尺二銀魚上柳沽。（燕都游覽）逍花社有亭在水關西今北燕山叢錄寶坻銀魚京都所珍北人稱爲麪條魚出海中蛤山秋深上溫泉產于波沒皆成銀色（海陵集）銀魚長尺餘比南方尤美（方輿紀要）柳沽河在寶坻縣東三十里下流注白龍港

十五

白石莊深鎖綠苔。西隣花果隔籬栽。（燕都游覽記）駙馬都尉萬公白石莊在白石橋稍北臺榭數重古木多合抱附郭園亭當爲第一

床頭紅雨穿牕落。知是燕姬撲棗來。（杜簡吳郎中詩）堂前撲棗任西鄰

十六

古北巖寒黍麥稀。鄒生吹律尚留圖。（貫錄要害）有四一日古北口（一統志）黍谷山在懷柔縣一名寒谷劉向別錄黍谷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黍穀鄒衍吹律以溫其氣故名（寰宇志）鄒衍吹律谷中黍

而今南產栽都徧。菱芡櫻桃似鏡湖。（李白詩）鏡湖八百里（紹興府志）菱越人謂小者刺菱大者腰菱莫盛於山陰蘇亦謂之計籌出瀲者最佳釀使滿者勝他邑亦有之宋時以供櫻桃宴

金魚池上看竹（燕都游覽志）魚藻池在崇文門外西南俗呼金魚池蓄朱魚以市易

錦鱗寸寸蘆花吐。東風廉纖作微雨。（黃山谷）錦鱗生追遊溪文采斑錯滅波未放金鱗更爲雁小嶠猶作雨廉纖

嬋娟細竹立蒼茫。（孟郊詩）花嬋娟泛春泉竹竟日杜詩竹細野獨立蒼茫自咏詩

似與湘君隔烟語。（博物志）舜崩二妃追九疑不及至洞庭之山淚灑竹上遂成斑帝女死遂爲湘水之神（李詩）碧紗如烟隔窗語

明璫人靜綠絲雨。（徐文長詩）姊妹商量女明月況夜深莫解絲羅絲黃陵廟口無多遠共聽女曹子建洛神賦獻江南之明璫

維袖天寒翠鬟低。（杜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黃山谷詩翠鬟高插水晶梳

中騎鳳尾參差。（唐類函）黃帝使伶倫採嶰谷之竹以聽鳳鳴黃帝之竹寶遊州圖經竹尾竹葉細風栖黃帝之梧桐食（外傳）小蓋慈竹別號陳賀佾詩綠竹影參差

潭底乘蛟影容與。（列仙全傳）費長房辭歸壺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之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臾來歸即以

杖投枻敗顔視則能也楚辭九歌聊逍遥以容與此君玉骨本珊珊。況乃拂波添嫵媚。晉書王徽之寄居空宅中便令栽竹或問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唐書太宗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金探榆莢錦天桃。凡品紛紜何足數。本草集解大榆二月生莢榆八月生莢止見桃花則爲林成錦客子入都已數月。出門但見沙塵苦。楞嚴經汝觀大地粗爲泥沙細爲微塵詎意樊籠咫尺間。臨涯靜對逼心許。豫章王遺崔顯書咏池竹之樊籠宇記徐君色欲季子劍季子口不言而心許之北地出來此種稀。誰經荷鍤勿塗土。晉書劉伶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通典揚北故上千畝江南原故人。那更天涯同逆旅。史貨殖傳渭川千畝竹通典泥含竹性喜東南種竹彭日多帶舊土記取南枝通典揚州厥貢竹箭篠簜汲揚傳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耶漢古詩各在天一涯莊子山木陽子之宋宿於逆旅春湖芳草鷓鴣時。想見亭亭對

沙浦。博物志鷓鴣多生江南飛必南翥多對啼月自呼叫鉤輈格磔者是韋莊詩苦竹嶺前啼暮雨上樓沽酒似泉姬娘醞。色平頭鼓燕都游覽志金魚池都人結臺列肆狂歌高飲帝京景物略魚藻池上有瑤池殿故川居人界爲池塘歲種金魚池陰一帶閣亭甚多杜詩百壺那送酒如泉侍兒小名錄唐進士段何貸居困病有一雲髻絕色題詩置何頭樓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姬娘相托不論錢宋高宗幸張府畍下酒十五盞第十四盞二色醞見黃采武帝莫愁歌平頭奴子擎短箭滿身沾粉袷衣香。絕勝合聲數絹竹初出地爲筍有籜包之及成莖籜漸次脱落觀落處自然有粉李義山詩悵望新春白袷衣悲歌挾居酤。便荊軻傳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旌依稀尚記篠東頭。白帖陸機與弟書嘗念竹篠東頭共飲但少黃南宇出於州之肆鸝拂吟羽。孫綽蘭亭詩鶯語吟修竹詩桑扈有鶯其羽爾令鳴鳴拂其羽歡娛回首更徘徊。四千鄉路歸猶阻。浙江省志山杭州府治四千二百里達於京師酒醒斜日

望蘭亭修竹清溪在何處。王羲之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紹興府志蘭亭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晉王羲之等二十四人修禊於此

琉璃廠觀放鷹

平沙歷歷柳亭亭。健翮乘風八杳冥。柳籠鷹詩勁翮剪荆棘漠北錦毛斑雪白。段成式肉攫部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肋有餘細斑短脛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季海東玉爪劃雲青。一統志女直產詩八月西風高朔鷹白錦毛白帖齊高洋有白兔鷹羽毛如雪盪耩縱去鵰鷹名海東青生五國城東小而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佳杜黑鷹詩金眸玉爪不凡材先逝宋明錄楚文王好獵有一人獻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鷹竦翮而升須臾羽墮如雪血消如雨良久一大鳥墜地兩翅廣數十里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乃厚賞之淺草呼回兔未杜北面鷹詩側身思狡兔白詩酣十月鷹出籠草枯雉兔肥自是聖朝思猛士。容教俠

客振絲鈴。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崔鉉架上鷹詩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吕諷備義鷹記明日忽聞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捨杯超階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也

出都離席留別

東風吹急管。買醉辭三關。古木蘭歌南市買轡頭通鑑世宗兵不血刃而下三關乃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離觴各在掌。遠別須臾間。杜詩呼兒且覆中杯李陵別蘇武詩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日落津樹紫。黃塵蔽群山。江淹恨賦黃塵匝地歌吹四起吾學編京師負重山面平陸試問此何地。蕭蕭易水寒。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東州東南入於海徐見下注荊卿去已久。臨送煩衣冠。史荊軻傳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毛錐快中柱。五代史史弘肇曰定天下當用長鎗大劍毛錐子安所用哉史荊軻傳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

秦王不中中銅柱撫膺坐長嘆。李詩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當還旅游殊非樂。
恆念東皋隱晉王勣自撰墓志耕東皐世號東皐子詎知執手處亦足摧心
肝詩鄭風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南史陳後主降隋得三品服以與宴會文帝曰叔寶可謂全無心肝居
者留渤碣史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行者指桑乾浙江新志桑子山舊名桑
石山東南山俱在呂谷東北海中野萍進浮蕩拆根良復難周禮萍氏注萍之草無根
而浮取名於其不沉溺後漢鄭弘傳萍浮南北本草生萍即楊花所化經術門生數葉葉下有微鬚即其根也江
南草木長時鳥春正喧。爾雅江南曰揚州陶詩孟夏草木長又與子書時鳥變聲終當
期駟馬與子同車還北堂詩鈔司馬相如過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詩北
風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又十畝之間行與子偕還兮

易城旅舍主人出吳小仙秋江垂釣圖索題廣輿記雄縣漢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六　十六　竹巖胡汝撰注

易縣智易城日下舊聞吳小仙名偉嘗侍詔畫院憲宗自後見其作畫將其鬢曰天下老神仙也乃
自署其印章

瓦橋關前雪如帚白沙積淖沒馬首。一統志瓦橋關在雄縣即周世宗取三關
之一通鑑顯德六年四月癸卯入瓦橋關注瓦子濟橋在涿州易水東當九河之水左襄十四年荀偃曰惟予馬首
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故園春水上河豘傷心獨憶南湖柳。
合類緝河豘生江南海上每於柳花時大上味其美紹興府志鏡湖一名南湖逆旅主人舊釣
徒手持罨漁索賦漁史齊世家太公封營丘夜宿逆旅主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新唐隱
逸傳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黑烟淋漓古紗濕恍疑坐我涼據滸。杜詩元氣
淋漓障猶濕杜頎書漢水澄明鱖魚正肥待得秋風冷吾當把釣盡此林泉之意宋高宗漁父詞無數菰蒲間藕花
輕簑小舫長無幾垂釣直動秋江水。船子和尚偈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

萬波隨洪濤計丈魚吞舟。杜王宰山水歌山木盡亞洪濤風西王母傳山之下弱水九重洪
濤萬丈賈誼弔屈原賦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誰向針芒貪一餌。列子詹何楚人也以
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豎儒北來亦有竿繩綸秋
兎湖筍斑。漢書酈生請立六國後上問張良良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詩采綠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筆經毫
以中山兔毫為上合璧類編湘東王筆有三品文詞美者書用湘管博物志二妃追舜不及淚染竹上皆成斑片
鱗不獲且歸去袖手車蓬淀水寒。宋史河渠志塘濼緣邊諸水所聚方數千里中
有破缸淀灰淀方淀華亭船子和尚偈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過趙北口

春水交侵巨馬流夕陽听听望汀洲水經巨馬河出代郡淶山東過容城縣季
義山詩蒹葭楊柳似汀洲柳花高下啄黃雀杜詩雀啄江頭黃柳花野水東西散。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六　十七　竹巖胡汝撰注

白鷗黃山谷詩江南春水碧于天中有白鷗閑似我墳典終須酬敗篋。左傳是能讀三墳五
典孔安國尚書序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湖山無計入扁舟。史貨殖傳范蠡乘扁舟入
於江海漸離筑碎平原去水經注易水東逕高漸離城蓋燕太子館高漸離處也史刺客傳秦
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乃矐其目使擊筑高漸離乃鉛置筑中撲秦皇遂誅高漸離一統志德州趙平原
君食邑趙北燕南無限愁。水經注童謠曰燕趙垂趙北際其中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
公孫讚以易水當之遂自薊徙臨易水

白莊漫賦

綠楊細雨暮毿毿疲馬無聲倦嚙銜。唐張謂詩疲馬山中愁日晚海岱
關梁新白堠書禹貢海岱惟青州注西北至海東南距岱燕齊塵土舊青衫。史封
禪書於是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迴腸日轉輪千里。司馬遷報任安書腸一日

而九迴〔漢古歌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遠行老稀雁。一緘。〔漢蘇武傳漢使言天子於上林中射雁得足上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西望任邱懶建節未應叢桂羨幽巖〔一統志任邱城在任邱縣漢中郎將任邱所築〕〔廣輿記桂巖在任邱縣山多叢桂〕〔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魯仲連故里〔一統志魯仲連故里在茌平縣城東有祠〕

先生天下士。〔藏書新垣衍再拜魯仲連曰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齊趙故無匹。〔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於趙〕胡為肆志人。好辯游諸國。〔史記魯仲連傳贊雖不合大道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帝秦緊天綱。蹈海義應斥。〔通鑑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曰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繫矢聊城書。毋乃教反側。〔戰國策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魯仲連為之書約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亡意欲捐燕而東游於齊乎又一計也〕〔後漢書諸將多有與彭寵交通者上燒其書曰令反側子自安〕妙舌

本無求。能語不如默。〔通鑑辛垣衍謂魯仲連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蒼蒼官祠樹。繫馬長太息。〔魏劉楨詩珍木鬱蒼蒼〕〔廣輿記魯仲連祠在茌平縣城東〕〔劉覜詩繫馬長松下〕〔賈誼治安策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戰國風氣深。未離游士跡。〔史記注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虞卿輩為高名者也〕白沙任如霜。陷泥終俱黑。〔荊州記白沙如霜雪〕〔史記三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

東平州北經山上古墓〔廣輿記東平州春秋句須國漢改東平屬兗州府〕

仄徑斜陽怪鳥啼。荒阡互簇亂峰低。〔博物志鵂鶹怪鳥也〕金蠶自古州城北。〔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東二十一里牛山上永嘉末人發之得金蠶數箔〕〔禮記北首北鄉三代之達禮也〕〔一統志東平州晚山在城北三里漢東平憲王墓在上〕石馬何王冢樹西。〔杜詩迭梁隱曾茂陵欲訪遺跡並無故營碑文惟二石馬在草中而已將江陵冢志東平思王塚在無鹽山上王思咸陽不得

泛何將其冢上割竹西向野火着烟生赤柳。〔周禮燧人春取榆柳之火〕〔齊民要術山柳赤而脆河柳白而明〕古碑無字臥紅梨。〔水經注柘縣故城有漢故柴成令太尉掾許嬰碑建寧六年立文字碎滅不可復識〕〔名勝志泰山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天門至絕頂上有秦時無字碑〕〔郭辛改白樂天詩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夜魂應共山魈語。指點沙中看虎跡。〔法苑珠林山魈一足好於溪中翻石取蝌向人家竊鹽就火炙之知生人姓名便能害之〕

同徐笠山登太白酒樓〔一統志太白酒樓在濟寧州南城上〕

飛樓壓城亞三宮。〔茅君內傳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週迴三百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青徐歷歷天雲空。〔書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杜詩平野入青徐〕洸河從高下蒙羽蒼茫一線瀉掌中。〔寰宇記洸河即汶水支流南經兗州府城西北至濟寧州入會通河〕〔書禹貢蒙羽其藝〕〔又大全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即古東蒙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即殛鯀處〕〔杜詩秦川對酒

平如掌〕油欄綠画旗竿赤。銅斗鳴簷鳥磔磔。〔元詩選綠欄杆護水〕〔事物紀原刁斗以銅為之軍中擊以警夜〕〔杜詩城上擊柝復烏啼〕謫仙狂客兩茫然。此地千秋尚遺跡。〔太平廣記濟寧有李白酒樓白客游任城賀知章為任城令觴之於此〕〔唐文苑傳賀知章一見李白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又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汶陽歸客南池頭。瘦驢並跨鷄高兗。〔一統志汶陽田在泰安州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寰宇記南池在濟寧南城下為游晏之所唐杜甫有南池詩〕〔虬髯客傳虬髯謂李靖曰某日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登岳望岱何似。〔杜登兗州城樓詩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又望岳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振衣但覺罡風秋。〔眞誥空中有罡風四十里過此始得為仙〕〔宋子全書天只是箇旋風下輕上堅道家謂之罡風〕林深想像龍頭杓。苔錢紫蝕碑零落。〔唐書文宗以葉尊龍杓賜牛僧孺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元詩龍頭瀉酒下瑤罌〕〔圖經本草苔圓而小者為紫錢〕〔李賀詩斫紫錢斜〕〔廣輿記賀知章墓

太白於任城樓上令樓與酣飲但李上古來酣飲知幾人。獨從奇士傳英。士若崔成甫嘗觀一客使酌至夜分乃事無一毫差潛帆如雪柳似絲。人生快游各。有時古詩十九首爲樂當及時焉能待來茲與君非賀亦非白。青豪以酒令。以詩前玉吳瀋瑋好酒債主至門日家當還頗說歐陽公於文石曼卿家於詩杜照家於歌世傳爲三豪隔水還聞鵲鴒語。斜日鄉心惱懷古。崔涂南乞鴒李白不踰於鏡湖烟雨。發荷花。紅寺金廸棹船處。全唐詩賀知章一見李白解金廸貫酒賀知章懷李白詩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迴

夜至黃路橋宿兒山村舍

問宿溪南村路長。兒山山色鹿河梁。水經注巨洋水出西飛泉側瀨於窮坎泉之上仰望兒山萬兒縣南三十里狀似飛鳬故名漢蘇武詩攜手上河梁唐王表詩河梁返照上征衣

詩集 山莊 卷六 十 竹嚴胡浚撰注

孤松半壁浮雲白。杜詩松浮欲動不動雲院中臥龍松橫倨石壁長丈有奇貫山志文殊寒月初更上柳黃。蘇詩一更山吐月初吐李易安詞月上柳梢頭梁何遜詩柳黃野虎嘯蘇屋破。孟子則之野有衆逐虎淮南子虎嘯谷風生疲驢餓嚙荳糟香。藝游錄雀寺僕曰人饑驢餓日正午矣志馬戀棧荳必不能日舍也文章奔走空齊魯。隻字何曾寶與鄉。史貨殖傳洛陽東賈齊魯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游荊山寶峰寺嶧縣志荊山在縣南六十里上有寶峰寺

鐘聲誰留跡。依稀似竹林。天花珠林寺貞觀初採藥人入山行大秦嶺竹林寺聞鐘聲寺而往至焉有人住處住傍大竹林具人漸竹二節盛米可得五升許山高雲木秀。嶧縣志荊山高數十仞林路狹。野花深。名勝志嶧縣荊山西南有木表落不通行狹可達寶峰寺橫嶂連鄒嶧。春秋國系考鄒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名鄒荒碑自宋

金鄉縣志寶峰寺在陰平集東荊山上金大定四年建客中來至而未暇會投針錢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實於座前尊者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

陰平集

征鞍漸少北來泥。野葛花香趁馬蹄。本草綱目葛有野生者其花成穗纍纍相綴紅紫色黑水。一泓孤碣外。名勝志嶧縣陰平集東北有大溪上立一碑曰吳公橋黃崖。半壁西山西。名勝志嶧縣黃崖山在陰平集東北有匡衡故居避荒徵子城昔屋。水經注徵鄒魯邑有徵子家又有徵城書於荒抗疏匡衡已烈。子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我家髦遜於荒統志匡衡墓在嶧縣南五十里漢匡衡東海承人累官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事後拜相封樂安鄉侯杜詩匡衡抗疏功名薄落魄計程游自倦。不聞杜宇向人啼。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已倦游零陵記杜鵑一名杜宇其音云不如歸去

詩集 山莊 卷六 廿 竹嚴胡浚撰注

從臺莊取路至葛嶧與同伴車相失值甚雨山東通志臺莊鎮在濟寧州南水經注沭水出邳縣葛嶧山奚仲所遷邳嶧者也

峭壁驟車行。山黑。甚風雨。史齊世家於是桓公稱曰寡人懸車束馬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左傳涉於道狹篁樹深。梟鵲作人語。佛本行經鳥向梟穴外而作悲鳴梟出甚而從送使給養鳥作微計嘲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巢中似若報言梟語言何用是爲雜寶藏經昔婆羅門行懸樹下見一鵲雀口中啣草語諸鳥言我等共集一處法苑珠林昔婆羅奈國有一鳥王聽我王聽師捕得捉付梵德王爾時彼鳥語王言善哉王草木長我中途壓馱負。喘息離伴侶。漢趙充國說所詩道狹草木長傳以一馬自見負北史楊俊之作六言歌詠其并名曰楊五伴侶蓋者曰楊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何轉議詠俊之大喜跡認泥中路轉迷去所。宋史地記馬跡山石上有秦皇馬跡歐陽修醉翁亭記峰迴路轉

樹曰人傳此是劉尹所植濁河猶護呂蒙城何策亦東有濁河清濁十道志呂城在丹陽縣吳呂蒙所築春泉點白吳山釀酒南吳技理焉程釀通茶氏三白乃甲江首烏程縣志三白酒白米白白水也野火燒靑楚澤耕史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水耕而火耨記演江存春秋屬吳後屬越越敗屬楚憑仗紅娘能倚曲紅箋聽譜竹枝聲韓偓詩小叠紅箋書恨字詩話竹枝歌乃巴歈湘中所唱

題延陵吳季子祠一統志季子廟在常州府治東

公子辭家隱牲醪尚此都地理志會稽毘陵里吳季札所居又互見下注一統志季子廟洪武初建爲[illegible]嘉靖樂能知六代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服虔注曾用六代之樂亂未定三吳史記專諸殺王僚公子光代立爲王季子至日茍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吾誰敢怨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命哭僚位復位而待畫壁虬全落唐李賀詩古壁彩虬金貼尾紅墻欞

半名勝志季札廟有大字像數十闌千年之物春田芳草外猶有舊犁無史記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綠蘿山莊詩集卷七

分日

輓恭孺子

同蔣虞佾沈大猷觀山小飲

檜巖山

秋日偕汪葵初吳梅岑游大成塢高氏隱石山莊

真棲寺

羊石山寺

綠蘿山莊詩集卷七

會稽胡　浚（又名通正）撰注

春日同旅伴登雲陽城南小邱野飲（輿地紀：鎮江府領縣三，二曰丹陽，秦為雲陽，曲阿）

綠湖支水抱城斜（今華練湖居丹陽練湖，納長山諸水七十二流）古石縈堤踏白沙。（白詩踏沙江堤。不是白日暮更一月。）劉尹邀賓仍載酒（世說：支公至都下。劉真長為丹陽尹。）祖生去國易思家。（晉祖逖范陽人，僑居丹徒）吳陵穴食麒麟樹（十道志：丹陽吳陵，孫堅葬也，後尊為陵。入蜀記：丹陽宋文帝陵，不柱露盤及麒麟。）蕭寺斜陽（杜詩：舊在朝工部詩，車說出向南山仙卿道邊，去不還朝城流對麒麟樹下茶苔日斑）

鸚鵡花（陸游入蜀記：過呂城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其旁有皇業寺，史所謂皇基寺者也，在丹陽縣距三十餘里。楊升菴詩話：孔雀行穿鸚鵡樹（注）刺桐花色深紅，一名鸚鵡花，形狀絕肖。）六代興亡都一夢。（唐劉長卿詩：禾黍高低六代宮。指月錄：貧道看此花如夢相似。）不須荒戍咽悲笳。（唐岑參胡笳歌：君不聞胡笳聲最悲。）

游善卷山（寰宇記：善卷洞在宜興縣國山南，即祝英臺故宅也）

何限春山樹，蒼蒼夕照曛。（杜詩：春山意不盡）紫鸞啼玉柱（寰宇記：善卷山周幽王時洞忽自開，可容千人，中有立石，篆刻玉柱二字，紫鸞白鵠往來其下）白蝶認羅裙。（志：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臺讀書處。又祝英臺既死，將葬地坼，其裙化為白蝶飛出）泉冷雲常濕，（高路游入平山記：泉出亂石，冷甘極味，容泉雲白日間）花深路不分。（列仙全傳：許邁經劍閣，忽失足墮於萬丈之壑，藉葉之無損，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路）西巖僧寺古

臣若惟大王公耳後名大王公曰爾知東方朔乎對曰不知問何能曰善星歷問諸星俱在否曰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上嘆曰方朔在朕旁十八年不知是歲星哉

乘興便應來叩戶不煩折簡費丁寧〔杜詩〕東行萬里堪乘興〔世說〕王凌面縛水次呼司馬宜王曰卿直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宜王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

石佛東院訪宗長老

〔會稽縣志〕石佛妙相寺在縣東五里晉太和元年建號南崇寺晉天福中僧行欽於水中得石佛遂重建宋治平三年改額曰石佛

橋南楊柳碧隱隱露金繩〔紹興府志〕石帆在城東五里唐李紳憂池詩月高低怨綠〔觀無量壽佛經〕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春水渡溪客**〔庾信詩〕春水望桃花〔會稽縣志〕照水溪在城東南三十里源出五雲鄉**斜陽歸寺僧**〔法苑珠林〕有僧尋鐘聲至終南折谷見樓閣寺遇見入谷僧問吉大德是歸樓閣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否曰可相隨來**白花三語偈**〔普陀山志〕普陀落伽山在昌國東海中蓋梵名也華言小白花〔華嚴經〕言善財童子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華嚴經〕爾時善財童子頂禮觀自在菩薩合掌而住菩薩告言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門**青火六朝燈**〔太平御覽〕金陵長干寺有長明燈是六朝陳時所留至今不滅火色皆青〔會稽縣志〕石佛寺石佛高二尺餘背上有銘曰齊永明六年太歲戊辰於吳郡敬造維衛尊像凡十有八字篆法亦工**挂杖從人乞當機會未省**〔指月錄〕有人問趙州曰佛一切喜捨願乞和尚挂杖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不是君子答曰老僧也不是佛

江上送汪雲尺入吳

酌酒望吳門遙指西南路〔吳地記〕吳郡闔閭城伍子胥所築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左思吳都賦〕通門二八水道六衢**離離海上山**[illegible]詩系離彼系蹤〔浙江通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龕山與龕山對峙潮水出其間吳地記所謂海門一點巽峰起又曰海門筆架峰錯起背指此

曖曖沙頭樹〔陶詩〕曖曖遠人村〔會稽石碑〕浙江潮至則亘如山岳震如雷霆以下有沙潭南北亘連隔碍洪波於是溢於沙潭故激而為濤耳**孤舟瞑色裏風雨橫江去**〔唐劉長卿詩〕青山萬里一孤舟〔杜詩〕瞑色無人獨歸客〔萬歷錢塘志〕錢塘江本名浙江其源發黟縣曲折而東以入於海潮水晝夜再上

青湘曲

涼風淅淅江水綠〔汲冢周書〕立秋之日涼風至〔水經注〕湘水東合略塘相傳中有銅神今時猶聞銅於水大聲於水**百里寒蘋雁孤宿**〔路史〕舜二女曰宵明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湘之神〔楚詞湘夫人〕登白蘋兮騁望〔唐李益雁詩〕瀟湘何事等閒回〔書禹貢〕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注陽鳥謂雁也**峽舡聽罷女郎歌回頭却見黃陵竹**〔古今詩話〕竹枝詞皆起於三峽中女郎盤槃柘和〔巫山志〕琵琶峰下女子皆善笛嫁時群女共泊其下吹笛明竹枝詞送之今所云巫峽郎琵琶峽也〔水經注〕湘水北逕黃陵亭合黃陵水口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名勝志〕黃陵山下多斑竹**湘君長帶青淚濕十二烟綠冷翠鬟**〔史秦始皇本紀〕浮江至湘山祠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水經注〕君山是湘君之所游處〔韓詩〕水作青羅帶〔一統志〕洞庭湖中有山十二好事者比之湘妃十二鬟〔黃山谷君山詩〕滿川風月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手纖慵滑梳不得菱花掣出當心看**〔西京雜記〕合德上飛燕七寶菱花鏡一枚**瞑渚深叢歷清瀲蒼茫似倚南來袖當時酒淚望蒼梧點點螺鬟紫花纈**〔列女傳〕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追之不及死於湘江之間因葬焉〔禮檀弓〕舜崩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成斑**流萬古無盡期洞庭夜夜鬥參差桂舟誰載迎神旗**〔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詞王逸注〕參差簫也**淚多淚少不復知羅襪但懷**

六

藏書名山志存千古史自序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侯莫揚塚灰飛漢司馬遷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唐書文粹劉蛻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作文塚銘李邕父善……其在今而不能作爾號書冢

七

渴甚求漿泥豉飲汁嬌紅記生告以渴甚求漿弗得世說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雖致配鹽幽菽也救貧無所從質券償心梁書蕭安性貪吝每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即驅券主奪之錢玉今人欲貸生子曰息

八

寸金在握不求兩銅漢食貨志金黃方寸而重一斤又銅錢識曰半兩爲下幣一賁在目不驚百傭姓氏譜孟賁勇士能拔生牛角後漢書夏馥黨事起匿姓名爲冶家傭

九

幾穀纍絲球琳何者通典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太古莫朋粟若飄瓦莊子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十

大道中微祖荀宗韓楊子法言芒芒大道昔在聖考史記荀卿趙人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適楚爲蘭陵令新唐書韓愈傳其原道師說皆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性理大全荀卿才高學偏以性爲惡朱子全書漢以下諸儒說道理直似說夢只韓文公表稀說得村無喬木蓬藋充宇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莊子逃空虛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

十一

積雪沒踝跳而逐鹿李華弔古戰場文積雪沒脛堅冰在鬚史記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叢子投卷彌國多雪以木斷爲馬雪上逐鹿煖爐細胏坐食其肉翻玉十月朔夜煖爐會漢王吉傳吉上疏細胏之上六帖人有餽鹿者裴休曰荒年食猶不足今一食肉後何以繼

十二

大言炎炎縱經橫史莊子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唐書藝文志甲部爲經乙部爲史八室闃炊空籮待米飯小志張球獻呂許公詩嬌兒啼飯竹籮空杜詩妻兒待米且歸去

十三

絲馬奔踶突前莫止漢武帝本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相馬經大頭緩耳一驁也長頸不折二驁也衡我增垣墮毛折齒法花經有附一毛者得渡相馬經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白

十四

羊腸在阪車摧馬悲寰宇記冀州羊腸阪在上黨縣九曲如羊腸一名九折阪廣輿記羊腸山在交城縣石磴縈委若羊腸然魏武帝苦寒行羊腸阪詰曲車輪爲之摧羊腸在心鬼神莫知舊唐書李淳風傳疑有鬼神相之終莫知其所以然也

十五

辟冤覊峭有皤其首老死荒野飯牛一叟史秦本紀百里傒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傒賢請以五羖羊皮贖之當是時傒年已七十餘三日穆公大悅傒曰臣嘗困游齊乞食銍人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過秦秦孝公據崤函之固

十六

刓方得圓直沒欲剸……刓方以國工無斤縮手旁

視考工記輪人爲材謂之國工輪呂黎莅巧匠旁觀縮手閱

十七

偏車招搖刺謁府省通典隋制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史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次乘招搖市過之後漢井丹傳夫容修刺謁大人唐百官志天策左右衛驍衛領軍武衛候衛監門屯領爲十四衛府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 解唇過頤肩高於頂後漢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孟子注脅肩諂笑小人側媚之態也

十八

豫章初萌拳爪可取數年伐類涉江鍛斧荊州記山陽縣豫章木可作鼓頭黃帝巾几銘兩葉不剪將尋斧柯詩篤公劉涉渭爲亂取厲取鍛

十九

命物以名莫非意假書斷六書三曰會意四曰假借 古初他稱易牛以馬莊子呼我爲牛我即應之以牛呼我爲馬我即應之以馬

二十

脫兔奔前逐者蹄踁孫子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答壁類編兔伏捷善走國策韓盧逐東郭兔騰山者五環山者三 蒺藜卧林伏芒如鐵易困卦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

二十一

小巫避大既智且勇莊子逸篇小巫見大巫拔茅而走是以終身弗如 朱翟何人喧我周孔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李漢昌黎集序周情孔思日光玉潔

二十二

伐藥賣薪絲箬山所南史朱百年入會稽南山以伐藥採箬爲業漢朱買臣傳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 太息空廚饑語炊鑊陸璣詩疏栲山樗木皮染茶也詩七月采荼薪樗

二十三

患癡若發蒙爲螓首莊子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大癭刺女傳齊女項有大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王怪問對曰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王王曰此奇女聘爲后詩衛風螓首蛾眉 樊夫發嚬吔而反走詩齊風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淮南王傳如發蒙振落之易耳注如發蒙易漢太后曰政復有言長安君爲質於秦者老婦必唾其面

二十四

於菟眈眈談者栗股左宣公四年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中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命之曰易履卦六三眇能視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史記魏勃退而股栗聽落

爪僵梃下如雨介璧類編虎鈎爪鋸牙一日放光一目看物

二十五

荷篠杖宿客乃傳空山無人伏者泯然南史何尚之著退居賦未幾復揚取哀淑集古隱士有跡無實者著高隱傳以嗤焉論語子路遇荷蓧丈人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二十六

瑕車千里道隕其輻魏文帝詩駈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 三歲在家積材滿屋詩氓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晉孫濟夢積木踐其上自謂居衆材之上

二十七

入不見風魚不見水仕不見貪鼬不見穢變化論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龍

不見石高士傳魚以貪死餌人以貪死祿說文駔合市人牙儈也史平準書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

二十八

一室衆心莫適誰主書泰誓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左傳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一子求肉壓婦乃索脈通考肉腐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出禮記歸詩蕭詩

二十九

枌株當路神以牢醴漢書注枌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枌白榆也因此樹爲社神也六帖阮宣子伐社樹或止之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前部綠南人長林大樹謂之有神西山十二真傳許真君至曲靖見鄉民烹宰曰祭不應則祠怒降故真君召風雷拔其林木曰妖祠已亡無庸祭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枯木朽株盡爲難矣詰朝不至譙喉絆骨左傳詰朝作見張仲景傷寒論譫語者陽明胸實病也內經靡春病者惡風發病者多汗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七 末 竹巖胡浚撰註

三十

放雞求鶩汗漫于逵晉書庾翼曰兒輩舍家雞而愛野鶩孟子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詩兔罝施于中逵久汗漫詳繼入門握粟見我空塒杜詩出門復入門兩腳但依舊詩小雅握粟出卜又王風日之

三十一

揆疑生畏立鬼盈車易睽卦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注鬼本無形而見載之一車以無爲有妄之甚也積愛生憐鏡視驕矜情史彭口心相憐馬首圖史何以傳奇由是悉馳駛騁

三十二

高乾屋坤渺躬一蟻易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餘見下注乾空柯有國廓然天地異聞錄淳于棼宅南有古槐豪飲其下臥夢二使曰王召吾槐安國奉邀隨使入古槐穴中榜曰大槐安國入見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寤尋槐下洞穴有二大蟻即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

三十三

方舟遡風左傾右側漢酈食其傳方舡而下注並舟也詩谷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又大雅如彼遡風衝梁當門不扶自直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三十四

朝饔夕飧罄罍訊賈說文朝食曰饔夕食曰飧讒鼎朱殷不如甕釜春秋注讒鼎名明堂位所云崇鼎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云讒鼎史記秦伐趙請救於齊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急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七 老 竹巖胡浚撰註

三十五

夢飲旦泣悲生於樂莊子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酣樂何爲生與夢若異夢錄長舞送酒歌曰花前始相見花下便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三十六

跌柯觀奕仍雲遂休洞仙傳晉王質東陽人入山伐木見石室中數童子圍棋置斧柯觀之童以一物如棗核與之吞咽遂不覺饑渴童子云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已爛盡歸家計已數百年爾雅曾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光景局促不如鹿游漢賈誼傳何乃局促效轅下駒

三十七

索縕於經舌敝唇焦拾遺記賈逵門徒來學獻粟盈倉謂之舌耕史蘇秦傳舌敝耳聾不見成

功莊詩脣焦跛巫醫狂夜與鬼語（禮王制）偃巫跛覡注古口燥呼不得者以廢疾人主卜筮至巫夏侯甚詭足夏侯玄自云見鬼與其言語謝尚所乘馬忽夏侯滿且至謂曰卿能令此馬生者眞見鬼也宏去良入山爲神殺君馬今當從還馬果活

三十八

天無曀地無餓蛾吳蠶載繭自苗（禮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省婦使以勸蠶事（詩七月）蠶月條桑又曼求柔桑（李詩）吳地桑葉綠三眠蠶正熟

三十九

爲帝者師乃如好女（漢張良傳）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史）留侯世家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黔驢在野厭厭驚虎（柳柳州集）黔之驢好事者船載之以入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他日驢一鳴虎大駭以爲且噬已稍近益狎驢不勝怒蹄之虎喜曰技止此耳

四十

利卯東川可以自娛（越絕書）北壇利里卯土城句踐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漢南越列傳）老夫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耳白石齒齒映我林廬（韓）柳州羅池廟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

富春謁鴈師長垣楊公題衙齋西壁

絳紗絲竹引青衫（漢書馬融）堂上設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鄭崇進見引入後堂管絃絲竹（明史輿服志）樂人因子生青衫藍綠江上深承下榻緘（豫章今古記）陳蕃爲豫章太守爲徐穉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漁浦寒潮浮夜聲（名勝志）漁浦源在富陽縣東四十里東流入大江（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梁邱希範有旦發漁浦潭詩鵝亭樹色隱秋帆（一統志）觀山在富陽縣東百餘步又名勸山山有亭曰勝覽

香廚腿腹難窺底（隋經籍志）香廚四部書目四卷（莊子）逍遙遊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市豬肝易解饞（富陽縣志）縣市在西門外莧浦大橋（後漢書）太原閔仲叔徵博士不至客居安邑日買豬肝一片安邑令敕吏常謂仲叔曰豈可以口腹累安邑遂去巳卯

慈湖得心學（浙江通志）傳心亭在觀山楊慈湖主簿富陽館陸九淵於此共論心學一時折服遂師事焉後人以二先生傳心處遂名傳心亭執經休更憶何巘（越州圖經）何胤宅在秦望山下亂以若耶溪逼隘不足容生徒遷於秦望山因巘爲屋宋之問詩學井何巘東

登觀山春江第一樓（名勝志）春江第一樓在觀山上下臨大江

江水下黟蠻匯東濱會（郭璞山海經注）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於海（十洲記）蓬萊山在東海中其下海水環之色正黑所謂溟海也頼茲巨石截流鎖空最（一統志）富陽觀山一名石頭山奇峰高聳橫截大江（杭州府志）富陽觀山縣東一水口泛漾無際此山襟抱懷合邑頼以立唐宇

融傳多張空兒斧誰所營懸擴歷深鏡（事物紀原）秦惠王使五丁持斧斤開最務多其養蠶叢道世謂之鬼斧（郭璞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半山而下純爲黛色層樓謁蜃嘘（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衛密樹疑鰲戴（楚詞）天問鰲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鰲大龜也擊巨黿之背負蓬萊山而抃舞遥聯海門舟杯水渺浮花（海防纂要）海防一門戶羊許爲第二重門戶（又）浙江南岸龕山曰龕山北岸海半日赭山是爲海門（元詩）落日海門何處舟謝眺詩天際識歸舟（莊子）逍遥遊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李賀詩一泓海水杯中瀉

三郡資要害（三國吳志孫堅傳）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又）孫策傳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太守孫吳曾據爭以朱治爲吳郡太守（浙江建置表）吳黃武五年丹陽會稽吳興山越攻沒郡縣乃分三郡要害地置東安郡治富春以杭捉之（通鑑注）在我爲要在彼爲害故曰要害一統贍太平江山奚內外（公羊傳）元年大一統也（漢食貨志）再登曰平三登曰太（漢）雞鳴曲于何所之天下方太平世說殷仲文爲東陽太守意甚不

山志余居泉在七佛寺旁東。方。八。定。西。方。起。〔華嚴經頁方入定西方起西方入定東方起〕上。界。鳴。鐘。下。界。聞。〔羅隱雲門寺詩前臺鍾樹後臺見上界鳴鐘下界聞〕亂。飛。秋。黃。啄。木。客。〔禮月令草木黃落候時乃刈荊州記荊門山有木客時向人問沽酒作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越絕書越王使木工三千人八山伐荣以獻吳久不得還木工憂思作木客之吟〕古。燈。夜。焰。照。山。君。〔釋祩宏雲棲寺記雲棲塢宋乾德五年有僧結庵以居塢多虎僧至虎馴伏世稱伏虎禪師者是也吳越王錢氏爲之建寺而雲棲於是剎始合璧頻編虎者山歌之君〕梵。村。許。結。蓮。花。社。〔雲棲山志寺由梵村而入蓮社高賢傳遠公於廬山立精舍息心之士不期而至者與號十八賢同修淨土之業又周續之入廬山預蓮社蓮花遠公於廬山池中種白蓮故號蓮社〕應。向。池。頭。洗。衲。裙。〔詩話東坡留玉帶金山寺佛印以有衲沿答之支那禪偈一僧洗衲裙主事曰汝洗得遠個洗不淨那個僧曰將那個來與眠洗〕

羊石山寺〔紹興府志羊石山在府北三十六里有石如羊故名〕

高閣三層石。杉。藤。護。杳。冥。〔名勝志山陰羊石山近爲諸工採石劃伐殆盡惟石佛巋然獨存上有石梯數重就壓石劃爲石屋石欄几案俱精好壁上刻年月并工人姓名〕漁。梁。通。水。黑。〔江南通志濠上石梁莊子觀魚處書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鬼。斧。鑿。山。青。〔括地志五丁峽蜀王遣五丁力士開峽以迎金牛其壓壁世稱鬼斧〕香。火。誇。靈。象。〔竹里編羊石山石佛高六丈有奇香火頗盛〕因緣泐古銘〔見上三層注〕尚。餘。龍。窟。影。說。法。許。群。聽。〔觀佛三昧經佛留影石室在乾呵羅國毒龍窟側佛坐龍石室窟中諸龍嚌哭留佛佛乃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諸天百千供養佛影亦時說法〕

綠蘿山莊詩集卷八

分目

池上千葉桃爲嚴凍所枯

客冬寒沍園桃既枯所存牆角老梅一樹夏垂實矣

復以雨淹不可活悵然有賦

梅雨

初秋夜同覩十九松絃夏大雨笠丁六芝田東軒酌

飲

和丁大洪園城南見寄

南鎮瀨漾巖頂有菴曰鐵壁居長老一公住此不下

山數年矣暇日登游題識兼呈丈室二首

遺任五陵詩稿二首

越諺爲郡守陸凉公作

魚灘　傭無禮

塚纍纍　採螺怨

懷北郭舊游

登南湖烟雨樓值殘照已甚

舟過嘉禾訪蔣大虞付辦以老不北上

曉經游絲湖

東諸巷

綠蘿山莊詩集卷八

會稽胡　浚（字正遡）撰注

池上千葉桃爲嚴凍所枯

男歡不出輪，女愛不敝席。（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二子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哉）況乃草木微，榮替安可測。（路史人皇紀草榮木替亦號萬齡）池濱千葉桃，嬌紅麗春色。（開寶遺事明皇御苑中有千葉桃帝與妃子日夕宴花下〔又〕千葉桃開帝折一枝插妃子寶冠上曰此花亦可助嬌態）有如美人粧，臨鏡胭脂赤。（〔元稹詩〕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漫篸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張正見桃花賦〕譬蒨缸之夜炷似明鏡之）又如綺井傍，金鋪醉丹貌。（〔皮日休桃花賦〕或臨金塘或交綺井〔曹唐遊仙詩〕手栽之桃擬玉葉紅於火斷金鸞使唱歌）

每從爛熳時，歲爲澆醴瀝。深冬雨雪寒，池冰厚逾尺。（張奐與延篤書太涼之地水厚三尺君）沍凍且僵并，乃摧艷植。（〔漢樂府〕李樹代桃僵）穠枝朽作薪，憔悴不復識。（唐劉希夷詩已見松柏摧爲薪晉王珉〔團扇歌〕憔悴不復理羞與郎相見）主人掀髯笑，物理頗易穫。（〔蘇詩〕想見掀髯正鵠孤）靈芸消洛珍，自古無頭白。（〔王嘉〕薛靈芸〔傳〕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太守谷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獻文帝帝以文車十乘迎之侍見小名潫係皓作琉璃屏風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妹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坐屏風內望之了如無隔惟香氣不通〔西京雜記〕司馬相如欲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止之〔通鑑〕陶侃臨陣謂杜弢曰自古豈有白頭作賊者耶）

客冬寒沍，園桃既枯，所存墻角老梅一樹，夏再實矣，後以雨淹不可活，悵然有賦

桃花似美人。（〔列仙全傳〕太陽女姓朱名翼色如桃花日含丹肌膚光澤眉鬢如畫綽約如十七八子）古梅猶處士。（〔范至能梅譜〕古梅形質古怪苔蘚封滿花身〔石屋禪師山居詩〕數樹梅花清處士一園芋了樂閒僧〔袁中郎集〕林處士梅妻鶴子是古今第一便宜事）寧使殊態兮不可解。（〔拾遺記〕有二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吳〔圖〕綠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爲簾朝下蔽日夕捲待月錢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先生）嚴凍僵桃根，妖穠何足齒。（〔漢曲〕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詩〕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所幸山梅芳，傍簷娛徙倚。（〔林逋梅花詩〕傍簷斜入一枝低〔嚴忌哀時命〕獨徙倚而徜徉）深雪立黃昏，肌寒粟不起。（〔蘇梅花詩〕玉肌無粟立黃昏〔趙飛燕外傳〕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夜雪期於舍傍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無疹粟射鳥者異之）只爲神仙欲忘群木凋，慰情頗有此。（〔晉書載記〕石勒聽讀漢書至高帝聽酈生欲立六國後曰此策當失天下及至張良發難曰賴有此耳）詎知夏實時，漂浸及垣址。日久波

亦淵，根命能有幾。繁紅一以零，（〔皮日休桃花賦〕繁若無枝）冰姿亦終萎。（〔桂林記〕袁豐居後有梅六株開時恒爲鄰烟所爍乃圍泥寒簷張幭蔽風日冰肌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之笑耳）傾觴坐蘚苔，驚嘆難已已。（〔世說〕郗公驚嘆不能已蘚苔見上古梅注）日夕望空墀，孤月明如水。（〔詩國風〕日之夕矣〔蘇梅花詩〕紛紛初疑月挂樹〔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梅雨

（〔埤雅〕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時柱礎皆潤蒸鬱成雨謂之梅雨）

五月殘梅雨，籬前沒釣磯。（〔風土記〕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雨五月雨謂之送梅〔越州圖經〕皇覺寺前有葛仙翁釣磯石絕奇怪上有釣竿痕甚分明）圖書低屋濕，（〔合璧類編〕夏至前爲黃梅雨沾衣服書籍皆敗黦）煙火夕林稀。（〔王維積雨輞川莊詩〕積雨空林煙火遲）菌滋黃蘚叢，（〔莊子齊物論〕樂出虛蒸成菌〔本草綱目〕菌者滋氣蒸鬱而生〔元〕[illegible]）苔高翠上

謂之荆卿燕丹子太子欲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淬之血縷濡人無不立死者遂裝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不善丹怨而志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

撫胸不中把袖離（謂圖窮策荆軻於胸）日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貫虹怒髮衝冠**（國策荆軻之刺秦王也白虹貫日史荆軻傳）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後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華陽盛**

秦庭死丹之豢君如食家（燕丹子荆軻與太子游東宮池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於期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長安客話華陽臺在涿州城內西北隅燕丹甚酒華陽臺出美人奇馬卽此處史記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於是左右旣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罷子之於家如負人） **叱斷生還壯士心**（易見上）

注 **美人駿馬皆餘餌**（史記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又互見上華陽注） **立身智勇貴所全當時不悟誠**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八　芏　竹巖胡浚撰注

徒然（孫子始計篇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丈夫一死當有濟寧僅儗人金與遊**（見上華陽注） **救危況復需長策安事區區精劍術**（史荆軻傳秦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日出兵山東之又欲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樂生勵節隗禮賢**（史燕世家燕昭王恐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以伐齊破之濟西樂毅追至於臨淄燕王封毅於昌國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史燕世家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數代幽陵固如石**（遷史燕京高陽氏謂之幽陵漢書國家之安石之幸） **丹誠感卿卿更感召公不祀乃忽諸**（帝王世系謂召公姬姓武王滅紂封於北燕又互見下注左傳楚滅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空令好俠漸遺俗**（漢地理志燕地武王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燕王太子丹遣荆軻西刺秦） **瀝觴出婦豪居酤**

王恭遂舉兵滅燕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俗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更前之婦日與狗屠及高漸離設飲於燕市 **往事踟蹰尋故井督亢淒涼廢樹**（一統志督亢陂在涿州郡國志范陽縣有督亢亭督亢地圖乃燕太子使荆軻齎入秦者國策於是函樊將軍之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入秦） **腐心獨惜樊將軍枉送頭顱**（史記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荆軻私見樊於期曰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邑萬家將奈何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海山志隋煬帝臨鏡自捫其頭曰好頭頸誰當斫之）

秋後爲有故交在梁頡擬從此取道歸里病遂不果而旅困特甚因繇涿州之次慨而有賦（一統志汝州在南陽府北三百七十里漢爲河南郡梁縣地方輿紀要涿州本燕之涿邑漢爲涿郡治唐大歷四年幽州帥朱希彩奏置涿州）

綠蘿山莊詩集　卷八　苗　竹巖胡浚撰注

汝北江南夢未成（一統志汝北城在汝州南亦名王塢城爾雅江南曰揚州） **枯鱗觝計返躬耕**（漢樂府枯魚過河泣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歸遲紅葉三鴉水**（一統志三鴉路在南陽府北七十里中有石山鯉魚山柘角山卽往來趨西谷之便路也石川爲第一鴉路口分水嶺爲第二鴉路口今在汝州界者第三鴉路也又分水嶺其水爲鴉河乃三鴉之第二鴉也唐詩三鴉水上一歸人） **寂寞遶雲獨鹿城**（方輿紀要獨鹿山在涿州西五十里下有鳴澤漢元封四年由回中歷獨鹿鳴澤卽此字典上谷郡有涿鹿城西南有涿鹿山名勝志涿州城周九里形如四字相傳顓頊時所築通典城上有黃雲臨之者大吉） **桂玉艱於求日假**（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友朋蹤異故鄉情**（逸詩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詩歲晚莫情蹤） **不堪更擧南陽臥消眼寒**（一統志諸葛草廬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卽孔明所居今爲祠詩車攻蕭蕭馬鳴） **山朔馬嘶**

起思吳中蓴菜鱸魚鱠卽命駕歸曰吏我有身後名不如及時一杯酒我爲君言計非錯未了身名歸亦惡（漢樂府）美遊不如惡歸皇家正自網英豪焉取孤踪甘寂寞（唐陳陶詩）中原不是無鱗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宋）范仲淹詩漢家六合網英豪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韓）昌黎集閒寂寞之道見獨不見苕溪花樹橘溪茅組後車前皆有托（尚友錄）胡仔字元任宣和間官建安守罷後號苕溪漁隱以漁釣自娛有苕溪詩話行世（史）序世家呂尚困窮年老隱於渭濱以漁釣奸周西伯載與俱歸（尚書）大（傳）周文王至磻溪見呂尚坐茅而漁文王拜之

端午前一日同周粹存董栽苑徐笠山沈廷揚王天章吳小穎飲神樂觀北廊（五城坊巷集）天壇內有神樂觀長安志天壇有南北二廊道士居之

試挈藏冰酒瓊臺共一探（海陵集）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酒甚清冽使至常被賜（王）勃遊

綠蘿山莊詩集　卷九　六　竹巖胡浚撰

山寺（序）瓊臺出雲而高峙飾情生角黍（周處風土記）端午以菰葉裹粘米謂之角黍俗云櫻子名品甚多有角櫻錐櫻菱櫻筒櫻秤錘櫻九子櫻舊事話江南（曹鄴谷詩）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白雀松梢輦（徐文長詩）注白雀高皇所騎馬乘以夕月者金魚柳外灣（日下舊聞）金有故魚藻池居民界以爲業歲種金魚南抵天壇一望空闊相看天路近端合馭飆驂（張衡）靈憲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岑）參送宿雲門寺詩更疑天路近

和沈珊友西清夜直

西掖沉沉皎月斜禁垣秋竹隱棲鴉（國史唯疑）翰林詩選學士直內閣學諸敕居閣之東號東諸敕房以閣西小房處中書能書寫者爲西制敕房杜詩竹埤梧十尋杜牧詩中庭月白樹棲鴉玉繩對閣掛朱網（齊）謝朓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文直中書省詩冷班結綺綫深沉映紅燭當簾草白麻（唐）溫庭筠詩白紙紅燭夜清漏微天白帖唐拜相草詞用白麻紫漏

承靜凝柯爛局（元豐九域志）爛柯山晉樵人王質入山見石橋下二童子棊質就看之童子指視質斧柯爛焉露寒坐視海移槎（博物志）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有浮槎來齎一年糧乘之奄至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是何處曰爾歸可問嚴君平還問君平曰某年日有客星犯斗牛卽此人到天河時也爐香絕倡鳳華甚（唐）賈至早朝大明宮詩衣冠身惹御爐香定許王岑托後車（苕溪詩話）唐早朝大明宮詩賈至倡杜甫王維岑參皆有和詩（李）義山詩猶得三朝托後車

太學觀石鼓一百二十韻（帝京景物略）都城東北隅坊曰崇教街曰成賢國子監在焉廟門之右鼓周宣王獵碣也

石鼓誰絕唱唐宋推韓蘇（墨客揮犀）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龍走是也（唐書）元稹在越州辟竇鞏與之酬答時號蘭亭絕倡韓詩寫難狀波譎

綠蘿山莊詩集　卷九　七　竹巖胡浚撰

走天吳（陸機文賦）窮難狀之景於目前（楊雄甘泉賦）於是大夏雲譎波詭（博物志）水神曰天吳八手八足蘇妙論世識硬縛生馬駒（陳後山詩）徑須赤手縛騏騎（指月錄）踏殺天下下逮韋梅輩者汁酪之奴（韋蘇州集）石鼓歌石鼓形數止十（梅堯臣）雷逸老做石鼓文詩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蘇敬石鼓歌岐山之陽石爲鼓叩之不鳴懸無簴洛陽迦藍記王肅飲茗汁日茗不中與酪作奴僕可與酪爲奴況乃世滋邈薄殖荒步趨（左傳）學殖也不殖將落（莊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鄒垣夜吐火未容偪大巫（晉夏統傳）見家夜事神女巫陳珠年少姝色能吞刀吐火（莊子逸篇）小巫見大巫拔茅而走是以終身弗如聊隨所適往者何必拘（王蘭亭序）情隨事遷詎知事境遷物同見則殊遐于諸道石刻石鼓文舊在岐陽古文苑周宣王獵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鐵網珊瑚以爲至不見於秦權寶惟茲岐陽石寶勝權錞字記越州聖姑廟有周時樂器名錞于銅爲之似鐘而有頸潛晦何太久始歸帝王都

騰燕娭通鑑前編宣王二十三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
之名詩吉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奚爲紛曲說一支復百吾史項羽傳諸將皆仰視莫
敢支吾嘗佑明堂璧妄諭他山砄禮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考工記圭璧五
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列子宋人得玉以祀之者胡盧笑曰砄也山海經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
其下多砄石嘗覲周京嬪蒙𤸜以談姝詩大雅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列女傳齊女項有
瘤大如盎閔王遊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遂介三代盛徵信不敢誣禮運大道之行
三代之英作者猶有鬼肯受穿鑿汚書綱領尚書不可强通强通則穿鑿誦詩稽
上世貴精毋溺粗列子得其精而忘其粗附會識誠陋貶抑義安居
卮言難盡泥勿復輕揶揄莊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王霸傳揶揄舉手相弄也伊
予僻嗜好古刻恣獵漁抱朴子六經道義之山藪學者漁獵採伐于其中漸箕訪

衛槨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亞駝譯楚詛金石錄詛楚文在鳳
翔府得之柱下土中文曰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有怨于不顯亞駝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
殷少師銅槃古逸銅槃銘武王封比干墓作也書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勿獲亂正四方注父
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盥銘周量籩大戴禮武王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
于淵考工記㮚氏爲量其銘曰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博古圖叔邦父簋銘叔邦父作簋用征用行用從君王梪
鼎毛伯敦什九皆手摹雍然古之刻金者湯盤栒鼎其款若矣集古錄毛伯敦銘曰鄭用作
朕皇考伯尊敦冀體倣文義正絜長總弗如平時遇搨本式敬且
瞿書史石鼓文靖康以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銀一錠購其十紙詩蟋蟀良士瞿瞿今此幸
躬覩勝獲千瓊琚詩報之以瓊琚憶昔向鄭求厥原拔蓬蒿雍錄
石鼓先散棄于野鄭餘慶取置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詩大雅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汴梁

耀九辟鏐裝自雍輸帝王世系宋都汴梁九朝編年備要宣和元年保和殿閣有周宣王石鼓
諸道石刻錄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復齋碑錄大觀中石鼓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
摹拓之患通綱目太后冊尚宗詔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代無失德地理志鳳翔春秋故雍金元
賓幽朔千里走崎嶇金[illegible]人得汴石鼓亦北徙[illegible]王宣撫宅後移入與府學虞伯
生助教成均言于時宰舉置之國學迺廟所棄僻雨雪所皴滴敲礪憑牛牧
跳擲任磨礪百折究無壞終映閡橋梧韓石鼓歌氈包席裹可立致又牧童
敲火牛礪角鮑照蕪城賦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東觀記明帝即位祀辟雍之上[illegible]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士圜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諭堂嬈鐘磬也翁元興尚因庠記學者曰此論堂相教復顏氏元官氏朝造立
備器樂之音符鎛磬琴鼓鼗洗觚爵聖壇塔邊壺闕里志在大成殿前禮器圖遵竹製數一
目四十八壺尊範銅錫之齊六寸胆備饗發脹若震雷數六變僧所周誥書目商書有湯誥仲虺之

誥周書有大誥名誥洛誥康誥酒誥搜並河洛圖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在唐貞
觀日拭椎使臣旗元和郡國志石鼓文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鳳翔歲辛丑
鄉校椎偏陽周氏書法苑石鼓在岐山石鼓村今移鳳翔府夫子廟蘇石鼓歌冬十一月歲辛丑我初
從政見魯叟孰與齒胄地聲名炳簪匾唐[illegible]宗紀入學齒胄文王世子世子齒于學
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聖王垂精神直與天地乎誰是野馬
幻得而滯滅諸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或又疑陳倉過客如貫珠
何遲千五百發蒙始疾呼石鼓文音訓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一說周志陳王倉山
在貧雜縣又有陳倉城樂史寰宇記如貫珠自周宣王至唐貞觀計一千五百年集古錄宣王共和元年至宋嘉祐
八年貞一千九百十四年漢書如發蒙振落耳噫嘻嘶啼故天定數莫逾詩周頌
年漢書如發蒙振落耳王下舊聞皇慶癸丑石鼓始置
文宣廟物之馳自有時耶歷碑沒岣嶁地紀勝之禹

四月京師竹有華

徘徊索何雙眉鎖大小因心從所取〔列仙傳〕大約如學道冉王子之術能令小物忽大如山岳大物忽小如毫末

何嘗彈指化嵩衡高柱青天出雲雨〔指月錄〕圓明菩薩從地湧出部至女子前彈指一下女子卽從定而出〔周禮〕正中豫州其山鎮曰嵩山正南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李詩〕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尚書大傳〕夫山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雍正二年七月十七日閣部大臣會同於太和門左

實錄館考試中書舍人

欽命詩題秋多佳日臣浚就題分韻恭賦長句進呈

御覽

九重一氣附鴻鈞〔杜〕千家注天子之門九重〔楚詞〕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莊子〕大宗師彼方且

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杜詩〕一氣轉鴻鈞

時和玉燭恒如春〔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列仙傳〕劉阮在山中半載恍如春晝

菊花耀黃桐繡紫〔時訓解〕清明之日桐始華〔禮〕寒露後五日菊有黃華〔群芳譜〕桐花數色有白者紅者紫者

羲輪舒長協儀賓〔山海經〕羲和東方國名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而升太虛唐堯取以名官〔晉〕夫羲化國之日舒以長故民閒暇而有餘力〔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銀箭錚鏦宮漏平祥風甘雨洒紫宸〔李詩〕銀箭金壺漏水多〔隋曆志〕周禮挈壺氏其法總以百刻晝夜冬至夜漏六十刻晝漏四十刻夏至夜漏四十刻晝漏六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玉海〕唐以紫宸殿為大朝

太平有象此誰致羲軒為后風力臣〔唐書〕牛僧孺曰太平無象今雖未及至治亦可為小康〔李義山詩〕元和天子文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帝王世紀〕太昊伏羲氏黃帝軒轅氏〔史〕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以治民

王制四陽日向乙〔後漢〕禮儀志常以乙日祠先農耕于乙田〔周易〕大壯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

金屏七月詩

圖豳〔詩小序〕七月陳王業也陳后稷公劉風化所由〔詩〕豳傳子作詩圖補鄭志之亡〔論對〕殊廟函亭涉壁宮七月詩

敬天勤民昭事至一涼一燠皆良辰〔西清〕乾清宮額題曰敬天法祖〔書〕堯典敬授民時〔詩大雅〕昭事上帝〔書〕洪範八庶徵曰燠曰寒

二

職方野豎黃金甌〔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路史〕黃帝命風后方割萬里畫野分州〔梁書〕上曰吾國家如金甌無缺今受侯景降詔是事宜如何

黏收春苑禾登秋〔漢舊儀〕春蠶生而后親桑于苑中蠶室〔汲冢周書〕處暑之後五日禾乃登

杏花雨細耕象至〔四民月令〕二月杏花白可耕輕土薄沙之田〔帝王世紀〕舜耕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

荷心露浥神龜浮〔古詩〕神祭于荷心〔史〕龜策傳予至江南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于蓮葉之上〔唐〕曆志立秋次候白露降

康衢老人恆擊壤占星課雨成吟謳〔論衡〕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于康衢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壤父作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之有〔國語注〕農祥晨正天駟星也立春見于南方以興農事〔管子〕先而耘耨以待時而畚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之

鑽榆汲井耕養社殷忘帝力與天侔〔鄭〕子春取榆柳之火〔蘇〕志林俗以清明淘井〔詩〕豳風八月其穫〔又〕小雅以社以方〔禮〕社后土也

蒼龍白駱時下省〔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乘鸞輅駕蒼龍仲秋之月天子乘戎路駕白駱〔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仁育義正臨剛柔〔周子〕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易〕說卦傳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聖人不息體行健萬物各任天機游〔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莊子〕齊物論此之謂天游〔又〕秋水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今吾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

玉衡齊政陰陽和〔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文子〕陰陽陶冶萬物皆乘陽氣而

頌（漢司馬相如封禪文）蜚英聲騰茂實

太和翔洽本無方（論衡）堯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易文言）保合太和

順知乘規皆應律（淮南子）春爲規秋爲矩（漢歷志）生者圓故爲規也成者方故爲矩也

日中朱鳥敘昏晨（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南方朱雀七宿春分之中星也

雨後黃樽樂琴瑟（詩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又良耜）殺時犉牡（聲類）黃牛[illegible]數種黃色曰犉

更從颺拜謝堯天，朔雪薰風咸化日（書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論語）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杜詩）炎風朔雪天王地（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作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化日見上舒長注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應制

聖敬安天重（詩商頌）聖敬日躋（晉天文志）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

王猷贊化神（詩江漢）王猷允塞（中庸）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禹書須夏正（路史夏禹紀）孔子觀夏得其四時之書（史歷書）夏正以正月今上即位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

舜歷紀虞旬（虞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歷象敬授人時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出震青陽泰（易繫辭）帝出乎震（漢歷法志）列人事而因以天時故行春令于青陽（春秋元命苞）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

乘乾紫極春（易乾卦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文獻通考）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謂之天極（鶡冠子）斗柄東指而天下皆春

彤車寧奧宅（史堯本紀）彤車乘白馬（路史夏紀）九奧旣宅四海會同

旂旆象魁辰（宋輿服志）日月旂二次北斗旂二（鄭樵通志）北斗一至四爲魁魁四星爲璇五至七爲杓杓三星爲玉衡

鳳闕岐山鳳（史封禪書）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國語）周文王時鸑鷟鳴于岐山

麟臺雍畤麟（舊唐書職官志）秘書省光宅中改爲麟臺（宋書符瑞志）漢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幸雍祠五畤獲白麟

靈蓍三尺秀（神物考）者天所生神[illegible]孔子文王蓍間生之（三正記）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

嘉粟九莖穎（宋符瑞志）元嘉二十三年[illegible]河屯生嘉粟一莖九穗屯主王世宗以聞

象寶隱江府（宋書）元嘉六年白象見安成安復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法苑珠林）金輪王出世則象寶現

龜疇譯匽濱（符瑞志）禹受舜禪即天子位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其洛出書者也（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丹鉛錄）予邑即洛水也

皇維昭上蒼（詩皇矣）皇矣上帝乃眷西顧

慶乃賜高旻（呂覽）天有九野東北曰旻天（詩小旻）旻天疾威

仲月鶬鳴乍（禮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

平臺鳦至新（禮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雷乃發聲（春明夢餘錄）建極殿後曰雲臺門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亦曰平臺

緐耜耕已發（雍熙五年改元赦）詔振前王之闕典脩耕藉之盛儀載陟青壇躬推黛耜（潘岳藉田賦）紺轅綴于黛耜時月令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詩周頌）駿發爾私

赤瓚日初賓（書堯典）寅賓出日（通典）周制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用赤禮神之玉以珪璧

煜煜闢門燦（張衡靈憲）西藩開如門象名闓門東近門第一星名左樞西近門第一星名右樞

迢迢御座均（通志）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斧扆之象所以備宸居者

一元迴朔旦（公羊傳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歷志）治歷之本必推之上元夜半朔旦冬至

七曜合昏晨（初學記）日月五星爲七曜（舊唐天文志）天文之爲十二次上以考七曜之宿度下以配萬方之分野（又歷志）求昏旦去中星度術晨昏所岠日在黃道中星準度以赤道計之推

滄海禽如赭（韓日詩）金烏海底初飛來（五經通義）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三距其數奇（薛琮日頌）赫赫赤烏惟日之精

瓊樓兔似銀（拾遺記）翟乾佑與人玩月或問月中何所有乾佑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濟焉（甘氏星經）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在月中（傅子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玉繩隨太階（謝朓詩）玉繩低建章（靈憲）太白星一名官星一名太皞一名天浩

璃殿映勾陳（起世經）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錯清淨無垢光甚明耀（宋兩朝天文志）勾陳六星入壁五度（隋天文志）勾陳六星在紫微宮華蓋之下大帝之常居也

黑子偏仍將（靈憲）辰星北方之精黑帝之子軍于野辰星爲偏將之象

蒼精貴許臣（石氏星經）東宮青帝其精蒼龍（晉天文志）凡五星盈縮失位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通考）歲星

叨睍沓墅。〔後漢光武紀覽雲睍自覩〕卿雲干吉呂。〔路史帝紀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十洲記月支遣香使者曰國有常占青雲干呂中國有好道之君〕湛露浥浮筠。〔詩小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拾遺記蓬萊西有含明之國有浮筠之幹青葉集其上〕玉燭詔三統。〔類要四時和謂之玉燭宋書歷志漢孝武時劉向綜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子歆作三統歷〕黃輿鑿八埏。〔白帖地曰黃輿北堂書鈔八極之外有八埏〕中天欣擊壤。〔初學記唐虞之世曰中天列士傳堯在位七十載八九十老人擊壤歌于康衢〕流火叶歌豳。〔詩豳風七月七月流火注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朔象封駹偃。〔新唐書天竺國魏宣武時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拂菻騷犀象〕獵荒雪雉騂。〔宋書符瑞志周成王時越裳國獻白雉象牙〕蓬池方染翰。〔翰林志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鉛唐王維詩朝朝染翰侍君王〕紀月示臣鄰。〔范子計然日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歲也逸周書九紀二宿以紀月通考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于年書益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綠蘿山莊詩集卷九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

分目

涇州家庶常凌九出所藏李龍眠五十三參詣卷索題

送張鳳林赴黔撫介

甲辰三月初六日高安朱相公代進臨雍大禮慶成賦作古詩三十六韻呈謝

三皇廟銅人歌

送侍御睢州湯公節度鄖昌

汪雲尺自滁州入都折簡奉訊

寒曉偕沈大猷諸襄七周蘭坡城東小飲

送沈禹縡之琢州二首

三里河關壯繆祠觀姚彬盜馬塑像

白塔寺

引　見內苑恭紀五十韻

西樵三十二泉歌送李迴湖歸龍江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

會稽胡浚竹巖撰注

涇州家熙常凌九出所藏李龍眠五十三參畫卷索題

龍眠畫擅今古奇。（宋文苑傳）李公麟字伯時致仕歸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善畫自作其所居山莊圖為世寶傳為人物尤精三昧戲碎青琉璃。（華嚴經）觀三昧門佛刹微塵數世界皆悉清淨琉璃所成（玉皇本行經）放大光明十方無極世界皆同琉璃玻璃悟證華嚴思入微。毫流驟雨天花飛。（華嚴綸貫）龍樹菩薩發心入龍宮看藏見華嚴經有三本記得下本回向西土（阿彌陀經）晝夜六時常雨曼陀羅華（傳燈錄）七賢女遊尸陀林感帝釋散花越綾八尺冰為絲（通典）越州貢花紋綾十疋（異苑）沈約雨夜獨坐有婦人持緯具絡而成冰絲贈約普攝法界周四維。（宋崟華嚴法界觀撮要記）如是盡法界虛空界東南西北上下四維彷彿曾侍文殊椎（華嚴綸貫）善財于福城東際大塔廟前參見文殊文殊告云汝今見我得根本智未得差別智可以南遊經歷一百一十城參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成正等覺（指月錄）世尊陞座捷衆集定文殊白椎娑羅林深樹葳蕤福城大衆供乳糜。（華嚴經）文殊至福城東住莊嚴幢娑羅林中無量大衆從城中出（佛本行經）菩薩至善生村主家二女見即取一金鉢安置乳糜滿其鉢中菩薩持至尼連禪河取彼善生村主女所獻乳糜如意飽食寶童首頷好相肥鬖髿雙髻朱錦衣（華嚴經）善財初入胎時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寶器共呼此兒名曰善財（禮玉藻）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皆朱錦也徧訪知識南遊巡云何得還火摩尼（華嚴清涼疏）善財童子初胎時宅內生自然七寶火摩尼器中盛木摩尼器中盛火摩尼餘見上注五十三員皆菩提男女老少殊醜慾員見上

法（堅弧集）淮陰龍興寺一夕居民見寺僧寺中荷擔以出或紫或黃或妍或醜老少非一方圓形狀奇怪可疑明日火作方知為羅漢云（全龍舒）心經注梵云菩提此云覺描摹意態各不齊精彩飛揚神無羈似得解脫超兩儀（杜詩）旌旆俱飛揚（漢司馬遷傳）少負不羈之才（清觀華嚴經略）菩薩示現解脫門（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名香淨盥手自拔奚音禮足登須彌（類苑）柳子厚得韓退之毛穎傳以薔薇露盥手（升須彌山頂品）爾時世尊不離菩提樹下而升須彌山向帝釋殿（佛本行經）一時王見已大生希有奇特之心即頭頂禮于太子足比邱三人兩雲師一持鉢衆一參參（華嚴經）善財歷辭文殊登妙高峰求見德雲比丘七日不見後於別峰相見（華嚴經）善財至海門國向海雲比丘頂禮其足（清涼山志）臥輪禪師門海雲是善財所參第二知識合掌類（經）梵語鉢塞莫梁北云數珠（說苑）孔子無礙善住乘空嬉散鬖倒卓浮幢麾陳蔡之厄藜羹不糝于華嚴清涼疏善財至楞伽道邊海岸求覓善住見此比邱於虛空中來往經行散諸天花作諸妓樂幡幢綺繒徧滿

虛空自云得無礙解脫門（淡五行志）有雲如嚴風散縣彌伽束經麗半鼓（法界觀要記）善財至自在城求覓彌伽見於市肆坐說法座說輪字莊嚴法門解長者耆幢廣顧澡瓶珍（華嚴經）善財遊行十有二年至住林城推求解脫長者合掌自言人至閻浮提醉摩利聚落求覓海幢比邱見在經行地側結跏趺坐人於三昧從其腰間出無數仙人皆執澡瓶兩脇出不思議龍示現不思議諸神變不思議讚寳女雲繇念徧虛空從其眉間白毫相中出無數百開神光霏龍電地涌仙出眉至千億帝釋遊林下臥優婆夷鈴鐸作隱烟迷離（華嚴經）善財見普莊嚴園寶多羅樹寶網金鈴時休舍優婆夷坐真金座瞿沙仙着樺木皮（華嚴法界觀記）善財至那羅素國推求見毘沙見彼仙人在旃檀樹下着樹皮或着鹿皮或編草為衣服髮髻垂下可婆羅投燄清涼時（華嚴綸貫）善財見勝熱婆羅門四面火聚中有刀山登山投火遂獲清淨得無盡輪法門證王子位此逆境也紺髮王女瘦不如（華嚴清涼疏）善財至師子

奮迅城推求慈行玉女問是師子幢王女皮府金色眼紺紫色髮紺青色以光音辯而演說法
普見肉髻
瑠璃顆
〔澄觀華嚴經〕界善財至三眼國求見善見比邱見在林中壯年美貌頂有肉髻皮膚金色
河渚
左立具足西搏沙幻器判僬僥
入法界品向名聞國[illegible]求自在童子座空中告善財言今此童子在河渚上郎詣其所見此童子聚沙爲戲〔又〕於此南方有一大城名曰海住有優婆夷名爲具足即詣其門見一優婆夷處於寶座宅中無有一切資生之物但於其前置一小器隨諸衆生種種欲樂飲食充滿其中〔家語〕僬僥人三尺短之至也〔詩〕碩人頎人其頎〔注〕頎長貌
居士[illegible]扇合涼颸
〔法界觀撮要記〕善財至大典城見明智居士十見在城內七寶臺上[illegible]大寶帳鴉玉羽部以爲其扇熏衆妙香
重樓寶髻燃丸排
〔華嚴要略〕善財至師子城見寶髻長者在於市中執善財手示其宅舍見頗梨爲殿紺琉璃寶以爲樓閣答言過去普莊王佛入城我奏音衆并燒一丸香故獲斯報
藤根亂髮梳牙篦
〔華嚴經略〕善財至藤根國難歷艱險得見普門城見彼長者普眼往詣其所杜七歌白頭亂髮垂過耳唐張祜詩愛把象牙梳插髮
無

厭妙光現國埤壁釭照牖圓娼姬兩王旋袞塡引篪
〔華嚴綸貫〕善財於多羅幢城見無厭足王坐金剛座十萬猛卒其所犯者或斷手足或截耳鼻事已執手入宮見其宮殿皆妙寶所成十億侍女端正殊絕告言我得如幻解脫門〔華嚴經〕此南方有城名妙光王名大光善財見此大城七寶所成種種衆寶而爲埤堄見大光王坐師子座百千萬億諸天妓樂〔西都賦〕金釭銜璧〔詩小雅〕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脩臂証法有實希
〔法界觀撮要記〕善財至安住城詣不動優婆夷舍告言過去離垢劫佛號脩臂我爲電授王女夜分見彼如來合一指爪頂禮於佛即告我言汝應悉受一切如來法而〔金剛經〕希有世尊
外道南指鬻香陂[illegible][illegible]優鉢乘高螭
〔華嚴經〕善財至都薩羅城尋覓遍行外道見於山上平坦之處徐步經行答言我惟知此至一切處菩薩行而我何能說彼功德行此南方有鬻香長者名爲優鉢羅華汝詣彼問善財漸次遊行詣長者所長者告言我善別知一切諸香人間有香名曰象藏因龍鬬生若燒一丸即起大香雲彌覆王都〔楚詞九歌〕駕兩龍兮驂螭
東洋鼓舵驚婆施揚帆一葉如

浮巵
〔華嚴清涼疏〕善財至樓閣城見船師婆施羅在城門外海岸上住商人及大衆圍繞說海法方便開示佛功德海
無上勝拈清淨趣
〔法界觀撮要記〕善財至可樂城見長者無上勝在城東大莊嚴幢無憂林中告言我得脩菩薩行清淨法門〔五燈會元〕法眼眞悟空向火師拈起香匙曰見喚作甚麼
坐具頻申當竹籬
〔華嚴經〕南方有城名迦陵迦林有比邱尼名師子頻申善財詣彼國城此比邱尼在日光園中徧生一切諸寶樹下大師子座〔元詩〕竹籬茅舍自甘心
寶牆蜜女纖腰肢肩垂妙髮堪抱持
〔華嚴綸貫〕善財見婆須蜜多女住宅十大園林以爲莊嚴身出大光明或執或抱或吻或唼皆獲清涼入法界品善財尋覓婆須蜜多女見此女人目髮紺青不長不短告言我得解脫名離貪欲際若有衆生抱持於我則離貪欲若有衆生唼我唇吻則離貪欲
黃檀供養鞞瑟胝
〔華嚴經〕南方有城名善度中有居士名鞞瑟胝羅彼常供養旃檀座佛塔汝詣彼問〔香譜〕檀香紫爲上品黃次之白又次之
向背動靜均奇姿殊狀種種不可思
〔漢劉盆子傳〕臘日設大會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餘不知書者

迎往請之更相向背〔書訣〕向背動靜蓄之情也〔華嚴經〕爾時諸菩薩作是念諸佛國土云何不思議
乃至[illegible][illegible]象折獅爐香縹緲光淋漓
〔百丈語錄〕如來有無秘密藏〔佛本行經〕爾時菩薩面向菩提樹時有五百白象皆悉六牙〔南史〕天竺濱海出師〔宣律師感應記〕其香爐前有十六頭半是師子半是白象〔杜畫松樹障子歌〕元氣淋漓障猶濕
天宮道場山輪圍變動出沒無端倪
〔華嚴綸貫〕品分七處九會一菩提道場三忉利天宮四夜摩天宮五兜率天宮六他化天宮〔華嚴清涼疏〕正趣菩薩至娑婆世界輪圍山頂以足按地一切皆以雜寶莊嚴〔易繫辭〕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風穴語錄〕出沒卷舒與師同用〔莊子〕不知端倪
正趣高翔禮摩耶
〔法界觀撮要記〕正趣菩薩從空中來詣觀自在所觀自在菩薩告言汝可往問〔華嚴經略〕此世界中有佛母摩耶善財即見大寶蓮花從地涌出摩耶夫人坐於座上
大神十一瓔珞垂帳放五斗[illegible]娥羲寶華爛縵繞白蜺手掬四海洗垢黎身雲徧滿充嵐毗
〔華嚴經〕南方有城名[illegible]羅鉢底中有神名曰大天善財至大天所爾

時大天長舒四手取四大海水自洗其面持諸金華以散善財〔又〕善財趣摩竭提國菩提場內時安住地神以足按地百千〔又〕億阿僧祇寶藏自然涌出〔又〕迦毘羅城有主夜神名婆珊婆演底善財至於彼城從東門入見彼夜神於虛空中處寶樓閣衆寶瓔珞以為嚴飾一切星宿炳然在體〔又〕善財漸次遊行至普德淨光夜神所告言我得普見一切三世諸佛亦見彼佛清淨國土〔又〕菩提場右邊有一夜神名喜目觀察衆生善財見彼夜神坐蓮華藏師子之座入大勢力普喜幢解脫〔又〕善財往詣普救衆生妙德夜神所時彼夜神示現菩薩調伏衆生神力以諸好相莊嚴其身〔又〕善財往寂靜音海夜神所告言我得菩薩念念出生廣大喜莊嚴解脫門〔又〕有一主夜神名守護一切城增長威力善財往詣夜神所見彼夜神坐寶光明摩尼王師子之座無數夜神共圍遶〔又〕善財往詣開敷一切樹華夜神所見其身在衆寶香樹樓閣之內〔又〕爾時善財往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衆生夜神所見彼夜神在大衆中摩尼寶剎微塵其上北日月星宿影象身現無邊廣大色相海身〔又〕此閻浮提有一園林名嵐毘尼彼園有神名妙德圓滿闕滿淨覺見在寶莊嚴樓閣中說菩薩受生海經〔道經〕有太上五斗交生金章經〔韓〕石鼓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

星宿遺羲娥〔楚詞天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王逸注〕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迤若蛇者也〔入法界品〕或時示現無量化身雲**亦有骨立跌敗纖嬰示不染趣自怡**〔大藏一覽〕緇壞色之衣也晉阮籍傳毀瘠骨立**釋女十匝侍姑姨何如天主肘獨支**〔華嚴〕清涼疏此迦羅城有釋種女名曰瞿波爾時善財入普現法界光明講室見在室內八萬四千采女所共圍繞〔又〕此世界三十三天有王名正念其王有女名天主光善財遂往天宮見彼天女合掌前住白言**沃田二哲瑟對擷**〔觀法界撮要記〕南方有城名為沃田彼有長者名堅固解脫汝可往問仰此城中有一長者名為妙月其長者宅常有光明汝詣彼問**賢勝木杌無勝之**〔華嚴要畧〕摩竭提國有優婆夷名曰賢勝善財禮足圍遶答言我得菩薩解脫名無依道場〔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杌渡河〔華嚴要畧〕善財至南方德生城參無勝軍長者答言我得菩薩解脫名無盡相得無盡藏**偏友頜徒縱佩觿**〔觀法界撮要記〕善財從天宮下向毘迦羅城詣童子師偏友所答言有此童子名善知衆藝學菩薩字智汝可問之當為汝說〔詩芄蘭〕芄

蘭之枝童子佩觿**最寂耄膝是耶非**〔華嚴經〕善財漸次南行詣彼聚落見最寂靜婆羅門答言我得菩薩解脫名誠願語〔漢武帝〕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華門蘼嬰女未笄垂髾倏處如嘯吹**〔華嚴綸貫〕其次漸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兩人男表智女表悲童者無習染〔入法界品〕南方有城名妙意華門彼有童子名曰德生復有童女名曰有德汝詣彼問**彈指彌勒來何遲**〔指月錄〕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最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閉彌勒從別處來彈指一聲樓門開善財入已其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有一彌勒并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華嚴要畧〕彌勒住南方海岸大莊嚴園**普賢穩住行不移紅蓮高座真闍黎百句遙按頂者誰但從無盡閃依稀**〔華嚴綸貫〕善財證得一切境界莊嚴藏解脫門自念不因文殊指教爭得到此作是念時文殊舒金臂過一百一十城不見文殊身只見文殊手摩善財頂云可更去見普賢於是詣佛所中于紅蓮座上參見普賢行願功成〔釋氏要覽〕梵云阿闍黎耶唐云軌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畧也**方部圓滿一不遺**

上寫山雲下岸隄〔支那禪得〕十方雲集八部海涌〔圓覺經〕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華嚴經〕彼世界中一切諸山一切大海又出一切大香雲〔又〕樹前有一香池妙寶為岸**妙峰錫石碧玉溪雜林宮含隨參差**〔華嚴清涼疏〕勝樂國有名山曰妙峯〔毗曇論〕忉利天欄楯樹池雜林宮殿種種莊嚴不可具述**紺寶樓閣柱玻瓈**〔華嚴要畧〕法寶髻長者紺琉璃寶以為樓閣莊嚴幢毘玻瓈寶以為其柱**金沙地偃珊瑚枝**〔阿彌陀經〕極樂國土池底純以金沙布地〔無量壽佛經〕其國土七寶諸樹周滿世界或有寶樹琉璃為本木精為莖珊瑚為枝**鷲王前舞雀後追方面細聲護紺帷**〔智光明仙不食肉經〕昔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即便捧取獼猴二子住于險處〔佛本行經〕菩薩向菩提樹下即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三匝〔傳燈錄〕有偈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面內唇〔許渾詩〕山風寒殿磬**決皆滅盡障厭疲焉分動住與寂栖**〔杜詩〕決眥入歸鳥〔華嚴經〕於生死中也彼厭心懶惰心障礙心**就中大海清瀰瀰有如湛性無纖翳栖岑盂天絶**

上谷控三邊（寰宇記）薊州本秦上谷郡地方輿紀要薊鎮邊分東西中三路東路臺營西路三屯營中路石匣營軍都阨九塞（魏書地形志）軍都縣有昌平城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淮南子注）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黑水限東西（北蔡錄）盧溝河亦謂黑水河色最黑其急如箭白浮阻內外天子重要阨簡牙樹旌旆（一統志）白浮山在昌平州東南十里上有二龍潭上有龍神祠惟師昔王父節鉞帥吳會（初學記）祖曰王父（宋志）政和五年詔內侍官非開拓一路不得除節鉞（宋史）理考會稽郡從陽羨入閩嘉請以浙江西為吳郡東為會稽郡

江南多淫祠五通漸姬女旋風帷箔寒運物化生萬吁嗟寒鐵公抗疏斥荒怪蕭然天地清林薄絕塑繪〔三〕皇內秘文情宗章五通狀如美男子一足好遊人間亂生人之室或盜外物以助家唐書狄仁傑為江南巡撫大使奏焚吳楚淫祠共一千七百餘所江南野錄湯公潛菴睢州人巡撫江南有生員某妻為五通神所佔具題通行直省毀其廟像怪遂絕（堅瓠集）蘇俗尚五通神供之家堂楞伽山鼓樂無虛日河南湯公撫吳嚴行禁止乙丑九月公往淮上値神誕祭賽尤甚公立沉神像於河（左傳）君毋謂邾小蜂蠆尚有毒況國乎（又）其父爲生蠆李賀詩旋風吹馬馬踏雲（賈子新書）曰帷薄不修（獻徵錄）周祈為浙江按察使人呼冷面寒鐵公師今伊呂姿世德種所邇（通考）唐制舉有道侔伊呂科（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書）大禹謨皋陶邁種德（詩）下武世德作求玉斧既栽棠（續仙傳）吳剛以玉斧伐月中桂樹（詩小序）甘棠美召伯也冰壺仍剪薤先霜（語錄）李延平如冰壺秋月（後漢書）龐參為漢陽郡守郡人任棠侯參參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清水一盂置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思其意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況迺兩州地民旗畔界號莊百十所耕牧皆佩械（宋賦官志）有帶御器械前年當春衙越畝侵桑棗縣吏不能直當庭拜跪今此驄馬蹄清風振槐檜（東觀記）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會看豺鼠伏一

洗邊障快黃犢服農箱（王荊公詩）眠分黃犢草（詩）大東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赤仄絕兵債（漢食貨志）武帝作赤仄錢一當五錢以此繩祖武有過無不逮（詩）下武繩其祖武小儒侍門牆（揚子法言）在門牆則麾之絲竹蒙禮待（漢書）張禹每弟子戴崇來引入後堂絲竹管絃捧觴立車前祝願無私丐（高岳嫁女記）黃龍捧觴立於車前別從雲雨功巖巖瞻泰岱（公羊）泰山之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徧天下（書）說命若大旱用汝作霖雨（詩）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先儒語類）程子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

汪雲尺自潞州入都折簡奉訊（一統志）山西潞安府後周曰潞州

牢落長平客依然劍匣孤（山西通志）長平關在潞安府長子縣白起坑趙卒處秋關辭赤狄（一統志）潞安府在周為赤狄路子國野水涉虛奴（水經注）盧奴城內西北有水淵而不流水色正黑俗名黑水池或云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藉水以取名銘許聚龍骨（揚雄答劉子駿書）靈節龍骨繡補之銘三章成帝好之交仍覓狗屠（史記刺客傳）荊軻好與屠狗飲燕市南城多酒舍肯作近鄰無（漢書司馬相如傳）盡賣其車騎與文君至成都買一酤酒舍酤酒

寒曉偕沈大猷諸襄七周閬坡城東小飲

宮樹曉蒼蒼旗亭繫軟韁（唐賈至早朝詩）禁城春色曉蒼蒼（桂苑叢談）咸通中進士張綽有道術多歷旗亭而含酒杯也野雞菱筍嫩（漢書注）呂后名雉民間遂呼雉為野雞（本草綱目）茭筍一名茭筍又名茭白甘冷滑無毒去煩熱開胃口解酒毒按杜詩青青茭筍短則當時已尚矣春酒木瓜香（詩）七月為此春酒（日下舊聞）京師盛行木瓜酒醉急鳴箏雨（白）琵琶行大絃嘈嘈如急雨寒聽畫角霜（詞綜）有霜天曉角一調（三餘贅筆）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曹子建作早朝懸侍從吹燭入明光（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明光殿皆珠璣為簾箔玉器金飾晝夜光明

送沈禹聲之涿州（日下舊聞）涿州以涿水而名州治側自涿盧綰

百里岐溝幾驛亭方輿紀要岐溝距涿州城南四十里又曰所溝水經注巨馬水東酈亭溝水注之春寒渡馬樹青青長安客話楊柳青地近丁字沽四面多植楊柳故名傷心同作天涯客又隔西鄉註水經日下舊聞西鄉廢城在涿州西北二十里或謂之都鄉城廣輿記酈亭在樓桑村南即酈道元故居也一統志酈道元涿人魏御史中丞諡法清刻撰水經注傳於世

二

戰禿毛錐野霧昏蚩尤泉畔弔書魂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遂擒蚩尤帝王世紀涿鹿有阪泉蚩尤城黃帝祠五代史大丈夫當長鎗大戟定天下毛錐子安用哉李長吉詩雨冷香魂弔客書篋中休檢陰符讀恐有金瘡舊血痕史蘇秦傳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期年而揣摩成宋武帝本紀寧州獻琥珀枕時將北征以琥珀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

三

里河關壯繆祠觀姚彬盜馬塑像病逸漫記三里河在天地壇前置二閘便可行舟蜀志關羽傳追謚曰壯繆侯春明夢餘錄關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曰白馬廟陋甚也姚彬盜馬廟在三里河天壇北亦陋甚也

奉甘盜馬出何記古塑千秋傳絕技寄園寄所寄錄慈淳寺東數百武有關王廟殿中塑像甚古作姚彬被縛狀殆元時舊塑元設梵像提擧司專董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狀故其藝特絕後人不能爲也寺僧云彬初爲黃巾賊將貌類關壯繆其母病思食良馬肉彬知壯繆所乘赤兔最良因投麾下竊赤兔以逃關吏察其音不類河東執以歸壯繆彬抗慨請死臨刑忽大哭壯繆怪問之則以與母永訣故爾乃釋之後漢邊韶傳師而可嘲出何典記日下舊聞此彬事不見於野史世所傳關公事蹟亦無之不知何所本也總管將傳其他絕技皆此類也竊弓埒頂面猶同忠孝何傷兩形似春秋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貨也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闕里志顏氏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史孔子世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貨陽貨嘗暴匡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貨拘焉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孝經以孝事君則忠世說恒似者形時似者神坐者虎臣縛者囚擬頰俯髯宛無二帝京景物略姚彬關王廟俗傳吳將姚彬盜關公馬被獲強不屈王廟塑縛彬像公我服作色左顧彬反面色不屈侍將七人怒視彬縛彬者仰公色而受命焉馬同堂公其色赦沫人曰陪時忍也陳壽史評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爲世虎臣蜀記關羽顏面長髯關西故事關公殺縣尹逃至潼關關門圖形捕之伏水傍掬水洗面自照其面已變蒼赤不復識認至關詰問遂指關爲姓蜀關羽傳羽美鬚髯故諸葛亮謂之髯惟餘魋首殊犀表倔強當時徵浩氣漢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又欲以新集之衆倔強於此左傳襄公七年楚人衷甲國語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十有三萬人餘見上注其他七萃悉神妙穆天子傳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杜詩滿堂動色嗟神妙赤兔迴牽視尤異依稀戀主作長嘶側腳風生赭歕沫三國志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漢天馬

歌沾赤汗兮沫流赭燕人矜此作土寶密護朱檽羅杉檜左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詩傳補薊後改爲燕紹興府志天長觀殿上像設奇古傳爲唐代所塑如麻姑浮邱伯等皆他宮觀所無郡人謂之土寶燭光閃屍耀精靈木華海賦象罔暫曉而閃屍香灺氤氳慄幽秘皮日休詩香灺煙光奈爾何說文氤氳元氣交密之狀杜詩佳氣日氤氳篤牲儼覺蠁可憑司馬相如賦肸蠁如易拂幔幾令心乍悸漢田延年傳霍光撫心曰當發大議時使我至今心悸巧匠始吳名士遠尚書故實佛像今之彫刻藻繪自戴顒始也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積十年厥功乃成尚友錄戴逵吳人下迄阿尼傳高弟析津日記元史方技傳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長春列曜欽王生道園學古錄長春之白雲記金人汾王先生塑十一曜奇妙爲世稱道天柱維摩詫楊惠邵氏見聞錄楊惠之見吳道子畫筆已至乃去學塑亦爲天下第一蘇鳳翔八觀詩維摩像昔楊惠之塑在天柱寺捘金滴粉冠中央

直似朱泙既蝗臂〔莊子德充符〕中央者中地也〔又列禦寇〕朱泙學居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又天地〕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必不勝任矣第嫌蜀史向無官至誠莫貽侯相志〔蜀志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書大禹謨〕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蜀諸葛亮傳〕泰始二年十一月二日平陽侯相臣陳壽上〔晉陳壽傳〕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名山想像別有藏定屬坑灰亡軼事〔史序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唐曹松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史伯夷列傳〕其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春秋大義侯所知一獸何煩怒壯士〔江表傳〕羽好左氏春秋傳諷誦略皆上口〔蜀關羽傳〕斬顏良於官渡曹公表封羽漢壽亭侯〔禮祭義〕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史項羽本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許昌遷主吳救樊竊國竊鈎誰鉅細〔通鑑〕帝遷都於許昌〔綱目〕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又〕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蜀關羽傳〕二十四年率衆攻曹仁於樊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蔣濟以爲可遣使勸孫權躡其後則樊圍自解〔莊子胠篋〕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侯

矧且廄牧雄汗血蕭蕭足騏驥〔漢書〕武帝伐大宛獲汗血馬〔注〕天馬汗血從前肩膊出號一日千里〔詩車攻〕馬鳴蕭蕭〔荀子〕驊騮騏驥皆良馬也若容諗母血哀情忼慨何難徑相畀〔詩四牡〕將母來諗祠廟從誇擅景光〔漢武帝本紀〕祠夜若有景光英雄難免留遺議〔通鑑〕曹操從容與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何似雍岐霸主仁亡馬牸仍野人賜〔史秦本紀〕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殺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良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以酒而赦之〔又〕秦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三十二年繆公卒葬雍

白塔寺

〔日下舊聞〕白塔寺金壽昌二年建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

積水潭西路瓊花秀古路〔燕都遊覽志〕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流入禁城爲太液池〔藏〕同〔成集〕瓊花島在西苑之北〔元集〕瓊花島在太液池中〔西〕塔靈銅盞網〔春明夢餘錄〕白塔寺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年加銅網石欄入僧煖甑裁衫〔傳燈錄〕毳衣乃西域屈眴布緝木棉花心織成〔感應記〕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惟服布伽黎白氎三衣野鵲巢珠頂〔五燈會元〕佛在雪山入定有野鵲巢頂上時來時去〔虛空藏經〕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神龍護石函〔長安客話〕妙應寺在阜城門內右偏白塔一座內貯舍利戒珠二十粒至元八年世祖發視石函銅瓶香水盈滿二龍王跪而守護乃崇飾斯塔角垂玉杵階設石欄制度之巧古今罕有矣六衢幾尺武已許隔塵凡〔太乙經〕六衢商賈事也〔洞天福地記〕林屋洞天中有隸書隔凡二字筆勢飛動

引見內苑恭紀五十韻

帝德光丹陛〔書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李義山詩〕丹陛猶敷奏〔弘治實錄〕恭上寶冊上立於奉天門序班引遣官於丹陛中贊行五拜三叩禮皇居壯紫宸〔唐職官志〕城門郎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野獲編〕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紫宸宮成百官上表賀〔杜詩注〕唐紫宸殿大朝也官槐天路直〔[illegible]書〕萬歲山入東上北門繞禁城行夾道皆槐樹十步一株〔李賀詩〕官槐如兔目〔唐孫逖詩〕更疑天路近御柳禁城春〔日下舊聞〕循御廊將至宮城有三門馳道甚濶兩旁有溝上植柳〔唐韓翃詩〕寒食東風御柳斜魚鑰宵開子〔梁簡文帝詩〕夕門掩魚鑰〔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舊唐職官志〕城門郎掌皇城宮殿啟閉之節奉出納管鑰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雞籌早唱寅〔漢官儀〕宮中不得畜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傳雞唱〔王維早朝詩〕絳幘雞人報曉籌〔漢官儀〕冬至夜漏不盡四刻爲寅初夏至晝漏上四刻爲寅末〔李氏藏書〕武元衡之後宰相朝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搜索傳呼因詔寅漏上二刻爲傳點彤輿蹕騖鳳〔舊唐輿服志〕玉輅金鳳翅畫簷廣文鳥獸畫燭照騏驎〔荀子〕騏驥驊騮皆良馬也〔李長吉詩〕銀[illegible]刺騏驎雙闕催鐘促〔周禮〕宮門雙闕〔釋名〕闕在門兩旁相對爲雙故名焉〔岑參早朝詩〕金闕曉鐘開萬戶千房設燎新〔五經正義〕庭燎者司烜共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通典〕梁元會之禮未明

設庭燎文物充庭**金極沉露掌**(杜詩)殘月壞金掌(漢書)孝武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玉弭隱風輪(丹鉛錄)星如玉彈圓棋類要宮殿之上置銅烏輪上以相風風至則動**度閣瞻**
溫室(德記)會極門之南廊一間坐東向西曰東閣(漢宮觀記)未央宮有宣明延年溫室是德四殿**乘橋**
截漢津(可齋筆記)東苑有草亭東西相望使小橋而度其下皆水游魚物躍其中(史天官書)絕漢抵營室曰
閣道(晉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箕尾閒曰漢津**微垣高北極**(通考)天有三垣曰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丹元子步天歌)中天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曲蓋象勾陳**(英宗實錄)正統五年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蕪史)皇極殿之北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即華
蓋殿也(天文考)華蓋一十六星所以覆大帝之座(宋史)勾
陳一星在華蓋下帝之宸居也**道複通朱雀**(關輔記)桂宮上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舊唐地
理志)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臺孤迴白麟**(通典)秘書省光宅中改爲麟臺(符瑞志)晉太康元年
四月白麟見頓邱**細香歛鶴口**(儼山集)禁中金鶴一雙東西立[illegible]中以口含香香黑色細如燭狀

圓石疊龍鱗(鈐山集)仁壽宮之西入清虛門歷道盤曲甃甓皆肖小龍文(庾信詩)九坂度龍鱗**鳷**
鵲延和外(三輔黃圖)甘泉宮建元中作石闕封巒鳷鵲觀于苑垣內(宋史)徽宗引見郭藥師于延和殿
蓬萊太液濱(唐書)大內有蓬萊宮(韓雍西苑記)太液東有小山曰賽蓬萊入門有殿(金臺集)西華潭金
之太液池也**玉泉迴屈曲**(日下舊聞)玉河出玉泉山由積水潭流入大內**瓊島積嶙峋**
(戴司成集)瓊華島在內苑之北皆碧石而成者石磴險洞古檜喬松隱然仙府也**依雁翔鳧潔**(蕪
史)由西苑門適南向東曰水碓水磨(西京雜記)太液池鳧雛雁子布滿充積**御芝麀鹿馴**(黃孔昭西苑詩)
韓圃紫芝春樺樺(詩藪)藝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歷占伊蓂莢**(通鑑前編)帝堯姓伊祁氏有草生庭十五
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圖吐虛龍唇**
(三墳書)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霱綺花重合**(宋氏賓錄)唐宮
殿多植花柳故杜詩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曈曈日作晨**(皇甫冲西苑詩)曉日旑曦照御堤

鞭鳴織語靜(明孝宗實錄)上由中門出御奉天殿寶座錦衣衛鳴鞭(陸深經筵詩)絲鞭聲肅退朝官
輦出遠雷振(張衡南都賦)車雷震而風厲(杜牧阿房宮賦)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彩雉雲屏**
扇(春明夢餘錄)皇極殿丹墀東西設羽扇(杜詩)雲移雉尾開宮扇(唐職官志)左尚署令掌大小方員華蓋諸翟尾
扇**黃絲御榻茵**(李義山詩)波扇畫文繁(輟耕錄)殿地上碧文茵設七寶雲龍御榻(宋書)御榻以黃綾
衣之**珠燈耀七宿**(李義山詩)綵樹轉燈珠錯落(元曆志)大明殿漏燈之制高七尺上設雲珠左日右月
雲珠下懸一珠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元天文志)每朝則設之(甘氏星經)東方七宿曰蒼龍南方七宿曰朱雀西方
七宿曰白虎北方七宿曰玄武**綵旂紉三辰**(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卓影輕綾裹**(菽園
雜記)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黃絹包裹之故老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外國所進元**蕭韶細**
樂勻(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春明夢餘錄)元日先一日教坊司設中和韶樂于內殿東西**寶脈觀**
象易(玉海)伏羲始畫八卦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文王曰周易**砂版紵詩幽**(楚詞小招)紅壁砂版

(野獲編)西苑立帝社帝稷之壇內設幽風亭(論對錄)幽風亭用磚刻大字幽風詩一首兩邊作砂壁寫七月詩**履**
曳從羣后(尚友錄)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每曳革履進見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舜典)頒瑞于羣后
簾收識聖人(唐書)太宗御勤政樓中官隶扇天子開簾受朝禮畢又去扇垂簾(春明夢餘錄)皇極殿寶
座前爲簾簾以銅爲絲黃繩繫之御則百官詣丹墀序立鳴鞭卷簾(類苑)唐時宮中呼上爲聖人**袞衣瞻**
似日(荒史)黃帝作冕衣黃裳于是袞冕衣裳之制與(詩九罭)袞衣繡裳似日見下注**笙席頌如祇**
(書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篾席(注)笙竹席也(史五帝本紀)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望之如日就之如雲**搢笏**
千官肅(汲冢周書)成周之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皆搢笏(岑參早朝詩)玉階仙仗擁千官**臨**
軒儐國賓(通鑑晉紀)名蔡謨不至穆帝問所名何人臨軒何時當竟(帝王世紀)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通鑑漢紀)上以四夷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功臣于麒麟閣**執珪殷太保**(周禮)冥宜上官
之禮執植圭九寸(通典)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爲之**持橐漢賢臣**(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從上宿

仗或有勅上南衙者則大將軍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駕仗剖符臨禹甸（合璧類編符以竹爲之剖而爲兩一留在內一給付外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馳馹刻期仞（大清律凡官員赴任違限一月罰俸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私揣焚膏業（韓進學解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懸爲受課人（通典考功郎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桃蹊潛令接（漢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桑陌魯恭（北堂書鈔潘岳爲河陽令偏種桃李人號日河陽一縣花（一統志孟津縣漢日河陽隸河南府（一統志魯恭爲中牟令蝗不入境河南尹遣掾廉之與恭坐桑下雉過見童旁掾日何不捕之童日雉方將雛掾瞿然日蝗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衍川彊域志北距中牟界四十里距其城一百里黽勉師前事（詩小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趨蹌步後塵（牛僧孺贈劉禹錫詩曾把文章謁後塵築梁休病涉（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辭璧好藏珍（左襄十七年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稽首告日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之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攻之富而後復其所盛典

銘今此承明憶舊因（漢武帝賜嚴助詔君厭承明之廬嚴封嵩岳畔會使谷洪鈞（左傳隱公元年爲之請制公日制巖邑也餘見上制澤注（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寰宇記嵩山在登封縣杜詩一氣轉洪鈞

西樵三十二泉歌送李迴瑚歸龍江

（廣東舊語西樵飛泉出諸峯間作合作散凡三十二泉（一統志龍江在廣州順德縣

羅浮斜擘青芙蕖（六帖羅浮山乃羅山浮山二山合體在會城博羅二縣之境（西樵山記西樵去廣州治百餘里望若青蓮之花而四面方立諸峯內附又若芙蕖之未開珊瑚珠絡披仙袂（李長吉集有眞珠洛姝詩華嚴經善財童子見婆須蜜女衆寶瓔珞莊嚴其身瓔珞經波斯匿王欲賞茉利夫人香珠瓔珞夫人讓日素服出大科仰眠三萬尺（廣東舊語西樵合爲七十二峯以大科峯爲絕頂三十二泉出大科中峯之南又有雙流出仰西峯懸流沓下西樵湖（廣州圖志西樵湖在西樵山下環山隨

流曲折而成長百六十里縱簾斜布隨迴折密洒榕杉嵐互裂（丹鉛錄直者爲水簾橫者爲瀑布（廣東通志西樵白沙書院瀑左右夾之有二亭日左瀑日右瀑又一在水簾洞是日水簾爲九曲溪下流（合璧類編榕大者數十圍交廣近水多出此木杉彼黏也出倭國尤佳噴玉寒噫璣鳴雷（廣東舊語西樵泉其一在噴玉巖瀑布從巖頂噴飛而下因名其下數日貢玉（又大科村泉流于西竺會于寶鴨池（蘇三峽橋詩況此百雷霆瀉錢晴鬭垂虹雪（廣東水語西樵三十二泉其日鴻錢者從空細下頗擊有聲亦一瀑布也（廣東圖經垂虹泉在西樵垂虹洞左右交流如雙虹下飲故日垂虹陳中洲西樵瀑布詩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翠微曲曲浮漁船亂峯頂鬭烟波天（廣東舊語西樵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栽流爲湖或築堤爲塘以泛以漁隨舟所至（古學蒹懸山近則翠漸微故日翠微鯰魚挂木交分壑（順德縣志西樵天湖每當雨過輒有飛魚挂林杪晉人截湖而取之左思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即此蠅樹肥茶別溉田（西樵山記山中有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廣東舊語西樵

多種茶茶畦中有蠅樹葉細如豆葉落畦上則茶不生蛀李君家在山中住茅屋蒼茫隱深霧甘竹灘邊萬水松釣臺橫接瀧江路（廣東物產志順德縣甘竹灘鰣魚最美灘上以罾取之灘下以網取之（西樵山記天湖口有方千釣臺（水經注瀧水出洮謂之瀧口（一統志南江古稱瀧水三年載牘幽并寒（史記稽東方朔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牘（通典舜分十二州六幽州七并州西清夜螭明銅盤（上林賦象輿婉僤於西清（唐胡宿詩銅盤十二夜沉沉得官不樂且歸去掉頭上憶珊瑚竿（六帖陶潛爲彭澤令不集作歸去來辭杜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肯住釣竿欲拂珊瑚樹楊村澳口蒲帆挂自說雲淙荒舊谷（日下舊聞楊村在張家灣北（唐譚用之詩數幅蒲帆破曉煙蘆鴻終南草堂圖九日雲錦淙祇今花棧正鳴泉芋子鮓秋種須下（西樵山記花棧參差雲畦壁亂遊者往往迷路（廣州府志西樵山中人常種茶間以苦芋每茶一畝種芋二樹（廣東通志鮓魚每以孟夏由海逆流至潯州銅鼓灘不能

西上甘泉會漱堯莊流〔樵湖記〕西樵下有湖湛甘泉與弟子棹歌其中〔廣東舊語〕西樵四峰之泉瀉于樂堯莊〔世說〕孫與公欲枏漱流枕石而誤云漱石枕流白沙亦汎天湖舟〔西樵山圖〕雲谷中有白沙書院〔廣東水語〕西樵飲馬泉南下會于天湖天湖凡受大小三水〔左傳〕命曰汎舟之役君今拂衣步高躅直偕威鳳盟沙鷗〔杜詩〕老大徒悲未拂衣〔漢書注〕威鳳之有威儀者李義山詩威鳳入卿雲陸放翁詩此心吾與鷗盟二十八灣浮淨綠〔樵湖記〕西樵湖湛甘泉嘗櫂舟二十八曲和詩云廿八花灣行不盡江風吹上漾花邊〔韓詩〕綠淨不可唾到時應作春溪曲〔琴操〕鬼谷子作青溪四弄春曰淥水灰磐檥船勝武夷何心更憶鸞坪竹〔閩小志〕武夷上金雞洞有張富郎目險入中見數人鼾睡香灰內旁有銅磬覆地翻視之磬下一雞鼓翼香灰眯目〔朱子武夷山圖序〕壁間往往有樣梓皮舟船棺柩之屬〔唐職官志〕中書省長壽中改爲鸞臺〔杜詩〕竹塢棱垣梧十尋平生性癖耽奇踪探梅久羨麻姑峯〔廣州圖經〕梅花村在羅浮山口前對麻姑玉女二峯

以落梅釀酒于村南麻姑酒田費之銀瓶有夢飛不到臨岐似望毳車風〔杜詩〕指點銀瓶索酒嘗〔述異記〕有肱民國成湯時乘毛車隨風飛至湯命藏其車以示後人〔十洲記〕乘毳車而度弱流靈源舊約終須即磯上煩君遲畫屐〔廣東山語〕凡遊羅浮有約則不成〔詩〕鄭風子不我即高飾八尺度湞陽共看飛絣劃蒼壁〔史〕西南夷傳〕大夏有節竹杖〔水經注〕水出皋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日湞陽峽兩岸秀傑壁立虧天〔唐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水經注〕衡山上有飛泉下注望之若幡練之在山矣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終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一

分目

出都沈禹聲以戴文進二老對弈圖卷見貽古松絕壑間旁有童子倚鶴抱琴走筆賦謝

同沈大猷登報國寺方丈後閣看海棠

雨過定州

趙州

蘇秦宅

宿黑山弘祐寺

王郎城南經漢光武斬人處

晚過內邱

毛遂墓

邯鄲經呂仙祠

過鄴都懷古

經羑里演易臺

扁鵲墓

湯源別赴聲楊大尹

臨漳縣南赤橋店題邏傳是石季龍離宮舊跡

遊葆真觀

東郡紀行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一

會稽胡浚號竹巖撰注
門人　陳宗琦　馮國泰　李湘　仝校

出都沈禹聲以戴文進二老對弈畫卷見貽古松絶壑間旁有童子倚鶴抱琴走筆賦謝

一琴一鶴岷江岸千古清風卓清獻前友錄趙抃累官殿中侍御史時稱鐵面御史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一蒼頭執事卒諡清獻〔一統志〕岷江在成都府城南一名蜀江源出岷山入瞿塘過巫山東下入海長日帷消一局棋詩人獨受明主賞幽鼓吹令狐綯進李遠為杭州刺史宣宗曰比聞李遠詩曰長日推消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綯曰詩人之言托此為高與耳不足為實也三昧空絲亦何有着處逐人作好醜傳燈錄勸多見三祖

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至日是謂龍香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大藏一覽〕梵言三昧此云一致唐詩解游絲往來空中無定住處〔古逸詩〕君子飲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平生百好皆捐陰惟有雙奩伴蠹魚王介甫看弈詩戲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通雅〕蟫衣書中蟲一名蠹魚〔穆天子傳〕天子之蠹書于羽陵〔注〕暴去書中之蠹非室丁丁清似水〔王元之〕黃岡竹樓記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勝固欣然敗亦喜〔蘇詩〕五老峯前白鶴遺址誰與棋者戶外二屨不聞人聲惟聞落子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自餘籠揭總無心無絃并無綫上琴〔史滑稽傳〕昔者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海錄碎事〕陶淵明性不解音惟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日但得琴中趣無勞絃上音近走長安乞微祿俗剖南山分左竹〔[illegible]地理志〕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漢書〕公孫賀曰磬南山之竹不受我辭唐劉圖漢為竹使符各制其半以左與外右藏京師擬將嬉几弄張縱〔呂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治〔鮑照詩〕直

便行師便回須臾居士歸女舉前話士曰丹霞在否
雨過定州〔一統志定州在眞定府北一百三十里漢爲中山郡唐改定州
定武邊關地由來盛夏寒〔眞定府志定州宋爲定武軍一統志倒馬關在定州自是而東
凡三關口至保定自是而西北凡五關口至金龍洞那堪霖十日〔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
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更歷險千盤〔蘇送范景純詩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漢
塚黃雲澀〔寰宇記漢中山定王塚在定州城西塚高丈餘李詩黃雲城邊烏欲飛堯城白雨
攢〔輿地記堯城在定州城東一十五里相傳堯時所築蘇公奇石在馬滑未容看〔眞定
府志雪浪石在定州文廟前宋郡守蘇軾得之恒山黑質白脈狀如雪浪鑿石盆爲芙蓉形以盛之刻銘于上又繫以詩
趙州〔廣輿記趙州秦爲邯鄲鉅鹿郡地北齊置趙州隸眞定府

郭外斜陽送客鞭一州尚記趙山川〔一統志趙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漢立趙
國治邯鄲縣驢蹄仍蹋苑橋跡〔一統志安濟橋在趙州南五里洨河上即大石橋也相傳昔仙
人張果騎驢過此驢所踏跡尚存石上柏子誰參古鉢禪〔傳燈錄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有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子樹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又〕師托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
僧銜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平棘壞城森野木〔寰宇
記平棘城在趙州南三里漢縣屬常山國隋趙州治此滹沱餘水浸秋田〔眞定府志滹沱河在
府城南自雁門來經靈壽縣過趙州諸處至直沽入于海草中數尺殘碑在可歎當時
齊賈賢〔一統志齊諫元至正間知趙州勤于政事明于決訟民懷其德立碑頌之賈敦頤唐冀州刺史有治
名與洺州蔣大將瀛州鄭德本俱爲時所稱時號鐺腳刺史
蘇秦亭〔直隸道志蘇秦亭在沙河縣西南三十里俗呼十里亭蘇秦激張儀西說入秦使人微隨

其後與同舍宿資以金帛即此處
從親如聚沙勢分久而怠〔史蘇秦傳說趙王曰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于
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華嚴經善財向名聞國徧求自在童子空中告言今此童子在河
渚上即詣其所見之童子聚沙爲戲激友綏強秦明知盟迮敗〔史張儀傳蘇秦恐秦之攻
諸侯敗約後負使人微感張儀已而見之坐之堂下數而讓之張儀怒遂入秦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
儀與同舍宿奉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曰蘇君憂秦伐從約以
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張儀曰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強秦見下烏家往咸
陽雖踞高南擊北鄰代〔寰宇記咸陽縣在京兆府西北本秦舊縣孝公徙都于此〔性理大全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弱中一支下生函谷商書蔡盤髮徵在蜀〔一統志代州在太原東北春秋屬晉後屬趙〔國策蘇
秦說秦惠王曰秦南有巴蜀北有代馬蒲吾健踰漳〔國策蘇秦說趙王曰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括地志番吾清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汶漢亦楚界〔國策張儀說楚王曰
秦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不十日而至楚扞關〔又楚王謂蘇秦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三道皆可攻不止函谷隘〔性理大全問阻三面以制一面此關中之形勢然楚
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崤函何也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
自河北入爲間道一自河南入爲正道一自蜀入爲陰道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朱子全書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近東只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爲險〔一統志函谷關有二舊關在河南府
靈寶縣老子西度田文東出即此處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項羽坑秦卒即此處併力諒彼難一
支受衆壞〔遶詩支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并力見上從親往何不援同心
共了蠶食債〔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史秦始皇本紀賈秦典邑于馬垂良縱公以求捐錢食許侯
竟成始皇患弄逞巧謀附關圖一快〔史蘇秦傳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年

五要悕志所求十上舒芥蔕

（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芥蔕

位高炫多金折償陳書債

（史記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國策蘇秦喟然嘆曰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才高識未宏失此良機會

（三國志諸葛亮謂昭烈曰機會之來未始有極

荒亭餘故基居酤喧閭閻

（淮南子氾論訓出于屠酤之肆張衡西京賦通闤帶闠廣顧市門閭闠

終令智者嗤小道趨遊說

（漢古詩十九首愚者愛惜費但令後世嗤（史蘇秦傳贊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

抵掌易殺身

（國策蘇秦見說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史記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狗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殉貪亦烏啄

（賈太傅新書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史蘇秦傳齊宣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見齊王再拜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燕為鴈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

宿黑山嘉祐寺

（寰宇記黑山在滑縣西北八十里一名墨山形如展箕巖石奇怪形色蒼黑（大名府志嘉祐寺在滑縣西北黑山東面

上巖下巖雨霏微山寺遠僻遊人稀

（一統志滑縣黑山之東巖有寺曰嘉祐寺

宋建杜詩水晶宮殿轉霏微

芒鞋泥滑徑盤曲兩厓松黑寒凄凄

（指月錄鄧隱峯參馬祖一日辭謁南岳石頭和尚祖云石頭路滑杜詩松樹障子歌黑入太陰雷雨垂（又千家注青鞋芒鞋也

投齋客到未云晚粥魚恰值大眾齊

（全唐詩話王播貧時客揚州于木蘭院投齋僧厭苦之乃于飯後鳴鐘蘇詩木魚曉動隨僧粥（注僧規刻木魚非鯨每粥飯鳴以集眾傳燈錄廿贊行者鴉大

眾設粥南泉上堂云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廿乃禮拜

竹牕紙閣敲泉上

毛西河集有高閣竹牕記陸放翁集有紙閣詩（一統志黑山東巖有泉曰竹泉

野蔌薑芼羹美鹽

（歐醉翁亭記山肴野蔌（錢詩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雜志江浙間以大甕貯米泔投生菜釀其中作虀美

飯餘夜課鼓鈸靜燈火睒睒青琉璃

（禪居規約晚食後作夜課經行（法顯佛國行經摩竭國有佛頂骨每日出後精舍人則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供養禮拜（韓遊湘西寺詩殷轉貲猿鳴曙燈青睒睒（陸游南唐書後主第二子仲宣乾德二年纔四歲一日戲佛前有大琉璃燈為貓觸墜地劃然作聲

因驚病得疾

老衲趺坐致問訊

（百緣經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池水生一蓮花其花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傳燈錄寶掌和尚居浦江寶嚴寺澡浴易衣趺坐（阿育王經阿恕伽王向摩醯首羅言小坐相問訊

自言來自毗耶離

（水經注恒水東經毗舍離城（西域志毗舍利維耶離國也去王舍城五千由旬維摩詰家在大城裏屋宇盡壞惟見處所（十二遊經維耶離國晉言廣大一云度生死

難生吠伽悉眷屬

（傳燈錄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處母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背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本名難生後侍九祖未嘗睡眠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奘法師西域記馱那羯磔迦國有婆毗吠伽論師即是般若燈論主也于觀自在前絕粒飲水三年立志所請待見彌勒觀自在乃為現色身（華嚴經西方有處名金剛燄山現有菩薩名精進無畏行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三百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

晚入此土此住持

（指月錄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生周威烈王十二年辛卯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又之老僧住持事繁

醯羅會乙禮佛閣

（舊唐西戎傳天竺所屬之國有摩揭陀國有醯羅城中有重閣藏佛頂骨及錫杖（奘西域行記華氏城東三十餘里有醯羅城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周尺二寸髮孔分明欲知善惡用香泥印之及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髑髏佛眼睛並用七寶瓶盛有佛大衣細氎黃色置寶函中有佛錫杖寶鉢盛之斯五聖跡王令五淨行者執持寶護

藍莫亦有觀龍池

（水經注迦維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中有恒水經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佛國行記阿育

今此納淨土華嚴經佛國淨土成在如來耳璫中不須望遠登峨眉名山記峨眉山普賢菩薩道場冬夏積雪望雪山宛然可見客中邂逅遠獲此詩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夙緣應合拈花期佛祖統載鶴迦遊謂五祖曰昔私陀仙人授記今也相遇非夙緣耶傳燈錄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仙荅路斷供勿道異僧且與傳新詩九州記要滌縣黑山昔黑子居此採茯苓服食壽五百歲漢武帝時黑山賊十餘萬數掠魏鄴即此山也法苑珠林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欽曲臨去口顏闊鼓山竹林寺乎

王郎城南經漢光武斬人處一統志王郎城在邯鄲縣西三里郎一名昌邯鄲人善星曆常以河北有天子氣自稱成帝子子輿率車騎數百入邯鄲僭號郎此綱鑑纂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王莽後起兵復興帝室誅王莽滅王郎乃有天下在位二十三年崩原陵

崑陽匹馬嘶風雨後漢光武本紀光武別與諸將狥昆陽下之王莽使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光武與王鳳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已十萬邑圍之數十重光武與三千人衝其中堅莽兵大潰二年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狥薊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于是趨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月黑天迷不知處法苑珠林天竺以望前爲白月望後爲黑月李義山詩亂絮繁絲天亦迷鬼神暗泣真龍愁後漢劉盆子傳軍中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狂言景王大怒前及鄧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立之楊廉夫詩真龍在天飛路旁石人能夜語渚宮舊事光武戰敗至新野迷路在道遇兩人偶語問之不應以劍斬之一人遂去一人作乃石人也赤劉大運帝所承逆者當誅順自興後漢書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受命岱宗綱目王常還謂諸將言曰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何乃詭語托神怪轉令疑及滹沱冰通鑑大司馬秀至下曲陽傳聞

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可濟使王霸往視霸恐驚衆欲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蠹史千秋誇直筆半由成敗爲虛實諸葛亮出師表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漢事成芒碭白蛇真天靈史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又高祖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楚勝死空屋狐鳴皆詐耳漢陳勝傳乃行卜卜者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卜之鬼乎勝廣喜以爲此教我先威衆耳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又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山謚曰隱王

晚過內邱一統志內邱縣在順德府城北五十五里本漢中邱縣隋改內邱縣屬邢州

雨歇行人喜滹南沙路深一統志沙灣水源出蓬鵲山東流經內邱縣下入唐山縣界

孤樓標遠戍陳子昂詩野戍荒烟斷注始起于古之戍堡隱嶙然以之望遠衆木積秋陰唐歷志立秋三陰始交爲否卦順德府志依山遂險林木暢山訪神盧藥寰宇記鵲山在內邱縣西六十三里相傳扁鵲將號太子採藥遊此因名上有太子巖扁鵲祠史扁鵲傳又名盧醫碑疑孝子金一統志郭巨廟在內邱縣東南一十里金堤村巨漢時孝子生男恐妨養母掘地埋之獲金一釜上曰天賜孝子郭巨即此處後人爲之立廟夕陽騾背穩緩轡試微吟爾雅注騾健畜北地所貴全唐詩話崔湜緩轡暮出端門張說曰湜與位皆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毛遂墓廣輿記毛遂墓在廣平府城南二里

趙客毛君遂遺墳尚此州史平原君傳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以三寸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一統志廣平府唐改爲洺州兩言奇士舌尚友錄秦攻趙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脩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至楚自朝至

日中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曰縱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久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曰合縱者爲楚非爲趙也楚乃追春申君黃歇將兵救趙平原君曰毛先生以三寸舌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

一笑美人頭（廣輿記趙勝趙公子最賢食客常數千人鄰有躄者勝美人見而笑之其人造門願得笑者頭勝不聽後門下客引去過半怪問之或曰君愛色而賤士士故去耳差斬矣躄者頭謝躄門下客復來一云躄者即毛遂也

水落邯溝細（一統志邯溝城在廣平府肥鄉縣北十里漢舊縣俗名爲桓公城

風陰鄭堡秋（一統志廣平府城唐置于馮鄭堡

獨嫌歸縱後未薦博徒遊（史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閒步往從此兩人遊平原君謂夫人曰夫人弟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曰無忌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今平原君乃以爲羞乎平原君乃免冠謝

邯鄲經呂仙祠

（廣輿記呂仙祠在邯鄲黃粱鎮異聞集開元中道人呂翁常往來邯鄲有書生盧生休止逆旅主人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盧生忽作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與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如願生枕首但記身入枕中遂至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忽欠伸而寤主人炊黃粱猶未熟也謝曰先生以窒吾欲耳自此不復求仕矣

天山血箭移花影一覺午炊鍋尚冷（冊府元龜唐高宗時九姓叛薛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虜氣懾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餘見下注

神山東海路無多（漢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山海經蓬萊海中之神山餘見下注

三尺青驢湊倒景（枕中記盧生騎驢行邯鄲道中遇呂翁授枕肆中抵舍娶崔氏女甚麗登第歷仕顯要命征西勒石天山紀功還拜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主人炊黃粱猶未熟（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陵陽子明經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塵榮過眼誠虛空茫茫

浩劫亦有終（張子正蒙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一無二（度人經曰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靈寶真言雲笈六虛浩劫之初

若能拓眼破乾坤蓬瀛亦與浮漚同（易繫墜天

尊地鼻乾坤穿矣拾遺名山記蓬萊亦名防邱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仙家服之亦見上神山注（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漚滅本來無況復諸三有

骸竅撐支尤幻象（莊子齊物論百骸九竅六藏（韓元和聖德詩次及其徒肢體撐拄毘婆尸佛偈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

何勞金髓留無恙（諸真玄奧集元宮之金滴而爲髓字典草頭有細蟲曰善能傷人故古人相問訊曰無恙

抽添水火繞瓊樓（張平叔金丹四百字沐浴防危險抽添自證持至丹內注身中水火一升一降謂之周天升則進火謂之抽鉛降則退火謂之添汞酉陽雜俎月中偏滿瓊樓玉宇天台山志天台石梁橋廣不盈尺下臨絕澗度得平路上有瓊樓玉闕

詎與人間耽將相（唐書婁師德曰吾三十出入將相又見上注

朱欄繚渺浮真香（天洞筆錄香一月降真香（唐陸龜蒙詩真香一炷石樓深

仙人笑

我狂非狂（史記酈食其曰人皆謂爲狂自謂我非狂

一切人有醒亦障（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指月錄傅大士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

玉枕椎碎無奇方（拾遺記漢誅梁冀得玉虎頭枕頭下篆曰帝辛與妲己共枕

百尺竿頭試轉語（招賢大師偈百尺竿頭須進步金山寺志東坡至方丈曰借和尚四大作禪牀佛印曰老僧試下一轉語

邯鄲市上多清酤（詩商頌既載清酤

何似栩栩然蝶我忘曲肱醉作華胥譜（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史集陳摶傳金礪功先生值其睡見旁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墨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礪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論語曲肱而枕之

過鄴都懷古

（一統志彰德府爲魏之鄴地

冀野霜晴老白燕（一統志彰德府晉爲魏郡屬冀州

漳河水淺落紅蕖（彰德府志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自林縣西北入境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俱東至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縣界入衛河

高臺瓦蝕埋銅雀（一統志銅雀臺在臨漳縣西魏曹操築鑄大銅

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後毀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平等印工人姓名皆入分隸書硯譜云人得此瓦爲硯貯水數月不滲

疑塚烟荒認玉魚〔方輿記要〕曹操疑塚在彰德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寰宇志〕元大明殿成每夜見有數十騎行殿東北角高宗使巫劉元明問之答曰我漢楚王戊太子也死在京師上憐我明二玉魚葬此今乞爲改葬毋奪玉魚上發之果然

霸略祇今悲

鄴下〔通鑑漢紀〕建安二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五月魏公操進爵爲王

佳篇誰復擬黃初〔杜詩〕再聞誦新詩突過黃初詩〔魏志文帝紀〕王升壇即阼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西陵遺鋪西園宴

祇說繁欽答報書〔輿地記〕曹操遺令銅雀臺施繐帳于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操葬處也〔一統志〕西園在鄴縣舊治曹操所作古今題詠甚多〔曹子建公宴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魏文帝答繁欽書選〕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

經羑里演易臺〔十道志〕羑里在湯源縣北九里一名牖城即紂囚文王處〔廣輿記〕今爲文王廟內有文王演易臺

羑河淨若藍

水鳥鳴深樹〔地理志〕蕩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也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囹圄跡已平〔廣雅〕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囹上

尚存蓍易處〔通鑑前編〕紂囚西伯于羑里七年西伯曰吾惟明大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七年不見星〔七年見上注〕〔韓〕拘幽操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

乾坤餘奧戶〔易繫辭〕乾坤其易之門耶

達權出習坎〔易〕坎卦〔象〕曰習坎重險也〔史〕周本紀閎夭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氏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

炮烙去〔史記〕紂赦西伯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龍德備正中〔易〕文言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潛皆神遇

太息鄂與梅

血骨壘高墓〔史〕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

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楚辭天問〕梅伯菹醢箕子佯狂〔王逸注〕醢梅伯以賜諸侯

扁鵲墓〔一統志〕扁鵲墓在湯陰縣路旁又縣東南伏道村祠堂碑刻向存扁鵲名醫爲忌者刺殺于此

舍長神方秘

猶存土一坏〔史〕扁鵲傳扁鵲者鄭人也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于公公毋泄

名爭黃帝問〔黃帝〕八十一難序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于盧國命之曰盧醫

技博李醯猜〔史〕扁鵲傳扁鵲名聞天下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奇藥葺香艾〔河南物產志〕艾出湯陰縣扁鵲墓旁

靈丸詫紫苔〔寰宇記〕相傳扁鵲墳上土可療疾禱而求之或得一小丸如丹〔合璧類編〕葉苔生古墓上又曰紫錢

提囊有客過

莫是上池水〔國策〕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史記〕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

湯源別赴鞏楊大尹〔河南沿革志〕湯陰縣隸彰德府屬衛州鞏縣在河南府城東一百三十里周鞏伯邑

黃葉宜溝店〔杜詩〕林疎黃葉墜〔一統志〕宜溝河在湯陰縣南上有永通橋跨河上

蕭蕭嘶馬愁〔詩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簡書程有限〔詩小明〕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刑律志〕官員赴任違限罰俸

岐路別當秋〔唐類函〕楊子見岐路而泣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

野樹麒麟塚〔南巡日錄〕出定興南門有高土壘然其刻石曰麒麟塚云

荒城玳瑁樓〔鄴中記〕鄴城之上有玳瑁樓純用金銀妝飾縣五色珠簾用白玉鉤帶內有瑜石沐以玳瑁爲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一統志〕在臨漳縣治西南

和詩合幅尺〔柳集〕無所取幅尺

好作畫圖賢〔蘇詩注〕王摩詰詩

長垣縣學聖岡在縣北三里相傳即孔子杏壇莊子漁父孔子坐緇帷之林休乎杏壇之上依憑遺跡尋瓜叟。尚友錄邵平秦廣陵人封東陵侯秦亡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今廣陵有東陵亭疑即其封地也又云青門瓜經變逃名似篾翁。髙好賦讓二程侍父入蜀至大慈寺有箍桶者自稱篾翁下側竹篾口吟易數就得之挽歸質所疑篾答如響問其姓名不答徑去卮酒來能說便座。漢書彭宣爲張禹弟子每候師于便座賜食不過一卮一肉隨陽慙愧北飛鴻尚書蔡傳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今惟彭蠡湖有千百爲羣紀陽鳥所居猶夏小正紀雁北鄉也圖經小者日雁大者曰鴻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二

分目

曉行尉氏縣値霧霽
臨頴楊少府詩問雙洎河形勢依韻奉答
南厮過王山人隱居
郊行至木岩莊作
城西去洧水百步有唐鄭魏公墓丙午春耕者於岸
下得石函二長尺許非龜非雁腹刻貞觀字雖缺
猶可辨意卽昔年從窆之物
晝雨登北樓
白牟山勘查糧地條工從洧口乘舟返洧
春晚沙湖過米上生山莊米本諸生老矣息心著述
跡不至城市乃題壁上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二

會稽胡　浚〔又字侍堂〕撰注　　門人　陳宗琦　馮國泰　李湘　仝校

晚至中牟萬勝鎮視南河承築堤工就宿朱姑砦〔川　彊域志北至中牟縣界四十里距其城一百里〔明〕三省通鑑志祥符勝鎮在中牟縣北中牟縣志朱姑砦在縣西北七十里〕

長虹亘青天。白日半嚙谷。〔序錄趙州大石橋如長虹亘天〕洪濤雖已馴。萍藻猶挂木。〔杜詩山木盡亞洪濤風〔西王母傳〕遊其山之下羽木九頁洪濤萬丈〔水經注〕伯牙自況於水技岩帶湊遂爲水仙〕瘦馬視要工。衝寒歷險曲。〔杜詩瘦馬偏吟眞可哀河工原文洧州縣〕萬戶隱地底。腥沫高逾陸。〔通典漢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承築中牟縣險工八百五十丈〕

〔萬戶爲長〔延平志〕尤溪縣苦竹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漁者停舟潭上龍吐涎沫舟膠不能進自辰至午涎沫漸泮遂獲免焉〕仰瞻河伯宮。危若饞口肉。〔楚辭河伯紫貝闕兮珠宮杜詩懸水恐使河伯宮〔莊子盜跖〕捋虎鬚幾不能免虎口〕濁河萬里來。勢欲嚙坤軸。〔□□〕齊有濁河洎濟〔河防一覽〕黃河其初水淸至九渡河後合爲一於是始濁〔又〕河自帶至積石入中國約萬里云寄君內一地下有四柱橫三千六百軸〔河圖括地象〕崑崙之山橫爲地軸〔杜詩〕萬頃浸坤軸〕張翕本天心。安恃土一擲。〔洞眞正一經〕地機翕張歛而爲潮〔後漢書〕朱浮與彭寵書曰譬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邑自初涼〔左傳桓六年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汲冢周書〕立秋之日涼風至〕萬夫助。蠶桑〔路史發后紀蓬蒺稼穡築賦〕捐空蓄廩金。貸竭官倉斛。〔明會典河南舊蓄廩銀大梁一千兩中牟縣八百兩小縣六百兩〔衍〕川倉貯糧凡六倉計小米一萬四千石〕未知硪杵聲。何時息大役。〔河工支銷〔文〕凡土方高一尺闊一尺爲方硪堅實〕父老五六人。敝衣面如

餞(後漢劉寵傳)山陰老叟五六人自若耶山谷中出人賚百錢以送寵曰勤若父老辭興(吳郡志)辛未年各縣災饑民鳩形鵠面列炬前致詞邀乎堤上宿(賈輿記)鄧浩南論夜至道術泰山僧列炬迎宿且訴工作勞牟山罄石竹(地理志)牟山在中牟縣縣之得名以此漢武帝河決歌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驪龍或恐翻仍作投沸罌(莊子外物)河上待有蕭緯以讀者其子投淵得千金之珠翁曰此千金之珠必在驪龍頷下子幸遭其睡也若醒則子爲齏粉矣驚諸八私衷幸有獲(漢書)漢王方食張良借箸發八難方今聖天子圭璧虞岳瀆(詩雲漢)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又見下馮夷注(通典)大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開元十載分命卿監諸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馮夷得有靈寧復恣魚腹(博物志)馮夷華陰人服八石爲水仙(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圭璧禮焉(楚詞漁父)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乎曰者秋汛災未旬旋自復(河防

一覽)春漲秋汛爲災不一即此示安瀾蒼蒼詎難卜(鶡冠子)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會看東風和淤漲呪邐幅(逸周書)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唐書文苑傳)張九齡文如縑帛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種樹廟龍神勒銘覆高屋(史河渠書)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楚詞)河伯魚鱗屋兮龍堂(寰宇記)西濟大河祠在同州(一統志)黑龍神廟在衛輝府城西三里禱而甚靈(路史注)渚宮有石城埋地中歲丙因久旱發之得巨石如屋大而而止因覆以屋累垃繪爲雷雨風雲之像陳堯佐易以龍神王子融爲記刻石寘之倉頡造字臺(九域志)倉頡造字臺在汴州城北三里陳留風俗傳浚儀縣有倉頡城及列仙吹臺河沙鳥跡池蛙沸誰識此中存書契(備考)倉頡象鳥跡以製文字而書契始興史記倉頡觀鳥跡象之以制文字(路史注)倉帝所製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蝌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

頡鳥書是已(史三皇本紀)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神皇變創自無方(路史)倉帝史皇氏實考書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而制文字形位相生豎具以相成爲字一成不外岳峙垂圖法天地(路史)倉帝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制文字(孝經援神契)奎主文章倉頡效象(注)奎星屈曲象鉤有似文宇之畫牽側自與神明通意中有象象外意(書斷)一弩如万歲枯藤(永字八法歌)側蹲鴟而墜石(易繫辭)聖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綱鑑)書制有六一曰象形四曰會意(說文)六書起於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會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則轉注生焉(周易略注)夫象者生於意者也意中有象故可尋象以觀意今人按跡俱可推四目靈光獨先會(路史)倉帝龍顏哆哆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爲百王憲秘搜陽竅神龍潛(史纂)蒼頡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注)泄天地之秘也微泄寒林幽鬼游(淮南子)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侯岡頡疑軒帝臣(路史)倉帝名頡姓侯岡(尚友錄)倉頡南樂吳村人爲軒轅黃帝史官始制文字羅通自

續庸成世(史三皇本紀)分十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綱鑑彙纂)因提紀凡十三氏第十三曰庸成氏禪通紀凡十九氏第四曰史皇氏高臺兀立陵墳南(禪通紀)倉帝治百有一十載都陽武終葬衛之利鄉亭南(輿地紀)開封縣東北二十里有倉垣城及廟墓(又志)城臨汴西爲倉頡墳城(寰覽)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土姓名按制祀之不絕須聖熹平存古記(倉頡廟碑)天生德於大聖爲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倉熹平六年立普番海宇顯音文官察民正資大利(周禮)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法蓋取諸夬伊古慎惜不妄用但裁典墳及彝器(路史)史皇氏贊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典墳出典之外亦施焉(初學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降自殷周日漸繁臣有誥訓侯作誓(尚書目次)商書十七篇二仲虺之誥四伊訓周書三十一篇十一名誥三十費誓三十一秦誓(路史)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無所不用左穀誇靡變聖謨(尚友錄)左邱明因春秋作

天末君子意知何酒賦琴歌近誰似〔古逸〕梁孝王於忘憂館集文士作賦鄒陽賦酒韓安國賦〔莊子人間世〕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中州入秋苦汎濫頹淮泛入河嘑圯〔水經注〕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至慎縣東南入於淮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史記〕河渠書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破釜生苔響蛤蛙〔通鑑〕趙簡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城中皆沉竈產蛙民無叛志頹垣木拔游魴鯉〔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古學彙纂〕風來萬里能拔木〔詩疏〕洛水深宜鯉伊水淺宜魴洛人諺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柵緝百計捍陽侯〔明史紀事〕徐有貞治河柵木絡竹實之以石而鍵以鐵蓋五行並用云用木十萬竹倍之絹八百錢三千土石無算〔初學記〕浚之神曰陽侯陽侯晉國侯溺死為大波之神買土分糧十萬指〔河防一覽〕柳築者每土方一丈高一尺為一方土近者每方一錢三分〔明史〕景泰七年徐有貞治河功成是役也用漕僅五萬石〔史貨殖傳〕僮侯于指其人與千戶侯等迄今種柳看堤成爛熳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三　六　竹巖　胡浚

沙髮生蛾〔梁書〕淮堰成樹以楊柳〔宿川舊志〕地多沙鹵西北鄉尤甚泥沙沾衣即爛〔唐書〕文宗命巴貴門髮有蟣虱者盡剃之〔冀戴安傳〕介胄生蟣虱昨承使人來山東〔國策〕秦已得乎山東則必客兵而向越矣亦聞洪濤決瓠子〔西王母傳〕其山下弱淵九重洪濤萬丈〔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入於沂〔注〕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元光之年塞瓠子口亦謂瓠子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史河渠書〕今天子元光之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岱岳出蛟怒塌天半夜乘雷沒千里〔宋書五行志〕太康二年六月泰山大水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詩疏〕泰山一名岱宗五岳之長也在兗州奉符縣〔文獻通考〕開元八年期中卒宿滬池之缺門戶夜半山水暴至皆溺死〔通志〕成化十四年八月吳越間霪雨不止谷處出蛟將出時山中先有火燒地草木分兩邊成一逕以出至入水如驢形不見足浮游江中而去黃雲已空瑯琊稻〔玉燭寶典〕氏稼成黃雲放野〔新唐書〕李百藥年七歲父友陸文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歎不得其事百藥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左傳〕杜預注

藉者其君自出履行稻畝閒也〔孟子〕趙岐注琅琊齊地白屋待散汝倉米〔韻玉〕白屋謂以白茅苫屋〔水經注〕洧水又東入汝汝倉城水俗以是為汝水蓋邸閣耳〔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長才自合纘禹功想見焦勞均彼此〔詩魯頌〕纘禹之緒〔路史〕夏后紀拜治水土爵司空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志勤天下寶書懷袖重徘徊劇煩那及清曹美〔漢古詩十九首〕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史呂后本紀〕徘徊往來〔隋書〕蘇威為太子少保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雅閒生平蘭芷如〔易繫詞〕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楚詞九歌〕沅有芷兮澧有蘭吉凶誰料仍堪擬〔易繫詞〕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楚辭卜居〕此孰吉孰凶羊腸鐵籠雖倖全〔輿地記〕羊腸坂在上〔史記〕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全易理〔六帖〕桓溫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唐張祐詩〕愛把象牙梳掠鬢尚門上月初生蝟毛牙梳寧書生釋褐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三　七　竹巖　胡浚

委徵躬〔初學記〕登第初授官曰釋褐〔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亦似姬姜成嫂姒〔左傳〕引逸詩雖有姬姜無棄憔悴秋列國〔注〕魯姬姓齊姜姓〔魏禰衡鸚鵡賦〕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字典〕嫂兄妻也長婦曰姒婦籢鏡安開井臼勞雞鳴俯聽舅姑使〔後漢書〕馮衍妻任氏悍妒不畜妾媵至躬操井臼〔禮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以適舅姑之所〔又〕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各從其事鸞臺回首隔仙凡〔唐職官志〕門下省隋始置光宅中改為鸞臺〔洞天福地記〕林屋洞天不上有宇刻曰隔凡汗腳何須慢天市〔萬花谷〕顧雲曰擬將尺三汗腳踏他龍尾道中〔范石湖詩〕尺三汗腳君休笑曾踏朝靴待漏來〔郭天文記〕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帝歲一臨之也祇應努力倦各加〔漢古詩十九首〕努力加餐飯步躡沈劉越前壘〔南史〕傅僧祐北地人兩為山陰令以異政著子琰亦為山陰令尤號明察沈憲武康人為山陰令治聲大振劉元明臨淮人為山陰令治行為常時第一邱仲孚烏程人因王敬反拒守有功遷山陰令有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左傳〕許伯曰吾聞致

鄉耆序畢而還

冬來數日雨雪多二麥出沙高巳咫〔詩信南山〕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合璧類編〕大麥秋前種小滿前熟小麥芒種前熟春畦頃擬收倍常水碓村鑪足餅餌〔蘇南園詩〕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催欲侯農桑春畦雨過羅紈潤斐飄風來餅餌香〔六帖〕石崇金谷園中有水碓三千〔類苑〕餅兒乾者炙於爐中爲爐餅濮上饑同稼應均官舍還當釀酒醴〔水經注〕瓠子河又東爲濮水〔廣輿記〕東昌府宋曰濮州〔詩載芟〕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杯前細雨竹栢淨縱目好山吟出几〔杜詩〕杯前細雨簷花落東坡志林〕水中荇藻交橫蓋竹栢影也〔柳詩〕遷謫郡山好謝守但臨眺〔庾信詩〕自然曲木几白雪遐緘趁海鴻與君酬倡追何李〔獻徵錄〕李于鱗東昌人所居樓曰白雪〔宋玉對楚王問〕次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明史文苑傳〕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弇世亭何景明傳〕與北地李獻吉駿發齊名於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彼爲大家今學士家稱何李爲一代山斗云

謁潁考叔廟

〔寰宇記〕潁考叔廟在洧川宋封純孝伯

叔段失愛恭城潁悠所寘〔史〕鄭世家鄭武公廿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大子寤生生之難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寤生立是爲莊公封弟段於京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注〕許州臨潁縣〔左傳隱公三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又見下注倘無封人育青山詎大隧〔左傳隱公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張子西銘〕潁封人之錫類〔徐齊民北征記〕苑陵縣東有大隧澗鄭莊公所開即此山因名爲大隧鬼神聰且正豈悠非理誓〔北堂書鈔〕左傳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左傳隱公元年〕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迎機妙興圖補大寧闕地〔朱子答呂伯恭書〕大抵聖賢之書隨機應物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有感動人處〔蘇軾呂惠卿制〕先帝從善如轉圜〔宋史趙鼎傳〕張浚有補天浴日之功〔淮南子〕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左傳隱公元年〕公語之故且告之悔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一語悟君心千春崇廟祀〔漢書〕田千秋以一言悟意封侯旬月取宰相世未嘗有〔開封府志〕潁考叔廟在大隧山上萬栢鬱蒼蒼〔洧川舊志〕大隧山考叔廟前有古栢夾道縣八景六曰鄭隧栢陰籩豆亦不既〔左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籩豆〕見下舍肉注伊予官軒郊倫俗首風厲〔洧川縣志〕洧川古黃帝之墟黃帝居軒轅之邱洧爲近郊再拜蕭標埒舍肉綴遺記〔左傳〕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凡民各有生感情觸類〔詩小宛〕無忝爾所生〔易繫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雞豚盈四郊努力勤問視〔孟子〕雞豚狗彘之畜人相逆〔蘇〕行行各努力〔禮文王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勿使啜菽慚割牲徒賽祭〔禮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洧川秋祀志〕潁考叔廟有司歲以春秋二仲致祭士民崇奉其香火亦甚盛

初秋見栻書報家人奉老母來豫今霜露既降而跡尚杳然作詩志感

初秋信報束行裝玉露寒深尚渺茫〔合璧類編〕七月爲初秋〔類要〕秋露爲玉露〔杜詩〕玉露凋傷楓樹林紅樹未能偕舊隱〔王維詩〕坐看紅樹不知遠〔左傳〕介子推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白雲何處望高堂〔唐書〕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在其下懷鄉愁對思鄉壘〔水經注〕洧水東南逕一故城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洧十五里憶母慚依逢母岡〔洧川舊志〕大隧澗兩崖壁立中有坦途可容方軌鄭莊公與母相見處也俗呼逢母岡奉酒刻期知不遠〔史滑稽傳〕親有嚴客侍酒於前時賜餘瀝片帆應已渡淮黃〔河防一覽〕命臣查覈淮黃一帶隄工

塔岡寺

〔河南通志〕洧川塔岡寺在赤坂岡上

赤坂蒼蒼峽花林補斷坳淯川縣志赤坂岡在縣東南二十里突起平地土色如赭山
橋縈野檝名勝志金華有山橋可覽一郡本草綱目櫟大者數十圍可作梁柏厓屋剪吳巢
杜詩獨傍陰厓結茅屋潭黑龍藏窟唐詩紀事西梁山下潭水深黑下有怪物陶峴使奴摩訶下取
之觀佛三昧經那乾訶羅國有毒龍池松深鶴對巢神境記滎陽郡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
雙鶴晨栖接翮夕輒偶影相傳夫婦隱此化成雙鶴老僧忝半偈唐李頎詩心持半偈萬緣空尚
解証乾爻周易大全隆川李氏曰乾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而變化之跡也

暮秋同李將軍獵桐邱水經注淯水逕桐邱城其城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
里縣志按桐邱在新汲西止為淯地
東衙吏散清於水庭樹人稀鸜鵒喧宦遊錄淯川尉署在西呼分署為東衙有
大槐鸜鵒恒巢其上銳頭將軍有報書秋郊許割黃羊尾北史古弼頭銳人呼

筆頭公杜詩問訊橋東竹將軍有報書本草綱目黃羊有四種善鬭獨居而尾黑者名黑尾黃羊生野草內群至數
十者曰黃羊西風蕭蕭並馬寒圍場千步題旌竿史剌客傳荊卿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左傳晉侯觀桑林之樂太師題之以旌蒼鷹健鶻驚金般史記李斯謂其中子曰
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杜詩蒼鷹畫作殊花鵲拳毛逐綵鞍
劍俠傳王鐸於永寧里第別築書齋將入惟所愛畀一犬花鵲俱從連吠鐸公衣即入花鵲向梁上而吠已而一人
墜地詞之刺客也曲窪斷阜連平鹵淯川縣志西北地皆斥鹵舊是岳家屯蓄
處淯川古蹟志武穆營城宋岳武穆進屯淯南所築也在縣南十五里竹葦叢叢草樹深分
奔避燒藏蹤羽蘇集有司竹監燒葦園會獵詩百夫合圍千人喧闐鼓
鐸隨噪聲禮王制天子不合圍周禮遂以狩田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徒人皆噪霜弦透石
熊蹯掌太平御覽李廣射獵南山見草間臥石疑為虎射之沒石飲羽圖經本草熊冬月蟄不食飢則自舐

其掌故其美在掌火彈飛空雉折翮通考九子炮一放群礮相連而出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
用能矢以射雉日連百數其他衆獲繁飛跳乘聯燒枯恣迅燎唐王維詩白草
連天野火燒左傳若火之燎於原絕似丹繒已破燕倒捲陂陀赤龍嘯史記田
單傳田單遣使約降於燕燕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
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駭敗走列仙傳陶
安公六安冶師五月五日有赤龍下迎將軍騎射尤輕捷箭鏑鳴時不虛發
史匈奴傳冒頓乃作為鳴鏑以令射差與疎才擬上林毛錐亦妙寫揚雄司馬相如
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五代史史弘肇曰安天下當用長鎗大劍毛錐子安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則
財賦何由而集西周策養由基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者百發百中暴殄有戒聖所哀守官豈
爲務荒來禮記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杜觀打魚歌吾徒胡為殺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天祿閣外史黃憲

曰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貪荒也自古獮狩皆習武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
農隙事也聊當投石觀驍材史記王翦既代李信堅壁而守之日休士洗沐使人問軍中戲乎對
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偃旗行獵日初落美炙紅爐豪夜酌通鑑
蜀人乃偃旂息鼓掀髯朔雪指天山摽縛名王等狙獲一統志祁連山在張
掖郡西一名天山以匈奴呼天為祁連也蘇詩想見掀髯正鶴孫李陵答蘇武書斬其名王晉彬詩覓兵四解縛降
王桓譚新論人似玃玃似狙狙似人

許州過莊書石赴登封河南通志許州屬開封府周為許國登封屬河南府禹
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
別君幽州城逢君許州路爾雅燕曰幽州一統志許州在開封府南二百二十里後周改
許州蒼茫曲水園雪凍柸前樹一統志曲水園在許州城北有大竹二十餘畝潩水貫其

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衮衮訊風塵寒照催騶馭杜詩相逢雖衮衮說文騶廐御也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漢樂府人馬風塵色笳鳴白馬嘶詞將多不叙温飛卿詩門外蕭郎白馬嘶自昔同昏晨爝懨情懷漢紀傳披心腹見情愫今如雜上廳見風不可去晉載紀慕容垂猶鷹也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杜詩君不見襟上持握手訂重來探梅踐首岸雲林遺事雲林堂非佳流不得登一夷人以沉香百斤爲贄欲見之紹云出探梅花余横于盧春爲首序目前會尚虛安知後約固周禮司約掌萬民之大約昨歡本電馳金剛經如露亦如電世事原漚聚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悵憶緱山鐘一統志緱氏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王子晉升仙之所上有石室飲鶴池唐項斯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遥聽緱山半夜鐘轘轅隔烟霧寰宇記轘轅山在鞏縣西南七十里其坂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名漢於此置關一統志轘轅關在登封縣西北轘轅嶺上

寄中牟大尹章梅湖首注章以史遷屬辭又乞會體詩序而新於衛壁作畫故云

黃河百里望巘封報信稀踈又一冬一統志黃河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入境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洧川古跡志縣東有制澤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京水漸添沙岸綠水經注京水經小索亭西又爲索水昔索氏兄弟居此中牟縣志京水在縣北曾墳香散寺梅濃一統志曾參墓在中牟縣北門外又縣西有祠地輿記中牟縣有曾參墳蓋儀基也詩陳風墓門有梅竹書徧隱猶遲璧事文類聚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車史記趙得楚和氏璧秦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藺相如曰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綺語難酬類舉烽緣起經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史記周本紀褒氏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氏乃大笑何似使君清事好桐陰雲壁畫吳淞李贈崔令詩井上兩梧桐蘇詩吐向君家雪色壁寰宇記白鶴江北出吳淞江

送丁岱公歸吳興舊居九域志長興縣漢屬吳興郡

雪畫溪長樹如織浙江新志雪畫溪在長興縣西八里古木夾岍發孫騎其下朱藤縈其上有如圖畫故名若村醸酒春缸熟輿地記若溪在長興縣南五十步夾溪皆生箭箬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村名村人取下若水醸酒醇美勝於雲陽俗稱若下酒酒舡過處鴨呼名李詩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舡迴唐詩紀事陸龜蒙居笠澤方晨以小舡放鴨中使經過挾彈斃其一綠頭鴨龜蒙曰此鴨能人言方修表献上奈何覺之中使懼輸橐求免徐問鴨能何言答曰能自呼其名耳瀕涯尚有詩人宅浙江通志陸匯在長興縣東五里唐陸龜蒙築別業於此昔年曾記乘蒼浩雅知幽勝溪南莊湖碁梅頌宋吳興章仲文築室花溪之上環植梅花名曰梅花莊竹潭放棹蘋烟白湖州府志長興竹山潭在縣西北一十三里深不可測有巨魚藏於巖竇下形如覆舟出必有大水花瀨留題粉蘂黃寰宇記紫花澗在長興縣三十里兩岈芳蕪之中出紫花三月滿澗一名花瀨天

中驛客衡寒雨河南通志天中山在汝寧府城北三里高只餘上土下石以在天地之中故曰天中考日景測分數莫正於此宋劉敞作記以表其地特向荒淹尋舊處浙江新志無胥淹在長興縣嘉會鄉無胥村東相傳子胥奔吳追者過一婦浣紗問曰見子胥乎婦曰無胥以此得名淹內有堆名一郭轉堆五秋厭踏馬陵塵新鄭縣志馬陵山在縣東四十里與洧川交界自與沙鷗作賓主陸游詩江湖浪跡一沙鷗指月錄賓主歷然綠楊如髮花如脂贍衙應及東風時陶歸去來辭乃瞻衡宇載欣載奔逸周書立春之日東風解凍筆床茶竈無遠近高情共淩天隨尚友錄陸龜蒙長興人居松江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駕小舟蓬席以筆床茶竈自隨著笠澤叢書三卷佳篇即景須成賞寒乞鄭僧寄滄上林逋集注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筒着詩往來謂之詩筒洧川山川志洧水又東南受滄水即溱水也撫琴歆枕續前游畫取烟波入屏障太平御覽宗炳好游山晚歲不復出圖名山於四壁謂之臥游自謂豁采

數探覺衆山皆響

同吳次亭司馬登吹臺〔一統志〕吹臺在開封府城東南梁園內

百尺孤臺白杏穠〔唐李頎詩〕梁孝臺前白杏花登高橫槊覽遺蹤〔漢書〕遊物能銘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淮黃凍坼浮雙瀆〔水經〕淮水出南陽桐柏山〔一統志〕黃河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唐儀禮志〕西瀆大河東瀆大淮嵩少烟輕劃兩峰〔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北一十里五岳之中岳山有二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七十里金勒興豪嘶杏葉〔王維詩〕驛馬黃金勒雕顛銜杏葉駿馬名錄玉舡春煖瀉芙蓉〔蘇詩〕決瀉君家釣玉舡庾信咏畫屏風詩今日坐高春芙蓉承酒杯梁王簫管鄒枚賦只抵山僧一杵鐘〔一統志〕平臺本古列仙吹臺梁孝王增築之改名〔阮籍吹臺詩〕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古逸〕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為賦枚乘柳賦鄒陽酒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酒三升賜枚乘絹五疋

礬山謝傅廣文

蜀山貌白鹽〔十道志〕白鹽山在夔州府城東十七里崖壁高峻望之色若白鹽杜少陵有詩崑崙迷大雪〔河防一覽〕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即崑崙也其最高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白帖〕崑崙山一名玄圃默存悅臥游虛沁病肺熱〔列子〕周穆王攬化人之袪中天乃止游化人之宮自謂已數十年既寤猶坐向者之處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山堂肆考〕宗炳好游山晚更不出畫名山於四壁謂之臥游〔杜詩〕多年病肺惟高枕〔本草綱目〕白礬除風去熱消痰止渴潤心肺誰從擘巨靈純綺乞片屑〔路史〕巨靈氏擇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闢新華岳當河巨靈氏手盪腳踏開而為兩〔列子〕渤海之中有五山焉其上禽獸皆純縞積鹵或無烟〔杜詩〕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隱鼇猶漏穴〔草木子〕雪蠶生陰山以北土人謂之雪蠶壤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紙杯視幻滄溟因鶩登銀闕〔書〕李賀詩一泓海水杯中瀉〔初學記〕東有滄海濱海更勒釋畫〔圖〕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皆黃金銀

為宮闕〔列子湯問〕渤海之東五山根無所連著常隨波潮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先生姑射姿〔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水寒繹卦說〔易說卦傳〕乾為金為寒為冰〔周易大全〕說卦者備載卦德卦位卦象之說冥心入微若匠巧鏤楚湼〔王濟之蘭亭詩〕冥心真寄千載同歸郭璞山海經注礬石楚人名為涅石秦人名為羽涅苦念揮汗勞〔國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七萬戶舉袂成幃揮汗成雨〔通鑑唐紀〕上猶揮汗不止割愛移桑設〔陸游入蜀記〕閏五月二十五日既集夢錫侍郎招飲閒設礬石數盃望之如雪柳絮矗蜂屯〔圖經本草〕白礬其煉而成輕虛如絮綿者曰柳絮礬〔雪心賦〕長者者蜂屯蟻聚蝶粉殘猊抉〔名醫別錄〕蝶礬是煉白礬時候其極沸盤心有濺溢如物飛出以鐵匕接之如蟲形者礬蝴蝶也〔谷響〕頻緝蝶交則粉硯新〔唐書〕徐浩書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公餘憩竹林瞪目魋困鳴〔世說〕王戎與山濤阮籍等七人共為竹林之游時號竹林七賢〔唐温庭筠詩〕脈脈新蟾如瞪目薰風透紵帷疑若生凛烈〔路史〕舜揮五絃之琴

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唐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白樂天草堂記〕冪窗用紙竹簾紵幃〔杜北征詩〕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烈昔披山海圖女牀珍皎潔〔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涅石〔郭璞注〕礬石也詎意石屏涼煉精供一絕〔傳燈錄〕崇慧謁徑山欽禪師自瑞觀音呪功無比師曰吾座後石昇能呪之令破否〔日華本草〕礬煉時成塊光瑩如水晶者礬精也功緊於常礬承盤總有方詎誇延年訣〔九鼎神丹秘訣〕煉礬於密室燒地令熱加苦酒其上乃布白礬地上用新瓷盆合盤一旦覆之四面以灰擁定一日夜其石精皆飛於盤上號曰礬花百日彌佳〔神農本經〕礬石煉餌服之輕身不老延年會當靜夜良炙茗邀漱啜〔唐陸修靜詩〕夜〔蘇軾赤壁賦〕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洪覺範禪師傳〕鑒韶禪師嘗客政一夕卧呼韶玩月呼童熱炙韶意是藥石既熟乃橘皮湯一杯韶曰得毋太清乎一色山礬叢清吟弄秋月〔黃山谷山礬花詩序〕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高數尺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之曰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落迦山譯者謂小

白花疑即此花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花堂書鈔）庾亮在武昌乘秋夜月色與僚佐共登南樓（庾木客詩）還山弄明月

紙房村（自注）紙房村在縣東南五里

鴨陂水滿綠疇勻（水經注）沂水逕邑城南右逕為鴨子陂謂之大穴口也　煮酒蒸藜餉早春（日下舊聞）熟酒為煮酒（王維詩）蒸藜炊黍餉東菑　野犬隔花休亂吠　長官只是勸農人（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被徵山陰老叟送之曰他日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合璧類編縣令詩）月明無犬吠花村（詩七月）田畯至喜（注）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元史）太祖置諸道勸農使

中牟道中作即寄梅湖大尹

歷歷麻陂草庫西認驛程（水經注）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竊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甫草是也（又）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清水西入黃雀溝　伯禽紓野逕（水經注）中牟縣有清水口又東北逕伯禽城北蓋伯禽之魯往還所由也　佛肸鎖山城（中牟縣志）佛肸城在城北門上（說苑）佛肸以中牟畔置鼎於庭不與者將烹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佛肸之變起而生之　白鹵蒸沙氣（中牟縣志）地近黃河皆飛沙斥鹵磽瘠　黃河瀉雨聲（開封府志）黃河自汜水入府境經中牟儀封蘭陽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　迴車慙系下　雛雉正春鳴（唐類函）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河南尹疑不實使部掾案行之坐桑樹下雉止其旁有小兒掾曰兒何不擊雉曰雉將雛

二

掬水成新譜（浙江通志）戴鵬洪武初知會稽縣時湯和軍四門趣郡縣供饋甚嚴鵬率民徒步往餉日晡饑甚從者進餅餌固卻不受掬道中水飲之（南史顧傳）覬緯千歲並為山陰令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三十二　十六　竹巖胡浚撰注

孫相傳不以示人　經塗見一斑（周禮）溝上為經塗（晉王羲之傳）客曰此郎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烟村孤渡外（河南通志）官渡城在中牟縣北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口即此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　春市兩灰間（太平御覽）中牟二十四浦有大灰小灰（一統志）圃田澤在中牟縣北七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瀦今為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為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　客戶分牛種（中牟縣志）招附新來者謂之客戶給以牛種　鱉官上繭山（竹里編）河北尉氏中牟諸縣最重鱉事其有鱉之地呼為繭山其赴役者呼為鱉官　北林多轍跡　知是勸耕還（水經注）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杜預是為北林最為密矣（高士傳）楚王遣使迎老萊子其妻負畚歸曰門外車轍之跡何深耶（徐陵集）望春敦耕贈蒲勸穡

陳州謁太昊陵遂覲畫卦壇（廣輿記）陳州屬開封府（寰宇記）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北三里八卦壇在城北一里昔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卦於此

綠蘿山莊詩集　卷三十二　十七　竹巖胡浚撰注

蒼蒼宛邱松　陵闕卓高石（河南通志）陳州伏羲陵歷代遣祭俱有碑又八卦壇有宋張齊賢碑文（詩陳風）宛邱之下（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路史）伏羲都於宛邱故陳為太昊之墟（遁甲開山圖注）今宛邱北一里有伏羲廟八卦壇　望古已邈然　尚留開天跡（路史）伏羲氏觀象之變爻之動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盡生生之理所謂先天易也　大文剖混沌　出無創秘書　謠天地大文不可鑿（通鑑前編）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亦曰混沌（莊子）中央之帝曰混沌（史三皇紀）伏羲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畫八卦　高卑自燦陳　神聖乃先得（易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春秋合誠圖）伏羲氏長九尺一寸望之廣視之專繼天出震聰明睿智　預覽周孔心（文獻通考）伏羲氏始畫八卦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而作易之道始備　即辭天地德（易繫辭）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文言）與天地合其德　至理妙易簡　悟者從所識（易繫辭）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嗟哉後

世儒管窺互紛測史扁鵲傳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林候

偏禨祥舊唐經籍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京氏周易四時候二卷周易飛候六卷京房撰章疏

依讖緯鄭樵通志周易章句十卷又四卷費直撰周易義疏十四卷蕭子政撰講疏三十卷張譏撰易乾

坤化萬有動靜本合極易繫辭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注圖闔闢動靜之機也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倘會大象源萬殊已盡一先儒語錄伊川曰易之爲書一微之在理則有將然未統之在道則無二致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從此數微歷焉能殫巧歷金剛經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

奇從亦藏陰耦雙仍莊子齊物論一生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易大全南軒張氏陽數奇陰數耦生於天者不過於

隻地生於地者成於天者成於地易圖說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之相錯所以爲生成也蛟

曉沓難窮列子湯問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當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牛毛詎易析司馬遷報任安書若九牛亡一毛黃河圖方輿紀要黃河自孟門而下逕河南通省乃從虞城入山東濟寧州

夜半鳴鶴山頭白日三墳書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萬物始盡生月三而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始畫

馬已躍空欲覓無行跡卦也路史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河圖之數也

寄莊移樽赴官扶風寰宇記扶風縣在鳳翔府南一百一十里周爲芙陽縣唐貞觀中改扶風縣

終南翠色照朝衣一統志西安府西至扶風縣界終南山在府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長安咸寧盩厔藍田四縣境產玉石上有終南神祠

親捧天書出紫微唐王維詩夕奉天書拜瑣闈

帝座史天官書中宮天極星位紫微垣即帝星也地主賢推馬季長一統志絳帳村在扶風縣東南二十里漢馬融教授生徒處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授生徒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官名清步尹翁歸尚友錄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一郡肅栗以績最八爲右扶風一統志尹翁歸官右扶風治爲三輔最

漆溪應截周魴美一統志漆水在扶風縣治東源出普潤縣東南漆溪東入於渭詩小雅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巘嶭看馴陳寶飛三九域志在扶風縣南二十里秦文公時陳寶祠在扶風縣南二十里秦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密畤陳寶祠又漢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一統志陳倉今爲寶雞縣屬扶風

屈指鳴絃花落處遂來舊曲和人稀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身不下堂彈琴而單父理唐書地理志蓬萊殿在紫宸殿後

過相國寺下院贈茶林致長老

芳屋枕荒溪水寒清見石羅含湘中記湘江了了清澈水中石子若樗蒲秋詩數

葉紅不得霜柿赤群芳譜雁來紅莖葉俱似雞冠通身葉紅頂上尤鮮明可愛又名鶴頂紅西溪詩話東坡云曾讀韓公游青龍寺詩云正似萬株紅葉滿屋用以不解所謂後見小說鄭虔讀書寺中僧貯柿葉滿屋用以學書苦無紙故用柿葉至秋

中有幽棲人妙悟超最寂華嚴經於此城南有一聚落名正法有婆羅門名最寂靜汝往彼問之菩薩云何學菩薩道修菩薩行

露頂墜鶴毛李頎詩露頂酒松風初學記鶴一名鶴彌陀經彼處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共命之鳥琉璃鈔白鶴等者多種中衆一二色也此土鶴有四種以白爲勝合璧類編鶴二年落子毛有黑點三年伏七年翮具又七年薄雲漢又七年舞應節又七年鳴中律又七年大毛落井毛生乃潔白如雪

跌牀逢龜脊史記龜策列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列仙傳黃安年萬歲餘坐一神龜龜廣三尺背爲仙之平

日落負枯松

白煮黃精食黃花絕粒養氣專修列仙傳尹軌文始先生從弟也因此告爲太和真人服數問法

不答空琴在東壁〔指月錄〕龐居士問馬祖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

曉行尉氏縣值霧〔洧川縣志〕縣東北距尉氏縣三十里距其城六十里〔釋名〕天氣下地不應曰霧亦曰霿

鬖䰐夜氣凝皎潔〔蘇詩〕祇有千林鬖䰐花〔注〕曾子固言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視之如雪齊人謂之霧松訂所謂鬖䰐花或即此原肅之雪賦即之皎色逾玉謝惠連雪賦庭列瑤階林挺瓊樹〔世說〕王太尉如瑤林瓊樹〔歐秋聲賦〕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夾路瑤林澹星月爵默花迷眩

非雪〔蘇雪詩〕光搖銀海眩生花雞三號〔史歷書〕雞三號卒羽更點絕〔海錄碎事〕每夜五更每更五點共二十五點

一滴枝頭幻俱滅〔長阿含經〕毘舍浮佛說偈曰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臨潁楊少府詩問雙洎河形勢依韵奉答〔一統志〕許州領四縣一曰臨潁以在潁水之上故名〔又〕雙洎河在洧川縣南即溱洧二水合流

閱遍漕記洧津〔水經注〕洧水東入汝倉城內俗以是水為汝故有汝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川古跡志〕今有古倉城在故河西疑即汝倉也〔杜預左傳注〕陰坂洧津也城南形勢向無〔洧川山川志〕溱水南注於洧二水合流因名雙洎河東倫逕陰坂復東南流受洧泉水又東南逕洧城南受大洛

水截流茸斷雙橋潤〔笠澤叢書〕籪編葦竹為之斷水取魚〔法苑珠林〕晉元嘉中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簖取蟹〔洧川津梁志〕古家橋在城東南八里馬王橋在城東南十里俱在洧水上〔李詩〕雙橋落彩虹爽

峙瓜廬萬樹春〔詩楚茨〕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王維詩〕雨中春樹萬人家谿洒柳泉交〔水經注〕洧水東南逕鄶城西謂之柳泉水〔又〕洧水東合滴瀝泉出深谿之側水流丈餘懸流散注故世士

滴瀝以滴瀝側南流入洧水也〔開封府志〕洧水東受滴瀝泉水分陰口下參辰〔河南通志〕洧水東逕

陰坂北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左傳晉伐鄭濟於陰坂次於陰口是也陰口者水口也又晉居商參之分鄭處辰大火之野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領源龍入晉從潁咫尺終初是近隣〔水經注〕洧水出潁川陽城山蓋馬領之號曰馬南出雞籠水折入潁地理曰洧東至長平入潁者是也

南席過王山人隱居〔洧川縣志〕南席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游子村南樹荒苔三兩家〔洧川古跡志〕游吉故里在縣南二十里名游子村又有東游西游皆其子孫所居〔晉書〕郭文入餘杭大滌山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宋高宗詞〕也有孤村三兩家小園

收芋栗〔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庾子山集〕有小園賦古注續魚蝦〔注〕爾雅釋蟲第十五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釋魚第十六鰝大鰕〔注〕鰕之大者野竹清於水〔杜詩〕將軍的林〔杜詩〕野竹上青霄溪萍赤似砂〔本草綱目〕水中大萍面青背紫赤若血者為紫萍即楚王渡江所得萍八如斗赤如日者也〔淮南萬畢術〕老血化為紫萍

林中懸輻在莫是白雲車〔尚書故實〕司馬天師號白雲先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入謂之白雲車文宗朝并張寥海樓同取入內

行郊至水砦莊作〔自注〕水砦莊在縣北十五里大羅敗則

野色陰陰晝欲昏杏花細雨滴山村〔蘇詩〕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

沙披紅麥高時葉〔河南物產志〕麥有紅麥白麥二種水脫黃流沒後痕〔洧川災祥志〕嘉靖十八年六月河隄決崇禎五年黃河水決自中牟來氾濫滔天城門民舍俱圮父老擁車

喧鼓笛〔漢書〕劉寵為會稽太守徵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送之寵曰辛苦父老〔陸放翁詩〕隣曲來迎鼓笛諱

人家隔畔散雞豚〔孟子〕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杜詩〕旭日散雞豚乘春自為

觀耕至〔唐王維詩〕為乘陽氣行時令〔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肯使催租吏打門〔蘇詩〕點吏催錢夜打門

城西去洧水百步有唐鄭魏公墓丙午春耕者於峙

下得石龕二長尺許非鳥非雁服刻貞觀字雖缺猶可辨意即昔年從空之物淯川縣志魏徵墓在縣西三里魏氏家傳累官司空封鄭國公貞觀十七年正月薨謚曰文貞

淯水鳴白蛇夾嚙柏下蘚〔水經〕淯水過長社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一統志四川南川縣西十里本是溪上流有色如水銀形如白蛇者二派淵上下祭天池詩流水東來兩白蛇風俗通天子之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

僑寓重良臣千秋識遺塋淯川縣志魏徵字玄成曲城人少有大志隋末僑居淯上卒葬於淯北今有墓有祠春秋致祭焉通鑑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所謂良臣龍逄比干所謂忠臣

溝花衡碣路綱目貞觀十七年魏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及侯君集反上始疑其內薦又有言故自錄前後諫諍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踣所撰碑

跪壞陰貲賦類苑墓道陽者爲隧陰者爲貲嗟爾兩石龕出

綠蘿山莊詩集

竹嶼胡汝嶼注

卷十三

土何太淺紹興古物志八角石硯宋剡丁發破塚出之土中徵若貞觀字缺蝕猶可辨舊唐太宗本紀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想當賜葬初百物隨雕剪唐書魏徵就葬上陽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野火本無情寧良丞相諡吳越春秋吳王斷子胥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野火燒汝骨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劉〕禹錫卯中丞詩野火上西陵杜詩慎莫近前丞相嗔

銀海枯成灰諸有亦偃蹇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七百步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雁〔左傳〕哀六年彼皆偃蹇將棄予命摩挲發遐思

萬事原過眼韓石鼓歌誰復著手更摩挲〔支〕那禪偈如電光過眼龍輴及珠襦均之知道鮮前漢書楊王孫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返吾眞必無易吾志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西〕京雜記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

吾聞不朽人善歸爭自勉〔左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

爲三不朽〔禮祭儀〕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一卷蘭臺書不隨陵谷轉〔舊唐經籍志〕漢書一百十五卷蘭臺令使班固撰〔詩小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通鑑隋秦孝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喜雨登北樓

一雨沙田潤〔蘇〕喜雨亭記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淯川縣舊志淯地皆沙鹵磽确陂塘水滿科淯川縣志大羅陂小羅陂雁子陂呂村陂俱在縣北青龍浮石棧〔淯川舊志〕青龍泉一名青龍河在縣西北十五里源出中牟西南境上東南流屈曲饒勢若游龍從隱仙鄉南入大沼黑象驗天河述異記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謂之黑猪渡河雨候也野愛觀桑美〔穆天子傳〕天子作居范宮觀於桑者乃飲於桑中淯川古迹志范宮今在縣北桑野旁臺古積粟多〔水經注〕苑陵縣西有黃水側有二臺謂之積粟臺輦橋春樹外隱隱聽農歌淯川津梁志輦橋在城北十五里青龍河

綠蘿山莊詩集

竹嶼胡汝與注

卷十三

上晉書大康中郡中大旱東晳爲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民歌之云云蘇喜雨亭記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

自牟山勘查糧地倖工從清口乘舟返淯〔水經注〕中牟縣有清口水

繁花壓岍五溝長〔水經注〕中牟縣五池溝上承圃田澤水下流渠謂之五池溝圃澤西偏

足水鄉中牟縣志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亥日巧逢魚作市〔鄭詩〕亥日沙頭始賣魚

丁沙仍許鶴支糧〔開封府志〕府屬有上丁沙地伏丁沙地下丁沙地無丁沙地四等蘇詩二頃田應爲鶴謀〔宋史〕趙抃傳惟以一琴一鶴自隨

孤城杓短連黃兗〔地理志注〕大水北入黃兗澗又經中陽城

小淸帆輕渡白楊〔水經注〕澤在中牟縣東極官渡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各有名焉有大白楊小白楊等浦

回首江南懷舊隱誰家茅屋傍斜陽蘇詩

家住江南黄葉村　〔雁〕江南日楊州

春晚沙湖過米上生山莊米本諸生老矣息心著述跡不至城市乃留題壁上

溪窄風磴寒山迴谿林畝〔杜詩風磴吹陰雪歐醉翁亭記峯迴路轉〕茅屋影依稀炊烟出深柳〔唐劉眘虛詩閑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欹扉始見八移狀仍命酒谷鳥悅清吹〔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匡松揖勝友〔陶詩清吹與鳴彈萬花谷支法潛隱剡山我問隱者誰指松曰此蒼髯叟〕左壁羅蝌書古字〔蝌蚪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路史述倉頡古文籀篆孔壁蝌蚪書即其體也〕八遐境自幽何必隱鍾首〔文選注周顒初隱鍾山後復首孔稚圭作北山移文譏之賣字記鍾山一名鍾首山漢孔融[illegible]鍾首山〕日夕車馬迎逢令止南阜村前正落花紅雪深平肘〔玉海羊欣訪王武仲武仲曰君可去吾不敢關思踏碎滿徑落花〕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三

分日

脫帽露頂王公前（宋玉風賦楚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自來五月苦炎氛每日休衙望南阜（唐李嶠詩綠樹夾朱樓夏景長）梅林未止其渴疾勝事如斯誠偶有（世說曹公行軍失道軍士皆渴公下令曰前有大梅林甘酸可止渴皆口中生液得及泉源）龍卒無由擬穆王（穆天子傳天子見許男于洧上癸亥乘烏舟龍卒浮于大沼）雀紈本是同漿叟（類林蘇公有嫡孫衣青羽）遙觀行樂無不可豈爲頭銜縛膊肢（南歸去來辭人生行樂耳王定本當時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曾得秋深延打魚紅燭餘炙取攜酒（名勝志洧川城南雙洎河每秋冬則打魚以當水操杜詩集有觀打魚歌博物志吳王江行食魚鱠棄殘餘于水）焦城原楊生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洧川古蹟志今在苑陵城東北）

楊子一區宅（漢楊雄傳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臨坳似孟城（輞川集序所居輞口有孟城坳）土牆條竹合（杜詩土牆循竹色名勝記梁園有平臺曲池脩竹茂樹）茅舍午雞鳴（宋道潛詩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香閣孤清課（越州圖經辨才香閣在雲門寺）春畬足偶耕（詩註田二歲爲畬漸和柔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憶前係寶唾想見倚酣旋（杜詩咳唾下九天隨風生珠玉楊子唾洟皆吾貲也）

夜臥夢于草堂南園課僕種蔬籬而有賦

離家二千里夜夢常鄉旋（柳占夢有十想者貴之所思夜則成夢詩我行其野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西溪亂石中依然舊茅屋（從征記無令夾路山水險多行不得中有別谷在孤山泉上有石穴是昔人居山之處有結茅屋其中杜詩北征詩作在茅屋妻子廣東有結典故上有雲氣如煙明斷名賢錄王）壞牆蔓已深（韓詩通典杜詩天棘蔓青絲）前坡韭初緣（見居九里山種）

梅百本繞外湖水清森森添脩竹（名勝志水竹依木與物產志韭半畝而生亦有密人家以爲興）夙興自飯藜逍遙課僮僕（夜寒抑白）初日影移涼半榻吐腹（三蒼釋名奉東爲東鏡湖自鏡湖所謂嘉客于馮道潛澤覽古人書擧裴一杯五斛七年列子孔子游見二小兒鬭辯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日初出大如車輪其中時如盤蓋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仿佛我生初求誠案上牘（孔融詩遠規半陸陳無案牘之勞形）此誠不疲但恨雜聲促（此不爲疲也晉書劉毅云我生之初向無爲陶潛歸去來辭）去矣賦歸來長鋤倚寒谷（鍚隨室鈔彭澤令乃賦歸去來辭作有倚倚依）

丁縣遊戲鈔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謬云已作相試

就題紙尾奉答（尚友錄樊宗師字紹述力學博覽著春秋傳樊子魁紀公凡百餘篇由金部郎出爲綿絳二州刺史紀讓諫大夫輟耕錄樊紹述絳州園池記守絳時所作奇古無前子爲分其句讀）

依松狀天門（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遙望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柳石記鉆鉧（柳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潭之上有丘焉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鈷鉧潭在柳州府城西以形似名鈷鉧溫器音姑莽又音姥與鈷鉧同）崢嶸荒幽秀妙無通（左思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山海經其山多青雘桓山記荒採幽人有無鄰子太子經其志從其家求其得入也）趨樊子本畸人（韓愈樊紹述墓志從其家求其書得書曰樊子若干卷莊子畸人者畸於人而侔于天）遊體唐物祖（尚友錄樊紹述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時號澁體李肇）

章宮度為千門萬戶萬錢下箸前飲血(太平御覽)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路史上古之人茹毛而飲血五輅耀觀由轉蓬周禮金輅玉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晉書)古者觀轉蓬而造車蒙泉始達亦如此敢將蠡測窺化工(易)蒙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孟子)泉之始達(漢東方朔)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賈誼鵩鳥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涓涓不息拓監大合與河漢均朝宗黃帝巾機銘涓涓不息將為江河(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書)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但祈安瀾答靈貺下恐吳楚上九重(後漢光武本紀贊)靈貺既顯江南通志江南春秋屬吳戰國屬楚(杜千家注)天子之門九重陰無殺溺雨無溢諸湖貼鏡隄亘虹(河防考)淮水至江南會高郵寶應汎澤諸湖(水經)淮水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世說)山陰道上如行鏡中(丹鉛錄)趙州大石橋望之如長虹半月蜑舍晉資蠃蛤利(字典)蜑有三入水者曰魚蜑(史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

脂田徧潤秔麻豐(通典)徐州厥土赤埴(注)埴黏也黏泥如脂之膩也(詩)七月禾麻菽麥綴花百事穀萬斛年年簫鼓酬神功(說苑)中彭蠡小龍祀祭之日小龍行案上蝎如眉脂俟穿一綫花未竟蘭身已變為黃矣(山海經)其祠之禮毛糈用稌米(李義山桂林詩)殊鄉竟何禱簫鼓不曾休

過洛中館署

曲徑依源澗蕭蕭竹樹疏(書洛誥)我又卜瀍水東澗水西亦惟洛食息勞原傳舍(漢官本紀)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注)廚謂飲食傳謂舍(又)蓋寬饒已如此傳舍閲人多矣愛靜仰吾廬(陶詩)吾亦愛吾廬醉市銅駝酒(水經注)太尉司徒兩坊間有銅駝街魏明帝置駝高九尺(輿記)河南銅駝街在府治東(李賀詩)銅駝酒熟烘明膠奇探青卿魚龍河圖黃帝游洛水有鯉魚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前磯時下釣宛似洛川漁(傅詩)持竿洛水側

宓妃廟(漢書音義)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水映朱扉驚下渚岸花汀草護叢祠(陸放翁詩)禹廟朱扉向水開微波月冷歸珠佩(列仙傳)江妃二女逢鄭交甫解珠佩與之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曹子建洛神賦)託微波以通詞(又)綴明珠以耀軀(又)解玉佩以要之靈雨風驂搖桂旗(楚詞九歌)東風飄兮神靈雨(洛神賦)左倚采旄右蔭桂旗黃匣便疑深紫鳳(南宋書)黃帝坐於扈洛水之上鳳凰銜圖置帝前黃金為匣(杜千家注)紫鳳天吳皆海圖所繡青增可復長兮芝(唐蘇味道詩)芳京南洛濆(洛神賦)采湍瀨之玄芝陳王託諷原無據只擬湘神作隊時(文選注)陳思王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獻珠于王王悲喜不自勝作感甄賦後明帝改為洛神賦(洛神賦)從湘南之二妃

遊中岳六首

太室

應龍盤九有五岳蟠其根(楚詞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詩商頌)九有有截(圖經)禹封九山(崔融嵩山碑銘)九州地險五岳天中龍蛇洞窟日月仙宮

崚嶒太室巒獨冠天中尊(水經注)嵩山有二室西南為少室東北為太室(舊唐禮儀志)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為中天王何興指仙館歷險經轘轅(唐書)韋承慶任納言屢以明千(通志)轘轅關在登封縣嶺上嵐彩互燦爛巖谷交綴吞谿登神宮上俯見扶桑暾(淮南子)日出于扶桑(九歌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城野杳莫辨一氣春烟昏惟有濁河影綿曲承崑崙(水經注)崑崙山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物理論)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曠然渺六合直欲擬籠樊(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萼綠華贈羊權詩)日翹想樊籠外記得穴底虛乎闡開雙門(楚詞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俯盼極昏黑洞若壺蜂屯(天文志)今夫深谷之中杳然而黑(楚詞招魂)玄蜂若壺些神靈在何所渺茫難具論(嵩山記)山下巖中有一石室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奇蹤顯異象

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蘗宋之問詩衡有官游人

採蘭化後風詩正。誰肯褰裳更涉溱。〔韓詩〕鄭國之俗上巳于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詩鄭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又〕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三

新汲斜連東里遥。詩屏曾配樂人謠。〔河南通志〕洧川縣漢神爵元年析許縣汲鄉置新汲縣貫鄭之曲洧也〔開封府志〕東里岡在洧川縣東十五里卽鄭東里子產舊居也〔唐書〕李益長于詩每一篇出樂工爭求之其征人早行等篇皆繪之屏障

龍淵水曲花迷艇。〔水經注〕龍淵水出光陂故城西北平地流繞平郎又西重郾水注之〔唐類函〕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河陽一縣花

馬屋春寒柳臥橋。〔洧川縣志〕馬屋橋在縣東南一里雙洎河上李〔白大思碑〕公爲虞城令羲邱作東有三柳渦公往來憩之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恩重尚思爭贔屭。〔丹鉛錄〕龍生九子五日贔屭好負重

官貧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四　二　竹巖胡浚撰注

仍似寄鷦鷯。〔莊子逍遥游〕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

清齋數日炊烟冷。擬涉南川採菊苗。〔王維詩〕松下清齋折露葵〔杜詩注〕齊人呼寒食爲冷節又曰禁烟〔蘇超然臺記〕始至之日齋廚索然日食杞菊

四

野祭人歸積雨收。雙陂漠漠護村疇。〔五代史〕後唐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洧川風俗志〕清明添土于墓合族皆往祭焉〔又〕山川志大羅陂小羅陂俱在縣北二十里

桑林姑婦將勻蟻。〔洧川縣志〕桑野在縣北三四里至今宜桑稼王食負于此亦曰桑林成湯禱南于桑林之野是已〔蠶經〕蠶欲三齊子齊蟻齊眠齊是也蟻之生也推在涼暖知時下蟻之法推在許狀種勻

浙澤兒童早放牛。〔開封府志〕浙澤在洧川縣北二十里縱橫數里今名指澤陂〔陸龜蒙〕放牛歌十角兒牛放江岸

荒主釣竿終古。〔穆天子傳〕庚午天子飲許男于洧上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洧澤食魚于桑野

惠人興跡

至今留。〔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

襲衣赴召猶聞事。只賸餘情薦刺楸。〔唐書〕貞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于延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慰諭之各賜衣一襲〔朱弁曲洧舊聞〕子在東里山中人以刺楸見餉

上乘寺坐月拈韻方得起句値裴心齋攜酒同徐山長至就續成篇〔洧川縣志〕上乘寺在川城西三里

月上山寺空。〔洧川古蹟志〕向城水經注云東洧水首受洧水經向鄭之向鄉也今之上城是也內有上乘寺〔王維詩〕月出當山東月明山益空

花影隨硯席。〔蘇詩〕褰裳步月踏花影又見下濯沐注〔漢張安世傳〕少與上同硯席

誰將緋練光。潑墨駁狼藉。〔蘇詩〕遙將疋練寫秋光〔畫史〕吳偉善作大幅潑墨畫〔六帖〕狼所臥處草皆亂故曰狼籍

幽思已證微。濯冰淨神魄。〔古逸〕李白象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參同契〕陽神曰魂陰神曰魄

但嫌吟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四　三　竹巖胡浚撰注

興孤。唱于無勁敵。〔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晉載記〕苻堅然見習師曰此亦勁敵何謂少于[illegible]鼎[illegible]樂苑蕭淳和徐陵長相思眞可謂勁敵

何意麴生醇。〔唐[illegible]志〕方會飲有人自稱麴秀才入座諸[illegible]葉法善疑其非人飛劍擊之乃一酒榼中有美醞衆喜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從此不速客。〔易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引滿更新題。〔文苑英華〕諸人會于東都履道坊白樂天宅賦金陵懷古詩劉禹錫最後至引滿一揮而就

清光豪一吸。〔新苑〕僧如渚中秋賦詩得句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乃喜極撞鐘〔蘇詩〕勸君且吸杯中月〔傳燈錄〕龐居士參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時卽向汝道

盛才疊徐陵。〔北史庾信傳〕父肩吾爲梁中庶子時東海徐摛爲左衛率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徐庾體焉

道友歎裴迪。〔舊唐書〕王維傳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長竹助賞心。〔謝臨川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爲四美

樂今嘗倍昔。〔南史〕梁武帝謂李膺曰今日李膺何如昔時膺對曰今勝于

蛟室暗。河南通志：艮岳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西為梅渚。杜詩：蛟室圍青草。

龍濯高峽屢樓凝。宋地理志：山之西曰白龍沜、濯龍峽。宋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風恬

月朗時騁望，準疑影濯瑤臺冰。楚詞九歌：登白蘋兮騁望。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

兩峰合處尤奇絕，水激靈機下雙閘。艮岳自頤梁平山，此也。疑晚冰臺也。兩峰直峙，置木櫃絕頂，開深池，駕幸則開閘注水而為瀑布，名瀑布屏。又互見各注。江南刻寺山崖峽兩峰。

虹一道挂丹林晴，闘雷霆暑漂雪。蘇詩：水作山玉虹。王工開閘注水。山海經：虹虹。

其東有林，為丹林。名門二景，龍江長波遠岸，瀰漫十餘里。宋史：東景龍門西天波。

水天萬頃開渺渀，籙鈎倒映珊瑚光。

俯二景龍江之下，引水通舟，名景龍江。夾岸皆奇花珍木。元渭長光未出蘆，釣九華繡甃，魔六鶴掠波，嬰逐紅鴛。

門二橋之下，引水通舟。遂出宮闕，長光未出。彩黑至今反北珊瑚釣。

禁苑上真安妃。聖像。眞位業圖：安妃以六鶴駕輦。九華玉眞安妃。

蔡條鐵圍山叢談：山館有開日，某鳳凰日三秀，以奉九華安妃。遊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四　十三　竹巖胡浚撰

名山記：蓬萊山有鳥紅色，一交則生雛。隔岸清牆陰修竹，斜開欄檻墓。

名勝志：艮岳記：萬歲山一交則生雛。

滄浪（張淏艮岳記）：萬歲山東有蕭森亭，雲巢之北有竹，名滄浪亭。清江北岸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四面皆竹也。蘇舜欽滄浪亭記：竹之外皆水。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自將青虬駕乘。

飄十洲記：崑崙西南名曰蘂珠宮。竹海錄碎事：昔竹名青虬枝。海內抵待白鳳卿神漿。

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唐詩：鳳凰一源盡芙蓉陡天半。艮岳南山之。

小游仙詩：待從王母騎白鳳凰。

外為小山曰芙蓉城，橫洞巘瀚歇巉巖斷。艮岳中東野語：言和

互一二里，窮極工巧。造油絹囊，以水濕之，張於絕巘之上，山前

近山為造油絹囊，以水濕之，張於絕巖，則雲盡入囊中，名曰貢雲。每車駕臨幸則開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餘見下注。絕壑藤昏擬劍山，華陽宮記：山以劍閣之險，蜀道名曰作棧劍。

閣。飛犀棧細驚褒棧，直達鳳縣。十三州志：褒谷在褒城縣北，出連雲棧，遂在鳳縣。解符縣志：艮岳磴道盤行。

據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有蜀道之險。瓏籔迎罷時一鳴，鬚髯淋

鈴雨中歎。續通鑑：艮岳成，市人以薪素翁以蔬鳴山間，清道聲望而翔者數萬，翁以其類以麥，遂致其頻役者，翁以牙牌奏道左，日萬歲山瑞禽迎駕。太眞外傳：至斜谷值霖雨涉旬，于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因採其聲為雨淋鈴曲。此時竦立孤峰頂，俯看衆山皆兒孫。艮岳圖有亭，名曰介亭，在上巢雲高出雲岫，下視群峰若兒孫，介亭在山之西。山西。西岳詩：泉山羅列似兒孫。

畦栽瓜芋離苧蓀，（杜甫北征詩：坡陀望鄜畤。）吳都賦下注：坡陀西下視平疇。

思。陂陀西下視平疇。左思吳都賦：畦栽瓜芋。蔬果雜苧蓀。杜詩：苧蓀中藥畦。

神農淵，寂寞淵明村。艮岳記：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以被山麓，植桑麻於其上，名曰藥寮。又得其西平地，在州神農采藥嘗百草。

地遂西莊寂寞淵明村。太平廣記：家名曰藥寮，西以西莊為名，其中。

成淵明居潛陽芊蒲荷，鋤宛荒野但少婦，儘提壺。

淵明若農家，名日西莊，傳至今。

柴桑里南有村。荷蓑荒野但少婦，饁餉者。

州處黃荷竹，身披蓑，江淮間有菰蒲荷芰，鋤荒穢，提壺攜婦。

開荒南野際。左傳：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國語：

將伐吳，范蠡曰：未可也。越紫陌喧闐仙塢，其餘總勝。

日諺有之，飯不及壺餐。

綠蘿山莊詩集　卷十四　十三　竹巖胡浚撰

桐谷。通鑑注：長安城中有紫陌。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山。空桐山在隴西，金山在雞州。

縣北。更怪雲根變態多，何年脫自媧皇補。杜詩：雲根列于家。淮南子：共工氏

北天柱折，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或疑觝觸或似奔，或狀傴僂或

名湘不周山。艮岳記：萬石皆激怒，觝若觸若，牙角口鼻，首尾爪

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

如俯。艮岳記：千態萬狀，其間或有黃石，聳然起立，作傴僂趨進。

臥花披抱犢門，泓紫潭幽穴栖。艮岳記：有抱犢天門，于闕封府一志：艮岳有抱犢天門。

鳥激。山記：有紫石巖，下入雁池。水為瀑布，祇亭立，山崖面徑數仞。

鳥激注水為瀑布，下入雁池。泓淙秀華，陽宮記：神運

居中高百盤，特賜封侯美盤固。宋史地理志：中有神運峰，賜號盤固侯。

居道之中，飾以金字。宋史地理志：高四十六仞，獨立，號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

數丈，以巨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春宕搜將霹靂窟，

載神運石是，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數月乃至，張淏艮岳記：廣庭

初得靈璧奇特石也。張淏艮岳記：其石至紀功，洞庭

諸山最瑰奇特異，瑤琨之石，貢奠于艮岳為磐石池之。

在靈壁縣，石可為磬。禹貢：泗濱浮磬也。秋潭斲出仇

見上注加之悍急作瀵突洄淤埭礫隨奔騰千歲一清僅虛
語誰能久俟如佺彭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聖王之大瑞左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列仙傳偓佺堯時人食柏實得仙彭祖陸終氏子至殷時壽七百餘歲戲井紀唐僅先
甲新唐書乾元二年嵐州河合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三日而變易蠱卦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陝汾祀宋輸後庚宋五行志祥符二年十二月陝西河再清當汾水合流處清如汾水自後每河
清遣使致祭易巽卦九五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似此洪庥昭異眷乾開坤
闢咸未經物理論天開于子地闢于丑法宮濬哲本天授更兼勵志安
蒼生書舜典濬哲文明史淮陰侯傳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書益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浮糧百
萬攝吳楚通志江南春秋時吳楚戰國屬楚策士三千拔旦衡文獻通考漢成帝末或言
孔子弟子三千人請如其數詔增弟子員三千人史殷本紀伊尹名阿衡又周本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爲補龍駒島平烽燧息唐書哥舒翰于東海龍駒島築城名應龍城杜詩羌女輕烽燧鹿鳴
澤濟濤田成通典范陽有獨鹿鳴澤賜閒堂雜記京東諸州縣地多卑窪沮洳或云可開水田徐尚寶
特主其說請旨酌量修舉瓦無精誠歆郊時文獻通考郊祀用匏俑瓦瓶布緣儉樸
存簾旌宋太祖本紀葺簾緣用青布太和翔洽自普格天吳豈獨酬圭
牲易文言保合太和北堂書鈔天吳八首八足亦曰河伯百川伊古響應捷洛水先
溫潤出璜六帖帝德盛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列仙傳呂望于渭水得玉璜其文曰姬受命呂佐之
金堤本爲四瀆長協符五色尤易能水經注河水又東淇水入焉注淇水口東
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穆天子傳河者四瀆之長易乾鑿度帝王將起河水先清清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
尚書中候武王時榮光出河光變五色聖人欲出尚先兆況當堯舜御太平
運命論黃河清聖人生尚書蔡傳唐帝堯也姓伊耆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以土德王洧上承流

僅咫尺事爲目諫非耳憑作歌竊比龍骨賦詞紀蘭檢傳
千齡漢溝洫志穿渠至商顏得龍首骨名之曰龍骨渠揚雄答劉子駿書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
好之魚龍河圖舜時黃龍負圖蘭葉文白玉檢河圖挺佐輔黃帝游于河鯉魚負圖蘭葉朱文名曰錄圖

綠蘿山莊詩集卷十五

分目

懷人雜詠上

董頭陀充休　鄭徵士義門

宋廣文昕舫　金兗州補山

鮑太學千仞　袁名試眉少

言布衣述子　周太學又康

方山長文輈　蔣孝廉虞衍

沈漁莊可山　劉宛委戒謀

諸綸脩襄七　王學博素堂

丁廣文芝田　徐墨汀笠山

相國方丈玉池　史舍人方濤

秦文學振炎　魯庶常秋塍

夏雨笠大田　汪桐城昆鯨

王山人晉逸　徐司馬振孫

周侍講蘭坡　李上舍定章

梅秦安蔡堂　沈初梅大猷

莊副使書石　馬明經德純

傅屯尉梅芬　王南宮雨豐

來徵江聲吉　家文學濟齋

高雲長老石庭　任副使開宗

章中牟梅湖　王鳴池志寘

嚴慶都海珊　魯燕田冠千

葉太守映庭　張太康仰峯

祝文學松嶽　周孝廉幾山

史廣文子義　汪探花雲尺

黃丹稜天絢　董學博藝苑

孫中丞振九　沈太學進思

趙館陶太音